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荷马史诗

 **eBOOK**
网络资源 非同凡响

关于荷马与《荷马史诗》

荷马，生于公元前八世纪后半期的爱奥尼亚，是古希腊最著名和最伟大的诗人。他是《荷马史诗》（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的作者。

《荷马史诗》以扬抑格六音部写成，集古希腊口述文学之大成。它是古希腊最伟大的作品，也是西方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处理的主题分别是在特洛伊战争中，阿基里斯与阿伽门农间的争端，以及特洛伊沦陷后，奥德修斯返回绮色佳岛上的王国，与皇后珀涅罗团聚的故事。

《荷马史诗》是早期英雄时代的大幅全景，也是艺术上的绝妙之作，它以整个希腊及四周的汪洋大海为主要情节的背景，展现了自由主义的自由情景，并为日后希腊人的道德观念（进而为整个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立下了典范。继此而来的，首先是一种追求成就，自我实现的人文伦理观，其次是一种人神同性的自由神学，剥除了精神世界中的神秘恐惧。《荷马史诗》于是成了“希腊的圣经”。

荷马史诗

第一部 伊利亚特

第一卷

——阿基琉斯与阿伽门农因争吵而结仇

高歌吧！女神！为了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暴怒！
他的致命的愤怒给阿开奥斯人带来
无尽的苦难，将战士的健壮的英魂
打入冥府，他们的躯体成为野狗
和秃鹰的美食，宙斯的意愿实现了。
请从阿特柔斯之子、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
和神一样的阿基琉斯之间的争执开始吧！

是哪位天神挑起了两人的争执？
是宙斯与勒托之子阿波罗。他对国王不满，
在他的军中降下凶恶的瘟疫，吞噬了将士的生命，
只是因为阿伽门农侮辱了他的祭司克律塞斯。
后者来到阿开奥斯人的快船请求
赎回爱女，并且带来了难以数计的赎礼，
他手握黄金杖，杖上系着远射神阿波罗的头带，
恳请所有的阿开奥斯人，尤其向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
阿伽门农和墨涅拉奥斯兄弟、士兵的统帅请求：
“阿特柔斯的儿子啊！胫甲坚固的阿开奥斯将士们啊！
愿居住在奥林卑斯山的众天神允许你们洗劫
普里阿摩斯的都城，然后平安返回家园。
请你们收下赎礼，释放我的宝贝女儿，
以表达你们对宙斯之子、远射神阿波罗的崇敬。”

其他的阿开奥斯人均发出赞同的呼声，
表示应该尊重祭司，收下丰厚的赎礼；
然而，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内心不悦，
他用严厉的话语斥退了这位老人：
“老家伙，不要让我在深旷的海船旁边再看见你，
现在立即滚开，以后也不许再来。
否则，你的手杖和杖顶天神的头带
也难以保护你！我不会释放你的女儿，
她将远离故乡，在阿耳戈斯，我的居住地，

在织布机旁忙碌，在我的床前忙碌，
直到人老珠黄。走吧！别再气我。赶紧平安回家。”

他这样的一顿咒骂，使老人心里害怕，不敢违抗。
老人沿着波涛呼啸的海边，默默地离去，
走了很远，便向阿波罗，美发的勒托的儿子
祈祷，念念有词地说：

“保卫克律塞斯和神圣的基拉的银弓之神，
统治着特涅多斯的灭鼠神，请聆听我的祈祷：
如果我曾盖了你的庙宇，欢悦了你的心胸，
或者曾为你烧烤过肥美的公牛和山羊的
大腿，请你实现我的祷告：
用你的神箭让达那奥斯人赔偿我的泪水。”

他这样的祈祷，福波斯·阿波罗听到了。
肩上挂着弯弓和箭袋，从奥林卑斯山峰上，
怒气冲冲地直奔而下。
天神气愤地进行着，箭头在肩上琅琅作响，
他的降临有如黑夜覆盖了大地。
他立即坐在远离海船的地方射出一支飞箭，
银弓的放弦声使人胆颤心惊，
他先射强壮的骡子和飞跑的狗，
又把利箭射向人群。
焚尸的烈火经久不灭，柴草烧掉一层又一层。
连续九天，天神把利箭射向军队，
直到第十天，阿基琉斯召集众将士开会，
是白臂女神让他萌生开会的念头，
因为眼见达那奥斯人成片地倒下，她心生怜悯。
当众将士聚合后，
捷足阿基琉斯站了起来，他大声说：
“阿特柔斯之子，如果战争和瘟疫要毁灭
阿开奥斯人，我们必须返船撤退，
这样才能幸免一死。
不过，我们可以先询问通神之人或先知或圆梦之人，
因为梦是宙斯送来的，
他也许会告诉我们为什么福波斯·阿波罗如此盛怒，
是否因为我疏忽了还愿或丰盛的百姓祭？
如果他闻到我们献上的绵羊或山羊的香气，

他或许会中止这场瘟疫所带来的灾难。”

言毕，阿基琉斯落座，特斯托尔之子卡尔卡斯，最高明的卜鸟师，站了起来。

他通晓古今和未来，
曾运用福波斯·阿波罗传给他的预言术，
引导阿开奥斯人的战船来到了伊利昂。

怀着善意，他对大家说：

“阿基琉斯，宙斯所钟爱的勇士，你让我
说出远射神阿波罗盛怒的原因，我愿意，
但你必须对我发誓，
你将真心地用言语和臂膀保护我，
因为我知道，一位强者会被我的释言激怒，
他强有力地统治着阿尔戈斯人，全体人归附于他。
对于地位低下的人，国王的发威并非儿戏，
虽然当时可以咽下怒气，但仍会记恨于我，
直到仇恨在胸中消失。
因此，你要仔细考虑，是否准备保障我的安全。”

听完他的话，捷足的阿基琉斯这样回答：

“你放心大胆地把预言讲出来吧。
我向宙斯所钟爱的阿波罗起誓，
卡尔卡斯，你对之祈祷的天神，
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能看得见灿烂的阳光，
没有哪个人会对你下毒手，
即使是阿伽门农也不敢，
虽然他自称是阿开奥斯人中最好的英杰！”

听罢，好心的先知大胆直言：

“大家听着，神的盛怒并非因为我们没有还愿，
也不是因为没有举行百姓祭，而是因为阿伽门农侮辱了
他的祭司，拒绝接受赎礼以释放他的女儿。
所以远射神会继续降下瘟疫，
不会驱除达那奥斯人的苦难，
直到我们把那位双目明亮的姑娘交还给她父亲，
不收钱，不收礼，还要向克律塞献上一份百姓祭礼，
我们才能平息天神的盛怒，求得他的宽恕。”

卡尔卡斯言毕落座，阿特柔斯之子，
拥有广大权力的阿伽门农从人群中站了起来，
他怒气冲天，内心充满烦闷，
双目如燃烧的火焰，凶恨地斥责这位先知：
“你这个专门报凶的预言者，从未对我说过一件好事！
你从未说过一句吉利话，更不曾使它实现。
现在你又在达那奥斯人面前预言，
远射神会使他们倍受苦难，全是因为
我拒绝了神的祭司克律塞斯的赎礼，不愿释放他的女儿。
确实，我希望把她留在我的家里，
因为我喜欢她胜过我的合法的妻子克吕泰墨涅斯特拉，
无论是身段或体型，无论是智慧或女工，
前者都不亚于后者。
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忍痛割爱，把她献出去。
我希望我的军队获得拯救，而不是毁灭。
你们必须马上给我找一份礼物，以免
我缺少战争所赐给的荣誉，
——这怎么可能？
因为我从战争中得来的礼物马上就要失去。”

捷足的神一样的阿基琉斯回答说：
“阿特柔斯之子，最尊贵的王者，最贪婪的人，
目前，心胸宽大的阿开奥斯人如何能给你礼物？
据我所知，我们已经没有丰富的库存，
从敌人那里得来的战利品已经配发完毕，
不可能再从将士那里收回战利品。
你唯一能做的是把姑娘交给阿波罗，
如果宙斯允许我们掠劫固若金汤的特洛亚，
我们将给以三倍、四倍的补偿！”

阿伽门农回答说：
“神勇的阿基琉斯，尽管你很勇敢，
但不要运用心机来糊弄我。
你既不能欺骗我，也不会说服我。
你打算让我把姑娘交出去，然后两手空空吗？
如果心胸宽大的阿开奥斯人送一份合我心意的、
如这位姑娘一样楚楚动人的厚礼——
否则，我将亲自出马，夺取一份，

或者是别人的，或者是埃阿斯的，或者是奥德修斯的。
我去谁那里，谁都会大光其火的。
这些事情容我们以后再议。现在，
我们立即把一艘黑色的海船拖入大海，
召集优秀的水手，装上百姓的祭品，
送上克律塞斯美丽的女儿，
再派一名船长，或是伊多墨纽斯
或是埃阿斯，或是神勇的奥德修斯，
或是你，佩琉斯之子，众人中最可怕的人，
前去主持祭祀，以平息远射神的盛怒。”

听罢，捷足的阿基琉斯怒目相向，大吼道：
“无耻！狡诈！
你有这副德性，阿开奥斯的将士们谁会忠心
地听从你的号令，为你出海杀敌？
我自己到这里来战斗，并非由于
特洛亚士兵得罪了我，
他们没有抢走我的牛群马群，
也未在佛提亚，那人杰地灵的沃土上毁坏我的庄稼，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中间隔着阴山和怒海。
为了墨涅拉奥斯和你，为了讨你的欢喜，
我们来了，帮你们向特洛亚人索赔。
现在，你竟然恐吓我，
要夺走我的战利品，
那是阿开奥斯人为了我的苦战向我的献礼。
每当我们攻克一座特洛伊城堡，
你总是得到比我丰厚的战利品，
可是战争中我总是负责最艰巨的任务。
临到分发战利品，
你总是得到最多，而我只能带着微小的一部分，
回到我的船上。
现在，我要带着我的海船，返回佛提亚，
那样好得多！
我可不想再在这里忍气吞声，
受着侮辱，为你挣得巨大的财富！”

听罢，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回答道：
“如果你内心想要逃跑，你尽管溜吧！”

我不会求你为了自己的利益留在这里，
我还有其他的将士，当然伟大的宙斯会保佑我！
在宙斯所钟爱的勇士中，你是我最为痛恨的一个，
你总是喜欢争吵，战争和博杀。
你有勇气，那也只是天神赐给你的。
带着你的船队和同伴回家去统治米尔弥冬人吧！
我不在意你，也不在意你的愤怒。
但是你要记住，
既然福波斯·阿波罗夺走了克律塞斯之女，
我会派我的同伴用船只把她送还，
但我要去你的军营，从你的营帐中，
带走美丽的布里塞伊斯，
让你知道知道，我远比你强大，
不会再有人妄自宣称能和我匹敌！”

他的话语，激怒了佩琉斯之子，
在他毛茸茸的胸腔内涌出两种念头：
是迅速地从腿侧拔出利剑，
拨开人群杀死阿特柔斯之子，
还是强压怒火，控制自己的理智。
正当他在极力权衡这两种做法，
他的手正要把剑拔出剑鞘之时，
雅典娜奉白臂神赫拉之命从天而降
——赫拉同时钟爱和关心这两个勇士——
雅典娜站在阿基琉斯之后，伸手按住了他的金发，
只对他显形，而其他人什么也看不见。
惊异之下，阿基琉斯转过头来，
马上认出了帕拉斯·雅典娜和她闪着异样光彩的眼睛，
他用长了翅膀的语言说：
“手提埃吉斯的宙斯之女啊，为什么现在降临？
是来看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的飞横跋扈吧？
告诉你，他的傲慢无礼一定会使他丧命，
这事一定会成为现实。”

听罢，目光炯炯的雅典娜答道：
“我从天上下来，是奉了白臂神赫拉之命，
她对你和阿伽门农同样关心和喜爱，
希望你能听从我的劝告，熄灭你的怒火。”

算了吧！停止争吵，松开佩剑。
但你可以大声咒骂，诅咒自会变成现实，
由于他对你的暴戾和傲慢无礼，
你会拥有三倍于此的光荣的礼物。
听从我的劝告吧，不可使用暴力。”

捷足的阿基琉斯回答：
“女神啊！尽管我内心异常恼怒，
但我尊重你们的劝告，
这样做比较有利，
天神会保佑顺从天意的人。”

说罢，他松开了握住剑柄的大手，
顺从了雅典娜的劝告。
女神立即返回奥林卑斯山巅，
来到提着埃吉斯的宙斯的殿室，
和众天神站在了一起。

但佩琉斯之子的怒气毫未消减，
继续对阿特柔斯的儿子进行臭骂：
“你这个醉酒的家伙，生着狗眼，长着鹿心，
你从不敢全副武装和众将士并肩作战
也从不和众将士一起埋伏阻击。
对你来说，那意味着死亡。
而在阿开奥斯人的广阔军营中，抢走
一个敢于与你对抗的勇士的战利品，
你觉得是最安全的。
你是个嗜血的昏君，你的手下也都是无用之徒！
阿特柔斯的儿子啊，这是你最后一次的蛮横无礼！
现在，我要向你说明，并庄严起誓：
我以这支权杖发誓，它自从脱离山上的树干以来，
不再长枝叶，也不会泛绿。
因为铜斧已削去它的枝条，
连同它的绿叶，现在，阿开奥斯的儿子们，
紧握住它，按照宙斯的意愿，
捍卫世代相传的法律，——这是一个庄严的誓言：
将来总有一天，阿开奥斯的众将士会盼望阿基琉斯，
那时，会有许多人在赫克托尔手下成堆地倒下，

你只能仰天长叹而无力挽救。
那时，你就会后悔，后悔没有尊重阿开奥斯人中最神勇的人，
暴怒和悔恨将撕裂你的心灵！”

说罢，佩琉斯之子把镶嵌着金钉的权杖
掷于地上，随即坐了下来；对面
阿特柔斯之子怒火冲天，死盯着阿基琉斯。
这时，能说会道的老者涅斯托尔站了起来，
他是皮洛斯的著名的雄辩家，
他说出的话语比蜂蜜还要甘甜，
他已经历过两代人的兴亡，
他们曾生长于神圣的皮洛斯，
如今已是第三代，他是第三代人中的国王。

他善意地说：

“巨大的悲痛正降临在阿开奥斯人身上，
如果听到阿开奥斯人中最具谋略和最善打杖
的两位英雄的争吵，
普里阿摩斯和他的儿子们会兴高采烈，
其他的特洛伊人也会心花怒放。
听从我的劝告吧，你们俩都比我年轻，
我曾经和比你们更加英勇的人交往，
他们从未小看过我，我再也不会，
永远也不会再见到象他们那样的勇士了，
如佩里托奥斯、士兵的牧者德律阿斯、
开纽斯、埃克萨狄奥斯、神一样的波吕菲摩斯，
以及貌似天神的埃勾斯之子提修斯，
他们是大地养育的最强有力的人，
这些最强壮的人同另外一些栖居山洞的
强健的马人搏斗，并且毁灭了它们。
我从遥远的皮洛斯，带领我的精英
应邀前去结交他们。我为我们而战，
一往无前，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
但是，他们却看重我的意见，听从我的劝告，
你们也应当尊重我的意见。
阿伽门农，你虽然很了不起，但不应夺走他的美女，
让他保有自己光荣的战利品。
佩琉斯的儿子，你也不应与一位国王相抗衡，
一位国王所享有的尊重，

是宙斯所赐，
虽然你比他强壮，又是女神所生，
但他却比你强大，统治着众多的民众。
阿特柔斯之子，平息你的怒火吧！
停止对阿基琉斯的暴怒吧！
在可怕的战争中，他是保护全军的强大堡垒！”

听罢，阿伽门农这样回答：
“你的意见完全正确，老人家，
但是这家伙妄图凌驾于众人之上，
试图统治一切，称霸全军，任意发号施令，
但是有人会不服气，
虽然永生的天神使他成为勇士。
他没有权利肆意痛骂我们！”

神一样的阿基琉斯反击：
“如果我对你唯命是从，不管你说得正确与否，
那人们就会嘲笑我的盲目和懦弱，
向别人指手划脚吧，不要对我滥施号令，
我再也不会听从你的指挥，
另外，我还有一言相告，你应牢记在心：
我不会为了那位美女同你或其他任何人争斗，
虽然你把她送给我又转手夺走，
但是堆积在黑船旁边的我的其他财物，
你们不能沾染一个手指头，
否则，大家都会看到，
我的枪头将会沾满人的黑血！”

两人吵完了架，都站了起来，
他们解散了这次阿开奥斯人的聚会。
佩琉斯之子带领墨诺提奥斯之子
连同其他伴侣回到了营帐，登上平稳的海船。
同时，阿特柔斯之子命令把快船推下大海，
挑选了二十名水手，装上丰厚的百牲祭品，
带上美貌的克律塞斯的女儿。
精明能干的奥德修斯担任船长。

一切准备就绪，扬帆起航，

阿特柔斯之子命令全军洁身敬神，
把洗浴后的污水倒入大海，
用隆重的百牲祭品祭祀阿波罗，
肥壮的、烧烤过的公牛和山羊的香气，
随风直升青天。

他们就这样忙忙又碌碌，
但阿伽门农仍然没有停止咒骂，也未忘记对
阿基琉斯的威胁，他对传令官和勤勉的侍从
塔尔提比奥斯和欧律巴特斯说：
“你们马上去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营帐，
抢回美丽的布里塞伊斯，
如果他不听从我的命令，我将率兵亲自前往，
那可对他大为不利。”

阿伽门农用严令遣走他们，
他们不情愿地行进在荒凉的海岸，
来到了达米尔弥冬人的营帐和海船旁，
发现阿基琉斯正坐在黑船旁的营帐里。
看到他们，他拉长了脸，
他们既恐惧又敬畏，静静站着不言也不语。
阿基琉斯心知肚明，首先发问：
“欢迎你们，宙斯和凡人的使者，
你们清白无辜，该受惩罚的是阿伽门农，
他派你们来，是为了带走布里塞伊斯。
宙斯的后裔帕特罗克洛斯，交出姑娘，
让他们带走吧。当那一天到来，
全军将士盼望我出现，拯救他们于毁灭时，
要他俩在永生的天神面前，在凡人，也在那个
暴戾的国王面前为我作证。
不可否认，此人正在狂泄私忿，
缺乏瞻前顾后的博大胸怀，
无力保护在船边苦战的阿开奥斯将士！”

帕特罗克洛斯听从命令，
从营帐中带出美丽的布里塞伊斯，
交给两位使者，带回阿开奥斯人的海船，
姑娘无可奈何，只得跟从。

阿基琉斯热泪盈眶，远远地躲开，
独自一人坐在灰蓝色海洋的岸边，
遥望着一望无垠的大海，
他高举双手向生母祈祷：

“母亲啊！你既然生下我这个短命的儿子，
奥林卑斯山巅的宙斯至少应赐我荣誉，
但他却什么也没给，任凭阿特柔斯之子，
强大的阿伽门农抢走了我的战利品，据为己有。”

他悲伤地泣诉，高贵的母亲正坐在
海山深处，陪伴着年迈的父亲，
听到他的哭诉，连忙升到灰蓝色的海，
如一缕薄薄的云雾。她来到儿子身边，坐了下来
伸手轻拍着地，呼唤他的名字说：

“孩子啊！你为什么哭泣？是什么忧愁扰乱了你的心灵？
告诉我吧，不要闷在心里。”

捷足阿基琉斯长长地叹息：

“你是知道此事的，为何让我再说一遍，
我们曾攻陷了埃埃提昂神圣的城特拜
荡劫了那座城市，得到了所有的战利品。
阿开奥斯的儿子们把战利品逐个分发，
把美貌的克律塞伊斯献给了阿特柔斯之子。
后来阿波罗的祭司克律塞斯，
来到了胫甲坚固的阿开奥斯人的船上，
献上丰厚的赎礼，要求释放爱女，
手握着黄金杖，杖上系着远射神阿波罗的头带，
恳请所有的阿开奥斯人，特别是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
军队的统帅。其他阿开奥斯人都发出赞同的呼声，
表示尊重祭司，收下赎礼。
唯有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内心不悦，
粗暴地斥退了老人，
老人愤愤不平地回去。可是阿波罗听到了
他的祈祷，因为他是阿波罗钟爱的祭司，
天神向阿开奥斯人射出了毒箭，
箭雨横扫，将士们纷纷倒下。
明晓的先知说出了远射手的旨意，
所以我要求人们请求阿波罗息怒，

可是阿特柔斯的儿子大为恼怒，
对我进行威吓，
并且把所说的变成了事实。
明眸的阿开奥斯人正用快船把姑娘送回克律赛斯，
随船带去献给阿波罗的祭礼。
刚才，传令官从我的营帐带走了布里修斯的女儿，
她本来是阿开奥斯人分给我的战利品。
如果你有能力，就应保护你的亲生儿子，
如果你以前曾用言行博取过宙斯的欢心，
你就奔上奥林卑斯山顶向他祈求。
在父亲的厅堂里，我时常听你声称，
在永生的天神中，只有你为克罗诺斯之子
乌云神，挡住可耻的毁灭。
当时，其他的天神，包括赫拉、波塞冬、帕拉斯·雅典娜，
都想把他绑起来。只有你，
去为他解开绳索，并迅速地召上百手神，
这位大力士，众神叫他布里阿柔斯，凡人叫他埃盖昂，
他比他父亲强得多。
他坐在克罗诺斯身边，
自恃力气巨大而沾沾自喜。
永远的天神内心害怕，不敢捆绑宙斯。
你应向他提起这件事，坐在他身边，
抱着他的膝盖，请他帮助特洛伊人。
让阿开奥斯人长眠于木船和大海之中，
让他们尝一尝有这样一位国王的乐趣，
也让阿特柔斯之子，强大的阿伽门农
明白自己的蛮横，
后悔侮辱了最神勇的阿开奥斯人。”

忒提斯伤心得流下眼泪，答道：
“我的孩子，不幸的我生下你，为何又把你养大？
但愿你无忧无虑地坐在船边，永远欢笑，
因为你生命短暂，没有多少时日了，
命中注定你要早死，所受的苦难也要超过众人；
在厅堂里我把你生下来，让你面对残酷的厄运，
但是，我还是要去奥林卑斯山顶，
告诉喜欢掷雷的宙斯你的请求。
希望我们的恳求得到许诺。你继续呆在船边，

怀着对阿开奥斯人的不满，拒绝参战。
昨日，宙斯到长河边埃塞俄比亚人那里参加欢宴，
随同的是众多的天神们。
第十二天，他就会回到奥林卑斯山，
那时，我会前往他那青铜铺地的宫殿，
抱住他的膝盖请求，相信我能说服他。”

说完，她飘然而去，留下儿子独自一人
为美丽姑娘的离开而恼怒不平，
他们强行带走了姑娘。
此时，奥德修斯的船队，装着百姓的祭礼，
到达了克律塞。船队驶入港口，开始落帆，
把风帆收入乌黑的海船之中，又松动大索，
放下桅杆，使之躺倒在支架上，
然后用木浆使船停在码头，扔下石锚，
把船尾的绳索系紧。

接着登上了海岸。
他们抬着献给阿波罗的祭礼
克律塞伊斯也从远洋的海船上走下。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引导她走向祭坛，
把她交给她的老父，并对老人说：
“克律塞斯啊！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
派我送回你的爱女，并向阿波罗献上
阿开奥斯人神圣的祭礼，祈求天神息怒，
是他给阿尔戈斯人带来无尽的苦痛和灾难。”

说着，他把姑娘送入老父的怀抱，老人喜笑颜开。
人们迅速地在坚固的祭坛旁边，
摆上神圣的百姓祭品，
然后，洗净双手，抓起大麦粉。
克律塞斯高扬双臂，大声祈祷：
“银弓之神啊！克律塞和神圣的基拉的护卫者，
特涅多斯强有力的统治者，请听我说：
如果你以前倾听了我的祈祷，赐予我荣誉，
并狠狠地惩罚了阿开奥斯人的将士，
那么，请您现在再满足我的愿望，
中止阿开奥斯的这一场可怕的流行瘟疫。”

他这样祈祷着，福波斯·阿波罗听在耳中。
他们作过祈祷，撒上了大麦粉
扳起牲畜的头颅，割断它们的喉管，
并剥去它们的皮，砍下它们的大腿，
用双层油脂包住腿骨，把小块生肉放在上面。
祭司在柴薪之上烧烤祭品，
洒下闪亮的美酒，
年轻人都拿着五股尖叉，立于周围。
他们烧化了牲畜的大腿，品尝了内脏，
又用尖叉叉起小块生肉，仔细烧烤，
一切完毕之后，肉宴开始进行，
他们大口吃肉，人人都心满意足。
当大家满足了吃喝的欲望之后，
年轻人把美酒注满调缸，先略倒一点，
进行奠酒仪式，然后注满各位的酒杯。
从早到晚，阿开奥斯人的儿子唱着美妙的颂歌，
赞美远射神，平息他的盛怒。
天神听着颂歌和祷告，不觉得眉开眼笑。

太阳西下，夜幕就要降临，
他们睡在系住船尾的绳索边。
当崭新的黎明，垂着玫瑰色的手指，悄悄来到时，
他们就扬帆起锚，
驶向阿开奥斯人广阔的营区。
远射神阿波罗送来阵阵和风，
水手们竖起桅杆，展开洁白的风帆，
海风鼓起了海帆，推着海船破浪而前。
紫色的浪花拍打着船头，发出巨大的声响，
海船向着目的地飞速行驶。
等到到达了阿开奥斯人的营盘，
他们拖上黑色的海船，置于高高的沙滩之上，
船身之下垫有长长的木架。
然后他们解散，回到各自的营帐。
佩琉斯的儿子，捷足的阿基琉斯
仍然满腔愤怒，坐在迅捷的海船旁边。
他不去参加集会，尽管那里可以取得荣誉，
也不去参加战斗。独自一人忍受痛苦，
他焦急地盼望战争的喊杀，以便重上战场。

终于到了第十二天的黎明，
永生的天神跟着宙斯回到了奥林卑斯山顶。
忒提斯心记儿子的恳求，从海底冉冉升起，
直升辽阔的天空和奥林卑斯山。
她看到克罗诺斯之子，伟大的闪电神，
远离众神，坐在高高的奥林卑斯山脉的顶峰。
她直奔向前，左手抱住他的膝头，
右手抚摸他的下颌，
向克罗诺斯之子宙斯这样请求：
“宙斯啊，我的父亲，如果我曾在永生的天神中，
用实际行动帮助了你，请你答应我的请求：
帮助我在人间的短命的儿子，
让他重新获得荣誉，
现在阿伽门农当众羞辱了他，夺走了他的战利品。
足智多谋的宙斯啊，众神的主宰，请你
让特洛伊人暂时取胜，让阿开奥斯人
想起我的儿子，
赔偿他的损失，增添他的光荣。”

听着她的话，乌云神宙斯静坐不语，
忒提斯在手紧抱住他的膝盖，再次请求：
“请向我点头，答应我吧，父亲！
不然你就摇头，因为你是无所畏惧的，
好让我知道，我这个不受重视的女神，
已经倒霉到了什么程度。”

乌云神宙斯十分烦恼，他回答说：
“这件事十分棘手，会导致我与赫拉为敌，
她会责骂我，使我生气。
会当着众神的面，指责我的言行，
责怪我在这场战争中帮助了特洛伊人，
你先离开这里，以免让她抓住把柄，
我会考虑这件事，并保证让它实现。
你放心吧，我答应了你，
对于永生的天神，这是我所作出的最大的保证，
只要我点头答应，就决不会收回，不会掺假，
不会不转成现实。”

克罗诺斯之子说完点头，抖动了浓黑的眉毛，
一绺涂着仙液的头发，从天神
永生的头上飘下，
摇憾着奥林卑斯山脉。
商定之后，两位天神分手。女神从晶莹的
奥林卑斯山顶飞身跃入大海，宙斯则回到
自己的宫殿。全体天神起身迎接，向天父致敬。
宙斯迈向自己的宝座，没有一位天神敢留恋自己的座椅。
宙斯在王位上就座，赫拉早已知道
他和海神之女、银足的忒提斯商讨的事情，
一看到他，就立刻当面讥笑：
“ 诡计多端的天神，刚才，
是哪位大神同你合谋来着？
在我背后进行诡密的思考和判断，
总是你的爱好。你从来就没有心地坦诚
地向我表白你内心里想做的事情。 ”

听罢，凡人和天神之父这样回驳：
“ 赫拉，不要妄想知道我说的每一句话，
尽管你是我的发妻。也不会理解，只会使你难堪。
只要是你应该知道的，没有哪位
天神或凡人，会比你更早地知道；
凡是我避开众神私下考虑的事情，
你最好不要询问，也不要探听。 ”

长着一双牛眼的尊贵的赫拉回答道：
“ 可畏的天神，克罗诺斯的儿子，你在说些什么呀？
你明白，以前我从未询问或探听你什么，
实际上你总是我行我素。
但现在我很害怕，怕你被老海神的女儿、
银足的忒提斯说服。
大清早，她就坐在你身边，
抱着你的膝头向你请求。
大概你已经点头答应，许诺要
使阿基琉斯重获辉煌，让众多的阿开奥斯人倒在海船边。 ”

乌云神宙斯这样回答女神：

“可笑的女神啊！你总是疑心重重
认为我的一举一动难逃你的眼睛，
可是你非但控制不了我，反而使你在我的地位下降，
这对于你，将更加不利。
我倒是希望事情真的那样发生。
闭上嘴，乖乖地呆在一边，仔细听我的话，
否则，我要对你甩开我的双臂，
即使是山上的众神全部出动，也无法帮助你！”

听了他的威胁，牛眼的赫拉开始害怕，
她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压制住自己的心跳，
宙斯宫廷里的众天神纷纷感到不安，
为了安慰他的母亲，白臂神赫拉，
著名的神匠赫菲斯托斯第一个开口：
“如果你们为了凡人的小事
争吵不休，以致引起战斗，
这将是一场灾难。美味的饮食
不会给我们带来享受，混战会毁坏一切。
尽管母亲十分小心，我还是要奉劝她，
主动地讨父亲的欢心，得到他的谅解，
不要惹恼了闪电神，
使他把我们 from 座椅上拎起，
因为他是最强大的，无可比拟。
您心平气和地同他谈谈吧，
他会马上恢复对我们的宽厚和荣誉。”

说着，他跳了起来，把一只双重的酒杯，
送入母亲的手中，说道：
“忍耐吧，我的母亲，压制住你的烦恼。
我可不愿看到我最最亲爱的人挨打，
却无法前去救助
因为无人能同奥林卑斯大神格斗。
还记得上一次我很想帮助你，
可他抓住我的脚，掷出了神圣的天门，
我脑袋朝下，落了一整天，
到夕阳西下，才跌在利姆诺斯岛上，奄奄一息，
幸运辛提埃斯人友好地照料了我。”

他的劝言使白臂神赫拉眉开眼笑，
含笑接过儿子手中的酒杯。
赫菲斯托斯从调缸中舀出甜美的奈克塔耳，
从左到右逐个斟满天神的酒杯，
幸福的天神们看到他在宫廷中忙忙碌碌，
个个忍不住地畅怀大笑。

他们快活地享受着盛宴，直到夕阳西下，
他们都吃到了满意的一份，
聆听着阿波罗弹奏的美妙的七弦琴
和多才多艺的文艺女神们的美妙歌声。

直到灿烂的阳光沉下地平线，
众天神才各自返回住所，躺下睡眠，
是能工巧匠赫菲斯托斯建筑了他们的殿室，
费尽了聪明的心机和精力。
宙斯，闪电之神，当甜密的睡意
来临之时，栖身在他的睡床，
他进入了梦乡，身边躺着享用金座的赫拉。

第二卷

——阿伽门农召开大会试探军心

其他所有的天神和驾驭战车的将士
都能整夜酣睡，唯有宙斯夜不成寐。
他在考虑如何使阿基琉斯重获荣誉，
使成群的阿开奥斯人牺牲在船边。
他认为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梦幻给阿特柔斯之子传去他的命令，
他的长着翅膀的话语萦绕在梦幻神的耳边：
“ 快去吧，恶梦！速去阿开奥斯人的海船，
到达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的营帐，
向他传告我的指令。
让他尽快武装起长发的阿开奥斯人，
现在，他能够攻下特洛伊人宽阔的城堡，
居住在奥林卑斯山的众天神已达成一致意见，
是赫拉消除了不同意见。
特洛伊士兵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灾难。 ”

宙斯说罢，梦幻神领命而去，
很快地，他来到了阿开奥斯人的海船边，
当他出现在阿伽门农的营帐时，
发现后者正在酣睡，全身覆盖着神赐的睡意。
梦幻神立即变成涅琉斯之子涅斯托尔，
他是阿伽门农最为敬重的长老。
梦幻神凭借长老的形体，对国王说：
“ 聪明的驯马手阿特柔斯的儿子，你还在安睡呀，
一个负有运筹帷幄、保护众人的责任的人
怎么可以整夜安眠？
你快仔细听清我的话；
我是宙斯的使者，
宙斯虽远在上天，却时时关心你，怜悯你，
他命你马上武装长发的阿开奥斯人
因为现在你能攻下特洛伊人宽阔的城堡，
居住在奥林卑斯山的众神已不再为此争吵，
是赫拉消除了他们的不同意见。
特洛伊人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这便是宙斯的意志。你要把这事记在心上，
当从甜美的梦中醒来时，千万不可忘记。”

梦幻神说着，便马上离开了阿伽门农，
留下后者去盘算哪些虚幻的事情，
如果他以为每天便可顺利地攻下普里阿摩斯的都城，
那么他就是一个愚蠢的人。
他怎会知道宙斯的深谋远虑，
天神是要阿开奥斯人和特洛亚人进行拼搏和鏖战，
要让双方都承受巨大的痛苦和灾难。
阿伽门农从睡梦中醒来，神的声音萦绕在耳边。
他坐起身来，穿上漂亮柔软的新衬衣，
披上宽大的罩衣，系上闪亮的绳鞋，
佩带上镶嵌银钉的短剑，
拿起祖传的永不磨损的王杖，
然后大步前行，巡视着身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的渔船。

黎明女神已经登上高高的奥林卑斯山顶，
为宙斯和其他天神报告白昼的到来，
阿伽门农命令声音洪亮的传令官，
马上召集长发的阿开奥斯人聚合开会。
传令官们四处奔告，将士们很快集合起来。

阿伽门农首先会见了那些心胸开阔的首领们，
把他们召集在出身于皮洛斯的首领涅斯托尔的海船边。
会齐之后，国王开始说话，话语中含着精明的策略：
“朋友们！你们听我说，昨晚在我沉睡之际，
神圣的梦幻神来到我身边，化身为卓越的
涅斯托尔，因为无论容貌，体魄，还是身体，
都象极了后者。他对我说：
‘聪明的驯马手阿特柔斯的儿子，你还在安睡呀，
一个负有运筹帷幄、保护众人的责任的人，怎么可以整夜安眠？
他快仔细听清我的话，
我是宙斯的使者，
宙斯虽远在天上，却时时关心你，怜悯你，
他命你马上武装长发的阿开奥斯人，
因为现在你能攻下特洛亚人宽阔的城堡，
居住在奥林卑斯山的众神已不再为此争吵，

是赫拉消除了他们的不同意见，
特洛亚人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这便是宙斯的意志。你要把这事记在心上，
当从甜美的梦中醒来时，千万不可忘记。’
然后他就飞走了，我从甜美的睡眠中醒来。
把阿开奥斯的儿子们武装起来吧，
但首先，我要象以前那样试探军心。
命令士兵登上坚固的海船，准备返航，
到时，你们要站好立场，尽力阻止他们。”

说罢，阿伽门农落座。涅斯托尔从人群中站了起来，
他是统治多沙的皮洛斯的首领。

心怀善意，他说：

“各位朋友，阿耳戈斯人的首领们，
如果这个梦是另外一个阿开奥斯人告诉我们的，
我们一定会认为是在胡言乱语，而不屑一顾，
可是，阿开奥斯人中最高贵的人亲口说出，
我看，还是去试试，看能否把阿开奥斯人武装起来吧。”

说罢，他首先离开了会场，
其他手握王杖的首领，兵士的使者，
纷纷离座。成群的士兵涌向他们，
犹如密集的花蜂从洞中飞出，
一行一行，一团一团，聚集在春天的花丛中，
四处飞翔。

就是这样，来自不同种族的阿开奥斯人
从海船和营帐中，成群成队地
涌向会场。宙斯的使者信息神在他们当中
传播着谣言，犹如草原上的野火，
催促士兵们前行。

聚合的人群一片混乱，当他们坐下时，
整个大地都为之震撼。

会场上喧哗不休，九个传令官大声呼喊
维持秩序，要人们安静下来，倾听宙斯
钟爱的国王进行训话。

士兵们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安静下来，
不再喧哗。强大的阿伽门农站了起来，
手握王杖，那是赫菲斯托斯精心打制的。

匠神把它献给克罗诺斯之子，大神宙斯，
宙斯又送给杀死牧人阿尔戈斯的赫尔墨斯，
赫尔墨斯又送给驭车的佩洛普斯，
佩洛普斯又送给士兵的牧者阿特柔斯，
阿特柔斯死后传给富有的羊群主提埃斯特斯，
提埃斯特斯又传给了阿伽门农，
使后者成为众多岛屿和阿尔戈斯的国王。
阿伽门农手握王杖，大声说：
“朋友们！达那奥斯的勇士们！阿瑞斯的侍从们！
克罗诺斯之子宙斯，使我陷入盲目的陷阱中。
他总是这样残忍。他曾答应，
让我在毁灭了坚固的伊利昂之后再返航回家，
但他现在定下一个邪恶的阴谋，
在我损失了众多的将士之后，失尽了脸面，
才让我返回阿尔戈斯。
这反而使伟大的宙斯幸灾乐祸。
他曾经击毁过许多城堡上的顶冠，
今后还会继续摧毁，他的神力谁能阻挡？
后人会认为这是一件可耻的丑事：
如此强壮伟大的阿开奥斯军队，
竟然徒劳地打了一场无益的战争，
而且杳杳无期，旷日持久。
如果双方愿意，阿开奥斯人和特洛伊人
进行祭祀，立下郑重的停战誓言，
然后清点双方的人数。
请特洛伊人集合，连同他们的家里人，
再把阿开奥斯人以十人为一列排起来，
每一列挑选一个特洛伊人斟酒，
会有许多阿开奥斯队列缺少斟酒的人。
阿开奥斯的士兵比特洛伊人多得多。
但是他们还有许多盟军前来支援，
长戈长矛阻挠我们的进攻，
不让我们实现自己的愿望，
去洗劫这座繁荣的伊利昂城。
属于大神宙斯的九个年头过去了。
海船的木板已经腐朽，缆绳已经烂掉，
在遥远的故乡，妻子儿女站在家中，
热切地盼望我们回去，而我们的任务却没有完成。

现在，照我说的去做吧，
登上海船，逃回我们亲爱的国土，
因为我们永远攻克不了街宽路阔的伊利昂。”

国王的话语，激荡了每个士兵的胸怀，
他们并没有听到国王对首领们的讲话。
大会沸腾起来，宛若伊卡罗斯的海浪，
那是从宙斯控制的云层中吹来的
东风或南风，在伊卡罗斯海激起的海浪。
又好象阵阵强劲的西风，扫过大片沉甸甸的
稻谷，使垂头的稻穗摇摆不定。
他们是如此的心血沸腾，
奔跑着，呼喊者，回到各自的船只，
脚下升起团团的尘埃，弥满在高高的天空。
他们争先恐后地攀住海船，要拖入大海，
清理好下水的道路，欢呼之声响彻云天。
归心似箭的士兵动手搬开船底的支架。

当时，阿尔戈斯人很可能会逆转自己的命运，
如果不是天后赫拉对雅典娜说：
“太不像话了！带埃吉斯的宙斯的女儿，你看看，
阿尔戈斯是不是打算就这样越过大海，
逃回他们亲爱的家乡？
抛下阿尔戈斯的海伦不管，让普里阿摩斯和特洛伊人骄傲。
而众多的阿开奥斯人远离国土，战死疆场，
正是为了她。
你快去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那里，
用温和的话语劝阻每一位将士，
不要让他们把自己的海船拖到大海里去。”

赫拉说完，雅典娜谨遵不违。
女神从奥林卑斯山上直冲而下，
立刻就到达了阿开奥斯人的海船边，
看见如宙斯一般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正呆呆地站在一边，并没有动手拖他的船只，
眼前的情景让他失望透顶。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对他说：
“拉埃尔特斯的儿子，宙斯的后裔，

聪明能干的奥德修斯啊！
你们就准备这样乘坐凳板坚固的海船，
逃回自己的故乡？你们丢下海伦，
会让普里阿摩斯和特洛亚人无比骄傲，
而无数的阿开奥斯士兵为了她远离故乡，
战死沙场。勇敢地到阿开奥斯人群中去吧，
温和地劝回每一位兵士，
不要让他们把自己的弯木船拖入大海。”

奥德修斯知道是雅典娜女神在进行告诫。
但马上奔跑起来，扔掉罩衣，跟随左右的
伊塔卡人欧律巴特斯伸手接住。
他直奔到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跟前，
从国王那里接过祖传的不朽的王杖，
紧握在手，沿着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的海船大步向前。

每当遇见一位首领或显贵人物，
他就站在旁边，温和地劝阻：
“我的朋友，我不会出言污辱你是个懦夫，
你先坐下来，让别人也都停下。
你并未明白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的真正心意，
他只是在试探，马上就会动怒，
你们不都听见了他在会议上的讲话了吗？
希望他的暴怒，不会使军队大伤元气，
宙斯所钟爱的国王暴烈异常，
他的荣誉来自于宙斯，并接受大神宙斯的垂爱。”

但是，当他看见一个士兵在大声叫喊，
他就用王杖打他，用凶恶的话责骂他：
“你这混蛋！给我坐下！听一听比你强大的人的训话！
你缺乏战斗精神！贪生怕死！
在会议和战场上都一无是处！
阿开奥斯人怎可让每人都是国王？
国王众多可不是一件好事，只应有一个国王。
谁当国王，是工于心计的克罗诺斯之子的决定，
并赐予权力和王杖，以便强有力地统治民众。”

他在军中不停地发布命令，

众将士又吵吵嚷嚷地返回会场，
就好像在巨大洋面轰响的惊涛，
在大海深层发出了回响。

人人各自就位，安静下来，
唯有多嘴快舌的特尔西特斯，
继续骂骂咧咧。他满肚的混乱词汇，
语无伦次地同首领们争吵，
但求引起阿尔戈斯人的开怀大笑。
他是所有阿尔戈斯人中最丑的一个，
双腿向外弯曲，一只脚是跛的，
两肩是驼的，胸部向下凹进，
尖尖的脑袋上顶着稀疏的几根头发。
阿基琉斯和奥德修斯恨之入骨，
因为他总是辱骂两位英雄。
此时，他又把污言秽语泼向阿伽门农，
引起了众人对阿伽门农的不满。
他大声地责骂国王：

“阿特柔斯的儿子啊！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还缺少什么东西呢？你的营帐堆满了青铜
和成群的美女，那都是阿开奥斯兵士攻下
每一座城堡，献给你的战礼。
也许，你缺少黄金？驯马的特洛亚人会把黄金送来赎回儿子，
而抓住战俘的是我或是其他的阿开奥斯士兵。
也许你还需要一个美女，好同她寻欢作乐？
不能！你身为统帅不能因此而把阿开奥斯的
儿子们推向死地！
你们这些懦夫，这些可怜虫！
是阿开奥斯的妇女，不是阿开奥斯的男子
让我们回家。我们可以抛下他在特洛亚享受
他的战礼，独自一人，他才会意识到我们的作用。
现在，他已经侮辱了比他强大的阿基琉斯，
夺走了后者的战利品，据为己有。
要不是阿基琉斯心灰意懒，
那么这是你最后一次横行霸道！”

特尔西特斯如此地责骂士兵的统帅，
卓越的奥德修斯马上上前，怒目而视，

大声斥责：

“ 特尔西特斯！不准胡言乱语！
尽管你声音洪亮，还是马上闭嘴。
在所有阿开奥斯士兵中，没有一个比你更丑恶的了。
你若发言，不要责骂国王，
不要奢谈撤兵事宜，
事情如何发展，
我们还不能预测。
阿开奥斯的儿子们逃回家园好坏难料。
你竟在这里大骂士兵的统帅阿伽门农，
只是因为达那奥斯人献给他丰厚的战礼。
你在大会上，只会恶语伤人！
我必须告诉你：
你若再次装疯卖傻，
假如我不捉住你，剥光你的衣服、
你的罩袍和衬袍，把你打出会场，
使你痛哭流涕地逃回快船，
那么我的脑袋就不会呆在肩上，
你们也不要叫我特勒马科斯的父亲！”

说着，他用王杖击打特尔西特斯的肩背，
后者弯下身子，大颗的泪珠往下掉，
金杖打得他肩上露出血痕，
他倦缩坐下，忍着疼痛，
吓得两眼发呆，光忙着抹去涌出的泪水。
看到这一切，阿开奥斯人哄笑起来，
虽然心中有挥不去的烦恼。

有的人对身边的同伴说：

“ 真棒！聪明的奥德修斯做过无数好事，
而这一件是为阿尔戈斯做的最精彩的一件，
他封住了鲁莽的诽谤者的舌头，
今后，这位可敬的人儿再也不敢
对着国王胡言乱语。”

众人说着，攻城的奥德修斯站了起来，
他手握王杖，以目光炯炯的雅典娜使者的身份
出现，命令人们保持安静，
让阿开奥斯的儿子们，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的，

都注意倾听他的讲话，考虑他的劝说。

心怀善意，他这样讲道：

“阿特柔斯的儿子啊，人民的国王，
现在，阿开奥斯人要在所有凡人面前使你丢脸，

他们不想实现在养马的阿尔戈斯出发时

所作的承诺。那时，他们保证

只有你攻陷了伊利昂城，才能返航归家。

现在他们软弱得如同婴儿和寡妇，

相对哭泣，只想回家。

当然，这里的辛苦确实难忍，人人都想还乡。

如果一个人远离妻房只有一个月，

受阻于冬天的劲风和巨大的海浪，

便会坐在船凳上心情烦闷。

我们在这里坚持了九年了。

因此，士兵们感到烦恼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呆了这么久，却两手空空地逃回家园，

实在是件丢人现眼的事儿。

忍耐一下，朋友们，再坚持一个时期，

看看卡尔卡斯的预言是否灵验。

我们都还记得那个预言，每一个死神尚未带走

生命的人，都亲眼看见。

当时，阿开奥斯人的船队集中在奥利斯，

满载着送给普里阿摩斯和特洛伊人的灾难。

这些事就好象发生在昨天或是前天。

我们围绕在清泉的边沿，清澈的泉水之上

挺立着一棵松树，当我们在神圣的祭坛献上百牲祭时，

一个颇有深意的预兆出现了：

一条长蛇，背着血痕，从祭坛下冲出来，

弯弯曲曲地爬上松树，

树上正有一窝小鸟，嗷嗷待哺

它们住在最高的枝头，覆盖在枝叶之下，

一窝八只，连同它们的母亲，共有九只。

小鸟被大蛇一一吞食，

母鸟绕飞哀鸣，飞在大蛇的上方。

大蛇盘踞身子，突然出击，咬住了母鸟的羽翼，

它吞食了幼鸟和母鸟之后，

送它前来的天神把它变成预兆，

工于心计的克罗诺斯之子使它变成石头。

看着这样的奇景，我们震惊不已。
在这可怕的蛇出现于百姓祭时，
卡尔卡斯就预言道：
‘长发的阿开奥斯人，为什么不说话？
足智多谋的宙斯已向我们显示了重大预兆，
这件事将在很远的将来应验，
伟大的事业将永垂不朽。
就如同这条蛇吞食了八只幼鸟
连同母鸟，一共九只，
我们也要与特洛亚人苦战九年，
到了第十年，我们便会攻下街宽路阔的城堡。’
先知的预言正在逐步实现。
胫甲坚固的阿开奥斯人啊！让我们坚持住，
直到攻下普里阿摩斯的坚固的城堡。”

听罢，阿尔戈斯人大声欢呼；
他们盛赞神一样的奥德修斯，
欢呼之声在阿开奥斯人的海船旁扬起巨大的声响。
此时，来自革瑞尼亚的驾驭战车的涅斯托尔说：
“真是耻辱呀！看看你们！象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
在召开大会，对战争一窍不通。
是否该给我们所做的承诺找个地方？
把它们全都扔到火里去吧！包括磋商，计划和神圣的盟酒，
连同紧握的右手的保证！
我们只是在徒劳地争吵，
虽然浪费了不少的时光，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阿特柔斯之子啊！你应象往常一样，
坚定地统领阿尔戈斯继续战斗，
至于那为数甚少的阿开奥斯逃兵，随他们便吧，
让他们自取灭亡吧！他们在弄清宙斯大神的承诺
是否灵验之前，就打算双手空空地逃回老家去。
我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登上
装载着送给特洛亚人的毁灭和屠杀时，
强大的克罗诺斯之子就向我们做出允诺，
他的闪电在我的右上方发出耀眼的光芒，光芒闪烁着吉祥。
所以，在和特洛亚人的妻子睡觉之前，
在海伦所遭受的痛苦和磨难得到补偿之前，
不要匆匆忙忙地返程。

如果有人急切地要回到家乡，
就让他抓住凳板坚固的海船，
众目睽睽之下，他会自取灭亡。
可是尊贵的国王啊！你应该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慎重地作出判断。我的劝谏，请你重视。
阿伽门农啊！按照部落和宗族摆成方阵，
让部落和宗族互相支援，
如果你这样做，众将士就会服从你。
你就能够知道军中哪位是英雄，哪位是懦夫，
因为他们都是为自己的部落和宗族而战。
你就会知道，久攻不下这座城池的原因
是由于天神的旨意，
还是由于士兵的软弱和无知！”

强有力的阿伽门农王回答：

“说得棒啊！老人家，你的雄辩又一次
胜过了阿开奥斯的儿子们！天父宙斯、雅典娜、阿波罗在上，
如果我的军中有十个如此杰出的谋士，
普里阿摩斯马上就会俯首称臣，圣城伊利昂马上就会
被我的军队攻占、荡劫！
可是，克罗诺斯之子，带埃吉斯的宙斯给我降下苦难，
让我陷入有害无益的辱骂和争吵，
使我为了一个姑娘的缘故，同阿基琉斯唇枪舌剑，
而且是我首先发怒。
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团结一致，
特洛伊人的灾难就不会继续推迟。
大家快回去饱餐一顿，吃饱了饭才能重新开战。
磨尖你们的矛头，整理好盾牌，
把战马喂饱，把战车检查好，
做好一切准备，我们要投身到可恨的战争中，
整整一天，中间不会有片刻的休息！
直至夜色降临，才会隔开将士的愤怒。
汗水将会湿透每个人胸前勒在肩上的皮带，
握住长矛的右手也酸痛难忍。
拖着光滑明亮的战车的快马，
也会气喘吁吁，热汗直流。
如果我看到贪生怕死的逃兵，
躲在海船旁边，远离战场，

那么他就不能躲避野狗和秃鹰的吞食！”

听完他的话，阿尔戈斯人发出震天的欢呼声
就象排空的海浪击打在陡峭的壁崖之上，
在狂风的劲吹下，突出的峭壁永远躲不开
巨浪的撞击，而从各个方向吹来的大风
有的吹向崖壁，有的扫向海面。
阿开奥斯人站起来，各自回到自己的海船。
他们生起了营帐前的篝火，吃饱了肚子，
每个人都向一位永生的天神献祭，
希望天神能保佑自己躲过战争的磨难和死亡的威胁。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献给宙斯
一头五岁的肥壮的公牛，
他召来阿开奥斯人中的精英。
首先是，涅斯托尔和伊多墨纽斯王，
其次是，两位埃阿斯和提丢斯之子，
第六位就是如宙斯般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擅长在战场上呐喊的墨涅拉奥斯不请自来，
他十分明白兄长内心的烦恼。
他们围在公牛旁边，手抓大麦粉，
强大的阿伽门农在他们当中祷告，说：
“最伟大、最崇高的乌云神，王父宙斯啊！
我们请求你的保佑，请你不要让太阳西下，
夜幕降临，直到我们推倒了普里阿摩斯的四壁焦黑
的厅堂，焚烧了大门，用我的双手撕裂赫克托耳
胸前的衬衣，把铜矛刺入他的胸膛，他的同伴
也被我打翻在地，嘴啃着泥土。”

然而，克罗诺斯之子却不理睬他的祈祷，
虽然收下祭礼，却增加了他们的痛苦。
众人祈祷完毕，撒过大麦粉，
然后扳起牲畜的头颅，割断喉管
剥去皮张，砍下大腿，
用双层油脂覆盖住，在上面放上生肉。
他们用柴薪烧烤这些祭品，
用叉子叉住内脏，
悬放在赫菲斯托斯的火焰之上。
在烧化了大腿，品尝了内脏之后，

然后又起小块的生肉仔细烧烤，
一些做完之后，肉宴排开，
大家都吃完了自己满意的一份。
在满足了吃嘴的欲望之后，
来自革瑞尼亚的驾驭战车的涅斯托尔说：
“伟大的阿特柔斯之子，高贵的国王阿伽门农啊，
让我们不要这里争吵不休
拖延天神赐给我们的使命。
让身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的传令官
传达命令吧，集合起部队，在海船旁。
我们要进行在阿开奥斯人宽阔的营盘中，
尽快地发动起一场激烈的战斗。”

人民的国王采纳了他的建议，
马上命令声音洪亮的传令官，
集合长发的阿开奥斯人准备战斗。
传令官们奔走呼告，很快集合起了军队。
宙斯所钟爱的首领们，和阿伽门农一起，
整顿队伍，布置阵容。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降临在他们中间，
带着那面永恒不败的埃吉斯，
埃吉斯的周围飞舞着一百条做工精致的金流苏
每条流苏都与一百头牛相等价。
埃吉斯闪烁着金光，女神穿行在军阵之中。
激励战士们的勇气和力量，
使每个人都感觉到，
和坐上广阔的海船，返回亲爱的家乡相比，
留在此处参加战斗是更加甜蜜的事业。

就象吞噬万物的烈火，燃烧了山岭上的森林，
在遥远的地方也能看见冲天的火光，
阿开奥斯人的士兵们雄赳赳，气昂昂，
青铜武器的光芒和那火光一样直指苍穹。
宛如多得不可数计的成群的飞鸟，
有野鹤、鹳鹤和脖子修长的天鹅，
在亚西亚草原和卡宇里奥斯河边，
展开有力的翅膀，任意地飞翔。
然后停栖在水泽之中，整片草原回荡着它们的啼鸣。

阿开奥斯的部落和宗族就是如此，
他们从海船和营帐中拥到卡曼德罗斯草原上，
大地承受着人马的踩踏，发出可怕的震响。
他们站在花团锦簇的卡曼德罗斯草原上，
成千上万，犹如春日的绿叶和鲜花。

长发的阿开奥斯人是如此众多，
好象在温暖的春天里，在被牛奶浸湿的木桶旁、
上下翻飞的集聚的苍蝇。
他们满怀信心地站在草原上，
发誓要把特洛亚人消灭干净。

又好象有经验的牧人把混杂的牛群
四处分开，首领们调遣着部队，
一队在这儿，一队在那儿，准备迎战。
强大的阿伽门农和他们在一起，
头颅和双眼宛如喜好掷雷的宙斯，
腰身宛如阿瑞斯，
胸膛有如波塞冬。
就好象一头公牛屹立于集聚的母牛之中，
阿伽门农伟岸的身姿卓越出众。
正是在这一天，伟大的天神
使阿特柔斯之子成为英雄之中的英雄。

家住奥林卑斯山的文艺女神啊！
你们是神明，无处不在，无事不晓，
而我们只能道听途说。
请告诉我，谁是达那奥斯人的将领，
谁是他们的统帅。我即使长着十条舌头，
十个嘴巴，有不知疲乏的喉咙，一颗硬如青铜的心，
也无法谈说普通的士兵，甚至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除非是奥林卑斯山上的文艺女神，带埃吉斯的宙斯的女儿，
详细地告诉我在特洛亚城下苦战的士兵。
下面我所讲述的只是船队的首领和海船的数量。

佩涅勒奥斯、勒伊托斯、阿尔克西拉奥斯、普罗托埃诺尔
以及克洛尼奥斯统领着波奥提亚人，
一部分家住许里亚，山石嶙峋的奥利斯、

斯科诺斯、斯科洛斯和峡谷众多的埃特奥诺斯，
特斯佩亚、格拉亚和辽阔的米卡勒索斯；
一部分住在哈尔马、埃勒西昂、欧律赖；
一部分住在埃勒昂、许勒和佩特昂、
奥卡勒亚、具有辉煌建筑的墨得昂，
以及科派、欧瑞斯和飞鸽翔集的提斯柏；
一部分家住科罗涅亚和水草丰美的哈利阿尔托斯；
一部分住在普拉泰亚，一部分住在格利萨斯；
一部分住在坚固的城堡许波特拜，
和波塞冬闪光的圣林昂克斯托斯；
还有一部分住在盛产葡萄的阿尔涅城、弥得亚、
圣城尼萨和遥远的安特冬。
他们带来五十只海船，
每只船上有一百二十名波奥提亚人。

家居阿斯普勒冬和奥尔科墨诺斯的弥尼埃斯人
由战神的两个儿子阿斯卡拉福斯和伊阿尔墨诺斯率领。
他俩是害羞的少女阿斯提奥克在阿泽斯之子阿克托尔
的家中生下他们。战神登上闺阁，
与她悄悄地同床。
他们带来三十艘空心海船。
瑙波洛斯之子，高傲的伊菲托斯的儿子
斯克狄奥斯和埃皮斯特罗福斯率领着福基斯人。
他们当中一部分住在库帕里索斯和山石嶙峋的皮托，
以及神圣的克里萨、帕诺佩斯和道利斯；
一部分住在阿涅摩瑞亚和许安波利斯附近；
一部分住在神圣的克菲索斯河畔，拥有利莱亚水泉。
他们带来四十艘黑色海船。
福基斯将领们忙着排军布阵，
他们全都全副武装，
立于波奥提亚人的左侧。

洛克里斯人由奥伊琉斯之子，捷足的小埃阿斯率领，
他不及特拉蒙之子埃阿斯魁梧高大，
相比之下，矮小许多。
瘦小的身体，只穿一件亚麻布胸甲，
但却是全体赫勒奈斯人中最好的神枪手。
他们住在库诺斯、奥波埃斯、卡利阿罗斯、

柏萨、斯卡尔斐、奥革埃、埃斐
以及波阿里奥斯河边的特罗尼昂。
住在尤卑亚对面的他们带来了四十艘海船。

怒气冲天的阿班特斯人居住在尤卑亚，
包括住在卡尔基斯、埃瑞特里亚、盛产葡萄的希斯提埃亚，
海滨城市克任托斯以及陡峭的城堡狄昂的人
和住在卡律斯托斯、斯提拉的人，
由战神的后代卡尔科冬之子埃勒斐诺尔率领，
他是心胸豪壮的阿班特斯人的首领。
长发捷足的阿班特斯人随他而来，
渴望投出粗长的矛，
刺入特洛亚人的护甲。
埃勒斐诺尔带来了四十艘黑色海船。

来自雅典的勇士们，住在城墙坚固的城堡，
那是心志高大的埃瑞克透斯的领地。
这位首领出生于肥沃的大地上，
宙斯的女儿雅典娜将他养育，
把他放在雅典娜的富裕的神庙中。
年复一年，雅典的青年人用公牛和公羊来祭祀他。
雅典勇士由佩特奥斯之子墨涅斯透斯率领，
在排兵布阵方面，
凡人之中无人能及。
唯有涅斯托尔例外，因为他是长老。
墨涅斯透斯带来了五十艘海船。

来自萨拉米斯的埃阿斯带来了十二艘海船，
停泊在雅典人的阵营旁。
来自阿尔戈斯的提任斯、赫尔弥奥涅、
深谷怀抱的阿西涅、特罗曾的人，
来自埃伊奥奈斯、盛产葡萄的埃皮道罗斯的人，
来自艾吉那岛和马塞斯城的阿开奥斯的儿子们，
由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
和著名的卡帕纽斯之子斯特涅洛斯率领。
第三个将领是神一样的欧律阿洛斯，
他是塔拉奥斯之孙，墨基斯透斯之子。
全军的统帅是，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

他们率领八十艘黑船前来参战。

那些住在美丽的迈锡尼、富有的科林斯，
繁荣的克勒奥奈，
那些住在奥尔涅埃、壮丽的阿赖提瑞亚
和阿德瑞斯托斯曾经统治的西库昂的人，
那些住在许佩瑞西亚、陡峭的戈诺萨、佩勒涅
住在艾吉昂、整个的沿海地区
和辽阔的赫利克的所有人，
由阿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率领。
他拥有一百条战船，率领着最英勇的战士，
他身披着闪亮的铜甲，气宇轩昂，
在全体战士中卓越出众，无比高贵，
他统帅着士兵人数最多的军队。
拥有峡谷众多的拉克得蒙、法里斯、斯巴达
和盛产鸽子的墨塞的人，
住在美丽的奥革埃、布律塞埃的人，
拥有阿米克莱和海湾城市埃洛斯的人，
以及住在拉阿斯和奥提洛斯的人，
由国王的弟弟、擅长呐喊的墨涅拉奥斯率领，
在远离其它战舰的地方，拥有六十艘海船。
他充满信心地巡视自己的队伍，
激励士兵奋勇向前。他渴望复仇，
补偿海伦因遭受磨难而发出的呻吟声。

还有一支军队，士兵们有的住在皮洛斯、特律昂、
美丽的阿瑞涅和埃皮，
有的住在库帕里塞伊斯、安菲革涅亚、赫洛斯、
普特勒奥斯、多里昂——
文艺女神在此碰见色雷斯人塔米里斯，
打断了他的歌声。当时，
他正告别了俄伊卡利亚国王欧鲁托斯来到多里昂
他夸口即使宙斯的女儿文艺女神同他赛歌，
也会败在他的手下。
恼怒的文艺女神弄瞎了他的双目，
夺走了他美妙的嗓音和弹琴的本事。
统率这些兵士的是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
他带来了几十艘海船。

还有那些居住在陡峭的库勒涅山脚、埃及托斯的墓旁的
善打近战的阿尔卡狄亚勇士，
那些住在斐涅奥斯、盛产绵羊的奥尔科墨诺斯、
里佩、多风的埃尼斯佩以及斯特拉提亚的人，
那些拥有特革亚、曼提涅的人，
那些拥有斯廷斐洛斯和帕拉西亚的人，
他们由安开奥斯之子阿伽佩诺尔率领，
他带来六十条海船，满载着
众多的能征惯战的阿尔卡狄亚勇士。
阿特柔斯之子，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给了他们
好使的渔船，让他们能够征服大海，
因为他们是不善航海的内陆人。

住在布普拉西昂、圣城埃利斯的人
居住在从许尔弥涅至海滨的米尔西诺斯，
奥勒尼埃和阿勤西昂之间的人，
由四位将领统帅，每个将领掌管十条海船
满载着数目巨大的埃佩奥斯人，
一部分由安菲马科斯和塔尔皮奥斯分别率领，
他俩是阿克托尔的后代，克托阿特斯之子和欧律托斯之子；
另一部分由阿马里科斯之子，强大的狄奥瑞斯带领；
剩下的一部分由神一样的波吕克塞诺斯率领，
他是奥革阿斯之孙，阿伽斯特涅斯之子。

来自杜利基昂岛和神圣的厄基奈群岛
——与埃利斯隔海相望——的勇士，
由费琉斯之子、战神般的猛将墨革斯率领。
费琉斯是宙斯钟爱的战士，
他对父亲心怀不满，搬到了杜利基昂。
墨革斯率领四十条黑船前来。

奥德修斯率领的是心怀高傲的克法勒涅斯人，
他们有的住在伊塔卡和枝叶摇曳的涅里同，
有的住在克罗库勒亚和陡峭的埃癸利普斯，
有的拥有扎昆托斯，有的住在萨摩斯，
有的住在陆地上，有的住在沿海地区。
如宙斯般聪明的奥德修斯率领他们，

带来了十二条海船，船头涂成红色。

安德赖蒙之子托阿斯率领着埃托利亚人，
他们居住在普琉戎、奥勒诺斯和皮勒涅，
海滨城市卡尔基斯和山石嶙峋的卡吕冬——
在那里，心胸豪爽的奥纽斯儿子们已离开人间，
奥纽斯早不在了，金发的墨勒阿格罗斯已不复存在。
统治埃托利亚人的权力落在了托阿斯手中，
他率领了四十条黑船前来参战。

神枪手伊多墨纽斯率领着克里特人，
他们有的住在克诺索斯、固若金汤的戈耳提斯、
吕克托斯、弥勒托斯、白垩闪亮的吕卡斯托斯、
费斯托斯和律提昂这些人丁兴旺的城市，
有的居住在拥有一百座城池的岛屿克里特。
他们由神枪手伊多墨纽斯统帅全军，
阿瑞斯般勇猛的墨里奥涅斯是他们的副将。
他们带来了八十艘黑色海船。

赫拉克勒斯之子、魁梧英勇的特勒彼勒摩斯
统领着勇猛的罗得斯人，他们从罗得斯岛带来九条海船。
他们分住在罗得斯的三个地区：
林多斯、伊埃吕索斯、白垩闪亮的卡墨罗斯。
统帅是神枪手特勒彼勒摩斯，
他是阿斯提奥克亚为强有力的赫拉克勒斯所生，
后者在荡劫宙斯所哺育的许多城市时，
把前者从塞勒埃斯河畔的埃费瑞带出。
特勒彼勒摩斯在壮观坚固的宫殿中长大，
却打死了父亲钟爱的阿瑞斯的后代，
已经年迈的舅舅利金尼奥斯。
为了躲避赫拉克勒斯其他子孙的报复，
他整治船队，召集士兵，亡命海外。
他们遭到巨大苦难，直到到达罗得斯岛。
他们在那里安家，
按部落住在三个不同的地区，
并得到天父宙斯的钟爱，
赐给他们极为丰富的财物。
阿格拉伊亚和卡罗波斯王之子尼柔斯

从叙墨带来了三只匀称的海船。
尼柔斯是到达特洛亚城下的阿开奥斯人中最美貌的一个，仅次于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
可怜此人软弱无能，仅有少数人跟从他。

拥有尼叙罗斯、克拉帕托斯、卡索斯、
科斯——欧律皮洛斯王的城邦——以及卡吕德尼亚岛的士兵们，
由斐狄波斯和安提福斯率领，
他俩是赫拉克勒斯之子特萨洛斯王的两个儿子，
他们统辖三十条空心海船。

接下来的是住在佩拉斯戈斯的阿尔戈斯人，
有的住在阿洛斯、阿洛佩和特瑞基斯，
有的住在佛提亚和出美女的赫拉斯。
又统称为米尔弥冬人、赫勒涅斯人和阿开奥斯人。
他们乘坐在五十条海船上，由阿基琉斯率领，
但他们并不想重返战场，
因为没有人整顿他们，排兵布阵。
卓越的阿基琉斯正躺在海船边怒气冲冲，
为了美发的布里塞伊丝。
她是他经过艰苦的战斗才得到的礼品，
他摧毁了吕尔涅索斯，推倒了特拜城
射杀了塞勒波斯之孙、欧埃诺斯之子
强壮的米涅斯和埃皮斯特罗福斯之时，
才从吕尔涅索斯把她抢到手。
想着那位姑娘，他黯然神伤，但很快会站起来。

拥有费拉克、农神的长满鲜花的圣地皮拉索斯，
产羊之地伊同、海滨城市安特戎
和多草的普特勒奥斯的人们，
以前是由猛士普罗特西拉奥斯统帅，
可是黑色的沃土已把他埋葬。
他的妻子，在悲痛之中哭破了双颊，留在费拉克，
可怜，他没有子嗣。
阿开奥斯人中，他第一个冲下战船，不幸被达尔达诺斯人杀死。
士兵们怀念他，但不缺少新的首领。
战神的后代达尔克斯正在排兵布阵，
他是费拉科斯之孙、伊菲克洛斯之子

是普罗特西拉奥斯的弟弟，
不但比兄长年幼，也不及兄长英勇。
尽管如此，士兵在怀念高贵的前任首领时，
并不缺少将领。
达尔克斯带来了四十条黑色海船。

居住在波柏伊斯湖畔的斐赖、波柏、
格拉费赖。和美丽的伊阿奥尔科斯的士兵，
由阿德墨托斯之子欧墨洛斯率领，有十一条船。
他是佩利阿斯王最美貌的女儿、
女神一样的阿尔克提斯为阿德墨托斯所生。

拥有墨托涅城、陶马基亚
和墨利波亚、崎岖的奥利宗的士兵，
跟着神箭手菲洛克特特斯，
他们有七条黑船，
划船的水手都是杰出的射手。
但首领却躺在利姆诺斯岛，忍受巨大的痛苦，
阿开奥斯人的儿子们把他留在那里，
因为他被有毒的水蛇所咬，疮痛折磨着他，
他躺在那里，受尽苦难。
过了不多久，阿开奥斯人就会记起他。
他们虽思念首领，但目前并不缺少将领，
奥伊琉斯王和瑞涅的私生子
墨冬正在给他们排兵布阵。
居住在特里卡、多石的伊托墨的人，
和居住在奥卡利亚和欧律托斯城的人，
都由阿斯克勒皮奥斯的两个儿子，
手段方明的医师波达勒里奥斯和马卡昂率领。
他们驾驶着三十条空心渔船。

来自奥尔墨尼奥斯和许佩瑞雅水泉的人，
和来自阿斯特里昂和洁白的提塔诺斯山的人，
由欧埃蒙之子欧律皮洛斯统领，
他们带来四十条黑船。

拥有阿尔吉萨和古尔托涅，
拥有奥尔特、埃洛涅和白色的奥洛宋城的人们，

由宙斯之子佩里托奥斯的儿子、
渴望激战的波吕波斯特统领。
他是希波达墨娅和佩里托奥斯所生。
那天，他正举起长矛射向多毛的马人，
把他们从佩里昂赶到埃提克斯。
他并非唯一的统帅，
战神的后代、开纽斯之子科罗诺斯的儿子勒昂透斯
辅佐他。他们拥有四十条黑船。
从库福斯，古纽斯带来了二十二条船，
他率领着埃尼埃涅斯人和好斗的佩赖波斯人，
有的住在白雪飘飘的多多那，
有的住在美丽的提塔瑞索斯河畔，
大河之水流入佩涅奥斯，
却不与佩涅奥斯的漩涡相混，
象油层一样浮在上面，
它是，可怕的、用以发咒誓的斯提克斯河的支流。

马格涅特斯人由滕特瑞之子普罗托奥斯率领，
他们住在枝叶摇曳的佩里昂和佩涅奥斯。
普罗托奥斯是捷足的将领，
他们驾驶着四十条黑船参战。

这就是达那奥斯人的首领和王者，
文艺女神啊！请告诉我在跟随阿特柔斯的儿子的军队中
哪个战士最勇敢，哪匹战马最骁勇。

最杰出的战马应属于斐瑞斯之子，
他驾驭着它们，犹如展翅的飞鸟，
它们一样毛色，一样的年龄，一样的身高。
它们在佩瑞亚，由银弓神阿波罗养大。
这么威猛的一对母马，足以吓坏敌人。
最勇敢的战士应是特拉蒙之子埃阿斯，
因为最强大的阿基琉斯在海边生闷气，
他的战马本应也是最骁勇的战马。
可是他对阿伽门农十分不满，
他的士兵在岸边戏耍，
或投铁饼，或掷标枪，也有的在弯弓。
他们的战马安逸地吃着

泽地的苜蓿和三叶草。
覆盖着布的战车放在营帐之中。
士兵们怀念他们的首领，
在营盘中四处闲逛，
不上战场参战。
部队向前开进，巨响象烈火吞噬万物；
大地在脚下呻吟，就像
暴怒的宙斯在阿里摩境内
劈打提福欧斯的睡床一样。
大地就这样轰然作响，
士兵穿过特洛亚草原，飞速地行进着。

宙斯的使者，捷足的风神伊里斯，
带着一个不祥的口信，
到达了特洛亚人那里。当时，
他们正在普里阿摩斯的门前召开全民大会。
捷足的伊里斯站在近旁，
模仿普里阿摩斯之子波利特斯的声音，
后者一直是特洛亚人的哨兵，
他自信自己的快腿，
坐在艾叙埃特斯王的墓顶，
等待阿开奥斯人的开战。
伊里斯变成他的模样说：
“年老的国王，你总是这么唠叨，
象在太平日子里那样。
战争又要打起来了。
虽然我参加过无数次的拼杀，
却从未见过如此大的阵容，
就象树上的叶子和海边的沙粒般众多。
赫克托尔，我告诉你，你应这样做：
普里阿摩斯城中有许多盟军，
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
让每个将领命令他的部队，
带到城外，列成方阵。”

赫克托耳听出了女神的声音，
人群很快解散，奔向自己的武器，
他们打开所有的城门，士兵战车都冲了出去，

喧闹之声震天动地。

城门外边有一座险峻的土丘，
孤伶伶地立在平原之上，
四周平广开阔，它就是“巴提埃亚”，
天神叫它“善跳的阿玛宗人米里涅的坟墓”。
特洛亚人和盟军在那里布阵。
普里阿摩斯之子、头盔闪光的赫克托尔，
统帅着最多、最勇敢的士兵。
他们盔甲整齐，挥舞着手中的戈矛。
达尔达诺斯人由安基塞斯之子
勇敢的埃涅阿斯统领，是女神和凡人的儿子。
美丽的天神在伊达谷为安基塞斯生下他。
安特诺尔的两个儿子，
善战的阿尔克洛科斯和阿卡马斯辅佐他。

居住在伊达山脚的泽勒亚城，
喝饮埃塞波斯黑水的特洛亚人，
由吕卡昂英武的儿子潘达罗斯率领，
他曾接受过阿波罗的弓箭馈赠。

拥有阿德瑞斯特亚和阿派索斯的广大土地，
拥有皮提埃亚和特瑞亚的高山的士兵，
由穿亚麻胸甲的阿德瑞斯托斯王和安菲奥斯率领，
他们是佩尔科特的墨罗普斯的双生子，
父亲精通巫术，劝阻儿子不要参加恶战，
但儿子们毫不在乎，
任凭死神驱使他们。

住在佩尔科特和普拉克提奥斯附近的人，
住在塞斯托斯、阿彼多斯和美丽的阿里斯柏的人，
由许尔塔斯科之子、受敬爱的阿西奥斯率领，
他骑着黄色的高头大马，
从塞勒埃斯河畔走来。

希波托奥斯统帅的是佩拉斯戈斯人，
他们是枪手，住在土地肥沃的拉里萨。
他们的首领是战神的后代，透塔摩斯之子

勒托斯的双生子皮莱奥斯和希波托奥斯。
住在激流环绕的赫勒斯滂托斯的色雷斯人，
由阿卡马斯和佩罗奥斯率领。

克阿斯之子特罗泽诺斯王的儿子欧斐摩斯
是基科尼亚枪手的首领。

来自遥远的阿米冬和水面宽广的阿克西奥斯的
皮赖克墨斯，带领着手持弯弓的派奥尼亚人。
阿克西奥斯河是陆上最美的河。

心志高大的皮莱墨涅斯王，
从埃涅托斯带来了帕佛拉贡人。
他们住在库托罗斯、塞萨蒙，
住在艾吉阿洛斯、克戎那和帕特尼奥斯河畔。
他们的房屋造在高峻的埃律提诺山岩上。

哈利宗人来自盛产白银的阿吕柏，
他们由奥狄奥斯和埃皮斯特罗福斯率领。

克罗弥斯率领着密西亚人，鸟卜师恩诺库斯辅佐，
后者虽会卜鸟，却不能免遭死亡。
被捷足的阿基琉斯结束了生命，
许多特洛亚士兵也在同一条河中被杀。

从遥远的阿斯卡尼亚，福尔库斯和神一样的阿斯卡尼奥斯，
领来了一心想要参战的弗里基亚人。

墨奥尼埃人由墨斯特勒斯和安提福斯率领，
他们是塔莱墨涅斯和古盖亚湖神女的儿子，
把墨奥尼埃人从特摩洛斯山脚带来。

讲外语的卡里亚人由那斯特斯率领，
他们住在弥勒托斯和茂盛的佛瑞斯山，
住在水流湍急的迈安德罗斯河畔和陡峭的米卡勒山。
他们的首领是安菲马科斯和那斯特斯，
两人都是诺米昂的英武的儿子。
那斯特斯浑身金饰，宛如战场上的少女，

真是一个傻瓜！黄金未能挡住死亡，
捷足的阿伽门农把他杀死在河里，
并夺走了他满身的黄金。

萨尔佩冬和忙碌的格劳科斯率领的吕西亚人，
从吕西亚和多急流的克珊托斯河畔远道而来。

第三卷

——阿勒珊德罗斯同墨涅拉奥斯决斗

特洛亚人排好方阵，每支队伍都有一名将领，
他们呐喊着，响声震天，
如疾飞的雁鸟和鹤鹤，鸣声直冲云霄，
试图躲避狂风暴雨
展翅飞往俄开阿诺斯长河的支流，
给普革迈亚人带出屠杀和死亡，
它们将在清晨发起这一场恶战。
阿开奥斯人却默默地进行，带着腾腾杀气，
他们下定决心，生死与共。

他们急速地行进，穿越草原，
脚下的大地旋起团团尘埃，
有如南风轻拂过来的云雾——
牧人不喜欢它，但却中了小偷的意，
比黑夜还要黑暗，使人的目力仅及一石之遥。

两军相向而行，渐渐逼近，
神一样的阿勒珊德罗斯从特洛亚军阵中跳了出来，
他身披绚烂的豹皮，
肩挂弯弓和利箭，挥舞着一对顶着铜尖的长矛，
向最好的阿开奥斯人挑战，
决心要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战神钟爱的黑涅拉奥斯，
看见他迈着大步，走到队伍前列，
心中充满了喜悦，
犹如一匹饥饿的狮子，
看到了美味的野山羊或花斑鹿，
尽管有飞快的猎狗和健壮的年轻猎人
它也会贪婪地把美味吞食。
墨涅拉奥斯就是如此喜悦，
他马上跳下战车，决心报复这个罪人。

一看到墨涅拉奥斯走上前来，

神一样的阿勒珊德罗斯倒吸一口冷气，
为了避免送命，他退到队伍中去。
就象一个人在山谷中碰到毒蛇，
他脸色苍白，手脚颤抖，
连连后退。在阿特柔斯之子面前，
神一样的阿勒珊德罗斯也是如此恐惧，
迅速逃回特洛亚人的队伍中去，
赫克托尔怒不可遏，讽刺他道：
“可恶的帕里斯，你这个小白脸，好色之徒！
但愿你没有出生，或者未婚先亡！
比起你临阵退缩，丢人现眼，
更让我好受得多！
长发的阿开奥斯人一定高声大笑，
讥笑我的最好的勇士，
竟是一个徒有其表的懦夫！
你就是这样在船帕之上航过大海，
在你忠实的伙伴陪同下，
从遥远的外国，
把一个美貌的女子、执矛的战士的弟妇
带回我们的国土，同时
给父王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给敌人带去欢乐，你给自己的则是耻辱。
为何不去面对战神钟爱的墨涅拉奥斯？
打上一仗你就明白你抢走了什么样的人的妻子，
你的竖琴、头发、容貌，这些美神的赠予
都救不了你。
特洛亚人都太胆小，否则，他们会用石块砸死你，
为了你给他们带来的耻辱。
神一样的阿勒珊德罗斯答道：
“赫克托耳，你的责备十分合理，一点儿也不过分。
你的心是如此的刚强，
恰如锋利的大斧劈开圆木，
凭借匠人之力，造成船板，
你的心就如这大斧一样无所畏惧。
不要因为美神的赠予而责怪我，
不要讥讽神明的礼物，
这是常人难以得到的荣誉。
如果你希望我战斗，

那么让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全都坐下，
两军之中，我要和墨涅拉奥斯单独决斗，
为了海伦和她带来的财产。
我俩之中，谁获得胜利，谁更强大，
就有权带着海伦回家。
其他的人都要发誓，订立友好的协定。
你们可以继续住在肥沃的特洛伊，
他们也会返回水草丰美的阿耳戈斯和美女众多的阿开奥斯。”

他说的话，很得赫尔托尔的欢心，
后者横握长枪，进入两军之间，
身后的特洛伊人士兵全都坐下，
长发的阿开奥斯人却继续用箭瞄准他，
试图用利箭和石块击中他。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大声命令：
“停止投射！阿开奥斯人，
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有话要说。”

阿开奥斯士兵停止进攻，安静下来。
赫克托尔在两军之间这样说道：
“特洛伊人，胫甲坚固的阿开奥斯人，
请听帕里斯说话，是他引起了可恶的战争。
他希望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
都放下装备精良的武器
好让他和墨涅拉奥斯在两军之间，
为了海伦和她的财产进行决斗。
哪一个获得胜利，证明自己的强大，
哪一个就可以把海伦和财产带回家，
其他人保证订立友好协定，并对天发誓！”

听完，双方的将士默不作声，
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这样说道：
“各位请听我说，在这场战争中，我的痛苦最为直接。
但是，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可以握手言和，
大家已经受够苦头，为了我的怒火
和阿勒珊德罗斯可耻的行为。
我们两人之中注定要有一个走向死亡，
就让他死去吧！其他人尽快分手回家。”

牵来两只羊羔，一只白，一只黑，
进献给地神和太阳神。
再牵来一头祭祀天神宙斯。
让伟大的普里阿摩斯来这里发誓，
免得有人毁约，践踏誓言，
因为年老国王的儿子放荡不羁，不可信任。
年轻人总是轻浮不稳重，
可是老年人考虑周到，
必能使双方获得满意的结果。”

听罢，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都很欢喜，
祈祷快快结束这可恶的战争。
他们跳下战车，把战车聚拢成行，
放下武器，堆在地上，
彼此靠在一起，只留下中间很小的空地。
赫克托尔命两个手下到城里牵来两只羊，
同时请来国王普里阿摩斯。
阿伽门农也派塔尔提比奥斯，
从海船上取来另一只绵羊，
后者谨遵高贵的国王的命令。

天神的使者伊里斯，来到白臂的海伦面前，
她化为海伦小姑娘的样子，
后者是安特洛尔的儿媳，赫利卡昂之妻拉奥狄克，
是所有普里阿摩斯女儿中最美的一个。
她发现海伦在大厅里，正在织一件精美的面料，
紫色底料上绣着驯马的特洛伊人
和身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苦战的图案，
他们正为了她而遭受苦难。
捷足的伊里丝靠近她，说：
“来吧，亲爱的夫人，
随我去看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的惊奇场面。
刚才，他们还在平原上进行激烈的战斗，
一心要置敌人于死地。
现在他们放下了武器，安静地坐着，
靠在盾牌上，把长枪插在身边。
战神钟爱的墨涅拉奥斯和阿勒珊德罗斯，
为了你，即将开展决斗，

谁胜了，谁就领你回家。”

听着女神的话语，海伦想起了亲爱的前夫，
她的故乡和她的父母。
她迅速用白巾猛住双颊，
流着眼泪，走出大厅，
两位侍女紧随其后，
她们是牛眼的克吕墨涅和皮特透斯之女埃特拉，
三人一起来到了耸立的斯开埃城门之上。
城门上正坐着老王普里阿摩斯，
还有潘托奥斯、提摩特斯、兰波斯、
克吕提奥斯和阿瑞斯的后代希克塔昂，
还有小心谨慎的谋士乌卡勒昂和安特诺尔。
他们都上了年纪，但能说会道，
就象绿林深处的夏蝉，
发出抑扬顿挫的歌声。
特洛亚的老首领们就这样坐在城门之上。
看着海伦沿着城墙走来，
他们压低声音，说出长了翅膀的语言：
“就是为了她，这个漂亮绝伦的女人，
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干戈相向，
忍受磨难而毫无怨言。她就象永生的女神，
不过还是让她坐船离开吧，
同时带走我们和后代子孙的痛苦。”

他们这样说着，老王普里阿摩斯对她喊道：
“我的孩子，坐到我面前来，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离别多年的前夫、乡亲和朋友。
在我看来，你没有错误，
错在那些天神，是他们
导致了与阿开奥斯人的战争，
走近一些，告诉我，
那位魁梧英俊的勇士，
在阿开奥斯中挺拔出众的人物，
他是谁？我不认识他，
他必定是一位王者。”

女人中的佼佼者海伦答道：

“亲爱的父亲，我一直十分敬畏你，
真希望我跟随你的儿子来到这里、
抛弃了我的家庭和亲人时，
就已经痛苦地死去。
可是，死神并未带走我，我只能以泪洗面，聊度光阴。
既然你向我询问，我一定回答你。
他是阿特柔斯之子、权力广泛，至高无上的阿伽门农，
既是尊贵的国王，又是强大的枪手，
还是我这个无耻的女人的前夫的兄长。”

听罢，老人凝视着他，不禁称赞：
“阿特柔斯的儿子！他是多么幸运，
多么快乐啊！统领着这么多阿开奥斯青年人。
我曾访问过盛产葡萄的弗里基亚，
眼见过弗里基亚勇士和飞快的战马，
生活在阿特柔斯和米格冬的统治之下，
扎营在遥远的珊伽里奥斯汉畔。
我作为他们的盟友同他们在一起，
看到强似男人的阿玛宗女子的进攻，
她们也比不上明眸的阿开奥斯人这样众多。”

然后，他又看见了奥德修斯，问道：
“孩子，那个人是谁？
他比阿伽门农稍矮，
但臂膀更强壮，胸膛更宽阔。
他把武器放在丰产的大地之上，
象一只斗羊巡视着军阵。
我觉得，他就象是一只威武的公羊，
穿行在一群闪着白光的绵羊当中。”

宙斯的后代海伦回答说：
“他是拉埃尔特斯之子，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来自山石嶙峋的伊塔卡岛，
精通各种伎俩，擅长各种谋划。”

小心谨慎的安特诺尔说道：
“夫人，您的话完全正确。
为了带你返回家乡，

奥德修斯和墨涅拉奥斯曾来过这里，
是我在厅堂中热情款待了他们，
了解了他们的力量和聪明。
当他们混在聚集的特洛伊人中时，
站着，墨涅拉奥斯宽厚的肩膀超过奥德修斯，
而坐下，奥德修斯更具王者风范。
在众人面前，他们发表精湛的见解，
墨涅拉奥斯简洁明了，语言流畅，
他不愿长篇大论，无边际地瞎扯，
虽然他是年轻的一位。
当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站起来时，
他屹然而立，双目向下盯住地面，
双手紧握手杖，
从不前后左右地乱舞，
看起来象个又笨又蠢的怪人。
但是当他吐出洪亮的声音时，
词句恰似冬天纷纷扬扬的雪花。
世间没有一个人的口才能和他相比，
连他的外表，人们也不再惊奇。”

老王又看到了埃阿斯，问道：
“这位是谁？他如此地勇武，
头面和宽阔的肩膀超过了其它的阿耳戈斯人。”

长袍飘飘的海伦这样回答：
“他是巨人埃阿斯，阿开奥斯人的堡垒。
站在他对面的是神一样的伊多墨纽斯，
身边围绕着克里特人的将领。
他来自克里特，多次到我家里，
受到墨涅拉奥斯的热情款待。
其他的阿开奥斯人，
我也认识，叫得出他们的名字。
可是，我没有发现另外两个将领，
驯马人卡斯托尔和拳手波吕丢克斯，
他们是我的同母兄弟。
或许，他们没有从拉克得蒙前来参战，
或许也乘坐远洋海船来了，
只是惧怕听到对我的侮辱和谩骂，

才羞于和其他人并肩作战。”

她这样说着，却不知他们早已
埋葬在可爱的拉克得蒙的大地之下。

这时，两位传令官正穿过城区，
牵来了两只绵羊，带来了盛在山羊皮袋的美酒和果汁。
其中一个伊代奥斯，
手中端着闪亮的调缸和金光闪闪的酒杯。
他们来到老王身边，大声督请：
“快起来吧，拉奥墨冬之子，
驯马的特洛亚人和身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
恭请你到城下的平原上，
为他们的誓言作证，阿勒珊德罗斯
将为了海伦夫人与战神钟爱的墨涅拉奥斯决斗，
谁胜谁就赢得夫人及其财产。
其他的人保证订立友好协定，并发下誓言。
我们仍旧居住在特洛亚，
而他们则回到牧马的阿耳戈斯草原和美女众多的阿开奥斯。”

听罢，老王浑身颤抖，
吩咐随从驾好马车，后者马上从命。
普里阿摩斯抬腿登上战车，拉紧缰绳，
安特诺尔也登上车，站在他的身旁，
他们驾着快马，驶向平原。

老王来到了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的军队，
下了马车，踏上丰产的大地，
走到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中间。
阿伽门农，人民的国王，立即站了起来，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也随即起立。
传令官们带来祭祀和发誓的物品，
在调缸中和上水，
并端过净水，让每位首领净手。
阿特柔斯之子伸手取下
总是佩带在身的匕首，
割下一缕羊羔头顶的软毛，
让传令官分送给

特洛亚和阿开奥斯的首领们。

他高举双手，大声祈祷：

“天父宙斯啊！伊达山上的主宰，万民的统治者！
赫利奥斯啊，无所不见，无所不闻的光明神
以及惩罚作伪誓的报复之神啊，
请你们作证，监视我们的誓言。
如果阿勒珊德罗斯杀死了墨涅拉奥斯，
海伦及其财产就归于阿勒珊德罗斯，
我们坐上海船离开此地。
如果金发的墨涅拉奥斯
杀死了阿勒珊德罗斯，
海伦及其财产就要归还给我们，
并送上一份厚礼，
作为阿耳戈斯人应得的可观的赔偿，
让后人牢记在心。如果对方拒绝支持赔偿，
我将继续战斗，直到战争结束。”

说完，用锋利的铜剑割破绵羊的喉咙，
让它们倒在地上挣扎喘息，
不一会儿，铜剑就夺走了它们的生命。
将领们从调缸中舀出酒盛到杯里，
对着永生的天神祈祷。

他们中有的人这样说：

“最伟大最光荣的宙斯啊！永生的天神啊！
我们双方谁若首先毁坏盟约，
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就会脑浆涂地，
他们的妻子也会成为战俘，遭受奴役。”

可是克罗诺斯之子却不接受他们的祈祷，
达尔达诺斯之子普里阿摩斯说道：

“特洛亚人和胫甲坚固的阿开奥斯人啊，
我将回到多风的伊利昂，
因为我不忍心看到我的亲生儿子
同战神钟爱的墨涅拉奥斯决一死战，
宙斯知道，其他天神也知道
他们两人之中有一个注定要死亡。”

尊贵的国王把羊肉装进马车，

然后登上去，拉紧缰绳，
安特诺尔也登上车，站在他的身旁，
驱车回返，到达伊利昂。
赫克托尔和卓越的奥德修斯步入决斗场，
首先划出决斗场地，
再把两只阍放进铜盔左右摇动，
以便决定哪一个首先掷出铜矛。
将士们同声祷告，高举双手。
有人说：
“天父宙斯啊！伊达山上的主宰，万民的统治者！
让那个给我们带来苦难的人
死在对方的铜矛之下吧，
让我们遵守友好的协定和和平的誓言。”

头盔闪亮的英武的赫克托尔，把头扭到一侧，
摇动铜盔中的石阍，帕里斯的石阍蹦了出来。
士兵们按着队列坐下，在他们旁边
是飞快的骏马和闪亮的武器。
神一样的阿勒珊德罗斯，海伦的丈夫，
开始在自己的身上披上闪亮的铠甲，
先把美丽的胫甲套在腿上，
扣上银质的踝扣，
再挂上同胞兄弟吕卡昂的胸甲，
大小十分适合，
然后挎上嵌银的利剑，
背上结实的盾牌，
戴上做工精美的头盔，
用鬃毛做成的顶带左右摇晃，令人心惊，
手握一把得心应手的、沉重的铜矛。
同样地，墨涅拉奥斯也如此武装起来。

二位在各自的军队中准备齐整，
然后来到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之间，
他们的模样如此凶狠，
使双方将士都为之惊奇。
他们在空地上站好，距离不远，
互相怒视，挥动着长矛。
阿勒珊德罗斯首先掷出锋利的铜矛，

打在了墨涅拉奥斯浑圆的大盾之上，
可惜不曾刺透，铜矛被盾牌顶弯。
然后，阿特柔斯之子也掷出了铜矛，
并且对宙斯祈祷：
“父王宙斯啊！允许我惩罚侮辱我的阿勒珊德罗斯，
让他死在我的手下，
使后代人再也无人对好客的主人
做出恩将仇报的恶行。”

铜矛飞向阿勒珊德罗斯，
击中了后者圆形的大盾，
铜矛的利尖刺透盾牌，
在腹肋旁边刺破精美的衬袍，
但阿勒珊德罗斯闪到一边，
躲过矛尖，幸免一死。
阿特柔斯之子迅速拔出铜剑，
高高举起，砍向对方的头盔，
却被撞得七零八落，脱手而出。
阿特柔斯之子仰天长叹：
“可恶的宙斯啊！没有人比你更加残忍，
我想报复阿勒珊德罗斯的恶行，
不想铜剑变成碎块，
掷出的铜矛也未把他击倒在地。”

说完，他猛扑过去，抓住对方的头盔，
使劲拖向胫甲坚固的阿开奥斯军阵。
本应系在下巴之下，绷紧头盔的绣花带
勒住了帕里斯的喉咙，使他喘不过气来。
所幸宙斯之女阿佛罗狄忒眼疾手快，
弄断了那条牛皮制成的绣花带，
否则对手就会把他拖走，赢得胜利。
墨涅拉奥斯只抓住了头盔，甩手一扔，
掷到了胫甲坚固的阿开奥斯面前，
由他的忠实的伙伴捡起。
他再次扑向对手，想用铜矛置之于死地，
但美神已轻松地救走了帕里斯王子，
用一层浓密的云雾裹住，
把他送回香气宜人的卧房。

她去寻找海伦，发现后者正在城楼之上，
许多特洛亚女人围在身边。

女神摇动她清香的长袍，
变成一位织羊毛的老妇，
她曾在拉克得蒙为海伦编织衣物，
深得海伦的喜欢。

凭着老妇的模样，女神说道：

“快跟我来，阿勒珊德罗斯等你回家，
他正躺在卧房的银榻之上。
你不会认为他刚下自战场，
倒象是参加完舞会，跳完欢快的舞，
回到家里好好休息。”

说番话扰乱了海伦的内心，
她认出了女神，滑润的脖子，
丰满的前胸，闪亮的眼睛，
都让她惊讶不已，她激动地说：

“美丽的女神！你为何如此诱惑我？
你要我去向何方？是弗里基亚，
还是美丽的墨奥尼埃，
那里可有你钟爱的凡人？
是否墨涅拉奥斯已战胜了帕里斯，
想把我带回他的家门，
而你来到这里心怀诡计？
你自己去陪他吧，坐在他的身边，
抛开神的地位，离开奥林卑斯山。
爱护他，为他吃苦受难，
直到他娶你为妻，或是成为他的女奴。
我再也不会与他同床共眠，
这真是可耻，
全城的特洛亚人都会嘲笑我，更增加我的痛苦。”

神圣的女神勃然大怒，斥责道：

“小心说话，可耻的女人，
以免我憎恨你，正如我现在深深地看着你，
也免得我去鼓动双方的怒火，
使你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宙斯的女儿害了怕，
披上光灿灿的罩袍，悄然离去。
女神引她前行，特洛伊女人无一看见。

到达了阿勒珊德罗斯华丽的宫殿，
侍女们散开，做各自的事情，
美丽的海伦走入高大的卧房，
坐在阿勒珊德罗斯跟前
那是美丽的女神为她搬来的凳子。
宙斯之女海伦斜视着丈夫，
对她的丈夫大加嘲讽：
“你竟然从战场上返回，
为什么不死在那里？
死在我勇武的前夫的手下。
你经常吹嘘自己比墨涅拉奥斯强大，
无论是力量，手劲还是枪法。
你为什么不再向他挑战，
再面对面地厮杀一阵？
我还是劝你就此罢休，
别再冲动地与墨涅拉奥斯决斗，
不然你会在他矛下奔向黄泉。”

阿勒珊德罗斯开口回答：
“亲爱的夫人，别再辱骂我了，
这回墨涅拉奥斯胜利了，是因为雅典娜的帮助，
下次有神相助，我也会取得胜利。
来吧，让我们在床上享受爱情，
我的心中从未有过这样强烈的欲望，
当年我把你从拉克得蒙带走，
乘坐海船到达克拉那埃岛，
在那里同你作爱的那天，
也没有今天这样如此地爱你，欲望已征服了我。”

说着，他上了床，妻子跟随其后。
这对夫妻在银榻上恩爱缠绵，
阿特柔斯之子却在人群之中寻找对手，
就象一头疯狂的野兽。
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他

阿勒珊德罗斯现在何处。
如果有人看见他，决不会隐瞒，
他们如此恨他，就象仇恨死亡。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开口说话：
“特洛亚人，达尔达诺斯人和盟军们，
请听我说，墨涅拉奥斯已取得胜利，
交出海伦及其财产吧，
并送给我们适当的赔偿，
值得让后代牢记在心。”

阿伽门农说完，阿开奥斯人一片赞同。

第四卷

——潘达罗斯射伤墨涅拉奥斯使得重新开战

众天神围在宙斯的旁边，在黄金铺地的宫殿里，
召开会议，美丽的女神赫柏为他们斟着奈克塔耳神液，
众神举起金杯，俯视着特洛亚城，
互祝美好的心愿。

克罗诺斯用挑衅的口吻讥讽赫拉，
意在激怒对方，他说：

“女神之中有阿耳戈斯的赫拉和守护神雅典娜
保佑着墨涅拉奥斯，
并在远处观战，开心自得，
而爱笑的美神却时刻跟在帕里斯身边，
以免他遭到死亡的恶运，
现在，她又从死亡中把他救了出来，
毫无疑问，战神钟爱的墨涅拉奥斯已取得胜利。
现在，我们应商讨事态该如何发展，
是再次挑起惨酷的战斗和可怕的拼杀，
还是让双方订立和约，握手言和？
如果大家愿意他们和睦相处，
那么就让海伦跟随墨涅拉奥斯回家，
而普里阿摩斯的城市永远繁荣昌盛。”

宙斯这样说着，坐在附近的赫拉和雅典娜
暗自嘀咕，盘算着如何加害特洛伊人。
雅典娜沉静不语，内心却充满忿怒，
对父王极为不满；赫拉却毫不生气，
平静柔和地说道：

“可畏的克罗诺斯之子，你在说什么呀？
你想使我的努力毫无结果吗？
在召聚普里阿摩斯的军队时，
让我汗流浹背，让我的马儿精疲力尽吗？
你做你的去吧，可我们这些天神绝不敢苟同。”

乌云神宙斯勃然大怒，斥责她道：

“可恶的女神！普里阿摩斯和他的儿子们
到底伤害了你什么，

使你念念不忘毁灭他们的家园伊利昂？
如果你只有闯入城门，摧毁城墙，
生食了普里阿摩斯和他的儿子们
以及其他特洛亚人的肉，才能平息你的怒火，
那么，你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但不要让争吵使你我产生隔阂！
还有，你必须牢记一件事，
只要我想劫掠一座城市，
尽管那里居住着你钟爱的臣民
都不要阻拦我，不要违背我。
因为这次我主动向你退让，尽管不很情愿。
太阳和星月之下，所有的城市之中
我最钟爱的是圣城伊利昂
国王普里阿摩斯和他的善使木枪的勇士。
在那里，我的祭坛上从不缺少足量的美食，
美酒和烤肉的熏香，
这是我应该得到的礼物。

高贵的牛眼的赫拉说：
“太好了！天底下我最钟爱的城市有三个
它们是阿耳戈斯、斯巴达和街宽路阔的迈锡尼，
如果它们让你愤怒，你随时可以毁灭，
我不会站出来保护它们。
实际上，尽管我心怀不满，也毫无用处，
因为你比我强大，比我有力量。
但我也是一位天神，我的辛劳也应产生效果。
我和你一样，属于天神的家族，
工于心计的克罗诺斯是我的父亲，作为他的女儿，
也作为你的妻子，使我倍受尊崇。
你是天神之王，我是天后，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互相谦让，
其他的天神就会纷纷效仿。
现在，你赶快命令雅典娜
前往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拼命的地方，
设法让特洛亚人首先违背誓言，
伤害已获胜利的阿开奥斯兵士。”

听罢，天空和大地的主宰宙斯接受了她的建议，

用长了翅膀的话语命令雅典娜：

“ 前往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对垒的战场，
设法让特洛伊人首先违背誓言，
伤害已获胜利的阿开奥斯兵士。 ”

宙斯的话语鼓动了跃跃欲试的雅典娜，
她从奥林卑斯山飞速下降，
犹如工于心计的克罗诺斯发出的流星，
闪耀着四射的光芒，
作为水手和大军的预兆。

就象这样，女神落到地面，
来到两军之中，

使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大惊失色。

有人对身旁的人说：

“ 大概又要发动残酷的战争和流血的拼杀，
或者操纵人间战争的宙斯，
要使我们双方握手言和？ ”

对垒的对方中有人这样说。

雅典娜化身成安特诺尔之子拉奥多科斯，
他是一个强壮的枪手。

她混在特洛伊人的阵中寻找神勇的潘达罗斯，
发现这位吕卡昂之子正挺立在那里，
周围是来自埃塞波斯河畔的
强壮的、手提盾牌的勇士。

她靠上前去，用长了翅膀的话语对他说：

“ 吕卡昂之子，勇敢的人，你听我的话吗？
如果你大胆地把利箭射向墨涅拉奥斯，
你将获取荣誉，得到感激，所有特洛伊人，
特别是阿勒珊德罗斯，
如果看到勇武的阿特柔斯之子
死于你的利箭，平放到火葬的柴堆上面，
你就会首先领取光荣的礼物。
来吧，向高贵的墨涅拉奥斯射上一箭吧，
同时别忘了向远射神阿波罗祈祷，
许诺当你回到圣城泽勒亚、你的故乡时，
不会忘记给他献上一次隆重盛大的百牲祭。 ”

雅典娜的话使这个傻瓜动了心，
他取下羚羊角骨做成的弯弓，
那只羚羊是在刚出洞口之时，
被乔装埋伏在石壁后的潘达罗斯
一箭射中胸膛，击倒在岩石之上。
它的羊角足有十六掌那么长，
由一位能工巧匠把它们粘接，
然后打磨光滑，嵌上金钩。
潘达罗斯把弓的一端压在地上，
上好弓弦。他的忠实的伙伴为了防止
在射击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之前，
其他的阿开奥斯士兵向他扑来，
在他面前竖起一个大盾。
他打开箭袋，取出一支利箭，
这是从未用过的，给对方带出痛苦的利箭。
他动作迅速，在弦上搭好利箭，
并向远射神阿波罗虔诚地许愿，
许诺自己回到故乡泽勒亚后，
将向天神献上神圣的百牲祭。
他拉圆弓弦，捏住箭尾，箭头触到了弯弓，
然后呼地一声巨响，
利箭夹着怒火，
呼啸地在人群之中穿行。
然而，永生的天神并未忘记墨涅拉奥斯，
尤其是宙斯之女，挡在身前，
使尖锐的箭头偏离了方向，
就象一位慈祥的母亲
为熟睡的婴孩赶走苍蝇。
女神伸手把箭头引向
金质腰带扣和胸甲交叠的坚固之处，
使得箭头刺入坚固的腰带扣，
穿透无比精美的丝带，
又直入无比精制的胸甲，
最后射进他身上最主要的保护层，
一条束在腰间、保护肌肉的挡箭条带。
然而箭头还是穿了过去，划伤了壮士的皮肉，
汨汨地流出了喷涌的黑血。

如同卡里亚城或墨奥尼埃城的妇女
用红色的颜料涂染象牙，用作驭马的面饰。
虽然众多的驾车人对之垂涎三尺，
它却静静地放在储藏室中，
当作国王的珍宝、马的饰物和驾车人的光荣。
墨涅拉奥斯啊，就象是象牙面饰，
鲜血渲染了你强健的大腿，小腿和美丽的脚踝。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看到热血从伤口汨汨冒出，
浑身颤抖不已，
连勇武的墨涅拉奥斯也吓得面容失色。
可是看到箭带和倒刺没有刺入伤口，
他心头又充满了勇气。
阿伽门农紧握兄弟的手，同伴们也低声叹息。
国王悲声痛哭道：
“我的兄弟！是我的誓言给你带来了死亡，
让你独自一人与特洛亚人决斗，
而对方却违背誓言，射倒了你。
誓言，羊血和美酒，
以及我们的握手没有换来应有的结果。
如果现在天神们不处罚他们，
以后也不会放过。违誓者必须付出重大的代价，
用他们的生命，妻子和儿女。
在我的心里有一个信念，我坚信
这一天必会到来，那时圣城伊利昂，
普里阿摩斯和他的子民都遭毁灭，
克罗诺斯之子，端坐在王庭之上的宙斯，
将出于对他们的愤恨，向他们挥舞
黑色的盾牌。这一切必将发生。
可是，可怜的墨涅拉奥斯啊！我将终生痛苦，
因为你就要失去宝贵的生命。
我也将背着耻辱，回到干旱的阿尔戈斯，
所有的阿开奥斯人都动了回乡的念头。
我们不得不留下海伦，
让普里阿摩斯和特洛亚人炫耀不已。
而你，将在特洛亚的土地下腐烂，
尽管扔下未完的功业。
傲慢无耻的特洛亚人会踏着你的坟墓，

大声地嘲笑：

‘ 希望阿伽门农次次都这样发怒，
带来众多的阿开奥斯士兵，
最后却双手空空地回到老家，
只是扔下了可怜的墨涅拉奥斯。 ’

听罢，金发的墨涅拉奥斯劝慰道：

“ 不要灰心，不要吓坏阿开奥斯人，
犀利的箭头并未射中我的要害，
闪亮的腰带、下面的裙围
和精制的布带挡住了它锐利的锋芒。 ”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这样说道：

“ 但愿如此，亲爱的弟弟，
著名的医师马上会来医治你的伤口，
给你敷上止痛的精制药膏。 ”

他回头吩咐神一样的传令官：

“ 塔尔提比奥斯，快去速请阿斯克勒皮奥斯之子，
高明的医师马卡昂，
请他治疗阿特柔斯之子、勇武的墨涅拉奥斯的箭伤，
他被一个娴熟的特洛亚或吕西亚的箭手射中。
那人得到了荣誉，我们却只有忧伤。 ”

神样的传令官谨遵不违，
穿行在身披铜甲的阿开奥斯士兵中，
寻找战士马卡昂，
发现他正站在那里，身边是手提盾牌的勇士，
他们来自水草丰美的特里卡。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他说：

“ 阿斯克勒皮奥斯之子，阿伽门农恭请你，
快去治疗勇武的将领墨涅拉奥斯，
他被一个娴熟的特洛亚或吕西亚的射手射中，
那人得到荣誉，我们只有忧伤。 ”

这些话，让马卡昂激动不已，
他们穿越阿开奥斯的军阵，
来到了金发的墨涅拉奥斯受伤的地方。

众首领们正围成一个圆圈，
神一样的马卡昂站到了他们中央。
他利落地从腰带扣处拔下箭头，
锋利的倒钩向后断开。
又伸神解开腰带，裙围和精制的布带。
看到利箭刺出的伤口时，
他吸了淤血，
敷上了止痛的药膏，
那是克戎献给其父的善意的礼物。

当他们忙于照顾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之时，
全副武装的特洛亚人向前挺进，
阿开奥斯人也拿起武器，准备投入战斗。

此时，你不会看到神勇的阿伽门农沉睡不醒，
或者畏惧退缩，不思进军。
相反，阿伽门农渴望拼杀以博取功名。
他留下铜饰的战车和战马，
让侍从官、佩赖奥斯之子普托勤迈奥斯的儿子
欧律墨冬在后边照管。
阿伽门农命他紧紧跟随，
以便在心身疲乏时接应。
他大步向前，巡视军列，
看到驭着快马、求战心切的阿开奥斯人，
就走上前去，鼓励道：
“阿开奥斯的壮士，莫要灰心，
天父宙斯不会保佑违背誓言的恶徒，
因为他们首先践约，
秃鹰会吞食他们的皮肉。
我们将在荡平他们的城市之后，
用海船掳走他们的妻子和儿女。”

看到有人厌战，
就用恶狠狠的口气责骂：
“可耻的阿耳戈斯的箭手，你胆怯了吗？
为什么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就象一群花斑鹿，在穿过一片草原之后
精疲力尽，缺乏勇气，木然不动。”

你只是傻站着，不去战斗，
是不是在等着特洛亚人把你
逼到海滩，停放坚固的海船的地方时，
幻想克罗诺斯之子伸出大手把你拯救？”

他就这样巡视着军阵，发号施令。
穿过密集的人群，来到克里特人的营盘，
后者正在伊多墨纽斯的领导下全副武装。
伊多墨纽斯如一头凶猛的野熊，立在队伍的前列，
而墨涅拉奥斯则在后面催促军队。
见此情景，阿伽门农满怀欢喜，
马上用欣赏的口吻说道：

“伊多墨纽斯，我敬重你胜过敬重其他达那奥斯人，
不论是在战争中，在其他日常事务里，
还是在宴会之上——那时，阿耳戈斯的首领们
用调缸调出王者们晶莹的酒浆。
其他阿开奥斯首领只喝一份，
而你和我一样，眼前的酒杯总是满满的，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享用。
就如你平日所说的，勇敢地战斗吧！”

克里特人的首领伊多墨纽斯答道：
“阿特柔斯之子，如我平日所言，
我一定成为你坚实可靠的朋友。
你去鼓励其他的阿开奥斯人吧，
对于我们，请完全放心。
因为特洛亚人首先违背了神圣的誓约，
这将给他们带来苦难和死亡。”
听罢，阿特柔斯之子继续前巡，满怀喜悦；
他穿过密集的人群，
来到著名的大小埃阿斯面前，
他们全副武装，周围站着一群步兵。
如同一个牧羊人看到远方的一片乌云，
被西风吹卷，从海面压向岸边，
悬在远空，胜如黑漆，引起了剧烈的龙卷风。
见此情景，牧羊人全身发抖，把羊群赶紧山洞。
宙斯养育的年轻人就是这样，
举着枪矛和大盾，黑鸦鸦一片，

穿过埃阿斯身边，奔赴战场。
见此情景，阿伽门农满心欢喜，
用长了翅膀的话语大声喊道：
“两位埃阿斯！披铜甲的阿耳戈斯人的首领，
对于你们，我无须命令，也无须鼓励，
你们已让士兵去拼命战斗。
父王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啊！
如果全军将士都有这种精神，
普里阿摩斯的都城很快就会投降，
任我们攻占、洗劫！”

说罢，离开这里，继续巡视。
看见涅斯托尔，来自皮洛斯的声​​音洪亮的雄辩家，
正在鼓动士兵，希望他们
在伟大的佩拉贡、阿拉斯托尔、克罗弥奥斯、
海蒙和比阿斯的率领下英勇作战。
他首先命令驾驭战车的兵士排在前列，
勇敢的步兵紧随其后，他们是战争的中间力量，
再让胆小的士兵走在中间，迫使他们参战。
他叮嘱驾车的士兵，好好地控制住车马，
不要扰乱步兵的阵容：
“不准自恃驭术高明和勇气，
盲目地独自同特洛伊人作战，
也不要让任何一个掉队，
那会削弱整体的力量。
当驾车的战士碰到对方的战车，
就毫不犹豫地举枪猛刺，
这才是真正的战斗！前辈就是这样作战，
凭着这样的勇气，运用这样的战术。”

老人谙熟前辈作战的经验，话声朗朗地鼓励众兵。
见此情景，阿伽门农满心欢喜，
用长着翅膀的话语对他说：
“老人家，但愿你的双膝充满豪气，
如你宽广的胸怀。
可惜时光使你变得衰弱，
希望你的年龄交给某个士兵，使你重新成为一个年轻人！”

来自革瑞尼亚驭车的涅斯托尔答道：

“是啊！阿特柔斯之子，
我真希望自己仍是当年杀死神勇的埃柔塔利昂时的我，
但天神不会把所有的长处都赐予凡人。
以前我年轻力壮，可现在白发苍苍。
但我们要驾着战车与士兵并肩，
可以给他们一些教育和劝告，
这也是我应尽的责任。而年轻人则可以挥舞长枪，
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

听罢，阿特柔斯之子继续前行。
发现了佩特奥斯之子、驭车的墨涅斯透斯，
周围满是呐喊的雅典士兵。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站在近旁，
身边是威武的克法涅斯士兵的队列，
他们站立不动，严整待命，
因为驯马的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的战斗刚刚开始，
他们静待对方先冲上战场，
扑向特洛亚人。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十分不满，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训斥他们：
“佩特奥斯之子，天神护佑的首领，
还有你这精明狡诈的家伙，
为什么呆立于此，畏缩不前？
你们应站在队列的最前沿，
勇敢地迎接激烈的战斗。
每当阿开奥斯摆宴时，
你们总是最早接到我的邀请。
那时你们毫无顾忌，
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现在你们却旁观阿开奥斯十支队伍的激战，
幸灾乐祸，冷面无情！”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恶狠狠地盯住他，说道：
“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阿特柔斯之子，
在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激烈开战的当口，
怎能说我们临阵退缩？”

只要你需要并且愿意，就会看到
特勒马科斯的父亲和特洛伊人的一流战将杀得难分难解。
收回你的话吧！它们毫无价值！”

看到奥德修斯动了怒火，
阿伽门农微笑地收回自己的训斥：
“宙斯的后代，拉埃尔特斯之子，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我刚才不该命令你，也不该责怪你，
我知道你心怀善意，和我的想法接近。
如果我说出了难听的话，日后定当补偿，
但愿天神不要使它们变成现实。”

然后，他离开此地，继续巡视。
看见提丢斯之子，雄心勃勃的狄奥墨得斯，
站在他制作坚固的战车上，
身旁站着卡帕纽斯之子斯特洛洛斯。
阿伽门农十分生气，用长着翅膀的语言，
大声地斥责：
“你在干什么！英勇的驯马师提丢斯之子？
为何呆望战场的空地，畏缩不前？
你的父亲从来不做缩头乌龟，
他总是冲在最前列，与敌人交锋，
我从未看见他战斗，也未和他会面，
但人们都称赞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他曾到过迈锡尼，不是为了攻战，
而是作为朋友的宾客，和神勇的波吕涅克斯
召募军队，好去捣毁圣城特拜的城墙。
他们强烈地求我们派出一支盟军。
迈锡尼人善意地答应了他们，
不想宙斯显示凶兆，使他们改变主意。
从那里，他们到达阿索波斯河畔，
芳草凄凄，芦苇丛生。
阿开奥斯人派提丢斯前去报讯，
半途，遇到卡德摩斯王众多的儿子
正聚宴在埃特奥克勒斯的宫中。
驭车的提丢斯虽是生客，
却毫不畏惧，单身向卡德墨亚人挑战，

和他们比赛武功并击败了所有的对手，
是雅典娜保佑着他，令他力大如神。
由此而惹恼了驯马的卡德墨亚人，
在他的归途中设下天罗地网，
伏军由五十个人组成，海蒙之子、
神一样的迈昂和奥托福诺斯王之子、
强悍骁勇的波吕丰特斯作为队长，
提丢斯让他们可耻地死去，
并按照天神的旨意，
只放迈昂逃生回家。
埃托利亚的提丢斯就是如此的英雄，
可惜儿子只会花言巧语，远不及父亲勇猛。”

听罢，强有力的狄奥墨得斯默不作声，
已被尊贵的国王的斥责慑服。
可光荣的卡帕纽斯之子开口答道：
“阿特柔斯之子，不要作假，
你应清楚，我们远比父亲更为出色；
是我们攻下了七个城门的特拜，
带领着较少的军队攻打较为坚固的城墙，
我们相信天神的预兆，接受宙斯的保佑，
而他们则由于鲁莽而送命。
请你不要把我们与父辈相提并论。”

强有力的狄奥墨得斯对他怒目而视，大喊：
“朋友！坐下来听我说，
不要埋怨士兵的统帅阿伽门农，
他是在激励胫甲坚固的阿开奥斯人勇敢地战斗，
如果我们打败了特洛亚人，
攻占了伊利昂，他将获得荣誉；
如果特洛亚人杀死阿开奥斯人，
他将最为哀伤。让我们鼓起勇气，投入战斗吧！”

说着，他从战车上跃身而下，
胸前的铜甲发出惊人的鸣响，
让最无畏的士兵见了也不免发抖。
就象是巨浪在西风劲吹下击打回响的海滩，
海面涌起的一个接一个的浪头

怒吼着冲荡着沿岸，飞腾，碎裂，
发出巨大的声吼，
达那奥斯人的队伍就是这样，
一队接着一队，涌向激烈的战场。
将领们对兵士发出进军的命令，
士兵的默默地服从，加速前进，
一言不发，因为他们惧怕将领，
只有身上的铠甲闪着迷人的光芒。
特洛亚人则象洁白的母羊群，
呆在富翁的院子里等待挤出洁白的奶浆，
听到羔羊的呼唤，发出咩咩的回应。
特洛亚人就是这样人声嘈杂，
士兵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所以没有共同的语言，
各种语言杂成一片。
战神督促特洛亚人
而阿开奥斯人由目光炯炯的雅典娜、恐惧神、
骚乱神和暴戾无情的争吵神催动。
争吵神是战神的妹妹和伙伴，
开始是个小人儿，后来就头顶苍天，
脚踩大地。她正穿行在人群之中，
播下争吵的种子，加剧更沉重的痛苦。

终于双方相遇在沙场之上，
盾牌，枪矛相互碰击，身披铜甲的将士互相拼杀。
中间突起的圆形盾牌铿锵相撞，
沙场上发出巨大的响声。
被杀的惨叫和杀人的呼声混成一片，
大地上鲜血横流。
如同冬天里高山上的两股激流，
挟着源头之水狂泄到山谷汇合处，
冲击的洪流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使遥远的山中的牧人也历历在耳。
沙场上的悲声和呐喊声也是如此地轰响。

安提洛科斯率先杀死一名特洛亚将领，
他是前锋中的猛将，塔吕西奥斯之子埃克波洛斯。
安提洛科斯击中他的头盔，

用力刺进前额，锋利的铜尖扎碎了头骨，
浓黑的迷茫罩住了他的双目，
然后一头栽倒在地，象一座倒塌的城楼。
在他猝然倒下时，卡尔科冬之子，
阿班特斯人的首领埃勒斐诺尔拖住他的双脚，
试图在箭雨之下夺走他的铠甲，
可惜时光太短，
心胸开阔的阿革诺尔在他弯腰之时，
用尖锐的铜矛刺中了他的肋部，
使后者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
可怜的尸身又成为
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争夺的目标，
他们都如凶残的恶狼，互相拼杀。

特拉蒙之子埃阿斯飞枪刺中了
安特缪之子，风华正茂的西摩埃西奥斯。
母亲在随父母牧羊，从伊达山下来之时，
在西摩埃斯河畔生下了他，
故起名叫西摩埃西奥斯。
只可惜他不能报孝双亲，
年纪轻轻，就死于埃阿斯的枪下。
行军之时，他的右胸已被刺中，
埃阿斯的铜矛又穿透了他的肩膀，
他倒在尘埃之中，
如一棵长在洼地之中的黑杨，
光洁的树杆长着茂密的枝叶，
车匠用利刃把它砍倒，
弯成木轮，装上精美的战车，
如今，它平躺在滩沿之上等待风干。
就是这样埃阿斯杀死了安特缪之子西摩埃西奥斯。
这时，普里阿摩斯之子、胸甲闪亮的安提福斯，
从人群之中掷出一支飞枪，直奔埃阿斯，
没有命中目标，却刺入了正在抢尸体的
勇敢的琉科斯的大腿根，他是奥德修斯的伙伴。
他松开双手，倒在尸体之中。
看到伙伴的战亡，奥德修斯勃然大怒，
披着闪亮的铜甲，跳出了队列的前沿，
挥动着长矛，目光四射，直逼敌人。

当他抬手掷枪，特洛亚兵士纷纷后退。
长眼的铜枪刺中了普里阿摩斯的私生子得摩科昂。
后者来自盛产快马的阿彼多斯。
出于对伙伴之死的愤怒，
奥德修斯击中了那人的太阳穴，并从另一侧穿出。
浓黑的迷茫罩住了他的双目，
轰地一声，猝然倒地，身上的铠甲琅琅作响。
将领们和赫克托尔都连步退却，
阿尔戈斯人欢呼着拖走尸体，更向前逼近。
见此情景，阿波罗怒火中烧，
大声地激励特洛亚人：
“ 振作精神，驯马的特洛亚人！
不要向特洛亚人屈服！
他们即非石头，也非钢铁，
血肉一样不能禁住铜枪的捅刺。
何况美发的忒提斯之子阿基琉斯尚未参战，
此时，他正在海船边黯然神伤。 ”

在特洛亚城上，可畏的天神如是说；
宙斯之女，生出特里托尼湖畔的光荣的雅典娜，
见阿开奥斯人有的垂头丧气，就跑去激励他们。

这时，死亡罩住了阿马里科斯之子狄奥瑞斯，
一块石头击中了他的右脚踝，
这是英布拉索斯之子，来自埃诺斯的
色雷斯领袖佩罗奥斯扔来，
石头砸断了两条筋腱和腿骨。
他仰面倒在尘埃之中，
双手伸向同伴，祈求援救。
佩罗奥斯急步上前，
一枪刺中他的腹部，拖出了沾满鲜血的肚肠。
浓黑的迷茫罩住了他的双目。

撤回的佩罗奥斯的侧胸，
被埃托利亚人托阿斯的铜枪刺中，
直刺入肺中。托阿斯靠近他，用力拔出铜枪，
又手起剑落，插入他的肚皮，
结束了他的性命，却未能夺取铠甲，

因为佩罗奥斯的伴侣来到了身边，
手握枪矛赶走了托阿斯，
使他魁梧高大的身材左右摇晃。
这样两位首领并躺在尘埃之中
一位是色雷斯人的领袖，
一位是埃佩奥斯人的王贵。
在他们周围，倒毙着成群的士兵。

没有哪个人会嘲讽战争不够激烈，
即使是那些人——他们由雅典娜牵引，
为之挡开箭头和飞石，所以还未受到
任何伤害——也不能够，
因为那天的沙场之上，众多的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
尸首相接，面向黄泉。

第五卷

——刺伤美神和战神，狄奥墨得斯立下战功

女神雅典娜已把力量和勇气
注进提丢斯之子狄奥墨得斯的身躯，
使之成为阿开奥斯人中杰出的勇士，
赢得极大的荣光。
他的头盔和盾牌如夏日的星辰，
浸浴在长河之中明亮闪烁。
在他的头顶和胸肩，女神也点起同样的火焰，
激励他奔赴人仰马翻的战场。

富有的特洛亚人达瑞斯，是火神的祭司。
他有两个儿子，斐勾斯和伊代奥斯，
他俩谙熟各种武艺。
两人冲出队伍，奔向狄奥墨得斯。
前者驾驭战车，后者徒步迎击。
双方气势汹汹地逼近，
斐勾斯首先掷出长影的铜枪，
枪尖擦着提丢斯之子的右肩飞过。
然后提丢斯之子回枪，
有力地击中对方的胸口，
使他从战车上翻落在地。
伊代奥斯仓皇地跳下漂亮的战车，
不敢跨在兄弟的尸首上加以保护。
可是他也难逃死亡的恶运，
若非火神把他裹在黑雾里，救他一命，
才使年老的父亲不致于绝望到极点。
心胸豪壮的提丢斯之子夺走了战马，
交予伙伴，牵回空心海船之上。
心志高大的特洛亚人目睹达瑞斯两个儿子，
一个惨死在车旁，一个逃跑，
无不胆战心寒。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拉住战神，说道：
“阿瑞斯！可怕的杀人狂！
我们应让双方独自激战下去，不要插手，
父王宙斯自会决定哪一方会取得胜利。”

我们还是避免激怒宙斯吧！”

说着，拉着阿瑞斯离开战场，
让他坐在斯卡曼德罗斯河的高岸之上。
此时，达那奥斯人击退了特洛伊人，
人人都杀死一个敌手。
国王阿伽门农首先把哈利宗人的首领奥狄奥斯撂下战车，
在对手转身逃跑之时，一枪刺中双胛之间，
枪尖直入他的胸腔，
他轰然倒地，身上的铠甲琅琅作响。
伊多墨纽斯杀死了波罗斯之子费斯托斯，
他来自土地肥沃的塔尔涅。
登车时，神枪手伊多墨纽斯掷出了长枪，
枪尖捣入他的右肩，击落车下，
可恨的黑暗罩住了他的生命。

伊多墨纽斯的随从剥掉了死者的铠甲。
同时，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用锐利的铜矛
杀死了斯特罗菲奥斯之子斯卡曼得里奥斯。
他是能干的猎手，阿耳特弥斯亲自教会他
如何跟踪野兽的足迹。
可惜此时射猎女神的教导
和高明的枪术均无用处。
在他向前奔跑之时，
阿特柔斯之子的铜矛刺中他的后背，
矛头穿透了胸膛。
他轰然倒地，身上的铜甲琅琅作响。

此时，墨里奥涅斯杀死了哈尔蒙之子特克同的儿子
斐瑞克洛斯，他心灵手巧
善做各种精致复杂的器物，深为雅典娜钟爱。
是他为阿勒珊德罗斯建造了平稳的海船，
成为灾难的根源，导致了特洛伊人的死亡，
同时也给他自己，因为对于天神的旨意，他一无所知。
在墨里奥涅斯渐渐追上他时，
铜枪从右臂直刺入骨盆，刺破了膀胱，
他双膝着他，厉声惨叫，
浓黑的迷雾罩住了他。

墨革斯杀死了安特诺尔之子佩代奥斯。
虽然是私生子，特阿诺却把他当成亲生儿子，
以博取丈夫的欢心。
费琉斯之子，有名的神枪手逼近他，
用铜枪刺中了他的颅骨，
深深地刺入牙缝，撬掉了舌头。
佩代奥斯倒在尘埃之中，口中含着冰冷的铜尖。

欧埃蒙之子欧律皮洛斯杀死神勇的许普塞诺尔。
他是心胸开阔的多洛皮昂王之子，
是斯卡曼德罗斯河神的祭司。
欧埃蒙之子，卓越的欧律皮洛斯
在他逃跑之时，追上去，
用铜剑斩断了粗壮的手臂，落在地上，
殷红的鲜血和命运之神
合拢了他的双目。

双方就是进行如此残酷的鏖战，
提丢斯之子冲杀在战场上，
有如冬日里决堤的河水，冲垮了堤块，
摧毁了防护果实累累的葡萄园的道道围墙。
宙斯的暴雨汇成大股的洪流，
荡涤了人们精耕细作的庄园。
就如这洪流，提丢斯之子东拼西杀，
不知是为哪一方而战，
是特洛亚人？还是阿开奥斯人。
在勇猛的提丢斯之子面前，特洛亚人一方溃不成军，
尽管人数众多，却不能挡住他的进攻。

吕卡昂之子，光荣的潘达罗斯
看见狄奥墨得斯横扫平原，打垮自己的部队，
马上拉圆弓箭，瞄准提丢斯之子，
正中直冲而来的对手的右肩，
凶狠的箭头没入了胸甲，鲜血飞溅。
吕卡昂之子大声呼喊：
“心胸豪壮的特洛亚人，驯马的高手，
振作起来！阿开奥斯人中最勇敢的勇士已被我

用箭射中。我想他命在旦夕，
如果是阿波罗、宙斯之子，
催我从吕西亚来此参加会战。”

虽然他如此炫耀，利箭却未射死对方，
后者退到车旁，用长着翅膀的话
对卡帕纽斯之子斯特涅洛斯说：
“卡帕纽斯之子，我亲爱的朋友，
快快下车，替我用力拔出这歹毒的箭头。”

听从他的话，斯特涅洛斯从战车之上
跳到他面前，用力拔出锋利的箭头，
如注的鲜血染红了精制的衬袍。
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高声祈祷：
“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子，力量无穷的雅典娜！
如果在战争中，你曾善意地保佑过我父亲，
那么现在也来帮助我，让我杀掉这家伙！
他趁我不备，侥幸射中了我，
却不知羞耻地夸夸其谈，
说我已没有多少时间看到灿烂的阳光。”

雅典娜听到了他的祈祷，
舒展着双腿和手臂，来到了他身旁。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鼓励他：
“鼓起勇气，狄奥墨得斯！勇敢地对手拼杀。
我在你的胸腔中
已注入了你的父亲提丢斯的勇力，
他是一位不屈不挠，永往直前的勇士。
来，我给你拨开迷雾，
让你认清天神和凡人。
如果有神来攻击你，切莫与之对战，
除非是宙斯之女，美神阿佛罗狄忒，
你就举起尖锐的长矛，勇敢地把她刺伤。”

说罢，目光炯炯的雅典娜离他而去，
提丢斯之子返回到前排的队列之中
急切要与特洛伊人拼杀。
如今，他有三倍的愤怒，

就象一头猛狮在扑向羊圈之际。
被一位牧人击伤，却不曾倒毙，
反而催发了它的勇气，
迫使牧人退回庄院，
抛下惊恐的羊群，乱作一团。
猛狮更加急于跳入高高的栅栏。
就象这样，有力的狄奥墨得斯扑向特洛伊人。

他又杀死了阿斯提诺奥斯和士兵的将领许佩戎，
精长的铜枪击中其中一个的乳头上方，
锋利的铜剑击中一个的肩膀附近，
使肩膀和脖子、后背分了家。
丢下两具尸首，又去追赶圆梦老者
欧律达马斯之子阿巴斯和波吕伊多斯，
他们离家之时，老父未替他们圆梦。
强大的狄奥墨得斯杀死了他们。
又去追赶弗诺普斯的双生子
克珊托斯和托昂。他们的父亲晚年将十分凄惨，
不会再有儿子来继承家产。
狄奥墨得斯结束了他俩的生命，
送给老父沉痛的哀伤，
他们不能光荣地从战场返回，
远亲们将瓜分老父的财产。

狄奥墨得斯又俘掳了普里阿摩斯之子
埃肯蒙和克罗弥奥斯，他俩同乘一辆战车。
如同一只猛狮在母羊群啃食苜蓿之时，
凶猛地扑了进去，疯狂地撕咬它们的喉咙。
就象猛狮，强大的狄奥墨得斯冲上战车，
把他们打翻在地，夺去了他们的战甲，
抢过战马，交给伙伴，牵回海边的战船。
埃涅阿斯看到此人横闯队阵，
冒着枪雨，向前穿行，寻找着神一样的潘达罗斯。
蓦然，发现吕卡昂之子，优秀的潘达罗斯
站在自己的面前，就说道：
“潘达罗斯！你的弯弓、利箭和神射的荣誉
都到哪里去了呢？在射箭方面，无人能与你相比，
在吕西亚国之内，你是最杰出的一个，

高举双手向宙斯祈祷吧，
瞄准那个壮士，不管他是何人，开弦拉弓。
他使无数的特洛亚士兵双腿发抖，
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或许他是一位天神，怪罪我们忽略了某次祭祀，
所以愤怒地惩罚我们。”

吕卡昂之子，优秀的潘达罗斯答道：
“埃涅阿斯，身披铜甲的特洛亚士兵的军师，
那人很象是提丢斯之子狄奥墨得斯，
我认出了他的大盾，头盔上的孔眼，以及
他的战马，但不能肯定他是不是神。
如果他是我想象中的提丢斯之子，
一定有天神相助，才如此地势不可当，
天神可能就隐在他身旁的弓雾中，
替他挡住飞来的利箭。
我曾发出一支利箭，射中了他的右肩
穿透了他的铠甲，我本以为他已赴黄泉。
现在看来他们活
一定得助于天神的愤怒。
眼下我既没有战马，也没有战车，
虽然在吕卡昂的庭院中停着十一辆漂亮的马车，
样式新颖，覆盖着麻布，
每辆旁边站着一对雄壮的马，
它们大嚼着雪白的大麦和黑色的燕麦。
我动身时，年迈的枪手吕卡昂在精养的宫殿中
再三叮嘱我，
让我带上战马，登上战车，
率领特洛亚人参加激烈的战斗。
可惜，我没有听从他的嘱咐，
因为我担心在拥挤的人群中，
马儿会吃得不好，忍饥挨饿，
所以我把它们留下，徒步走到特洛亚，
我相信我手中的弓箭，它们却毫无用处。
提丢斯之子 and 阿特柔斯之子
都已被我射中，流出汨汨的鲜血，
非但没有死去，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勇气。
不祥的运气捉弄我，让我从墙上取下弯弓，

率领着特洛伊人来到伊利昂
取悦神一样的赫克托尔。
如果我能重返家乡
再见到我的妻子和雄伟的宫殿，
我一定会折断这把弯弓，抛入熊熊的烈火，否则，
就让某个外地人立刻让我的脑袋落地。
它带在我身边就象阵风，毫无用处。”

埃涅阿斯，特洛伊人的首领，这样回答：
“别这样说，在我们两人驾着战车
面对面地同那个家伙比个高低之前，
形势不会有任何好转。
登上我的战车吧！看看特洛伊的骏马，
它们是如何熟练地追击或撤退，
如何在战场上行动自如。
如果宙斯再把荣誉赐给狄奥墨得斯，
战马就会安全地带我们返回城里。
让我们战斗吧！你抓住马鞭和缰绳，
我跳下战车拼杀，或者我来驾驭车马，
你去对付那个家伙！”

吕卡昂光荣的儿子答道：
“你来抓住缓绳和马鞭吧，埃涅阿斯。
万一我们敌不过提丢斯之子，准备撤退时，
由战马熟悉的人驾车会更好一点儿。
不然，它们面对进攻有可能惊恐不安，
没有你的命令，也无法拖我们退出战场，
勇武的狄奥墨得斯就会扑过来杀死你我，
然后抢走这些飞快的骏马。
你来控制你的战马和战车吧，
我来对付这个家伙，用我锋利的长枪。”

说罢，他们登上漂亮的战车，
驱赶着快马冲向提丢斯之子。
见到他们，卡帕纽斯之子斯特涅洛斯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狄奥墨得斯说：
“提丢斯之子，我心爱的朋友，
有两个强大的敌人过来与你决斗。

他们力大无穷，一个是神射手潘达罗斯，
吕卡昂自豪的儿子；
另一个是心胸宽阔的安基塞斯之子，
他的母亲就是美神阿佛罗狄忒。
让我们驾着马车快点后退，
不要白白地枉送一条性命。”

强有力的狄奥墨得斯对他怒目而视，斥责道：
“不要劝我后退，我不会听从你。
临阵畏缩，伺机逃跑，不是我的品行；
现在，我依然精力充沛。
我将徒步向前，迎击他们。
雅典娜是不允许我临阵退缩的！
这两个人绝不会被战马拖到安全的所在，
虽然有一个可能死里逃生。
有一件事情，你须牢记在心。
如果聪明的雅典娜赐予我荣誉
让我杀死他俩，你就勒住战马，
把缰绳系到车杆之上，
然后飞速冲上埃涅阿斯的战车，
驾着它们冲向阿开奥斯人那里。
它们是雷神宙斯赠给特罗斯的纯种马，
作为带走其子伽倪墨得斯的补偿。
因此，它们是曙光和阳光之下最优秀的骏马。
人民的国王安基塞斯偷了纯良马种，
瞒着拉奥墨冬让它与母马交配，
母马生下了三对名马，
他留下两对，喂养在自己的马厩里，
另外一对，送给了埃涅阿斯。
如果抓住它们，我们将争得巨大的荣誉。”

在他们二人亲密交谈的当口，
他们的对手打马逼上前来。
吕卡昂之子率先对狄奥墨得斯喊道：
“勇敢的斗士，著名的提丢斯之子，
以前我的锋利的飞箭没有射死你，
现在我要用这长枪，刺你于死地！”

说罢，挥舞着长影的粗枪，猛力投掷，
正好刺中提丢斯之子的盾牌，
青铜枪尖穿透大盾，直入胸甲。
光荣的吕卡昂之子大声喊道：
“你已被我刺中，穿透了肚皮！你马上就要一命呜呼！
是你给了我巨大的荣誉。”

强有力的狄奥墨得斯面不改色，答道：
“你的枪尖偏了，并未刺中我！
我倒要告诉你，你俩之中有一个
要倒死沙场。涌出的鲜血将喂饱战神的肚肠。”

说罢，他掷出长枪，雅典娜使枪头
正中潘达罗斯的鼻梁，穿进了洁白的牙齿，
撬掉了舌头，从下巴处穿了出去。
潘达罗斯翻身摔下战车，
身上的铠甲琅琅作响。
两匹战马闪向一旁，
他的灵魂和勇气破碎飘散。

这时，埃涅阿斯手握长枪，跳下战车，
担心阿开奥斯人抢走尸首。
象一头猛狮坚信自己的力量，他跨在尸首上，
舞动着长矛，提着浑圆的盾牌。
发誓要杀死任何敢于靠近的敌人。
他粗野地咆哮着。
提丢斯之子举起一块巨石，
石头是如此之大，两个人都动弹不得，
可他轻松地投了出去，
正击中埃涅阿斯的髓关节
那处人称“杯骨”。巨石撕裂了皮肉，
打断了两旁的韧带。
埃涅阿斯跪倒在地，撑着巨大的手掌，
浓黑的迷雾笼罩了他的双目。

若非宙斯之女美神眼快，
人民的国王埃涅阿斯就会就此丧命。
美神为牧牛的安基塞斯生育了他。

她伸出洁白的手臂挽起心爱的儿子，
用闪亮的裙袍覆盖着他以抵挡横飞的标枪，
唯恐某个驾着快车的阿开奥斯人
把手中的铜矛刺入他的胸膛。

女神救走了心爱的儿子。
卡帕纽斯之子牢记着咆哮战场的提丢斯之子的吩咐，
勒住自己的马车，
把缰绳系在车杆之上，
然后冲向埃涅阿斯的战马，
驾着它们回到了胫甲精美的希腊人中间，
交给他的挚友德伊皮洛斯，
因为他们总是心心相印。
他的朋友把战马牵回了海边的空心船。
然后，又登上战车，拉紧缰绳，
驾着快马，去寻找提丢斯之子。
后者正高举铜枪追逐库普里斯，
她胆怯软弱，并非统率兵马的巾帼女英，
比不上雅典娜，也比不上攻城掠地的埃倪奥。
挤过混乱的人群，提丢斯之子追上了她，
用锋利的枪头刺伤了她柔弱的手掌，
并且穿透众女神送给她的美丽的圣袍，
划伤了手腕上的嫩肉，
女神的神血涓涓滴下，——
那是一种灵液，因为天神们不吃面包，
不喝美酒，所以他们没有血液，
凡人称他们为永生的天神。
女神大声尖叫，把儿子扔在地上，
阿波罗接过他，罩在弓雾之中，
以免某个驾驭快马的阿开奥斯人
把铜枪扎入他的胸膛，夺走他的生命。
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向着女神
大声喊道：
“宙斯之女！马上退出战场，
你把软弱的女子引入歧途，还觉不够吗？
难道你还想加入战争？我觉得
你远远地听到战争的风声，都会浑身发抖。”

听罢他的话，女神心如刀绞，离开了战场。
捷足的伊里斯牵着她的手，引出了人群，
她是如此地痛苦，白皙的皮肤都惨淡无光。
她发现粗莽的战神就停在战场的左边，
枪矛靠着云端，骏马站在身旁。
她双膝跪倒，恳求他的兄弟，
借给她戴着金笼头的骏马：
“救救我吧，亲爱的兄弟，
借给我你的快马，我好回到天神的家园奥林卑斯。
我的手被一个凡人用枪刺伤，疼痛钻心，
那个提丢斯之子扬言要与父王拼斗。”

说罢，她登上阿瑞斯借给她的马车，
忍受着巨大的疼痛。伊里斯也登上马车，
和她并立，拉紧了缰绳，
扬起神鞭，神马快意地向前飞奔。
不一会儿就到达了神仙天地奥林卑斯，
捷足的伊里斯勒住了骏马，
卸下轭套，给它们端来仙界的饲料。
女神阿佛罗狄忒扑到在母亲狄奥涅的膝上，
母亲将她搂在怀里，轻轻地抚摸，
叫着她的名字，连声询问：
“我的孩子，是哪一位天神如此胡作非为，
让你成为这个样子，就象是一个被当场拿获的恶徒？”

爱笑的女神开口回答：
“是提丢斯之子，傲慢的狄奥墨得斯
刺伤了我，只因为我从战场上救下了
我的爱子埃涅阿斯，我是如此地钟爱他。
可怕的战争已不再是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的对抗，
达那奥斯人已经向永生的天神开战。”

神圣的女神狄奥涅答道：
“忍一忍吧，我的孩子。
我们这些奥林卑斯的天神，
为了凡人相斗，已吃了不少苦头。
阿洛欧斯之子奥托斯和埃菲阿特斯，
用绳索绑住了阿瑞斯，后者不得不忍受苦头，

带着长索，在铜瓮里足足呆了十三个月。
若非阿洛欧斯的后妻，美貌的埃埃里波亚
向赫尔墨斯捎去口信，后者才把战神偷了出来，
那吃尽了苦头，身壮力强的好战的战神
很有可能遭到毁灭。
赫拉也吃过苦，安菲特律昂强有力的儿子
用一枚有三个倒钩的利箭射中了她的右乳，
巨大的疼痛钻心刺骨，难以消除。
魁伟的哈得斯也不得不忍受利箭的苦头，
又是那个人，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子，
在皮洛斯，在死人堆里，开弓约箭，使他倍受折磨。
哈得斯逃回巍峨的奥林卑斯山顶，
跑进了宙斯的宫殿，忍受着巨大的疼痛，
内心一片凄凉。
派埃昂给他敷上止疼的神药，
治愈了创伤，因为他是永生的天神。
那就是残暴的赫拉克勒斯，
丝毫不在意自己的恶行，
他拉开手中的弯弓，射伤奥林卑斯的众神。
至于伤害你的那个人，是提丢斯之子，
是雅典娜指使他与你作对。
他真是个蠢货，全然不知与天神作战的凡人
活不长久。即使他能摆脱残酷的战争和痛苦的拼杀，
回到家里，儿女们也不会围聚膝下，喊他爸爸。
提丢斯之子小心在意，
可能会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敌手同他拼杀，
使得他美丽的妻子、阿德瑞斯托斯之女
从恶梦中哭醒，向家里人哭诉，
说她思念阿开奥斯人中最杰出的勇士，她的丈夫。”

说罢，她为女儿拂去手上的神液，
治愈了创伤，消除了苦痛。
见此情景，雅典娜和赫拉
用嘲弄的口气激怒宙斯。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首先开口，说道：
“父王！听了我的话你不会生气吧。
库普里斯挑逗某个阿开奥斯女人，
追求她十分钟爱的特洛伊人，

正当她抚摸阿开奥斯女子美丽的长袍时，
不小心被金质针尖划破了纤纤细手。”

听罢，天父宙斯会心地微笑，
唤来金色的美神阿佛罗狄忒，说道：
“我的孩子，战争之事勿要插手，
这些事情留给雅典娜和阿瑞斯管理吧。
你只管专心地操持甜蜜的婚姻大事吧。”

天神们如此地逗笑交谈。
此时，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冲向埃涅阿斯，
尽管明知阿波罗正在保护对手，
却毫不畏惧，一心想置敌手于死地，
夺走光荣的战甲。
一连三次，他猛扑上去，意欲刺杀，
都被阿波罗闪亮的盾牌倒在一边。
当他如天神一般，第四次进攻时，
远射神阿波罗发出愤怒的吼声：
“提丢斯之子，莫要痴心妄想，乖乖地退回去，
不要试图与天神争个高下。
天神永生不灭，而凡人双脚离不开大地！”

提丢斯之子稍稍后退，
以躲开远射神阿波罗的盛怒。
然后天神带埃涅阿斯离开人群，
停放在圣城特洛亚，他的庙宇之中。
勒托和射猎女神为他疗伤，
一会儿，就恢复了平日的风采。
银弓女神阿波罗选出了一个假人，
穿着铠甲，戴着头盔，
象是真的埃涅阿斯。
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围绕着这个假人
刺中了彼此的浑圆的牛皮大盾和护身的皮甲。
阿波罗向勇莽的战神大喊：
“阿瑞斯！阿瑞斯！可恶的毁灭者，人类的屠夫！
为什么不冲入战场，
把这个妄图与宙斯为战的提丢斯之子扔出去！
就在刚才，他刺伤了库普里斯的手腕，

现在竟然又天神般地向我扑来。”

言罢，他独自一人坐在特洛亚城的高处。
勇莽的战神化身为捷足的阿卡马斯，
色雷人的首领，激励特洛亚人顽强奋战。
他催促宙斯养育的特洛亚王子们：
“宙斯钟爱的普里阿摩斯的王子们，
你们仍在容忍对手杀死多少自己人？
是否也要容忍他们攻到坚固的特洛亚城门？
埃涅阿斯、雄心勃勃的安基塞斯之子已经倒下，
我们敬他如同尊敬神一样的赫克托尔，
让我们杀入战场，营救英勇的伙伴！”

他的话激励了每个人的勇气和力量。
萨尔佩冬开口说话，责怪神样的赫克托尔：
“赫克托尔，你过去的神勇到哪里去了？
你说过，没有众人和友军，仅凭兄弟和姐夫、妹妹们
就可以守住这座都城。
现在，他们人呢？为何不见人影？
他们畏惧退缩，如同见了雄狮的猎狗。
而作为友军的我们，却在舍命拼杀，
包括我，从远方赶来，
我把妻子和儿女留在故乡，
留在回流的克珊托斯河畔，
也留下了让人垂涎三尺的财富。
尽管在特洛亚拿不走我的财产，
我还是鼓励吕西亚人奋勇拼杀，
我自己亦精神抖擞。
而你却呆在那里，不下达任何命令，
不让部下守住战场，以保卫他们的妻子。
小心，不要落入广收一切的鱼网，
成为敌手的俘虏和战利品。
不久，这座繁荣的城市就要毁灭。
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你都应尽忠职守，
恳求友军及其首领守住阵地，
用实际行动补偿对你的谴责。”

萨尔佩冬的话语刺伤了赫克托尔的心胸，

他立即跳下战车，全副武装，
挥动着长枪，穿行在军队之中，
激励人们奋力拼杀，推动可怕的战争。
特洛亚士兵鼓起勇气，
勇敢地面对阿开奥斯人。
阿尔戈斯人也严阵以待，毫不退缩。
如在神圣的麦场上，大风扫过了扬起的粮食，
趁着风势，金发的得墨特尔女神分开了颗粒和皮壳，
地面之上积了成堆的洁白的糠壳。
就象这样，飞奔的马蹄扬起灰白的尘土，
扑洒在阿开奥斯人的头上、身上，然后直冲上铜色的天空。
特洛亚人舞动着双臂，使出浑身解数。
勇莽的战神护佑着他们，
在战场各处窜来窜去，
给战场罩上一层浓黑的夜雾。
他就是这样执行着金剑王阿波罗的命令。
是阿波罗在看到阿开奥斯人的护佑神雅典娜离开后，
命他去激励特洛亚人好战的勇气。
阿波罗在埃涅阿斯的胸中注入了勇力，
然后把他送出那座堆满财宝的宫殿。
后者回到伙伴中间，让他们欢欣鼓舞
他们安然无恙，充满了奋战的勇气，
但激战不允许他们关切地询问，
人类的毁灭者战神和愤怒的争吵神
正在催促赶紧战斗。
达那奥斯人那边，
大小埃阿斯、奥德修斯和狄奥墨得斯，
面对特洛亚人的力量和汹汹气焰毫不怯懦，
他们激励自己的士兵无畏地拼杀，
坚守住阵脚，如同克罗诺斯之子
在一个安宁的日子里，把雾气纹丝不动
地滞阻在高山之顶，那时北风神和他的伙伴们
已进入了梦乡。
如同这样，阿开奥斯人顶住特洛亚人的攻击，毫不退缩。
阿伽门农穿行在队伍中，不断地发号施令：
“朋友们！拿出男子汉的勇气来吧！
在激烈的战争中，一定要有强烈的荣辱感，
只有奋力拼杀才能保全生命，

那些临阵逃逃者不但可耻而且不可拯救。”

说罢，他投出钢枪，击中前排的一位将领，
他是佩尔伽奈斯的王子得伊科昂，埃涅阿斯的伙伴，
因为他一直冲锋在前，
如同尊重特洛亚的王子们，士兵那样地尊敬他。
阿伽门农的铜枪击中了他的盾牌，
枪尖穿了进去，刺入胸甲，
穿过了腰带，扎入肚腹。
他轰然倒下，身上的铠甲琅琅作响。

这时，埃涅阿斯杀了达那奥斯人的两位将领，
狄奥克勒斯之子克瑞同和奥尔西洛科斯。
狄奥克勒斯住在坚固的城堡斐赖，
十分富有，是阿尔菲奥斯河神的后代。
宽阔的河水流经皮洛斯的大地，
河神生下了奥尔西洛科斯，
让他当了人民爱戴的国王。
奥尔西洛科斯生下心志高大的狄奥克勒斯
后者又生下了双生子克瑞同和奥尔西洛科斯，
他们精通各种战术。
两兄弟长大以后，随着阿尔戈斯的军队，
乘坐黑船，来到了出产骏马的伊利昂，
为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和墨涅拉奥斯争回荣誉，
可是现在他们罩在了死亡的幽黑之中，
如同山岭上的两头幼狮，
母狮把它们养育在深上老林之中，
扑杀牛羊，危害百姓，
直到农夫用锐利的铜枪扎死他们。
强有力的埃涅阿斯也是这样杀倒了他们，
如同砍倒高大的巨松。

看到两人倒下，墨涅拉奥斯心生怜悯，
战神激励着他大步迈出，头顶着闪亮的头盔，
手中挥舞着粗长的尖枪，
好让他死在埃涅阿斯的枪尖之下。
心胸豪壮的涅斯托尔之子安提洛科斯
见此情景，担心首领遭遇不测，

使苦战毫无成效，便也迈出前阵。
在两位勇士虎视眈眈，准备拼杀之际，
安提洛科斯站到了墨涅拉奥斯身前。
看到两人并肩联手，
虽然埃涅阿斯是一位勇敢的斗士，
也有心无力，移步退却。
两位勇士把尸首拖回军中，把不幸的两兄弟
交给自己的伙伴，
接着回转身子，重返战场前沿。

他们又杀死了如阿瑞斯般的，
心胸豪壮的帕佛拉贡盾牌兵的首领皮莱墨涅斯。
当阿特柔斯之子、神枪手墨涅拉奥斯看见他后，
投枪击中了他的锁骨。
同时安提洛科斯用巨石击中了皮莱墨涅斯的车手，
阿廷尼奥斯之子米冬的臂肘之上，
那时他正拉紧嵌着雪白的象牙的缰，绳驾驶着迅猛的战车。
缰绳从指间滑落，掉进升腾的尘埃之中。
安提洛斯科又紧扑上去，
把铜剑刺入他的太阳穴，挑到精制的战车之下，
脑袋和双肩扎入泥土，苟延残喘。
他倒立在厚软的沙土之中，
直到自己的马把他踢翻在地。
安提洛科斯把战马赶向阿开奥斯军阵。

看到他们，赫克托尔从队列中冲了出去，
大声地呐喊，身后跟着强大的特洛亚士兵，
阿瑞斯和埃倪奥女神率领着他们。
女神带着无情的混战、野蛮的仇杀，
阿瑞斯则手舞长枪，与赫克托尔在一起，
时而在前，时而在后。

见此情景，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浑身发抖，
如同不会游泳的人在穿越大平原之后，
发现置身于一条汹涌奔腾的大河之前，
河水泛起泡沫，急流直下，吓得连连后退。
就象这样，提丢斯之子退回队列，说道：
“朋友们！我们一直赞扬神一样的赫克托尔，

以为他是神枪手和杰出的勇士，
原来有位天神在他左右，时刻保护着他，
那就是化作凡人的阿瑞斯。
现在面对着特洛伊人向后撤退，
不要试图和永生的天神争斗。”

说着，特洛伊人已逼上前来。
赫克托尔杀死了同乘一辆战车、
精于搏战的墨涅斯特斯和安基阿洛斯。
见到二人倒地，特拉蒙之子、伟大的埃阿斯心生怜悯，
他靠上前去，投出闪亮的利枪，
击中了来自派索斯的墨拉戈斯之子安菲奥斯，
他家产丰裕，广占良田，
但命运神让他成为普里阿摩斯及其儿子们的朋友。
特拉蒙之子埃阿斯的长枪刺穿他的腰带，
深深地扎入小肚之上。
他轰然倒地。光荣的埃阿斯冲上去抢夺铠甲，
特洛伊人投出如雨的矛枪，
纷纷扎在他的盾牌之上。
他用脚用力地踩住死者的胸膛，拔出了铜枪，
但是标枪铺天盖地而来，
使他来不及从死者肩上剥下铠甲，
尽管他高大，魁伟，十分勇敢，
还是害怕特洛伊人把他包围，
因为他们人多势众，手握长枪，气势汹汹。
在他们的进逼之下，他抽身后退。

就是这样，战士们拼杀在战场上。
赫拉克勒斯之子，高大强壮的特勒彼勒摩斯，
在不可抗拒的命运神的鼓励下，
前去对付神一样的萨尔佩冬。
两人相对而行，咄咄逼近，
一位是宙斯之子，一位是宙斯之孙。
特勒彼摩斯率先说道：
“萨尔佩冬，吕西亚的军师，
为何缩手缩脚，象个战争的门外汉？
大家说你是宙斯之子，这怎么可能？
和从前的宙斯的勇士相比，你是差得那么遥远。”

人们盛赞我的父亲，伟大的赫拉克勒斯，
他勇敢刚强，猛如雄狮。
他曾来过这里，带领着士兵和大艘战船，
是为了夺取拉奥墨冬的马。
他们攻下伊利昂，洗劫了全城。
相比之下，你多么胆小，你的士兵也越来越少。
也许你从吕西亚时算是个壮士，
但却不会帮助特洛伊人，
反而要死在我的枪下，直奔黄泉。”

听罢，吕西亚人的首领萨尔佩冬这样答道：
“当然，特勒彼勒摩斯，你父确实摧毁了伊利昂，
但只是由于愚蠢的拉奥墨冬的傲慢，
别人帮助了他，他却恩将仇报，
拒绝远道的恩人牵走应属于他的马。
现在，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只有阴暗的死亡，
你一定会赐我荣光，
而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冥王哈得斯。”

听罢，特勒彼勒摩斯高举起长枪。
两人同时掷出手中的武器。
萨尔佩冬击中了特勒彼勒摩斯的脖子，
枪尖带着巨痛扎了进去，
幽黑的夜色蒙住了他的双目。
特勒彼勒摩斯的长枪击中了对手的左腿，
飞速地枪尖扎伤了骨头，
是他父亲让他免于死亡。

神勇的伙伴把萨尔佩冬抬了回来，
腿上拖着长长的木枪，刺骨地疼痛，
但匆忙之中，无人想到从他腿上
拔出长枪，好让他站立起来。
当时，就是如此地混乱。

胫甲坚固的阿开奥斯人，
也拖回了特勒彼勒摩斯。
见此惨状，卓越的奥德修斯决心采取行动。
在他心里，权衡着两个念头，

是追赶雷神宙斯之子，还是赶杀众多的吕西亚人。
然而命运之神不允许奥德修斯
用铜矛刺死宙斯之子，
雅典娜将他的愤怒引向吕西亚士兵。
他杀死了科拉诺斯、哈利奥斯、阿拉斯托尔、
克罗弥奥斯、阿尔坎德罗斯、普律塔尼斯和诺埃蒙。
若非伟大的神勇的赫克托尔看见，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会继续他的屠杀。
赫克托尔，头顶闪亮的头盔，急速穿行在队伍前沿，
让阿开奥斯人惊恐不已。
见此情景，宙斯之子萨尔佩冬满心欢喜，
却悲伤地恳求：
“普里阿摩斯之子，不要把我丢在这里，
任凭达那奥斯人的屠杀。保护我吧，
让我回到你的城里死去，
我知道我已不能回到可爱的故乡，
不能再见心爱的妻子和可爱的幼子。”

可是，头顶亮盔的赫克托尔没有答话，
因为他冲上前去，一心想要打退阿尔戈斯人，
杀死众多的兵士。
神勇的伴侣把萨尔佩冬放在高大的橡树之下，
那是提埃吉斯的宙斯的神树。
强大的伙伴佩拉贡从他腿上拨出了木枪，
疼痛使他昏迷过去，眼前罩上了浓雾。
强劲的北风吹拂过来，他又开始呼吸，
然后慢慢苏醒，
挽回了他的生命。

在阿瑞斯和身披铜甲的赫克托尔进攻时，
阿开奥斯人既未逃走，也不进攻，
他们只是慢慢地撤退，
因为知道战神就在对手的阵列之中。

是谁首先被赫克托尔和战神杀死？
是谁最后被他们送命？
第一个送命的是透特拉斯，然后是驭马的奥瑞斯特斯，
接着就是来自埃托利亚的神枪手特瑞科斯、奥诺马奥斯，

奥诺普斯之子赫勒诺斯，腰带闪亮的奥瑞比奥斯，
最后的一个来自克菲西斯湖畔的汗勒城
同波奥提亚人住在一起，占有着广袤的乡村沃土。
他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财富。
白臂女神见到他们在激战中
痛杀阿尔戈斯士兵，
马上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告知雅典娜：
“真的可悲啊！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
我们曾经向墨涅拉奥斯许诺，
答应让他在劫掠了伊利昂之后返乡。
如果勇莽的战神发了狂，我们的诺言
就会变成无用的轻风。来吧，我们也来施展自己的力量。”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谨从不违。
于是，克罗诺斯之女，高贵的赫拉
起身给她两匹戴着金额饰的骏马套上笼头，
赫柏则干脆利落地把铜质圆轮装上马车，
车轮装有八根辐条，
边缘则是坚固耐用的黄金材料，
中间是一圈结实的青铜轮胎，
这美丽的组合让人惊叹不已。
银质的轮毂在两旁转动，金丝银线织就的带子
环绕在两旁的车杆之上，闪闪发亮。
在伸出的银轅上接上黄金的轭架，
两条黄金飘带系牢在上面。
赫拉把骏马驾在轭架之下，
她强烈地渴望去大声呐喊，投入激战。
此时，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女神雅典娜，
在父王的门槛边脱去亲手编织的、
做工精巧的美丽罩袍，
换上父王宙斯、乌云神的衬袍，
扣上铠甲，准备参加残酷的战争。
带着穗带、令人恐怖的大盾挂在她的肩上，
盾牌顶部象是一个花冠，停栖着恐怖之神，
还有争吵神、力量神和攻战神，
中间还显现出可怕的怪物戈耳戈的头面
那是宙斯发出的恶兆。
她戴上金质头盔，上有两支硬角、四个羽结，

并雕铸着一百座城堡的兵士。
女神踏上带火的战车，手里握住一支长枪，
粗长、沉重，她曾用它征服那些
她极为不满的军队。
赫拉扬鞭策马，由时光女神看守的天门，
自动打开。时光女神还把守着广阔的天空和奥林卑斯
掌管云层的开合关闭。
她俩驾驶着战车飞速地驶离天门，
发现克罗诺斯之子远离众神
稳居在奥林卑斯山脉的最高峰上。
白臂女神赫拉马上勒住战马，
向宙斯高声喊道：
“宙斯啊！看看粗暴的阿瑞斯干了些什么！
他杀了这么多健壮的阿开奥斯兵士，
这一切难道不使你恼怒？
是库普里斯和银弓之神阿波罗挑起了他的野性，
而前者们正悠闲在地旁边双望。
宙斯啊！如果我不择手段地痛打阿瑞斯，
你会不会因此而生我气？”

乌云神宙斯这样答道：
“你让胜利者的护佑神雅典娜去对付他罢，
她最知道怎样使他感到痛苦。”

白臂神赫拉听从了宙斯的话，
一对神马在她的鞭策下，
撒着欢儿地穿行在
大地和缀满星星的天空之间。
就象一个人在高高的地方极目远望
洒蓝色的海面上的薄雾——
象这样的远距，神马一跃即可到达。
当她们来到了特洛亚平原
来到了西摩埃斯河和斯卡曼德罗斯河的汇合处后，
白臂赫拉停下战车，解下神马，
又在周围撒下一片浓雾，使大地长处神草，
供神马享用。

两位女神象疾行的白鸽，

急不可待地要去帮助阿开奥斯士兵，
当她们到达战场时，
驯马的狄奥墨斯身边
集聚了无数奋勇抵抗的士兵，
就象生吞活剥的雄狮和力量巨大的野猪。
白臂神赫拉化成心志高大的斯腾托尔，
后者的声音洪亮，抵得上五十个人的喊叫：
“真是可耻啊！你们这些阿开奥斯人
真是徒有虚表！
如果神勇的阿基琉斯参战，
特洛伊人不敢迈出城门一步，
因为他的长枪令他们心惊胆寒。
如今，他们却长驱直入，把你们逼到海边。”

她的话语鼓起了大家的勇气和力量。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找到了提丢斯之子，
后者正站在他的车马旁边，
让风把潘达罗斯射中的伤口吹凉。
汗水从圆盾的宽带之下不断渗出，
双手酸软无力，不能拭出伤口的黑血，
他是既烦闷，又苦恼。
女神抓住马轭，对他说道：
“提丢斯之子一点也不象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是一位真正的勇士，尽管身材矮小，
即使在不让他出战，炫耀自己时。
有一次他作为信使，
独自一个人来到特拜，置身众多的卡德墨亚人之中，
我让他加入大厅的安全，安安静静地吃上一顿，
他却凭着旧时代的好战精神，
向所有的卡德墨亚青年挑战，
由于我的帮助，他节节获胜。
现在我同样在你身旁，保佑着你，
催促你勇敢地同敌人拼杀。
但是战斗累坏了你的手脚，
对死亡的恐惧占据了你的身心，
你不配作英勇的奥纽斯之子的后裔。”

听了雅典娜的话，强大的狄奥墨得斯答道：

“女神，我知道你，你是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
我要把我的内心话全部告诉你。
我并没有被疲劳和死亡吓倒，
也不敢忘记你派给我的任务。
你让我不要同永生的天神对面拼斗，
只除了宙斯之女阿佛罗狄忒，
我可以用锋利的枪头刺伤她。
所以当我看到阿瑞斯在战场上横行，
我就主动后退，并且命令
阿尔戈斯人围在我的身旁。”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答道：

“提丢斯之子，我钟爱的狄奥墨得斯啊！
不要害怕阿瑞斯，也不必害怕其他的天神，
我会全力地帮助你。驾起你的骏马吧，
扑向阿瑞斯，再把他刺伤。
不要惧怕勇莽的阿瑞斯，
他是个恶棍，两面三刀。
刚才还向我和赫拉保证，
要帮助阿尔戈斯人攻打特洛伊人，
现在呢，早忘了自己的许诺，
站到了特洛伊人那一边！”

说罢，她伸手推开斯特涅洛斯，
后者连忙从车上跳到地下。
女神自己登上狄奥墨得斯的战车，和他并肩而立，
在可怕的女神和勇敢的战士的重压下，
橡木车轴发出嘎嘎的巨响。
雅典娜抓起皮鞭，拉起缰绳，
驾驭着快马冲向阿瑞斯。
此时，战神正弯腰剥夺佩里法斯的铠甲，
后者是来自埃托利亚的奥克西奥之子。
浑身血迹的战神忙于剥夺铠甲，没有看见雅典娜，
而且女神已隐身在哈得斯的黑帽里。

人类的毁灭者看见了狄奥墨得斯，
就把高大的佩里法斯抛在
结束他生命的地方，

然后扑向驯马手狄奥墨得斯。
两个相向而行，咄咄逼近，
阿瑞斯把钢枪击向马轭和缰绳的上方，
试图立即杀死对手。
但雅典娜眼疾手快，
伸手推开它，让它一无所获。
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也掷出了铜枪，
雅典娜引导枪头飞向战神的小肚子，
刺入了系腰带的地方，扎破了皮肉，
再把铜枪拔了出来。
阿瑞斯痛得大声喊叫，
就象九千或一万个士兵齐声狂吼。
阿瑞斯是如此大声的叫唤，
吓坏了所有的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
他们一个个都浑身颤抖。

如同一片浓黑的雾气，由于炎热的蒸腾
和暴风的劲吹，在天空聚成一片云那样
身披铜甲的阿瑞斯挟带浓云升入天空。
这一切都被提丢斯之子看在眼里。
战神迅速地到达奥林卑斯山，
在宙斯身旁伤心落泪，
他向克罗诺斯之子亮出流着神液的伤口，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看到这些凶暴的行为，您不生气吗？父王宙斯。
为了保佑凡人，天神们无休地争斗，
各自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由于你生养了这么个疯狂的、放肆的、
行凶作恶的女儿，
所有的天神都对你不满。
奥林卑斯山上其他的天神都对你俯首听命，
可你对她不加管束，
任其胡作非为！
现在，她竟然怂恿提丢斯之子，
疯狂的狄奥墨得斯与天神争斗。
首先，他刺伤了库普里斯的手腕，
然后又扑向我，象一位永生的天神！
要不是我跑得快，只怕现在已在死尸堆里，

也可能被铜枪刺伤，
虽守住残生，却软弱无力。”

乌云神听罢，对他怒目而视，说道：
“两面三刀的家伙！不要在我面前哭泣，
在所有的天神之中，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争吵、战争和搏杀永远是你的嗜好。
你继承了你母赫拉的固执和狂暴，
不管我说什么，都难以把她约束。
大概由于她的挑唆，你才遭受了苦难。
但我不能无动于衷地眼看你受苦，
毕竟你是我的儿子，你的母亲为我而生。
假如你是别的天神的儿子，如此地残酷横暴，
我早就把你扔到比大力神更低的地层深处。”

说罢，召唤派埃昂给他疗伤。
派埃昂给他敷上止痛的药膏，治愈了伤口，
因为他是天神，不是会死的凡人。
如同天花果汁滴入洁白的牛奶很快变稠，
只须动手搅拌，就会凝结成块那样，
派埃昂神奇地治愈了那瑞斯的伤口。
赫柏帮他擦洗干净，穿上漂亮的罩袍，
阿瑞斯重新在宙斯旁边落坐，得意洋洋。

阿尔戈斯的守护神赫拉和雅典娜，
在制止了狂暴的阿瑞斯的屠杀之后，
也回到了大神宙斯的壮伟的宫殿。

第六卷

——赫克托尔与妻子安德罗马克话别

天神离开后，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的恶战
继续进行。在平原上，战争的高潮忽起忽落，
在西摩埃斯河和克珊托斯河之间，
他们挥舞着长枪奋力拼杀。

阿开奥斯人的保垒、特拉蒙之子埃阿斯
首先突破了对方的军阵，给伙伴们带来胜利的希望。
他击倒了色雷斯人最杰出的勇士，
埃宇索罗斯的高大魁伟的儿子阿卡马斯。
他先刺中了对方饰有马鬃的头盔，
枪尖直入前额，穿透了头骨，
迷茫的黑雾笼住了他的双目。

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杀死了阿克叙洛斯，透特拉斯之子。
他来自坚固的阿里斯柏城，家资丰足，
好交朋友，敞开临靠大道的家门，
热情地款待各方客人。
然后在他毁灭的这一天，
那些人却没有一个站在身边加以保护。
狄奥墨得斯杀死了他以及他的车手卡勒西奥斯，
两人双双奔赴黄泉。

欧律阿洛斯杀死了德瑞索斯和俄菲尔提俄斯，
又追击埃塞波斯和佩达索斯，
他是水泉之神阿巴尔巴瑞亚为英武的布科利昂生下的儿子。
布科利昂是高傲的劳墨冬的长子，
虽说他的母亲不名誉地生下了他。
当他牧羊的时候，和水泉神偷偷结合，
女神怀孕并生下了一对男孩。
如今，他们的双腿和勇气被墨基斯透斯压倒，
他们的铠甲被他剥夺而去。

强悍的波吕波特斯杀死了阿斯提阿洛斯，
奥德修斯的铜枪刺中来自佩尔科特的安底特斯，

同时，透克罗斯刺中了阿瑞塔昂。
另外，涅斯托尔之子安提洛科斯杀死了阿布勒罗斯，
用他闪亮的铜枪；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也杀死了埃拉托尔，
他住在萨特尼奥埃河畔，美丽的山城佩达索斯。
勒伊托斯活捉了逃跑中的费拉科斯，
欧律皮洛斯结果了墨兰提奥斯。

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捉住了阿德瑞斯托尔，
因为后者的战马受惊，狂奔在平原上，
缠在了桤柳枝丛中。驭马挣脱了破裂的车身，
朝着城市飞奔，
使其它的战马也受惊狂奔。
而主人却被甩出马车，倒在轮边，
嘴啃着泥土。举着长枪，阿特柔斯之子
站在了他的身旁，后者抱住他的双腿，
苦苦地哀求：
“活捉我吧，阿特柔斯之子。
你会得到赎金，因为我父十分富有，
腰缠万贯，有金有铜还有灰铁，
如果听说我活在阿开奥斯人的海船旁，
他会献上难以数计的赎礼讨你欢心。”

他的话打动了对方的心肠，
正当墨涅拉奥斯准备把他交给伙伴，
押他到阿开奥斯人的快船之际，
阿伽门农快步跑来，大声斥责：
“你心肠软了吗，我的兄弟？
还是特洛亚人往你家里送去厚礼，
不能让一个逃脱死亡和我们的手心，
即使是母亲子宫里的胎儿也不能放过。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杀光，
绝不留下一个！”

阿伽门农的话让兄弟觉得很有道理，
后者便从伙伴手里拖过阿德瑞斯托斯，
阿伽门农用枪正好刺中腰身，
他便仰面倒下。阿特柔斯之子
用脚踏住他的胸膛，拔出了长长的木枪。

此时，涅斯托尔对阿尔戈斯人大喊：
“朋友们！达那奥斯勇士们！
阿瑞斯的随从们！不要停止不前，
现在不是抢夺战利品的时候，
如今最需要的是奋勇杀敌！等胜利之后，
再从从容地剥下尸首的铠甲也不算迟！”

他的话激励了每个人的力量和勇气。
面对气势汹汹的阿开奥斯人，
特洛亚士兵可能会一败涂地，逃回伊利昂，
若不是普里阿摩斯之子，最灵验的卜鸟师
赫勒诺斯对埃涅阿斯和赫克托尔说道：
“两位首领，你们担负着两军作战的重任，
因为在一切方面，
你俩都卓越起群，
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会议上。
现在重要的是要稳住阵脚，
在城门之前把逃兵截住，不要让他们
扑入妇女的怀抱，
让我们的敌人耻笑！
只要你们激励起士兵的勇气，
尽管我们精疲力尽，
也会顽强奋战。
赫克托尔，请你回到城里，请求我们的母亲，
召集所有高贵的妇人，
在城堡高处雅典娜的神庙前，
打开庙门，用一件最大、最美、最珍贵的裙袍，
盖在美发的雅典娜的膝头，
向她祈祷。
答应献给她十二头
未挨过责打的小母牛，
只要她发发慈悲，挡住提丢斯之子，
那个粗野的神枪手。我认为，
他是阿开奥斯军中最可怕的战士，
我们怕他的程度超过了怕阿基琉斯，
虽然后者是女神的儿子，军队的首领。
这个可怕的疯子已经无人能敌！”

赫克托尔听从了弟弟的劝告。
他立即从车中跃下，全副武装，
挥动着锐利的双枪巡视军阵，
激励士兵努力拼杀，掀起战争的高潮。
特洛亚人又聚合起来，抵抗着阿开奥斯人。
对方开始后退，停止了砍杀，
以为是某位天神从星星点缀的天空降下，
帮助敌人，使他们重新聚合。
赫克托尔大声对特洛亚士兵喊道：
“勇敢的特洛亚人啊！威名远扬的友军啊！
当我回到伊利昂城，告诉年迈的长老
和我们的妻子向天神祈祷，许诺献上百牲祭的时候，
你们要拿出男子汉的勇气来，
投入到狂烈的战斗中去！”

说罢，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动身回城，
边沿是黑色牛皮的大盾撞击着他的脖子和脚踝，
盾牌的中央突起着圆形的浮雕。

这时，希波洛科斯之子和提丢斯之子
相遇在两军之间，逼视对方。
他俩相向而行，咄咄逼近，
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首先发问：
“我的朋友，你是凡人中的哪一个？
我从来没有在人们争夺荣誉的战场上见过你，
现在你竟有胆起在众人之前，
面对我的锋利的长矛。
只有那些悲痛的父亲的儿子才和我拼杀。
可是，如果你是一位从天而降的永生的天神，
我可不愿与你交手。
即使是德律阿斯之子，强有力的吕科尔戈斯
也过早地死去，
只因为他与天神对抗，从圣山倪萨之上
赶跑了狂荡的狄奥倪索斯的保姆。
后者的神杖扔在地上，握着吕科尔戈斯
手中牛棍的责打。
狄奥倪索斯吓得一头钻入大海，钻到忒提斯的怀抱，

凡人的追骂使他战栗不已。
然而，无忧无虑的天神向吕科尔戈斯大发雷霆，
所有的天神都痛恨于他。
大神宙斯打瞎了他的双目，使他不久便一命呜呼。
因此，我不会与永生的天神为敌。
但如果你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人，
就赶紧上前领死！”

光荣的希波洛科斯之子这样答道：
“提丢斯之子，勇猛的战士，你何必询问我的身世？
人类的生存，如同树叶的枯荣。
当黄叶被秋风吹落后，只要春风吹起，
新的绿叶又会萌发。人类也是这样，
老的衰亡，新的崛起。
如果你有耐心，就听我慢慢道来，
然后你就和许多人一样了解了我的身世和门第。
在草美马肥的阿尔戈斯一侧，有座城叫埃费瑞，
那里住着人世间最精明的西叙福斯，他是埃奥洛斯之子，
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格劳科斯，
后者又生了一个儿子，便是英武的柏勒罗丰。
他有着天神赐予的美貌和气质。
由于他那么地强大，
引起了普罗托斯的加害之心，
被后者逐出了阿尔戈斯，这片宙斯用王杖征服的土地。
俊逸的柏勒罗丰使普罗托斯之妻、美丽的安特亚
坠入了爱河，想和他同床共枕，
可是他意志坚强，不被所动。
不贞的女子恼羞成怒，向国王普罗托斯说慌道：
‘杀了柏勒罗丰吧，否则，你就去死吧！
那个家伙要和我同床，遭到了我的拒绝。’
她的话语让国王怒不可遏，
但慑手畏惧的心理，没有亲手杀掉他，
而是交给他一封密信，让他送到吕西亚。
封合的蜡板上密密麻麻地写了致命的话，
足以及在把信交给他的岳父时，让柏勒罗丰毙命。
在众天神安全的护送下，柏勒罗丰一路平安，
来到了吕西亚和克珊托斯河。
统治着广阔领土的吕西亚王对他盛情款待，

一连九天，杀了九条公牛来招待他。
当第十个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来临时，
国王才询问他，想知道女婿要这位使者
带来了什么东西。看过密信之后，
他明白了女婿的恶毒用心。便派柏勒罗丰
先去杀死狂暴的怪兽基迈拉。
基迈拉是只神兽，狮头蛇尾羊腰，
口中可以喷射出炽热的火焰。
然而，柏勒罗丰根据天神的指示，杀死了怪兽。
然后，又与勇猛的索鲁摩伊人搏斗，
他曾说，这是他所经历过的搏斗中最艰苦的一次。
接着，他又杀死了可与男子匹敌的阿玛宗女人。
在他返回时，恶毒的国王又定下一条计策，
从辽阔的吕西亚选出最勇敢的人，
让他们埋伏在半路，可惜无一生还，
全都死在英勇的柏勒罗丰手下。
国王这才知道他乃是天神的后裔，
就挽留下来，作他的乘龙快婿，
交给他一半的王权。
吕西亚人又划出一块最大的份地，
包括美好的葡萄园和肥沃的耕地，
都由他掌管和经营。
美丽的妻子为他生下了三个孩子，
他们是伊桑得罗斯、希波洛科斯和拉奥达墨亚。
足智多谋的宙斯与拉奥达墨亚结合，
生下了天神般的披铜甲的萨尔佩冬。
后来，柏勒罗丰遭到天神的憎恨，
孑然一身，漂泊在阿勤伊昂平原，
躲开人事的杂乱，痛苦地深刻自省。
当他的长子伊桑得罗斯和索吕摩斯人交战之时，
被杀人如麻的阿瑞斯杀死。
出于忿怒，执用金缰绳的阿尔特弥斯杀死了拉奥达墨亚。
而希波洛科斯生下了我，我是他的儿子。
父亲让我来到特洛亚，再三嘱咐，
要我勇敢战斗，以求建功立业，
不致辱没了我的祖先，在埃费瑞
和辽阔的吕西亚，他们是最杰出的勇士。
这就是我的身世，我的血统。”

听了他的话，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心里高兴，他把枪插入肥沃的土地上，对这位兵士的牧者和言悦色地说：“这么说，咱们俩是客人，我们之间的友谊可以追溯到祖辈那里。神一样的奥纽斯曾在厅室里热忱地款待过英勇的柏勒罗丰，留住了二十天。还互赠礼物，以加深他们的友谊。奥纽斯送给客人一条闪亮的深红色的腰带，柏勒罗丰送给主人一个双把的黄金杯，在我动身之前，还看见金杯保存在厅室里。关于我的父亲提丢斯，我没什么印象，因为在他去参加攻打特拜的战役时，我还只是个婴孩。在那场战役里，阿开奥斯人遭到了惨败。你若到阿尔戈斯，你就是我尊贵的客人，我到吕西亚，你就是我热忱的主人。所以，在这样的激战中，我们还是互相避开吧。我可以杀的特洛亚人和他们的友军多如繁星，若天神保佑，我依然会追上他们。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你也可以杀死众多的阿开奥斯人。现在，我们交换铠甲吧，让大家都知道，在祖辈那里，我们就是友好的朋友。”

两人说罢，双双跳下战车，握紧了双手，保证要成为永远的朋友。而克罗诺斯之子宙斯让格劳科斯失去了心智，用自己的金铠甲换来了提丢斯之子的铜铠甲，前者价值一百头牛，而后者仅值九头牛。

当赫克托尔到达斯开埃城门和橡树底下时，特洛亚人的妻子、儿女拥到各自的身边，询问起她们的儿子、兄弟、朋友和丈夫。赫克托尔让她们一个一个地祈祷天神，许多不幸的人将面临巨大的悲痛。

然后，他来到普里阿摩斯的雄伟的宫殿，光滑的、雕琢的石柱长廊分隔开五十间坚固的睡房，彼此相连，普里阿摩斯的儿子们和妻子们就在此安静地睡眠。

正对这些房间，在内庭的另一面，
是他的女儿们的睡房，她们睡在他的女婿身边。
这样的房间共有十二个，由光滑的石块砌成，
也是间间相连。
在这座宫殿里，赫克托尔见到了迎面而来的母亲，
她是位慷慨大方的女人，
身边带最漂亮的女儿拉奥狄克。
她拥抱着儿子，连声呼唤，说道：
“孩子，为何离开战场来到了这里？
一定是该死的阿开奥斯人逼得你疲惫不堪，
心灵驱使你返回城里，站在高处，举起双手，
向大神宙斯祈祷。
你稍微等一下，待我端来甜蜜的美酒，
好去祭奠父神宙斯的和其他天神。
如果你也想喝，就喝一些润润喉咙。
当一个人疲乏无力时，酒也会增添力量。
为了保卫城里的百姓，你一定打得精疲力尽。”

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答道：
“亲爱的母亲，请不要给我端来甜酒，
这会使我行动蹒跚，失去力量和勇气。
我不配向宙斯敬酒，
因为我的双手沾满血污。
请你召集所有年老的妇女，
带上祭神的礼品，
快去雅典娜的神庙。
再拿一件最大、最美、最珍贵的裙袍
铺展在美发的雅典娜的膝盖上。
向她许诺要在神庙里献上十二头
从未遭过责打的小母牛，
只希望女神对特洛亚人的妻子、儿女发发慈悲，
把提丢斯之子阻挡在伊利昂之外，
他是个杀人狂，让人心惊胆寒。
快去吧，妈妈，
快去胜利者的护佑神雅典娜的神庙。
我要去找帕里斯，如果他听从我的话，
就返回战场。希望大地把他吞下！
奥林卑斯天神让他长大，

成为了普里阿摩斯及其儿子们的巨大祸害。
如果我能亲眼看见他坠入冥府，
所有的痛苦和不幸就会抛诸脑后！”

他说完，母亲就去大厅吩咐侍女，
让她召集起全城的老年妇女。
自己则进入拱形的储藏室，
里面有许多西顿妇女编织的精致的袍子，
那是神一样的阿勒珊德罗斯驾船航行，
把高贵的海伦带回来的时候，从西顿带回家来的。
赫卡柏拿起一件裙袍，又宽大又美丽。
象是星一样闪着亮光。
被收在袍子的最下一层。
她把它作为献给雅典娜的礼物。
然后她的身前去，跟随着一大群年老的妇女。
她们来到了高城上的神庙，
基塞斯之女，美丽的特阿诺打开了庙门，
她是驯马手安特诺尔的妻子，
受特洛亚人的委派，作雅典娜的祭司。
女人们向着雅典娜高举双手，大声呼喊。
美丽的特阿诺托起裙袍，
铺展在雅典娜的膝盖之上，
然后虔诚地祈祷：
“尊敬的雅典娜啊！我们的守护神，女神中的佼佼者！
假如你能截断狄奥墨得斯的长枪，
使他在斯开埃门前一头栽倒在地，
我们将向您献上十二头从未
受过责打的小母牛。
请你向特洛亚人的妻子和儿女发发慈悲吧。”
她这样地恳求，可惜雅典娜并没有允诺。

当她们向女神雅典娜祷告之时，
赫克托尔走进了帕里斯雄伟的宫殿。
这座宫殿由聘请来的最好的木工建造，
在高城的上面，在普里阿摩斯
和赫克托尔的宫殿旁边，
包括一个睡房，一个客厅和一个庭院。
宙斯钟爱的赫克托尔向里走着，

掌中是一条十一肘尺的长枪，
枪顶闪耀着锐利的铜尖，由一个金质圆环箍紧。
当他找到帕里斯时，后者正在整理兵器，
擦拭着大盾和铠甲，摆弄着弯弯的大弓。
而海伦正坐在女仆当中，
教导她们如何完成精美的女工。
见此情景，赫克托尔破口大骂：
“你在这里摆弄什么！现在可不是你生气的时候！
都是因为你，城的四周回响着可怕的呐喊声，
战士们在激烈的战斗中，成群地倒下。
如果看到有人在搏杀中退却，
你理所当然地应去阻挡。
快回到战场上去，以免我们的城市毁于熊熊的烈火。”

神一样的阿勒珊德罗斯这样回答：
“赫克托尔，你的谴责公正合理，一点也不过分。
不过请你耐心听我的解释。
我并不是仇恨特洛亚人才回到这里，
只是想缓解一下内心的痛苦。
刚才，我的妻子劝我返回战场
我觉得合情合理。
本来胜无定家，这次你赢，下次他赢。
好吧，你等一下，容我穿上铠甲。
或者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

听罢，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沉默不语，
这时，美丽的海伦温和地说道：
“亲爱的兄长，我是个无耻之人，是大家的祸根，
我多么希望母亲生我的时候，
一股恶邪之风把我吹入荒山野岭，
或者卷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让海浪吞噬我的躯体，
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如果命里注定要产生这些痛苦，
我只希望能嫁给一个比他好点的人，
他知道人们的辱骂和愤慨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可是他并没有这种见识，以后也不会再有，
我敢说，他将来一定会吃大的苦头。
请进来吧，亲爱的兄长，请坐在这张凳子上。”

你比别人更为苦恼和痛苦，
都是由于我的无耻，他的莽撞，
宙斯给我们指定了可悲的命运，
我们的丑行将成为后人歌唱的主题。”

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答道：
“海伦，谢谢你的关爱，
但不要劝我坐下，你也劝不动我。
因为我必须马上回到战场，
需要援助的特洛伊人正在盼望着我。
鼓励鼓励这个人吧，
让他在我离城之前追上我。
现在我要回家去看看我的妻子和刚出世的孩子，
因为我不知是否还能见到他们，
或许天神让我死在阿开奥斯人的手上。”

说罢，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立即离开，
赶回了他安宁舒适的家宅。
白臂的安德罗马克并不在大厅里，
在漂亮的女仆的陪同下，她抱着孩子
已经上了城楼，正在悲声痛哭。
找不到心爱的妻子，赫克托尔回到门口，
向女仆们询问：
“走过来，女仆们！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白臂的安德罗马克到哪里去了？
是去我的姐妹或衣着美丽的弟媳家里，
还是去了雅典娜神庙？
美发的妇女们正在哪里抚慰盛怒的女神。”

一个勤快的女仆赶紧回答：
“赫克托尔，尊敬的主人，我来告诉你真实的情况。
夫人并没有去您的姐妹或衣着美丽的弟媳家里，
也没有去雅典娜神庙，在那里，
秀发的特洛伊人正在抚慰盛怒的女神。
她去了特洛伊人的大城楼，因为她听说
阿开奥斯人节节胜利，而我军渐渐败退，
就象一个疯子，急忙赶往城楼，
保姆抱着孩子跟随在身后。”

听罢，赫克托尔迅即离开家门，
沿着原路赶了回去，他穿过宽阔的城区，
到达了斯开埃城门，打算穿过城洞，
直奔平原。这时，嫁妆丰厚的安德罗马克，
他的妻子，埃埃提昂之女向他跑来。
埃埃提昂，家住在森林繁茂的普拉科斯山下的特拜
是基利克斯人的骄傲的君主，
正是身披铜甲的赫克托尔娶了他的女儿。
安德罗马克与丈夫重逢，同行的还有抱着孩子的女仆，
孩子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是父亲的掌中明珠，如一颗闪亮的小星。
赫克托尔叫他斯卡曼德里奥斯，而
别人却叫他“城邦之王”，因为其父是此城的保卫者。
望着自己的儿子，勇士绽开了微笑，
身旁的安德罗马克却泪流不止。
她握住他的手，呼唤着他的名字，说道：
“我的赫克托尔，可怜的人！
你的英武会送掉你的性命。你既不可怜儿子，
也不可怜即将成为寡妇的我。阿开奥斯人
很快就会攻上来，把你杀死。
没有了你，我还不如死去。
如今我即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
若再失去你，留给我的将只有无尽的痛苦。
我的父亲是死在阿基琉斯的手下。
他在荡扫坚固的特拜城时，
杀死了我的父亲。他还尊敬埃埃提昂，
所以没有剥去他的铠甲，
允许他同那身戎装化为了灰烬，
还为他修了一个坟墓，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
林中的女神，在四周种上了榆树。
我还有七个兄弟，在放牧雪白的羊群和牛群时，
同时死在卓越的捷足的阿基琉斯手下，
他们在同一天坠入了冥府。
阿基琉斯带着我的母亲，普拉科斯山下的王后，
连同其它的战利品来到这里，
直到收到了难以数计的赎礼，才把她释放。
后来，在她父亲的厅室里，

被弓箭女神阿尔特弥斯射死。
现在，赫克托尔，你就是我的父亲、母亲、
亲爱的兄弟和强有力的夫君。
可怜可怜我吧，留在城楼上，
不要让你的儿子成为孤儿，让你的妻子成为寡妇。
命令你的军队守在天花果树边，
那个部位敌人最易登上。
敌人已经三次攻打那里，
两个埃阿斯、声名远扬的伊多墨纽斯、
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强大的提丢斯之子
率领对方的精锐试图在那里打开缺口。
或许，是高明的先知给过他们指点，
或许是他的勇敢使他们不顾一切地猛冲。”

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回答道：
“亲爱的夫人，我也在考虑这些事。
如果我可耻地逃避战争，
我将没有脸面去见特洛亚的父老兄弟
和长裙飘飘的妇女们。我的良心不会让我这么做。
勇敢拼杀，同前沿阵地的特洛亚士兵并肩作战，
为父亲，也为我自己争得巨大的荣誉，
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一惯的作风。
但是我的内心，我的灵魂清楚地知道，总有一天，
神圣的特洛亚和普里阿摩斯以及手握长枪的兵士
都将毁灭，特洛亚人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许多英勇的战士都将死在敌人的枪下，包括
赫卡柏、普里阿摩斯和我的兄弟。
但我难以忍受的是你的痛苦，
某个阿开奥斯人会把 you 掳去，任你哭泣不停，
怀念自由自在的美好的生活。
在阿尔戈斯，在别人的监督下，你得辛苦地织布，
到墨塞伊斯或许佩瑞亚的清泉边取水，
这些违背心愿的苦役让你直不起腰来。
看到你悲伤的泪容，有人就会说：
‘这就是赫克托尔之妻，在伊利昂被围攻的日子里，
他是驯马的特洛亚人中最卓越的勇士。’
因为你已失去了我，一个本可以保护你的丈夫，
别人的话就会引发你新的哀愁。”

但愿我早早地被人杀死，埋葬在黄土之下，
就不会听到你被掳走时发出的呼救。”

说罢，尊贵的赫克托尔伸手要抱孩子，而孩子惊恐地哭着，
缩进保姆的怀抱，父亲可怕的装束吓坏了他，
他害怕父亲全身上下的铠甲和头盔上的马鬃，
尤其在鬃毛摇动的时候。

见此情景，亲爱的父母莞尔而笑，
尊贵的赫克托尔马上把闪亮的头盔
摘了下来，放在地上。他抱起儿子，亲吻着，
然后轻轻抛向空中，又稳稳地拉住。

接着，对宙斯和其他的天神，朗声祈祷：

“宙斯，各位天神啊！答应我，
让我的孩子以后也象我一样勇敢威武，
在伊利昂人中卓越出众。

以后，他从战场胜利凯旋，人们就会说：

‘他真了不起，比他父亲还强。’

愿他能够多杀敌人，带回丰厚的战利品，
来安慰他母亲痛苦的心灵。”

说罢，把儿子交还给妻子。

妻子接过孩子，紧紧搂在怀里，眼角挂着闪亮的泪花。

见此情景，丈夫心中不忍，

轻轻地抚摸她，呼唤她的名字，说道：

“亲爱的夫人，为何如此悲伤？

除非是命运女神的安排，

否则没人能把我的尸体抛入哈得斯的冥府。

而命运，不管是勇士还是懦夫，

都难以逃脱。

回去吧！好好料理家务，

好好看管织机和纱杆。至于战争，由男人来管，

而出生在伊利昂的男子之中，当然由我来管。”

尊贵的赫克托尔说罢，从地上拿起闪亮的头盔，

戴在头上。而他亲爱的妻子则朝家走去，

一步三回头，泪如泉涌。

她马上回到了屠人的赫克托尔的家居，

看到许多仆人聚在一起，

一看到她就大放悲声。
就这样，在家里，她们为活着的主人举哀，
相信他难逃阿开奥斯人的毒手，
再也不能够生还。

帕里斯也立刻离开了高大的宫殿，
披着熠熠生光的铜甲，
仗着自己的腿快，奔跑着穿过市区。
如同一匹吃得饱饱的战马挣脱马缰，
飞腾着四蹄越过平原，
来到熟悉的水流清疾的长河边洗澡。
它高昂着马头，鬃毛随风飘舞，
仗着自己潇洒伟武，迅捷地跃向
母马常去的牧场。
就象这样，普里阿摩斯之子跳下高高的卫城，
身上的盔甲，宛如灿烂的太阳。
他朗声长笑，健步如飞，
很快就追上了神一样的兄长赫克托尔，
而后者正徘徊留恋于和妻子谈话的地方。
神勇的阿勒珊德罗斯首先开口说道：
“哥哥，我来晚了，耽搁了太久，
我没能按照你的要求，及时赶到。”

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这样答道：
“我的弟弟！一个公正的人不会忽略你立下的战功，
在激烈的战争中，
你是个勇敢的战士。
可你却自动退出战场，不再继续战斗。
当我听到为你而苦战的特洛伊人骂你无耻之时，
我的心里如一阵阵刀绞。
算了，这些矛盾以后自会解决，
如果宙斯允许我们在赶走了胫甲坚固的阿开奥斯人后，
举起酒杯，向天神献上甜蜜的酒浆。”

第七卷

——埃阿斯决斗赫克托尔难分高下

说罢，带着兄弟珀里斯，
赫克托尔匆忙跳出城门，
两人都渴望投入战场，奋勇拼杀。
如同手脚疲乏无力的水手，
挣扎着用光滑的木桨拍击着水面，
心里强烈地渴望天神赐给他们一阵劲风。
就象这神赐的劲风，他俩回到了特洛伊人面前。

帕里斯杀死了阿瑞托奥斯之子墨涅斯提奥斯，
他来自阿尔涅，是使唤钉锤的阿瑞托奥斯
和牛眼的费洛墨杜萨的儿子。
赫克托尔用锋利的长枪，刺中了埃伊奥纽斯的脖子，
顿时让他四肢酥软。
希波洛科斯之子、吕西亚人的首领，
掷出长枪，击中了得克西奥斯之子伊菲诺奥斯，
后者正想跳上战车，中枪之后，
随即扑倒在地，四肢酥软。

看到阿尔戈斯人纷纷在战争中死去，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风风火火地降下奥林卑斯山，
来到圣城伊利昂。
保佑着特洛伊人的阿波罗
在城上远远望见，就去迎接她。
他们相逢在一颗橡树之下。
宙斯之子、阿波罗首先开口说道：
“大神宙斯之女，这次你受高傲的心灵的驱使，
从奥林卑斯山上下来，又想干些什么？
是不是想让特洛伊人全被杀死，
好使阿开奥斯人获得胜利？
听听我的意见吧，
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让我们暂时结束今天的战斗，以后还可继续，
直到伊利昂城的末日来临，
如果你们一定要这座圣城毁灭。”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这样回答道：

“就这样办吧，远射神，我也在这么想，所以才从奥林卑斯山来到双方的战场之上。说说看吧，你打算如何去做？”

宙斯之子阿波罗回答道：

“让我们唤起赫克托尔心中的求战情绪，设法激他向达那奥斯人提出单独决斗，在可怕的搏杀中，一对一地拼个你死我活。身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会热血沸腾，激起某个人与卓越的赫克托尔决斗。”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听从了他的意见。普里阿摩斯之子赫勒诺斯从两位天神愉快的交谈中意识到他们确定了满意的计划，就来到赫克托尔跟前，对他道：

“赫克托尔，普里阿摩斯之子，你如宙斯般足智多谋，现在肯听从我这个弟弟的意见吗？让全体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坐下，然后由你向最勇敢的阿开奥斯人挑战，在可怕的拼杀中，一对一地拼个你死我活。你不会遭遇不测，因为你的末日还未来临，刚才我听到了永生的天神的谈话。”

他的话语愉悦了赫克托尔的心胸。后者来到两军之间，横握长枪，迫使特洛亚人后退坐下。胫甲坚固的阿开奥斯人服从阿伽门农的命令，也坐在地上。雅典娜和银弓之神阿波罗化作凶残的秃鹰，双双栖在带埃吉斯的父神的大橡树之上，兴致勃勃地观看密密层层陈列，和簇簇拥拥的大盾、头盔和无数的枪矛。如同空起的西风，吹过海面，荡起了片片细浪，下面就是深黑的海水。就象这样，阿开奥斯人和特洛亚人的队伍铺坐在广阔的平原上。对着双军，

赫克托尔高声大喊：

“请听我说，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的兵勇，
现在我要说出我的真心话。
克罗诺斯之子，高高在上的宙斯兑现我们的誓言，
险恶的他，故意要让我们相互拼杀，
不是你们攻下坚固的伊利昂，
就是我们在海船边将你们歼灭。
现在最勇敢的战将就在你们的军中，
就让其中一个坚定地走出来，
和卓越的赫克托尔面对面地决斗。
我说的话，恳请宙斯作个见证：
如果他的铜质长剑刺死了我，
就让他剥去我的铠甲，带回海船，
但是要把我的尸首还给我的家人，
好让特洛伊人为我举行火葬。
如果阿波罗赐予我光荣，让我杀死了对手，
我也将剥下他的铠甲，运回伊利昂，
敬献在远射神阿波罗的神庙之上。
至于尸首，我会送到凳板坚固的海船上，
让长发的阿开奥斯人把他埋葬，
埋葬在赫勒斯滂托斯坟墓的旁边。
将来，有人乘坐带着坐板的海船路过那里时，就会说道：
‘那里埋着一位远古的英雄，
他是死在卓越的赫克托尔的枪下。’
将来，有人会这样说，我的盛名将流传千古。”

他的话让阿开奥斯人作声不得，
既羞于拒绝，又没有胆量接受挑战。

这时，墨涅拉奥斯站了起来，
忍住深沉的苦痛，斥责众人：

“吹牛大王啊！你们软弱得象阿开奥斯妇女，
怎配作勇敢的男子汉！倘若无人应战，
将是我们多大的耻辱？
你们坐在那里烂成泥水吧！
瞧你们！不敢作声，丢尽了脸面！
我要全副武装，应战赫克托尔。
高高在上的天神掌握着胜利的线绳。”

说罢，他穿上精美的铠甲。
哦，墨涅拉奥斯，如果不是人民的国王跳起来抓住你，
你的末日就将来临，
会死在比你强壮得多的赫克托尔的手下。
阿特柔斯之子，强大的阿伽门农
握住你的右手，对你说道：
“你疯了吗？宙斯钟爱的墨涅拉奥斯，
为什么这样愚蠢？不要如此冲动，
为了愤怒而去同强大的赫克托尔决斗。
在他面前，每个勇敢的人都会发抖，
甚至连英勇的阿基琉斯在其它战役中
和他相遇时，也怵他三分，而阿基琉斯远比你出色。
坐下吧，坐到你的同伴中间，
我们会推出另外一名勇士，和他决斗。
虽然赫克托尔杀人如麻，英勇无畏，
但是我认为他会很快乐地屈腿坐下休息，
假如他活着逃脱可怕的激战和搏杀。

阿伽门农劝弟弟改变主意，
墨涅拉奥斯听从了他的建议。
伙伴们看到他脱下铠甲，都十分高兴。
这时，涅斯托尔站起来说：
“沉重的悲哀降临在阿开奥斯人的土地上，
见此情景，驭车的战士、米耳弥冬人优秀的雄辩家，
年迈的国王佩琉斯会放声痛哭。
他曾在家里对我发问，听到
阿开奥斯勇士的身世和血统时高兴万分。
如果他得知这些勇士在赫克托尔面前退缩，
他会高举双手，向天神祈祷，
但愿他的灵魂飞离躯体，坠往冥府。
大神宙斯、女神雅典娜和阿波罗高高在上，
但愿我能重返青春，就如当年皮洛斯人与
阿尔卡狄亚枪兵，集结在汹涌的克拉冬河畔的
斐亚城下交战时那样年轻。
那时，神勇的埃柔塔利昂走出人群，
身上披挂着天神般的阿瑞托奥斯的
护身铠甲。人们称阿瑞托奥斯为‘大锤斗士’
因为在战斗时，他不用弓箭或者矛枪，

而是挥动着巨大的钉锤，摧垮敌方的防线。
吕科尔戈斯不是依靠力量而是依靠计谋，
在狭窄地走道里夺取了他的性命，
因为钉锤施展不开。
吕科尔戈斯抢先下手，刺中了他的中腹，
将他仰面打倒在地。吕科尔戈斯剥夺了他的铠甲，
那是战神所赠。以后，吕科尔戈斯一直披着这副铠甲，
去参加战斗。当他年老得不能出门后，
赠给了他的副将埃柔塔利昂，
后者穿着这副铠甲，
向我方的勇士挑战，
可他们全都吓慌了，不敢作声。
那时，虽然我是将领中最年轻的一个，
好战的勇气驱使我上前同他决斗。
是雅典娜赐给了我荣誉，
我杀死了他，他是那么的魁梧和强大。
死去的他伸躺在一大片泥地上。
如果我还年轻和强壮，神勇的赫克托尔
马上会遇到对手。
而你们作为全军的最强健的将领，
却惧怕面对赫克托尔。”

听罢老人的谴责，立即站出了几个人。
第一个就是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
其次是提丢斯之子、强有力的狄奥墨斯，
后面是大小埃阿斯，杰出的斗士，
之后是伊多墨纽斯及其伙伴墨里奥拉涅斯，
后者是杀敌的勇士，恰似阿瑞斯，
再后面是欧埃蒙之子，光荣的欧律皮洛斯，
安德赖蒙之子托阿斯和奥德修斯。
所有这些都愿与神一样的赫克托尔拼斗。
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又道：
“你们投石阃推选出一个人吧，
他不但将使胫甲精美的阿开奥斯人无比自豪，
也会为他自己带来巨大荣誉，
如果他能逃脱这次可怕的搏杀。”

说罢，每个人在石阃上作下标记，

扔入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的头盔里。
将士们高兴双手，大声祈祷。
遥望苍天，有人这样祷告：
“父神宙斯，请让埃阿斯，或提丢斯之子
或人民的国王赢得拈阄。”

在他们的祈祷中，涅斯托尔摇动起头盔，
立即跳出了埃阿斯的石阄，正中人们的心意。
传令官手拿石阄，穿过人群，
走到首领们面前，让他们欢看。
从左到右，首领们都不认识上面的标记，
直到走到那个作了标记并扔入头盔的埃阿斯面前。
后者接住传令官送上的石阄，发现就是自己的，
心里十分喜悦。他扬手扔掉石阄，叹道：
“朋友们！赢的是我，这让我十分喜悦，
我自信我可以战胜卓越的赫克托尔。
在我穿上铠甲时，
请大家聚拢，
向克罗诺斯之子宙斯祈祷。
放低声音，免得被特洛伊人听到，
或者朗声祷告，以示我们谁都不怕！
只要违我心意，
没有人会凭借暴力把我吓退，
或凭借狡诈来吓唬我，因为我也有技巧，
我来自养育我的萨拉米斯岛。”

大家向克罗诺斯之子宙斯祈祷。
遥望苍天，有人这样祷告：
“伊达山的主宰，高贵伟大的大神宙斯！
请赐给埃阿斯荣誉，让他获得胜利。
如果你也关心和钟爱赫克托尔，
就让他们打个平手，不分高下。”

他们说着，埃阿斯披上闪亮的铠甲。
披挂完毕，他大步向前，
如同魁伟的阿瑞斯坚定地前去拼战，
是克罗诺斯之子挑起了刻骨的仇恨，
驱使他们残酷地拼杀。

阿开奥斯人的强大堡垒埃阿斯，
就这样冲上前去，
刚毅的脸上挂着浅笑。
他手握长枪，迈着坚实的大步。
见到如此威势，阿开奥斯人喜不自禁，
而特洛亚人却个个胆战心惊，四肢无力，
就连赫克托尔的心房也砰砰剧跳。
但他不能退缩，更不能逃跑，
因为是他首先出面挑战。
这时，埃阿斯已经逼近，
手提一块压了七层牛皮，
如城墙一般坚固的铜盾，是家住许勒城的
最好的皮匠提基奥斯为他制造。
这块盾牌垫了七层肥壮公牛的皮羊，
最后一层就是坚固的铜面。
埃阿斯把这样的盾牌举在胸前，
咄咄逼近，开口威胁：
“通过一对一的搏杀，赫克托尔，你就会明白，
除了雄壮如狮的阿基琉斯之外，
达那奥斯人中还有何能威猛的首领。
阿基琉斯因对阿伽门农不满，正在海边生气，
除他之外，我们还有许多人敢同你决斗。
现在，你先动手吧！”

头盔闪亮的威猛的赫克托尔答道：
“埃阿斯啊，宙斯的后代，特拉蒙王之子，
军队的统帅，不要对我进行试探，
好象我是一个三岁娃娃或弱不经风的妇女。
我精通各种格斗，杀人是我的绝活儿。
我懂得如何将盾牌左挡右挡，
这是防身之术，我还知道如何驾驭战马，
奔入杀气腾腾的车阵；我也知道在战争中
如何控制节奏。但对手是你，我不想使用战术，
我要堂堂正正地击中你。来吧，看枪！”

说着，他持平森然的长枪，奋力投掷，
刺中了那块垫有七层牛皮的盾牌的第八层铜面。

顽强的枪头穿行了六层，
被第七层阻挡了下来。
此时，宙斯的后代，埃阿斯也掷出了长枪，
击中了赫克托尔的浑圆的大盾。
尖锐的枪头穿过闪亮的盾管，
又迅速地扎透精工制作的铠甲，
划面里面的衬袍，直刺腰间。
赫克托尔将身闪过，逃脱了可怕的死亡。
几乎同时，两人高举长枪来回刺杀，
如同生吞活剥的狮子和力大无穷的野猪。
普里阿摩斯之子将枪刺入埃阿斯的盾牌，
扎在正中，却未能刺透，反而顶弯了枪尖。
埃阿斯也向前扑杀，
长枪刺穿了对手的盾牌，
擦过脖颈，涌出浓黑和鲜血。
可是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并未停止战斗，
后退之时，伸手从地上抓起一块
硕大、乌黑、粗糙的石头，
向埃阿斯砸去，
正中了七层牛皮的盾牌中心点出的盾面上，
撞击之声震耳欲聋。
埃阿斯抓起一块更大的石头，
用尽全身的力气，投掷了出去，
势不可挡的巨石捣烂了盾面，
赫克托尔压伤了膝盖，仰面倒地。
危急之中，阿波罗及时助佑，将他扶起。
这时，两人挥动铜剑，近身拼杀。
好在两位传令官，天神和凡人的使者，
一位是来自特洛亚的伊代奥斯，
一位是来自阿开奥斯的塔提比奥斯，
在两位斗士中间，他们高举着圣杖，
谨慎机智的伊代奥斯首先开口：
“亲爱的孩子们，宙斯关爱的勇士们，
停止拼杀吧，你们都是善战的英雄，
我们大家深信不疑。
现在夜色已经降临，
我们最好听从夜神的安排。”

特拉蒙之子埃阿斯说道：

“伊代奥斯，把你的话向他说去，
是他首先挑起决斗。
让他首先表态，我会依从他的意愿。”

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克托尔答道：

“埃阿斯，既然天神赐你力量、体魄和聪明的头脑，
而且是阿开奥斯人中最好的枪手，
今天，就让我们拼到这里，以后继续决斗，
直到天神们做出裁断，
是把荣誉赐给你还是赐给我。
夜幕已降临，我们最好听从夜神的安排。
你会给海边全体的阿开奥斯人，尤其是你的朋友
和伙伴带来无比的欢悦；
我也将回到普里阿摩斯的都城，
使特洛伊人和长裙飘飘的特洛伊妇女欢欣鼓舞，
他们会步入天神的庙宇，感谢天神使我生还。
走上前来，让我们互赠光荣的礼物，
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就会这样说：
‘他们相逢在吞食灵魂的仇杀中，
却又握手言欢，在友谊中分手。’”
说着，他赠给对方一柄嵌银钉的战剑，
连同剑鞘和精工制作的佩带。
埃阿斯则回赠了一条深红色的腰带。
然后，两人告别，一个回到阿开奥斯阵中，
一个回到特洛伊人中间，他们看到
赫克托尔脱离搏杀，安然无恙，
内心十分欢喜。
赫克托尔在人们的簇拥下返回城里。
胫甲坚固的阿开奥斯人引着埃阿斯，
去会见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

来到了阿伽门农的营帐里，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向克罗诺斯之子
献祭了一头五岁的公牛。
他们把牛皮剥去，切下嫩肉，
又动作熟练地切成小块，又在叉上仔细烧烤，
然后从叉上取下熟肉，准备食用。

准备好一切后，盛宴排开，
每个人都吃到满意的一份。
阿特柔斯之子，权力广泛的阿伽门农，
把最好的大块的里脊肉献给埃阿斯，以示褒奖。
在他们满足了吃喝的欲望之后，
年迈的涅斯托尔首先提出忠告，
他的忠告总是用得恰到好处。
怀着善意，他对大家说道：
“阿特柔斯之子，各位阿开奥斯首领，
众多的阿开奥斯人已战死沙场，
凶恶的战神把他们的黑血洒遍在
斯卡曼德罗斯河里，把他们的灵魂
打入哈得斯的冥府。
明天一早，你应命令阿开奥斯人停止作战，
大家一起用公牛和骡子所拉的大车，
运回众多的尸首，把他们火化在海船边。
以后，当我们返回故乡之际，
就可以把死者的骨灰交给他们的儿女。
让我们铲土成堆，在焦黑的柴木上垒起一座大坟，
作为死去的战士的共同的坟墓。
再在旁边筑起高墙，保卫海船和我们自己。
还在墙中建造一座结实的大门，以便战车能够出入；
绕着护墙，挖一条壕沟，
阻挡敌方的步兵和战车，
使特洛伊人不能顺利地荡扫我们的阵营。”

他的忠告，得到首领们的一致同意。
这时，在伊利昂高城上，在普里阿摩斯的大门外，
惊恐不安的人们正在聚合。
头脑冷静的安特洛尔首先说道：
“特洛伊人、达尔达诺斯人和友军朋友们，
现在请听听我的真心话。
把海伦及其财产还给阿特柔斯之子吧，
让他们把她带回老家。
是我们破坏了停战誓约，还在进行无望的战争。
不按我的意思去做，大家将什么也得不到。”

说罢落座，神一样的帕里斯，

美发的海伦的丈夫站了起来，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
“安特诺尔，你的话使我讨厌，
你应当明白怎样才能提出更好的建议。
假如刚才你是认真的，
那肯定是天神夺走了你的聪明和才智。
我要公开地告诉驯马的特洛伊人：
我绝不会交出我的妻子。
至于我从阿尔戈斯带回的财产，
我可以交还，连同我添加上的的一份。”

说罢落座、达尔达诺斯之子，
有如天神的国王普里阿摩斯站了起来，
怀着善意，他说道：
“特洛伊人，达尔达诺斯人和友军朋友们，
请听一听我的真心话。
大家可以在城里象平常一样吃晚饭，
但不要忘了布置哨兵，人人都要保持警惕。
明天一早，我派伊代奥斯去海边的空心船那里，
向阿特柔斯之子们转告
阿勒珊德罗斯的条件，因为他，才挑起了战争。
并让伊代奥斯传去我的建议，
问他们是否同意停战，以便收敛战死的兵勇，
然后重新开战，直到天神作出裁判，
是把荣誉赐给他们还是赐给我们。”

人们听从了国王的建议：
一队一队地回到城里吃晚饭。
黎明时分，伊代奥斯来到空心船边，
发现达那奥斯人，战神的随从们，
正在阿伽门农的船尾议事。
使者站在人群之中，声音响亮地说：
“阿特柔斯之子，各位阿开奥斯首领们，
普里阿摩斯和其他高贵的特洛伊人
命我转告各位，不知你们是否接受
阿勒珊德罗斯提出的条件，正是为了他，
我们经受着苦战的折磨。
阿勒珊德罗斯从阿尔戈斯带回的财产，

他愿意交还，并且添上自己的一份。
但光荣的墨涅拉奥斯的合法妻子，
他不准备交还，虽然我们都极力反对。
他们还让我转告各位，如果你们愿意，
就先停止战斗，以收敛死者，
以后继续开战，直到天神作出裁判，
是把光荣赐给你们还是赐给我们。”

他的话语使众人静默无声，
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开口说道：
“谁也不准接受阿勒珊德罗斯的财产和海伦，
现在战局已十分清楚，即便是傻瓜也看得出，
死亡的绳索已套在了特洛伊人的脖子上。”

听罢，阿开奥斯人放声高呼，
同意驯马高手狄奥墨得斯的意见。
于是，阿伽门农告诉伊代奥斯道：
“伊代奥斯，你已听到阿开奥斯人的回答，
这是他们的心里话，对此，我非常满意。
至于收敛死者，我并不反对。
阵亡的战士的尸首不宜久放，
应迅速地火化，以得到安慰。
赫拉的丈夫宙斯为我们的誓言作证。”

说罢，向着天神举起了王杖。
伊代奥斯只好返回圣城伊利昂，
此时，特洛伊人和达达尼亚人
正坐在会场上，静候他的回归。
回来之后，他传达了带回的消息。
于是众人马上行动，分作两队，
一队去搬运尸首，一队去寻找柴木。
阿尔戈斯人也走出凳板坚固的海船，
有的搬运尸首，有的寻找柴木。

当灿烂的太阳从微波荡漾、奔流深淼的长河上
缓缓升起，将崭新的阳光普洒在广袤的田地之时，
双方军队又会聚在战场之上。
他们用清水洗净难以辨认的难友的

流着鲜血的伤口，含着热泪，
把尸首拖到了大车上。
然而，普里阿摩斯禁止众人放声痛哭，
他们只能静默地将死者放上柴堆，
悲痛地火化了尸首，然后返回伊利昂。
同样，阿开奥斯人也强忍悲痛，
把死者放到柴堆上，
火化了他们之后，又回到了空心船上。

夜色依然蒙蒙，天还没有放亮，
阿开奥斯的精壮部队已围在柴堆边，
在上边建起一个巨大的坟墓，
作为死难伙伴共同的安息之地。
并在那里建起了护墙，
用来保护海船和他们自己。
又在墙下建了一个结实的大门
好让战车自由出入。在护墙之外
挖了又宽又长的壕沟，并打上了木桩。
长发的阿开奥斯人辛劳地忙碌。
坐在闪电神宙斯身边的天神们
对阿开奥斯人的工程大加赞赏。
威力无穷的波塞冬首先说道：
“父神宙斯，大地上的凡人还有谁
告诉我们他们心中的计谋和策略？
你看那些阿开奥斯没向天神献祭百牲，
就建筑护墙来保护船只和自己，
并在护墙之外挖出壕沟。
护墙的美名将照射远近，
使人们忘掉特洛亚城，
那是我同阿波罗为拉奥墨冬建造。”

乌云神宙斯内心不悦，他说道：
“威力无穷的天神啊，你在说什么呀，
如果是另外一位比你低弱的神，
或许会害怕这种小把戏。
你的威名象曙光一样远射。
等着长发的阿开奥斯人乘坐海船
返回他们的故乡的时候，

你就捣烂护墙，把它推入大海，
再用沙土遮住辽阔的海滩，
阿开奥斯人的护墙就会无影无踪。”

他们交谈着，直到太阳西沉，
而这时，阿开奥斯人已建成了他们的工程，
然后在营帐里屠杀肥牛，吃着晚饭。
众多的船只从利姆诺斯岛运来甜酒。
那些船只属于伊阿宋之子欧涅奥斯，
他是许普西皮勒为士兵的统帅伊阿宋所生。
伊阿宋之子交给阿伽门农和墨涅拉奥斯
一千坛酒。长发的阿开奥斯人
有的用青铜，有的用闪亮的铸铁，
有的用整张牛皮，有的用整条活牛，
也有的用掳来的奴隶换取船上的葡萄酒，
准备放开肚量大口地吃喝。
长发的阿开奥斯人就是这样地通宵达旦地欢饮，
城里的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也是如此。
足智多谋的宙斯整整一夜地扔掷着炸雷，
让每个人的心头爬满恐惧。
他们恭敬地把酒泼在地上，
无人敢于在向伟大的宙斯祭奠之前喝上一口。
之后，他们上床平躺，享受甜美的睡眠。

第八卷

——阿开奥斯人遭到特洛伊人的猛烈反攻

黎明女神披曳着金红色的丝织长袍，
照亮了大地。喜欢炸雷的宙斯召集所有的天神，
在重峦叠嶂的奥林卑斯顶峰召开大会。
众神洗耳恭听他的讲话：
“各位天神，各位女神！请听我讲，
我要讲的是我的真心话。
无论是天神还是女神，都不许违背我的话，
你们都要赞成，好使我的计划顺利完成。
如果我发现任何一位天神，背着我
去帮助特洛伊人或阿开奥斯人，
等他回到奥林卑斯山，
我的闪电将击得他面目全非，
或着被我扔出去，坠入幽深的塔尔塔罗斯，
远在地层深处的深渊，
装着铁门和铜质的门槛。
哈得斯的冥府在它之上，有如天空在大地之上。
这样，他就会明白，和其他天神相比，我是何等地强大！
不信，你们可以上来试试。
你们从天上垂下一条金绳，然后你们，所有的天神
和女神都抓住这根绳子，
然而，即使你们用尽了全力，
也休想把我从天空拖到地上。
如果我愿意向上提一提，
不光你们，还有大地和海洋都一并提上来，
再把金绳系在奥林卑斯的山角上，
让你们在半空中摇来摇去。
我就是这样强大，远远超过天神和凡人。”

他的话语使众神作声不得，
又是如此严厉，使他们目瞪口呆。
终于，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开口说道：
“克罗诺斯之子，伟大的天神，至高无上的主神，
您的强大威力，我们十分清楚。
可是我们仍然为达那奥斯士兵悲痛，

他们不得不听从命运的安排，战死沙场。
遵从您的命令，我们不加入战斗，
但想对阿尔戈斯人提供有益的劝导，
使他们不致于由于您的盛怒而遭到毁灭。”

乌云宙斯微笑着答道：
“我亲爱的女儿，特里托革尼亚，
我并不是想真的这样做，对于你，我总是满怀慈爱。”

说罢，他把铜蹄的骏马驾在战车上，
两匹马快如追风，金色的鬃风随风飞扬。
大神穿上金铸的铠甲，
抓起精制的黄金鞭，
登上了战车，扬鞭策马，
两匹神驹在大地和群星闪烁的天空之间，
撒着欢儿地飞驰。
他来到多泉的，养育野兽的伊达山，
来到有他圣地和香气环绕的祭坛的伽耳伽荣，
然后停下战车，卸下马轭，盖上一片浓浓的云雾，
自己则洋洋得意地坐在顶峰之上，
远望着圣城特洛亚和阿开奥斯人的船只。

营帐里，长发的阿开奥斯人匆匆吃过早饭，
然后，马上全副武装。
同时，城里的特洛亚人也披挂起来，
人数虽少，却也精神饱满，
渴望上战场勇敢杀敌，以保护妻子和儿女。
然后打开所有城门，军队涌向城外，
步兵和车马的喧杂之声沸沸扬扬。

终于两军相逢在沙场之上，
身披铜甲的勇士互相搏杀，盾牌长枪
不停地撞击，中间突出的大盾挤来压去，
战场之上一片喧嚣。

太阳升得越来越高，
双方的利箭频频命中目标，
众多的将士滚翻在地。等太阳升到最高处时，

父神拿起一架金质的天平，
在两边的秤盘上放上表示死亡的筹码，
一边是驯马的特洛亚人的，一边是身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
他提起天平的中端，阿开奥斯人的一边往下沉。
阿开奥斯人的命运坠向养育众生的大地，
特洛亚人的命运则升向辽阔的春天。
他从伊达山扔掷炸雷，在阿开奥斯人
的头顶爆裂。见此情景，
将士们目瞪口呆，引起极大的恐慌。

伊多墨纽斯、阿伽门农、大小埃阿斯，
这些阿瑞斯的随从们，全都无心恋战。
阵地上只剩下阿开奥斯人的监护
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并非他自愿留下，
而是因为他的战马被海伦的丈夫，
天神一样的阿勒珊德罗斯射中。
利箭正中马的头顶，就是生长马鬃
的致命部位。箭头直入脑髓，
战马痛得腾立起来，挣扎翻滚，
使整辆战车失去控制。情急之下，
涅斯托尔砍断挽索。同时
神勇地赫克尔托驾着战车穿过乱军，
直冲过来，如果不是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
涅斯托尔恐怕已命丧黄泉。
朝着奥德修斯，他大声地呼叫：
“宙斯的后代，拉埃尔特斯之子，足智多谋
的奥德修斯，你要逃到哪里？象个胆小鬼！
小心别让敌人在你的脊背上捅上一枪。
赶快站住，让我们打退这个狂人，救出老人！”

但是卓越的奥德修斯并未听见。
飞快地直奔海边的空心船。
于是只剩下提丢斯之子孤自一人，
扑向阵地的前沿，守在老人身边。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老人说道：
“尊敬的老人，那些年轻的战士已
使你精疲力尽，你的力量正在消弱，
无情的岁月压弯了你的腰背，

而且你的车手蠢笨无用，你的战马步伐艰缓。
来！登上我的马车，让你看看什么是特罗斯骏马，
它们在自己熟悉的平原上，或东或西，行动自如。
它们是我从勇猛的大将埃涅阿斯那里夺得。
让你的随从照看你的战马吧，你和我在一起，
一起冲向驯马的特洛伊人军阵，
让赫克托尔也知道我的枪矛同样震天动地。”

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听从了他的话，
留下两个随从，强壮的斯特涅洛斯和
刚烈的欧律墨冬照看战马。
涅斯托尔和狄奥墨得斯上了后者的战车，
涅斯托尔拉起闪亮的缰绳，扬鞭策马，
飞快地逼近了赫克托尔。
在赫克托尔扑来之际，提丢斯之子扔出长枪，
没有击中，却击中了车手，特拜奥斯之子
埃尼奥佩斯乳头边的胸脯之上。
立刻，他倒出了战车，他的快马惊得前腿腾立，
倒在大地上，他的精神和力量片片破散。
见此情景，赫克托尔感到一阵绞痛，
可是尽管他很悲伤，
却只能任朋友的尸首躺在那里。
他的战车不能没有车手，必须寻找另外一个勇敢的伙伴，
不久，他找到了伊菲托斯之子，
英勇的阿尔克普托勒摩斯，
命他赶快登车，交给他闪亮的马缰。

这时，战场上极度混乱，巨大的灾难不可避免，
特洛伊人如同逼入羊圈的绵羊，
被围困在伊利昂城下。
见此险情，父神宙斯迅速掷出炸雷，
正在狄奥墨得斯的马前炸开，光芒刺目，
并引发了可怕的琉火，
使骏马惊恐万分，向后顶着战车退却。
涅斯托尔心中害怕，缰绳从手中脱落，
老人对狄奥墨得斯说道：
“提丢斯之子，调转车头，赶快撤退，
看来，宙斯决定的胜利已不再属于你，

今天，他把荣誉赐给了对手。
如果他愿意，今后也会赐给我们光荣。
谁也不能违背宙斯的意愿，
尽管他很强壮，却远远不能与宙斯相比。”

听罢，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答道：
“是的，老人家，您的话十分正确，
但是我的心灵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
在特洛伊人的大会上，赫克尔托会吹嘘道：
‘提丢斯之子败在我的手下，狼狈地逃回海船。’
他这样自夸，还不如让我钻入地缝！”

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这样回答：
“英勇的提丢斯之子，看你说的什么话！
赫克尔托不论说你什么，懦夫也好，胆小鬼也好，
特洛伊人，达尔达尼亚人和心胸豪壮的特洛伊士兵
的妻子决不会相信，因为正是你，
杀死了她们的丈夫，使他们年纪轻轻就坠入冥府。”

说罢，他掉转马头，飞快地逃跑，
汇入了人喊马嘶的乱军之中。
特洛伊人和赫克尔托哄叫起来，扔来如雨的利箭和枪矛。
头盔闪亮的赫克尔托大声吼道：
“提丢斯之子，驾驭快马的阿开奥斯人对你特别尊重，
让你坐在首位，献给你肥美的肉块和满杯的美酒。
可现在，他们会耻笑你，笑你是个弱女子，而不是男子汉。
你永远不能打退我们，
永远不能攻伊利昂，掳走我们的妇女。
因为在此之前，我将送给你黑暗的死亡。”

听罢，提丢斯之子内心权衡着两种想法：
是掉转马头逃回海船
还是同赫克尔托一对一地拼杀。
在他内心，经过了三次考虑，
而足智多谋的宙斯三次掷出炸雷，
告诉特洛伊人，胜利属于他们。
这时，赫克尔托大声对全军喊道：
“特洛伊人，吕西亚人和达尔达诺斯人，

你们要鼓起勇气，做个男子汉！
克罗诺斯之子已经降下神示，
将胜利的光荣赐予我们，将失败的耻辱留给敌人。
他们这些愚蠢的家伙，建造出这些不堪一击的护墙，
根本挡不住我们的进攻。只需轻轻一跃，
我们的战马就可跃过壕沟。
等到我们逼近他们的海船，大家不要忘了，准备好火焰，
让我用火把点燃他们的船只，并且杀死海边的战士，
那些被大火浓烟熏坏了的阿尔戈斯人。”

说罢，他向着他的战马说道：
“克珊托斯，波达尔戈斯，埃同和兰波斯，
现在是你们报答我的时候了。
安德罗马克，心高志大的埃埃提昂王之女，
让你们吃上如蜜一般香甜的麦粒，
有时还兑上美酒，在你们口渴之时，
比兑给我还快，虽然我是她心爱的丈夫。
现在紧紧咬住敌人，就能获取涅斯托尔
的盾牌，这块美名远扬的盾牌，
包括盾面和把手，都由纯金铸就。
我们还能从驯马手狄奥墨得斯的肩头
夺取精工制作的胸甲，是赫菲斯托斯
精心打造而成。如果获得了这两样战利品，
那么今晚有望把阿开奥斯人赶上海船。”

赫克尔托的豪言壮语，让天后赫拉勃然大怒，
她摇动自己的宝座，震憾了雄伟的奥林卑斯山。
对强大的海神波塞冬，她叫嚷着：
“真是可耻啊！力大无穷的天神，
难道你毫不怜悯即将毁灭的阿开奥斯人？
在赫利克和埃盖，你享受了他们丰厚的祭品，
并许下诺言保证他们的胜利。
如果我们劝服阿开奥斯的保护神们，
挡回特洛亚士兵，阻挠扔掷炸雷的宙斯，
后者就只能独自一人，在伊达山上忍受烦恼的煎熬。”

威力无穷的天神心中不安，答道：
“出言莽撞的赫拉，看你都说了些什么？”

让众多的天神同宙斯对抗，
这个情景我可不愿见到，因为宙斯的勇力无人能及！”

他们就是这样交谈着，争论着，
在拥挤的护墙和壕沟之外，
到处都是手持盾牌的将士和黑压压的战车。
普里阿摩斯之子，如天神般神勇的赫克托尔，
把阿开奥斯人逼到那里，宙斯正使他获得荣誉。
如果不是天后赫拉奋发了阿伽门农的斗志，
激励了士兵的勇气，很有可能，赫克托尔焚烧了
海边的战船。阿伽门农穿行在阿开奥斯人的
营帐和船只，粗大的手里抓住一件深红色的大袍，
在奥德修斯的海船旁边站立，那是全军的中心部位，
一声呼喊，全营都可听到，包括离得最远的
特拉蒙之子埃阿斯的营帐和阿基琉斯的兵棚。
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和刚勇，
把匀称的海船放在了全军的两头。

阿伽门农大声地对阿开奥斯人说道：

“多么可耻啊！虚有其表的阿开奥斯人！
那些豪言壮语到哪里去了？你们不是自命最为勇敢吗？
在利姆诺斯，吃饱了长角肥牛的鲜肉，
喝足了大杯的葡萄甜酒，还夸下海口，
说在战场上，你们能一个顶一百个、
甚至二百多个特洛亚士兵。
现在仅有一个赫克托尔，我们都应付不了，
而他马上会用火焰烧毁我们的船只。
父神宙斯，以前你是否如此凶狠地
伤害过一个国王，将他毁灭，还剥夺了美名？
在我坐着木桨众多的大海船，
航行在进军此地的水道上，
每次经过你的祭坛，我都没有忘记
向你献上鲜肥的牛肉和大腿，
盼望能够尽早地荡平固若金汤的伊利昂。
宙斯啊！请求你答应我的请求，
至少让我们逃命远离战争的险恶，
不至于毁灭在特洛亚人的手下。”

他祈祷着，双泪横流。见此情状，

宙斯心生怜悯，答应保全他的军队。
随即他放出一只飞禽中最可靠的预兆鸟雄鹰，
鹰爪中掐着一只善跑的花斑鹿幼仔。
在美好的祭坛之上，雄鹰扔下幼鹿，
那是阿开奥斯人为宙斯所设的祭坛。
他们看到雄鹰飞自宙斯，
立刻重振战斗激情，向特洛伊人反扑过去。

达那奥斯人尽管人数众多，
可没有一个人夸口他的快马能冲在提丢斯之子之前。
提丢斯之子驾驭着战车冲过壕沟，
同特洛伊人拼杀，首先杀死了英武的战士阿革拉奥斯，
他是弗拉德蒙之子。那时，他正转身逃命，
狄奥墨得斯的长枪，正好刺中他的后背，
枪尖穿到胸膛，
他从车上翻落在地，身上的铠甲琅琅作响。

紧随其后的是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
再后面是大小埃阿斯，他们异常勇猛，
然后就是伊多墨纽斯和他的搭档，
可与阿瑞斯相比的墨涅拉奥斯，
他们后面是欧埃蒙之子欧律皮洛斯，
第九个是透克罗斯，调上他的大弓，
藏身在特拉蒙之子的盾牌之后，
为了让他观察时机，埃阿斯微提着盾牌。
只要他放出一箭，就会命中一个敌人，
中箭者就应声倒地，结束了生命。
然后透克罗斯退后，躲在埃阿斯大盾之后，
如同一个孩子在母亲保护之下。

哪个特洛伊人首先被透克罗斯射死？
首先是奥尔西洛科斯，然后是墨奥尔墨诺斯、
奥菲勒斯特斯、德托尔、克洛弥奥斯、阿摩帕昂、
吕科丰特斯、波吕埃蒙之子阿摩帕昂和墨托尼波斯。
他们都中箭躺在丰腴的土地上。
见到他用强弓打乱敌人的阵脚，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十分喜悦，
走上前去，赞扬他道：

“ 特拉蒙之子，出色的透克罗斯！
继续这样干吧，达那奥斯人，还有你的父亲，
会从你身上看到希望的光芒！
尽管你是私生子，
特拉蒙却将你收养在身边，
倍加爱护。现在远隔万里，你将为他脸上增光。
现在，我向你保证
如果宙斯和雅典娜准许我们毁灭圣城特洛亚，
在我自己之后，我将最先赏你一只三脚鼎，
或者是两匹战马连同战车，
或者是一名与你同床共眠的美貌女子。 ”

豪壮的透克罗斯这样答道：
“ 尊贵的阿伽门农，对于我这样好战的人，何必督促？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停止战斗。
自从我们想把特洛亚人赶回伊利昂时起，
我就在这里弯腰射箭，杀死敌人。
从我这里射出的八支利箭，
箭箭刺入对方勇士的皮肉里，
但还没有射倒赫克托尔这条疯狗！ ”

说罢，他把弓箭对准赫克托尔，
希望能够射中，可惜事与愿违，
射中了普里阿摩斯的另一个儿子
戈尔古提昂的胸膛，
他的母亲是来自埃叙墨城的
美如女神的卡斯提阿涅拉。
他的脑袋向旁边一歪，如同花园之中
受到果实或春雨压迫的花朵，
就象这样，他的头盔压倒在了他的头上。
透克罗斯又向赫克托尔射出了另外一支利箭，
希望这次能够命中目标，
可又未射中，箭头被阿波罗挡开，
射中了勇敢的车手，赫克托尔的搭裆
阿尔克普托勒摩斯乳边的胸膛。
他翻身落地，惊得战马前腿腾立，
躺在地上，他的精神和力量片片破散。
见到同伴的死亡，赫克托尔内心十分痛苦，

但却让他躺在那里，尽管十分悲伤，
命令身旁的兄弟克布里奥涅斯拉住缰绳，
后者听从兄长的吩咐。
大喝一声，赫克托尔从车上跃到地下，
抓起一块巨石，砸向透克斯。
后者正从箭袋抽出一支利箭，
搭在后拉的弦上，
赫克托尔的巨石击中了他，
正中肩膀与脖子相连的要害部位；
出于愤怒，赫克托尔迅猛地投出巨石，
还碰断了弓弦。他的臂腕登时麻木，
弯弓从手中枪落，瘫软在地。
看到兄弟处于危险之中，埃阿斯直奔过去，
跨站在他的身边，
用巨盾护住了他的躯体。
埃基奥斯的两个儿子，忠实的伙伴
墨基斯透斯和神勇的阿拉斯托尔弯下腰身，
抬着凄厉地呻吟的透克斯回到了空心船。

天神们又激励起特洛伊人的斗志，
把阿开奥斯人逼到了又宽又长的壕沟前，
陶醉于自己的勇力，赫克托尔冲杀在前，
宛如强健的猎狗飞快地追赶野猪或雄狮，
冲上去咬住后者的腰间或臀部，
并时刻注意猎物的反扑。
就象这样，赫克托尔威逼着长发的阿开奥斯人，
杀死落在后面的人。
当他们越过木桩和壕沟时，
许多阿开奥斯人已死在对方的手下。
逃到船边，他们收住脚步，相互呼喊，
高举起双手，大声向众神祈祷。
这时，赫克托耳瞪着戈尔戈或阿瑞斯的双目，
驾驭着长鬃飘扬的战马，
在壕沟前沿来回奔跑。

见此情景，白臂赫拉心生怜悯，
她用长着翅膀的话语对雅典娜说道：
“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啊！”

达那奥斯人即将毁灭，我们岂能不管？
他们将结束悲惨的命运，
死在普里阿摩斯之子赫克托尔的手下，
他的疯狂的屠杀让我心中恼怒。”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这样答道：
“这个人必死无疑，他的力量和勇气将丧失殆尽，
死在阿尔戈斯的手下，倒在故乡的土地上。
可是父王宙斯狠毒的心胸充满着愤怒，
他的强横残暴，阻挠了我的行动。
他早已忘记，我多次营救了他的儿子，
在后者被欧律斯透斯王残酷折磨之时，
高声向天神求救，是我奉命前去营救。
如果我的智慧能使我预知这一切，
当他按照欧律斯透斯的命令去往冥府，
在大门旁边牵走看门的恶狗之时，
就不可能冲出斯提克斯湍急的流水。
然而，如今宙斯恨了我，
顺从了忒提斯的心愿，
她抱着宙斯的膝头，抚摸着他的下颌，
请求他赐给阿基琉斯荣誉。
不过，总有一天，他又会叫我“亲爱的明眸姑娘”。
现在，你去套车，驾上风驰电掣的骏马，
我回到带埃吉斯的宙斯的宫殿，全副武装。
当我们出现在战场上时，
看赫克托尔是否会高高兴兴。
而且，一定会有某个特洛亚人倒在阿开奥斯人的海船边，
他的油脂和血肉会满足
野狗和秃鹰的食欲。”

白臂女神赫拉听从了她的建议。
尊贵的天后，克罗诺斯之女赫拉
去给两匹头戴金饰的战马套上笼头；
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雅典娜
在父亲宫殿的门坎处扔掉了亲手织就的，
精心制作的绣花长袍，
穿上了乌云神宙斯的战袍，
披挂上自己的铠甲，手握长枪，

登上闪亮的战车。
她曾凭借手中的长枪，
荡扫过地面上交战的军队。
赫拉扬鞭策马，
时光女神看守的天门自动打开，
她们还看管着苍天和奥林卑斯山，
并决定浓浓的云层的开合启闭。
穿过天门，她们快马加鞭，疾驰而去。

宙斯在伊达山上望见了她们，勃然大怒，
命令金翅的伊里斯前去传达口信：
“捷足的伊里斯，快去挡住她们，
禁止她们来到此地，否则决无好果子吃。
我的话十分严肃，一定会成为现实：
我要弄断她们车前骏马的快腿，
打散战车，把她们从车上扔出去。
她们将熬过漫长的十年光阴，
以治疗被炸雷打出来的创伤，
让雅典娜知道知道，同父王作对意味着什么！
对于赫拉，我不会如此愤怒，
因为她总是和我背道而驰，已习以为常。”

说罢，捷足的伊里斯去执行命令。
离开伊达山，来到了奥林卑斯山上，行进到奥林卑斯的前门时，
神使遇见了这两位女神，就拦住她俩，
向她们传达宙斯的口信：
“你们发疯了吗？要去哪里？
宙斯禁止你们帮助阿开奥斯人，
若是反抗，下列事情会成为现实：
他要弄断你们车前骏马的快腿，
打散战车，再把你们扔出去。
你们将熬过十年痛苦的光阴，
以治疗炸雷打出来的创伤；
让雅典娜知道，同父亲作对意味着什么！
对于赫拉，他却没有这样的愤怒，
因为她总是和他背道而驰，已经习以为常。
所以雅典娜，你这条可耻的狗，
必须小心在意，如果你向父亲举起粗长的尖枪！”

捷足的伊里斯说罢，就离开了那里。
天后赫拉向雅典娜这样说道：
“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我可不想
为了凡人而同宙斯作对。
让他们一方胜利，一方毁灭，听天由命吧。
大神自会仔细考虑，
如何操纵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的命运。”

说罢，她掉转马头，返了回去。
时光女神为她们卸下骏马，
牵到神圣的马厩里，
将马车停靠在闪亮的门廊墙边。
夹在其他天神当中，她俩坐在金座上
心中充满了深深的忧伤。
这时，宙斯驾着两匹骏马和飞轮的战车
从伊达山回到了奥林卑斯山，来到众神聚会的殿堂。
威力无穷的海神波塞冬替他解下战马
将马车停在闪亮的墙边，并盖上一块篷布。
雷声远播的宙斯坐上他的金座，
巍峨的奥林卑斯山在他脚下震荡。
只有赫拉和雅典娜离他远远地，
坐在那里，既不发言，也不询问。
宙斯心知肚明，开口说道：
“为何如此忧愁，赫拉和雅典娜？
你们在使人获得荣誉的战争中，
总是痛恨特洛伊人，要把他们毁灭。
可是我的力量和双手无坚不摧，
奥林卑斯的众神无人能把我推倒。
而你们，在没有看到战斗的痛苦的灾难以前，
你们的手脚就会发抖不停。
我要严肃地告诉你们，这件事情一定会成为现实，
如果我的炸雷击中了你的车马，
就永远不可能再回到奥林卑斯山巅。”

宙斯如此训斥，两位女神充耳不闻，
只管小声嘀咕，
盘算着如何对付特洛伊人。

雅典娜对宙斯十分不满，面带怒色，
闷声不响；赫拉却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说道：
“ 可怕的克罗诺斯之子，你在说些什么吗？
你是那么地强大，这众所周知，
但是我们可怜那些达那奥斯士兵，
他们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战死沙场。
如果你禁止我们参战，我们服从，
但是我们要给阿尔戈斯人一些有益的指导，
使他们不会由于你的暴怒而遭灭顶之灾。 ”

乌云神宙斯这样回答赫拉：
“ 牛眼的女神，尊贵的赫拉，
如果你有兴趣，在明天黎明时，你就会看到克罗诺斯之子，
将杀死更多的阿开奥斯枪手。
直到佩琉斯捷足的儿子从海船走出，
否则强壮的赫克托尔不会停止战斗。
那一天，赫克托尔将聚集在船尾，
为了夺回帕特罗克洛斯的尸首而艰苦拼战，
这都是注定要发生的事。至于你的愤怒，我毫不在乎，
即使你到大地和海洋的最最底层，
那居住着伊阿佩托斯和克罗诺斯的地方，
他们围困在塔尔塔罗斯的深坑里，
没有太阳神许佩里昂的阳光和沁人心脾的暖风。
即使你到那里大发牢骚，我也不在乎。
世上再也没有比你更无耻的人了。 ”

听罢，白臂神赫拉一言不发。
这时，长河已淹没了太阳的余辉，
黑色的夜幕覆盖着盛产谷场的田地。
对于特洛伊人，夕阳西下事与愿违；
对于阿开奥斯人，则是一种祈盼来的幸福。

特洛伊人被伟大的赫克托尔集合起来，
来到距海船不远，水流湍急的长河
旁边的平地上，那里没有横七竖八的尸体。
他们下了车，坐在地上，倾听宙斯钟爱的
赫托托尔的训话。后者手中高举一支
十一个肘尺长的矛枪，青铜枪尖闪闪发亮，

由一个金环把它箍紧。依着矛枪，
赫克托尔大声地训话：
“特洛伊人，达尔达诺斯人和友军朋友们，
请听我讲，我原来考虑这个时候已经
毁坏了海船，杀败了阿开奥斯人，
可以回到多风的伊利昂，
可是，夜幕降临，挽救了阿尔戈斯和他们的船只。
让我们服从夜神的安排，准备晚餐，
卸下长鬃挥洒的战马
喂给它们可口的草料。
让我们到城里牵来牛和肥羊，
到家中拿来香甜的美酒和食物。
我们要堆起无数的柴堆，
这样从夜晚到黎明，
熊熊的大火都不会熄灭，
警惕长发的阿开奥斯人趁着夜色，
匆匆忙忙地起航逃跑。
在他们离开这里之前，一定要进行一番苦斗，
使他们回到家里，还要仔细护理创伤，
那是在上船时，箭头和矛头留给他们的礼物。
经过这次教训，就没人敢再给
驯马的特洛伊人带来战争的苦难。
命令宙斯钟爱的传令官们通报全城，
要年轻的少年和头发灰白老人集中到
众神为我们修筑的城楼上面，环绕住整个城市；
集合特洛伊妇女在家里燃起大火，
还要布置岗哨，小心防卫，免得
敌人趁我们出动之时，
袭击了空无一兵的城堡。
这就是我的计划，照我说的做吧，
心胸豪壮的特洛伊人。今天的命令就发布到此，
明天一早我还要召集大家进行训话，
满怀期望，我向宙斯和众天神们祈祷，
让我们打败阿开奥斯人，这帮疯狗们，
把他们统统赶到乌黑的海船上。
今晚，我们要严加防范，明天一早，
大家全副武装，在空心船旁将有一场
激烈的恶战。那时，一切都见分晓，

是提丢斯之子，强壮的狄奥墨得斯，
把我赶离海边，逼到城墙，还是
我的铜枪把他刺死，夺走他满是血污的铠甲。
明天，他就会明白他的力量能否挡住我的长枪。
明天太阳升起之时，他会被我刺死，倒在地上，
在他周围，还躺着众多的伙伴。
但愿我自己能够长生不死，
如雅典娜和阿波罗那样受人尊崇，
就象我明天会给阿开奥斯人带来灾难那样确定无疑。”

听罢，特洛伊人欢声雷动。
他们从战车上卸下汗流浹背的战马，
拴好缰绳，立在各自的车上。
很快地，人们从城中牵来壮牛和肥羊，
从家里拿来香甜的美酒和食物，
又从各处找来大量的柴木，垒起一座座的柴堆。
他们向天神们献上丰厚的百牲祭品，
晚风托着食品的香气，袅袅地，从平原带上天空。
但永生的天神并未接受祭祀，
天神们不愿意仇恨圣城伊利昂，
普里阿摩斯以及拥有柁木枪的人们。

特洛伊人精神饱满，富有斗志，
整夜地围坐在阵线空地的营火旁边。
如同天空中的星星围绕着明亮的月亮，
发射出晶亮的光芒。没有一丝儿风，
天地上下一片宁静。高耸的山峰，
突出的海角，幽洋的谷壑，一切毕见，
迷蒙的大气自高天而泻，露出所有的星辰，
这样的情景，让牧人心喜。
就象这样，在阿尔戈斯人的海船和克珊托斯河之间，
在圣城伊利昂前面，特洛伊人点起众多的营火。
成百上千堆营火燃烧在广阔的平原上，
每堆都有五十人围坐在旁边。
战马悠闲地吃着燕麦和雪白的大麦，
静候在战车旁，等待绚丽的黎明女神登上她的宝座。

第九卷

——阿基琉斯拒绝了阿伽门农的求和

特洛伊人就这样整夜防范，
而阿开奥斯人却淹没在神降的恐慌之中，
难以忍受的悲哀折磨着每一位勇敢的将领。
如同来自色雷斯的突如其来的西风和北风，
在鱼群游动的海面上，卷起巨大的海浪，
黑色的巨浪冲向天空，连同海底的水草，
也飘出了海面。就象这样，
阿开奥斯人心烦意乱。

阿特柔斯之子，满怀愁绪，
穿行在营盘中，命令传令官们召集众人。
要直呼其名，可是不能大声叫喊。
他自己也在军营中传达命令。
众人坐在聚会地点，一个个垂头丧气。
阿伽门农站了起来，泪如雨下，
如同悬崖上流下的黑泉。
悲叹一声，阿伽门农这样讲道：
“各位朋友，阿尔戈斯人的首领和长老们，
克罗诺斯之子宙斯残忍地将我蒙昧，
他曾向我保证，
答应我在毁灭固若金汤的伊利昂城后再回到家乡。
可现在他却施展诡计，
让我在损兵折将之后，灰溜溜地回乡。
这样的结局，使威力无边的宙斯心花怒放。
他高高在上，不可违抗，
以前曾使许多城邦俯首称臣，今后还要继续。
我们永远不会攻下街道宽阔的特洛伊了，
现在大家听从我的命令，
登上海船，逃回亲爱的故乡。”

他的话语使大家沉默不语，
长时间内会场上静寂无声。
终于，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开口说话：
“阿特柔斯之子，我要指责你的愚蠢，

人民的国王啊，在会上反对你是我的权利，
希望你不要动怒。
以前，你曾指责我懦弱胆小，
这件事所有的阿开奥斯人都很清楚。
克罗诺斯之子赐予你两种东西：
你的王杖和享受别人的尊重。
然后却没有赐予你勇气，
只有勇气最具威力。
愚蠢的人！阿开奥斯人的儿子们真的如你所言
懦弱无能？如果你想要回家，就随你的便吧。
归途就在你的面前，大海旁边停靠着
无数你从迈锡尼带来的海船。
其他的长发的阿开奥斯人将留在这里，
直到攻下特洛亚。
即使他们也要逃回故乡，
斯特涅洛斯和我也要留下战斗，
直到攻破特洛亚，因为有天神与我们同在！”

听罢，阿开奥斯人的儿子们欢声雷动，
对狄奥墨得斯的演说赞不绝口。
驾车的涅斯托尔站了起来，说道：
“提丢斯之子，在战争中，你最强大，
在论辩中，你又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阿开奥斯人没有一个会轻视你的意见，
反驳人的说法，尽管你未提出解决方案。
你的年龄和我的幼子差不多，
但你已经能向阿尔戈斯的国王
说出条理分明的话语。
现在我也要发表意见，因为我比你年长，
能够考虑到各方面的问题，
没有人，甚至是阿伽门农也不会轻视我的意见。
谁喜欢和自己人挑起可怕的争斗，
谁就是一个没有家族、家庭和传统习俗的人。
现在让我们服从夜神的安排，
准备晚餐。在护墙外，壕沟边
各位哨兵都要尽守职责。
这是我向年轻人作出的劝导。
下面，阿伽门农由你负责，你是最高贵的。”

招待各位首领和长老，这是你应当履行的义务，
也与你的身份、地位相当。阿开奥斯人用船只
天天从色雷斯运来的美酒堆满了你的营帐，
你具备设宴的条件，你统治着众多的人民。
等人们到齐后，看哪一个能想出好主意，
你可以酌情吸取。如今，阿开奥斯军队
非常需要有益的建议，因为敌人在不远处
已燃起了众多的营火。见此情景，谁会高兴？
今晚胜败就见分晓，要么彻底毁灭，要么得到拯救。”

人们侧耳倾听，服从了他的安排。
涅斯托尔之子、士兵的统帅特拉叙墨得斯、
阿瑞斯之子阿斯卡拉福斯、伊阿尔墨诺斯、
墨里奥涅斯、阿法柔斯、得阿波罗斯以及
克瑞翁之子神勇的吕科墨得斯
率领着全副武装的哨兵奔向哨所。
共有七名哨兵队长，
每人手下有一百个手握长枪的年轻士兵，
他们到达了护墙的壕沟之间，
就坐下来，生起营火，准备晚餐。

阿特柔斯之子引导首领们走进营帐，
送给他们可口的肉食。
他们都用手直接抓食面前的食物。
在满足了吃喝的欲望之后，
老迈的涅斯托尔开始提出他的意见，
他的意见总是十分有用。
怀着善意，他这样说道：
“阿特柔斯之子，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
我的建议从你开始，也以你结束，
因为你是全军的统帅，
宙斯赐予你王杖和决断的权力，
好为人出谋划策。
你应当多作训导，广泛纳谏，
鼓励人民说出心里话，
并让别人的意见变成现实。
下面我要说出我认为最好的办法。
自从你夺走了阿基琉斯的战利品

美丽的少女布里塞伊斯，
你的做法，大家都很不满。
那时，我尽力劝阻，
你却坚持你的高傲，
侮辱了天神钟爱的战士，
夺走了他的荣誉，收归己有。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如何补救，
用诚挚的请求和美好的礼物将他劝慰。”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这样答道：

“老人家，你说得确实很对，
我承认，我做事愚蠢。
那个宙斯钟爱的战士抵得上众多壮勇，
为了给他增光，大神要毁灭阿开奥斯军队。
当时，我太愚蠢了，受了恶劣的心理的驱使，
现在我打算补救，
送给难以估价的重礼。
在你们面前，我列举一下最贵重的礼物：
七个新铸的铜鼎、十塔兰同黄金、
二十口闪亮的大锅、十二匹雄健的战马，
它们在比赛中以飞快的速度取胜。
这些战马会获得数不清的奖品，
谁拥有了它们，谁就不会缺少黄金，
就不会感到贫穷，
另外，再送他七个累斯波斯女子，
那是在阿基琉斯攻陷累斯波斯城后，
我自己挑选的战利品
她们美貌绝伦，无人能及。
还有我夺走的布里修斯之女，
我对天发誓，我从未登上她的床和她共眠，
虽然男女之事，人间常有。
所有这一切我都送给他。
如果众神允许我们荡劫普里阿摩斯的都城，
在分取战利品时，让他尽量地拿取黄金和铜，
还可以挑选二十名色貌仅次于海伦的美女。
而且，如果我们可以回到肥沃的阿尔戈斯，
他立刻可以成为我的快婿，
如同珍爱我的幼子奥瑞斯特斯那样对待他。

我有三个女儿住在华美的宫殿里，她们是
克津奈特弥斯、拉奥狄克、伊菲阿娜萨。
他可以任选一个娶回家中，也不用送上聘礼，
相反我要送上丰厚的嫁妆，
没有一个父亲给过女儿那么多东西。
我还将送给他七座繁华的城市
卡尔达米勒、埃诺佩、水草丰美的革瑞、圣城斐赖
和拥有辽阔草原的安特亚、美丽的埃佩亚，
以及出产葡萄的佩达索斯。
它们都是海滨城市，位于多沙的皮洛斯的边界。
牛羊成群的人民居住在那里，
会尊敬他，把他当作天神
顺从地接受他的统治。
只要他不再生气，
所有这一切都会成为现实，
如果他不让步，就会象不让步、不息怒的哈得斯一样，
让天神和凡人所厌恶。
希望他表示顺服，因为我是国王，
而且比他年长。”

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这样答道：
“阿特柔斯之子，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
你送给阿基琉斯的礼物谁也不会小看。
现在让我们选派人手，前往佩琉斯之子的营帐。
希望被我挑中的人服从我的命令。
第一个是宙斯钟爱的福尼克斯，
其次是光荣的埃阿斯和天神般的奥德修斯，
随从人员是传令官奥狄奥斯和欧律巴斯特。
现在全场肃清，你们用水把手洗净，
真诚地向克罗诺斯之子祈祷，
祈求他对我们阿开奥斯人的怜悯。”

他的建议让大家眉开眼笑，
传食官端着水让他们洗手。
年轻人把美酒倒入调缸，
先略倒一点进行奠酒仪式，然后再注满各自的杯子，
大家开怀畅饮，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然后，离开阿特柔斯之子的营帐。

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吩咐每一个人，
尤其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要他们好好劝导，说服英勇的阿基琉斯。
在汹涌的大海边沿行进着埃阿斯和奥德修斯，
对环围和震撼大地的大神一次又一次地祈祷，
希望能顺利地说服阿基琉斯。
到达米耳弥冬人的营区后，
发现阿基琉斯正在弹琴，自得其乐，
那架琴乐声悠扬，美观精致，装着银质琴桥，
是他攻破埃埃提昂的城堡时的战利品。
他弹琴自娱，唱颂着英雄们的功绩。
帕特罗克洛斯静静地坐在对面。
等待埃阿科斯之孙唱完他的歌曲。
他俩由奥德修斯打头，迈步上前，
站在阿基琉斯的面前。
后者大惊，手握竖琴，跳将起来，
帕特罗克洛斯也起身离座。
捷足的阿基琉斯这样说道：
“欢迎你们，正在我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虽然我正在生气，却非常欢迎我最亲爱的朋友。”

说罢，阿基琉斯引导他们进帐，
请他们坐在铺着紫色毯毡的椅子上。
然后吩咐身旁的帕特罗克洛斯，
“墨诺提奥斯之子，请你端来调缸，
调出纯正的美酒，再给每人一只杯子。
今天在我营帐中的是我最好的朋友。”

帕特罗克洛斯遵命而去。
阿基琉斯把一块大木扔进火中。
取出肥胖的山羊和绵羊肩上的鲜肉
还有肥得流油的猪的里脊肉。
由奥托墨冬摠住，阿基琉斯割肉，
用刀切成小块，挑上叉尖，
然后由墨诺提奥斯之子烧烤。
等柴木烧完，只剩下火红的木炭，
他摊开木炭，
把铁叉架在上面，

并撒上神圣的食盐，
烤熟之后，他把肉从叉上取下，放进托盘；
又从精美的篮子中取出面包，放在餐桌上。
同时，阿基琉斯摆放烤肉。
然后，他面对奥德修斯，在墙边坐下，
吩咐帕特罗克洛斯向天神祭肉，
后者把肉扔进了火里。
在他们满足了吃喝的欲望之后，
埃阿斯向福尼克斯点头示意，
见此情状，奥德修斯举杯向主人致意道：
“阿基琉斯，祝你健康！
无论在你的营帐里，还是在阿特柔斯之子
阿伽门农的营帐里，
我们都不缺乏可口的美食。
在你这里，吃喝不用发愁，
可让我们感到忧愁的是面临的灾难，
不知我们是否能够保卫住海船。
如果你不出战，
我们将要毁灭。
气势汹汹的特洛伊人和他们的友军
正在我们的护墙外面燃起营火，
认为没有任何阻碍，
就可杀上我们的海船。
克罗诺斯之子甩出炸雷，打在他们的右方，
向他们显示吉兆。
赫克托尔则信任宙斯，
将其他天神和凡人不放在眼里，
他自信自己的力量，目空一切，横扫疆场。
他期盼黎明女神快快到来，
好砍掉我们船上的桅杆，
并放火烧毁船只，
杀光被火烟熏坏了的阿开奥斯人。
这就是我的忧愁，
担心我们被众神抛弃，
远离阿尔戈斯，客死他乡。
出战吧！如果你想拯救阿开奥斯人
于深重的灾难之中。
如果你不能挽救大家，日后你定会后悔。

你应该自由考虑如何躲开这倒霉的日子。
我的朋友，当你父佩琉斯送你去
阿伽门农那里时，说道：
‘我的孩子，只要雅典娜和赫拉愿意，
她们就会保佑你。但你要控制住
自己的脾气，多些温和友爱。
假若你减少害人的争吵，
所有的阿开奥斯人都会更加尊敬你。’
老父的嘱咐，你没有忘记吧？
现在，不要生气，忘掉愤怒吧。
阿伽门农答应送你不可估价的重礼，
你静下心来，听我细说：
七个新铸的大鼎、十塔兰同黄金、
二十口闪亮的大锅、十二匹雄健的战马，
它们在比赛中以飞快的速度取胜。
这些战马会获得数不清的奖品，
谁拥有它们，谁就不会缺少黄金，
就不会感到贫穷。
另外，再送你七个累斯波斯女子，
那是，你攻陷累斯波斯城后，
他自己挑选的战利品，
她们美貌绝伦，无人能及。
还有他夺走的布里修斯之女，
他对天发誓，他从未登上她的床和她共眠，
虽然男女之事，人间常有。
所有这一切，他都送给你，
如果众神允许我们荡劫普里阿摩斯的都城，
在分取战利品时，让你尽量地拿取黄金和铜，
还可以挑选二十名色貌仅次于海伦的美女。
而且，如果我们还可以回到肥沃的阿尔戈斯，
你立刻就可以成为他的快婿，
他会象珍爱幼子奥瑞斯特斯那样珍爱你。
他有三个女儿住在华美的宫殿里，她们是：
克律索特弥斯、拉奥狄克、伊菲阿娜萨。
你可以任选一个娶回家中，也不用送上聘礼，
相反，他要送上丰厚的嫁妆，
没有一个父亲给过女儿那么多东西。
他还将送你七座繁华的城市：

卡尔达米勤、埃诺佩、水草丰美的革瑞、圣城斐赖，
和拥有辽阔草原的安特亚、美丽的埃佩亚，
以及出产葡萄的佩达索斯。
它们都是海滨城市，位于多沙的皮洛斯的边界。
牛羊成群的人民居住在那里，
会尊敬你，把你当作天神，
顺从地接受你的统治。
只要你不再生气，
所有这一切都会成为现实。
如果你憎恨阿伽门农和他的礼物，
至少也应可怜其余的阿开奥斯人，
他们十分尊敬你，给你最大的光荣，
目前却疲乏不堪，接近死亡。
只有你可以杀死赫克托尔，他会愤怒地冲向你。
如今他自信自己的力量，目空一切，横扫疆场，
认为所有的阿开奥斯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捷足的阿基琉斯这样回答道：

“宙斯的后代，拉埃尔特斯之子，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啊！
我必须直接把我内心所想的以及将来的结局对你们讲，
否则，你们就会一直在我面前唠叨个不停。
在我看来，口是心非的人，
如同冥府的大门那样让人痛恨。
我要告诉你们，我认为最适宜的想法，
我认为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无法说服我，
其他的阿开奥斯人也不能。
你看看我，在沙场上拼死拼活，却得不到酬谢，
命运之神对勇士和懦夫一视同仁，
赠给他们同样的荣誉。
死神照来不误，不管你消闲自在，还是辛苦不堪。
我拼命苦战，却一无所获，
而见内心遭受极大的折磨，
如同一只母鸟，含辛茹苦地为小鸟
衔来食物，自己却累得苦不堪言。
就象这样，我经常彻夜不眠，
为了抢夺敌人的妻子，我奋力苦战，
捱过了一天又一天的血战。”

“航海途中，我攻陷了十二座都城，
到达了陆地，我又荡掠了大约十一座。
我掠夺了大量的丰富的战利品，
全都运回来交给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
他总是呆在后方的快船边，
接受战利品，大部分收归己有，分给众人却只有一点儿。
其他首领们的战利品至今还保有，
唯有我被他可耻地剥夺，
他强占了我心爱的女人，并和她同床共眠！
阿尔戈斯人为何远征特洛伊人？
阿特柔斯之子为何把军队集结在这里？
还不是为了夺回他的弟媳海伦？
难道人间只有阿特柔斯之子爱护他们的妻子？
当然不是，任何一个健全的男子
都钟爱自己的女人，如同我，
钟爱着真心爱我的布里塞伊丝，尽管她是一名俘虏。
可是他抢走我的战利品，侮辱了我，
我对他了如指掌，他甭想劝服我。
让他和你们这些首领想想办法吧，奥德修斯，
看看怎样才能使海船免遭焚烧。
没有我，他也完成了伟大的工程，
垒了护墙，挖了又宽又大的壕沟，
并打上了坚实的木桩。尽管如此，
还是未能挡住赫克托尔的屠杀。
如果有我在，赫克托尔只敢在城门边开战，
在那棵橡树底下。
有一次，他见我独自一人，打算拼杀，
差一点儿就在我的攻击下丧命。

“可是，我现在无心同赫克托尔交战，
明天我就向宙斯和天神们献祭，
把我的海船装满货物，
如果你有兴趣，出来看时，
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启航，航行在多鱼的赫勒斯滂托斯。
我的水手们兴高采烈地划着船桨。
如果威力无力的海神保证我们的安全，
第三天就会到达肥沃的佛提亚。

为了这次远征，我把财产留在家里，
从这里，我要带回更多的财富，
有黄金、铜、灰铁和衣着美丽的女子，
他们都是我苦战应得的酬劳。
但是他夺走了我的战利品，
是他送给了我，又夺走了她。
你们回去后，把我的话语转述给他，
如果他再这样无耻地侮辱别人，
就会动了众怒，众叛亲离。
尽管他有一面狗脸，却不敢正视我。
我不会与他合作，共商大计，
因为他可耻地侵犯了我。
他的恶行让我清醒，
让他死去吧，足智多谋的宙斯已夺去了他的心智。
我讨厌他的礼物，在我眼中，微不足道。

“我坚持我的立场，即使他给我十倍甚至二十倍的东西，
再添上从别处所得的财富，
比如奥尔科墨诺斯或埃及特拜的财宝。
特拜城是人间最富有的一座城，
拥有一百座大门，每座城门都冲出
二百名武士，驾着战车，奔赴沙场！
即使他的礼物象尘埃那般众多，
也不能把我劝服。
他必须对我所受的侮辱作出彻底的赔偿。

“我也不会迎娶阿特柔斯之子的女儿，
即使她如美神般艳丽，如雅典娜般心灵手巧，
让他挑选另外一个与他相似，
比我更具国王气质的阿开奥斯人
做他的乘龙快婿吧。
假如众天神让我活着回家，
我父佩琉斯会为我娶个好妻子。
众多的阿开奥斯少女生活在赫拉斯和佛提亚，
她们的父亲都是城邦的统领。
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任意挑选谁做我的妻子。
我的心灵催促我在自己的家乡
寻找一位得意伴侣，一个贤惠的妻子，

共同享有老父给我的财富。
我认为，生命最为可贵，
即使是和平时期，战争未开始之前的
繁华的伊利昂的财富，或者是银弓之神
在山石嶙峋的皮托用巨石围封起来的
巨大财富，都不能与之相比。
“只要活着，就可以抢夺牛和肥羊，
就可以获得三脚铜鼎和枣红骏马。
可是人的灵魂一旦飞出牙缝，
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我的母亲，银足的忒提斯告诉我，
在临死之前，我有两种命运可以选择，
要么我留在这里同特洛亚苦战，
虽无法生还，
却可获得永恒的光荣；
要么我返回家园，健康长寿，
但光荣和名声会离我而去。

“另外，我奉劝大家赶快逃回家乡，
因为我们无法攻下险要的伊利昂城。
扔掷炸雷的宙斯已经把双手
伸上伊利昂城的上空，保佑那里的人民。
所以，你们赶紧回去，向阿开奥斯的首领
转达我的口信，让他们负起责任，
仔细考虑，如何能够保卫海船，
拯救全军。由于我十分恼怒，
眼下的方案不能奏效。
不过，福尼克斯可以留下，
好好地睡一觉，
明天和我一起启航，返回家园，
但要经他同意，我不会强迫于他。”

听罢，大家静默无言，心中惊诧，
因为他的语气如此不可商量。
年迈的福尼克斯想到围困着的海船
就泪水横流，他开口说道：
“光荣的阿基琉斯啊！你是真的如此愤怒，
坚持逃回自己的故乡，

而不顾海边处于危难的海船？
亲爱的孩子，你走了，我怎能独自留在此地？
年迈的国王佩琉斯让我与你一起出行
那天，从佛提亚，他把你送往阿伽门农那里，
当时你还年少，既不懂得战争的险恶，
也不明白怎样在大会上扬名，
你父吩咐我，让我教导你如何成为雄辩家，
如何敢做敢为。所以，亲爱的孩子，
我不愿离开你，单独留在此地，
即使天神允许我减去年岁，
变得身强力壮，就象当年为了避免
与我父阿明托尔，奥尔墨诺斯之子争吵，
远离美女如云的赫拉斯时那样。
为了他的美丽的情妇，他对我大发雷霆。
他对情妇无比宠爱，却冷落了他的妻子，我的母亲。
抱着我的膝头，母亲屡次请求我，
让我和那女子同床，使她讨厌老父。
我答应了母亲的请求，不料父亲疑心顿起，
他狠狠地诅咒我，恳求复仇女神，
不让我生下可爱的儿子以玩耍在他的膝下。
众天神和冥府的哈得斯和佩尔塞福涅
实现了他的咒语。
我本来打算用利剑击杀他，
可是一位天神止住了我的愤怒，
要我当心谣言，牢记人言可畏，
免得阿开奥斯人指责我是弑父的罪人。

“面对暴怒的父亲，我无法继续
生活在他的宫殿里，但是一大群亲戚朋友
守在我身边，请求我留下。
他们宰了众多的肥羊和行动缓慢的弯角牛，
还把成群的肥得流油的肥猪，
架在烈火上烧烤。
他们开怀痛饮，喝干了一坛坛美酒。
接连九个晚上，他们守在我身边，
轮番值夜，以保柴火不灭，
一堆点在围墙高大的庭院的门廊里，
一堆点在我的卧房外面的过道里。

直到第十个夜晚，黑夜漆漆，
我破开了坚实的房门，
躲过严密看守我和女仆，
轻盈地跃过围墙，
隐身于茫茫的黑夜里。
我穿过了赫拉斯，远走高飞，
到达了肥沃的佛提亚。
佩琉斯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爱我如同爱他的独子，
那个能继承大量财产的儿子。
他给我财产，给我人民，
让我坐守在佛提亚的边境上，统治着多洛普斯人。

“神一样的阿基琉斯啊！是我教育培养了您，
我十分地爱您，出自我的真心。
小时候，您不愿和别人一道在宴会上大吃大喝，
除非坐在我的腿上，
给您切肉，喂您喝酒，
您常常吐出酒来，
打湿了我胸前的衬衣。
我为了您，尽心竭力，吃尽了苦头。
所以天神不允许我有儿子，
我就把您当成了我的儿子，您是那么神勇，
可以保护我，可以为我化解灾难。

“阿基琉斯，您应压制住您的愤怒，
您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现在的情景，
连天神也会温和，和凡人相比，
他们更崇高、更伟大、更强壮。
如果人犯了错误，就会献祭，
用美酒、百牲和虔诚的祈祷
恳求天神平息愤怒。祈求女神是宙斯之女。
她们脸皱，眼斜而且跛脚。
她们总是跟在诱惑女神之后，
前者强健、迅猛，远远在前，
首先到达各地，诱惑众生，
祈求女神们就在后面医治人们的悔恨。
当她们走近时，谁尊敬她们，

她们就帮助谁，听取他的祷告，
否则，她们就会跑到宙斯之前，
请求大神宙斯派遣诱惑女神
追随此人，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阿基琉斯，平息你的怒火吧，尊敬宙斯的女儿们，
尊敬能改变英雄的心思，
如果阿伽门农也暴怒不息，不送给你
丰富的礼物，不承诺优厚的待遇，
我也不会这样地劝说你，
请你压下怒火，拯救阿开奥斯人。
然而，他不仅马上表示愿意献上厚礼，
还许诺下了许多优厚的条件，
并从全军中挑选你最好的朋友，最尊贵的将领来说服你。
你不能让他们费了口舌，而又一无所获
虽然并没有人责怪你的愤怒。

“以前，我也听说过如此的事情，
为了荣誉，英雄怒火冲天，
但丰厚的礼物和真挚的话语可以平息怒火。
很久以前，发生过这样一样事，
亲爱的朋友们，请听我细细讲来。
在卡吕冬城下，英勇的库瑞特斯人
和顽强的埃托利亚人互相拼杀。
埃托利亚人为了保住卡吕冬城
而库瑞斯特人却想毁灭它。
战争的起因是由于享有金座的女神的愤怒，
因为在葡萄丰收之后，
奥纽斯王向其他天神献上祭礼，
唯独忘记了她，这可是个巨大的失误。
宙斯之女，弓箭女神寻求报复，
她赶来一只长着白色獠牙的野猪，
冲进了奥纽斯的葡萄园，
撞倒了一棵棵高大的树木，
使得根须外露，
连同果树上的花果也倍受蹂躏。
但是，奥纽斯之子，墨勒阿格罗斯
率领来自各地的猎人猎狗杀死了它，

因为它如此凶猛，伤害了无数的人
少数人绝对无法把它制服。

“为了占有猪头和粗糙的皮子，
女神又在库瑞特斯人和埃托利亚人
之间挑起一场激烈的战争。
但只要好战的墨勒阿格罗斯不放下武器，
尽管人数众多，
库瑞特斯人一直败退，
甚至在城墙外也立不住脚跟。
然而暴怒袭击了墨勒阿格罗斯
同样的愤怒也同样会抓住其他的聪明人。
心怀着对母亲的愤怒，他躺在他的妻子
克勒奥帕特拉身边，她本是欧埃诺斯之女，
美足的玛尔佩萨的女儿；伊达斯是她的父亲，
他为了玛尔佩萨这位美足姑娘，
甚至敢向阿波罗拉起大弓。
“玛佩莎的父亲和母亲，
在宫殿中叫她阿尔库奥涅，
因为当她被阿波罗夺走后，
她的母亲象一只翠鸟一样想念自己的孩子。
躺在妻子的身边，想起母亲的诅咒，
墨涅阿格罗斯十分气愤。
哀伤着死去的兄弟，她祈求天神严惩亲生儿子。
她跪在地上，泪流沾衣，
双手拍击着生长万物的土地，
恳求冥府的哈得斯和佩尔塞福涅
带走她的儿子。在黑暗中穿行的复仇女神，
听到了她的祈求。

“城门外响起巨大的吼声，
库瑞特斯人即将攻入城里。
埃托利亚的将领们，
派来了最高贵的祭司，
劝他出城迎敌，并答应给他厚礼，
可以在肥沃的卡吕冬平原上，
任选五十亩最好的田地，一半是葡萄园，
另一半是未经垦种的肥沃土地。

年迈的老父奥纽斯王站在屋顶高耸的
睡房的门槛前，苦苦请求，
还有他的姐妹和尊贵的母亲，
次次恳请，只得到严厉的拒绝。
甚至他最亲爱，最好的朋友前去劝说，
他也顽固不化，不为所动，
直到库瑞特斯人翻越了城墙。
放火烘烤城市，
而且用飞石进攻他的睡房。

“腰身秀美的妻子泪流满面地开始劝说，
告诉他城市失陷后，
所有人们要遭受的苦难：
敌人要杀光战士，烧毁城市，
掳走儿童和束腰的妇女。
听到这些，墨勒阿格罗斯热血沸腾，
他披挂上铠甲，冲出了房门，
埃托利亚人还未献上礼物，
他就拯救了他们，
使他们躲过了灭顶之灾。
好了，我的孩子，不要执着于你自己的想法，
别让天神引你走上歧途，否则，
那时再保卫海船，将难上加难。
接受礼物和条件吧！阿开奥斯人会象敬神般敬你。
如果你拒绝了礼物，又去参加杀人的战争，
即使你打退了敌人，也不会有显赫的荣光。”

捷足的阿基琉斯对老人说道：
“我亲爱的父亲，宙斯养育的福尼克斯，我并不需要这份荣光，
我已从宙斯的神谕中得到了它，
只要我还能站在，它就永远与我同在，
伴我停在有弯顶的海船上。
另外，我还有一事奉告，你要牢记在心，
别在哭哭啼啼，让我心中烦乱，
好讨取阿特柔斯之子的欢心。
你珍爱他，会使爱你的我愤恨你，
你应该站在我这一边，一起伤害侮辱我的人。
你我可以同时为王，平分我们的尊荣。”

其余的客人会转达我的意见，
你就留下吧，睡在柔软的床上。
等天亮的时候，让我们决定是返航回家，还是继续停留。”

说罢，他抬起双眉，
向帕特罗克洛斯点头示意，
让他为福尼克斯准备一张软床，
以此暗示来客赶紧动身回去。
于是，特拉蒙之子，神一样的埃阿斯开口说道：
“宙斯的后代，拉埃尔特斯之子，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我们还是走吧，
看来我们此行一无所获，
我们赶紧回去转达消息，尽管不如人意，
可他们正在那里苦等。
愤怒让阿基琉斯变得高傲，不近人情，
甚至无视朋友们的友谊，
而我们曾在船队中无保留地尊敬他。
有的人接受了杀害了兄弟或儿子的凶手的厚礼，
就让凶手安居在自己的家园。
厚礼可以克制死者亲属的暴怒和冲动。
而你，为了一个女子，
就如此地执拗，心胸狭小。
现在我们送你无数的礼物和七个美貌姑娘，
希望你温和一点，尊重你自己的家。
我们作为代表来到你的营帐里，
希望能做你的阿开奥斯人中
最亲密和最友好的朋友。”

听罢，捷足的阿基琉斯这样答道：
“宙斯的后代，军队的将领，特拉蒙之子，
你说的正是我的心里话。
一想起所受的侮辱，我的怒火就无法压制，
我被当作一个任人鄙弃的流浪汉一样，
在众人面前忍受了阿伽门农的无礼。
请赶快回去转达我的意见，
在普里阿摩斯之子，神勇的赫克托尔
杀死阿尔戈斯人，焚烧了船只，
冲进了木耳弥冬人的营帐和海船里之前，

我是不会重返沙场，迎击强敌的。
然而我相信，尽管赫克托尔杀红了眼，
在我的营帐和海船旁，也会停止不前。”

听罢，他们人持一个酒杯，洒过奠酒，
客人们由奥德修斯打头，沿着船只往回走。
帕特罗克洛斯吩咐女仆，
为福尼克斯准备一张软床，
铺上羊皮、毛毯和整洁的被单。
老人睡在床上，等待黎明的到来。
阿基琉斯睡在营帐的深处，
身边躺着福尔巴斯之女，美丽的狄奥墨得，
她是得自于累斯博斯的战利品。
对面，睡着帕特罗克洛斯，
身边陪伴着腰身秀美的伊菲斯，
那是阿基琉斯攻下了陡峭的斯库罗斯后
赠送给他的。
前往劝说的人回到阿特柔斯之子的营帐，
阿开奥斯人的儿子们用金杯迎接他们，接连询问。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率先问道：
“阿开奥斯的光荣，尊贵的奥德修斯，
说说看，阿基琉斯同意拯救围困的海船
还是依然怒火不减，
拒绝参战？”

神一样的杰出的奥德修斯这样回答：
“阿特柔斯之子，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
他非但未平息怒火，反而更加嚣张，
他拒绝求和，拒收礼物。
他让你们一起好好考虑，
如何保护海船，拯救阿开奥斯人。
他还亲口威胁，明日一早，
就要拖船下海，返回故乡。
而且他也奉劝我们逃回祖国，
因为不可以攻下伊利昂，宙斯把双手
伸在它的上空，给他们护佑。
这就是他的意思，跟我同去的埃阿斯
和两名传令官可以作证。

阿基琉斯留下了福尼克斯，
留住在他的营帐，
便于明早一同返航。
这由福尼克斯自己决定，阿基琉斯不会强迫。”

他的回答，让大家静默无语，内心惊讶，
因为语气是如此地不可商量。
大家一声不响，沉浸在悲痛之中。
终于，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开口说道：
“阿特柔斯之子，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
真希望你没有向阿基琉斯请求，
没有允诺给他无数的礼物。
他生性高傲，你的举动让他更加傲慢。
随他便吧，是去是留由他决定。
当天神激励他时，
他自会重返沙场。
现在听我的话，大家大吃一顿，
然后就去睡觉，以恢复体力，
养足精神。当垂着玫瑰色手指
的黎明女神来临的时候，
你就立刻指挥全军排开阵势，
准备迎战，你自己也要一马当先。”

他的话语，得到了首领们的一致赞同，
赞扬驯马手狄奥墨得斯的发言。
行过奠酒仪式，他们各自回到营帐，
躺在床上，进入浓浓的梦乡。

第十卷

——深夜，奥德修斯和狄奥墨得斯潜入敌营

阿开奥斯军营的其他将领都陷入了
沉沉的睡眠，做着香甜的美梦，
只有全军的统帅，阿特柔斯之子，
心事重重，考虑着各种军务，难以进入甜美的梦乡。
如同美发的赫拉的丈夫掷出炸雷，
降下狂风暴雨或铺天盖地的冰雹
和寒雪，降落在广阔的田野中
或者在某处引发了一场杀人的恶战。
也象这样，阿伽门农心绪烦乱，
发自内心深处的悲叹撞击着厚重的胸膛。
远望对面的特洛亚平原，上面燃着无数的营火，
特洛亚城前传来音乐的节律，
加上特洛亚士兵阵阵的吼声，让他烦恼不已。
然后，他又观望阿开奥斯人的军营和船只，
忍不住，他手绞紧了头发，
忍受着巨大的折磨和苦痛，
向高高在上的大神宙斯祈祷。
思来想去，他觉得最应该做的
就是找到涅琉斯之子涅斯托尔，
看看这位智者能否和自己想出一个好的计策，
拯救所有阿开奥斯人于危难之中。
马上，他从床上坐了起来，穿上精制的草鞋，披上硕大的狮皮，
黄褐毛色，油滑而光亮，直拖到地。
最后，他操起了粗长的枪矛。
同样，墨涅拉奥斯地心中烦闷，
难以入眠。正是为了他，
阿开奥斯人远渡重洋来到此地，
加入了激烈的恶战。
他披上了一张带着斑点的豹皮，
又抓起一个圆顶铜盔戴在头上，
一支锐利的矛枪抓在手中，
迈出营帐，要去唤醒权力广泛的兄长阿伽门农，
后者统治众多的民众，人们对他敬若天神。
阿伽门农正在船尾边披上闪亮的铠甲，

见到弟弟的到来，喜出望外。
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首先说道：
“我的兄长，为何全副武装？
是否打算派遣某位勇士潜入敌营，刺探军情？
大概无人愿意执行这项任务，
因为天高月黑孤身一人前往敌营，
此人必有超出常人的胆量。”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这样答道：
“宙斯钟爱的墨涅拉奥斯，
眼下，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办法，
以拯救阿开奥斯人，保护海船。
可见宙斯已改变了主意，
赫克托尔的祭品比我们的更让他满意。
我从未见过也未听过有谁象神勇的赫克托尔那样，
在一天之内带给阿开奥斯人如此重大的损害。
赫克托尔，他不是神，也不是女神的爱子，
他只是一个凡人，他带给我们的重创，
将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痛心不已。
你立即沿着海船快跑，
请来埃阿斯和伊多墨纽斯，
我亲自去叫醒神一样的涅斯托尔，
让他去加入哨兵队伍，向他们发布命令。
哨兵们会服从他的，他的儿子是哨兵的将领，
由伊多墨纽斯的伙伴墨里奥涅斯扶助。
他们执行防范敌人的任务。”

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这样回答：
“我将如何执行你的命令？
在我向他们传达了你的命令后，
你让我在此等候，还是去找你？”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这样答道：
“你在那等我，因为营中道路错杂，
免得我们彼此寻找反而错过。
你到了他们的营区，要大声喊叫，
叫出他们家族的名称和父亲的名字，
记住要语气谦恭，莫要傲慢。”

现在我们要凡事小心，因为在我们的出生时候，宙斯就把痛苦压向我们的肩背。”

阿伽门农耐心地嘱咐了弟弟，打发他走，自己就去寻找士兵的统帅涅斯托尔。在营帐和海船旁边，涅斯托尔正躺在松软的床上，床头排着闪亮的铠甲，大盾，两支长枪和发光的头盔，还有一条华丽的腰带，那是在他不服年老，参加杀人的恶战时，系在身上的。

见到有人走来，他用胳膊支起身体，问道：“在昏黑的夜里，在别人沉睡之时，是谁独自穿行在军营之中？你丢了骡子，还是在寻找伙伴？不要偷偷地靠近。说！你要干什么？”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这样答道：“阿开奥斯人的光荣，涅琉斯之子涅斯托尔，我是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就是那个有一口气在，宙斯都会让他劳碌不停的那个人。阿开奥斯人面临巨大的苦难，我为他们担忧，不能入眠，所以这样不安地巡行。我头脑一片混乱，从内心深处害怕全体阿开奥斯人遭到毁灭。我的心狂跳着，手脚不停地颤抖。看来梦神也忘记了你，如果你愿意，就和我一起去哨兵那里看看，看看他们是否因为极度疲乏而沉沉地睡去，而把警戒的重任丢在脑后，敌人就驻扎在眼皮底下，谁也料不准他们是否会深夜袭击。”

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回答他道：

“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在我看来，足智多谋的宙斯不会让赫克托尔的野心得逞。”

如果阿基琉斯平息了怒火，回来参战，
宙斯就会让特洛伊人遭受巨大的痛苦。
我愿意跟随着你，去叫醒其他的首领，如提丢斯之子、
奥德修斯、善跑的埃阿斯和费琉斯之子勇敢的墨革斯。
还应有人去叫醒下面这些人，
神一样的埃阿斯、伊多墨纽斯，
他们的海船在较远的另一边。
我要责怪墨涅拉奥斯，
尽管当着你的面，冒着你对我生气的危险，
在这关键时刻，他竟酣然入睡，
让你独自一人四处忙碌。
他应前往各处营帐，恳求首领们起来，
因为我们大家正面临毁灭。”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这样答道：
“老人家，在平时，我常常责备他，
他总是懒惰散漫，粗疏大意，
但并不说明他愚蠢、无能，
而是一切由我负责，他依赖于我。
但是今晚他却积极主动，
我已派他动员召唤其他的将领。
我们走吧，在墙门前哨兵那里
会遇见他们，那是我约定的聚会地点。”

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答道：
“这还不错。当他请求别人或发命令时，
阿开奥斯人决不会违抗或抱怨。”

说着，他披上一件衬袍，
在闪亮的脚上系上一双精制的草鞋，
在肩头别上一件两层的绛色大袍，
袍子外面有一层长长的弯卷的羊毛，
手中紧握住一支粗壮的长枪，
迈步向前，沿着阿开奥斯人的海船。
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
首先唤醒了如宙斯般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声音如此洪亮，使奥德修斯马上走出营帐，
向他们问道：

“在神赐的夜晚，你们为何巡行在军营中？
是不是有什么麻烦？”

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回答道：

“宙斯的后代，拉埃尔特斯之子，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不要动怒，阿开奥斯人正面临着苦难，
我们必须商量出一个办法。
来，我们一起去唤醒其他首领。”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回到营帐，
背上精制的盾牌，和他们同行。
他们到达了提丢斯之子狄奥墨得斯的营帐，
后者正睡在帐外，
周围是武器和躺着的伙伴，
他们头枕着盾牌，旁边插着长长的枪矛，
尖锐的枪头闪着亮光，如同宙斯的电闪。
狄奥墨得斯酣睡着，身下铺着一张耕牛皮，
头下垫着艳丽的毛毯。
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走到他身旁，
为使他远离梦乡，用脚踢他，并大声斥责：
“快醒醒！提丢斯之子，难道你要睡到天亮？
你不知道敌人就扎营在平原上，
逼近了我们的海船，中间仅隔一小块地段？”

说罢，狄奥墨得斯突然惊醒，
跳将起来，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老人家，您总是这样一丝不苟。
阿开奥斯军营中的年轻人都在哪里？
为何不见他们去唤醒各处的首领。
老人家，你真是个认真的人。”

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答道：

“我的朋友，你的话一点儿不错。
的确，我有儿子，也有部下，
蛮可以派他们四处走动。
可现在阿开奥斯人面临毁灭，
我们的脖子正架在刀刃下，
不知我们将要受死还是逃生。”

如果你可怜我，就帮我唤醒埃阿斯和费琉斯之子，毕竟你比我年轻。”

听罢，狄奥墨得斯披上一件闪亮艳丽的狮皮，伸手抓住一支长枪，去唤醒那两位首领，领他们去聚会。

当他们来到岗哨时，发现队中并无人昏睡，个个手握兵器，巡视周围，如同警觉的看守羊群的牧犬。听到树林中野兽的响动，就吠叫起来，夹杂着人的叫喊，睡意就此无影无踪。哨兵们也是这样警惕地防范着，凝目远视平原，严密地监视特洛亚人是否进攻。老人看到他们如此尽责，高兴地鼓励他们，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继续密切监视敌人吧，我的孩子们，抑制住睡意，不给敌人夜袭的机会。”

说罢，他率先跨过壕沟，阿开奥斯的国王和首领们跟随其后，同行的还有涅斯托尔之子和墨里奥涅斯，后者也来参加谋划。走过壕沟，来到一片空地上，那里没有尸首。那是强大的赫克托尔在夜幕降临之后，整兵撤退的地方。大家席地而坐，开始商讨起来。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首先说道：“我的朋友们，不知你们之中是否有人敢于冒险深夜潜入敌方的军营去刺探消息，或者抓住游荡的散兵，或者偷听他们的谈话。不知他们如何打算，在打败了我们之后，想继续逼近，而是撤回城里。

若能探得军情，并平安返回，
英雄的美名将传遍天下，
丰厚的礼品也归他所有。
率领船队的将领不知有多少，
每人都将送他一头母羊，
连同吃奶的羊羔，
这是礼物中的最高档次，
英雄还可借此参加各种宴会。”

听罢，各位将领沉默不语。
终于，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开口说道：
“老人家，我有胆量和勇气
前往敌营刺探军情。
如果有人作伴，我会更加高兴，而且信心百倍。
两人总比一人强，这对计划更有利。
单凭一个人的智慧，
往往不周到，而且犹豫不决，难下决心。”

听罢，众人争先恐后，愿意同去，
他们是阿瑞斯的侍从
大小埃阿斯，还有墨里奥涅斯、
涅斯托尔之子、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
以及刚毅顽强的奥德修斯。
他们都热血沸腾，情绪高涨。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说道：
“中我心意的提丢斯之子狄奥墨得斯，
这么多人愿意同去，
你就选择一个最好，最合适的人吧。
不要盲从虚名，
抛弃了真正的英雄，
也不要顾忌地位和出身，运用劣才，
哪怕他是强有力的权贵。”

这样讲话，是怕金发的墨涅拉奥斯中选。
然而，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这样说道：
“如让我任意挑选，我怎能漏掉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他刚毅勇敢，
而又斗志昂扬，是雅典娜最钟爱的人。”

如有他在身边，即使赴汤蹈火，
也能安然返回，因为他的智慧无人企及。”

坚毅的天神般的奥德修斯这样答道：
“提丢斯之子，在场的各位都了解我，
所以你无需夸张地赞美我，
也不要责怪我。
我们赶紧出发吧，黎明女神正在走近，
黑夜已去了二分，仅剩下一分。”

说罢，他们全副武装。
狄奥墨得斯的利剑留在了船上，
所以特拉叙墨得斯把自己的双剑借给他，
还给他一面盾牌和牛皮帽。
牛皮帽，又称便盔，是年轻人惯带的，
牛皮做成，无角，无盔冠
墨里奥涅斯交给奥德修斯一张弓，
一个箭袋和一把利剑，
并拿出一顶皮制头盔戴在他的头上。
皮盔内层是交错相交的耐用的绳条，
外层两侧插着野猪闪亮的獠牙，
中间垫着毛毡。
在奥墨诺斯之子阿明托尔的家里，
奥托吕科斯偷得此盔，并带出埃勒昂。
奥托吕科斯转给库特拉的安菲达马斯，
后者来到斯坎得亚，当作人情，
送给了摩洛斯，摩洛斯又传给了儿子墨里奥涅斯，
而如今它顶在奥德修斯的头上。

他们武装完毕，威武之势让人战栗，
一一告别各位首领，起身出发。
雅典娜派遣的苍鹰
从他们右后方飞过，夜色迷茫，
两人虽不能看见，却可耳闻它的啼鸣。
看到吉兆，奥德修斯大喜，暗中祈祷雅典娜：
“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请听我说。
我的一切都在你的护佑之下，
如今我更加需要你的帮助，

请允诺我们迅猛地伤害特洛伊人，
再安然地返回我们的军营。”

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也在祈祷：
“请听我说，宙斯之女，女神中的将军，
请你象护佑出使特拜的提丢斯那样
护佑我。在阿索波斯河，他与
阿开奥斯人告别，给卡德墨亚人
捎出友好的信息。可在归途之中，
他动用了武力，只因有你在他身旁。
现在，请你与我同行，
我将献给你一头一周岁的，宽额面的，
从未被驯服的小牛，
并用金片裹住尖角，
敬献在你的祭坛上。”

雅典娜聆听了他们的祈祷。
作完祈祷，他们继续行进，
行进在浓黑的夜里，
如两头跨过鲜血横流、尸横遍地的屠宰场的雄狮。

遵照赫克托尔的命令，特洛伊勇士并未入睡。
特洛伊人中高贵的首领和长老
聚在一起，仔细听着
赫克托尔想出的绝妙计划：
“你们中间谁愿执行这项任务，
圆满完成，他将得到重赏。
我将送给这位勇敢的人
一辆战车和两匹阿开奥斯船上
能找到的最好的骏马。
他需要潜到海船旁边，
探明那里的军情。是与往常一样，
有人防守，还是趁着黑色，
准备逃走。他们已经精疲力尽，
所以顾不上安排岗哨，巡视全营。”

听罢，各位将领默不作声。
人群之中，有个多隆，是传令官欧墨得斯之子，

拥有大量的黄金和铜，
长相不雅，却腿脚迅捷，
是个独子，有五个姐妹。
他对赫克托尔和大家说道：
“赫克托尔，我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勇气，
愿意前往敌船刺探军情。
你要举起王杖向天发誓，
若我成功而返，
你就把佩琉斯之子的车马送给我，
就是那两匹骏马和铜光闪亮的战车。
我将潜入军营，找到阿伽门农的船只，
首领们大概正在那里商讨，
是准备逃跑，还是顽强抵抗。”

听罢，赫克托尔举杖发誓：
“让赫拉掷雷的丈夫宙斯亲自作证，
除你之外，没有其他特洛亚人乘这样车马，
它们是你终生的荣光。”

这么一个无法兑现的誓言，
却鼓舞了迅捷的多隆。
他挂上一把弯弓，披上一张灰狼皮，
戴上一顶水獭皮帽，握一支矛枪，
冲出营区，直奔敌人的海船。
然而他并未生还，带回敌方的军情。

他离开喧嚷的军营的黑压压的战车，匆匆上路，
立即被宙斯的后代、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发现，
后者对同行的狄奥墨得斯说道：
“看见了吗？狄奥墨得斯，敌营中来了一个人，
不知是想刺探我方军情，
还是打算趁着黑夜剥取尸首上的铠甲，
我们只让他从面前走过
然后从后面袭击，将他抓住。
如果他拔腿快跑，
你就用枪逼他逃向海船方向，
让他无法逃回自己的军营。”

说罢，他们躲在旁边的尸堆后面，
看到那人毫无知觉地从面前经过，
等他跑出一段距离，
大约象骡子拉犁，犁出一条地垄的长短，
用几头骡子拉犁比壮牛更快。
两人开始反过头来追击。
多隆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
心中暗想，可能是赫克托尔又派人来
唤他回去，大概军队要撤回城里。
当他们相距更近时，
他才发现追赶的人原来是敌人，立即拼命逃跑，
后面的两人也穷追不舍。
如同两条有经验的凶猛的猎狗，
盯上林间一头小鹿或一只野兔。
猎物发出尖叫，撒腿拼命地奔逃。
就象这样，提丢斯之子和攻城掠地的奥德修斯
追赶着多隆，切断了他的退路。
雅典娜把巨大的力量注入狄奥墨得斯的体魄，
在身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中，无人能自夸，
可以打败狄奥墨得斯而稳居第一。
强有力的提丢斯之子举枪大喝：
“站住！否则，我就要投出长枪，
那时你的身上就会多个窟窿。”

说罢，他掷出长枪，故意偏了一点儿，
枪尖紧贴着多隆的右肩擦过，
扎进前方的泥土里。后者吓得木然不动，
牙齿上下直打架，惊恐难抑。
两人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
反压住了他的胳膊。可怜的人流泪哀求：
“活捉我吧，我会交上赎金，
我拥有大量的金、铜和灰铁，
我父会献上难以数计的厚礼，
如果他听说我被关押在阿开奥斯人的海船。”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这样答道：
“镇静些，我还不想杀死你。
要想活命，就老老实实在地交待！”

在别人都安睡的浓黑的夜里，
你为何独自一人，偷偷摸摸跑向海船？
是打算剥夺尸首上的铠甲，
还是受赫克托尔的派遣刺探我方军情？
也许是你自愿这么做的？”

多隆四肢颤抖，这样答道：
“是赫克托尔派我来的，许诺给我尊贵的礼物，
就是光荣的佩琉斯之子的骏马
和精制的战车。
他让我趁夜前往你们的军营，
刺探情报，看看那些海船
是像往常一样有人看守，
还是失败的敌人趁着夜色茫茫
正计划上船潜逃，
今天的重创可能使你们疲惫不堪，疏于防范。”

微笑着，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这样说道：
“当然，埃阿科斯之子，英勇的阿基琉斯的车马，
是你魂牵梦绕的急于想得到的礼物，
然而，除了它们的主人，永生的女神的儿子之外，
无人能够控制住骏马。
那么你继续回答，必须说实话，
你在什么地方离开了赫克托尔？
他的武器放在何处？他的车马又在何处？
特洛亚人哨兵如何安排？士兵在哪里休息？
他们有没有军事方案，
是想乘胜紧逼，驻扎在此地，
还是放弃阿开奥斯士兵撤兵回城？”

多隆，欧墨得斯之子这样答道：
“请你放心，我会把全部情况都准确无误地告诉你，
现在，赫克托尔和众头领们正在
神一样的伊洛斯的墓前商讨，
因为那里比较安静。
说到担任警戒的哨兵，
那是一个都没有。
只有特洛亚人，他们点起了营火，

是为了提醒同伴，不要沉入梦乡，
而另外来自各地的友军却毫无警戒，
早已沉入深深的梦乡，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远离此地。”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继续询问：
“友军住在何处？和特洛亚人住在一起，
还是分离宿营？把一切都详细地告诉我。”

多隆，欧墨得斯之子这样答道：
“请你放心，我会把所有情况准确无误地告诉你。
卡里亚人、派奥尼亚人、勒勒革斯人、
考科涅斯人和神勇的佩拉斯戈人驻扎在海边；
吕西亚人、英勇的密西亚人、善于车战的弗利基亚人、
和墨奥尼埃人住在廷布瑞一带。
可是，你为何如此详细地问这些问题？
如果你们想袭击我们的营盘，你们可以先从色雷斯人开始，
他们新来不久，与众军分开，独自扎营在最顶头，
由埃伊奥纽斯之子瑞索斯带领。
我见过他的骏马，那是我见到的最好最高大的战马，
皮毛比雪还胜三分，跑起来如同旋风。
战车也很精美，镶嵌着黄金和白银，
那由纯金打制而成的铠甲让人惊叹不已。
只有永生的天神才适合披挂那样的铠甲，
凡人无福，无力消受。
快把我抓回海船，
或者把我手脚并捆在这里。
你们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办事，
之后，就明白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强有力的狄奥墨得斯鄙夷地盯着他，说道：
“多隆，你是不是想从我的手里逃走？
尽管你提供了重要情报。现在你被我们抓住，
如果释放你，还你自由，
你还会来到我军海船边
刺探军情或者在战场上与我们厮杀。
只有你现在死去，
才永远不会再伤害阿开奥斯人。”

听罢，多隆伸手抚着狄奥墨得斯的下巴，
请求饶命，但后者却毫不留情，
挥剑砍断了脖子和两侧的筋腱，
多隆的头颅滚入泥土，嘴巴还一张一合说着什么。
他们摘下水獭皮帽，剥下狼皮衣，
捡起了弯弓和长枪，
神一样的奥德修斯把它们高高举起，
向着护佑胜利者的雅典娜祈祷：
“尊敬的女神，请收下这些战利品。
在所有的天神之中，我们首先向你献祭，
请引导我们去色雷斯人驻兵之处。”

他高举着战利品，挂在高高的柳上，
捋来一把芦苇和柳条，作为明显的记号，
这样，在回来的路上，不至于找不到它们。
踩着鲜血和尸首，他们继续前行，
一会儿，就到达了色雷斯人的军营。
他们在沉睡，
因为他们太疲乏。
精良的武器放在身边，整齐地排列着，
分成三行，战马静静地呆在主人的旁边。
中间睡着瑞索斯，身边立着他的战马，
马缰绳牢牢拴在战车栏杆上。

奥德修斯眼尖，一眼看见了他，
向狄奥墨得斯指点着，说道：
“这就是多隆告诉我们的色雷斯人的首领
他旁边站着他的战马。该你施展威力的时候了，
别在这里呆站着，快去偷马，
不然，你负责杀人，我去抢马。”

雅典娜已激起了狄奥墨得斯的勇气，
后者挥动宝剑，一剑一个，
死者发出含混的呻吟，
鲜血浸湿了土地。
如同一头雄狮闯进毫无戒备的羊群，
带着贪婪的气势，猛扑过去。
就象这样，提丢斯之子冲向色雷斯人，

一口气杀死了十二个。他杀完一个，足智多谋的
奥德修基斯就抓住双脚，拖到一边，
这样鬃毛飘洒的骏马就可顺利通过，
免得因踩上尸首而受惊，
这样的惨景，它们并不常见。
提丢斯之子终于来到首领的面前，
后者正沉重地呼吸，因为正做恶梦，
梦见了奥纽斯的后代。提起宝剑，
提丢斯之子结束了他的性命。
刚毅的奥德修斯解下骏马，
握住马缰，离开了尸首遍地的地方。
他不知马鞭放在战车里，
只用弯弓击拍着战马。
他向狄奥墨得斯吹了一声口哨，招呼后者。

然而狄奥墨得斯正在权衡，
是拉走或扛走装饰精美的战车，
还是继续砍杀色雷斯人。
正在此时，雅典娜来到身边，
向他说道：

“英勇的提丢斯之子，
到了返回海船的时候了，
如果哪位天神唤醒了特洛伊人，
你就会被敌兵追赶不舍。”

他认出了女神的声音，
立刻跃上战车，奥德修斯扬鞭策马，
二人向海船急驰而去。

远射神看到发生的一切，
看到雅典娜帮助狄奥墨得斯，
勃然大怒，他降到特洛伊人中间，
唤醒了色雷斯人的将领希波科昂，
后者是瑞索斯的高贵的族兄。
他猛然醒来，发现快马杳无踪迹，
士兵躺在地上，呻吟着挣扎，
见此情景，不禁大放悲声。
军营中喊声鹤起，一片混乱，

惊讶的人们愣在了那里，
而制造惨剧的勇士已逃往海船。

到达了杀死多隆的地方，
宙斯钟爱的奥德修斯勒住战马，
狄奥墨得斯下车取来战利品，
重新登车，交给奥德修斯。
他们抽打着骏马，马儿撒着欢儿地奔跑，
直冲向黑压压的海船。

涅斯托尔耳尖，听到了马蹄声，说道：
“阿尔戈斯的国王和首领们，我的朋友们，
不知是真是假，我要说出，
远处有急驰而来的战马，
希望正是奥德修斯和狄奥墨得斯
抢来了特洛伊人的快马，
可我又担心，害怕阿开奥斯人中
最杰出的勇士已被特洛伊人杀害。”

他的话刚刚落音，勇士已到了营前，
见到他们安然返回，大家欢声雷动，
握住双手，祝贺他们胜利返回，
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率先问道：
“阿开奥斯人的骄傲，伟大的奥德修斯，
你们是从特洛伊营中夺取这些马？
还是，哪位天神赐予的礼物？
它们如此闪亮，恰似耀眼的阳光。
我虽已年迈，却从未偷懒，
躲在海船边，我一直上场杀敌，
却从未见过，也想家不到如此神勇的骏马！
一定是天神赐给你们的礼物，
我知道乌云神宙斯和带埃吉斯的宙斯的女儿雅典娜，
一直对你们宠爱有加。”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这样回答：
“阿开奥斯人的光荣，涅琉斯之子涅斯托尔，
若天神有心赐予，
我们会得到更神勇的战马，

凡人怎能与天神相提并论？
这些马本来属于刚来不久的色雷斯人，
英勇的狄奥墨得斯斩杀了他们的首领
和十二个卫兵，还有一个侦探，在海边被抓，
他受赫克托尔和其他首领之命，
打算潜入我军刺探军情。”

说罢，他兴致勃勃地把骏马赶过壕沟，
兴高采烈的阿开奥斯人簇拥在后。
到达狄奥墨得斯的坚固的营帐，
把骏马拴在槽边，
那里已有狄奥墨得斯的骏马，
正在那里吃着甜美甘饴的麦食。
在船尾边，奥德修斯放下
取自多隆的战利品，作为祭祀雅典娜的祭品。
之后，他们步入大海，
洗净大腿、小腿和脖颈上的汗渍。
海水冲净了身上的汗污，
他们感到身心无比清爽。
然后，又进入浴室沐浴，
沐浴之后，在全身涂上厚厚的橄榄油。
最后，开始吃饭，从大调缸中舀舀
甜美的醇酒，向雅典娜虔诚地祭奠。

第十一卷

——对两军战况阿基琉斯大感兴趣

黎明女神从高贵的提托诺斯身边起来，
把阳光洒向永生的天神和芸芸众生，
宙斯命令可怕的争斗女神埃里斯
手握战斗的令牌，来到阿开奥斯人的船边。
她站在奥德修斯巨大的海船上，
这船停在船队的中央，一头是埃阿斯的营帐，
一头是阿基琉斯的部队，他们都自信
自己的勇力，驻扎在最远的地方。
女神在船上发出可怕的呐喊，
全军都听得很清楚，
激起了每个阿开奥斯士兵的战斗勇气，
能够使他们英勇地、不屈不挠地拼杀。
现在，每个战士都觉得战争比乘船
返回家园更让人兴奋不已。

阿特柔斯之子命令士兵全副武装，
准备出战，自己也动手披挂上了铠甲。
首先在小腿上裹上精美的胫甲，
用银质踝扣牢牢地固定在上面，
又披上胸甲，
那是基倪拉斯王的馈赠。
在塞浦路斯岛的基倪拉斯
听说阿开奥斯人准备越洋远征特洛亚，
就把胸甲赠给阿伽门农以示友谊。
这件胸甲缀满了各种条带，
十条深蓝色珧琅带，十二条黄金带，
还有二十条锡带，在脖颈的两侧
还各有三条蛇形的珧琅带护住咽喉
如同高高在上的宙斯显示在天空的彩虹，
向人间放射出瑞祥的光芒。
然后他背上双刃利剑，剑柄上
镶嵌着闪亮的金钉，刀刃插在
银质剑鞘里，剑鞘系在金色的背带上。
他伸手抓住一面可以护住全身的大盾，

结实、美观，周围是十个青铜圈，
中间嵌着二十个发亮的半圈锡块，
中央是一块深蓝色的突起的珐琅，
上面雕着戈尔戈人狰狞的面容，
目光凶残，两侧是恐怖神和溃逃神。
盾牌的长蛇，朝不同的方向探出三个脑袋。
他又戴上两侧各有一支硬角，有四个突起
的头盔，盔顶系着马鬃，摇曳着，让人不寒而栗。
最后，他抓起粗壮的双枪，
锋利的铜尖映出夺人的寒光，直冲云天。
雅典娜和赫拉立即投出一枚炸雷，
以表达对这位富有的国王的赞赏。

头领们命令各自的车手把战车停在壕沟边，
整整齐齐地排列起来，
自己则跳下战车，全副武装地，迈步向前。
立即，惊天动地的喊声回荡在黎明的草原上。
首领们首先在壕沟旁列阵，
各自的车手随后跟进。
克罗诺斯之子在他们中间激起狂热和喧嚣，
从高空降下一阵血雨，
执意要把许多勇士的灵魂送入哈得斯的冥府。

特洛亚士兵在平原的高处已排开阵势，
他们身边是伟大的赫克托尔，卓越的波吕达马斯，
特洛亚人敬若天神的埃涅阿斯，以及
安特诺尔的三个儿子波吕波斯、阿革诺尔和年轻的阿卡马斯。
站在最前面的是赫克托尔，
他手持浑圆的大盾，如同凶狠的天狗星，
时而从黑云中显现，时而又隐入云层。
就象这样，赫克托尔一会出现在前沿阵地，
一会又在军阵后部出现，不断地鼓励士兵拼杀。
他铜盔铜甲，熠熠生光，如同带埃吉斯的宙斯
扔掷出的威力无穷的炸雷。

将士们，有如在富人的农田里的割麦好手，
分成两队相向而行，刀挥之处，禾秸尽数倒地，
就象这样，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

面对面地冲撞在一起，没有一个人想后退。
如同互相咬啮的恶狼，
让残酷的争斗女神眉开眼笑。
永生的天神中只有她亲临现场，
其他的都安静地呆在
遥远的奥林卑斯山的山岭上，
呆在他们各自精美的宫殿里。
他们都在抱怨乌云宙斯，
指责他不该让特洛伊人取得胜利。
而宙斯一点儿也不在意，远离众神，
独自一人踞坐在高处，
俯视着双方的激战，
望着人杀人和人被人杀的铜光闪闪的残烈场面，
迷醉在自己强大的权力之中。

从黎明女神的出现到日光的渐强，
双方频频扔掷长枪，人仰马翻，
等到在深林中砍伐高树的樵夫
在连续不断地砍伐树木之后，
累得精疲力尽，而且肌肠辘辘，
就为自己准备了午饭之时，
达那奥斯人奋起拼杀，
冲破了敌人的阵线。
阿伽门农一马当先，杀死了士兵的统帅
比埃诺尔和车手奥伊琉斯。
奥伊琉斯当时正跳下战车，准备还击，
但阿伽门农的枪尖已刺入了他的脸颊，
穿过皮层和颅骨，
溅出喷涌而出的脑浆。
阿伽门农就这样杀死了来势汹汹的车手，
然后抛尸当地并剥去了死者的衣衫和铠甲。
随即，他又杀死了普里阿摩斯的两个儿子
伊索斯和安提福斯，
一个是私生，一个是婚生。
他们两个同乘一辆战车，私生的伊索斯拉住马缰
身旁站着尊贵的安提福斯。
他俩以前都曾被阿基琉斯抓住，
绑在伊达山谷，后用赎金赎回。

阿特柔斯之子，权力广大的阿伽门农
用长枪刺中了伊索斯乳头的上方，
用利剑劈中了安提福斯的耳朵，
后者翻身落车。等剥去战甲后，
才认出他俩，因为在阿基琉斯他们
从伊达山带来时见过他俩。
如同猛狮扑入鹿穴，
扑住幼小的鹿仔，用利牙撕碎，
挖出鲜嫩的心脏，
即使母亲就在旁边也无能为力，
因为它早被吓傻，
惊恐地逃窜在茂密的丛林里，
大汗淋漓，惊恐也成为狮子的口中食。
就象这样，兄弟俩死时，没有一个特洛亚人敢于靠近，
他们为了自己早已抱头鼠窜。

接着阿伽门农又逼近了聪明的安提马科斯的两个儿子
佩珊德罗斯和英勇的希波洛科斯。
安提马科斯曾收下帕里斯送给他的大量的礼物，
所以反对把海伦交还给阿开奥斯人。
两个儿子同乘一辆战车，一起驾驭飞奔的骏马，
看到阿伽门农如天神般地直奔而来，
两人吓破了胆，马缰从手中脱落，
他们从车上跪倒哀求：
“活捉我们吧，伟大的阿特柔斯之子，
这样你会得到难以数计的赎礼，
我们家中有大量的黄金、赤铜和灰铁，
如果我父安提马科斯知道我们
仍然活着，关押在海船之上，
他就会不假思索地献上数不胜数的礼物。”

两人泪水横流，悲切地哀求国王，
但却得到一番无情的回答：
“你们既然是安提马科斯的儿子，
那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俩。
在特洛亚人的大会上，他竭力
主张杀了墨涅拉奥斯，当时，我的兄弟
正和奥德修斯作为使者出访此地。”

说罢，他挥枪击中了佩珊德罗斯的胸膛
并挑出了战车，让他仰面跌在泥地上。
另外一个想下车逃跑，也当即毙命
阿伽门农剑砍断了脖子和一条胳膊，
旋转着，如一块木头，倒在人群之中。
此后，他率领着众多的阿开奥斯人
扑向人群最密的地方。
双方短兵相接，迫使对方就范，
战车激斗战车，挥动着锋利的长枪，
在纷乱的马蹄之下，广阔的平原泥尘滚滚。
强有力的国王阿伽门农一马当先，奋勇杀敌，
同时大声激励自己的士兵拼杀。
如同熊熊的烈火冲进了茂密的森林，
借着风势，迅速在林中蔓延，
丛丛灌木在烈火焚烧下连根拔起。
就象这样，仓皇逃窜的特洛伊士兵一个接一个
地倒地，纷纷死在阿伽门农的手下。
飞快的骏马拖着空空的战车四处乱窜，
怀想着它们的车手，而后者早已躺在地上，
接受比妻子还亲切的秃鹰的触摸。

宙斯引开了赫克托尔，使他远离
武器、尘土、黑血和死亡。
而阿伽门农却气势汹汹，紧紧相逼，
激励阿开奥斯人奋勇向前。特洛伊人一败涂地，
经过祖先达尔达诺斯之子伊洛斯的墓地
和平原之上的无花果树林，打算退回城里。
阿特柔斯之子挥舞着沾满血污的双手，激励士兵紧紧追击。
特洛伊人在城门的橡树旁停了下来，
后面还有许多兵士在平原之上仓皇溃逃，
如同雄狮趁夜追赶着牛群，
只有一头牛迎头撞上了死亡。
雄狮用利牙撕开了它的脖子，
大口地喝着流出的血液，吞食着肉里的肚脏。
就象一只雄狮，阿特柔斯之子追赶着，
不停地放倒落在后面的特洛伊士兵。
他杀死了许多士兵，他们从车上翻下来，

脸朝向地，或仰见着天。
他的前前后后乱枪飞舞。

阿伽门农逼到了城门外边，
准备攻打坚固的城堡，
这时天神和众生的主宰从天而降，
到达了水泉众多的伊达山顶，紧握着可怕的炸雷。
他命令金翅的伊里斯带去口信：
“去赫克托尔那里吧，迅速的神使，
告诉他如果看见对方的统帅阿伽门农
在前沿冲杀，杀死大量的特洛伊人，
就让他暂且躲避，但要鼓励士兵
奋起杀敌，不要畏缩。
一旦阿伽门农被刺中或射中，
回到战车，就让赫克托尔大力拼杀，
我会向他注入勇力，一直杀到海船边，
直到夕阳西下，夜幕降临。”

听罢，迅捷的神使伊里斯领命而去，
冲下伊达山，来到了圣城伊利昂。
她看见普里阿摩斯之子赫克托尔
正站在制作精良的战车里。
伊里斯降在他身边，说道：
“如宙斯般聪颖的赫克托尔，
天父让我把口信传给你，
如果你看见阿伽门农在前沿冲杀，
杀死大量的特洛伊人，
就暂且躲避，但要鼓励你的士兵
奋起杀死，不要畏缩。
一旦阿伽门农被刺中或射中，
回到战车，你就大力拼杀，
天神会赐你勇力，使你直杀到海船边，
直到夕阳西下，夜幕降临。”

说罢，快捷的神使离他而去。
赫克托尔马上跳下战车，全副武装，
手握长枪穿行在军阵中，不停地鼓励士兵们奋起杀敌。
特洛伊人掉转身体抵抗对手，

后者也迅速调整了战术，
拉开了军阵。双方相持不下。
阿伽门农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请对我说，家住奥林卑斯山的文艺女神们，
谁首先冲出对抗阿伽门农？
是特洛亚人还是帮助他们的支军将领？

首先出来对抗阿伽门农的是魁梧英俊的伊菲达马斯，
他是安特诺尔之子，出生于美丽富饶、
盛产绵羊的色雷斯，自小由他的外祖父基塞斯
收养在自己的家中，还有他自己的女儿，美丽的特阿诺。
待他长大成人，
外祖父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他，让他留下。
当他风闻阿尔戈斯人登陆特洛亚后，
就扔下新婚妻子，
率领十二条海船前来参战。
经过佩尔科特，把船留在那里，
然后率领士兵徒步到达伊利昂。

两位勇士相向而行，咄咄逼近。
阿特柔斯之子掷出的长枪，未击中对方，
仅从身旁穿过，而对方却刺中了阿伽门农
身前的腰带，压上了全身的力量。
但枪尖并未扎透护腰，
顶在白银上，卷了尖刃。
趁此机会，阿伽门农抓住枪杆，
猛力夺了过来，并挥剑砍断了脖子，
他登时手足瘫软，翻倒在地，
从此长睡不醒。
多么可怜！为了帮助朋友，他扔下了新婚妻子，
还未得到体贴和温柔，尽管他付出了丰厚的彩礼，
首先是一百头牛，然后又是一千头羊，
当然他拥有数不清的羊群。
然而现在阿特柔斯之子夺走了他的一切，
拎着精美的铠甲返回自己的军阵。

见到这样的惨景，安特诺尔的长子，

勇敢的斗士利昂，抑制不住强烈的悲痛，
泪水涌出了眼眶。
他正站在阿伽门农的侧面，
猛一投枪，击中了后者的肘部，
扎穿了肌肉，阿伽门农全身一震，
但依然拼杀不停，扑向科昂，
手中握着坚韧的长枪。科昂
正在拖着兄弟的尸首，
向着伙伴大喊请求援助，
恰好在他用盾牌掩护他兄弟拖入自己军阵时，
阿伽门农的枪头到达了他的肌肉里，
登时手脚酥软，
被阿特柔斯之子割去了脑袋。

就这样，安特诺尔的两个儿子都被
阿伽门农送了命，共同奔赴哈得斯的冥府。

阿伽门农依然奋力搏杀，
不断地用长枪、利剑和巨石
攻击敌手，尽管汨汨的鲜血
往外直冒。等鲜血停流，伤口愈合后，
剧烈的疼痛让阿伽门农难以忍受，
如同分娩的妇女坚韧地忍受着
产痛之神埃拉提埃带给她们
的剧烈疼痛。无法忍受的疼痛
渐渐削弱了阿伽门农的力量。
终于他跳上了战车，吩咐车手
尽快送他回到海船，
临行前，他大声地喊道：
“亲爱的朋友！阿尔戈斯人的首领们，
你们必须顽强抵抗住敌人，
保卫我们的海船。看来，一切的主宰
宙斯不允许我战到夜幕降临。”

然后，车手扬鞭策马，
载着国王迅速冲向海船，
战马如此地飞速，腾起浓浓地尘埃，
一会儿就全身上下热汗淋漓。

一见阿伽门农撤出战场，
赫克托尔向特洛亚人和吕西亚人大喊：
“勇敢的特洛亚人，吕西亚和达尔达尼亚人，
鼓起勇气来吧，我的朋友们！
最英勇的敌手已经离开。克罗诺斯之子宙斯
已经许诺我们巨大的胜利。
驾起飞快的骏马吧，让我们大展神威。”

他的话语，激励了每个人的勇气。
如同猎人催赶犬牙尖利的猎狗
追击一头野兽、野猪或是雄狮。
就象这样，杀人不眨眼的如阿瑞斯的赫克托尔
激励着豪迈的特洛亚人冲向敌军。
他一马当先，冲入战争的最前沿，
与敌人合力拼杀，如同突如其来的飓风
在黑色的洋面扬起了滔天巨浪。

宙斯赐予普里阿摩斯之子巨大的光荣。
那么谁第一个在他手下丧命？谁是后一个？
首先送命的是阿赛奥斯，其次是奥托诺奥斯、
奥皮特斯、克吕提奥斯之子多洛普斯、奥斐提奥斯、
阿革拉奥斯、埃叙姆诺斯、奥罗斯以及希波诺奥斯。
除了将领外，还有数不清的士兵，
如同泽费罗斯掀起的巨大风暴，
击散了南风带来的朵朵云彩，
在海面上激起了排空大浪，
在风的怒吼之中，水沫四溅。
赫克托尔杀死的敌人的脑袋就如同这飞溅的泡沫。

如果不是奥德修斯，阿开奥斯人
将在毁灭性打击下仓皇逃回海船。
冲着狄奥墨得斯，奥德修斯大喊：
“提丢斯之子，我们的勇气到哪里去了？
我的战友，快过来！同我一起阻挡住敌军，
免得被赫克托尔夺去海船，让我们受尽侮辱！”

听罢，强壮的狄奥墨得斯答道：

“ 我很想同你一道抵抗敌军，
但可能徒劳无益，看来宙斯一定
要让特洛伊人取胜，而不是我们。 ”

说罢，他一枪刺中了廷布拉奥斯，
并把他挑下了战车，而那个车手，
神勇的摩利昂则死于奥德修斯的枪下。
抛下那两具尸首，
他们二人冲入人群厮杀，
如同两只发怒的野猪，扑向追击的猎狗。
他们顽强的反攻，让阿开奥斯人摆脱了赫克托尔，
得到了珍贵的喘息机会。

两人又扑向两位驾车的勇士，
佩尔科特人墨罗普斯的两个儿子，
他是一位高明的预言师，曾劝阻
儿子不要参战，可惜儿子拒不听从，
在死神克尔的驱使下上了沙场。
他们死在提丢斯之子、神枪手
狄奥墨得斯手下，被剥走了坚固的铠甲。
同时，奥德修斯杀死了希波达摩斯和许佩罗科斯。

坐在伊达山上，宙斯俯视着全场，
平衡着双方战争实力，让双方相持不下。
提丢斯之子掷出长枪击中了
派昂之子阿伽斯特罗福斯的大腿，
后者无法迅速撤退，他是如此愚蠢，
竟让车手在远处等候，
气势汹汹杀上前沿，没想到枉送一命。

见此情景，赫克托尔大喝一声，直冲过来，
众多的特洛伊士兵跟随着他。
见到他，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禁不住哆嗦一下，
对旁边的奥德修斯说道：
“ 该死的赫克托尔扑过来了，
我们要冷静，顽强地抵抗住他。 ”

说罢，瞄准对手的大脑，

掷出了长枪，正中头盔。
可铜盔太硬，铜枪尖无法进入，
那是福波斯·阿波罗的馈赠，
共有三层保护，还带有孔眼。
赫克托尔赶忙退回人群，
跪在地上，伸出手撑按住地面
支住身体，眼前一阵阵昏黑。
当提丢斯之子走到远远的枪着地的地方捡起枪时，
赫克托尔才缓过神来，
跳上战车，回到激战的阵前，
摆脱了可怕的死神。
强有力的狄奥墨得斯大声叫嚷：
“你这条恶狗！竟然又捡回了一条性命，
阿波罗又一次拯救了你，
不枉你在激战前向他的祈祷。
如果有位天神也来保佑我，
我一定会让你送命。
现在，我要去追杀其他的将领。”

说罢，他去剥夺派昂之子身上的铠甲。
不防，海伦的丈夫阿勒珊德罗斯
隐蔽在达尔达诺斯之子、古代君王
伊洛斯的坟墓上的石碑之后，
瞄准了士兵的统帅、提丢斯之子，张弓射箭。
当时，狄奥墨得斯正从尸首身上剥下铠甲
盾牌和头盔，利箭呼啸而来，
带着势不可挡的杀气，
扎进了狄奥墨得斯的右脚面，钉在了地上。
见到一箭命中，帕里斯哈哈大笑，
跳出了碑石，大声夸耀自己：
“击中你了！我总是百发百中！
如果正中肚腹，送你上西天，就更好了。
这样特洛亚人就会松一口气，
因为他们见你，
如同山羊见到雄狮。”

听罢，强大的狄奥墨得斯面不改色，说道：
“你这个蹩脚的箭手，吹牛大王，

敢和我面对面地碰刀对枪吗？
弯弓和利箭不能使你强大，
你最多只能射中我的脚面，
而且如此地软弱无力，
如同被顽童或妇女用针扎了一下。
但若有人撞上我的枪头，
绝不会逃脱性命，
他的妻子会痛苦地抓破脸面，
他的孩子将变成可怜的孤儿，
鲜血浸湿了泥地，肉体迅速地烂掉，
光顾他的秃鹰将多过痛哭的妇女。”

这时，奥德修斯走至身边，站在面前，
他才得以坐下，任凭战友拔出利箭，
剧烈的疼痛咬啮着他的心灵。
他再忍受不住，跳上战车，
命令车手快速把自己送回海船。

于是，只剩下奥德修斯一人站在那里，
身边空无一人，士兵都被吓跑了。
悲叹之中，他自言自语：
“我的天！我该怎么办？
临阵脱逃是巨大的耻辱，可只身被俘，后果更不堪设想。
克罗诺斯之子驱散了所有的阿开奥斯人。
我的心啊，为何做这样的斗争？
逃脱战场是懦夫的行径，
在任何险境中都顽强勇敢才是真正的战士，
无论是进攻还是被攻击。”

他这样思量着，
众多的特洛亚人向他逼近，
为了自己的生存希望，将他团团围住。
如同勇敢的年轻猎人和一群猎狗
围住了冲出树林的野猪，
凶狠的野猪磨着闪着白光的利牙，
向围拢来的猎人们咧嘴恐吓，
但猎人们毫不惧怕，围住不放。
就象这样，特洛亚人围住了宙斯钟爱的奥德修斯。

奥德修斯的长枪第一个击中了
杰出的得奥皮特斯的肩膀，
又接连杀死了托昂和恩诺摩斯。
又一枪击中刚从战车跳下来的
克尔西达马斯的肚子，
后者栽倒在泥地里，双手挣扎着直抓泥土。
他抛下他们不管，紧接着击中了卡罗普斯，
他是希帕索斯之子，索科斯的亲生兄弟。
为了挽救兄弟，神勇的索科斯
来到了奥德修斯的面前，说道：
“好战的，擅用权术的奥德修斯，
今天不是你杀了希帕索斯的两个儿子，
剥夺了他们的战甲，
就是在我的枪下送掉性命。”

说罢，枪头击中了对手的大盾，
力道巨大的长枪穿过盾牌，
又穿透了精工细作的胸甲，
划破了肋骨部分的皮肉，
但没有刺入心脏，因为有雅典娜的保护。
奥德修斯心知性命无忧，
后退了几步，对索科斯这样说道：
“可怜的人，死神正在盯着你。
你刺伤了我，中止了我向特洛伊人的进攻，
但是你却无法逃脱死亡，
你将被我刺亡，进入哈得斯的冥府，
赠给我巨大的光荣！”

听罢，索科斯转身就逃，
奥德修斯的长枪正击中他的后背中央，
穿透了前胸，他轰然倒地。
神一样的奥德修斯开口自夸：
“希帕索斯之子索科斯，
你躲不过死神的追击，他还是追上了你。
可怜的人！可怜你的父母
不能为你合上双目，
食人的秃鹰会盘旋在你的躯体之上。
如果我死了，阿开奥斯人定会为我举行隆重的葬礼。”

说罢，从自己的伤口处，咬紧牙关，
拔出了索科斯的长枪，
鲜血喷涌而出，让他怵然心惊。
看到强敌流血不已，特洛亚人欣喜若狂，
纷纷猛扑上来。
奥德修斯一边撤退，一边求救，
竭尽全力大吼三声。
英武的墨涅拉奥斯听到了求救之声，
对旁边的埃阿斯说道：
“伟大的英雄，宙斯钟爱的埃阿斯，
我听见了奥德修斯的呼喊，
好象他孤身一人被围在
特洛亚人的中央搏杀，
急需救助，让我们快点儿前往救援。
他独自一人身陷重围定会受到伤害，
如果失去他，我们该是多么不幸！”

说罢，他率先前行，杰出的埃阿斯紧跟其后。
当他们找到奥德修斯时，敌人正尾追不舍，
如同凶猛的一群灰狼围阻一只
刚刚被猎人射伤的角鹿，
虽然伤口还流出鲜血，但跳起来依然迅捷，
可是箭伤的疼痛终于消耗了它的勇力，
在林荫之下，灰狼一拥而上，将它撕碎。
这时，神明派来一只饥饿的猛狮，
将灰狼吓得仓皇逃窜，
将角鹿独享。
就象这样，无数的特洛亚人紧紧地
追杀着勇敢的奥德修斯，
后者摆动手中的长枪拼力抵挡。
这时手持大盾的埃阿斯护到了他的身前，
一看不妙，特洛亚人四处逃散，
卓越的墨涅拉奥斯双手挟住奥德修斯，
冲出了人群，这时，车手把战车赶到他们跟前。

神勇的埃阿斯冲向特洛亚人群，
杀死了普里阿摩斯的一个私生子多律克洛斯，

接着潘多科斯、吕珊德罗斯、皮拉索斯和皮拉特斯相继死在了他的枪下。如同一条汹涌的大河，挟着宙斯降下的滂沱大雨，水花四溅的泻入平原，狂卷着许多干枯的橡树和松树冲起了大量的泥沙，浩浩荡荡地冲进大海。就象这样，埃阿斯在平原上大片地扫荡，砍杀着难以数计的战马和士兵。

这边的战况，赫克托尔一无所知，他正在战场的左侧斯卡曼德罗斯河畔拼杀，那里，人头落地，鲜血成河，在惊天动地的喧嚣声中，神一样的赫克托尔和伊多墨纽斯奋力地拼杀。阿基琉斯舞动着长枪，驾驭着战车，大开杀戒，但是阿开奥斯士兵毫不退缩，坚持战斗。可是当美丽绝伦的海伦的丈夫阿勒珊德罗斯瞄准了阿开奥斯杰出的战士，士兵的统帅马卡昂，并用利箭射中了他的右肩时，阿开奥斯士兵才大为忧虑，担心对手会夺去马卡昂的性命。于是，伊多墨纽斯对涅斯托尔说：“涅斯托尔，涅琉斯之子，阿开奥斯人的骄傲，赶快去挽救马卡昂，把他载在车上，迅速驶回海船。战场上缺少这么一个高明的医师可不行，他能为箭伤者拔出箭头，涂上创伤药膏。”

听罢，涅斯托尔十分赞同，他跳上战车，车上载着高明的医生阿斯克勒皮奥斯之子马卡昂。涅斯托尔扬鞭策马驶向海船，战马撒着欢儿地飞速奔向目的地。

车手克布里奥泽斯站在赫克托尔身边，发现特洛亚士兵无心应战，这样说道：“赫克托尔，我们是在战场的最外围同对手拼杀，其他部位的特洛亚士兵已经即将败退，特拉蒙之子埃阿斯，

他手提着大盾，正在驱杀我们的士兵。
我们赶紧去那边吧，
那里战斗最为激烈，
将士、战车混成一片，
呐喊声声，直冲云霄。”
说罢，他扬鞭策马，
马儿得到指示，迈腿前驱，
奔驰在两军之中，
踩着遍地的尸首和盾牌，
鲜血溅满了战车轮轴和外侧的护栏，
并在马蹄和车轮的挤压之下四处飞溅，
赫克托尔挥舞着手中的长枪，
如猛虎下山般地冲进激烈战斗着的人群，
给阿开奥斯人一个措手不及。
他一直躲避着埃阿斯，
因为与后者作战，会激怒宙斯，
所以他利用枪矛，利剑和巨石，
凶猛地屠杀着其他阿开奥斯将士。

埃阿斯在宙斯的旨意下开始撤退，
他把七层牛皮制成的盾牌背在背后，
如同一只受惊吓的野兽，
扫视着人群，慢慢后退。
如同一头褐色的雄狮在农民和凶狗的
围攻下，恋恋不舍地仓皇逃离牛圈，
尽管它曾发动多次进攻，
他们占不到一点便宜，
因为狗和农民绝不会让步，他们整夜在旁看守，
保护着珍贵的牛群。乱石飞火扑面而来，
吓坏了饥饿的狮子，
无可奈何，满怀失望地在天亮之前快快而去。
就象这样，埃阿斯也满怀失望地
无可奈何地撤退，
担心着海边的船只的安全，
又如同一只倔强顽固的毛驴
在麦田之中大肆吞食，任凭孩子们的棍棒夹击，
仍然吃得心满意足，等到力量微弱的孩子们
把它赶出麦田时，它已经饱而又饱。

就象这样，特拉蒙之子，神勇的埃阿斯
被特洛亚人和来自各地的友军们
追赶，敌人的枪矛不时地击中他的大盾。
英勇的埃阿斯一会儿回身拼杀，杀退追兵
一会儿掉转身子，迅速回撤。
就这样，他且战且退，
阻挡了敌人冲向海船。
如雨般密集的飞动的长枪，
有的击在了大盾之下，
有的未曾碰到皮肉，
就落在地上，扎进泥土之中，
还颤动着吃人的欲望。

欧埃蒙之子，卓越的欧律布洛斯
看到埃阿斯在对手的围攻下拼杀，
使策马上前，并肩作战，奋力掷出长枪，
刺中了孚西奥斯之子阿皮萨昂，
枪头深深地扎入内脏，后者腿一软，倒在地上。
欧律皮洛斯迅速上前，剥去死者的铠甲。

但他却被英勇的阿勒珊德罗斯盯住，
后者正弯弓向他瞄准，弓弦一松，
利箭射中了欧律皮洛斯的大腿，
箭杆随即崩断，巨大的疼痛袭遍全身。
幸亏他立刻撤回自己的人群，摆脱了死神，
向着阿开奥斯人，他大声呼喊：
“朋友们！阿开奥斯的首领和将士们！
大家迅速转过身去，保护英勇的埃阿斯，
无数的枪箭正让他难以应付，危在旦夕。
我真担心他是否能摆脱这场恶战。
大家赶快过去，和他一起对付凶猛的特洛亚人。”

负伤的欧律皮洛斯说罢，阿开奥斯士兵回拢过来，
肩上扛着大盾，手中握着长枪，
埃阿斯在他们的掩护之下，
抽身回到了己方的军阵，重新面对敌人。
如同烈火，战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此时，涅琉斯之子驾着战车

正载着受伤的马卡昂逃离战场，
被站在船头观战的阿基琉斯一眼认出，
他马上大声呼叫同伴帕特罗克洛斯，
听到呼唤，后者跑出营帐，
如同凶猛的战神。
可是，就在这一刻，死神盯上了他。
墨诺提奥斯之子这样问道：
“英勇的阿基琉斯，为何唤我，
你有什么吩咐？”

捷足的阿基琉斯这样答道：
“墨诺提奥斯之子，深中我意的朋友，
看样子，阿开奥斯人最终要在我的膝下，
向我哀求，因为战争的激烈已让他们无法承担。
亲爱的朋友，你快去寻找涅斯托尔，
向他打听那个从战场上受伤而归的人是谁，
看背影，很象是马卡昂，
可是，战马的速度太快，
使我没有看清他的面孔。”

听罢，帕特罗克洛斯得令而去，
沿着海船和营帐向前奔去。

这时，涅斯托尔和马卡昂已到达目的地，
他们从战车跳到地上，
车手欧律墨冬立即卸下战马。
站在海边，让海风把汗水吹干，
然后走进营帐，坐在舒适的椅子上。
秀美的赫卡墨给他们端来饮料，
这个姑娘是阿尔西诺奥斯之女，
在阿基琉斯攻下特涅多斯之后，
作为一份战利品，被阿开奥斯人
献给了足智多谋的涅斯托尔。
首先，她摆下一张精美的、表面平整、光滑的桌子，
再摆上一只盛满酒菜的铜盘，
里面有美味的大葱、
纯净的蜂蜜和芳香的麦饼。
圆盘旁边放上一只金饰的酒杯，

此系涅斯托尔从家中带来。
这个酒杯做工精致，有四个把手，
每个上面雕着正在吃食的金鸽，
下面是双层的底座。
盛满酒后，这种酒杯十分沉重，
然而涅斯托尔却不费吹灰之力端了起来。
如神般的赫卡墨为他们调制的是普兰那美酒，
又用铜挫挫进一些羊奶酪，
并洒进一些雪白的麦粉。

美妙的饮料，消除了他们的焦渴，
然后开始愉快地聊天。
当神勇的帕特罗克洛斯来到营帐门口时，
涅斯托尔赶紧迎上前去，
亲热地拉住他的手，请进帐内。
但是来客拒绝了盛请，这样说道：
“亲爱的老人，现在我没有时间坐下，
可敬而又易怒的主人让我来打听，
是谁从战场上受伤而下，
可是现在我看见了，正是马卡昂。
我得马上回去告诉阿基琉斯，
您知道，他是一个性子暴烈的人，
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受他斥责。”

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这样说道：
“哪位将领受伤而归，
阿基琉斯怎会关心呢？
即使所有杰出的将领都受伤回到船里，
全军面临着严峻的灭顶之灾，
他也会铁石心肠在旁观望。
如今，提丢斯之子狄奥墨得斯已中利箭，
神枪手奥德修斯和阿伽门农也中了枪，
欧律皮洛斯又被利箭射中了大腿，
刚刚我带回来的受伤的将领
也是箭伤。虽然阿基琉斯勇不可抵抗，
然而他如此冷酷无情，又有何用？
是不是等着特洛亚人烧毁我们的海船，
一个一个地杀死我们的士兵？

可惜我已经年迈，
我多么希望自己恢复年轻时的体力，
就象当年与埃利斯人为抢夺牛群
而进行拼斗时，我亲手杀了
许佩罗科斯之子伊提摩纽斯。
那时他正保卫牛群，
被我一枪击中，倒地而亡，
吓得农民们四处逃散。
我们得胜，获得了五十群牛
和五十群绵羊，以及五十群猪
和五十群山羊，另外还有一百五十匹
褐色母马，膝下带着小小的马驹。
趁着夜色，我们赶着畜群
回到了涅琉斯的皮洛斯，
这让家父心花怒放，
赞扬我年轻轻轻，就可统兵作战，胜利而归。
第二天一早，传令官就到处呼喊，
让那些放债给埃利斯的人集合起来，
接受皮洛斯首领分发给他们的战利品。
埃利斯人借了我们很多钱，
因为我们人少力弱，经常欺负污辱。
多年以前，赫拉克勒斯杀死了不少勇士，
使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涅琉斯共有十二个儿子，
可除了我之外，其他十一个都被杀死。
因此，身披铜甲的埃皮奥斯人更加盛气凌人，
不断地欺压，让我们受尽了苦难。

“从战利品中，涅琉斯选择了一群牛
和一群羊，连同牧人，一共三百。
因为富有的埃利斯人欠他一笔债。
当年为了争夺三脚铜鼎，他派人参赛，
带去了四匹常胜骏马和一辆马车，
可是，全被奥格阿斯王扣留，
只放回了参赛的车手。
老父受尽侮辱，为此恼怒不已。
当时，他留下了自己的战利品后，就分给众人，
其他每个人都得到了平均的一份。

“分发完毕，全城居民一起祭祀天神。
但在第三天，埃利斯人倾巢出动，
向我们大举反攻，并带来了摩利奥兄弟俩，
他们当时年轻轻轻，浑身披挂，
缺乏搏杀的战斗经验。

“皮洛斯的边境，有一座远离阿尔斐斯河的城市特律奥萨，
它雄居山岗，地势险要。
埃利斯人将它重重围住，试图攻破。
在敌人行军之际，来自奥林卑斯山的雅典娜
向我们报信，让我们赶紧迎敌。
皮洛斯人，群情激愤，
军队很快召集起来。
涅琉斯认为我太年轻，不宜参战，
就藏起了我的战车。
可是我徒步行进，在雅典娜的护佑下，
取得了比所有驭车将士更大的胜利。

“在阿瑞涅的弥尼埃奥斯河入海处，
驻扎着皮洛斯的战车部队，
随后步兵们也赶来。
然后大家全副武装向前进发，
正午时分，到达了神圣的阿尔费奥斯河畔。
在那里，我们向伟大的宙斯进献了祭品，
向波塞冬和阿尔费奥斯河神也进献了一头壮牛，
献给目光炯炯的雅典娜的是未拉过车子的小母牛。
然后大家用了晚饭，
全副武装地在河边休息了一夜。

“此时，埃利斯人正在围攻山城，
千方百计地想要攻破。
城市还未攻下，阿瑞斯已向他们施展自己的才能。
当灿烂的太阳刚刚升起，
在祈祷完宙斯和雅典娜后，
我们便投入激战。双方奋力拼杀。
是我首先大开杀戒，夺了对手的战马
杀死了奥格阿斯之婿穆利奥斯。

他娶了奥格阿斯的长女，秀发的阿伽墨得，
此女认识生长在大地上的所有草药。
当他向我冲来时，我扔出了长枪，
正好击中他，将他打倒在地，
然后跳上他的战车，冲在战线的最前沿。
对手看到首领，最勇敢的斗士倒地而亡，
惊恐地四处逃散，
我奋勇追杀，如同一股黑色旋风，
俘获了五十辆战车，车上的两个人
都在我的枪下一命呜呼。
如果不是力大无穷的波塞冬出手相救，
用墨云罩住了他的儿子摩利奥兄弟，
我很有可能会送他们去哈得斯的冥府。
宙斯向皮洛斯人注入了所向无敌的勇力，
把敌人追得逃离广阔的平原，
杀死了无数的敌人，缴获大量精良武器。
我们的战车一直追到盛产麦子的布拉西昂，
险要的奥勒尼埃山崖和阿勒西昂丘陵，
雅典娜才允许我们收住攻势。
我也把最后一个死在我手下的敌人的尸首扔下不管，
和其他阿开奥斯人赶着缴来的战马，回到了皮洛斯。
全体将士不但歌颂至高无上的宙斯，
而且称颂凡人中的涅斯托尔。

“这就是我，英勇的涅斯托尔，
不象阿基琉斯，为了自己，保持住勇力。
他也许会悔恨不已，如果阿开奥斯人全年覆灭。
我们朋友，墨涅拉奥斯在让你去投奔
阿伽门农时，曾对你万般嘱咐。
因为我这时和奥德修斯都在宫殿上，
所以他向你说的话，
我们听在耳中，记在心里。
为了到阿开奥斯招募士兵
我们来到了佩琉斯富裕的宫殿里。
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墨涅拉奥斯、你
以及阿基琉斯。年迈的佩琉斯
正在院子中烧烤牛腿准备向宙斯献祭，
他手握金杯，把杯中的酒

洒向燃着的柴薪以示祭奠。
而你们正用刀割下牛肉，看到
我们到来，惊异的阿基琉斯蹦了起来，
拉着我们的手，请我们进屋入座，
给我们端来丰盛的美味佳肴。
等我们满足了吃喝的欲望之后，
我开始邀请你俩参战。
年迈的佩琉斯激励儿子要作一个
最勇敢，最杰出的勇士。
同时，阿克托尔之子墨诺提奥斯这样告诫你：
‘我的孩子，虽然阿基琉斯比你高贵，
而且在力量方面远远超过你，
但你比他大，所以要经常劝导他，
提出对他有益的建议。’
或许你已忘记了父亲的劝告。
但如果你向阿基琉斯进言，他也许会听从，
有天神的帮助，或许你能劝动他，
朋友的劝说总是值得考虑的。
如果他顾忌某种可怕的预言，
或者正在遵循他母亲向他传达的宙斯的指令，
那么他应该派你出战，
带领着米尔弥冬人在拯救阿开奥斯人。
如果你借用他的铠甲，
对手或许会把你误当作是阿基琉斯而不敢进攻，
这样疲于奔命的阿开奥斯人可以稍作休息，
在战场上，短暂的休息是无比珍贵的。
等大家恢复了力量和勇气，
就会一鼓作气把特洛伊人赶到城里去。”

他的话语，激励起了帕特罗克洛斯的斗志，
但马上跑出见阿科斯的后代阿基琉斯。
当跑至伟大的奥德修斯的海船边，
阿开奥斯人举行集会，进行军事审判和对天祭祀的地方时，
遇见了受了箭伤的欧埃蒙之子欧律皮洛斯。
后者正拖着不便的双腿走下战场，
成串的汗珠从头和肩上滚落。
殷红的鲜血从伤口向外汨汨冒出，
虽受此重伤，却依然刚毅顽强。

见此情景，墨诺提奥斯之子心生怜悯，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他说道：

“可怜的人们！阿开奥斯人的首领们，
难道你的注定要在异国他乡，
把自己闪亮的躯体喂给野狗吗？
宙斯钟爱的欧律皮洛斯，
你认为阿开奥斯人是否还能抵挡住
势如破竹的赫克托尔的攻势？
是否一定要在他的枪下全军覆灭？”

负伤的欧律皮洛斯这样答道：

“天神钟爱的欧律皮洛斯啊！
看来我军已不能再获拯救，
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已负伤，
有的被枪刺中，
有的被箭射伤，
一个个地逃回海船，而敌人愈战愈勇。
现在，请你扶我回到黑色海船，
拔出箭头，洗净伤口，
再涂上止痛药膏。
听说阿基琉斯曾教你如何调制药膏，
而他自己却得自马人克戎的真传。
因为我们的医师马卡昂也受了伤，
躺在自己的营帐里急需治疗，
而另外一个高明的医师正拼杀在激烈的战场上。”

墨诺提奥斯之子这样回答：

“我应该怎么办呢？
本来我要去勇敢的阿基琉斯那里，
向他转达涅斯托尔的意见。
但我不忍心弃你而去，你受着这么大的疼痛。”

说罢，他驾起欧律皮洛斯，
将他扶进营帐。侍从们赶紧铺出几张牛皮，
让他躺在上面，帕特罗克洛斯
取出快刀，干脆利落地剃掉箭头，
用温水洗净伤口，
把研碎的草药敷在了伤口之上，

慢慢地，伤口开始干化，鲜血停止外流。

第十二卷

——特洛伊人进攻阿开奥斯人的护墙

在营帐里，墨诺提奥斯之子
为负伤的欧律皮洛斯细心地治疗，
而在营外，阿开奥斯人和特洛伊人正在激烈战斗，
阿开奥斯人节节败退，
为了保护船只而修建的壕沟和护墙
已阻挡不住敌军的猛攻。他们违背了天神的意志，
筑起护墙，挖出壕沟，工程完毕之后，
又未向天神以献上丰厚的祭礼，
祈求他们保护海船和大量的战利品，
所以不可能永久地存在着。
如果赫克托尔依然活着，阿基琉斯依然满腔怒火，
普里阿摩斯的都城依然未被攻陷，
这道高高的护墙就不会倒塌。
只有当特洛伊人中最优秀的人物全部战死，
阿尔戈斯人中众多将士客死异乡，还有一些依然活着，
在第十个年头攻下了普里阿摩斯的都城，
然后乘船返回家乡以后，
波塞冬和阿波罗就会合谋，
引来汹涌的河流，用大水冲垮高高的护墙，
他们将汇集所有从伊达山奔流入海的大河，
包括瑞索斯、赫普塔波罗斯、卡瑞索斯、
罗狄奥斯、格瑞尼科斯以及神圣的斯卡曼德里斯河，
还有埃塞波斯和西摩埃斯河，在那条河中，
涌动着无数的头盔、大盾和一个半神半人的种族的幽魂。
阿波罗把这些河流汇聚到一处，
连续九天，驱赶滔天洪水冲击护墙，
宙斯也连降暴雨，好使护墙尽快倒塌。
海神波塞冬手握三叉戟，亲自指挥巨浪
拍击墙基的木料和石块，将它们全部冲走。
海神冲击着护墙，一直冲上赫勒斯滂托斯海滩，
在海滩之上重新铺上厚厚的黄沙。
一切冲荡完毕之后，他们让河水回归
先前的河道，继续翻着晶莹的水花向前流淌。

以后，波塞冬和阿波罗会迅速地干完这一切，
而现在，特洛伊人正在猛攻护墙，
护墙在强大的撞击下发出嘎嘎的巨响
在宙斯无情的击打下
阿尔戈斯争先恐后地逃向海船，
令对手闻风丧胆的赫克托尔如旋风般地
猛冲猛杀，如同一头野猪或雄狮
受到猎人和猎狗的围攻，依然横冲直撞。
猎人和猎狗将包围圈缩小，
合力扑击，扔出如飞雨般的枪头和利箭，
可是野兽毫无惧色，也不试图逃跑，
这样的冒险最终会使它丧命。
它调换着角度，连续向猎人和猎狗冲击，
在这样的强攻下，后者只能畏缩回避。
就象这样，赫克托尔带领着部下
不断激励着他们，冲过壕沟。
目睹宽广的壕沟，
战马们胆战心惊，嘶叫着前腿腾空，
不敢飞越，这条壕沟太过危险
两侧的沟壁用刀斧砍成垂直光滑，
在底部插着密密麻麻的尖木桩。
埋上这些木桩就是为了阻挡
特洛伊人的进攻。
拖着沉重的战车，战马难以飞越，
而轻装的步兵却跃跃欲试，渴望穿越。
波吕达马斯走到赫克托尔身边，这样说道：
“赫克托尔，特洛伊人和友军的首领们，
让战马越过这条壕沟实在太难，
我们不应该这样安排。看沟底
密密麻麻，令人胆寒的木桩，
爬上沟沿就是高高的护墙。
即使战车越过壕沟，也无法在那里驻足，
那里的空间太过狭小，我们会被堵在那里无法战斗。
如果伟大的掷雷之神真的想帮助特洛伊人，
打退阿开奥斯人，那就太好了！
我十分希望看到所有的阿奥斯人
在远离故乡之地可耻地惨死。
可是一旦他们反攻，就会逼得我们掉入大壕沟，

那时，我们会无一生还，
连一个回城报信的人都不可能。
请按我说的去做吧，
让车手在沟沿看好战车，
我们全部从车上跳下，全副武装，
在赫克托尔的率领下，跑步冲过去，
阿开奥斯人将无法抵挡，
等待他们的将是灭顶之灾。”

他的话语很中赫克托尔的心意，
后者立刻跳到地上，全副武装。
象他这样，其他特洛亚人纷纷跳下战车，
乘车的将领吩咐各自的车手，
要他们在沟沿边排好军阵，
看管好车马。
其余的士兵们有序地分开，站成整齐的队形，
一共站了五队，各自由首领率领。

人数最多、最勇敢，武器最精良，斗志最高昂的一队由赫克托尔
和卓越的波吕达马斯率领。
和他俩在一起的第三位将领
是克布里奥涅斯。赫克托尔
已命令另一个比克布里奥涅斯差一些的战士担任车手。
率领第二队的是帕里斯、阿尔卡托奥斯和阿革诺尔。
普里阿摩斯的两个儿子赫勒诺斯和得伊福波斯
率领第三队，担任此队第三将领的是许尔塔科斯之子
阿西奥斯，他来自塞勒埃斯河畔的阿里斯柏城，
是骑着棕色高头大马来到此地的。
安基塞斯之子，光荣的埃涅阿斯率领第四队，
辅助他的是安特诺尔的两个儿子，精通各种战术的
阿尔克洛科斯和阿卡马斯。
萨尔佩冬率领着第五队，来自各地的友军联队，
派格劳科斯的好战的阿斯特罗帕奥斯担任副将，
在他看来，在友军队伍中，除了他自己，
最勇敢、最出色的就是他们二人。
所有的勇士举起盾牌，在身前排行一列，
气势汹汹地向达那奥斯人猛冲，
信心百倍地扑向海边的黑船。

其他特洛伊人和友军首领
都接受了足智多谋的波吕达马斯的建议，
除了许尔达基斯之子阿西奥斯，
他不愿意把自己的马留在沟沿边
由车手看管，而是驾着战车冲向海船。
他是这样一意孤行，
注定逃不过死神的手掌，
不可能再从海边回到多风的伊利昂。
恶运之神通过杜卡利昂之子
伊多墨纽斯手中的长枪，要将他抓住。
阿西奥斯冲到了海船的左侧，
是阿开奥斯人赶着马车从平原撤退之处。
他驾着战车来到护墙门前，
发现墙门并未关上，门闩并未插上，
阿开奥斯的门卫这样敞着大门，
是为了让逃回的士兵赶快进营。
阿西奥斯率领呐喊着的士兵长驱直入，
认为阿开奥斯人无力阻挡，
他们将会直接逼近海船。
真是一群笨蛋！守卫在门前就有两员战将，
两位是好战的拉皮泰人的儿子，其中一个是
佩里托奥斯之子，强大的吕波特斯，
另外一个如阿瑞斯般的勒昂透斯。
他俩把守在高大的墙门前，
如同两棵高大的绿树，
任凭狂风暴雨的袭击，
仍然深深扎入泥土，岿然不动。
他们依仗自己强大的力量和精湛的武艺，
而对阿西奥斯的挑战而毫不退缩。
阿西奥斯、伊阿墨诺斯、奥瑞斯特斯、
阿西奥斯之子阿达马斯、托昂和奥诺马奥斯
等将领率领着众多的特洛伊士兵，
高举盾牌，怒吼着，
向护墙大门猛冲过去。
开始两位拉皮泰将领只是激励
士兵保护船只，当他们看到特洛伊人一冲过来，
阿开奥斯人就四处逃窜之时，

便立刻冲到门前，进行拼杀。
如同两只被追击的凶猛的野猪，
在猎人和猎狗的呐喊声中
横冲直撞，嘎嘎作响的牙齿
撕扯着林木，将大树连根拔起，
直到被长枪击中，结束了生命。
就象这样，枪箭击在他们的胸甲上，
发出刺耳的震响，但依然凭着自己的力量
和护墙上战友的帮助，顽强地拼杀。
为了自己，为了海船，
阿开奥斯士兵从护墙上往下投掷石块，
如同怒吼的北风吹来大片的乌云，
降下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
很快地将大地变成一片雪白。
就象这样，双方将士互掷石块，
石块砸在头盔，盾牌之上，
发出巨大而沉重的响声。

许尔达基斯之子阿西奥斯，
用手击打自己的大腿，仰天悲叹：
“天父宙斯啊！原来你也是个骗子！
没想到阿尔戈斯人能在败退的情况下，
还能抵挡住我们强大的进攻。
如同筑巢在山路边的细腰蜂
或是勤劳的蜜蜂，为了保护自己
和后代，顽强地与采蜂人搏斗，
无论如何不肯放弃自己的窝巢。
这两个人也是如此，除非杀退了敌人或者自己战死，
是不会主动放弃那座墙门的。”

他的话语并未打动宙斯，
宙斯依然要把荣誉赐给赫克托尔。

其他特洛亚人向墙门猛烈进攻，
这种激战的场面，我难以象天神那样一一描绘。
战场上石块横飞，残酷的战火熊熊燃烧。
为了保护海船和拯救自己，阿尔戈斯只能顽强抵抗。
所有护佑阿尔戈斯人各位天神

都垂头丧气。而两位拉皮泰将领
仍在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

佩里托奥斯之子，强有力的波吕波特斯，
用长枪击中了达马索斯的头盔，
穿透了它，深深地扎入头骨，
登时脑浆血溅，敌人立即毙命。
接着，皮隆和奥尔墨诺斯
也相继死在他的枪下。
阿瑞斯的后代勒昂透斯掷出长枪，
正好击中安提马科斯之子希波马科斯的腰带。
又从剑鞘内拔出佩剑，
冲过拥护的人群，同安提德特斯对打，
砍中了后者，使他翻倒在地。
接着墨农、伊阿墨诺斯和奥瑞斯特斯
相继死在他的手下，相伴坠入哈得斯的冥府。

两位拉皮泰将领动手剥取死者的铠甲，
而那支人数最多，武器最精良的，最渴望杀敌的，
由赫克托尔和波吕达马斯率领的队伍
却徘徊壕沟边沿，
迟迟不敢前进。
因为在他们打算跨越壕沟之际，
在左上方出现一只巨鹰，
爪子底下抓着一只血红的长蛇，
虽身处劣境，仍不忘抵抗，
它缠绕着身躯，对准老鹰的前颈咬了一口，
老鹰疼痛难忍，
爪子一松，仓皇而去，
那只血红长蛇恰落到队伍中间。
看到这条血红巨蛇落在地上，
特洛伊人浑身颤抖，
这是宙斯降下的预兆。
波吕马达斯对赫克托尔说道：
“赫克托尔，以前在开会时，不论我的意见
是否正确，总会被你斥责，
因为你难忍受一个小人物与你唱对台戏，
你所需要的只是为自己扬名立威。”

现在，我要斗胆说出我的意见，而且是最正确的，
请我们停止对阿开奥斯人的进攻吧。
刚才一只老鹰抓住一条血红长蛇飞翔在我们左上方，
巨蛇仍然垂死挣扎，并咬了老鹰一口，
老鹰只得把口中的食物扔掉，
一无所获地回到鹰巢。
这是宙斯送来的预兆，大概会成为现实。
如果我们用尽全力地进攻阿开奥斯人，
攻破了高高的护墙，
我们仍无法从原路顺利返回，
阿开奥斯人将奋起攻击，
大片地屠杀众多的特洛伊士兵。
受大家尊重的预言师看到这样的预兆，
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

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瞪视着他，说道：
“波吕达马斯，你的话让我十分厌烦，
你本来可以说出一些更好的意见。
若刚才的话是出自内心，
那么一定是天神夺走了你的智慧，
让我差一点忘记了
宙斯曾经答应给我的诺言。
现在，你要我相信一只鸟的意愿，
不管它是飞向右方，迎接朝霞和日出，
还是飞向左方，送别夕阳和晚霞，
我都会满不在乎，
我所坚信的只是宙斯的旨意，
是他统治着所有的天神和凡人。
预兆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卫伊利昂。
其实你不必惧怕战争和打杀，
即使在你身边遍地都是我们的尸体，
你也不会倒下，因为你怯懦、胆小，
不敢冒险，不敢冲锋陷阵。
但是你若在战争中临阵脱逃，
或者妖言惑众，怂恿别人逃避战争，
我的利枪会立刻送你上西天！”

说罢，他继续领兵冲杀，

呐喊着的特洛伊士兵紧紧跟随。
雷电神宙斯在伊达山上刮起强劲的风暴，
扬起漫天的黄沙，扑向海船，
以迷惑阿开奥斯人，
好让赫克托尔和特洛伊人取得胜利。
在宙斯的护佑下，特洛伊人信心百倍，
猛烈地攻击高高的护墙，
摧毁墙上的雉堞，拔除尖木桩，
这都是阿开奥斯人保卫护墙而设置的。
特洛伊人企图用全力推倒整座护墙，
达那奥斯人也毫不退让，
用牛皮堵住雉堞，
从高高的护墙上往下猛投石块。

大小埃阿斯在墙顶上来回巡行，
鼓励阿开奥斯人顽强抵抗。
看到有人勇敢作战，就和气地称赞他；
若看到有人试图逃跑，
就对他严加斥责：
“朋友啊！军队之中有的来自贵族，
有的来自中产阶级，有的则来自社会底层。
而现在战争给了你们均等的地位和机会。
希望听到命令后，不要逃向海船，
而是互相激励着冲向敌人，
奥林卑斯山的闪电神
会赐予我们力量，把敌人赶回城里。”

就是这样，他俩大声地激励着阿开奥斯士兵，
如同统治天神和凡人的宙斯降下了
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
向人们显示进攻的巨大威势。
没有一丝风，大雪静静地降落，
盖住了山脉中的顶峰和海边的崖角，
铺满了灰色的港湾和曲折的沙滩，
除了奔涌的巨浪之外，
一切都在它的笼罩之下，皑皑一片。
就象这样，双方掷出的石块密密麻麻，
有的飞向特洛伊人，有的飞向阿开奥斯人，

击打在护墙上发出“劈里啪拉”的巨响。

如果不是在宙斯护佑下的萨尔佩冬
如冲向牛群的雄狮一般冲向阿尔戈斯人，
特洛伊将士和赫克托尔或许不会
撞断门闩，冲进墙门。

宙斯之子萨尔佩冬举着精美的大盾
护住前胸。那面圆盾是由技术出众
的铜匠精心打制而成，
里面垫着多层厚厚的牛皮，
外面是密密麻麻紧紧钉在上面的金钉。
挥舞着长枪，如同一头雄狮，
很久没有吃到肉，高傲的心灵
驱使它冲进羊圈捕杀羊群，
尽管它知道牧人带着长枪和牧羊犬
就在旁边，但它未想到自己正在冒险，
很有可能会被长枪击中。

神一样的萨尔佩冬高傲的心也在驱使
他猛攻敌人的护墙，摧毁雉堞。
他对希波洛科斯之子格劳科斯喊道：

“格劳科斯，在吕西亚，为何人们
如此地敬重我俩，
让我们坐在尊贵的位置上，
献上鲜美的肉块和香醇的美酒？
为何敬我们如同天神一般？
在克珊托斯河畔，我们为何拥有大片的土地，
美丽的葡萄园和产量极大的麦田？
在激战中，我们应该站在吕西亚人的前面，
经受战争的考验。

身披铠甲的吕西亚人就会这样说道：

‘让我们的首领享用最鲜美的肉块
和最香醇的美酒是值得的，
因为在战争中作战勇敢，永远战斗在最前沿，
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无上的光荣’。
我的朋友，如果只要我们躲开这场战争，
就可长生不老的话，
那么我不会冲上前沿拼杀，
也不会派你冲上沙场。

可是，死神的力量不可抵抗，
每个人都无法逃避，所以我们向前拼杀吧，
或者得到荣耀，或者让别人得到荣耀。”

他的话语，格劳科斯十分赞同，
于是两人率领吕西亚人奋勇向前。
看到他们气势汹汹地杀奔上来，
佩特奥斯之子墨涅斯透斯心惊胆战。
他环顾四周，希望能找到一位将领
帮他消灾解难。

碰巧他看到了大小埃阿斯
和刚走出营帐的透克罗斯。
尽管距离不远，他又大声呼喊。
可是，战场上拼杀之声震天动地，
盾牌互相撞击，头盔碰来碰去，
特洛伊人锲而不舍地猛冲墙门，
所以他们都未听见呼唤。
他只好派传令官托奥特斯转告埃阿斯：
“卓越的托奥特斯，跑步去把埃阿斯请来，
如果大小两个埃阿斯都来，最好不过，
一向作战凶猛的吕西亚人
马上就要冲过来了，
他们带来的可能就是致命的毁灭。
如果他们那里战斗也难解难分，
至少也得请来大埃阿斯，特拉蒙英勇的儿子，
希望神箭手透克罗斯也能一同前来。”

听罢，传令官得令而去，
沿着身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的护墙奔跑，
一会儿就跑至大小埃阿斯面前，说道：
“埃阿斯，阿尔戈斯的首领们！
天神钟爱的佩特奥斯之子
派我请你们过去帮助，哪怕只是极短的时间。
最好你们两位都能前去，
因为那里情况十分危急，即将毁灭。
一向作战英勇的吕西亚将士
正逼得我们只有招架之力。
如果你们这里的战斗也十分难以应付，

至少得请英勇的大埃阿斯过去，
希望神箭手透克里斯也一同前往。”

听罢，大埃阿斯马上行动，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奥伊琉斯之子这样说道：
“埃阿斯，你和鲁科墨得斯一起，
指挥这里的战斗，
我到那边帮助他们抵抗敌人，
打退之后就马上回来。”

说罢，特拉蒙之子埃阿斯
和同父异母的兄弟透克里斯转身离开，
后面跟着潘狄昂，他背着透克里斯的弯弓。
他们沿着护墙的内侧行进，
到达了墨涅斯透斯指挥作战的地方，
发现如同黑色旋风的吕西亚将士们
正在猛烈地攻击雉堞，
他们猛扑上去，同敌人交手，喊杀之声响彻云霄。

特拉蒙之子，英武的埃阿斯首开杀戒，
杀死了萨尔佩冬的伙伴，心高志大的埃皮克勒埃斯，
他用的是一块躺在旁边雉堞上的一块巨石，
当代即使是身强力壮之人，单用双手
也很难举起，埃阿斯却高举过头，
瞄准对方的头盔砸了下去，
登时颅骨崩裂，如同一个高台跳水者，
从高高的护墙上直落下去，灵魂飘离了他的躯体。
希波洛科斯之子格劳科斯正在爬墙，
被透克里斯用箭瞄准了他，
射中了裸露的胳膊。
中箭之后，格劳科斯悄然离去，
担心阿开奥斯见他中箭而大加嘲讽。
看到格劳科斯离开，萨尔佩冬心中一阵酸楚，
可他依然战斗着，
出枪击中了特斯托尔之子阿尔克马昂，
随即又把枪拔了出来，随着枪势，
阿尔克马昂一头栽倒在地，
身上的铠甲琅琅作响。

萨尔佩冬用强有力的大手抓住了雉堞，
用力猛摇，撼塌了一大片护墙，
为特洛伊人的进攻打开了一个豁口。

这时，埃阿斯和透克斯一起盯住了他，
透克斯射箭击中了用于系盾牌的挂在胸前的皮带，
可是宙斯为他挡开了死神，
不希望儿子死在船尾旁边。
埃阿斯又冲了上去，用枪击中了盾牌，
虽未能击穿，但强大的力道让萨尔佩冬连连后退，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战斗，
获得荣誉的欲望更加旺盛。
他转过身去，对吕西亚人大声喊道：
“吕西亚人，我的朋友们！你们为何减弱了斗志？
虽然我很强壮，但独自一人摧毁护墙，
辟出一条通往海船的道路，仍十分艰难。
大家和我一起战斗吧！人多力量大。”

吕西亚士兵怕受首领的斥责，
鼓起精神，跟随在他身后向敌人猛攻。
与此同时，阿尔戈斯重新加强防御力量，
双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拼杀。
由于敌人的顽强抵抗，
勇猛的吕西亚人无法攻破敌人的护墙，
而达那奥斯人的枪手们
也无力打退吕西亚人的进攻。
如同两个为了田界而争吵的农民，
手持量杆站在公地之上，
吵闹着要在一块本很狭小的地段上分得等量的一份。
交战双方也是这样近距作战，中间只隔着雉堞。
他们把枪伸过雉堞攻击对方，
扎在遮护前胸的浑圆的牛皮盾牌上。
许多人的皮肉被锋利的铜尖扎伤，
有一些是转身逃跑时，被扎进了后背，
而大部分则是由于盾牌被刺穿而毙命。
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的鲜血
已把双方之间的雉堞染成了红色，
此时此刻，特洛伊人仍然无法逼退阿开奥斯人，

如同一位认真的妇女
小心翼翼地天平两边称量羊毛和砝码，
力求平衡，用劳动换来的辛苦钱来养活孩子。

就象这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淹，
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一直等到宙斯决心让赫克托尔成为最荣耀的人。
赫克托尔对所有特洛伊人大声呼喊：
“ 驯马的阿开奥斯人，鼓起力量，
冲破敌人的护墙，焚烧他们的海船。 ”

全军将士听到他的呐喊，
手握长枪，争先恐后地冲向护墙，攀援墙壁。
墙门前压着一块上宽下尖的巨石，
在现代，即使两个最为强壮的人，
也难以把它从地上抬到车上，
而赫克托尔却顺手拾起它，
轻而易举地举起来并摇晃着，
是克罗诺斯之子为他减轻了巨石的重量。
如同一位牧羊人轻松地提着一头羊身上的卷毛，
毫不吃力。就象这样，赫克托尔抓着石块逼近墙门。
墙门十分高大和坚固，紧紧地关闭着，
里面由两根相向滑动的门闩套住，
再由一根门棒紧紧地插在一起。
赫克托尔来到门前，叉开双腿，
用全身的口气开始把巨石砸向墙门，
巨石的力量如此巨大，砸坏了两边的门键，
墙门吃不住重击，后面的门闩也支持不住，
整座门扇被撞得七零八落。
光荣的赫克托尔冲进大门，
乌黑的面孔象突然降临的黑夜，
护身的铜甲，闪烁着慑人的寒光，
手里还握着锐利的双枪，
此时，他有万夫不挡之勇，
只有天神能和他搏斗。
他的双目喷放着火焰，
回过身体鼓励特洛伊人冲过护墙，
将士们响应风从。有的翻越护墙，

有的穿过大门。可怜的达那奥斯人
在海船之间逃命，
喊声、杀声震天动地，经久不息。

第十三卷

——为保卫海船，阿开奥斯人抵死拼战

宙斯把战场安置在海船旁，
让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进行殊死的搏杀，
与此同时，天神抬起明亮的眼睛向远方遥望，
扫视着擅长养马的色雷斯人，长于短兵相接的米西亚人，
喝马奶长大的希佩摩尔戈斯人以及耿直的
阿开奥斯人生长的土地。
他不再把目光投向特洛亚，
十分相信，没有哪位天神敢违背他的意愿
去帮助特洛亚人或阿开奥斯人。

权力无限的海神波塞冬却注意着战争，
坐在林木繁茂的萨摩色雷斯峰顶，
注视着伊达山的全貌、
普里阿摩斯的都城和阿开奥斯人的海船。
他从海面浮出之后，
就一直坐在那里，看到可怜阿开奥斯人即将毁灭，
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并对宙斯的丑恶行为愤恨不已。

海神猛然从山顶上站了起来，
急速离开，脚下的山峰和森林
在他的踩踏下震颤不已。
他迈了三大步，第四步就到了目的地达埃盖，
在那里的海水深处有他的宫殿，
金光灿烂，永不毁灭。
他回到宫殿里，把快如旋风、
金鬃飘洒的一对铜蹄骏马驾上战车，
披上黄金铠甲，抓起精心制成的金鞭，
登上战车，扬鞭策马，破浪而去。
得知他的到来，海中的各种生物都从自己的家中
出来欢迎他。大海向两侧让开，辟出一条道路，
海神的战马飞样地奔驰着，
战车的青铜轮轴一点都未被浸湿。
海神驾着战车直接冲向阿开奥斯人的海船。

在深深的海底，在特涅多斯岛和石崖林立的英布罗斯岛之间，
有一个宽阔幽深的岩洞，
海神波塞冬就在那里勒住了骏马，
卸下马轭，取来仙料，让它们咀嚼，
然后在它们的后腿上套上金质绳索，以防他们跑掉，
让它们呆在原地，静候主人的归来。
波塞冬独自一人急冲冲地朝阿开奥斯人的营帐走去。

有如一团火焰或是一股旋风
普里阿摩斯之子赫克托尔率领着特洛亚士兵
连续猛攻，全军上下齐如一心，
深信会缴获敌人的海船，
并杀死所有的阿开奥斯人。
波塞冬从深海中出来，化作卡尔卡斯，
摹仿着他的洪亮的声音，激励着阿开奥斯人。
他先对好战的大小埃阿斯说道：
“埃阿斯啊！面对强敌，不要畏缩
要勇往直前，这样你们就能拯救阿开奥斯人。
在其它地段，众多的特洛亚人尽管冲过了护墙，
但我相信阿开奥斯人将顽强地抵抗住他们。
唯有这里，我很担心，
那个战争狂赫克托尔，自称是宙斯之子，
领着一群特洛亚人勇猛地进攻
恐怕阿开奥斯人难以抵挡。
希望有哪位天神稳定你们的慌乱情绪，
使你们能高扬斗志，顽强抵抗，
即使是宙斯亲自来帮助他们，
你们仍然能够把蛮横狂暴的赫克托尔打退！”

说罢，海神举起金杖，触了触他们的身体，
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和拼战的勇气，
使他们的手脚和臂膀轻松无比，充满活力。
然后他腾空而起，如同一只在天空翱翔的雄鹰，
从绝壁顶端扇动巨翅，向下猛冲，
去捕捉平原上的其它飞鸟。
就这样，海神离他们而去。
奥伊琉斯之子，小埃阿斯首先看出他是天神，
就对特拉蒙之子，大埃阿斯说道：

“埃阿斯，刚才向我们说话的并非鸟卜师卡尔卡斯，
而是一位来自奥林卑斯山顶的天神，
他化身为卡尔卡斯，激励我们奋力拼战。
他绝对是一位天神，我从他转身离去时
的脚步和步伐，立刻认了出来，准没错！
现在，我的心里充满了高昂的斗志，
我的力量正在不断的增长，
我的双手和双腿急切地要去杀敌。”

特拉蒙之子埃阿斯这样答道：

“我也一样，我的紧握住枪矛的大手正在颤抖，
我的力量正在增长，我的心情如此激动，
我的双腿不受我控制地要迈步向前，
我渴望着同普里阿摩斯之子，疯狂的赫克托尔决一死战。”

他们两兴高采烈地交谈着，
十分喜悦天神向他们注入了无穷的力量。
此时，海神正在船边，鼓励那些在后方心灰意懒的阿开奥斯人。
他们看到无数的特洛伊人翻过护墙，
感到大势已去，十分悲哀，
看着生龙活虎的特洛伊士兵冲杀过来，
禁不住流下热泪，认为死神就在身边。
海神专心地致力于激励这些悲哀的将士。
首先，他激励透克斯、勒伊托斯、
佩涅勒奥斯、托阿斯和得伊皮罗斯
以及咆哮沙场的墨里奥涅斯和安提洛科斯。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他们说道：
“可耻啊！你们这些未经过战火煎熬的阿尔戈斯新兵，
现在，你们应该奋力地保卫海船，
假使你们畏缩不前，就会被特洛伊人统统歼灭。
可悲呀！阿开奥斯人！一件怪事正在发生着，
而以前我连想都未想过，
特洛伊人竟然逼到了我们的海船前，
而以前，他们如同胆小如鼠的雌鹿
在林中拼命逃窜，以求夺过凶残的豺狗、
金钱豹和恶狼的搏杀。
以前特洛伊士兵就是这样，
面对我们强大的攻势，毫无还手之力。”

然后，现在他们竟然远离城堡，
深入到海边对我们大开杀戒。
这只是由于我们统帅的过错和将领们的怠慢，
心怀对统帅的不满，他们不愿拼全力地保卫海船
甚至身丧海边也在所不惜。
然而，即使阿特柔斯之子，权力广大的阿伽门农
确实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当众侮辱了捷足的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
我们怎能无视自己的责任，临阵退缩？
让我们消除和统帅之间的隔阂吧，
真诚地抚慰每一位勇士复伤的心灵。
你们是阿开奥斯人中杰出的斗志，
实在不应当这样萎靡不振。
那些胆小如鼠，贪生怕死的小人
我不屑一顾，只对你们，我要提出警告。
朋友们啊！再畏缩不前，
无可挽回的败局和毁灭就会发生。
在这如火如荼的激战中，
你们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脸红吗？
眼下，疯狂的赫克托尔已撞开了墙门，折断了门闩，
率领大军拼杀在我们的海船旁边。”

波塞冬的话语让阿开奥斯人重振雄威，
在大小埃阿斯的周围摆出无可挑剔的阵势，
即使是战神或者善于激励士气的雅典娜
也小看不得。这些都是全军之中
挑选出来的最杰出的将士，严整以待，
准备迎接特洛伊人和赫克托尔的搏杀。
盾牌一个连着一个，如同坚固的铁桶；
人挨着人，头盔碰着头盔，闪亮一片；
密密麻麻的长枪在人群之中颤动，
就是这样一个气贯长虹的强大阵势，
士兵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拼命搏杀。

赫克托尔一马当先，率领着众多的特洛伊人
飞奔而来，如同石壁上的一块巨石，
被水流涌动的冰河猛然冲下，
撞击在壁崖底部的岩石上，

又弹跳起来，继续向下滚动，压倒了树木，震动着山峦，
蛮横地冲杀撞击，不可阻挡，
终于冲到了平原之上，才收敛了威风。
赫克托尔本以为会顺利地冲过护墙、营帐
和海船，一鼓作气直杀至海边。
然而，在这里遇到了强大的阵势，
不得不收住猛烈的攻势。
阿开奥斯的儿子们手握长枪，
誓死要保卫自己的海船，他们奋力拼杀，
逼着对手连连后退，心中发怵，
但赫克托尔依然精神百倍，大声呼喊：
“特洛亚人，吕西亚人和勇敢的达尔达尼亚人，
立住阵脚，阿开奥斯人不会支持大众，
尽管他们的阵势强如铁桶，也挡不住我手中长枪的进攻，
如果赫拉的丈夫，伟大的闪电神在护佑着我。”

他的话语让大家勇气倍增。
普里阿摩斯之子得伊福波斯
迈着迅速的步伐，
拿着浑圆的盾牌，
穿行在队伍之中。他未注意到，
对方的墨里奥涅斯正举着长枪向他瞄准。
后者的长枪正好击中了牛皮大盾，
但是没有穿透，枪头与枪杆就断裂开来。
得伊福波斯受到这一枪的冲击，
不禁心惊肉跳。
投枪的墨里奥涅斯迅速撤回军阵，
心下懊恼不已，即失去了胜利又失去了武器。
他向阿开奥斯人的营帐奔去，
为了去取另外一支粗壮的长枪。

在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中，将士们继续拼战。
特拉蒙之子透罗斯首先击中了
拥有众多马群的门托尔之子英布里奥斯，
阿开奥斯人远征之前，他居住在佩代昂，
娶了普里阿摩斯的私生女墨得西卡斯特。
达那奥斯人一登陆，
他便来到伊利昂，成为特洛亚人人中杰出的勇士。

普里阿摩斯爱他如同自己的儿子，邀他一起住在宫里。
特拉蒙之子的长枪恰巧刺中他的耳下，
又旋拔了出来，英布里奥斯轰然倒地，
如同山顶的一棵高大的栲树，
被铜斧伐倒，茂密的枝叶纷纷摇散。
就象这样，他倒在地上，身上的铠甲琅琅作响。
透罗斯立刻去剥夺他的铠甲，
赫克托尔向他掷出了长枪，
他向旁边一闪，侥幸躲过，
可是枪头却击中了安菲马科斯的胸膛，
他是阿克托尔之孙，克特阿托斯之子。
他轰然倒地，身上的铠甲琅琅作响。
赫克托尔迅速奔去，
剥下尸首头上闪亮的头盔。
正在这时，埃阿斯向他掷出长枪，
但是没有让赫克托尔受伤，
是全身坚实的青铜铠甲救了一命，
枪头击在了盾牌中心，强大的冲力让赫克托尔连连后退。
趁此机会，阿开奥斯人抢回了尸首。
来自雅典的战将斯提基奥斯和墨涅斯透斯
把安菲马科斯的尸首抬回军阵，
同时，大小埃阿斯抬了英布里奥斯，
如同两只雄狮从凶狠的猎狗那里，
抢得一只山羊，并紧紧地叼在嘴里。
就象这样，大小埃阿斯高抬着英布里奥斯，
剥掉了尸首的铠甲，斩断了脑袋，
出于对安菲马科斯之死的愤恨，
把那颗脑袋象掷球一样
掷到赫克托尔跟前。

看到孙子安菲马科斯阵亡，海神波塞冬大怒。
他马上走向阿开奥斯人的方阵，
激励他们消灭特洛伊人。
首先他遇到了神枪手伊多墨纽斯，
后者正从一个伙伴那里过来，
他的伙伴在激烈的战争中膝盖受伤，战友们将他抬下火线，
伊多墨纽斯把他送到医生那里治疗，
正好回来，准备重返沙场。

海神化身为安德赖蒙之子托阿斯，
他是埃托利亚人的首领，
统治着广阔的普琉戎和卡吕冬地区
人民敬他如敬天神。

海神摹仿他的声音，上前对伊多墨纽斯说道：
“克里特人的首领，伊多墨纽斯，
阿开奥斯人那不可一世的威风
在特洛亚人面前都跑到哪儿去了？”

来自克里特的伊多墨纽斯不以为然这样说道：
“托阿斯，亲爱的朋友！在激烈的战斗中，
大家都勇敢杀敌，没有什么过错。
这里并没有胆小的懦夫，
也没有临敌畏缩的逃兵。
原因在于克罗诺斯之子的意志，
他想让阿开奥斯可耻地死在异国他乡。
托阿斯啊，你一贯是个勇敢的斗士，
而且善于鼓励别人。现在
请你继续战斗，并且激励每一位我军将士。”

海神波塞冬这样回答道：
“如果有故意逃避战争的懦夫，
伊多墨纽斯，让我们诅咒他永不得返回家园，
让他呆在这里，成为野狗的口中美食。
现在你快取来武器，和我一起参战，
尽管只有我们两个，或许会起一定的作用。
即使是软弱的士兵，聚在一起，也有相当的力量，
何况我们本来就是武艺高强的敌人的对手。”

说罢，天神返回战场。
伊多墨纽斯则走进营帐，
披上闪亮的铠甲，抓起粗壮的长枪
重又走了出来，如同一个带有预示的闪电，
被克罗诺斯之子从奥林卑斯高峰猛然掷出，
发射出刺目的光芒。
行进中的伊多墨纽斯的铠甲也是这样闪亮着。
不久，在营帐附近，碰见了自己的侍从官，
急急忙忙从战场回来

拿取另一支长枪的墨里奥涅斯。
强有力的伊多墨纽斯这样问道：
“我亲爱的朋友，摩洛斯之子，为何你从战场返回？
难道是难忍的伤痛让你返回？
还是赶来报告给我重大的消息？
现在我不愿待在营帐里，而是渴望激战。”

聪颖的墨里奥涅斯如此答道：
“身披铜甲的克里特人的领袖伊多墨纽斯，
我是想回营帐拿取另一支长枪，
因为我的那一支在进攻得伊福波斯时，
被他的坚硬的盾牌挂断。”

克里特人的领袖伊多墨纽斯说道：
“枪很容易找到，在我的营帐：在靠近光亮的内墙处，
有许多枪，不是一条，而是二十条，
那都是从我杀死的特洛亚人那里夺得。
因我不愿意远远地同敌人拼斗，
所以我得到了大量的长枪，盾牌，
还有灿烂闪亮的头盔和铠甲。”

听罢，墨里奥涅斯这样答道：
“我也一样，在我的营帐和海船里
同样堆放着大量缴获来的武器和铠甲，
但是这里距我的营帐太远，
在战斗中，我一直没有放弃勇力，
总是在阵地最前沿同敌人拼杀。
其他身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或许
不了解我，但你应该十分清楚我在战场上的表现。”

克里特人的领袖伊多墨纽斯这样答道：
“你勿须多说，我清楚你作战勇敢，
我希望把将领们集中到海边，
在那里设下埋伏，那么
谁是勇士，谁是胆小鬼就可一目了然，
埋伏之时，胆小鬼的脸色总是不断在变，
恐惧使他坐立不安，
不断变更姿势，不断地更换重心，

胆小的心砰砰跳个不停，牙齿上下碰来碰去，
而勇士却不是这样，即使他第一次参加埋伏，
也会脸色镇定不变，不会过分惊怕，
只在心中祈盼，
渴望立刻投入战斗。
那样，没人会轻视你的勇力，
激烈地战斗中，飞动的枪头和箭头
绝不会落在后颈或后背，
只会击在前胸或肚腹，
因为你总是拼杀在前沿阵地。
好了，让我们别象孩子似地。
在这里聊来聊去，大家一定会大力指责。
快去我的营帐，拿取粗壮的长枪。”

听罢，如阿瑞斯的墨里奥涅斯飞速
地跑进营帐，取来了一支长枪，
满怀战斗激情，紧在伊多墨纽斯身后。
如同强大的阿瑞斯冲上战场，
由他的儿子骚乱神陪同，
后者猛烈异常，足以吓退最刚勇的战士。
他俩从色雷斯来，让埃弗瑞人和费勒古埃斯人
奋力拼杀，充耳不闻双方的祈祷，
只把胜利赐给其中的一方。
就象这样，首领伊多墨纽斯和墨里奥涅斯，
身披明晃晃的铠甲，快步奔向战场。

墨里奥涅斯向伊多墨纽斯问道：
“杜卡利昂之子，你认为我们应该从哪里攻击敌人？
是右路？中路？
还是左路？我认为，
左侧的阿开奥斯人最为紧迫。”

克里特人的首领伊多墨纽斯这样答道：
“中路部分的海船由其他将领守卫，
有大小埃阿斯和杰出的射手
善打近战的透罗斯。他们对付
的是普里阿摩斯之子，杀人如麻的赫克托尔，
尽管他威力无穷，

但我军还是能打退他。
无论他如何勇猛，想制服他们
无可比拟的双手以焚烧海船，决非易事
除非是克罗诺斯之子亲自将海船点燃。
面对吃得墨特的粮食，能够被武器
和石块击倒的凡人，
大埃阿斯从来就不会畏惧退缩。
甚至在与阿基琉斯的决斗也不会
退缩。当然跑得会比不上对方。
我们去左路吧，是把荣誉给了敌人，
还是我们获得荣誉，一会儿就见分晓。”

听罢，阿瑞斯般的墨里奥涅斯飞奔在前，
向伊多墨纽斯指出的方向猛冲过去。

见到如烈火般凶猛的伊多墨纽斯
和他的伙伴，全副武装地直冲过来，
特洛伊人立刻集合起来围攻他们，
一场激烈的战斗势不可免。
如同怒吼着的狂风扫地而来，
卷起了路边厚厚的尘土，
高扬的泥土形成巨大的尘云，
双方全身心地投入在拼杀当中，
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对方杀死。
难以数计的枪矛林立在残酷的战场上，
众多的头盔，靠在肩上的大盾，
以及精心保养的铠甲闪出耀眼的光辉。
见到如此惨烈的场面，
如果有人欣喜若狂而不觉悲伤，
那么他的心绝对硬如磐石。

克里诺斯的两个无比强大的儿子，
互相比较量，让战争的双方受尽了磨难。
宙斯想让赫克托尔和特洛伊人获胜，
以使阿基琉斯获得荣誉，
但却不让阿开奥斯人在伊利昂城下毁灭，
主要目的是为了忒提斯和他的儿子心满意足。
波塞冬悄悄地从蔚蓝色的海面升起，

急切地激励他们奋勇杀敌，
他看到阿开奥斯人遭对手的痛击，心中对宙斯十分不满。
这两位天神出自同一个父亲，
可是宙斯是兄长，所以权力更大，
所以波塞冬不敢明目张胆地与他对抗，
只能化身为凡人，不停地穿行，不停地鼓励。
两位天神在双方之间系上一条仇恨和拼杀的绳索，
越来越紧，却拉不断，解不开，
但是已经使众多勇士的双腿酸软，扑倒在地。

白发苍苍的伊多墨纽斯，虽已年高，
却依然勇猛地杀向强敌，给敌人制造混乱。
他杀死了来自卡柏索斯的奥特里奥纽斯，
他听到战争正在进行，就赶往特洛亚，
还想娶普里阿摩斯最美丽的女儿卡珊德拉，
不想下聘礼，却答应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就是把阿开奥斯的儿子们赶回老家。
普里阿摩斯答应了他的条件，
若能打赢敌人，就把女儿许配给他。
现在伊多墨纽斯的长枪击中了他，
坚实的铠甲未能保护住，
枪尖穿透，然后扎入肚子里。
他轰然倒地。伊多墨纽斯禁不住自夸道：
“奥特里奥纽斯，如果你真能履行
你向普里阿摩斯许下的诺言，
他也答应把女儿嫁给你，
那么我该向你衷心地祝福。
听着，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们攻下伊利昂，
我们就把阿伽门农最美的女儿嫁给你，
会把她从遥远的阿尔戈斯送来与你成亲。
来，跟我走吧，让我们到海船边商订条件，
放心！我们不会要太多的聘礼。”

说罢，他抓起死者的一只脚，
拖着穿过人群，阿西奥斯起来抢夺伙伴，
他的车手驾着战车在后面，他在车前走着，
战马呼出的粗气正喷在他的肩上。
他冲上前，想杀死伊多墨纽斯，

但后者下手更快，掷出长枪，
正中他的额下，枪尖直刺入咽喉，
他立即倒在地上，如同耸立在山上的高大的橡树或白杨，
被木工的利斧砍倒，如用来制造大船。
就象这样，他倒在了战车和战马之前，
痛苦地挣扎着，双手紧紧扣住泥土。
他的车手顿时迷失了心智，
完全忘记驾着马车躲避敌人的进攻，
安提洛科斯镇定地刺中了
他的肚腹，身上的铠甲未能保护住，
枪头直扎入肚子里。他挣扎着，喘着粗气，
从战车上一头栽了下去。
心志高大的涅斯托尔之子，夺取了他的战马，
从特洛亚人这里，赶回到了阿开奥斯人的阵营。

看到阿西奥斯倒毙在地，
得伊福波斯伤心不已，他向伊多墨纽斯
掷出了长枪，被后者发现，闪身躲过。
伊多墨纽斯迅速地盾牌举在胸前，
那是一面用坚实的牛皮和闪光的铜面
粗工制作而成的大盾，侧里装着两条把手。
得伊福波斯的长枪从盾牌上面掠过，
擦着了边沿，发出刺耳的响声。
但这把长枪并非徒劳无功，
正好刺中了士兵的将领，希波索斯之子许普塞诺尔，
枪头扎进了胸下部位，后者立刻瘫倒在地。
见此情景，得伊福波斯不禁自夸道：
“阿西奥斯，我算是为你报了仇，
在你前往冥府的路上不会孤独寂寞，
我已经送去了一位与你同行的伙伴！”

他的话语让阿开奥斯人痛心不已，
其中英勇的安提洛科斯最为悲愤。
尽管伤心，却不愿抛弃同伴，
他冲了过去，用大盾护住同伴的身体。
埃基奥斯之子墨基斯透斯和阿拉托尔
是亲密的朋友，他俩也立刻赶来，
抬起痛苦不堪的伤员，送回了海船。

伊多墨纽斯依然奋勇杀敌，斗志高扬，
他下定决心要让特洛亚人笼罩在黑暗之中，
即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只要能够拯救阿开奥斯人。
此时，他又刺中了宙斯钟爱的埃叙埃特斯之子，
英勇的阿尔卡托奥斯，他是安基塞斯的女婿，
他的妻子是安基塞斯第一个女儿希波达墨娅，
在出嫁之前深受父母的宠爱，
因为她无论在容貌、手工还是智慧方面，
都远远胜过其他同龄姑娘，
所以特洛亚最卓越的勇士把她娶作妻子。
实际上，是被波塞冬杀了他，借伊多墨纽斯之手。
天神先使他精神涣散，四肢麻木，
既不闪避，也不逃跑，
就象一根立柱或树土那样木然而立，
伊多墨纽斯的长枪毫不费力地刺入他的胸膛，刺穿了胸甲，
而以前，这副甲衣曾多次挽救他的生命，
今天却挡不住锋利的枪尖。
他轰然一声，仰面倒下，枪尖扎在心脏之上，
那颗心还在跳动，带动了长枪不住地抖动，
直到阿瑞斯中断了自己的强力。
伊多墨纽斯欣喜若狂，不禁自夸道：
“得伊福波斯，怎么样？你杀了我们一个，
而我杀死你们三个。你还能大吹大擂吗？
走上前来，可怜的朋友，跟我一对一地交手吧，
让你也见识见识宙斯的后代的超人本领。
很久以前，宙斯生了弥诺斯，让他掌管克里特，
弥诺斯又生了杜卡利昂，
杜卡利昂又生下我，使我成为克里特人民的首领，
现在作为你和你父亲的灾难，
海船把我送到了特洛亚。”

听罢，得伊福波斯心下合计，
是先退回军中，寻找另外一个将领帮忙，
还是独自一个人同他拼战？
最后他决定去找埃涅阿斯。
此时埃涅阿斯正站在队伍的最后面，

心怀对普里阿摩斯的不满，
因为虽然他作战勇敢，普里阿摩斯却不器重他。
得伊福波斯靠近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他说：
“埃涅阿斯，特洛亚人勇敢的战将，
如果你也十分悲伤，就来保护你的姐夫吧，
阿尔卡托奥斯的尸体现在正需要你的救护。
你小的时候，是由他在家中抚养长大的，
而现在他死在伊多墨纽斯的枪下。”

他的话语，让埃涅阿斯十分感动，
马上渴望要同伊多墨纽斯拼个你死我活。
伊多墨纽斯丝毫不畏惧，如同面对一个小孩，
稳稳地站在那里，如同深远的山林中
的一只野猪，自信自己无穷的勇力，
等候着进逼来犯的猎人。
它双眼喷出火光，嘎嘎地磨着獠牙，
气势汹汹地准备扑向猎人和猎狗。
就象这样，神枪手伊多墨纽斯镇定地等着，
面对冲过来的埃涅阿斯神色不改。
他叫喊着他的战友，尤其是善于咆哮的阿斯卡拉福斯，
阿法柔斯、得皮罗斯、墨里奥涅斯以及安提洛科斯。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这样喊道：
“朋友们！快来帮我，我要和捷足的埃涅阿斯
拼一拼，可是他正年轻，
又是有名的杀人狂，说实在的，我心中没有把握。
如果我和他一样年轻，
我就会和他一对一地互相搏杀，
并可以立见分晓，不是我死，就是他活。”

听罢，大家都聚拢过来，稳稳站住，
怀着同样的心情，用盾牌护住自己的肩头。
埃涅阿斯也唤来自己的战友，
有得伊福波斯、帕里斯和英武的阿革诺尔，
他们都是勇敢的战将，
率领着大批的士兵，如同牧人高兴地看到
头羊引导一大群绵羊在草原上饮水。
见到他们到来，并率领众多的士兵，
埃涅阿斯心中无比兴奋。

双方渐渐逼近阿尔卡托奥斯的尸首，
然后进入混乱的激战，长枪到处飞舞，
撞在铠甲上咚咚直响。
其中埃涅阿斯和伊多墨纽斯最为勇敢，
无人能及，只有战神阿瑞斯可与他们匹敌。
他们二人搏杀着，
力图把自己的长枪送入对方的身体。
埃涅阿斯向对手伊多墨纽斯掷出长枪，
被后者发现，迅速闪开，
力道极大的长枪扎进深深的土层，
还在徒劳地颤动个不停。
之后，伊多墨纽斯击中了奥诺马奥斯。
枪头穿透铠甲，钻进了肚子，拉出了肠子。
奥诺马奥斯一头栽倒在地，挣扎的双手抓住泥土。
从死者身上，伊多墨纽斯拔出长枪，
却不能剥掉他的坚固的铠甲，
因为枪头、弓箭和石块如飞雨般地扑面而来。
此时，他已经十分劳累，行动不再灵活自如，
即不能在投枪之中取回，也不能躲避疾来的长枪。
他只能慢慢地撤离，以挡住步步逼近的死神。
当他步步后退之际，得伊福波斯
向他掷来仇恨的一枪，然而却未击中目标，
击倒了埃倪阿利奥斯之子阿斯卡拉托斯，
枪尖正扎在肩头之上。他一头栽倒在地，
挣扎的双手抓住泥土。
此时，蛮横威猛的阿瑞斯对自己的儿子
战死在疆场一无所知，
他正和其他天神坐在奥林卑斯山顶，
头上更着一大片金色的彩云。
天父宙斯严禁他们介入凡人的战争。

围着阿斯卡拉托斯也展开了激烈的抢杀战。
得伊福波斯正从阿斯卡拉托斯头上
摘下闪亮的头盔，迅捷的如阿瑞斯的
墨里奥涅斯纵身上前，用枪刺中了他的肩头。
他手臂一枪，头盔琅琅地滚落在地。
墨里奥涅斯又扑了上去，拔出自己的长枪，

如同一只机智勇猛的山鹰，
然后又退回到自己的军阵之中。
波利特斯赶紧上前，用力扶住兄长的腰身，
离开战场，走到自己的战车之前，
他的战车和战马停在战场旁边，
车子站在精美的车上正在等候。
战马拉着得伊福波斯回城，疼痛让他呻吟不已，
鲜血汨汨地渗出伤口，到处流淌。

其他的勇士仍在激战，喊杀之声更加高昂。
埃涅阿斯投出长枪，正中卡勒托尔之子
阿法柔斯的咽喉，当时他正转过身来，迎上了枪头。
他的脑袋向旁边一歪，盾牌和头盔滚落在地，
可怕的死神紧紧地抓住了他。
安提洛科斯盯住托昂，见他转身要逃，
就猛冲上去，用枪击中了他的背部，
那条沿着脊背直通脖颈的大血管当时崩裂，
鲜血喷涌而去，托昂一头扎在地上，
高举双手，请求战友前来救援。
安提洛科斯，冲上去剥夺他的铠甲，
并警惕地东张西望。特洛亚人将他围住，
无数的长矛击中在他的硕大的盾牌之上，
波塞冬正在专心地保护他，
所以枪头和利箭如雨般的密集，
却丝毫未损伤他的一根毫毛。
在敌人的团团围困之下，他挥动着长枪，东冲西突，
边杀边这样盘算着：
是掷出长枪，刺死远一点儿的敌人，
还是近身搏杀，刺倒敌手。

阿西奥斯之子阿达马斯见他不停地冲杀，便冲上前去，
用锋利的铜枪刺中盾牌正中。
可是黑发的波塞冬折断了铜枪，
避免安提洛科斯失去生命。
断开的长枪如同焦黑的木棍，
一头还扎在安提洛科斯的盾牌上，一头掉在了地上。
为了逃生，阿达马斯迅速撤回自己的军阵。
见他转身逃跑，墨里奥涅斯急追过去，

掷出长枪，正中丹田之处，
那个地方受伤，最让凡人痛苦不堪，
而枪头此时就扎在那个部位，阿达马斯痛得抖个不停，
如同一头公牛被牧人用结实的
绳索捆住，硬拉着牛，而公牛极力抵抗。
就象这样，阿达马斯气喘吁吁地扭动着，
过了一会，当墨里奥涅斯走上前去拔下长枪时，
浓黑的迷茫便罩住了他的双目。

赫勒诺斯挥动着锋利的色雷斯长剑，
击中了得伊福波斯的太阳穴，
后者的头盔被震了出去，滚落在激战的人群脚下，
其中一个阿开奥斯人把它捡了起来。
浓黑的迷茫也罩住了得伊福波斯的双目。
阿特柔斯之子，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
见到战友死去，万分悲痛，挥舞长枪
冲向赫勒诺斯，而后者，这位出色的首领，
紧握大弓，蓄力以待。两人几乎同时动手，
一个掷出长枪，一个射出飞箭。
普里阿摩斯之子的利箭瞄准对手的前胸发射出去，
箭头撞在铠甲上，反弹回来，
如同在打谷场上，农民用铁铲扬起
黑黑的荚豆和豌豆，在劲风的吹拂下，
滴溜溜地落到地上。
就象这样，赫勒诺斯的利箭击在
高贵的墨涅拉奥斯的胸甲上，又回弹了出去。
而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
却一枪刺中了对手的握弓的手腕，
穿过手掌钉进弓把里。
为了逃生，赫勒诺斯逃回自己的军阵中，
拖着那只伤手，手中插着长枪。
心志高大的阿革诺尔拔出了那条枪，
用精细编织的羊毛长带裹紧伤口，
他的随从一直为他携带这种投石用具。

佩珊德罗斯冲向高贵的墨涅拉奥斯。
命运之神驱使他走向生命的终点，
他将在激烈的战争中死于墨涅拉奥斯的手下。

他们相向而行，咄咄逼近。
阿特柔斯之子投出长枪，却偏向一边，未击中目标，
佩珊德罗斯的长枪倒是击中了对手的大盾，
然而却未能穿透，宽大的盾牌的铆钉将枪杆撞断。
佩珊德罗斯却欣喜若狂，以为胜利在握。
墨涅拉奥斯又拔出了嵌银钉的双剑，
佩珊德里斯也从盾牌下抽出一把精锻而成的斧头，
按着一根光滑闪亮的橄榄木柄，
双方冲上去挥动武器用力劈砍。
佩珊德罗斯的利斧砍在头盔上的马鬃上，
而墨涅拉奥斯挥动着利剑，
正好砍在他的额头上，脑壳被削去一半，
眼珠也掉在脚下的泥土中，鲜血淋漓。
佩珊德罗斯摔倒在地。
墨涅拉奥斯走上前去，用脚踏住他的前胸，
动手剥夺铠甲并自夸道：
“就象这样，你们这些可恶傲慢的特洛伊人，
离开海船，滚回你们的城市去吧。
你们作恶多端，毫不知耻，竟让我受到那样的奇耻大辱，
难道你们不怕惹恼闪电神宙斯吗？
他会彻底毁灭你们的坚固的城堡。
我的妻子盛情款待你们，你们却丧尽天良，
可恶地掳走了她，还偷走了众多的财宝。
现在，你们又逼近我们的海船，
想用大火把我们的海船烧光，
杀死众多的英勇的阿开奥斯人。
你们这此红了眼的杀人狂，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
天父宙斯啊！人们都说你足智多谋，
至高无上，远远胜过其他天神和凡人。
可为什么你要帮助特洛伊人，
让他们心中充溢着邪恶的念头，
对于让人们不寒而栗的恶战从不感到满足。
人们对事物都有知足的一天，如睡眠、爱情、甜美的音乐
和优美的舞蹈，更能使人获得满足，
远远胜过可怕的战争，而特洛伊人却恰恰相反，
他们嗜战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

高贵的墨涅拉奥斯如此慷慨激昂，

从尸首上剥下鲜血淋漓的铠甲，交给伙伴，
又投身到激烈的拼杀中去。

不一会儿，墨涅拉奥斯又受到了
皮莱墨涅斯王之子哈尔帕利昂的攻击。
后者是和父亲一道来到特洛亚，
可是再也无法返回可爱的故乡。
他逼近阿特柔斯之子，一枪击中盾牌，
可惜未能捅穿。为了逃生，他跑回自己的军阵。
正在他转身逃跑之际，
墨涅拉奥斯向他射出一支飞箭，正中右臀，
箭头笔直切下，刺入了膀胱。
他立即瘫在地上，扑入战友的怀中，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象一条虫一样躺在那里，
黑血流出，染湿了地面。
英勇的帕弗拉贡人马上围了上来，
把他抬上战车，伤心不已地送回伊利昂。
他的父亲走在中间，涕泪横流，
悲伤自己不能为儿子报仇雪恨。

看到哈尔帕利昂悲惨地死去，帕里斯又悲又怒。
他到帕弗拉贡作客时，死者曾热情地款待过他，
为了给朋友报仇，他射出了一支箭，正中欧赫诺尔，
他是高明的预言家波吕伊多斯之子，
家庭富有，门第高贵，住在科林斯。
在他前往特洛亚时，就清楚地明白自己的结局，
因为老父波吕伊多斯曾多次告诉他，
他不是身患绝症死在家中，
就是远征特洛亚，被阿开奥斯人杀掉。
他决定远征，这样做既可以免交阿开奥斯人的大笔罚金，
又可以躲过病痛折磨。
帕里斯的飞箭射中了他的耳朵和颌骨下面，
灵魂离开了躯体，浓黑的死亡罩住了他的全身。

战斗依然继续着，如火如荼。
宙斯钟爱的赫克托尔对左路发生的一切
一无所知，那里，特洛亚人正被阿开奥斯人

大肆屠杀，敌人马上就要反败为胜。
海神专心致志地激励阿尔戈斯人，
而且使用神力来护佑他们。
在埃阿斯和普罗特西拉奥斯的
海船停泊的灰色海岸边，
赫克托尔正奋力地冲杀敌人，
摧毁护墙。那里的护墙最矮小、
最薄弱，而那里的步兵和驭车的
将士们，却拼杀得最为激烈和
血腥。

波奥提亚人、长衫垂地的伊阿奥涅斯人、
洛克罗人、弗提亚人以及声名远扬的埃佩奥斯人，
他们顽强地抵抗着赫克托尔，让他远离海船，
却无法打退天神般勇猛的赫克托尔的进攻。
精选出来的雅典斗士由佩特奥之子墨涅斯透斯率领，
由斐达斯、斯提基奥斯和刚勇的比阿斯
担任副将，所有的将士在这里拼死抵抗。
墨莱斯·安菲昂和德拉基奥斯统帅着埃佩奥斯人，
而弗提亚人则由墨冬和强悍的波达罗克斯率领。
其中，墨冬是神一样的奥伊琉斯的私生子，
是埃阿斯·奥伊琉斯的亲兄弟。由于
他杀死了奥伊琉斯之妻，后母埃里奥皮斯的兄弟，
就迁到了遥远的费拉克。
波达罗克斯是费拉科斯之子伊菲克洛斯的儿子。
他们全副武装，气宇轩昂，领导着弗提亚人，
与波奥提亚人并肩作战，誓死保卫海船。
捷足的奥伊琉斯之子埃阿斯一直和
特拉蒙之子大埃阿斯在一起，两人形影不离，
如同耕地之上，两头同样的褐色公牛，
齐心协力地拉着铁犁耕地。
滴滴汗水不断地从牛角下滴了下来，
中间仅隔着一条光滑的牛轭，
它们奋力向前，身后犁出一条条深而整齐的垄沟。
就象这样，大小埃阿斯团结紧密地并肩作战。
不同之处在于大埃阿斯身后总跟随着
许多随从，当他大汗淋漓，精疲力尽之时，
就会把大盾交给他们先拿一会儿；
而小埃阿斯身后却没有一个洛克罗人。

因为他们不善于打近战，
他们没有带鬃饰的闪亮的头盔，
也没有硕大宽阔的盾牌和坚硬的柁木长枪，
他们相信的是自己手中的弯弓和羊毛精编而成的投石长带，
依靠这些武器，他们打到了伊利昂城下，
密集的箭头和石块常使特洛亚人无法抬头。
在战场上，身披铜甲的士兵站在前沿，
铜墙铁壁般地抵挡住赫克托尔和特洛亚士兵，
后排就站着洛克罗斯士兵，
他们射出的利箭和飞石常使对方斗志涣散。

此时，特洛亚人或许已经垂头丧气地离开
阿开奥斯人的营帐和海船，回到伊利昂城，
若不是波吕达马斯对赫克托尔这样说道：
“赫克托尔，你总是难以听进别人的忠告，
因为天神赐你超人的力量，
所以你总是自高自大，认为强于一切人，
事实上，你并不能掌握所有的能力。
天神把不同的才能赐给不同的人，
有的人善于打仗，有的人善于跳舞，
而有的人善于弹琴和高歌，
还有的人智慧超群，那是天父宙斯的赐予。
这样的人既能独善其身，又能兼济天下。
现在，我要说出我认为最有用的意见。
请看，在我们周围的战斗仍然激烈紧张，
可是在越过了护墙之后，
有些特洛亚人拿着武器，畏缩不前，
有些仍在坚持战斗，但是有点寡不敌众。
你应该撤出战斗，召集各位首领召开会议，
商量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是带领士兵冲上海船，
假如天神们愿意让我们取胜的话，
还是尽可能保全实力地撤回城堡。
我担心阿开奥斯人会让我们补偿昨天所受的损失，
别忘了，海船边还有一位好战不厌的猛将，
我不相信他会永远拒绝参战。”

波吕达马斯的劝告很中赫克托尔的心意，

他立即跳下战车，全副武装，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波吕达马斯说：
“波吕达马斯，请立即召集所有的首领，
我先去那里分配好战斗命令，
之后，就马上回到这里。”

说罢，他穿行在特洛伊人和友军之间，
如一座覆盖着白雪的山峰，大声呼唤着各位首领。
首领们听到呼喊，纷纷聚拢过来，
围在了潘多奥斯之子，得高望重的波吕达马斯身边。
赫克托尔穿行在前沿队伍中，
寻找着得伊福波斯、赫勒诺斯、
阿西奥斯的阿达马斯和许尔塔科斯之子阿西奥斯。
他终于找到了他们，但并未使他高兴，
这些将领不是躺倒在船尾边，
被阿开奥斯人夺去了生命
就是受了箭伤或是枪伤，送回城堡休养。
他发现了阿勒珊德罗斯，海伦的丈夫，
正在右路指挥士兵奋勇拼战。
赫克托尔怒气冲冲地走上前去，对他大力斥责，说道：
“惹祸的帕里斯，你这个花花公子，诱拐女人的骗子！
告诉我！得伊福波斯、赫勒诺斯、
阿西奥斯的阿达马斯、许尔塔科斯之子阿西奥斯，
他们都到哪里去了？还有奥特里奥纽斯呢？
如果坚固高耸的伊利昂城被摧毁，
那么你的死期也就不远了。”

神一样的阿勒珊德罗斯这样回答道：
“赫克托尔，为何你总喜欢斥责一个不应受斥责的人？
是的，以前我确实常常逃避战争，
但母亲生下我，并没有成为一个胆小鬼。
自从你在海边激励大家作战，
我就一直坚守在这里，同阿开奥斯人拼杀。
你刚才提到的那几位，都已失去了生命，
只有得伊福波斯和赫勒诺斯，
因为臂膀上受了枪伤而回到了城堡，
是克罗诺斯之子让他们免遭厄运。
现在，率领我们行动吧！不管你心里怎样打算，

我们将永远跟随你，用尽我们的全力；
如果事情远在我们的能力之外，
光有热情，也是无济于事的。”

帕里斯的话语平息了兄长的怒火，
两人马上动身前往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在那里，奋力拼杀着克布里奥涅斯、
高贵的波吕达马斯、法尔克斯、奥尔塔奥斯、
神勇的波吕斐特斯、帕尔米斯、
希波提昂之子阿斯卡尼奥斯和摩里斯，
在宙斯的激励下，这两人昨天早上
刚从富裕的阿斯卡尼亚来到特洛亚。
特洛亚人逼向敌人，如同宙斯降下的猛烈风暴，
呼刺刺地掠过大地，扫荡着洋面，激起排排巨浪，
卷起四处飞溅的层层白沫。
特洛亚人也是这样密密麻麻，一层又一层，
披挂着闪光的盔甲，紧紧跟在首领身后。
天神般的普里阿摩斯之子赫克托尔，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胸前举着一块
由多层牛皮制成，表面是厚厚铜壳的大盾，
头上是闪亮的头盔，一直护到太阳穴上。
他不停地冲向敌人，攻打各个方向，
隐蔽在大盾之后，试图把对方打垮。
但阿开奥斯人并未被他的勇猛所吓倒。
埃阿斯迈步上前，首先提出挑战：
“走上前来，你这个杀人如狂的家伙！
不要这样吓唬阿开奥斯人。
我们不是因为不懂战争，而是因为宙斯的鞭打，
才将我们制服。
我猜想你正妄图摧毁我们的海船，
别忘了，我们也有强大的力量，
会竭尽全力保护我们的海船。
或许远在你们毁灭海船之前，我们就会捣毁
坚固的伊利昂城，这美好的一天已距今不远。
到时候，你就会拼命逃跑，
祈求天神让你的战马跑得比雄鹰还快，
以便载着你，尘土飞扬地仓皇逃回城堡。”

说罢，在他右边飞来一只鸟，是一只雄鹰，
见此吉兆，阿开奥斯人欢欣鼓舞。
这时，伟大的赫克托尔这样答道：
“埃阿斯，你这头蠢笨的公牛，怎敢这样夸口！
但愿如我所希望的，
我是天父宙斯之子，由天后赫拉生育，
人们敬我如敬雅典娜和阿波罗。
象这样我坚定地相信阿尔戈斯人将客死异乡，
而你也不例外，如果你敢面对我的长枪，
它会撕裂你的细皮嫩肉！
你会躺倒在阿开奥斯人的海船边，
成为野狗和秃鹰口中的美食。”

说罢，他大吼着冲向敌人，
首领和士兵们也大声呐喊，紧紧跟随。
阿开奥斯人并未被吓倒，同样齐声吼喝，
严阵以待，准备迎战气势汹汹地特洛亚斗士。
喊杀之声震天动地，直冲宙斯闪光的云霄。

第十四卷

——赫拉诱惑宙斯，使之坠入情网

涅斯托尔正在举杯饮酒，听到了震耳的喊杀声，
他用长着翅膀语言对阿斯克勒皮奥斯之子说道：
“神勇的马卡昂，我们应该考虑做些什么，
海船边杀声震天，年轻人正在苦战。
现在你坐在那里，继续喝甜美的红酒，
美发的赫卡墨得一会儿就会把水烧开，
然后给你仔细地洗净伤口上的血污。
我先出去，找个地势高的地方，看看战局如何。”

说罢，他拿起儿子、驯马手特拉叙墨得斯
的制作精良的铜盾，因为儿子拿走了他的大盾，
把自己的留在了父亲的营帐里。
涅斯托尔又抓起一支铜尖锋利的长矛枪，
步出帐外，就看到了一副蒙羞的场景：
阿开奥斯人正慌不择路地四处逃散，
英勇的特洛亚人紧追不舍，护墙已被摧毁。
如同一望无际的海面涌涌起层层水流，
悄然无息，预示着一场巨大的风暴，
朝这边或那边翻涌的巨浪还未腾起，
只等着宙斯卷来的风暴打破暂时的平寂。
就象这样，老人盘算着，权衡着，
是赶往善于驯马的达那奥斯人的军阵，
还是去找阿特柔斯之子，士兵的统帅阿伽门农？
最后，他觉得最好先去找阿伽门农。
留下战场上的士兵和将领继续拼杀，
坚硬的青铜铠甲击来撞去，琅琅作响，
利剑和双刃的枪矛也在不停地击打。

涅斯托尔到了宙斯钟爱的提丢斯之子、
奥德修斯和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
虽身负重伤，仍沿着海船往回走。
他们的海船停在远离战场的海岸边，
是第一批被拖上海岸的船只，
就是从这里开始，阿开奥斯人筑起了护墙。

这片海岸十分辽阔，可是却十分拥挤，
因为海船如此众多，把它们全拖上岸，
一个挨着一个地排列成行，
就挤满了直到海崖的狭长海岸。
他们三个正扶着各自的长枪，
远望战场上的情势，心中无比惆怅。
遇见了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
他们吃惊不小。
强大的阿伽门农开口大喊：
“涅琉斯之子涅斯托尔，阿开奥斯人的骄傲，
为何远离战场，来到此地？
我十分担心强有力的赫克托尔要实现他的诺言。
在特洛亚民众大会上，他曾宣言，
要把我们全部杀光，把海船全部烧光，
他们才肯返回伊利昂。
他是这样说的，而这一切正在逐步实现。
上天啊！难道其他胫甲坚固的阿开奥斯人，
也对我充满怨恨，不愿拼力苦战，
象捷足的阿基琉斯那样？”

来自革瑞尼亚的驭车的涅斯托尔这样答道：
“如您所说，可怕的预言正在逐步实现。
即使是扔掷炸雷的宙斯也无法扭转战局。
那道作为保护海船和我们自己的护墙，
那被我们寄予厚望的屏障已被摧毁。
敌人逼到了海船边，在奋力地屠杀。
一片混乱，一片惨叫，
我们怎么也弄不清阿开奥斯人到底在哪里
被打得四处逃散。
现在，我们应该运用自己的智慧，
商量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
首先我反对你们参战，受伤之人不宜参战。”

士兵的统帅阿伽门农这样答道：
“涅斯托尔，现在达那奥斯人辛劳建成的
护墙，那道我们寄予很大希望的屏障
已被摧毁，凶猛的特洛亚人已经
逼到海船边大开杀戒，

这一切显然是宙斯的意志，
是他想让阿开奥斯人可耻地死在异乡。
当初，他真心地护佑过我们，我很清楚，
现在他又捆住我们的手脚，让特洛伊人疯狂
屠杀，让他们光荣得象永生的天神，
这我也知道。现在，按我说的去做吧。
让我们齐心协力把离海最近的海船
先推下海里去，抛下铁锚，停在水面上。
等夜幕降临，特洛伊人又停止了进攻，
我们再推其它的海船入海。
趁着夜黑人静，让我们潜逃吧，这并不可耻。
与其全军覆没，
还不如趁夜逃生。”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鄙视地盯住他道：
“阿特柔斯之子，听听从你的嘴里溜出了一些什么话！
你应该去领导一支由胆小鬼组成的队伍，
而不是我们。按着宙斯的意志，
我们从青年到老迈，要经历战争的磨难，
直到灵魂离开躯体。
为了街道宽阔的伊利昂城堡，我们付出了
可怕的代价，而现在，你要轻易放弃？
闭上你的嘴吧，别让其他的阿开奥斯人听到。
任何一个知道用心说话、掌握王杖的、
统帅众多部族的国王，都不会说出
如此降低人格、让人蒙羞的话来！
想想看，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两军正处在决定胜负的紧要关头，
你却要命令众人拖船下海，准备逃跑，
把胜利的光荣留给特洛伊人，
让我们一败涂地地逃回老家。
如果海船被拖下海，
阿开奥斯人便无心恋战，
毫无斗志。军队的统帅啊！
你的意见将会使我们遗恨终生！”

听罢，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立即答道：
“奥德修斯！没想到你的批评如此严厉，

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并未强令拖海船入海，
如果那违背将士们的意志。
倘若谁有更好的建议，尽管提出来，
不管他年轻还是老迈，我都愿侧耳聆听。”

咆哮战场的狄奥墨得斯这样说道：
“这样的人就在你面前，不用到远处寻找，
希望你们能听一听我的话，不要因为我是
咱们中间最小的一个而愤愤不平。
我为自己高贵的父亲而自豪，
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提丢斯，此时长眠于特拜。
波尔透斯生了三个优秀的儿子，
都住在普琉戎和险峻的卡吕冬。
他们是阿格里奥斯、墨拉斯和奥纽斯，
第三个是位驭车的斗士，是三兄弟中最勇敢的一个，
正是我父亲的父亲。他居住在故乡，
而我父亲却游历四方，按照宙斯和
众天神的意志，来到阿尔戈斯，
并娶了阿德瑞斯托斯之女，成家立业，
拥有广袤的田地，盛产水果的果园
以及各种各样的家畜，十分富有。
他还是著名的神枪手，超过其他阿尔戈斯人。
如果你们有疑问，尽管去打听。
所以不要因为我出身下等，
即使我提出合理的建议，也拒不接纳。
我认为我们必须动身前往战场，
不必亲自拼杀，以防再受重伤。
我们应该大力激发阿开奥斯人的战斗热情，
现在，很多人满腹不满情绪，拒绝参战。”

听罢，各位首领点头称赞。
然后在阿伽门农的率领下，大家前往战场。

海神波塞冬对发生的这一切了如指掌，
他化身为一位老者，出现在他们身边。
他拉住阿伽门农的右手，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他说道：
“阿特柔斯之子，阿基琉斯真是一个浑蛋！”

众多的阿开奥斯人惨遭杀戮，
他非但不动心，反而幸灾乐祸。
迟早他会遭到报应！
永生的天神对你并无愤恨，
总有一天，你会看到，
特洛伊人的首领和国王们会在平原上扬起滚滚红尘，
仓皇地从我们的营帐和海船逃回城里。”

说罢，他长啸着冲过平原，
声音如此之大，如同有九千或一万个士兵在
齐声呐喊，准备投入战神制造的狂热的屠杀之中。
力大无比的海神吼喝出这样的巨啊，
登时向阿开奥斯人的心中注入强大的力量，
使他们能够继续不屈不挠地战斗。

享用金座的赫拉此时正站在奥林卑斯山顶，
极目远望，观察战局，一眼见到了
既是自己兄弟，又是她丈夫的兄弟的海神，
正不倦地奔行在使人获得荣誉的战场上。
她的心头乐开了花。转眼又看到稳坐在
伊达山顶的宙斯，心中无比忿恨。
牛眼的赫拉开始细心考虑，
怎样才能搅乱带埃吉斯的宙斯的心智。
思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决心细心地梳妆打扮一番，前往伊达山，
诱使他充满欲望地同自己寻欢作乐，
然后再用香甜深沉的睡眠，
合拢他的双目，关闭他的心智。
于是，她走向爱子赫菲斯托斯
为她建造的睡房，
在门扇和门框之间，
有一道秘密的门锁，其他天神无法开启。
她进入睡房，关上了闪亮的门扇。
首先，她使用安布罗西亚把娇嫩的躯体
洗净，再涂上一层柔软芬香的安布罗西亚神膏。
这种神膏香气四溢，在宙斯的宫殿里，
将此瓶轻轻一摇，
香气就会扩散，充溢天上人间。

把油脂抹在身上之后，又梳理美丽的长发，
梳顺之后，用灵巧的双手编成精致的发辫，
绉绉秀发，从神圣的头上垂落下来。
然后，她穿上雅典娜为她精心制作的美丽长袍，
上面绣着无数朵美艳的鲜花，
在胸前，把金质扣子完美地结在一起。
又拿出一条垂有一百条流苏的腰带，系在腰间，
耳垂上，挂上三串暗红色的耳环，光彩四射。
随后，天后赫拉披上了一块
精美的、崭新的白色头巾，如同白昼的阳光。
最后，她穿上了舒适美观的条状绳鞋，
脚面光洁闪亮。一切打扮停当后，
她步出睡房，唤来了阿佛罗狄忒，
让她远离众神，来到跟前，说道：
“亲爱的孩子，你能答应帮助我吗？
还是严辞拒绝，因为我站在阿开奥斯人这边，
而你却护佑着特洛伊人。”

宙斯之女马上答道：
“克罗诺斯之女赫拉，尊贵的天后，
尽管吩咐吧，我将尽力为您服务，
只要是我办得到的，就一定能办成。”

听罢，天后赫拉道出这样一番谎话：
“给我性爱和媚惑吧！
正是依靠这些，你征服了神界和人间。
我马上要去肥沃大地的边缘，
去探望众神的祖先奥克阿诺斯和特梯斯。
在我年幼之时，他们把我从瑞娅手中
接到自己的家里，悉心照料我，
那时，宙斯正把克罗诺斯打入大地
和大海的最深层。我去拜访他们，
为的是消除他们之间的争吵，
多年以来，他们彼此仇恨，
很久没有男欢女爱，同床共眠了。
我要劝说他们，让他们共同回到睡床，
那我就能得到他们永久的尊敬和喜爱”。

听罢，爱笑的阿佛罗狄忒答道：

“ 我不会也不能拒绝您的要求，
你是宙斯的合法妻子，而他是众神之父。 ”

说罢，她从胸前解下那条
蕴藏着无数魔力的精美的腰带，
里面包含着各种媚惑、性欲、爱情
和窃窃私语，这种温柔的低语可以
使人完全迷乱心智。她把腰带交给赫拉，说道：
“ 这条腰带就暂交给你，里面藏有我的全部魔力，
把它带在你的胸前，我坚信，
不管你希望什么，都不会双手空空地回来。 ”

牛眼的赫拉听得眉开眼笑，
高兴地把腰带藏入自己的胸前。

然后，宙斯之女阿佛罗狄忒返回自己的居所，
而天后赫拉则闪电般飞速地离开奥林卑斯山，
越过皮埃里亚山和美丽的埃马提亚，
然后是驯马的色雷斯人的山峰，白雪皑皑，
她飞过连绵的山峰，双足不曾落地，
直接从阿托斯山，跨过波涛起伏的大海，
到达了利姆诺斯岛，是神一样的托阿斯的领地。
在那里，她见到了死神的兄弟睡神，
拉着他的手，她叫着他的名字，说道：
“ 睡神，全体天神和凡人的主宰，
你以前听从我的话，请你现在也听从我的话，答应我的请求，
我将永远铭记你的帮助。
等我被宙斯紧紧地搂在怀中之时，
你就立刻施展才能，让他合上明亮的双眼。
作为报酬，我将送给你一个纯金制成的宝座，
那是我的爱子，心灵手巧的赫菲斯托斯
施展才艺为我精心制作，还配有一个足凳，
在你举杯痛饮之时，可以把双脚放在上面。 ”

听罢，安静的睡神如此答道：
“ 克罗诺斯之女，天后赫拉，伟大的女神，
如果是其他的天神，
只要我略使神力就可让他陷入沉沉的睡眠，

哪怕是养育众神的俄开阿诺斯长河也不例外。
可是，唯独宙斯，没有他的吩咐，我甚至不敢走近他。
以前，应您的请求，我曾干过一件事情，
那时，刚强勇猛的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
在摧毁了特洛伊人的伊利昂之后，乘船离开，
为了帮您，我施展魔力让威力无比的宙斯进入昏睡，
抓住这个机会，您进行着精心的谋划，
在海面上激起狂飙巨浪，把宙斯之子
刮到了富有繁荣、人口密集的科斯岛，离开了她的同伴。
睡醒之后，宙斯勃然大怒，在宫殿里，
四处抓拿天神，任意抛掷，对我尤其
不能饶恕。如果不是逃入能制服天神和凡人的
夜神的怀抱，我可能早被他从空中掷入大海，
连尸首都找不着。见到我置于夜神的保护之下，
宙斯不得不强制息怒，饶恕了我，
因为夜神行动太过迅速，连宙斯也不敢得罪。
而你，又要我去做这样不可能再做的事情。”

牛眼的赫拉继续劝道：

“睡神，为何想起不愉快的往事？
你以为掷雷的宙斯帮助特洛伊人
象当年帮助赫拉克勒斯那么严肃认真吗？
他那样震怒，是因为受害的是他的亲生儿子！
按我说的做吧，事成之后，我就把一位年轻的
卡里斯许配给你，让她成为你的妻子。
帕西特娅如何？她不是你魂牵梦萦的心上人吗？”

听罢，睡神十分高兴，回答道：

“那么，你就以圣水斯提克斯的名义发誓，
一手按住肥沃丰产的大地，一手抚着波光鳞鳞的大海
并让所有和克罗诺斯生活在一起的神灵一起作证，
如果我履行了您的请求，
您就会把一个年轻的卡里斯许配给我，
就是我一直爱恋的心上人帕西特娅。”

听罢，赫拉没有任何犹豫，
立即按照他的请求发誓。
叫着人称提坦的陷在塔尔塔里斯的天神们的名字，

庄严起誓。一切完毕之后，
她和睡神马上离开利姆诺斯岛和英布罗斯城，
把自己隐在浓雾中，飞速地前行，
在勒克同，他们上了岸，开始在陆地上行进。
高地树梢在他们的脚下战栗不已。
终于来到了野兽的故乡，多泉的伊达山。
为了不让宙斯发现，睡神爬上一棵高耸的松树，
那是伊达山上最高的松树，
高高的枝干直冲云霄。
他爬了上去，隐身在浓密的枝叶中，
变作一只唧唧喳喳的小鸟，
天神叫它“铜铃鸟”，凡人叫它库弥啼。

此时，赫拉疾步迈向伊达山的最高峰，
高耸入云的伽尔伽朗，宙斯立即发现了她的身影。
只看了一眼，宙斯立刻就被强烈的情欲控制住，
就象他们第一次，背着父母，
偷偷上床寻欢作乐那样。
见她走近，宙斯站了起来，对她说道：
“赫拉，你离开了奥林卑斯山要去哪儿？
为何不见你的骏马和车辇？”

天后赫拉故意骗他，这样说道：
“我马上要去肥沃大地的边缘，
去探望众神的祖先奥克阿诺斯和特梯斯。
在我年幼之时，他们曾在家中悉心地照料我。
我去拜访他们，为的是消除他们之间的争吵，
多年以来，他们彼此仇恨，
很久没有男欢女爱、同床共眠了。
我的骏马和车辇就停在伊达山脚下，
它们将越过陆地和大海把我送到那里。
我从奥林卑斯山上下来就是为了告诉你
我要去深邃的奥克阿诺斯的家中访问，
否则，以后你会怪我不及时告诉你。”

乌云神宙斯立即答道：
“赫拉，别那么匆忙，你改天再去吧，
现在让我们躺下，尽情地寻欢作乐吧。”

任何一个女神或凡女，从未象现在这样，
如此强烈地激起我的爱欲。
我十分喜爱伊克西昂之妻，与她同床，
生下了如天神一样足智多谋的佩里托奥斯；
还有阿克西里奥斯之女，秀足的达那埃，
她为我生下了佩尔修斯，是凡人中最杰出的人物；
还有欧罗巴，远近闻名的福尼克斯王的女儿，
为我生下了弥诺斯和天神般的拉达曼提斯，
还有美丽的塞墨勒和特拜美女阿尔克墨涅，
后者为我生下了刚强勇猛的赫拉克勒斯，
前者为我生下了为凡人带去欢乐的狄奥倪索斯；
以及发辫秀美的女神得墨特尔和光芒四射
的勒托，还有你，赫拉，我同这所有的女子
寻欢作乐，都不及今天，我对你的情欲冲动。”
心怀诡计的赫拉这样答道：

“ 可怕的克罗诺斯之子，看你都说了些什么！
这里光秃秃地毫无遮拦，你却要我俩不顾一切地拥抱亲吻，
如果被哪位天神当场撞见，
他一定会把这消息传遍整个天界，
我还有何脸面见人？我怎好从这样一张床上
爬起来，再走进你的辉煌的宫殿？
你若现在情欲难耐，真想寻欢作乐，
不如我们前往赫菲斯托斯
为你精心修造的睡房，
那间房子的门根和门扇紧密相连，
在里面，我们可以尽情享受情欲带来的欢乐。”

乌云神宙斯这样答道：

“ 赫拉，别这样心惊胆颤，
只要我在周围撒下浓浓的金雾，
就没有哪一个天神或凡人能够看透，
即使是赫利奥斯也不成，尽管目光如炬，无人可比。”

说罢，宙斯伸出双臂，紧紧抱住妻子。
这时，神圣的土地迅速地长出绿茵茵的青草，
鲜嫩的百合、藏红花和厚实松软的风信子，
托起天神的躯体，离开地面。
他们拥抱着躺下，四周罩着浓浓的金雾，

晶莹、美妙的露珠时而垂到地面。

被睡眠和爱情驱使下的天父，抱着动人的妻子，
安闲地沉睡在伽尔伽朗峰顶。

这时，安静的睡神来到阿开奥斯人的海船边，
告诉波塞冬刚才发生的一切。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这样说道：

“波塞冬，现在你可以毫无顾忌地
帮助阿开奥斯人了，让他们获得光荣。
此时我已让宙斯沉入梦乡，赫拉已将他
拥入温暖的怀抱。当然，时间短暂。”

说罢，睡神又飞回那些有名的部族，
留下波塞冬更有信心地为帮助阿开奥斯人而忙碌。
海神快步冲至阵地前沿，大声喊道：

“阿尔戈斯人！难道你们甘心失败，
有胜利的荣誉拱手让给赫克托尔吗？
他能够狂妄地夸下必胜的海口，
是因为阿基琉斯没有平息怒火，拒绝参战。
但是如果大家互相激励，团结拼战，
就不必急切地盼望阿基琉斯的回心转意。
行动吧！按我说的去做！
拿起营帐中最大、最好的盾牌，
护住身体，再戴上坚实的闪亮的头盔，
握起粗壮的长矛，冲向可恶的敌人。
我将亲自率领你们，若大家齐心协力，
赫克托尔再凶猛，也抵抗不住我们的进攻。
有的人一直冲锋在前，拿的却是小盾牌，
换一面大盾扛在肩上吧，把小的送给软弱之人。”

将士们聆听训告，十分赞同，
受伤的首领们，也来指挥调遣军队，
提丢斯之子、奥德修斯和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
他们在军阵中巡行，命令士兵交换装备，
勇敢者穿上闪亮的铠甲，扛上又大又好的盾牌，
把差一些的铠甲和小盾交给软弱的士兵。
准备完毕，海神波塞冬亲自指挥，向前迈进。
力大无穷的手中握着一柄锋利的长剑，

寒光四射，快如闪电，
在激战中，凡人们心惊胆寒，不敢靠前。
同时，在阵地的另一方，赫克托尔也在整顿军队。
就是这样，黑发的波塞冬和伟大的赫克托尔
各自率领自己的军队，
要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恶战，
海水腾起巨浪，冲向海边的营帐和海船，
两军冲杀到一块，喊杀之声震耳欲聋。
即使是强劲的北风掀起了海中的巨浪，
巨浪恶虎般地扑向崖岸的声音，
或是烈火在山谷间大口地吞噬着
茂密的林丛所发出的巨大声响，
抑或是最猛烈的风暴荡扫过橡树的枝叶，
以最大力量发出的呼啸，
都比不上此时在阿开奥斯人和特洛伊人
在激烈的战场上所发出的震人发聩的喊杀声那么高昂。

埃阿斯逼近赫克托尔，后者向他掷出了长枪，
枪尖不偏不倚，恰好击在埃阿斯胸前两条背带相交之处，
一条系着嵌银钉的利剑，一条挂住大盾。
枪头徒劳无功，没伤着皮肉。
赫克托尔眼见白白地投出一支长枪，
勃然大怒，却又担心敌人的反击，连忙回退。
正在后退之时，高大魁梧的英雄埃阿斯，
弯腰从遍地石块的地上捡起了一块，
用力掷了出去，石块如同一只陀螺，
飞着优美的弧度击中在赫克托尔的胸口上，
是擦着大盾的上沿飞入的。
如同一棵大树，受到宙斯的雷劈，
倒在地上，根须端出，
刺鼻的硫磺味溢满四周，
让旁边的人见了无不心胆俱颤，难以拔腿，
惊惧于天父宙斯炸雷的可怕威力。
就象这样，伟大的赫克托尔仰倒在地，
长枪脱手，战盾和头盔也都落在地上，
身上的铠甲琅琅作响。
阿开奥斯的儿子们欢呼雀跃，
蜂拥而上，不断掷出如雨般的长枪，

可是，没有人能击中或击伤这位勇敢的统帅，
特洛亚人最勇敢的将领已护在身边，
紧密保卫，他们是波吕达马斯、埃涅阿斯、
神勇的阿革诺尔、吕西亚的首领萨尔佩冬
和高贵的格苏科斯。其他的将士也毫不懈怠：
高举大盾，围在他们身前。
大家抬着受伤的统帅，去寻找他的战车，
战马和车子正停在后面，远离战场的地方。
赫克托尔痛苦地呻吟着，
被战友和部下火速地送往城堡。
当他们来到宙斯钟爱的克珊托斯河神
的水流急湍的清清的河岸时，
他们放下了赫克托尔，并用凉水洒了一遍。
赫克托尔慢慢睁开眼睛，吐出了一口粗气，
撑起身子，跪在地上，吐出一口黑血，
然后又翻倒在地，浓黑的夜罩着他的双目，
这一石块的重击仍未使他脱离昏昏沉沉。

眼见赫克托尔被抬离战场，
阿开奥斯人信心百倍，
无比英勇地冲向特洛亚人，
奥伊琉斯之子，捷足的埃阿斯首先
用长枪击中了埃诺普斯之子萨特尼奥斯。
埃诺普斯在河边牧羊之时，与神女结合，
后者为他生下了萨特尼奥斯。
神枪手埃阿斯逼近了萨特尼奥斯。
出枪刺中肋骨部位。后者仰面倒在地上，
为了争夺他，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又进行了激战。
潘托罗斯之子波吕达马斯挥舞长枪，冲锋在前，
击中了阿瑞吕科斯之子普罗托埃诺尔的肩头，
一直扎入肩胛肉中，他倒下去，双手挣扎着紧抓泥土。
波吕达马斯禁不住的夸道：
“心胸开阔的我，伟大的潘达奥斯之子，
强有力的双手没有虚掷长枪，
枪头已深深地扎入一位阿尔戈斯人的躯体，
可能他会拄着枪当拐棍，步入哈得斯的冥府。”

听到他的大吹大擂，阿尔戈斯人满腔悲愤，

尤其是特拉蒙之子，英勇的埃阿斯，
因为普罗托埃诺尔就是在他旁边中枪倒地的。
他立即掷出长枪，当时波吕达马斯迅速后退，
看到枪飞过来，往旁边一闪，
躲开了死神的追击，可是枪尖正击中在
安特诺尔之子阿尔克洛科斯头颈交接处，
正扎在最后一节脊推骨上，并切断了两侧的筋腱。
这位可怜的人命中注定丧命于此。
他倒了下去，头、嘴和鼻子远在腿和膝盖之前，
抢先落地。见此情状，
埃阿斯向着波吕达马斯高呼：
“认真想一想再说话，波吕达马斯，
杀死他以抵偿普罗托埃诺尔的生命合不合算？
看起来他并非胆小鬼，也不是地位卑贱之人，
他有点象驯马手安特诺尔，
是不是后者的儿子或是兄弟？”

听到埃阿斯的叫嚣，特洛亚人痛苦万分，
波奥提亚人普里马科斯要抢夺尸体，
愤怒的兄长阿卡马斯，一枪刺死了他。
立刻，阿卡马斯自吹射雷起来：
“阿尔戈斯人！你们只会吹牛和吓唬别人，
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承受苦难和痛苦。
你们也会象他一样，一个个地被杀死。
看看这位可怜的普罗马科斯吧，
就这么横躺在你们面前。
我兄弟刚死不久，我就为他报仇雪恨。
每一位勇士在临死之前都希望亲人为他报仇！”

听到了乱吹乱聊，阿尔戈斯人痛心不已，
尤其是刚毅的佩涅勒奥斯。
他猛然扑向阿卡马斯，但后者躲开了他的进攻，
他又转向伊利奥纽斯，掷枪击中了他。他是福尔波斯之子，
父亲十分富有，很受赫尔墨斯的宠爱
拥有成千上万的牲畜。可是妻子只为他
生了伊多奥纽斯这一个儿子。佩涅勒奥斯的
枪尖刺进了他的眼睛，挑出了眼珠，
刺入头颅之中，又从后脑勺穿了出来。

伊利奥纽斯立即瘫坐在地，双手摊开。
佩涅勒奥斯随即冲出宝剑，
用力砍在脖子上，头颅和头盔一并滚落。
他拿起那颗头颅，如同拎着一束罌粟，
枪尖仍扎在眼中，不停地乱颤。
他向特洛亚人展示着，大声自夸道：
“特洛亚人！请代我告知伊利奥纽斯的父母，
让他们在家中放声恸哭吧。
当我们这些阿开奥斯人的儿子们胜利返航时，
阿勒革诺尔之子普罗马科斯的妻子
再也享受不到丈夫久别归家的喜悦了。”

听罢，特洛亚人全身颤抖不已，
个个东张西望，看看哪个地方才能躲过死神的手掌。

告诉我吧！居住在奥林卑斯山的文艺女神们！
在波塞冬率领阿开奥斯人痛击特洛亚人之时，
是哪一個先杀强敌，获得了沾满血污的铠甲？
是特拉蒙之子埃阿斯，他杀死了许尔提奥斯，
他是密西亚人的首领，古尔提奥斯之子。
另外，安提洛科斯杀了法尔克斯和墨尔墨罗斯，
墨里奥涅斯杀了摩里斯和希波提昂；
透克罗斯杀了普罗托昂和佩里斐特斯；
阿特柔斯杀死了士兵的统帅许佩瑞诺尔，
他首先刺中了后者的肋骨部位，
然后扎进去将内脏乱搅一气，拖了出来。
许佩瑞诺尔的灵魂立刻飞离身体，浓黑的迷茫合上了他的双目。
奥伊琉斯之子，捷足的埃阿斯杀人最多，
当敌人被宙斯驱使着仓皇溃逃之时，
没有一个人能逃过他那快捷的脚步。

第十五卷

——打败对方赫克托尔焚烧海船

特洛亚人拼命奔逃，跨过木桩，越过壕沟，
许多人在阿开奥斯人的枪下或剑下丧失了生命。
直跑到战车旁，才收住仓皇的脚步。
一个个惊魂未定，脸色苍白。
伊达山顶，躺在享用金座的赫拉身边的宙斯
终于醒了过来，他猛地跳起来，向下俯视，
看到波塞冬正率领着阿开奥斯人
紧紧地追赶特洛亚人，又看到
赫克托尔受了重伤躺倒在地，
不住地吐血，异常痛苦，周围护卫着许多战将。
能够击伤他的一定是阿开奥斯人中的豪杰。
见此情景，天父顿时心生怜悯，
对赫拉怒目而视，说道：
“可恶的赫拉，肯定又是你在耍阴谋
使得神一样的赫克托尔退出战场，让特洛亚军队一败涂地。
但有一件事十分肯定，那就是我要用雷鞭狠狠地打你，
以示惩罚，因为你背着我搞阴谋，耍诡计。
你没有忘记吧，上一次我是怎样地惩罚你，
我在你双脚上绑上沉重的铁砧，在双手上
系上无法挣脱的金链，然后把你吊在半空，
悬荡在云屋间。奥林卑斯山上的众天神，
虽心中恼怒，却无人有胆量上前为你松绑。
若谁敢胆这样做，我就会拎起他的一条腿，
抛下神界，让他跌在坚硬的地面上，奄奄一息。
但如此惩罚你，也未消除由赫拉克勒斯遭受痛苦
而带来的愤怒，是你背地里唆使北风之神
在海面上掀起狂风巨浪，将他吹至
富有繁荣、人口众多的科斯岛。
我去救回了他，送他回到驯马人的故乡阿尔戈斯。
虽如此，他已受尽人间痛苦的磨难。
我提起这些往事，是要你时刻警惕着，
别妄想再施展诡计！而且还要警告你，
你从奥林卑斯山下来，用媚惑、性爱来欺骗我，
决不会有好果子吃！”

听罢，牛眼的赫拉十分害怕，
她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天父说道：
“让辽阔的大地，浩渺的天空，
和斯提克斯河绵绵的流水，
这些最为严肃庄重的誓物，
还有你聪明智慧的头脑以及甜蜜的睡床
这些我不敢任意提及的誓物，
都来为我作证，我并没有指使海神波塞冬
去率领阿开奥斯人屠杀特洛伊人和迫害赫克托尔，
他这样做，只是由于他不忍心继续看到
阿开奥斯人在海船边不断地倒地死亡。
伟大的乌云神啊！我并未怂恿他这么做，
事实上，我倒愿意劝说他，让他按照您的声音来行事！”

听罢，天神和凡人的主宰宙斯展开了笑颜，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牛眼赫拉，神圣的天后，
如果你以后在众神聚会时能和我保持一致，
那么即使波塞冬想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也会迫于你我的压力而改变主意。
如果你刚才说的全部是真心话，
那么就迅速赶回奥林卑斯山，
把伊里斯和阿波罗给我找来。
我要伊里斯去身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那边，
命令鲁莽的海神立刻停止自己的行为，
离开战场，返回自己的宫殿；
让阿波罗去激励赫克托尔重返战场
给他注入强大的力量，并且忘掉重伤
所带来的苦痛，再振雄威，
把阿开奥斯人杀得心胆俱寒，抱头鼠窜，
仓惶地撤退，逃往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海船。
这样，后者就会先派战友帕特罗克洛斯前去战斗，
会杀死众多的特洛伊将士，其中包括我的儿子
萨尔佩冬，之后，他会与赫克托尔在城下对战，
被后者用枪刺死。
他的死会惹恼神一样的阿基琉斯，
阿基琉斯就会杀掉赫克托尔。然后，

我就会让赫克托尔屡遭重击，节节败退，
直至阿开奥斯人按照雅典娜的意志
摧毁圣城伊里昂。但是在佩琉斯之子
的愿望未得到满足之前，任何天神绝不可以
违背我的意愿，前去帮助阿开奥斯人！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因为我郑重地
答应了她的请求，让抱着我膝头的忒提斯放心，
我一定会使勇猛的战将获得巨大的光荣！”

听罢，天后赫拉不敢有半句反驳之语，
她迅速离开伊达山前往奥林卑斯山。
如同一位游历各地的思路敏捷的游客，
在运用脑筋：“我去过这里，应该再去那里”
的快速的闪念一样，天后赫拉穿行在天空之中。
她立刻到达了巍峨的奥林卑斯山，
当时众神正在宙斯的宫殿中聚会。
见到她返回，天神们都迅速站起来，
向她举起酒杯，表示欢迎和敬意。
她没有看其他天神一眼，
只接过了向她第一个跑来的特弥斯的酒杯。
她是一个美丽的女神，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赫拉说道：
“赫拉，为何如此沮丧地回到这里？
是不是克罗诺斯之子，你的丈夫吓怕了你？”

白臂女神赫拉这样答道：
“别问了！特弥斯女神！
你应知道他的性格是多么地暴戾和傲慢。
让大家继续平和快乐地宴饮吧！
一会儿我就会告诉大家，宙斯又打算
如何为所欲为！我想，听了我的叙述，
无论是天神或是凡人，都不会感到愉快，
尽管面前正摆着鲜美的食品和香醇的美酒。”

说罢，她回到座位上，闷闷不乐，
宫殿中的众神们也个个怨声载道。
赫拉冷笑着，眉头打成结，
愤愤不平地向众人发牢骚，道：
“我们和宙斯相斗真是太自不量力了，

竟想通过劝说或硬碰硬来改变他的意志！
可是他全然不在乎，自己一人坐在远远的山顶，
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因为他自信自己是天神中
威力最大，最至高无上的一位！
那么不管他做了什么损害大家利益的事，
你们也只能乖乖地领受了。阿瑞斯不就是一个例子吧？他的爱子阿斯卡拉福斯，
这个他最钟爱的凡人，已捐躯沙场。”

听罢，阿瑞斯跳将起来，怒气冲天，
双手捶着大腿，这样说道：
“众神们，如果我前往阿开奥斯人的海船，
为我死去的儿子报仇雪恨，请大家不要责怪我。
哪怕我被宙斯用雷鞭击中，
浑身血污地倒在死人堆里。”

说罢，他命令溃逃神和恐惧神套车，
自己则忙着全副武装。
如果不是雅典娜考虑到众神的利益，
及时地在殿门边拉住了要冲出去的阿瑞斯，
那么一场巨大的冲突和灾难
将在天神们和宙斯之间爆发。
雅典娜迅速追了出去，摘下他头上的铜盔，
取下盾牌，夺走粗壮的长枪，
严厉地责备盛怒中的阿瑞斯道：
“你疯了吗？这样白白地送死！
你的耳朵毫无用处，你的理智杳无踪影！
刚从宙斯那里回来的赫拉说的话，
难道你没有听见？
还是你想在吃了大亏之后，
压制住强烈的悲痛溜回奥林卑斯，
同时也给我们这些天神带来无比巨大的痛苦？
若你这样做，宙斯就会立刻从
伊达山返回来，不分清红皂白，
一律狠狠地加以责罚。
你还是消消气吧，虽然你的儿子被杀死，
但还有许多远胜过他的人已被杀死
或将要死去，我们不可能拯救

所有的凡人和他们的后代！”

听罢，阿瑞斯顺从地回到座位。
这时，赫拉唤来伊里斯和阿波罗，
在殿外，向他们传达永生的宙斯的命令。
她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他们讲道：
“宙斯命令你们火速飞往伊达山，
到达那里后，他会给你们布置任务，
你们要准确而迅速地完成。”

听罢，两位天神立刻飞向伊达山，
赫拉则返回宫殿，坐在金座之上。
阿波罗和伊里斯一会儿就到达了伊达山，
这座野兽的故乡和多泉的圣山，
看见克罗诺斯之子正端坐在伽尔伽朗峰顶，
四周都是祥瑞的云气。
他俩马上飞至宙斯面前。
见到他们接受亲爱夫人的命令后，
如此迅速地到达，宙斯感到很满意。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先对伊里斯说道：
“你尽快赶往波塞冬处，捷足的伊里斯。
传达我的指令，不得有误！
命他立即离开战场，回到奥林卑斯山
或者他自己的宫殿。
如果他拒他服从，就让他仔细地考虑考虑
看看是他厉害，还是我更强大！
虽然我比他年长，又比他有威力，
他却不自量力，以为能和我平起平坐，
尽管其他天神面对我总是恭敬顺从。”

捷足的伊里斯得令而去，
冲下伊达山，前往圣城伊利昂。
如同北风神波瑞阿斯大发神威，
驱使纷纷扬扬的雪花和冰雹从高空
迅速地降落，捷足的伊里斯向波塞冬飞去，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他面前，这样说道：
“黑发的海神！我是受宙斯的派遣来到你这里，
向你转达他给你的口信。”

他命你马上离开战场，回到奥林卑斯山
或者你自己的宫殿。如果你拒绝服从，
就请你考虑一下，是你厉害，还是他强大。
他说你虽比他小，又没有他威力大，
可你总是自不量力，试图与他平起平坐，
而其他的天神见到他都
恭敬顺从。所以他警告你，
最好不要高估了自己，和他相对抗。”

听罢，力大无穷的波塞冬勃然大怒，答道：
“他竟然如此狂妄，虽说他威力无穷，
可我也不比他弱，竟然如此咄咄逼人。
我们本是克罗诺斯和瑞姬所生的三兄弟：
宙斯、我和掌管冥府的三弟哈得斯。
宇宙一分为三，我们各得一份，
当时是用拈阄的形式，我拈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作为自己永远的家园；哈得斯得到了幽黑的
地下冥府；而宙斯获得了浩淼的天空，
彩云和清亮的空气！大地和奥林卑斯山
由我们三位共同掌管。因此，我不会听命于他，
他也不应把我当成一个胆小鬼来吓唬，
尽管他威力无比，但只应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逞强。
让他所生的一帮儿女们却聆听他的训斥吧，
因为他是父神，不管有没有道理，
他们都得服从到底。”

于是捷足的伊里斯又问道：
“黑发的海神，你允许我就这样地听到的
一字不漏地转达给宙斯吗？是不是太鲁莽严厉啦？
我觉得高贵的您还是慎重考虑一下，
您知道，复仇女神埃利尼斯们总是站在兄长的一边。”

海神波塞冬听罢，点头答道：
“伊里斯！你说得很精彩，
作为一位信使，向我委婉地提出劝告，
真是太好了！可是他竟然如此蛮不讲理
随意指责和辱骂我，让我怒火中烧，
难以忍受！别忘了，我和他同样强大，应平起平坐。”

尽管如此，这一次我就退让一步，
但并不表示我怕他，如果他不顾我、
胜利者的护佑神雅典娜、还有赫拉、
赫耳墨斯和赫菲斯托斯的意愿，
对本城伊利昂网开一面，让它免遭毁灭，
拒绝让阿尔戈斯人取得胜利的辉煌，
那么，请他记住，我们之间就会结下永不能消解的仇怨！”

说罢，海神就离开了战场，纵身跃入大海，
依然留给阿开奥斯将士对他的无比思念。

这时，乌云神宙斯对阿波罗命令道：
“福波斯！现在你快去看赫克托尔，
海神波塞冬已潜入大海，回到自己的宫殿，
以避免和我发生冲突。若我俩对斗起来，
天神们就会听到我们发出的巨响，
甚至与克罗诺斯住在一起的下界神都能听到。
他这样做是明智之举，
在我发怒之前首先退让，
否则要结束这件矛盾着实不易。
现在你可以拿着带流苏的埃吉斯，
向阿开奥斯人晃动，足以吓得他们屁滚尿流。
然后，你还应去看一看光荣的赫克托尔，
该给他巨大的力量，直到阿开奥斯人被
逼回海船，退回赫勒斯滂托斯河畔。
到时，我自有主张，使阿开奥斯人重振雄威，
向特洛伊人大举反攻。”

听罢，阿波罗谨遵父命，
从伊达山领命而去，如同一只雄鹰，
空中最快的飞禽，急速地冲向白鸽那样，
很快到达了普里阿摩斯之子旁边。
后者已苏醒过来，正坐着休息，
不再流血和喘粗气，是宙斯的意志
帮他恢复了知觉。战友们围在他身边。
远射神阿波罗这样对他说道：
“赫克托尔，为何远离战场在这里休息？
是贪生怕死还是惨遭不幸？”

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衰弱无力地答道？

“是哪位至高无上的天神同我讲话？
您知道吗？我在船尾同敌人拼杀之时，
被对方力大无穷的埃阿斯用巨石砸中了我的胸口，
使我斗志涣散，瘫软无力。
刚才我还在想，就在今天我就会命丧于此，
我的灵魂会飘往哈得斯的冥府。”

听罢，远射神阿波罗这样说道：

“别丧气！赫克托尔，我是太阳神福波斯·阿波罗，
受迈克罗诺斯之子宙斯的派遣前来帮助你。
我过去就曾保护过圣城伊利昂和勇敢的你。
现在，行动起来吧，大声激励特洛伊人
向敌人发起猛攻，把他们赶回空心船，
我将在前面开道，首先冲向阿开奥斯人
他们见到我，
一定会抱头鼠窜！”

说罢，天神给赫克托尔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如同一匹关在马厩中的骏马，吃饱了肚子，
挣脱了缰绳，意气洋洋地在平原上奔跑，
跑到常去的水流清疾的河中洗澡。
他高昂着马头，将金色的鬃毛抖来抖去，
自信自己的勇气和力量，撒开欢儿地
奔向自己爱去的地方，那片马群众多的草场。
听完天神的劝告，赫克托尔一跃而起，
飞快地跳向战场，大声地激励特洛伊将士们。
如同山里的猎人，率领一群猎狗，
追杀一头长角公鹿或野山羊。
野兽隐在了壁崖之后浓密的树丛中，
让猎人们和猎狗们无法追踪下去，
正在徘徊之时，正当路中出现了一只
凶猛的狮子，吓得他们四处奔逃。
就象猎人和猎狗，阿开奥斯人张牙舞爪
地追杀特洛伊人，可是当他们看到
天神般的赫克托尔重又回到战场时，
无不惊慌失措，四肢无力。

这时，安德赖蒙之子托阿斯开口说话。
他是来自埃托利亚的神枪手，
而且擅长近距离搏杀，经常在年轻人
参加的演讲比赛上雄辩，常常无人能及。
此时，他怀着善意，大声对众人说道：
“眼前，我们都看到了这不可能发生的奇迹，
赫克托尔死而复生，而且又是那样生龙活虎。
他在特拉蒙之子埃阿斯的重击下倒地身亡，
大家有目共睹。确定不疑。
可能是那位经常使阿开奥斯人丧失斗志
的天神神奇般地使他复活，
使他如此气势汹汹地站在战场之上，
这位天神一定是掷炸雷的宙斯。
大家行动吧，请按我的意见。
其余的将士尽快撤回海船边，
留下我们这些全军最勇敢的将领们
顽强抵抗，或许能够抵抗住他的猛烈。
尽管他勇敢无敌，
可也不敢冒然冲进阿开奥斯人的军阵！”

听罢，大家纷纷赞同。
最优秀的将士们立刻围拢起来
站在埃阿斯、伊多墨纽斯、透克斯、
墨里奥涅斯和阿瑞斯般的墨革斯的周围，
挑起了密集的队形，准备顽强抵挡对手的冲击。
其他队伍则撤回到海船边。
赫克托尔率领着特洛亚人咄咄逼近，
他走在军阵的最前面，由阿波罗开道。
太阳神肩头笼着云雾，提着令人望而生畏的、
围沿飘着闪光的可怕的流苏的大盾。
这面大盾是匠神为宙斯制造，以吓退敌人，
如今握在率领特洛亚人的阿波罗的手中。

对面的阿尔戈斯人，毫不退让，严阵以待。
终于双方发出震天的喊杀声，
利箭如雨般地飞去，
枪矛飞出粗壮的手臂，

有的扎入英勇的将士们的躯体，
也有的落在阵前的泥土之中，
颤动着，还试图撕咬凡人的血肉。
如果阿波罗手握盾牌，不晃来晃去，
双方的枪矛就飞来飞去，频中身体；
若阿波罗摇起可怕的大盾，并大声吼叫时，
阿开奥斯人就吓得肝胆俱寒，斗志全无。
如同无人看管的一群牛或一群羊，
在恐怖的黑暗中，受到两头猛兽的
拼命追杀。就象牛群或羊群，
阿开奥斯人全线崩溃。阿波罗让他们
极度恐慌，而把胜利赐予了特洛伊人和赫克托尔。
战争就这样激烈地进行着，人们自相残杀。
赫克托尔杀死了身披铜甲的波奥提亚人的首领
阿尔克西拉奥斯和高贵的墨涅斯透斯的副将，
勇敢的斯基提奥斯。
埃涅阿斯杀死了神勇的奥伊琉斯的私生子，
大名鼎鼎的埃阿斯的同父异母兄弟墨冬，
由于他杀死了奥伊琉斯之妻，后母埃里奥皮斯的兄弟，
被罚居住在遥远的费拉克，
他还杀死了雅典人的首领伊阿索斯，
据说他是布科洛斯之子斯斐洛斯的儿子。
波吕达马斯杀死了墨基斯透斯，波利特斯只用一个回合
就杀了埃基奥斯，神勇的阿革诺尔杀了克洛尼奥斯。
得伊奥科斯正扭头拼命逃跑，
被帕里斯从后面刺中了肩头，
枪尖扎穿了前胸。

他们纷纷地动手剥夺死者的铠甲，
而阿开奥斯人已越过壕沟和尖木桩，
异常惊恐地拥入护墙后面。
赫克托尔对特洛伊人大声激励道：
“先扔下战利品，赶紧冲向海船，
若谁远离海船，畏缩不前，
我就将他当场处死，而且不允许他的尸首
被收敛埋葬，无论他的兄弟姐妹如何请求，
野狗将撕扯他的躯体，吞食他的血肉。”

说着，他扬鞭策马，激励特洛亚将士奋起直追，
后者一呼百应，各自驱赶着自己的战马，跟随在
赫克托尔的身后。福波斯·阿波罗
冲在前面，为他们开道，
抬脚不费吹灰之力地将壕沟壁沿
踩塌，掩平了沟底，开出一条宽阔而长的大道，
宽度相当于一枪之距，并且是在投枪人
奋力投枪以检验自己勇力的情况下。
特洛亚人轻松地奔跑在通道之上，气势汹涌。
阿波罗又不费吹灰之力地将护墙推倒，
如同在沙滩边玩耍的小男孩，高高兴兴地用沙子堆成一座城堡，
兴尽之后，又随意地用手全部摧毁。
就象这样，伟大的天神阿波罗，
轻易地毁掉阿开奥斯人费心经营的工程，
逼得他们仓皇地逃往海船。

一直逃到海船边，他们才停下脚步，
互相呼唤着，高举双手，向天神们大声祈求。
尤其是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
这位阿开奥斯人的主心骨，他双手过顶，大声祈祷：
“天父宙斯啊！您还记得吗？
在小麦金黄之时，虔诚的阿尔戈斯人
曾向您献出丰厚的祭品，包括肥嫩的牛羊肉，
以祈求我们平安返回。你接受祭品，点头应允。
奥林卑斯山的大神啊！请免除我们的灾难吧，
不要让我们死在特洛亚人的手下。”

祈祷完毕，远方响起一个炸雷，
显然是宙斯已答应了来自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的请求。

特洛亚人听到雷声，误会其意，
更加斗志昂扬，气势汹汹。
如同狂风卷起一个巨大的海浪，
凶猛无情地扑向弱小的海船，
一个接一个的巨浪不断掀起。
就象这样，特洛亚人海浪般地
冲过护墙，驱使着骏马一直逼到海船边。
两军开始了激烈的近距搏杀。

特洛伊人站在战车上凶猛的进攻，
阿开奥斯人站在大船上向下猛扎，
使用的长枪是用于海战的，长长的枪杆与铜头连接。

阿开奥斯人和特洛伊人在海船边抵死相拼，
而帕特罗克洛斯则坐在远离战场的
德高望重的欧律皮洛斯的营帐里，
一面愉快地谈天，一面为欧律皮洛斯的
伤口上涂上药膏，以减轻疼痛。
得知特洛伊人已冲过护墙，逼得
阿开奥斯仓皇回逃的战况时，
他仰天长叹，双拳捶着大腿，
痛苦地对欧律皮洛斯说道：

“欧律皮洛斯，尽管你需要我的帮助，
但我必须离开了。恶战迫在眉睫！
让你的随从先照顾你吧，我必须
去找阿基琉斯，劝他回心转意，答应参战。
或许天神会帮我劝动他，
毕竟我是他亲密的朋友”。
说罢，他起身离去。

人数较少的特洛伊人发动猛烈的进攻，
受到阿开奥斯人的拼力抵抗，双方相持不下。
敌人既不能把他们赶离海船，
他们也不能冲进敌人的营帐和巨大的黑船。
有如一个技艺高强的木匠，
在帕拉斯雅典娜的悉心指导下，
用紧绷的墨线，整齐地在木料上划出痕迹那样，
战斗着的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
在不同的地段，双方将士奋勇拼杀。
赫克托尔直冲向勇猛的埃阿斯，
在一条海船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两人厮杀得难解难分，赫克托尔既不能打退埃阿斯，
也不能焚烧海船，而埃阿斯也不能逼赫克托尔后退。
英勇的埃阿斯出枪击中克吕提奥斯之子克勒托尔，
后者当时正高举火把奔向海船，不料枪尖刺入
胸膛，手中的火把脱落，身体轰然倒下。
见到自己的堂兄弟在海船边奔赴黄泉，
赫克托尔向着特洛伊人和吕西亚人大声喊道：

“特洛亚人！吕西亚人！英勇的达尔达诺斯人！
我们和敌人近身拼杀，
你们不得退缩畏惧，赶快
去抢救克勒托尔，他牺牲在海船旁边，
阻挡敌人去剥夺他的铠甲！”

说罢，他投出标枪，可惜未击中埃阿斯，
倒是击中了马斯托尔之子吕科弗戎，
又名库特里奥斯，是埃阿斯的副将。
在圣城库特拉，他杀了人，然后投奔埃阿斯。
当时，他正站在埃阿斯的身边，
当锐利的枪尖劈进耳朵上方的脑壳时，
就一头从高高的船上栽了下来，手脚酥软。
见状，埃阿斯心中一凛，对兄弟说道：
“亲爱的透克罗斯，我们忠诚的朋友
已死在赫克托尔的手下，他是从库特拉
来投靠我们的，得到我们如对待父母般的尊敬。
你的那些利箭和弯弓呢？
就是福波斯：阿波罗赐给你的那把劲弓。”

听罢，透克罗斯立刻跑到他身边，
手握巨大的弯弓，背负装满利箭的箭袋，
不断地向特洛亚将士瞄准发射。
佩塞诺尔之子克勒托斯首先命丧箭下，
他是潘托奥斯之子波吕达马斯的副将，
他正手握缰绳，扬鞭策马，
准备冲向厮杀最密集的地方，
好为特洛亚人和赫克托尔赢得荣誉，
可是死神突然抓走了他，战友们保护不得。
那只利箭是从后面扎入脖子的，
中箭的他栽倒在地，使战马惊惧地
回身奔逃，空车嘎嘎作响。
见此情景，波吕达马斯急冲上去，
拦住了战马，将它们交付给普罗提阿昂之子
阿斯提诺奥斯，让他在战场边上
注意战争形势。然后，自己返回前沿阵地。

透克罗斯抽出第二支箭，瞄准了赫克托尔，

如果此箭一举射中，
海船的恶战就可宣告结束。
可惜护佑着赫克托尔的宙斯明察秋毫，
拒绝赐予他巨大的荣誉。
在他认真瞄准的时候，宙斯使用神力
绷断了他的弓弦，强弓出手，
利箭坠地。透克斯不禁大惧，
对身旁的兄弟这样说道：
“怎么回事？一定是哪位天神从中作梗，
把我新装上的弓弦绷断，使强弓脱手。
这条弓弦是我今早刚刚装上，
就是为了能承受连发利箭的力道。”

魁伟的特拉蒙之子埃阿斯这样答道：
“我的兄弟，抛开利箭和弯弓吧，
既然有天神存心与我们作对，它们就毫无价值。
不如你去拿一枝长枪，背上一面大盾，
激励其他阿开奥斯人，和敌人奋力拼杀，
虽然他们暂占上风，但要焚烧我们的海船
仍很困难。勇敢地战斗吧！”

听罢，透克斯跑回营帐，放下弓箭，
背起一面由四张牛皮制成的大盾，
又戴上一顶精美坚硬的头盔，
盔顶摇曳着吓人的鬃饰。
最后他握着一枝粗壮的铜头长枪，
迈开大步，跑回埃阿斯的身旁。

赫克托尔看到透克斯弦绷箭断，
信心大增，对着全军大喊：
“特洛亚人！吕西亚人！英勇的达尔达诺斯人！
亲爱的朋友们！向前冲啊！
冲杀至海船边拼杀敌人。刚才，宙斯绷断了
他们最杰出的射手的弓弦，这是我亲眼所见。
宙斯降下的预兆显而易见：
他要把巨大的荣耀赐予一方，
使另一方孤独无助，走向毁灭。
眼下，我们处在他的护佑之下，而阿开奥斯人不受保护！”

将士们！勇敢地前进吧！
若有人被利箭或枪头刺死，就光荣地死去吧！
为国捐躯，虽死犹荣！
因为他的死，他的妻子儿女获得拯救，
家产也得以保全，只要阿开奥斯人
乘坐海船逃回他们的故乡！”

他的话语，让众人勇力倍增。
而另一面的埃阿斯也同样大声激励道：
“阿尔戈斯人！你们不觉得羞耻吗？
个人的生死现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得把
特洛伊人赶回城去！
如果赫克托尔烧毁了海船，
你们就永远不能回到可爱的家乡了，
除非步行，可是路途何止万里。
听！赫克托尔正在命令部队前来焚烧海船，
这不是化妆舞会，而是实在的战斗！
我们现在除了和他们奋力拼战，
已别无出路，鼓起勇气，扬起斗志吧！
不管是死是活，我们一定要打败敌人，
那样我们就会好受一点，不然会继续
被围在海边，与弱于我们的敌人搏杀。”

他的话语激起了所有人的斗志。
赫克托尔杀死了福基斯人的首领，佩里墨得斯之子
斯克狄奥斯；而埃阿斯杀了拉奥达马斯，
他是安特诺尔之子，统领着一队步兵。
波吕达马斯杀死了来自库勒涅的奥托斯，
他是埃佩奥斯人的首领，和费琉斯之子是塔档。
见他死在枪下，费琉斯之子墨革斯扑向波吕达马斯，
后者闪身躲开，他扑了个空，
太阳神阿波罗在保护波吕达马斯，
不想让他横尸沙场。
于是墨革斯的枪击中了克吕斯摩斯的胸口，
后者随即轰倒在地，身上的铠甲被剥夺。
正在墨革斯顾着夺铠甲之际，拉奥墨冬之子，
兰波斯最卓越的儿子，也是出色的神枪手
多洛普斯乘机扑上前来刺出一枪，

正中在费琉斯之子的盾牌中央，
刺穿了盾牌，可是没有刺穿坚硬的铜质铠甲，
那是费琉斯从埃费瑞的塞勒埃斯河畔
带回到家的礼物。
那是好客的欧斐特斯
赠给他，好让他披挂上阵与敌人交战，
现在这副铠甲挽救了他儿子宝贵的性命。
墨革斯迅速回身枪，击中在多洛普斯
的头盔的鬃饰底端，整个削落下来，
落在泥土之中，紫红的一团。
多洛普斯试图再战几个回合，
不料墨涅拉奥斯从侧面赶至，
狠狠地出枪刺中了多洛普斯的后肩，
枪尖猛刺穿肩头，钻入胸腔，
后者轰然倒地。墨涅拉奥斯和墨革斯
一齐动手剥取铠甲。赫克托尔大声叫喊，
呼唤他的亲属们，首先是希克塔昂之子墨拉尼波斯。
在战争之前，他本是一个放牛的牧人，
赶着慢腾腾的牛群在佩尔科特吃草。
开战之后，他便来到伊利昂准备参战，
普里阿摩斯十分喜欢他，如同喜欢自己的儿子，
给了他极大的光荣，
还让他和自己住在一起。
大声喊着他的名字，赫克托尔训斥道：
“墨拉尼波斯，眼见亲兄弟的惨死，
你就无动于衷？还是装着没看见
杀手正在剥夺他的铠甲？跟着我，
不要远远地投出标枪！勇敢地拼杀吧！
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今天不是我们获胜，
就是他们摧毁坚固的伊利昂。”

说罢，他先行在前，后者紧紧跟随，如同一位天神。
同时，埃阿斯也在鼓励部下道：
“亲爱的朋友们！拿出男子汉的勇气来吧！
在可怕的战争中一定要有强烈的荣辱观，
如果懂得什么是羞辱，就会勇敢杀敌，反而得生；
如果可耻地临阵脱逃，很有可能命丧黄泉。”

听罢，阿尔戈斯人热血沸腾，
个个摩拳擦掌，在海船周围
围成坚固的队形。而宙斯正驱使特洛伊人
猛冲过来。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对安提洛科斯说道：
“安提洛科斯，你是我们之间年纪最轻，
最迅速、最勇敢的斗士。为何不施展雄威？
或许能杀死几个特洛伊人。”

他的话语使安提洛科斯豪情万丈，
他拍马上前，目光闪亮，向四下里扫视，
手中挥舞着粗壮的长枪，猛掷了出去，
特洛伊人纷纷闪避，还是击中了
希克塔昂之子，高贵的墨拉尼波斯。
枪头是在他要冲上来的时候击中他的，
刺入前胸乳头旁，他轰然倒地，黑暗罩住了他的双目。
安提洛科斯如同一只凶猛的猎狗，
扑向刚出洞穴，就被射中的幼鹿那样，
扑向墨拉尼波斯，准备剥夺铠甲，
却被卓越的赫克托尔一眼看到，
提着长枪急速扑来。
安提洛科斯见状不妙，
扭头就跑，好象一只作恶多端的野兽，
在咬死了一个牧人或猎狗以后，
看到人群聚集过来追杀，立刻逃窜。
涅斯托尔之子前头奔逃，
后面追着赫克托尔和众多的特洛伊人，
如雨的利箭和枪头从后面直飞而来
直到他逃自己的军阵后才停下来，松了一口气。

如同雄狮扑向鲜嫩的肥肉，
特洛伊人向海船发动强烈的猛攻，
以实现宙斯的意愿，宙斯也在不断地激发他们的
勇力，不断地加以鼓励，却削弱阿开奥斯人的斗志。
宙斯要把荣誉赠予赫克托尔，
让他快意地将海船焚烧个精光。
这样就可以兑现他对忒提斯所作的允诺。
足智多谋的宙斯热切地等待着
看到熊熊大火燃烧在海船之上。

然后，他就会开始打击特洛伊人，
使他们节节败退，把胜利的荣誉赐给阿开奥斯人。
这样盘算着，他不断地激励普里阿摩斯之子
扑向海船，而这也正是后者的极大愿望。
阿瑞斯般的赫克托尔凶猛地挥动着长枪，
如同藏密的森林烧起了无情的大火。
他喊叫得唾沫横流，一双剑目在浓眉底下
熠熠生辉，冲杀之时头顶的铜盔
在太阳穴处不住地乱颤！
至高无上的宙斯悉心护佑着他，
只让他一个人获得荣光，因为
他剩下的时日已经不多，
雅典娜的计划把他渐渐推向死亡，
他最终要死在佩琉斯之子的枪下！

赫克托尔试图摧毁敌人的防线，
专找反抗的敌人最多，武器最精良的地段，
可是无论如何努力，也难达到目的。
因为达那奥斯人站成密不透风的人墙，
如铜墙铁壁一般抵挡着特洛伊人。
就好象汹涌的巨浪推卷而来，
却被高耸的崖壁挡住了去路，
无论如何狂吼也无济于事。

浑身射出耀眼的火光的赫克托尔冲向敌人，
如同浓云压低的海面上，几乎接天的巨浪
一层层地扑向飘浮在洋面上的小船，
浪花击打在甲板上，狂风凶狠地扫向船桅，
水手们个个浑身发抖，惊恐万状，
眼看就要坠入死亡的深渊。
又好象是一只勇猛的雄狮，
奔跑在辽阔的草原上追逐肥壮的牛群，
毫无经验的牧牛人呆在一旁，
束手无策，不知该如何保护牧畜，
它一会儿冲到最前面，一会又
落在最后面，盯住那些离群的角牛，
忽然，它终于冲进去咬倒了一只，
其它的牛吓得更加飞快地奔跑。

如同雄狮，赫克托尔追杀着阿开奥斯人，
虽然他只杀死了一个敌人，可怜的迈锡尼人
佩里斐特斯，他是科普琉斯的宝贝儿子，
科普琉斯曾多次为欧律斯透斯王把
口信传给赫拉克勒斯，他是懦弱的人
而儿子却出色得多，在各个方面都很杰出，
无论是速度、战绩还是智慧，在迈锡尼无人能及。
然后他却给赫克托尔送去了巨大荣誉。
当时佩里斐特斯转身后退，却被
自己携带的长及脚面的长盾绊住了脚，
他控制不住平衡，仰面跌倒，
刚硬的头盔撞在地上发出可怕的声音。
赫克托尔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
举枪扎进了他的胸膛，就在各位战友眼前，
他们尽管悲痛，却力不从心，
因为赫克托尔的雄威让他们无法迈步。

阿尔戈斯人纷纷逃向海船，
躲在最先上岸的前排海船之间，
特洛伊人蜂拥而至，步步紧逼，
把阿开奥斯人逼到了营帐前，
他们不再四散奔逃，
而是互相呼喊着汇聚起来，
羞耻和恐惧让他们心痛不已。
尤其是涅斯托尔，这位阿开奥斯人的主心骨，
他苦苦地请求每一个人，并以他们父母的名义，喊道：
“亲爱的朋友们啊！千万要有羞耻心、荣誉感和责任心，你们都有妻子儿女和可亲的父母，
不管他们故去还是依然健在，
就请求你们，为了这些遥远的亲人，
请你们稳住阵脚，别再四处奔逃了！”

他的话语，让每个人倍增勇力。
这时，雅典娜也掀去了他们眼前的云雾，
使明亮的光线投射进来，一边照在海船旁边，
一边照在激烈厮杀的战场上。
在那里，他们看到了咆哮着的赫克托尔
和其他的特洛伊人，有的在船边奋力拼杀，

有的呆在后边，未曾加入激战。

特拉蒙之子，光荣的埃阿斯难以忍受
和众多的阿开奥斯人一起溃逃，
他继续在甲板上顽强抵抗，
手中挥动着那种用于海战的特长枪矛，
大约有二十二肘尺那么长。
如同一位精通骑术的骑士，
将从马群中精选出来的四匹骏马
连在一起驾驭，飞驰在乡间的大路上，
奔向坚固高耸的城堡，
引来了男女老幼夹道观望，
啧啧称奇。骑士大展身手，不断地从一匹马跃到
另一匹马背之上，身手敏捷，准确无误。
就象这样，埃阿斯迅捷地飞跃着，
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并且大声地喊叫，
激励阿开奥斯人誓死保卫船只
和连绵不断的巨大营区。
赫克托尔并未呆在装备精良的特洛伊人中，
而是如同一只凶狠的秃鹰扑向海边，
捕捉正在那里找食的野鹅、鹳鹤和美丽的天鹅。
就象这样，赫克托尔直冲向一艘黑船，
在他背后，宙斯不断地推动着，
并且激励其他特洛伊人紧紧跟上。

船边再次展开激烈的混战，
他们是如此地精力充沛，精神抖擞，
不了解内情的人以为这是刚刚开战。
可是双方的军心截然相反，
阿开奥斯人以为自己必遭毁灭，
而特洛伊人则个个满怀希望，
坚信能烧光海船，杀光阿开奥斯人。
就是带着这样不同的心情，双方拼杀着。
终于，赫克托尔杀开血路，
抓住了一条海船的后尾，
这是一条美观实用的快船，把普里特西拉奥斯
送至特洛伊，却无法送他返回故乡。
在这条海船的四周，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

拼力厮杀，此时已不再远远地迎接敌人
掷出的枪石或射出的利箭，而是进行
激烈的近距离厮杀，就用可怕的大斧，
双刃长枪和凶残的利剑，互相残杀着。
无数锋利的黑剑从手中脱落，琅琅着地，
有的连在被臂开的手腿之上落下，
黑血染湿了脚下的泥土。

赫克托尔紧紧地抓住船尾，
大声地命令身后的特洛伊人，道：
“快点！递过火把！大家呐喊助威！
宙斯终于赐给了我们这一天，以补偿
我们所受的一切灾难，抢占这些海船吧，
它们从远方而来，完全违背天神的意愿。
以前，我打算攻战海船，可固执的长老
总是全力阻挠，如果那时宙斯夺走了我们的心智，
那么现在他已改变了主意，
亲自出马，给我们带来鼓励，给我们注入力量！”

听罢，特洛伊人掀起更加猛烈的进攻狂潮，
枪箭向埃阿斯横冲直撞，
面对可怕的死亡，他只得稍稍后退，
从船尾的甲板退到中央七尺高的船梁。
站在那里，他四面挥动着长枪，
轰赶着高举火把，试图烧船的特洛伊人，
同时，向阿开奥斯人大声喊道：
“亲爱的朋友们！英勇无比的阿开奥斯斗士！
阿开奥斯的随从们！拿出勇气来，勇敢作战！
难道你们幻想有强大的后援
或牢固的护墙为我们挡开死神吗？
清醒吧！我们不会有任何后援，
也没有任何可供藏身的城堡，
我们远离亲爱的祖国，在特洛伊人
的平原上，被特洛伊人逼得走投无路。
要生存必须靠自己！懈怠悲观就是毁灭！”

他就这样一面喊叫，一边猛刺，
只要看到哪一个特洛伊人受赫克托尔的鼓舞，

举着火把，冲上黑色的海船，
他就毫无留情地将长枪刺入，
在他身边，躺倒了十二具特洛亚人的尸首。

第十六卷

——帕特罗克罗斯参战，不幸身亡

船边的激战就是这样进行着。

此时，帕特罗克洛斯来到士兵的统帅
阿基琉斯的身旁，热泪汹涌而出，
如同一股幽黑的泉水，沿着悬崖峭壁向下流淌。
见到战友如此悲痛，阿基琉斯顿时心生怜悯，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向他问道：
“亲爱的帕特罗克洛斯，为何哭泣？
就象一个可怜的女娃儿，哭着喊着
跟在妈妈的身后，要求抱起，
手中扯着母亲身后的长裙，泪珠滚滚往下流。
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象一个珠泪涟涟的小女孩儿。
是不是有什么重要消息要告诉给我和米尔弥冬人？
是不是你首先听到了来自佛提亚的消息？
但我听说阿克托尔之子墨诺提奥斯和
埃阿科斯之子佩琉斯依然健康地活在人间。
如果他们真的去世了，实在是件值得悲痛的事。
或许，你是为可怜的阿尔戈斯人哭泣，
由于他们的蛮横，将在船边集体毁灭？
说出来吧，别把话闷在心里，让我们都明明白白。”

听罢，帕特罗克洛斯更加悲痛，长叹道：

“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我们最伟大的英雄，
请原谅我的哭泣，因为阿开奥斯人已大难临头！
军中所有作战最勇敢的人，现在都躺在
海船边，不是被箭射伤，就是被枪刺伤。
提丢斯之子，强大的狄奥墨得斯被箭射伤，
神枪手阿伽门农和奥德修斯均负枪伤，
欧律皮洛斯被一支飞箭射中了大腿。
在他们身边，医生们正忙碌个不停。
可是你啊，阿基琉斯，
如此固执，不肯回心转意，
你的暴怒让我不知该说什么好。
如果在阿开奥斯人全体危难之际而束手旁观，
拒绝拯救，那么对后代子孙有何好处！”

你这样的铁石心肠，不配作佩琉斯和忒提斯女神的儿子，生你的是灰沉的大海，以及高耸的冷漠无情的壁崖。如果你高贵的母亲告诉你了来自宙斯的预言，使你无法自由行动的话，那么就派我上战场吧，让我领着米尔弥冬人或许能拯救达那奥斯人。如果我披上你的铠甲，敌人或许会误认是你，就会踟蹰不前，从而给阿开奥斯人创造一个暂时休息的宝贵机会。我率领着米尔弥冬人的部队，以逸待劳，会一鼓作气把特洛亚人赶回城里。”

他如此执著地恳求着，却不知他渴望得到的竟是出其不意的生命的终结。

听罢，阿基琉斯十分不悦，这样说道：“宙斯钟爱的帕特罗克洛斯，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不会在乎什么预言，而且我的母亲从未向我谈起过来自宙斯的预言。可我的心灵被深深地刺伤了，有人依仗权势，蛮横无礼地侮辱了我，而我在地位上和他同样尊贵。他凶狠地抢走了我的战利品，那是在经历了战争的无尽磨难，攻陷了固若金汤的城堡之后，阿开奥斯人作为战利品献给我的美女。可是，没有想到阿伽门农野蛮地夺走了她，如同我是一个人见人弃的流浪者。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也不会永远这样暴怒不息。等到战火蔓延到我的营帐和海船边，我心中的怒火才会渐渐熄灭。披上我那人人皆知的闪亮的铠甲吧，率领着好战的米尔弥冬人奔赴沙场，去拯救阿开奥斯人吧，他们被特洛亚人逼在窄小的海船边，所有的特洛亚士兵倾巢出动，他们如此大胆，

只是因为我没有看到我闪亮的盔甲。
如果阿伽门农公正亲善地对待我，
顷刻间，特洛伊人就会尸横遍野，抱头鼠窜！
而现在，他们竟遇到了我军的营门口。
提丢斯之子狄奥墨得斯手中的长枪已送不出
任何威风，好挽救阿开奥斯人，
可恶的阿特柔斯之子的头颅中已发不出任何呐喊，
充盈在战场上空的是杀人狂魔赫克托尔的怒吼，
以及飘荡在整个平原之上的特洛伊人的喊杀声。
帕特罗克洛斯，行动吧！
全力以赴，英勇拼杀！别让特洛伊人
用大火焚烧我们的海船，断了我们的退路！
我要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我获得
全军将士的尊重和巨大的荣誉，让他们
还回那位可爱的美女，并奉上丰厚的赔礼。
你只要把敌人从船边赶跑就行了，
没有我在场，你千万不要和特洛伊人拼斗，
即使是赫拉的丈夫宙斯执意要赐予你巨大的荣光。
否则，人们就会瞧不起我，
你可以屠杀大量的特洛伊人，但不可恋战，
不可沉缅于血腥拼杀之中，
当你率兵冲向伊利昂时，
很可能会惹怒某位天神，下山出面干涉，
远射神阿波罗是十分钟爱特洛伊人的。
你要牢牢记住，一旦为船边的阿开奥斯人解了围，
就立刻回来！让其他人继续在广阔的平原上厮杀吧！
高高在上的天父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
希望除了我们之外，所有的特洛伊人
以及所有的阿开奥斯全都死光，
由我们冲上伊利昂城楼，
摧毁神圣的楼冠！”

在帅将二人交谈之时，
腹背受敌的埃阿斯面对枪林石雨，已支持不住，
宙斯强大的意志和特洛伊人的猛攻，
使他节节后退，头盔被打得东倒西歪，
碰在太阳穴上嘎嘎作响，
护住面颊的铜片时时被枪箭击中，

由于不停地舞动硕大的圆盾，
强有力的左臂已软弱无力。虽然险象环生，
却丝毫没有受伤。他大汗淋漓，
气喘吁吁，但斗志不减。
在他周围，到处是危险，到处是死亡。

奥林卑斯山上的文艺女神啊！告诉我，
第一支火把如何使阿开奥斯人的海船熊熊烧起。

挥动着锋利的长枪，英勇的赫克托尔
扑向埃阿斯，砍断了对手柁木枪的枪头，
埃阿斯继续舞动着失去了枪头的长枪，
听到铜枪头喀琅一声落在远处的地上，
禁不住心中一凛，他清楚地知道，
这是宙斯的杰作，天神毫不怜惜他的苦战，
执意要把胜利的光荣赐给特洛伊人。
于是，他退出了阵地，使敌人的利箭刺不中他。
特洛伊人的火把纷纷投上海船，
刹那间，海船上已是火光一片。

熊熊烈火转眼间吞噬了船尾，
见此情景，阿基琉斯举起手掌拍着大腿说道：
“宙斯钟爱的帕特罗克洛斯，杰出的车手！
大火已在海船上腾起，快行动吧，
绝不能让他们烧了海船，断了我们的归路！
快！披上我的铠甲，我去集合队伍！”

说罢，他匆匆离开，留下帕特罗克洛斯开始
全副武装。首先，他在小腿上绑上坚固精美的
胫甲，并把银扣紧紧扣牢。
接着在胸前挂上阿基琉斯的胸甲，
美观大方，坚固耐用，精工制就。
他背起镶嵌着银钉的锋利铜剑，
提起宽硕沉重的大盾牌，
戴上精工制作的坚固结实的头盔，
盔顶的鬃饰摇曳着，让人不寒而栗。
最后，他双手抓起一双沉甸甸的长枪，
而没有去碰阿基琉斯的长而重的枪矛，

因为除了阿基琉斯自己外，
无人能挥动那把重枪。
这支枪矛，是克戎从佩利昂山顶取得，
作为一把克敌制胜的武器，赠给了他父亲。
帕特罗克洛斯命令奥托墨冬赶紧套车，
除了常胜将军阿基琉斯外，他最敬重
的人就是奥托墨冬，激烈的战斗中，
有他在旁边听命最为可靠稳妥。
奥托墨冬把克珊托斯和巴利奥斯驾在战车下，
这两匹骏马快如闪电。风暴神马波达尔革
正在奥开阿洛斯的水流边吃草，风神泽费罗斯
轻轻吹拂着她，于是就生下了这两匹快马。
奥托塞冬又在旁边驾上可与神马并驾齐驱的佩达索斯，
它是阿基琉斯在攻下了埃埃提昂城时得到的战利品。

此时，阿基琉斯已巡行完毕，
命令全部米尔弥冬人全副武装，严阵待命。
如同一群贪得无厌的饿狼，
在山上听到了一只高大肥硕的长角公鹿，
凶残地撕扯着，嘴角滴下殷红的鲜血，
成群结队地跑到黑色的泉水旁边，
伸出贪婪的红舌舔食黑水的表面，
还不断地打着饱嗝，溢出红红的鹿血，
虽已吃得胃肚鼓鼓，仍然不忘继续捕食。
就象这样，米尔弥冬人的将士们迅速地跑到阿基琉斯的副将，
光荣的帕特罗克洛斯身边站定，阿基琉斯
如战神一般，挺立在人群之中，
激励着车战斗士和持盾的枪手。

宙斯钟爱的阿基琉斯带来了
五十艘黑色的海船，每只船上有
五十名强壮的水手，他任命了五名将领
来管理手下的士兵，自己则统帅全军。
第一队的将领是铠甲闪亮的墨涅斯提奥斯，
是斯佩尔赫奥斯河神之子，
他的母亲是佩琉斯之女，美丽的波吕多拉，
她与河神结合，生下了这个儿子。
但他的姓是取自佩里埃瑞斯之子波罗斯，

因为后者献上难以数计的聘礼，
成为波吕多拉的合法丈夫。

战神般的欧多罗斯指挥第二队，
他的母亲是费拉斯之女，能歌善舞的波吕墨拉，
在向金箭女神阿尔特弥斯颂唱赞歌之时，
被赫尔墨斯一眼看中，
后者立即坠入爱河，
当即就偷偷溜进了纯洁姑娘的睡房，
睡在她的旁边，后者为他生下了英俊而又勇敢的
欧多罗斯。是助产女神埃勒提埃帮忙产子，
当孩子睁开双眼看到阳光后，
阿克托尔之子，
强健的埃克克勒埃斯
就奉上难以数计的聘礼，
与波吕墨拉成为夫妻。
老人费拉斯将孩子一手带大，
十分地呵护，如同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
第三队由好战的佩珊德罗斯指挥，
他是迈马洛斯之子，他枪法精湛，
在米尔弥冬人中，只有佩琉斯之子的副将能将他制服。
年迈的车战者福尼克斯指挥第四队，
而第五队由拉埃尔克斯之子阿尔克墨冬率领。

待全体将士集合后，排起了整齐的阵势，
阿基琉斯向他们进行严肃的训话：
“米尔弥冬人！你们不会忘了吧，
在我盛怒未息，严禁你们出战的时候，
你们不但向特洛伊人发出可怕的威胁，
而且对我也是心怀不满，满腹怨言：
‘残酷的佩琉斯之子！你的母亲用胆汁养大了你，
可你却冷酷无情，强使我们留在海船边！
如果你是如此地铁石心肠，不可劝告，
还不如我们大家扬帆起锚返回故乡！’
现在你们可以杀奔战场了，
为了其它阿开奥斯人奋力拼杀吧！”

他的话语给大家增添了无限的勇力，

听罢他的训话，将士们团结得更紧密，
如同为挡御强风吹向高高的楼房，
瓦匠用一块块巨石紧密地砌成高耸的护墙，
米尔弥冬将士们一个挨着一个，头盔挨着头盔，
盾牌靠着盾牌。人头稍微一动，
饰有马鬃的头盔就会磕擦碰撞。
在阵列的最前面有两个全副武装的战将，
他们就是帕特罗克洛斯和奥托墨冬，
他们同仇敌忾，准备身先士卒，
率领米尔弥冬人向敌人猛攻。
这时，阿基琉斯走进了自己的营帐，
打开了一只精美的大箱子，
是银足的忒提斯放在海船里，
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衬衫、斗篷和毛毯。
还有一只美观的酒杯，任何人都未曾用它喝过酒，
阿基琉斯只用它来奠祭至高无上的天父宙斯。
他拿出这次杯子，仔细地用硫磺擦洗，
然后再用清水冲干净，又洗净了自己的双手，
在酒杯中倒入香甜的醇酒。
端着酒杯，他走出营帐，将美酒奠在地上，
然后面向青天，虔诚地祈祷：
“天父宙斯，至高无上的大神啊！
在遥远的多多那、佩拉斯戈斯到处都是
那些睡在地上、不洗脚的祭司。
俯视着寒冷的多多那的大神啊！
上一回，你满足了我的请求，
使阿开奥斯人遭受重创，
那么，我今天再向您提出一个请求，
希望您能允诺。我依然不参战，而派
我的副将帕特罗克洛斯率领米尔弥冬人
前去拼杀。伟大的掷雷的宙斯啊！
请赐予他强大的力量和巨大的光荣吧！
让赫克托尔也知道知道，他是否能够
出色地力敌千军，还是只有我拼杀在战场上，
他的强健的双臂的威力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等他帮船边的阿开奥斯人解了围，
就让他披着盔甲，率领着士兵，
安然无恙地返回我的身边。”

天父宙斯一字不漏地听到了他的祈祷，
允诺了他的前一个要求，却否定了后一项，
他会帮助帕特罗克洛斯逼退特洛伊人，
但不准备让他安然返回。

阿基琉斯行完奠酒仪式，
就重新回到营帐。将酒杯小心地放入箱中，
又走了出来，急切地盼望看到
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这场激烈的恶战。
帕特罗克洛斯率领着勇敢的战士们
气势汹汹地逼向特洛伊人。
如同一窝马蜂，纷纷扬扬，
它们在路旁筑巢，
常常惹来淘皮的男孩儿
总是滋扰蜂窝，让马蜂勃然大怒，
群起攻之，以保护它们的家园和后代。
就象这样，米尔弥冬人斗志昂扬，杀气腾腾，
从船边涌出，杀向敌人，
呐喊之声响彻云霄。

帕特罗克洛斯向部下大声地喊道：
“米尔弥冬人！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伙伴们！
拿出男子汉的气概，勇敢地向前冲吧！
我一定要为阿基琉斯争回荣誉，我们是
他手下的军队，是所有阿开奥斯中最勇敢的，
也好让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有多蠢，竟然蛮横无礼地
侮辱了全军中最杰出的战将！”

他的话语，增添了每个人的勇力，
大家浩浩荡荡地猛冲向敌人，
巨大的呐喊声在船海之间飘荡、回响。
一看到墨诺提奥斯之子的雄姿和身上
让人闻风丧胆的闪光的铠甲，特洛伊人
不禁心惊肉跳，军心立刻涣散。
他们以为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一定是
回心转意，听从了战友们的劝告，和仇人握手言和。
个个东张西望，考虑着躲在什么地方才能逃脱死亡。

帕特罗克洛斯率先掷出粗壮的长枪，
直飞向特洛亚士兵最拥挤之处，
击中了站在光荣的普里特西拉奥斯的海船船尾处
的皮赖克墨斯，他来自阿米冬和阿克西奥斯河畔，
带来了大批派奥尼亚人和无数的战车。
枪头正刺中他的右肩，他惨叫一声，
扑倒在地，见到首领倒下，派奥尼亚人一哄而散，
因为皮赖克墨斯是他们中最有力量的人，
他的倒下使他们失去了主心骨，不知如何是好。
帕特罗克洛斯把敌人赶离了船边，
扑灭了熊熊大火，但海船已烧得焦黑一片。
特洛亚人大呼小叫，仓惶逃窜，
达那奥斯人重新夺回海船，呐喊之声久久不息。
如同闪电宙斯拨开了笼罩在山巅峰顶
的低压的乌云，使透亮的光线从上空照下来，
照亮了高峻的山峰，险峻的崖壁和幽深的山谷。
就象这样达那奥斯人重新夺回海船，
扑灭了熊熊大火，得到了宝贵而又短暂的休息。
但是特洛亚人并没有一退不可收拾，
虽面对阿开奥斯人的强敌，
他们仍不甘心远离海船，
依然鼓起勇气，顽强地抵抗强敌。

战场上陷入激烈的混战，枪矛利箭横冲直撞。
墨诺提奥斯之子率先掷出长枪，击中了阿瑞吕科斯的大腿，
后者正想转身后退，枪尖刺入了皮肉，
扎碎了腿骨，立刻仆倒在地。
勇敢的墨涅拉奥斯出枪迅猛，
托阿斯来不及移动盾牌，枪尖就
刺透了自己的胸部，立刻手脚瘫软，倒毙在地。
安菲克洛斯攻向费琉斯之子墨革斯，被后者察觉，
先下手为强，出枪刺中了他的大腿根，
那个部位的肌肉最发达，可现在筋腱被撕断，
浓黑的迷茫罩住了安菲克洛斯的双目。
涅斯托尔之子安菲洛科斯，挺剑刺中了
阿廷尼奥斯的胸肋部位，枪尖深深地扎了进去，
他立即倒毙在地。看到兄长惨死，

马里斯满腔愤怒地杀奔安菲洛科斯，
并护住了兄长的尸首。不料，神勇的特拉叙墨得斯
向他投出了致命的一枪，正中在肩上
锋利的枪尖刺断了筋腱，
使胳膊与身体分家，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
他轰然倒地，浓黑的迷茫罩住了他的双目。
他们哥儿俩就这样死在另外两个兄弟的枪下，
共赴冥府。他们是萨尔佩冬的亲密战友，
阿弥索达罗斯是他俩的父亲，他豢养过
凶残的基迈拉，使许多人丧失了生命。

奥伊琉斯之子埃阿斯在人群之中抓住了克勒奥布洛斯，
不由分说，举剑就砍，利剑刺入脖子，
热乎乎的鲜血沾满了剑刃，命运神和死神
的手全力让他的眼睛阖上。
佩涅勒奥斯和吕孔在单打独斗，
他们的长枪已经投完，均未中目标，
现在他们拔出宝剑短兵相接，
吕孔的利剑切去了对手盔顶的鬃饰，
而不及躲开挥过来的利剑，
被斩断了脖子，
头和身体只剩下一层薄皮连接，
脑袋耷拉到一边，全身瘫软。
墨里奥涅斯追赶上了阿卡马斯，
在他从马后上车之际，出枪击中了
他的右肩，将他挑落下车，
浓黑的迷茫顿时罩住了双目。
而伊多墨纽斯的利枪正巧穿入埃律马斯的嘴里，
枪头畅通无阻，扎入大脑，击碎了白骨，
打掉了牙齿，眼睛立即充血，
而大量的鲜血从嘴里，从鼻子中喷射而出，
一会儿，他就罩在了死神的巨大阴影之中。

就这样，达那奥斯人的将领都杀死了各自的敌手，
如同凶狠的恶狼，窥视着嫩嫩的羔羊和大群的山羊，
它们正在山坡上吃着青草，
等到牧羊人稍微放松警惕，
恶狼便冲上去，撕咬着软弱无力的羔羊。

达那奥斯人恶狼般地屠杀特洛伊人，
使后者魂飞天外，仓惶逃散。

英武的埃阿斯试图把长枪投向
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可是经验丰富
的赫克托尔一直把身体掩藏在大盾之后，
使对方无处下手，并警惕地躲避着飞来的枪箭。
他心里十分清楚，战局发生了扭转，对自己
十分不利，但他仍然顽强抵抗，以保护自己的战友。
就象碧亮如洗的天空，从奥林卑斯山方向
卷来一排排压得很低的乌云，
预示着天父宙斯准备降下狂风暴雨一样，
海船边一片喧闹，大批将士个个胆战心惊，
争先恐后地向平原溃退。
飞快的战马拉着战车载走了全副武装的赫克托尔，
把无数的特洛伊士兵落在后面，阻陷在深长的壕沟里。
在沟里面，拥挤不堪，战马挣脱了车辕，弃车而去，
无数的寸步难移的战车堆在了壕沟里。

而帕特罗克洛斯则率领着众多的阿开奥斯人
穷追不舍，嘴里发出巨大的吼声。
特洛伊人慌不择路，一路上丢盔卸甲，狼狈不堪。
飞快的战马撒开蹄子直奔向城堡，
在大路上扬起了大片的尘土。
敌人哪里最多，帕特罗克洛斯就专向哪里猛冲。
士兵们，将领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从车上挑到地下，
碾压在车轮之下。帕特罗克洛斯
一马当先，径直越过了宽阔的壕沟，
全靠这对神马，天神赠给佩琉斯的礼物。
帕特罗克洛斯策马前奔，渴望追上赫克托尔，将他打入冥府，
可是赫克托尔的战马已将他远远地拉离了战场。

如同在万物凋零的秋日里，
狂风暴雨吹刮冲击着广阔而阴沉的平原
这是宙斯对人类的惩罚，
因为人们全然不怕天神们的警兆，
在集会上随心所欲地作出不公正的决断。
小河小溪迅速涨满，

汹涌的洪水从山峦中间冲泻而出，
淹没了一道道的山坡，从山上直泻而下，
注入灰暗浩淼的大海，沿途的作物无一幸免。
就象这样，特洛亚军队轰轰隆隆地逃向平原。

帕特罗克洛斯冲到逃兵的前面，
然后回转车头，将他们拦截，逼回了海船边，
他不让这些敌兵逃回城堡，
而是要他们在海船河流和护墙之间任他宰割，
为那些死难的阿开奥斯将士报仇雪恨！
帕特罗克洛斯的闪亮的长枪首先击中了普罗诺奥斯，
后者来不及移动盾牌，枪头就扎入了露在外面的胸部，
立刻四肢瘫软，倒毙在地。
帕特罗克洛斯瞥见了埃诺普斯之子特斯托尔，
后者正躲在战车内，眼睛闪着惊恐的神色，
缰绳也从手中滑落。他向前挺枪就刺，
正刺中了右颞，从上下齿之间穿过，
接着他用长枪把特斯托尔挑了起来，
如同一位坐在海崖上的钓者用丝线和闪亮的
鱼钩拎起一条海鱼那样，
帕特罗克洛斯用长枪把可怜的特斯托尔
挑到车外，扔在地上，让他的灵魂离体。
埃律拉奥斯凶狠地向他扑来，他随手捡起
一块石头砸在了前者的脑壳上，
使整个脑袋一分为二，坚固的头盔也未保护住。
埃律拉奥斯扑倒在地，罩在死亡的黑暗之中。
接着，他又陆续杀死了埃律马斯、安福特罗斯、
埃帕尔特斯、达马斯托尔之子特勒波勒摩斯、
埃基奥斯、皮里斯、伊甫斯、欧律波斯
和阿尔格阿斯之子波吕墨洛斯。
这些勇士们长眠在肥沃的大地上。

见到众多不系腰带的战友一个个地
倒在了墨诺提奥斯之子帕特罗克洛斯的枪下，
萨尔佩冬满腔怒火，向吕西亚人大声喊道：
“真是丢人！你们这些只顾逃命的吕西亚人！
还不停住脚步，顽强地反抗！
我要上前和那个家伙打斗一番，

看他有何高强的本领，竟让如何众多的
阿开奥斯将士命丧沙场！”

说罢，他从车上跳到地下，全副武装，
帕特罗克洛斯见状，也跳下战车。
如同两只有利爪和尖嘴的雄鹰，
在巨大的岩石上搏斗，声声尖叫恐吓对方。
萨尔佩冬和帕特罗克洛斯就是这样杀到一处。

见此情景，至高无上的宙斯不禁心生怜悯，
对既是妻子又是妹妹的赫拉说道：
“真是可悲，命中注定我最钟爱的萨尔佩冬
要死在墨诺提奥斯之子帕特罗克洛斯的手下。
我在仔细权衡，犹豫不定，
是让他远离战场，活着回到
可爱富裕的家乡吕西亚，
还是听任他被墨诺提奥斯之子杀死。”

牛眼的赫拉这样答道：
“可畏的克罗诺斯之子，你在说些什么呀？
如果一个凡人命中注定要死去，
难道你想挽救他，让他不会死吗？
你尽管做吧，
不过，其他天神绝不会同意。
另外，还有一点请你三思：
如果你从激烈的战场上救回萨尔佩冬，让他回家，
那么其他天神也有理由挽救在激斗中的自己的儿子，
若你阻止，他们就会非常仇恨你。
不光只有你的儿子在普里阿摩斯的都城下参战！
如果你真的喜欢萨尔佩冬，
那还是让他接受命运的安排，
死在墨诺提奥斯之子的枪下吧。
等灵魂和生命离开了他的躯体，
你就可以派死神和睡神护送他的尸体
运回美丽而富饶的吕西亚，
家乡的人们就会为他修建一个大坟，
在石碑之上书写上他的丰功伟绩，让后人凭吊。”

天宙斯听罢，觉得很有道理。
他知道帕特罗克洛斯即将杀死自己的儿子，
让他客死异乡，就降下一片殷红的泪雨，
飘飘洒洒覆盖住大地，以示哀悼。
两人咄咄逼近，渐渐进入射程，
帕特罗克洛斯首先击中了萨尔佩冬的车手
著名的特拉叙墨洛斯，枪头扎入小腹，
后者立刻瘫软在地。萨尔佩冬也发起了进攻。
用力掷出长枪，没有击中对手，却刺入了
神马佩达索斯的肩上，它痛得大声嘶叫，
展开四足，倒在泥土中，生命随即飞离。
另外两匹马受到惊吓，挣扎着向两边扬蹄
使轭架发生嘎嘎的巨响，缰绳绞成一团，
压在死去的马的身下。
神枪手奥托墨冬眼疾手快，
挥手拔出锋利的宝剑，跳下战车，
用力砍断了缠在佩达索斯身上的缰绳，
才使另外两匹骏马镇定下来，调正了位置。
那两位战将继续逼近，继续厮杀。

萨尔佩冬掷出了长枪，可惜再一次不中
枪尖擦着对方的肩膀呼啸而过。
帕特罗克洛斯不甘示弱，也投出长枪，
却没有虚发，强劲的长枪
正中胸部的隔膜部位，上面就是跳动的心脏。
萨尔佩冬立刻倒地，如同一棵高大的杨树
或是橡树，被伐木者用利斧砍断，
轰然倒地，好用来制造巨大的海船。
就象这样，萨尔佩冬横躺在车前，
大声呻吟着，双手紧紧地扣住泥土。
如同一只猛狮冲进慢腾腾的牛群，
扑倒了一只褐色的公牛，在雄狮
的撕咬下，公牛挣扎着呻吟着。
就象这样，英勇的吕西亚人的首领
萨尔佩冬倒在帕特罗克洛斯面前，
但他仍在顽强抵抗，向战友大喊：
“格劳科斯，我亲爱的朋友！杰出的斗士！
到了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这种凶残的拼杀对你来说不正是赏心悦事吗？
先去召集吕西亚的各位将领，让他们来保卫首领萨尔佩冬，
再守在我身边，用你的铜枪为我挡开敌人。
如果我就这样毫无反抗地
躺在海船间，任凭阿开奥斯人剥去我的铠甲，
难道不是你的耻辱吗？
所以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吧！也要激励所有的人！”

说罢，死亡已封住了他的鼻孔和眼睛。
帕特罗克洛斯一只脚踏在胸口之上，
用力拔出了长枪，枪上血肉淋漓，
萨尔佩冬的灵魂顺着长枪离开了身体。
惊魂未定的战马大喘粗气，挣扎着要逃脱战车，
被米尔弥冬人冲上前去，紧紧抓住。

叫到战友的喊叫，格劳科斯心如刀绞，
可是他没有办法拯救垂危的同伴。
他用手紧紧按住受伤的胳膊，
那是在他为救朋友，冲向护墙时，
被透克斯用利箭射伤的。
向着远射神，他这样祈祷：
“伟大的天神啊！你无处不在，
不管是在富饶美丽的吕西亚
还是特洛亚，你一定会听到我这个不幸人的祈求。
现在我的胳膊伤势严重，鲜血流个不停，
剧痛钻心，肩膀也酸痛麻木，毫无力气，
我不能握住长枪，
怎能去和敌人拼斗！
我们最勇敢的战将萨尔佩冬已经战死沙场，
他的父亲宙斯竟不来救护他。
伟大的天神啊！希望你治好我的重伤，
消除疼痛，赐我力量，这样，
我就能召集吕西亚人奋勇杀敌，
并且为保护萨尔佩冬的尸体而拼力搏杀。”

远射神阿波罗听到并答应了他的请求，
马上消除了他的疼痛，止住了鲜血，
使血块凝结，并赐给他巨大的力量。

格劳科斯感觉到发生的一切，
知道天神帮助了他，立刻抖擞精神，
四处召集吕西亚的将领们，
要他们为保护萨尔佩冬的尸体而奋力拼杀。
随后，他迈步向前，奔向特洛伊人。
他找到潘托奥斯之子波吕达马斯，
神勇的阿革诺尔和埃涅阿斯以及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向他们说道：
“赫克托尔，你太不讲义气了。
我们这些友军，为了你的荣誉，
抛家弃子，来到这里血战，你却把我们弃置一边，
不加保护。我们的吕西亚人的首领萨尔佩冬
已经被阿瑞斯借帕特罗克洛斯之枪杀死，
而他以前曾以力量和法令保护着我们。
朋友们！跟我来吧！保护他的尸首！
别让米尔弥冬人强暴地剥夺他的铠甲，
让他死后还倍受侮辱。那些米尔弥冬人肯定蓄意报复，
因为我们在船边杀死了那么多的阿开奥斯人。”

听罢，特洛伊人心痛不已，萨尔佩冬
虽来自吕西亚，却一直是特洛伊人的主力战将，
为了保卫伊利昂，他不仅带来了大批的吕西亚人，
而且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奋勇杀敌。
为了给萨尔佩冬报仇，特洛伊人在赫克托尔
的率领下，气势汹汹地冲向敌人。
此时墨诺提奥斯之子帕特罗克洛斯也在
激励手下，他首先向两位好战的埃阿斯说道：
“英勇的埃阿斯们！你们一定会英勇地冲杀，
比以往更加英勇！第一个推倒护墙的萨尔佩冬
已经倒毙在地，现在让我们前去剥取他的铠甲，
尽情地侮辱一番。
如果他的战友来保护他，
就不要吝惜手中的长枪，勇猛地击杀！”

听罢，大小埃阿斯热血沸腾，摩拳擦掌，
准备大显身手。双方就这样各自聚集兵力，
特洛伊人和吕西亚人，米尔弥冬人和阿开奥斯人，
为了争夺萨尔佩冬的尸体，进行了激烈的近身搏杀。

坚硬的铜甲撞出可怕的声音，喊杀之声响彻云霄。
这时，天父宙斯又挥手笼上了一层灰暗，
让双方在可怕的昏暗中凶残地拼杀。

刚开始时，特洛伊人占据了优势，
压住了明眸的阿尔戈斯人。埃佩戈斯，
一位刚勇的斗士，来自米尔弥冬，是阿伽克勒斯之子。
他本来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布得昂的首领，
后来由于杀死了一个高贵的堂兄弟，
就逃往佩琉和斯忒提斯那里，请求庇护。
他们就让他和阿基琉斯一起，
远征特洛伊，攻陷伊利昂。
当时，他正扑向尸体，被赫克托尔发现，
用一块巨石砸裂了他的脑壳，一分为二，
坚固的头盔也未能保护住。他倒在尸体上，
死亡之神把黑暗罩住了他的身体。
见此惨状，帕特罗克洛斯悲痛不已，
他迅速地冲入前沿，
如同一只疾飞的秃鹰去捕捉鸦雀和惊鸟。
就象这样，为了给朋友报仇，英勇的帕特罗克洛斯
凶狠而迅猛地追杀着吕西亚人和特洛伊人。
他扔出一块石头，正砸在伊泰墨涅斯之子
斯特涅拉奥斯的脖子上，砸断了筋腱。
见他如此势不可挡，不光是特洛伊人，就连
伟大的赫克托尔也禁不住退到一枪之距的地方，
好象在比赛中一个人奋力投枪以检验自己的力量
或者在战斗中为了挡住进攻的敌人而用力掷出那么远。
在阿开奥斯人的威逼下，特洛伊人后退了这样的距离。
第一个站稳脚根的是，吕西亚人格劳科斯，
他猛转过身，出其不意地杀死了卡尔唐之子
巴提克勒斯。他来自赫拉斯，
以财富和幸福扬名于米尔弥冬人中。
当他快要追上格劳格斯时，
猝不及防，被后者用利枪击中胸口，
他轰然倒下。见此情景，
阿开奥斯人满腔悲愤，
特洛伊人则信心倍增，
围在格劳科斯身边，站好了进攻队形。

阿开奥斯人并不气馁，继续强攻。
首先，墨里奥涅斯杀死了披甲的特洛亚人
拉奥戈诺斯，他的父亲就是被人们敬若
天神的奥涅托尔，因为他是伊达山的宙斯的祭司。
墨里奥涅斯的长枪正击在他耳朵下方部位，
立刻，四肢瘫软，倒在死神的阴影当中。
埃涅阿斯看到墨里奥涅斯在盾牌的
遮掩下逼了过来，就满有把握地投出一枪，
但被后者发现，闪身躲过。
枪头擦着他俯下的后背呼啸而过，
深深地扎入泥土中，还在颤动不已，
直到狂暴的阿瑞斯平息了它的欲望。
看到自己的长枪白白飞出，
埃涅阿斯勃然大怒，向墨里奥涅斯怒吼：
“墨里奥涅斯，可笑的舞蹈家！
如果刚才那支枪刺中了你，你就不可能再迈出舞步！”

墨里奥涅斯毫不嘴软，反讥道：
“埃涅阿斯啊！请醒点吧，你也是一个凡人，
又十分强大，但也难于让每一个与你交手的人
倒在地下。但是只要我的枪一出手，
不管你如何迅猛，雄壮，
也会把荣耀送给我，
把灵魂交给哈得斯保管。”

勇敢的帕特罗克洛斯在一旁不耐烦道：
“勇敢的墨里奥涅斯，何必和他废话！
你要知道，特洛亚人不会因为你的辱骂
而从尸体旁退走，除非平原上堆起众多的尸首！
战争依靠武力，言语在会议上逞威。
别再说这些废话了，最要紧的是继续战斗！”

说罢，他迈步向前，墨里奥涅斯紧随其后。
如同辛劳的伐木人在山谷间砍伐林木，
伐木声巨大无比，传到极远的地方。
在广阔的平原上也飘荡着如此巨大的声响，
那是利剑、铜枪和坚固的盾牌
互相撞击时发出的响声，在远方产生了回响。

现在即使眼睛最好的人也难以认出
萨尔佩冬的尸体，他浑身是泥和血污，
被压在密集的石下面，周围就是
蜂拥而至、拼力搏杀的双方将士。
就象春天的奶牛场里，鲜奶装满了木桶，
周围是嗡嗡乱飞的一大群贪婪的苍蝇。
大家寸步不离地围在尸体旁激战。
此时，天父宙斯正低头注视着激烈的争夺战，
心中暗暗计划，如何处理帕特罗克洛斯。
是让他就死在这里，死在萨尔佩冬的尸体旁，
死在光荣的赫克托尔的铜枪下，
被胜利者剥去铠甲，
还是让战争继续进行，
使更多的人倒在帕特罗克洛斯手下？
想来想去，他决定这么办：
让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亲密战友
继续疯狂地屠杀特洛伊人，直至把
他们连同赫克托尔赶回城下。
必须使赫克托尔产生惧意。
登上战车，率领特洛伊人奔逃，
让他明白宙斯的天平已倾向了阿开奥斯人。
友军吕西亚人看到他们奔败，
也会无心恋战，而把自己的首级的尸体
抛弃在尸首堆中。阿开奥斯人
会冲上前去，迅速地剥取萨尔佩冬
身上坚实的铠甲，由墨诺提奥斯之子，
神勇的帕特罗克洛斯交给随从，
命他们迅速送回海船。

这时，乌云神宙斯命令阿波罗道：
“福波斯，速往战场，从箭石底下
拖出萨尔佩冬的尸体，为他抹去满身
的尘土和血污，带到远离战场的地方，
用清澈的河水净洗，再抹上一层油膏，
穿上永不腐烂的衣袍。然后，把他交给
睡神和死神两兄弟，他们会
迅速地把他送回美丽而富裕的吕西亚。
那里的亲朋好友会为他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

建坟立碑，接受生者对勇士的哀悼。”

听罢，阿波罗领命而去。
他从伊达山上飞下，立刻来到杀人的战场，
从箭石堆中托起了萨尔佩冬的尸体，
带到了远离战场的地方，用清清的河水净洗，
然后抹上油膏，为他穿上永不腐败的衣袍。
之后，把他交给睡神和死神两个同胞兄弟，
由他俩将萨尔佩冬送回
富饶而美丽的故乡吕西亚。

帕特罗克洛斯和奥托墨冬起，
扬鞭策马，拼命追赶敌人，却不知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如果他听从阿基琉斯的嘱咐，返回海船，
就可以躲过灭顶之灾。
但宙斯是如此地卓越，
他既能使一个好战的勇士掉头逃跑，
失掉荣誉，又可以驱使他更加拼命地厮杀。
如今，他就激励起了帕特罗克洛斯的战争狂热。

命里注定就要死亡的帕特罗克洛斯啊！
谁第一个死在你的手下？谁又是最后一个被你宰杀？
第一个倒下的是阿德瑞斯托斯，然后是
奥托诺奥斯、塔克克洛斯、
墨伽斯之子佩里穆斯、埃皮斯托尔、墨拉尼波斯，
还有埃拉索斯、穆利奥斯和皮拉尔特斯。
其他人命大，侥幸逃生。

如果不是阿波罗站在建造牢固的城墙上，
盘算着如何置他于死地，帮助一溃不振的特洛伊人，
阿开奥斯人就会在帕特罗克洛斯的率领下
摧毁伊利昂城，他是如此地勇猛，万夫不挡！
连着三次，帕特罗克洛斯猛攻高高的城墙
的角沿，都被站在那里的阿波罗打了回去，
用他的神堂击在闪光的大盾上。
当帕特罗克洛斯发动第四次强攻时，
阿波罗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向他说道：
“宙斯钟爱的帕特罗克洛斯，

速速撤退！你不可能征服圣城伊利昂，
即使阿基琉斯也不能，尽管他比你强大得多。”

听罢，帕特罗克洛斯只得抽身退下，
不愿意得罪阿波罗，使之勃然大怒。

在斯开埃门前，赫克托尔勒住战马，
他还拿不定主意，是命令全军撤回城中，
还是重返疆场，继续战斗，
就在此时，阿波罗化身为一位英雄，
来到了他面前。赫克托尔看到的是他的
舅舅阿西奥斯，后者是迪马斯之子，
赫卡柏之弟，住在弗里基亚的珊伽里奥斯河畔。

阿波罗就以他的模样向赫克托尔说道：

“赫克托尔！为何逃避战斗？

这是严重的临阵脱逃。

但愿我象你那么强壮就好了。若我的愿望变成现实，
你就会为自己退出战场而懊悔不已。

阿波罗也许会赐你光荣，让你杀了他。”

说罢，阿波罗隐到了激战的人群中，
让赫克托尔命令聪颖的克布里奥涅斯，
策马扬鞭，返身投入战斗。同时，
阿波罗隐入了阿尔戈斯人中，制造混乱，
好让特洛亚人和赫克托尔取得巨大胜利。
赫克托尔丢下其他的阿开奥斯人，一个也不杀，
直奔向勇敢的帕特罗克洛斯。

见他直扑过来，帕特罗克洛斯跳下战车，全副武装，
左手握枪，右手抓着一块面目狰狞的石块，
他已用力将石块砸了出去，
正击中了赫克托尔身旁的车手
克布里奥涅斯，普里阿摩斯的私生子，
当时他正紧握马缰。凶狠的石块击中了前额，
裂入两眉之间，捣碎了骨头，
使两颗眼珠突兀落下，滚进泥土之中。

克布里奥涅斯象个跳水者那样

从车上翻到地上，灵魂飞上了天空。

见此情景，勇敢的帕特罗克洛斯这样讥讽道：

“真是一个翻跟头的好手！多么灵巧优美！
如果他到了鱼虾众多的大海之上，
准不会让同伴们饿着肚子，他可以
从船上跳入海中到海底去摸牡蛎，毫不在乎
海洋之中的凶险。就象现在，
灵巧地从车上翻身落地。没想到，
特洛亚人中竟有如此的跳水能手。”

说罢，他大步向前，扑向克布里奥涅斯，
如同一只雄狮，压制不住贪婪，
凶猛地冲进牛栏，却由于自己
的鲁莽，被人刺中了胸部。就象这样，
帕特罗克洛斯扑向布里奥涅斯。
与此同时，赫克托尔也从车上跳下，
两人为争夺车手的尸体展开了激斗。
如同两只雄狮为一头被杀的大鹿而撕咬着。
就象这样，为了夺走克布里奥涅斯的尸体，
英勇无敌的帕特罗克洛斯和光荣的赫克托尔
急于要用铜枪去取对方的性命。赫克托尔
紧紧抓住死者的脑袋，而帕特罗克洛斯则
拉住死者的双脚，互不相让。其它的
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也杀得难解难分。
如同东风和南风猛烈地对吹，
把山上高耸的树木刮得东倒西歪，
比如那些高高的橡树，栲树和光洁的茱萸，
粗长的枝干摇晃着，互相撞击，
枝条不断地撞断，发出巨大的震响。
就象这样，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
拼得如火如荼，没有一个人脱逃。
在克布里奥涅斯的周围横飞着
无数的利箭和枪矛，如雨的
飞石不断地击在拼杀的将士的大盾之上。
他就这样安静地躺在周围的厮杀之中，
忘掉了一切，连同精湛的驭车术。

当太阳高高地挂在中天的时候，
双方的投枪不断击中目标，纷纷有人倒地。
太阳不断西行，等到该给耕牛卸下牛轭的时候，

阿开奥斯人渐渐地占了上风。
他们从特洛亚人的呐喊和枪林石雨中
抬出了克布里奥涅斯的尸体，剥下了身上的铠甲。
帕特罗克洛斯也杀气腾腾，
接连三次地扑向特洛亚人，
如同狂暴的阿瑞斯，每次出击都能杀死九个人。
可是，当他第四次冲向敌人时，
天神般勇猛的帕特罗克洛斯已面临灭顶之灾。
可怕的阿波罗在向他靠近，来取他的性命。
天神隐身在雾中渐渐逼近，
所以帕特罗克洛斯看不见他，天神
来到了他身后，用神掌拍向他的肩背，
打得他晕头转向，神智不清。
他的头盔被打得掉落在地，
带着美丽的冠饰和孔饰滚到马蹄之下，
沾满了污血和泥土。而以前它总是被
干干净净地保管着，保护着阿基琉斯的
英武的面额和头颅。如今，
宙斯把它赐给了赫克托尔，戴在头上。
可怜他的生命马上就要完结。
他手中握着的那柄粗壮的长枪，
现在已断成了几段，带着护片和流苏的大盾也落在地上。
宙斯之子阿波罗还动手解开了他的铠甲。
他神智迷茫，四肢瘫软，
就那样呆呆地站着，毫不反抗地
被一个达尔达诺斯人从身后出枪，
刺中他的脊背。这个人就是
潘托奥斯之子欧福尔波斯，
同龄人中枪术、马术俱佳，还是一个飞毛腿。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车战，学习刺杀的技术，
已经击倒了二十个驾驶战车的敌人。
可怜的帕特罗克洛斯，他第一个掷出长枪，
就击中了你，但没有夺走你的生命。
他匆匆忙忙地拔出长枪，赶紧逃回
自己的军队，虽然你几乎没有任何武装，
他还是不敢同你面对面地交手。
帕特罗克洛斯受到天神的掌击，
又负枪伤，知道不妙，撒身后退，以躲避死神。

看到帕特罗克洛斯被长枪击伤，退回阵营，
赫克托尔便出其不意地冲上前去，
一枪就刺中了小腹，枪头穿透了身体。
帕特罗克洛斯，轰然倒地，使阿开奥斯人又惊又悲。
如同一只雄狮和一只野猪搏斗，
两人在山间中打得你死我活，难分难解，
只是为了争夺一条小溪，因为双方都想喝水。
到最后，雄狮终于制服了凶猛的野猪。
就是这样，普里阿摩斯之子一枪刺倒了
墨诺提奥斯之子，而后者已杀了死数的将士。
见对手倒地，赫克托尔喜不自禁，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向他自夸道：
“帕特罗克洛斯，你以为可以轻易地摧毁我们的城堡，
掳走我们的妇女，把她们带回你们的国家中去吗？
真是一个傻瓜！就是为了保护她们，
赫克托尔的骏马们一个个奋蹄疾奔，冲在沙场之上。
而我自己，英勇的赫克托尔，特洛亚人中最杰出的神枪手。
拼杀在沙场上，也是为了她们！你呢？
将躺在这里，成为秃鹰口中的美食！
可怜！即使是阿基琉斯也不能把你从
死神手中夺过来。在你参战之前，
他一定是这样地命令你：
‘勇猛的车手帕特罗克洛斯啊！
若你不让赫克托尔胸前的衬衣染上血污，
就不要回到海船边见我！’
他一定这么说过，而你就盲目地听从他。”

这时，勇敢的车手帕特罗克洛斯，你已虚弱不堪，答道：
“赫克托尔，你尽管吹牛吧！不是你，而是
宙斯和阿波罗战胜了我，不过是借你之手！
他们毫不费力地就卸去了我的武装。
否则，就是二十个赫克托尔冲上来，
我也一样会把你们撂在地上！
是凶残的命运和勒托之子杀死了我，
其次是凡人欧福尔波斯，在杀死我的人中，
你只能算第三个！我有句话，让你牢记：
你自己离死期也不远了，命运之神和死神

已来到你的身边，你将死在埃阿科斯的后代，
俊美英武的阿基琉斯的枪下！”

说罢，死神终于罩住了他的躯体，
灵魂飞起，坠入幽黑的哈得斯的冥府，
为美好的青春和大好年华而悲悼。
虽然他已死去，赫克托尔仍在大喊：
“为何说我死期将近？帕特罗克洛斯！
说不足美发的忒提斯之子阿基琉斯
会先中了我的长枪，坠入冥府！”

说罢，他一脚踩住帕特罗克洛斯，
用力拔出长枪，丢下他躺在地上不管，
又去追杀车手奥托墨冬，他是阿基琉斯的
可靠的副将，天神般的斗士。
他所驾驭的战马是天神赠给佩琉斯的礼物，
永生不死，已将奥托墨冬带离了战场。

第十七卷

——战争双方为争夺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展开激战

看到勇敢的帕特罗克洛斯在激战中倒下，
战神钟爱的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
大步迈出前沿，全副武装地站在他的尸体旁，
如同一次刚产下幼子的母牛，哞哞叫着，
保护自己的孩子。金发的墨涅拉奥斯
就是这样双腿跨在尸体之上，守护着
死去的战友。他手握长枪，高举盾牌，
气势汹汹地决心杀死每一个前来进犯的敌人。

潘托奥斯之子看到帕特罗克洛斯倒在地上，
就手握长枪，走上前去，
对英武的墨涅拉奥斯说道：

“宙斯宠爱的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
赶快退回去，别带走这尸体和宝贵的铠甲，
在特洛亚人人和友军当中，是我第一个首先
用长枪刺中了帕特罗克洛斯，所以
这份巨大的荣誉应该属于我。你快走开！
不然，我的长枪也会照样取走你的性命！”

听罢，金发的墨涅拉奥斯勃然大怒，答道：

“天父宙斯啊！您高高在上，可听到如此的大吹大擂？
就是那些暴虐的金钱豹、勇猛的雄狮
和蛮横的野猪以自己的力量为骄傲，
也不会象他这般地高傲自负！
潘托奥斯的儿子们真是善于吹嘘。
那位驯马的许佩瑞诺尔对我大肆侮辱，
辱骂我是阿开奥斯人中最懦弱的战士，
我就送他下了地狱，躯体被人抬回家乡，
再也不能享受青春的欢悦，
再也不能给父母双亲和妻子带去幸福。
如果你敢和我作对，我照样也会取走你的生命。
不过，我还是放你一马吧，赶快退回军中，
别自己前来送死！即使是傻瓜，
在灾难降临后，也会变得聪明点儿！”

听罢，欧福尔波斯丝毫不以为然，反驳道：
“宙斯钟爱的墨涅拉奥斯！拿命来吧！
我要你为杀死我的兄弟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你杀了他，还如此出言不逊，使他不能回去，
安慰在新房中落泪的妻子，
使年迈的双亲忍受悲伤和痛苦。
如果我把你的首级和铠甲带回去，
交给潘托奥斯和美丽的弗戎提斯手中，
我就可以安慰不幸的人们，让他们停止哭泣。
别再浪费时间！我们开战吧！
让我们杀个你死我活，看谁是英雄，谁是懦夫！”

说罢，他出枪便刺，正中圆盾，但枪尖并未扎透盾牌，
反而被坚固的盾面挡了回去。墨涅拉奥斯抓住这个机会，
一面向天父宙斯暗自祈祷，一面出枪猛刺，
刺中了正在撒枪的欧福尔波斯的喉咙，
那枪头凝聚着全身的力量，直扎入柔嫩的脖子。
欧福尔波斯轰然倒地，身上的铠甲琅琅作响。
他的那头美得如同一位淑女的发束，
缠着金线银线的发辫马上就沾满了泥土和血污。
如同人们把橄榄树苗种在了幽静的山谷里，
浇上足够的清水，让它茁壮地成长，
四面的暖风吹来，拂动它的枝叶，
催发出白色的花骨朵。突然之间，
天空刮来一股旋风，将可爱的小树
连根拔起。就象这样，
潘托奥斯之子，神枪手欧福尔波斯
惨死在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的枪下。
就好象一头凶残的猛狮，坚信自己的力量
鼓足劲儿地去追赶牛群中一头肥壮的母牛，
张开大嘴，先用尖利的牙齿咬断了牛脖子，
然后撕裂着，大口地吃肉喝血，扯出内脏。
猎狗和牧人在旁边呐喊、恐吓，
但却没有一个敢靠上前来，
因为强大的恐惧束缚了他们的双腿。
就象这样，特洛伊人和友军们心惊胆寒，
无人敢迈步上前面对墨涅拉奥斯。

如果不是阿波罗对他心生妒忌，
化身为基科尼亚人的首领门特斯，
去激励神一样的赫克托尔上前挑战，
墨涅拉奥斯就可以从容地下剥下
欧福尔波斯身上坚实的铠甲。
阿波罗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向赫克托尔说道：
“赫克托尔，不要再白费心力去追赶了，
你不可能得到阿基琉斯的神马，
它们是如此暴烈，除了永生的女神
所生的阿基琉斯外，无人能把它们驯顺。
现在，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跨护在
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旁，将上来挑战的
欧福尔波斯刺死在枪下，使他瘫软在地！”

说罢，阿波罗转身离去，又混入战斗中，
留下一片剧烈的痛苦折磨着赫克托尔的心灵。
他把目光扫向战场，发现一个人正在剥夺铠甲，
一个人正伸腿躺在地上，鲜血不住地从脖子往外流。
赫克托尔怒吼着，冲过前沿，
顶着闪亮的头盔，如同神匠赫菲斯托斯
的永不熄灭的炉火。听到他的吼声，
阿特柔斯之子内心倾恼，自言自语道：
“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扔下光荣的铠甲，
扔下为了我的荣誉而战死沙场的帕特罗克洛斯，
狼狈地逃回去，阿开奥斯人一定会十分鄙夷我，
如果为了顾全面子，硬充着同赫克托尔对面决斗，
他和大批的特洛亚人一定会将我团团围住。
可是，我的内心为何如此不安？
天神宠爱着赫克托尔，一定会让他取得胜利，
如果我违背了天神的意图，
硬要和他决斗，遭受死亡的一定是我！
达那奥斯人也清楚这一点，如果看到我从
赫克托尔的面前退缩大概可以原谅我。
但是如果光荣的埃阿斯能够上来与我并肩作战
那么我就毫无畏惧了。为了替阿基琉斯
夺回他的副将的尸体，即使同天神
对抗，也在所不惜！”

正在他权衡之际，特洛伊人已经如潮水般涌了过来，一马当先的正是赫克托尔。墨涅拉奥斯只得放弃尸体，抽身后退，但不时地转过头来，如同一只虬须满面的雄狮，被大群的猎人和猎狗赶出牛栏，虽然心有不甘，无奈枪箭如雨地飞来，暴烈的狮子也心有余悸。就这样，墨涅拉奥斯离开了帕特罗克洛斯，但一回到自己的军阵，就立刻转身站住，四处寻找伟大的特拉蒙之子埃阿斯。很快看到他正在战线的左路，激励着战友拼力冲杀，因为阿波罗已向他们注入了巨大的恐惧。墨涅拉奥斯立即跑去，向他说道：“和我一起去吧，去保护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看来我们只能把铠甲全无的尸体交给阿基琉斯了，因为光荣的赫克托尔已剥去了他的铠甲！”

听罢，埃阿斯热血沸腾，紧跟在金发的墨涅拉奥斯身后迈步向前。此时，赫克托尔已从帕特罗克洛斯的身上剥下铠甲，正在拉着尸体，准备用利剑砍下脑袋，然后好把尸体喂给饥饿的野狗。埃阿斯及时赶到，手中举着威武的大盾。见到他到来，赫克托尔马上返回军阵，跳上战车，将精美的铠甲交给随从，让他们送回城堡，以宣扬他的巨大荣誉。趁这个机会，埃阿斯来到了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旁，如同一只狮子带来自己的孩子在深林中觅食时，出其不意地遇到了持枪的猎人，它坚信自己的力量，足以保护孩子，额上的皮毛紧紧皱起，下面是一双蔑视而凶残的眼睛。就这样，埃阿斯守护在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旁，在他身边，战神般威严地站立着阿特柔斯之子勇猛的墨涅拉奥斯。两人越来越感到悲痛。

这时，格劳科斯，希波洛科斯之子，吕西亚人的首领，狠狠地盯着赫克托尔，责斥道：

“赫克托尔！原来你是徒有虚名！
表面上强大，实际上却是个胆小鬼！
你应该好好地想想，如何依靠你自己
和出生在本地的伊利昂人的力量使伊利昂免于毁灭。
吕西亚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为了你们的城堡
和阿开奥斯人去拼命。我们在这里，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拼战，却得不到任何酬谢。
况且，在激战中，你如此铁石心肠，不去救援其他将士，
萨尔佩冬，你的朋友和客人，为你而死，
你却抛弃了他的尸体，留给敌人！
他为特洛亚人立下了赫赫战功，
但结局却如此悲惨，
是你将他抛给凶残的恶狗！
如果吕西亚人听从我的命令，我们就马上撤兵，
回到我们的城邦，没有了我们，
伊利昂城马上就会毁灭！
如果特洛亚人真的具有一往无前，无所畏惧，
的战斗精神，敢于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
的搏杀，以保卫自己的亲人和可爱的家园，
那么，他们就能把帕特罗克洛斯抢回城堡，
抢回普里阿摩斯的坚固的城堡！
为了换回他的尸体，阿尔戈斯人会迅速
如派人送回萨尔佩冬的铠甲，因为帕特罗克洛斯
不是寻常人，他是阿开奥斯人中最卓越的
阿基琉斯的副将和亲密朋友。可是你
却胆小怕死，不敢在呐喊声中面对伟大的埃阿斯，
更不敢单独打！因为他比你强大！”

听罢，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勃然大怒，回答道：
“格劳科斯！没想到你说出这样愚蠢的话！
而以前，我一直看着你，以为你比其他
所有的吕西亚人更聪明，更有智慧！
可现在，听听你说了些什么？如此冒犯我！
竟骂我是胆小鬼，不敢面对那个埃阿斯！
告诉你！我从不怕厮杀，也不怕轰乱的马蹄声。
可是，天父宙斯的意志无人可以压倒，
他那么强大，可以轻易地让一个英勇的人心惊胆战，
失去胜利的光荣，又可以激励同样的一个人去奋力拼杀！”

我的朋友，你就站在我身边，仔细瞧着，
看着我到底是个软弱无能的胆小鬼，
还是一位英雄好汉！我将阻止那个阿开奥斯人
保护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不管他有多么强大！”

说罢，他向特洛亚人高声喊道：
“特洛亚人！吕西亚人！英勇的达尔达诺斯人！
用尽全力，奋勇杀敌吧！
我要穿上阿基琉斯的坚固而精美的铠甲，
那是我杀死了帕特罗克洛斯后，从他身上剥取的！”

说罢，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转身
离开了战场，他扬鞭策马去追赶那些
把阿基琉斯的铠甲送回城堡的随从，
不久，便追上了他们。在战场之外，
他脱下了自己的铠甲，交给随从，
让他们送回城堡，又穿上阿基琉斯的
精美坚固的铠甲，它是天神赐给佩琉斯的礼物，
佩琉斯年老之后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然后命中注定，阿基琉斯却不能
穿着铠甲活到白发苍苍。

在高高的天空上，天父宙斯注视着赫克托尔的一举一动，
见他竟然穿上了阿基琉斯的精美的铠甲，
不禁心生怜悯，这样自言自语道：
“可怜的赫克托尔！难道你没有觉得
死神正在向你逼近吗？而且你又穿上了
这件使别的战将都发抖的英雄的护身铠甲！
你不但杀死了他的副将，亲密的朋友，
还剥夺了他的全副武装。
我还是要赐给你巨大的力量，但是你
永远不会见到安德罗马克了，
永远不能把这副光荣的铠甲交到她手中！”

说罢，克罗诺斯之子点动了他的黑眉，
使那身铠甲完全适合赫克托尔的身材，
狂暴的战神给他注入了勇力，使他全身
充满了战斗的欲望！就这样穿着

阿基琉斯的金光闪闪的铠甲，
赫克托尔怒吼着，奔向友军的阵地。
他大声地激励众位将士，包括
墨斯特勒斯、勒芬科斯、墨冬、特尔西洛科斯
和福尔库斯、克罗弥奥斯、阿斯特罗帕奥斯，
还有得塞诺斯、希波托奥斯和乌卜师恩诺摩斯。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激励着他们：

“请听我说，友军朋友们！
我把你们从自己的国家一个个地请来，
不只是想在数量上有很大的优势，
而且请你们保护特洛亚的妇女和儿童，
让他们免去惨遭屠杀的厄运。
为了这个目的，我拿出了我们的所有财富，
作为礼物和给养，请你们帮助我们杀敌！
所以勇敢地冲向敌人吧！不是胜利，
就是失败，这就是惨酷战争！
如果哪一位英勇的斗士打退了埃阿斯，
把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抢回伊利昂，
我就把一半战利品赠给他，
我享受另一半。我俩的荣誉将等同！”

听罢，众人举起了锋利的枪矛，
气势汹汹地扑向敌人。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能从特拉蒙之子埃阿斯那里
抢回尸体，可是许多人已死在他的枪下，尸体成堆，
但是，他对英勇的墨涅拉奥斯说道：
“宙斯钟爱的伟大的墨涅拉奥斯啊！
看来，我们没有希望和力量杀出重围了。
我担心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
它有可能会成为野狗和秃鹰口中的美食，
可是我更加担心我俩的生存。
赫克托尔，这块战争的乌云已罩在战场之上，
死神正向我们走来。
大声的召唤其他将领吧，如果他们能够听见的话！”

听罢，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点头称是，
马上张开大嘴，高声呼喊阿开奥斯人：
“亲爱的朋友！阿开奥斯的将领和将军们！”

所有的和宙斯钟爱的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
与墨涅拉奥斯一起喝着库中的美酒的人们！
大家都是军队的统帅，宙斯赐以恩宠。现在，我不可能
一一唤出你们的名字，因为战争如此激烈，形势如此紧急！
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马上就会成为特洛亚野狗
和秃鹰口中的美食！这将是我们的耻辱！”

听到他的呼喊，捷足的奥伊琉斯之子
迅速地穿过密集的人群，跑来他们跟前，
紧接着跑来了伊多墨纽斯和他的副将，
如战神一般好战和狂暴的墨里奥涅斯。
还有无数的阿开奥斯将士，
谁能清楚地一一道出他们的大名？

赫克托尔率领特洛亚人冲扫过来，
如同水势浩浩大的河水入海口，
巨大的海浪迎面撞击着湍流而下的河水，
巨浪的咆哮回荡在狭长的海滩上。
就象这样，特洛亚人呐喊着冲击上来。
这时，众多的阿开奥斯人已紧紧地围在了
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旁，决心誓死保护，
连起的盾牌如坚固的城墙。克罗诺斯之子
布下浓雾，罩住了他们的头盔。在他活着的时候，
在他作为阿基琉斯的副将的时候，宙斯就不讨厌他，
而现在，也不想让他成为特洛亚野狗口中的美食，所以，
激励着阿开奥斯人为他而战。

刚开始，特洛亚人占了优势，
迫使明眸的阿开奥斯人抛开尸体，仓惶撤退。
可是高傲的特洛亚人虽长枪在手，
却未杀死一个敌人，只是开始拖住尸体。
阿开奥斯人不会长久地抛开尸体，
迅速地，埃阿斯又重新召聚起了人马。
光荣的埃阿斯在健壮和军功方面仅仅
逊于阿基琉斯，但却比其他阿开奥斯人强得多。
他迅猛地冲向特洛亚人的人群，
如同一只在山谷中的野猪，不停地转动身子，
把围上来的猎人和猎狗冲散。

就象这样，特拉蒙之子，光荣的埃阿斯冲向特洛伊人，
将他们冲了个七零八落，后者正围住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
急切地要把它拖回城去，以显示巨大的战功。

这时，希波托奥斯，来自佩拉斯戈斯的勒托斯之子，
用皮带系住帕特罗克洛斯的双脚，
正准备把他拖出激烈的战场，
以取悦特洛伊人和赫克托尔。
可是死神迅速逼近他，谁也救他不得。
特拉蒙之子埃阿斯冲过厮杀的将士，
逼近出枪，穿过铜盔上的护颊铜片，
携带着巨大的力量的枪头捣裂了
装有顶饰的头盔，脑浆和鲜血，
白白红红的一片，向外喷涌。
他的勇力立刻涣散，双手一枪，
帕特罗克洛斯的双脚滑落在地，
他自己也头脸朝下，扑到尸体上。
就这样，还未能在父母的膝下进孝，
在远离故乡拉里萨的异国他乡，
死在了埃阿斯的枪下，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赫克托尔瞄准埃阿斯，投出了锐利的长枪，
但被对方发现，闪身躲开，
枪头刺中了伊菲托斯之子，福基斯人中
英勇的斗士斯克狄奥斯，家住富裕的帕诺佩斯，
统治着无数的子民。枪头正中锁骨下方，
从肩膀处捅穿而去，
他轰然倒地，身上的铠甲琅琅作响。
埃阿斯则投枪击中了费诺普斯之子，
英勇的福尔库斯，当时他正护守着希波托奥斯的尸体，
锐利的枪头击穿了胸甲，扎入内脏，
他立刻瘫软在地，
痉挛的双手抓住泥土。
特洛伊将士，包括赫克托尔不禁连连后退，
阿尔戈斯人则欢欣鼓舞，拖走希波托奥斯
和福尔库斯的尸体，剥下了闪亮的铠甲。

这时，惊慌失措的特洛伊人很有可能
再次被狂暴的阿开奥斯人赶回城堡，

阿开奥斯人也有可能以自己的勇武和凶猛，
冲破宙斯的意志的束缚，冲毁伊利昂城。
可是，在这关键时刻，阿波罗化身为
埃皮托斯之子佩里法斯，他是埃涅阿斯之父
的传令官。以这样的形象，阿波罗对埃涅阿斯说道：
“埃涅阿斯，如果天神不护佑你们，
你们怎有可能保住固若金汤的伊利昂，
我以前也见过许多凡人，
他们违背宙斯的意志，
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斗志来保卫自己的家园。
况且，现在宙斯是站在你们这一边，
而你们却被阿开奥斯人吓得惊慌失措，毫无斗志！”

听罢，埃涅阿斯看了他一眼，马上认出
是远射神阿波罗。他立刻向赫克托尔大喊道：
“赫克托尔，特洛亚人和友军首领们！
如果我们这么狼狈地被阿开奥斯人
赶回圣城伊利昂，将是我们的多大耻辱啊！
刚才，有位天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至高无上的天父宙斯站在我们这一边。
鼓起精神，勇敢地反攻吧！决不能
让他们轻轻松松地把帕特罗克洛斯送回海船！”

说罢，他一马当先，率先冲向敌人，
其他特洛亚人也转身反攻，迎战阿开奥斯人。
埃涅阿斯挺枪杀死了勒奥克里托斯，
他是阿里斯巴斯之子吕科墨得斯的副将。

见到他被杀死，战神钟爱的吕科墨得斯心生怜悯，
冲上前去，护住他的尸体，同时掷出长枪，
正中在希帕索斯之子阿皮萨昂胸口下面的肝脏，
登时，他四肢无力，瘫软在地。
他来自美丽而富有的派奥尼亚，
除了阿斯特罗帕奥斯外，他是本族最勇敢的斗士。
见他惨死，战神钟爱的阿斯特罗帕奥斯心生怜悯，
气势汹汹地向阿开奥斯人猛刺。
可是却达不到目的。阿开奥斯人手举长枪，
挺着盾牌，将帕特罗克洛斯围了个严严实实。

因为埃阿斯巡行在人群中，不断发号施令，
命令士兵不许离开尸体，也不允许任何人
离开军阵，独自一人上前杀敌，
大家齐心协力，紧密团结，一定要保住帕特罗克洛斯！
强壮的埃阿斯的军令如山，无人敢违。
战场上，斗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地而亡，
殷红的鲜血流成了河，死去的有特洛伊人
和友军，也有阿开奥斯人，但他们伤亡较少
因为他们懂得，在激战中
更需要大家的紧密团结，互相帮助！

就是这样，为了争夺帕特罗克洛斯的身体，
双方将士进行着令人发指的残酷的战争，
战争的浓雾笼罩了这一部分战场，
让人搞不懂太阳和月亮是否还在空中闪耀。
而在其它地方，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
仍在晴朗的天空下正常地交战着。
阳光透亮，平原和山顶之上没有一丝云彩。
双方隔开一段距离，
躲闪着飞来的枪箭，
时打时停。只有帕特罗克洛斯尸体的周围，
浓雾弥漫，战斗惨烈而残酷，
披挂着沉重铠甲的斗士们忍受着巨大的折磨。
特拉叙墨得斯和安提洛科斯这两位首领，
至今还不知道帕特罗克洛斯已战死沙场，
以为他仍在同敌人拼力决斗，
所以他们远离激烈的战场，守在自己的阵地上，
指挥着士兵们，不让他们逃跑或被敌人杀死，
完全按照涅斯托尔在送他们上战场嘱咐的那样做。

就这样，从早到晚，斗士们拼杀了一整天，
汗水从每个人的小腿上流了下来，
脸上、胳膊上也都挂满了汗珠。
为了保护伟大的阿基琉斯的亲密的朋友
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并将它安全送回海船，
阿开奥斯人就这样奋战着，如同一拉皮匠，
把一张浸透了油脂的公牛皮交给徒弟，
徒弟们站成一圈用力地扯拉，

直到挤出牛皮内的水分，充分吸收了油脂，
人多力量大，一会儿牛皮就成为平展的一片。
就象这样，在狭小的空间内，
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被双方拉来拉去。
特洛伊人试图将它拖回伊利昂，
而阿开奥斯人则下定决心要把它送回海船。
这场争夺战如此惨烈，即使是正在盛怒中的
阿瑞斯和雅典娜也会眉开眼笑，点头赞赏。
就在这一天，双方为了争夺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
在宙斯的安排下，双方杀得难分难解。
此时，阿基琉斯还未得到自己亲爱的朋友战死的消息，
因为战场是在远离海船的伊利昂城下。
阿基琉斯一直以为帕特罗克洛斯
还在追杀敌人，等追到伊利昂城门，
便会胜利返回。他知道帕特罗克洛斯一人，
甚至有他自己参战，都不可能攻下伊利昂，
因为他的经常透露宙斯的计划的母亲，
不止一次地向他说起此事。可是，这一次，
他的女神母亲没有告诉他，
亲爱的帕特罗克洛斯已战死疆场。

围在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旁，人们仍在激战，
挥舞着长枪和大盾，自相残杀。
身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这样互相激励：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抛下尸体，
双手空空地回到海船，还有什么荣光？
不如我们就穿进这乌黑的平原，
也胜过眼见驯马的特洛伊人胜利地
夺过尸体，趾高气扬地送回伊利昂！”

而特洛伊斗士也在互相鼓励着：
“朋友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决不后退，
即使命运注定我们全部都要命丧于此！”

就这样，大家互相鼓励着，斗志昂扬，
继续残杀着，枪矛和大盾的撞击声
透透浓浓的云雾，响彻云霄。

看到自己的驭手被勇猛的赫克托尔杀倒在地，
埃阿科斯的后代的战马站在远离战场的地方，
悲伤的落泪。狄奥瑞斯之子奥托墨冬，
不管怎么用鞭子抽打，
也不管如何温言劝慰或厉声斥责，
它们都伫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既不想回到赫勒斯滂托斯的海船边，
也不想奔向战场，同阿开奥斯人战斗在一起。
就象一块人们用来铭记某位故世的人的
墓前的石碑，岿然不动，
只是安静地站在战车前，
垂着头，巨大的泪珠的眼睛流出，
砸在尘埃之中，怀念着自己的驭手。
它们的脑袋低垂到地，脖子上的鬃毛
沾满了血污和泥土，垂在车轭的两侧。
见他们如此地哀伤，克罗诺斯之子心生怜悯，
他摇着头，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
“可怜啊！你们本是永生不死的神马，
我们却为何送给了凡人佩琉斯？
使你们和凡人一样，忍受着可怕的折磨？
所有生存在大地上的生灵，
人类所受的磨难是最大的。
不过，我绝对不会让普里阿摩斯之子
赫克托尔登上你们的战车，将你们驾驭。
他得到了那样精美的铠甲，也该满足了。
我要赐给你们勇气和力量，
交奥托墨冬拉离战场，
回到海船。我还要保护特洛伊人，
让他们再次把阿开奥斯人逼回海船，
直到夕阳西下，夜幕降临。”

说罢，他赐予神马以巨大的力量，
两匹马精神抖擞，甩动着闪亮的鬃毛，
拉起精美的战车，驰向两军交战的战场。
怀着对死去的战友的悲悼，奥托墨冬冲向敌人，
扬鞭策马，如同扑向鹅群的秃鹰，
轻松躲过特洛伊人扔来的枪矛，
又掉转车头，重新冲击。

可是他只能追击，却不能出枪杀敌，
因为战车上只有他一个人，
他不能既驾驶战车又扔掷长枪。
正在这时，他的战友，海蒙之子拉埃尔克斯的儿子
阿尔克墨冬看见了他，
在车后，追赶着喊道：
“奥托墨冬，是不是天神扰乱了你的思维？
竟想出这样一个荒唐透顶的念头，
一个人驾着战车冲杀在特洛伊人群之中！
你的搭档已被杀死，赫克托尔正穿着从他身上
剥下的铠甲，在战场上耀武扬威。”

狄奥瑞斯之子奥托墨冬这样答道：
“阿尔克墨冬，在所有的阿开奥斯人中，
除了驭术高超的帕特罗克洛斯外，
唯有你有能力驾驭这两匹神马。
现在，帕特罗克洛斯已经死去，
我的朋友！跳上车来驾驭吧，
这样，我就可以跳下战车，奋勇杀敌。”

听罢，阿尔克墨冬跳上了飞驰的战车，
接过马鞭和缰绳，而奥托墨冬
则从车上跳下。赫克托尔正好看见，
就对站在身边的埃涅阿斯说道：
“埃涅阿斯，身披铜甲的特洛伊人的参谋，
埃阿斯后代的两匹神马拉着一位
懦弱的驭手正冲在战场之上，
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进攻，我们就有希望
把它们夺过来。以我们两人的联合力量，
他们一定十分惧怕，不敢和我们交手！”

安基塞斯之子听罢，点头同意。
于是两人举起盾面是青铜的大盾，
护住自己的肩膀，向前冲去。
一同前去的还有克罗弥奥斯和
神勇的阿瑞托斯两人，他们
希望杀死驭手，夺取神马！
真是蠢货！奥托墨冬会让他们流尽鲜血，

再也无法离开战场，因为奥托墨冬向宙斯作过祈祷，
浑身已经充满了勇气和力量，
他对亲密的战友阿尔克墨冬说道：
“注意！阿尔克墨冬，紧随着我，
使我的后背能感觉到神马呼出的气息。
赫克托尔那样的疯狂，无人可敌，
他会迎上我们，把我们杀掉，夺走神马，
让阿开奥斯人逃窜，否则，
他宁可死去，死在激烈的前沿阵地。”

接着，他又对墨涅拉奥斯和大小埃阿斯说道：
“墨涅拉奥斯！埃阿斯们啊！
让其它的将领保护那具尸体吧，
他们也能挡住敌人的进攻。
请你们过来，保护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吧，
看到了吗？特洛伊人的英豪的赫克托尔和埃涅阿斯，
正从那边冲过来，目标显然是我们。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摆在天神的膝头，
我只管掷枪，其余的就任凭宙斯的裁断吧！”

说罢，他用力掷出长枪，
恰巧击中了阿瑞托斯手中的盾牌，
枪头一往无前，穿透了盾面，
扎入了护腰，捅进了小腹。
如同一个身体强壮的农民，
手举利斧向一头耕牛的双角猛力砍去，
砍裂了结实的皮肉，耕牛轰然扑倒在地。
就象这样，阿瑞托斯瘫软在地，
可怕的长枪扎在肚子上，还在不停地颤动。
赫克托尔对准奥托墨冬扔出了长枪，
被后者及时发现，闪身躲过，
枪尖擦着他俯下的后背飞过，
扎入身后的泥土当中，颤抖不已，
直到狂暴的阿瑞斯平息了它吃人的欲望。
看来，双方要进行铜剑格杀了。
这时，大埃阿斯匆匆赶到，
他们是听到战友的呼救赶来帮忙的。
见他们气势汹汹地赶来，赫克托尔、埃涅阿斯

和克罗弥奥斯心下一凛，后退几步，
舍弃了倒在那里的阿瑞托斯的尸体。
战神般迅捷的奥托墨冬立即剥夺死者的铠甲，
禁不住这样自夸道：
“杀了这个人，总算让帕特罗克洛斯之死得到一点儿补偿，
虽然他远远不能和我的战友相比。”

说罢，他把沾满血污的铠甲扔进车里，
自己也登上了战车，如同一只吃完肥牛的
雄狮，手脚上的鲜血往下直流。

这时，扔掷炸雷的天父宙斯派来了
雅典娜，让她前来帮助阿开奥斯人，
因为宙斯的天平已开始压向他们。
雅典娜不断地鼓励阿开奥斯人，
使他们更加疯狂地去为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而战。
如同宙斯降下的彩虹，向人们预示着战争，
或者寒冷的冬天，迫使农民离开农田，
给畜群带来无尽的痛苦。
雅典娜就是这样踩着一团彩云，从天而降，
她穿行在阿开奥斯人中，不断地激励各位将士。
她化身为福尼克斯，并摹仿他的声音，
向站在身边的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说道：
“如果阿基琉斯的副将和亲密的朋友的尸体
躺倒在伊利昂城下，成为野狗口中的美食，
那么你不仅会感到耻辱，
而且负有洗刷不掉的罪名。
勇敢地率领全军奋勇杀敌吧！”

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这样答道：
“德高望重的福尼克斯，可敬的老者，
愿雅典娜赐我力量，为我挡开飞来的枪箭，
这样，我就能坚定地站在帕特罗克洛斯的身边
很好的保护他，他的死去让我心痛不已！
赫克托尔如火般地暴虐，挥动着长枪四处拼杀，
因为宙斯正把光荣赐给他。”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听到他首先向自己求助，

内心十分愉悦，她立刻给他注入了勇力，
使他的肩膀和双腿坚韧无比，
心中也鼓起了一往无前的如苍蝇般的勇气，
因为苍蝇只要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人血，
不管人们如何驱赶，也不肯离去。
雅典娜就这样使悲观的心里产生坚毅的斗志。
墨涅拉奥斯守护着帕特罗克洛斯，并且掷出了长枪。
枪头击中了波得斯的腰带，
他是埃埃提昂之子，家境富有，生活舒适，
在伊利昂城，最受赫克托尔的尊敬，
常常是后者家中和宴会上的常客。
长枪刺入他时，他正想逃跑。
中枪后，他立即倒地，一动不动，
阿特柔斯之子把他的尸体拖回了自己的阵地中。

此时，阿波罗走近赫克托尔，
化身为阿西奥斯之子费诺普斯，
后者住在阿彼多斯，是赫克托尔的尊贵客人。
以他的样子，阿波罗对赫克托尔说道：
“赫克托尔，如果你从墨涅拉奥斯面前撤退，
那么还有什么威严可在？有谁还会听命于你？
刚才，他不但杀死了你的朋友，
还独自一个人从特洛亚人群中抢走那具尸体，
那是埃埃提昂之子波得斯的尸体。”

阿波罗的话让赫克托尔一阵悲痛，
他身着闪耀的铠甲，冲到前沿。
这时，克罗诺斯之子举起带着流苏的
光彩四射的大盾，罩在了云雾弥漫的伊达山上，
抖动巨大的盾牌，掷出了一个吓人的炸雷，
让特洛亚人获胜，把阿开奥斯人吓得四处逃散。

逃在最前头的是波奥提亚人佩涅斯奥斯，
他一贯逃跑在前。波吕达马斯走上前去，
向他掷出长枪，枪头擦破了一点皮肉，
所幸伤势并不十分严重。
赫克托尔击伤了勒伊托斯的手腕，
后者是阿勒克特里昂之子，现在已无法战斗。

勒伊托斯四处张望，伺机逃跑，
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握枪和特洛伊人战斗。
赫克托尔追赶他，却被伊多墨纽斯
击中了胸前乳房部位的铠甲。
铠甲如此坚实，折断了枪头，特洛伊大声欢呼。
投枪的丢卡利昂之子伊多墨纽斯正站在车上，
赫克托尔回他投枪，没有击中他，
却击中了墨里奥涅斯的车手科拉诺斯，
他来自城堡坚固的吕克托斯。
今天，伊多墨纽斯离开巨大的海船，
差点儿就给特洛伊人送去荣耀，
要不是科拉诺斯闪电般地打马前来，
为他躲开了死亡。
但他自己却死在赫克托尔的枪下。
锐利的枪尖击中了耳下方的颌骨部位，
捣碎了牙齿，切断了舌头。
科拉诺斯滚落下车，马缰掉在地上。
墨里奥涅斯立刻捡起了缰绳，
交到伊多墨纽斯的手上，并说道：
“伊多墨纽斯，快驾着马车回到船边吧！
看来，阿开奥斯人已不可能取得胜利！”

听罢，伊多墨纽斯恐惧不安，
扬鞭策马，奔向了远远的海边。

墨涅拉奥斯和埃阿斯都已经看出，
宙斯执意要让特洛伊人取得胜利。
特拉蒙之子，英武的埃阿斯这样说道：
“依现在的局势，即使最蠢笨的人也可以看出
天父宙斯站在特洛伊人一边。
不管是好手还是劣手，只要投枪，
准能命中目标，显然有宙斯的神力在帮忙。
而我们掷出的枪矛却全部落在地上。
现在我们必须整个好办法，
既能抢回尸体，又能保全自己，
安全地返回海船，给朋友们带去欢乐，
他们正在那里翘首盼望，
担心我们是否能抵挡住疯狂的赫克托尔，

别再让他靠近我们的海船！
那里的佩琉斯之子大概还不知道，
帕特罗克洛斯已被赫克托尔杀死。
我们应派人尽快通知他。但谁去合适呢？
四周的云雾这么厚重，简直什么也看不清！
天父宙斯啊！请你拨开迷雾吧！
让日光射进来，让我们重见天日，
即便你愿意我们死去，
也希望让我们死在阳光之下。”

听罢，天父宙斯心生怜悯，
立即为他拨开迷雾，赶走了黑暗，
让透亮的日光照进来，让战场上的一切清晰，历历在目。
埃阿斯对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说道：
“宙斯钟爱的墨涅拉奥斯，快去寻找
涅斯托尔之子安提洛科斯，如果他还活着，
就让他立刻回去向阿基琉斯报告，
告诉他，他最亲密的战友已战死疆场。”

听罢，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
离开了帕特罗克洛斯，如同一只雄狮，
恋恋不舍地离开牛栏。牧人和猎狗彻夜不眠，
守卫着牛群，不断地向狮子投掷枪矛、石块和火把，
雄狮为了得到肥美的牛肉，
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都不能得逞，
牧人和猎狗们将它一次又一次地过退。
双方打到黎明时分，狮子终于精疲力尽，
它白忙了一夜，可一无所获，只得快快离去。
就象这样，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也离开了
激斗的战场，心中挂念着帕特罗克洛斯的身体，
担心凶猛的敌人将它夺走。
所以，他向大小埃阿斯和墨里奥涅斯嘱咐道：
“埃阿斯们啊！墨里奥涅斯啊！阿尔戈斯人的统帅们！
请你们千万不要忘了善良的帕特罗克洛斯，
生前对所有的朋友总是那么和蔼亲切，
而现在他已离开人间，奔赴冥府。”

说罢，金发的墨涅拉奥斯离开了

一边前行，一边四处寻望，如同在室中翱翔的
老鹰，用锐利的目光搜寻着平原上，
虽远在高空，却能看到在浓密的林丛中
迅速奔跑的兔子，并能立即俯冲下来，
将可怜的野狗擒获。
宙斯钟爱的墨涅拉奥斯，就是这样，
如同一只雄鹰，巡行在战场上寻找涅斯托尔之子，
看他是否活在众多的同伴中间。
很快，在战场左路，他就发现了目标，
安提洛科斯正在激励士兵奋勇杀敌。
金发的墨涅拉奥斯走到他身边，这样说道：
“快过来，宙斯钟爱的安提洛科斯，
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悲剧，
我想，通过观察局势，你大概也许明白，
宙斯站在特洛亚人一边，执意要赐予他们胜利。
而帕特罗克洛斯，阿开奥斯军中最英勇的斗士，
已在战场上英勇损躯，他的死，让大家悲痛不已。
请你快回到海边，把这一噩耗通知给阿基琉斯吧，
也许他会立即参战，抢回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
而且，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正
穿着他的铠甲在战场上耀武扬威！”

听罢，安提洛科斯惊得目瞪口呆，
一句话也说不出。战友的死亡，让他热泪盈眶，
但巨大的悲痛还未抑制住他的理智，
并没有忽视墨涅拉奥斯的吩咐，
把铠甲留给赶到身旁的战车的驭手
拉奥多科斯，自己则飞快地奔向海船。

就这样，他一边哭泣，一边奔跑，
跑向阿基琉斯，告知他这一噩耗。
安提洛科斯的离去，让皮洛斯人大惑不安，
但宙斯钟爱的墨涅拉奥斯记挂着那边的战况，
没有心情在这里指挥皮洛斯人，
于是就派特拉叙墨得斯率领他们，
自己则又飞快地回到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旁，
对大小埃阿斯说道：
“我已经找到了英勇的安提洛科斯，

让他跑回海船，向阿基琉斯报告这一噩耗。
但我认为他不管如何仇恨赫克托尔，
也不会立刻前来，因为他的铠甲正穿在后者身上。
我们现在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
既夺回尸体，又能够抵挡住特洛伊人的进攻，
保全自己的性命。”

特拉蒙之子，光荣的埃阿斯这样答道：
“高贵的墨涅拉奥斯，你的想法十分正确。
那么，行动吧！你和墨里奥涅斯一起
把尸体托在身上，火速抬出激斗的战场
由我们殿后，阻击特洛伊人和赫克托尔，
我们俩使用同一个名字，同样地英勇好战，
在以前面对狂暴的阿瑞斯的战斗中就经常并肩作战。”

听罢，墨涅拉奥斯和墨里奥涅斯迅速行动，
将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高高举在肩头，
特洛伊人一见不好，大声喊叫着直追过来。
如同一群凶猛的猎狗，跳在年轻猎人的前面，
争先恐后地追赶被击伤的野猪，
恨不能立即逮住他，将他撕成碎片。
可是当野猪立住身子，转身反扑时，
他们又惊得四处逃窜。
就象这样，特洛伊人蜂拥而上，穷追不舍，
手中挥舞着锐利的枪矛和双刃铜剑，
可是当大小埃阿斯回身站稳，准备厮杀时，
追兵们又个个面无血色，不敢靠前，
不敢再为了抢回尸体，同强敌拼杀。
就这样，他们前护后拥，
艰难地将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送回了海船，
身后，拼杀异常激烈，如同腾起的火焰，
吞噬着毗连的房屋，火借风势，欲烧欲烈，
不可遏止，火海之中巨响迭起。
在离开战场的将士的身后，
就是这样的如火如荼，人仰马翻，喊杀震天。
墨涅拉奥斯和墨里奥涅斯就象两头骡子，
拖着造船用的巨大圆木从陡峭的山路上
辛苦地一步一步挪下，沉重和危险

使它们气喘吁吁，热汗直流。
他们就这样咬紧牙关抬着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
大小埃阿斯在后面做掩护，阻击追兵，
如同广阔的平原之上屹立的巍峨的高山，
挡住了汹涌而来、水势浩大的河流，
并迫使河流改变流向，随着山坡缓缓流下平原，
而面对激流的冲击，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就象这样，大小埃阿斯阻截着追来的特洛伊人
面对强敌，特洛伊人也毫不气馁，
在伟大的赫克托尔和安基塞斯之子埃涅阿斯的率领下
穷追不舍。如同一群鸟或寒鸥
看见直扑而来的、可能会致自己于死地的
凶猛的秃鹰那样，阿开奥斯人见到
赫克托尔和埃涅阿斯杀气腾腾追来，
个个惊慌失措，仓惶逃窜，
连精良的武器都丢弃在路边的壕沟里。
激烈的战斗一直这样进行着。

第十八卷

——匠神为阿基琉斯打制铠甲

如熊熊烈火，双方汗流浹背地厮杀着。
捷足的安提洛科斯急急忙忙回到海船，
发现阿基琉斯正坐着巨大的海船前，
冥思苦想着，似乎已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不幸之事。
他十分忧伤，这样自言自语道：
“唉！为什么长发的阿开奥斯人又被对方
赶回了海船，难道发生了什么不祥之事？
但愿天神别让我心中担心的事儿变成现实。
母亲曾告诉过我，米尔弥冬人中最杰出的
斗士将在我死亡前首先死在特洛伊人的枪下。
那么，一定是墨诺提奥斯之子，
我那个固执的战友！
我曾经叮嘱他在为阿尔戈斯人解围之后，
立刻返回海船，千万不可同赫克托尔对阵。”

正在阿基琉斯猜测之时，
涅斯托尔之子，高贵的安提洛科斯来到了他面前，
泪流满面，告诉他从战场上带回来的噩耗；
“佩琉斯之子，我将要告知你一件不幸的事，
一件本不应该发生的事，帕特罗克洛斯
已战死沙场，双方正为了争夺他的尸体，
进行激烈的厮杀。并且赫克托尔剥走了那套铠甲。”

听到噩耗，阿基琉斯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他发疯似地双手抓起地上的泥土
往自己的头上，脸上拼命地涂抹，
污泥立刻染脏了香气四溢的衣袍和俊美的面容。
他痛苦地倒在地上，伸展开四肢，
用手乱扯着头上的美发。
那些被他和帕特罗克洛斯抓来的女俘，
见他如此悲痛，纷纷冲出营帐，
拥在他身边，和他一起放声恸哭。
见此悲惨的情景，安提洛科斯的眼泪
也止不住地向下流淌，但还不忘记拼命

抓住阿基琉斯的双手，担心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他会失去理智，自杀殉友。
阿基琉斯嚎啕大哭，哭声传到了他母亲的耳中，
当时女神正在深海中陪伴老父，
听到儿子的悲嚎，也不禁泪水涟涟，
所有住在深海中的老海神涅柔斯女儿们
都围聚在伤心的女神身边，有格劳克、塔勒娅、
库摩多克、涅赛埃、斯佩奥、托埃、牛眼的哈利埃、
库摩托埃，阿克塔埃、利姆诺瑞娅、
墨利特、伊艾拉、安菲托埃，阿高埃、
多托、普里托、斐鲁萨、那边娜墨涅、
得克萨墨涅、安菲诺墨、卡利阿尼拉、多里丝、
帕诺佩、美名的伽拉特娅、涅墨尔特斯，
阿普修得斯和卡利阿娜萨，此外还有
克吕墨涅、伊阿涅拉、萨娜迈拉，
奥瑞提娅和长发飘飘的阿马特娅，
还有其他生活在深海中的涅柔斯的女儿们。
在银光闪耀的水宫里，神女们个个捶胸顿足，
失声痛哭。女神忒提斯这样哭道：
“亲爱的姐妹们，请仔细倾听，
我要向你们倾述我内心的痛苦。
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更是一个不幸的母亲。
我历尽苦痛，生下了一个伟大的英雄，
我对他百般爱护体贴，象培育
园林中一棵幼小的树苗那样，
将他精心养育。长大成人后，让他
远征伊利昂，可是命中注定，
他再也回不到佩琉斯壮观的宫殿里，
当然，他现在还活着，可以看到灿烂的阳光，
但却在遭受痛苦，连我也无法帮忙。
但我还是要去他的身边，听他告诉我，
在远离战场的时候，又遇到了什么不幸。”

说罢，她迅速离开了水宫，她的姐妹们
含着眼泪跟着她，众女神所经之处，
大海都开出一条宽路。一会儿，她们到达了
特洛亚，一个接着一个地上了停泊海船的海岸，
走到了躺在地上恸哭的阿基琉斯身边。

忒提丝来到了痛哭不止的阿基琉斯旁边，
弯下身子，抱住儿子的脑袋，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柔声细问：
“我可怜的孩子，为什么如此痛苦？
你遭受了什么不幸？快告诉我吧！
宙斯允诺并已实现了你的请求，
没有你的参战，阿开奥斯人的儿子们一筹莫展，
又被特洛伊人赶回海船，面临可怕的死亡。”

捷足的阿基琉斯悲叹一声，这样答道：
“是的，母亲，天父宙斯已实现了我的请求，
但怎能让我高兴得起来？我最亲密的朋友
帕特罗克洛斯已先我而死，
失去他，我无比悲痛，就象失去了我的生命，
他是最敬重的朋友！而如今，他已死在
赫克托尔的枪下，这个杀人狂还夺走了
那套硕大的精美无比的铠甲，
那是在你和凡人同睡一张婚床时，
天神们赠给佩琉斯的神圣礼物！
但愿你一直在深海中生活，从未上过海岸，
但愿佩琉斯娶一位凡人为妻！
现在，你的内心一定十分悲苦，你马上就要
失去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将再也不能返回自己的家园。
我的灵魂在催我离开人间，不要再和凡人战斗，
除非我先杀死赫克托尔，
好为墨诺提奥斯之子报仇雪恨！”

满含热泪，忒提斯这样问道：
“我的孩子，既然如此，你的死期也就不远了，
待赫克托尔死后，你的灵魂就会进入冥府。”

捷足的阿基琉斯满腔愤怒，这样回答道：
“在我最亲爱的朋友在拼死沙场之时，
我竟未在旁边救护，那么我还是去死吧，
和他一样客死异乡！
命中注定我不能再回到可爱的故乡，
现在又一无所成地呆在海船边，既不能拯救帕特罗克洛斯，
又不能保护大量死在赫克托尔枪下的阿开奥斯人！”

我真是一个废物！可我本是所有阿开奥斯人中
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虽然在辩论时，有人能胜过我。
希望争吵从神界和人间消失吧，
连同那使聪明人变得荒唐的暴怒，
它象一滴比蜂蜜还甜的汁液，
迷住了我们的心智，然后却象烟雾一样，
把我的胸膛胀满。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
就象这样，激起了我心中的盛怒。
算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面对现实，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理智。
我现在就去找赫克托尔，为我的朋友报仇。
如果天父宙斯和其他天神执意要取走我的灵魂，
我任何时候都不会珍惜它！
就象强大的赫拉克勒斯，尽管宙斯对他无比钟爱，
还是逃不过命运之神的赫拉的手掌，
悲惨地付出了生命。如果命中注定我要死亡，
那么我坦然接受。可是，现在，
我要去赢得巨大的荣耀，我要让腰身秀美的
特洛亚和达尔达尼亚女子们失声痛哭，
不断用双手擦拭脸颊上的泪水。
她们会明白，有多长时间我没有参加战斗！
亲爱的母亲啊！不要阻止我，
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上战场拼杀！”

银足的忒提斯这样对儿子说道：
“孩子啊！你的想法当然很好，
不惜牺牲自己，要重返战场，
拯救面临死亡的阿开奥斯人。
但是，那套硕大精美的铠甲已落入敌人之手，
杀人如麻的赫克托尔正穿着它四处显功，
不过，他也风光不了多长时间了，他的末日就要来临！
你再等一等，在我没回来之前，
千万不要一时冲动，杀回战场！
明天，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
我会带着匠神赫菲斯托斯为你打制的铠甲，回到你身边。”

说罢，她离开心爱的儿子，
并对众姐妹说道：

“你们回去吧，回到广深的海洋中
去见住在水宫中的老父亲，
告诉他已发生的一切。
现在我要前往奥林卑斯山，
求匠神为我的儿子打制一套精美绝伦的铠甲。”

听罢，众女神们转身潜入大海，
而银足女神忒提斯则正向奥林卑斯山，
为儿子去求取光芒四射的铠甲。

当女神飞向奥林卑斯山的时候，
赫克托尔正在追赶阿开奥斯人，
后者惊恐地奔回海船和赫勒斯滂托斯。
抬着帕特罗克洛斯的阿开奥斯人
未能逃脱特洛亚人的追击，
因为赫克托尔率领勇猛的特洛亚人
紧盯不舍，他曾三次逼上来，
抓住了尸体的双腿，用力往回拖曳。
所幸大小埃阿斯身强力壮，一连三次
都将他赶离尸体。但赫克托尔坚信自己的勇力，
继续拼杀，一会儿猛地向前冲杀，
一会站在后面大声呐喊，激励特洛亚人
勇往直前，决不允许临阵脱逃。
如同一头饥饿的猛狮徘徊在牧畜尸体旁，
野地中的牧人想尽办法也不能把它赶走。
大小埃阿斯也是一样，虽英勇善战，
却甩不掉普里阿摩斯之子赫克托尔的追击。
赫克托尔马上就要夺回尸体了，
没想到天神的传令官伊里斯受赫拉的密令
偷偷地从奥林卑斯山下来，违反宙斯的规定。
她来到了佩琉斯之子的身边，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鼓励他道：
“站起来吧！佩琉斯之子，人间最杰出的英雄！
快去保护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
在那里，双方为了争夺它，正在进行血战！
阿开奥斯拼命要保住尸体，
而特洛亚人却要将它抢回多风的伊利昂，
尤其是那个杀人狂赫克托尔，

他发疯一样地抢夺，想用利剑砍下死者的头颅，
好挂在高高的城楼上羞辱阿开奥斯人！
别再躺着！别再流泪！如果可怜的尸体
成为野狗的口中食，对你来说，将是多大的
羞辱啊！你一定要夺回战友的尸体！”

听罢，捷足的英雄这样问道：

“永生的女神啊！是哪位天神派你传达口信？”

如风般迅速的女神伊里斯这样答道：

“是天后赫拉，宙斯的妻子派我前来。
至高无上的克罗诺斯之子和白雪皑皑
的奥林卑斯山上的其他天神都蒙在鼓里。”

捷足的阿基琉斯又说道：

“可是，我的铠甲落在了敌人手中，无法参战！
我的母亲也吩咐我不准贸然行事，
直到她重新回到这里，
带着赫菲斯托斯为我打制的铠甲。
因为其他阿开奥斯人的铠甲和装备都不合适我，
除了埃阿斯的那面大盾还合我的心意。
但是，他正在战场上，指挥着众人
杀死特洛伊人，保护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

如风般迅速的伊里斯继续说道：

“我们当然知道你的铠甲落在了敌人手中，
但你可以前往壕沟，显一显身容，
这样，就能吓得特洛伊人心惊胆战，
好让阿开奥斯的儿子们
在激战当中得到短暂的休息机会。”

说罢，捷足的神使转身离开，
宙斯钟爱的阿基琉斯从地方一跃而起，
杰出的雅典娜将流苏飘飘的埃吉斯甩上他的肩头，
又布起一片金雾，罩在他的头部，
使他全身映衬在闪亮的神光之中。
如同在遥远的海岛上空，
升起了飞腾的云烟，直冲苍穹，

表明有强敌在进攻岛上的城堡。
白天里，城里的居民不停地同敌人奋力拼杀，
到了晚上，就点燃一堆堆的柴薪，
燃起大火，向邻近的海岛上的居民
发出求救信号，希望他们能够乘风破浪，前来救援。
阿基琉斯头部的亮光，也象这样直指苍穹。
他从护墙后面出现，站在了壕沟边，
但心中牢记母亲的嘱托，不肯加入军队作战。
他怒吼着，雅典娜使吼声产生
巨大的回响，将特洛伊人吓得魂飞魄散。
如同在进攻城池之时，士兵吹起的高昂的号角一样，
埃阿科斯的后代就这样大声地呐喊着，
不但特洛伊人听了那铜质噪音，
一个个吓得全身发抖，就连神骏的战马，
也忍不住扬蹄嘶叫，以为末日来临。
当他们看到雅典娜在佩琉斯之子
阿基琉斯头顶布下的神光之后，
骑手们也个个目瞪口呆，握不住马缰。
卓越的阿基琉斯站在沟沿，连着三次大声怒吼，
连着三次都给特洛伊人造成巨大的混乱，
他们之中，有十二名勇士当即毙命，
被自己的长枪刺死在自己的战车营。
阿尔戈斯人欣喜若狂，迅速地将
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抬上担架，
同伴们围在身边压抑不住巨大的悲痛，
站在中间的阿基琉斯，
望着躺着的亲密的战友，
更是情不自禁地热泪横流。
他亲自送战友杀奔战场，
却再也不能高兴地迎他凯旋而归。

这时，牛眼的赫拉强迫毫无倦意、
不想落下的太阳进入俄开阿诺斯水中，
黑暗罩临，阿开奥斯人只得停止了战斗，
停止了死我活的拼杀。
同样，黑暗也迫使特洛伊人放下手中的武器，
从战车上卸下迅捷的战马，
顾不上吃晚饭，就聚在一起商讨战事。

他们站着商量，没有一个敢安心坐下，
看到阿基琉斯天神般地
出现在战场上，让他们忐忑不安。
首先发言的是聪颖而冷静的波吕达马斯，
全军中只有他一人能够权衡全局，
他和赫克托尔在同一个晚上出生，
又是后者的好友，比赫克托尔能言善辩，
但在使枪挥剑方面却不及对方。
心怀善意，他这样说道：
“朋友们，在这紧要关头，我们必须慎重思考。
我认为我们应该撤回城堡，
别在平原上，在敌人的营帐外驻扎，
这里距离城堡过于遥远，于我们不利。
在阿基琉斯对阿伽门农盛怒不息，拒绝参战的时候，
阿开奥斯比较容易对付。我也愿意，
在敌人营区近旁安营扎寨，尽快摧毁海船。
可是现在，佩琉斯之子重回战场，让我忐忑不安，
他是一个狂暴之人，决不会满足于战斗在平原上，
象其它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那样
相持不下，展开持久的拉锯战。
他的目的是摧毁伊利昂城，掳走我们的妇女！
我看还是撤军吧，否则大难临头！
趁着黑夜，佩琉斯之子还无法行动，
明天一早就会全副武装地扑向我们，
到时候，各位就知道他有多厉害了。
那些命大的人就会庆幸自己逃回伊利昂，
而死去的人将成为野狗和秃鹰口中的美食。
希望这样的惨剧永远不要发生！
尽管与我们的战斗精神相悖，
我还是希望大家撤回固若金汤的伊利昂，
城堡上有高高的城楼，坚实的城门
有长的、粗壮的门闩插住，可以保护我们。
明天一早，我们会全副武装地登上城墙，
居高临下迎敌，若他敢于在城墙下拼杀，
必将遭受巨大的挫折。他会驾着他的高头大马，
在下面来回奔跑，耗费气力，无法攻下城池，
最后只是精疲力尽，无可奈何地回到海船。
用不了多久，疯狂的野狗就会将他吃个精光！”

听罢，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恶狠狠地反驳道：
“波吕达马斯！你竟能说出如此丧气的话！
竟催促大家缩回城里，
难道你不担心我们被围在城里，无处可去吗？
以前，普里阿摩斯的都城据称是最富有的城市，
有大量的黄金和青铜，
而现在国库中的财富了无踪影，
自从宙斯大发雷霆，我们的珍宝都被卖到了
弗里基亚和美丽的墨奥尼埃。
现在，克罗诺斯之子赐予我们获胜的机会，
把阿开奥斯人逼回海边，
而你，却出了这样的馊主意！
不准再说蠢话！没有一个特洛伊人会相信！
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
赶紧各自回营用晚饭，别忘了布置好哨兵，
大家都要高度警惕。
如果有谁放心不下自己的财产，
就赶紧交到公库里来，
与其被阿开奥斯人抢走，不如由我们自己享用。
明天一早，大家都要全副武装，
向敌人的海船发起猛攻。
如果阿基琉斯站在船边想大展身手，
那就让他来吧，也尝尝我们的厉害！
我绝对不会在他面前畏缩，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
看看两个之中，到底谁是真正的英雄。
战场上，战神对众人一视同仁！”

听罢这番豪言壮语，特洛伊人异口同声的赞成，
可怜啊！雅典娜使这些人失去了理智，
赞同心大智疏的赫克托尔的鲁莽计划，
而忽视了考虑周全的波吕达马斯的建议。
特洛伊人吃着晚饭，而阿开奥斯人
却围在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边痛哭。
佩琉斯之子首先唱出悲凉的挽歌，
将沾满无数人群血的双手放在战友的胸上，
发出痛苦的叹息，如同一只雄狮，
被猎手偷走了自己的幼仔，

回到窝中不见了孩子，禁不住连连哀叹，
满腔怒火地巡视在山谷之间，
发誓一定要夺回孩子，杀死猎人。
阿基琉斯对米尔弥冬人这样说道：
“在远征之前，我在墨诺提奥斯的家中
努力劝说他，保证我会让帕特罗克洛斯
安全无恙地返回家园，带着摧毁伊利昂后
所掳得的战利品和美丽的女子。
可是宙斯偏偏不让我如愿，
执意要夺走我们的性命，用我们的鲜血
把特洛亚的土地染红。我不可能返回家园，
不能再回家中看到佩琉斯和忒提斯，
命中注定我要长眠于此。
帕特罗克洛斯啊，既然你先我而去，
那我就要为你报仇，我要剥下赫克托尔的铠甲，
斩下的他头颅，给你陪葬！
我还要在焚化你的柴堆前，
砍杀十二个特洛亚壮勇，以消我心头之恨！
在入葬之前，你先躺在巨大的海船旁，
特洛亚和达尔达米亚的腰身秀美的女子，
将围在你身边，泪流满面，深切哀悼。
她们是我俩依靠自己的勇敢和长枪，
在摧毁了一座座富饶的城市后俘获而来的。”

说罢，高贵的佩琉斯之子命令随从们
在火堆上架起一口大锅，烧开热水，
以便洗去帕特罗克洛斯身上的血污和灰尘。
随从们听从他的命令，立即架起大锅，
倒入大量的清水，燃起了熊熊大火。
火舌舔着锅底，炙烤着锅里的凉水。
一会儿工夫，凉水就变成了冒着气泡的沸水。
他们用热水将尸体洗将，然后浑身涂上橄榄油，
在伤口之中涂抹上九年的油膏，
最后，他们把尸体抬上了床，从头到脚，
平展地盖上一层洁白的亚麻布。
就这样，米尔弥冬人围在床前，
为帕特罗克洛斯的死亡整夜地哭泣。

这时，宙斯向既是妹妹又是妻子的赫拉说道：

“牛眼赫拉，这次又让你得逞了，
你已经激励起了阿基琉斯高昂的斗志，
为何这样护佑长发的阿开奥斯人？好象他们是你的儿子。”

听罢，牛眼的赫拉立即答道：

“可畏的克罗诺斯之子，你在说些什么呀？
即使一个凡人，缺乏我们这样的睿智，
也会竭尽所能地帮助难友，
而我，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出身，
一方面由于是你的妻子，而成为天神中最高贵的女神，
因为你是众神之女，故我拥有极大的权力。
象我这样的天神，难道就不能使我仇恨的特洛伊人遭受死亡？”

两位最崇高的天神正在交谈，
银足的忒提斯来到了匠神的宫殿，
那座宫殿富丽堂皇，雄伟壮观，
全部由青铜造成，是众座天宫中最杰出的一座。

女神到达时，他正在风箱旁忙忙碌碌，
忙于制造一套二十个的大鼎，
好摆放在自己坚固的宫殿的墙边。
他在每个鼎的腿下都装上了金转轮，
当众神聚会时，就可以自动滑进去，
也可以自动滑出来，以博得众天神的赞赏。
所有的工作已经完成，只欠缺精致的把手。
这时，他正在忙着安装铆接手柄，
专心致志，头也不抬。

忒提斯走了过来，被匠神之妻，头巾闪亮的美貌的卡里斯一眼看见，她立即迎了出来，
亲热地挽着她的手臂，这样说道：

“长袍飘飘的忒提斯，尊贵的客人，
是哪阵风将您吹来了？您可是位稀客，
轻易不登我的家门。
今天，我要好好地招待你。”

说罢，美丽的卡里斯将忒提斯领进屋，
让她坐在一张做工精美的靠椅上，
靠椅美观大方，嵌有银钉，前面有一只脚凳。

她向前丈夫，匠神赫菲斯托斯喊道：
“赫菲斯托斯！忒提斯来了！你快过来！”

听罢，著名的跛足的匠神答道：
“是尊贵的忒提提光临我的家门？
她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当年狠心的母亲
见我是个跛子，就想把我藏起来，
她将我从高空抛落，要不是
环地长河俄开阿诺斯之女欧律诺墨和忒提斯将我接住，
我就会遭了大难。在她们那里，我住了九年，
为她们制造了许多精美的小饰物，
如美观的胸针、项链、
弯卷的别针和精雕细刻的手镯。
我安静地住在长河的水宫之中，
河面上水势汹涌，冒着白色泡沫，
除了救我的两位女神外，没有一个天神知道这个秘密。
现在，尊贵的忒提斯光临我家，
我一定要竭尽全力报答她的救命之恩！
你赶快拿出各种美食，将她盛情款待，
我收拾起风箱和其它工具后，马上就来！”

说罢，他直起了身子，
虽说一瘸一拐，却是十分地敏捷。
他搬开风箱，远离炉火，
将其它的工具有全部装入一个结实美观的银箱中。
然后，他用海绵沾水仔细擦净脸颊、
双手、有力的脖颈和多毛的胸膛。
最后，他套上衬衫，抓起一根粗壮沉重的拐杖，
一瘸一拐地走出制作间。看到主人出来，
那些黄金制成的，如少女般的侍女们
迎上前去。她们不但会说话，
还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会儿，她们
搀扶着跛足的匠神，走到忒提斯旁边的椅子前，
坐了下来。匠神握住忒提斯的双手，尊敬地说道：
“长袍飘飘的忒提斯，尊贵的客人，
是哪阵风将您吹至我的家门？您是一位稀客，
轻易不登我的家门。您一定有事要我帮忙，
尽管说吧，只要我能做的，

一定会让您称心如意！”

忒提斯听罢，不禁珠泪涟涟，这样说道：

“赫菲斯托斯啊！在奥林卑斯山的众位女神中，只有我的命最苦了，按照克罗诺斯之子的意志，我下嫁给一个凡人，就是那个埃阿科斯之子佩琉斯，我不得不和他生活在一起，如今，他已老迈，不能走动了。而我还要遭受其他的痛苦。我历尽苦痛，生下了一个伟大的英雄，我对他百般地爱护体贴，象培育园林中一棵幼苗那样，将他精心养育。长大成人之后，让他乘船去远征伊利昂。可是命中注定，他再也回不到佩琉斯的壮观的宫殿里。当然，他现在还活着，可以看到灿烂的阳光，但却遭受巨大的痛苦，连我也无法安慰。他冲锋陷阵，攻下一座座城池，阿开奥斯人出于感激，送给他一个美丽的女子，可是，阿伽门农粗暴地抢走了她，当众侮辱了我的儿子。失去了那个美女，他伤心不已，悲愤交加，拒绝参战。当阿开奥斯人被特洛亚人逼回船边，陷入绝境时，阿尔戈斯的首领们商定许诺给他无数的珍宝请求他披挂上阵。但是他断然拒绝，而是派自己的副将帕特罗克洛斯代己出战，并借他自己的铠甲，率领众人前去解围。在伊利昂的斯开埃门前，双方激战不休，若不是阿波罗故意阻挠英勇的墨诺提奥斯之子，把胜利的荣耀赐给了赫克托尔，他们本来可以当天就攻下城堡。我来此您的府居，跪在地上，恳求您为我即将死去的儿子打制一面大盾，一顶头盔，一副有踝扣的精美的胫甲和一件坚实美观的胸甲。他原来的那一套，在帕特罗克洛斯战死后，落入了特洛亚人之手。如今，我的儿子正躺在地上，万分伤心。”

听罢，著名的匠神这样答道：

“尊贵的女神，这件事完全包在我身上！
真希望在命运之神将手爪伸向他时，
我也能使他免遭死亡的厄运，
如同我有能力为他打制一副精美的铠甲那样，
不论谁见到这套铠甲，都会惊叹不已的。”

说罢，他离开大厅，回到了工作间，
把风箱重新移近火炉，开始工作。
二十只风箱一起对着熔炉吹风，
吹出温度不一的热风，完全根据匠神的需要。
有时风力强劲高热，以适应高强度作业，
有时风力弱小舒缓，因为作业即将结束。
匠神向熔炉中扔进了坚韧的铜块、锡块
和贵重的黄金、白银。接着，他把硕大的
砧板搬上坚实的底座，一手操起大锤，
一手抓起大钳。
匠神先铸造硕大、坚固的大盾，
盾面精工雕琢，盾沿环绕着三层闪光的周围，
结实的背带由纯银制就。
大盾共有五层，盾面上铸出美妙奇异的图景，
倾注了匠神高超的技艺和独具的匠心。

盾面上铸出了大地、天空、大海
和灿烂的太阳以及圆圆的明月，
还有点缀在蓝色天空的各种星座，
有昂星座、毕宿星座、猎户星座、
还有大熊星座，人们俗称之为北斗星，
它绕着自己运转，与猎户座遥遥相对，
只有它，从来不下到俄开阿诺斯大河去畅游一番。

上面还铸着两座绝妙的人间城市，
一座正在举行婚礼和宴会，
人们举着火把，把新娘从闺房中引向大街，
唱着欢快流畅的婚礼赞歌。
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跳起飞旋的舞蹈，
优美的竖琴乐曲在夜空中飘荡，
在家家户户的门前，妇女们观望着，投出艳羡的目光。
在城市的大广场上，有一群人围聚在那里，

两个男子正为了一桩命案争吵不休，
一个诉说着对方的罪过，要求一大笔偿金，
另一个则坚决不肯付出。于是，他们闹到法庭，
请求长老们给予公正的裁决。
旁观者们大声呐喊，有的维护这一方，有的赞成另一方。
传令官们请求大家安静，
让长老们开口发言。裁决者都端坐在石凳上，
组成一个神圣的圆圈，手中握住传令官交予的权杖。
争执的双方急切地申诉自己的理由，
求长老们作出合理的判断。法庭中央放着两塔兰同黄金，
准备付给最公正的长老。

另一座城市则正遭到两支部队的围攻，
闪亮的枪矛林立着。但双方还未达成一致意见，
是将这座美丽的城市完全捣毁，
还是保留它，一分为二，分别占有。
可是城里的居民誓死不降，正积极准备，偷袭侵略者，
叮嘱自己的妻子要好好地守卫城堡，
她们都站在城墙上，还有许多年迈之人。
而青壮之人则悄悄出城，在黄金铸成的
雅典娜和阿瑞斯的率领下。
两位天神比其他人类都要高大许多，
全副武装，威武雄壮。
他们来到了最理想的埋伏地点，
就是引牛群前来饮水的河岸。
有两名哨兵在远离部队的地方探测军情，
大队人马则静静地守候在河边。
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两个牧人，赶着羊群和牛群，
他们高兴地吹着短笛，全然不知前面埋伏着危险。
等他们毫无防备地进入埋伏圈，
伏兵们猛地扑了上去，杀死两个牧人，
抢夺成群的牛和洁白的羊群。
喧闹之声传到了广场之上，
那里的军队一听到远处发生了抢斗之事，
就立即登上马车，跑到出事地点，
在河边，两方开始了激烈的拼杀，
互掷装有铜尖的枪矛。
争吵神和恐怖神活跃在战场上，

可怕的死神一会抓住一个受伤的战士，
一会儿又抓住一个未受伤的兵勇，又抓住
一具尸体，拖着双足，扔出战场。
天神们的衣衫上溅满了凡人的鲜血，
他们象凡人一样，在战场上冲杀撞扑，
争抢着倒地而亡的战士们的尸体。
盾面上还铸着一幅美丽平和的耕地图。
在辽阔肥沃的农田里，来来往往的农夫
赶着成对的牲畜忙着耕犁已犁过两遍的田地，
当他们辛苦的犁到地端，准备转身继续劳作时，
就会有人迅速送上一杯香甜的醇酒。
喝完美酒，他们又不知辛劳地继续耕作，
盼望着再犁到田地的另一端。
虽是用黄金铸成，但农民身后犁过的田地
是黝黑一片。匠神的手艺就是这样令人惊叹！

盾面上还有一片国王的田地，
众多的农民正挥动着镰刀辛勤地割麦，
在他们旁边，倒着一行行成扎的麦秆，
有的被捆麦之人用绳子捆起。
一帮男孩跑来跑去，将割倒的麦子
抱到三个捆麦人面前，由他们捆绑。
站在他们的中央，是举着王杖的国王，
微笑地注视着忙碌的臣民，心里十分满意，
在麦田边上，有一群侍从正在大大的橡树之下，
烧烤着一只硕大无比的肥牛，
而妇女们则取出白白的大麦，作为割麦人的午饭。

他还在盾面上铸出一片茂盛的葡萄园，
串串葡萄爬在藤叶之间，全部由黄金铸成，
整整齐齐的葡萄架子则是用白银制成
四周深暗的围栏则取材于锡铁。
葡萄园中只有一条曲折的小路，
每到收获季节，人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进入园中
可爱的天真的青年男女们挎着柳条筐子
兴高采烈地采摘着熟透的葡萄。
其中有一个愉快的小伙，
怀抱着精致的竖琴，一面奏出优美的音乐，

一面温柔的唱着悼念夏日的挽歌，
大家跟着他，蹦蹦跳跳，齐声欢唱。

另外还铸有一群长角的肥牛，
有的由黄金铸成，有的由白锡造就，
哞哞叫着的牛群涌出牛栏，冲向草场，
到达水流舒缓的河边，那是长满了摇曳多姿的芦苇。
放牧牛群的是四个牧人，
他们全用黄金铸成，身后跟着九条凶猛的猎狗，
在侧旁，一只猛狮冲向牛群，
叼住了其中一只公牛，不论牛如何挣扎，
他都不肯松口，只顾用力地往外拖曳。
猎狗和牧人们急忙去挽救公牛。
可是两头猛狮已撕开了公牛的皮肉，
大口地吞噬着热血和肉脏。
牧人驱赶猎狗上前搏斗，但猎狗不敢面对猛狮，
冲着它们拼命地吼叫一阵，又缩回头退了下来。
盾面上还有一个辽阔的牧场，
座落在山坡之上，上面放牧着洁白的绵羊，
旁边是牲畜栏圈、草棚和牧人的家宅。

还有一个舞场，由匠神精心铸制，
就象代达洛斯在广阔的克诺索斯城，
为发辫秀美的阿里阿德涅建造的那个舞场一样。
舞场上，飞旋着年轻的英俊小伙儿
和美丽的姑娘们，他们手拉着手，愉快地跳着。
姑娘们穿着亚麻的纱裙，小伙子们穿着
精心织成的短衫，闪动着橄榄油的微光。
姑娘们头上戴着美丽的花环，小伙子们佩着
金制的利剑，悬在银质的带子上。
年轻人们有的迈着轻盈的脚步，跳着
轻松的圆圈舞，如同一位熟练陶工，
用手轻推转轮，看是否正常运作。
有的穿插跑跳，站成不同的队列。
围观的人们注视着场内，开怀大笑。
跳舞的人群中夹有两位技艺高超的
杂技演员，他俩接着音乐的节拍，
不停地翻跳、腾跃。

最后，他在盾牌的周沿，
雕上了奔腾不息的俄开阿诺斯长河。

铸完这面硕大、精美的盾牌，
赫菲斯托斯又为阿基琉斯打造出
比火焰还要耀眼的胸甲，和一顶戴上会完全合适的结实的头盔，
盔顶的脊冠完全用黄金制成，
最后，他用坚韧的白锡打制出一副精美的胫甲。

就这样，阿基琉斯的铠甲全部制成，
赫菲斯托斯将它献给女神面前。
忒提斯满意地带上了灿烂辉煌的铠甲，
如一只鹰鹞，冲下了白雪覆盖的奥林卑斯山。

第十九卷

——阿基琉斯和阿伽门农言归于好

垂着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从俄开诺斯河中
缓缓升起，把绚丽的光彩洒向整个人间。
忒提斯带着匠神的杰作飞向海船边，
发现自己亲爱的儿子正抱住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
大放悲声，周围站着十分悲伤的战友。
银足女神穿过人群，走上前去，
握着儿子的手，说道：
“我的孩子啊！让这个可怜的人安静地躺一会吧，
无论如何，他是死在天神的意志之下。
快看，这是匠神赫菲斯托斯为你打制的铠甲，
从古到今，没有一个凡人能穿过如此壮丽的铠甲！”

说罢，女神把铠甲放到了儿子面前，
绚丽夺目，坚实美观，发出巨大的碰撞声。
米尔弥冬人无人敢正视，个个面容失色，
纷纷退后。唯有英雄阿基琉斯，
看到辉煌的铠甲，他热血沸腾，
双目冒出闪亮的光芒，如此燃烧的火团。
抓起铠甲，他激动不已，啧啧赞叹，
将铠甲的里里外外看了个够，
然后，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向母亲说道：
“我最亲爱的母亲啊！这套铠甲，真是巧夺天工，
除了永生的天神，无人能造出这样的佳作。
我要穿上它重返战场，
可是我担心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
担心苍蝇会从伤口穿入身体，
并在里面孵育蛆虫，使他的肉体烂掉，
因为那里已失去了灵魂。”

听罢，银足的忒提斯向他保证道：
“去吧！我的孩子！你尽管放心，
我会来自守护在尸体旁，
为他赶走讨厌的使尸体变腐的飞蝇，
即使躺上一年，我也会让尸体依然栩栩如生，

甚至还会更加鲜亮。
快去召聚阿开奥斯人吧，
你要平息对阿伽门农的盛怒，
然后全副武装，登上战车，杀奔敌人！”

说罢，女神给他注入了无限的勇力，
并向帕特罗克洛斯的鼻孔内
滴入琼浆和红色的神液，让他的尸体保持鲜亮。

神一样的阿基琉斯离开自己的海船
沿着海岸，大声呼喊阿基琉斯人，
即便那些留在船上掌握航向的舵工
和分发粮食和面包的后勤人员，
都匆匆赶来参加会议。他们是如此激动，
看到阿基琉斯在长时间休养后，
准备重返战场。阿瑞斯的随从，
提丢斯之子和卓越的奥德修斯也赶来参加会议，
两人都是一瘸一拐的，手中还拄着枪矛。
他们挪到会场，到前排坐下。
军队的统帅阿伽门农是最后一个到达，
被安特诺尔之子刺中的枪伤至今未愈。
全体阿开奥斯人到会之后，
阿基琉斯站了起来，对大家说道：
“阿特柔斯之子！仅仅为了一个女子，
我们争吵不休，并且结下深仇大恨，
现在看来，一点儿好处都没有。
真希望在我攻陷吕尔涅索斯时，
阿尔特弥斯的神箭将她射死在海边，
这样我就不会因为失去她而万分苦恼，
不会赌气拒绝参战，就可以避免
众多的阿开奥斯人悲惨的死亡！
我这样做，只给特洛亚人和赫克托尔带来了光荣。
我们所有阿开奥斯人都要牢记这次教训！
算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虽然内心十分悲苦，也要学会
运用理智来压抑。如今，
我的怒火已完全熄灭，
我不愿意这么无休止地恼怒悲伤！”

现在，鼓起勇气吧！我要率领
长发的阿开奥斯人向敌人发起猛攻，
看他们是否还想在平原上露营！
如果他们能侥幸躲过我们的枪头，
肯定会高兴地感谢上苍的恩宠！”

听罢，阿开奥斯人高声吹呼，
因为勇敢的阿基琉斯已平息了心中的怒火。
这时，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站起来，
还未走到会场中央，就开口说道：
“战神的随从们！英勇的达那奥斯人！
当有人公开演讲时，听者要侧耳细听，
不可中间打断，否则雄辩家也不知如何是好。
如果会场一片喧闹，谁能听清精彩的演讲？
演讲家的声音再洪亮也无济于事！
现在，我要向佩琉斯之子讲话，
请大家安静下来，认真聆听！
我知道，关于我和阿基琉斯的争执，
阿开奥斯人认为错在于我。其实并非全部是我的责任，
是宙斯，命运之神摩伊拉和惯行夜路的复仇女神埃里尼斯，
在那天的集会上，扰乱了我的心智，
使我滥用权力，野蛮地抢走了阿基琉斯的战利品。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天神左右了一切！
宙斯的长女阿特可以使我们神智不清，
她从来足不沾地，高悬在人的头顶，
悄悄地穿行在空气中，将一个又一个的凡人
缠入她的迷狂的罗网里。
甚至，她也欺瞒过宙斯，
而后者自以为自己是神界和人间的最高主宰。
即使是赫拉，虽是女流之辈，在特拜城中，
在阿尔克墨涅即将生下伟大的赫拉克勒斯的那天，
也以自己的机智愚弄了宙斯。
那时，宙斯对所有的神明说道：
‘所有的天神和女神们！请注意听，
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真心话。
生育女神埃勒提埃将把一个男孩
带到人间，他属于含有我的血液的伟大民族，
长大以后，将统治那一地区的民众。’

听罢，赫拉这样欺骗他道：

‘宙斯，如果你说的话不会变成现实，
那么人们就会以为你是个骗子。
现在，在我和众神面前你发个誓吧，
让那个今天出生的，属于含有你的血液的伟大民族
的那个男婴，长大之后，
会成为那个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宙斯一点儿也未看出赫拉的鬼心眼儿，
就庄严的发了誓，落入了她的圈套。
赫拉离开奥林卑斯山，来到了阿尔戈斯，
她知道，在那里，佩尔修斯之子斯特涅洛斯的高贵的妻子也怀了孕，是已经七个月的男胎。
尽管那个孩子还未满月，
赫拉设法让他提前出世，
同时又阻止了生育女神，让她远一些去阿尔克墨涅的身边。
干完这一切，她跑到宙斯的身边，说道：

“威力无比的闪电神啊，我特地来给你报告，
你预言的那位将统治阿尔戈斯的男孩已经出世了，
他是佩尔修斯之子斯特涅洛斯的儿子欧律斯透斯，
他属于含有你的血液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统治广大的民众。’

听罢，宙斯的内心充满了痛苦，
他恼怒地揪住了使人迷狂的阿特的头发，
心中怒气冲冲，发出一个严厉的重誓，
禁止阿特重返星光闪烁的天空和奥林卑斯山。

发完毒誓，他双手一挥，
将阿特从高空抛下，摔到地上。

但是，当他看到赫拉克勒斯在欧律斯透斯的命令下，去干那十二件苦差时，还是忍不住地大为恼怒。

我也是这样，受了迷狂的阿特的迷惑，
每当赫克托尔在海边屠杀阿开奥斯人
我就愤恨不已。可是，我的罪过既然已变成现实，
给你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愿真诚地向你道歉，
而且送上丰厚的礼品。希望你能尽弃前嫌，
带领阿开奥斯人奋勇杀敌！

数目巨大的偿礼我随时准备奉上，
高贵的奥德修斯在前天已向你详细地列举，
如果你愿意的话，请等一会儿，
我的随从立即会从船上搬出来，

那么多贵重的礼品，一定会让你宽慰愉悦。”

听罢，捷足的阿基琉斯马上答道：
“阿特柔斯之子，军队的统帅阿伽门农，
说到礼物，这全凭你自己，是拿出来
还是暂且留下，由你来决定。
现在我们应商议如何反击，
别在这里说一些空话，浪费时间吧。
等我重新杀上战场，你们就会看到
阿基琉斯是如何骁勇地拼杀敌人。
我要求你们每个人也要勇敢战斗，不要对敌人手软。”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这样答道：
“神一样的阿基琉斯，你非常勇敢，
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但阿开奥斯人
还未吃过早餐，空着肚子难以去拼战特洛伊人，
况且战斗肯定不会短时间内结束，
因为天神都会向双方注入巨大的勇力，
阿开奥斯人和特洛伊人都不会善罢甘休。
还是让大家回到海船边，吃罢早饭，
这样大家才会浑身是劲，
可以和敌人顽强地搏斗，
即使杀到太阳西下也不会手脚发软，
无力举枪，无法迈步。
现在你下令，解散你的军队吧，
让他们回到各自的营帐，
准备早餐，吃个酒足饭饱。
至于用作赔偿的礼品，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会让随从们
把它们搬到会场的中央，
这样不光其它的阿开奥斯人可以一睹光彩，
也会使你，英勇的阿基琉斯的心灵得到宽慰。
还可以让阿伽门农在众人面前发下重誓，
告诉你他从未和那个姑娘同床共寝，
虽然男女之间，总免不了寻欢作乐。
阿基琉斯啊，请你也宽宏大量，放他一马吧。
最后，他会再营帐中铺摆盛大的宴会，
郑重其事的同你交好，

献上你应该得到的所有一切。
阿特柔斯之子，你也应牢记这教训，
今后要公正地对待别人。国王伤害了属下，
再温言相慰，并不是什么丢人之事。”

听罢，军队的统帅阿伽门农这样说道：
“拉埃尔特斯之子，你的劝告很中我的心意，
对这件事情的分析，你说得中肯合理。
我的真心也让我发一个重誓，
我保证，我绝对不会违背天神的意愿打破誓言。
尽管阿基琉斯急于上场杀敌，还是请他稍作停留。
其他阿开奥斯人也在此等待，
等我的礼物搬到这里，等我们发出庄重的誓言。
机智的奥德修斯，请你去完成这项任务：
从全军中选出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儿，
把要奉赠给阿基琉斯的礼物
从我的船中搬出来，还有那些美丽的女子。
另外，让塔尔提比奥斯准备一头硕壮的公猪，
放在阿尔戈斯的军营中，以献祭给宙斯和阿波罗。”

这时，捷足的阿基琉斯这样说道：
“阿特柔斯之子，军队的统帅，高贵的阿伽门农，
这些事情，还是另外找个时间再做吧，比如在战斗的间隙中。
现在，我的内心从未象这样狂烈过，
宙斯把荣誉赐给了赫克托尔，
沙场之上，横卧着被普里阿摩斯之子
屠杀的阿开奥斯人的尸体，血流成河。
而你们竟想解散队伍去吃早饭！
不！我却要鼓励他们立即去参战，
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不吃不喝，直到太阳西下，
等我们完全洗刷了巨大的耻辱，我们再好好地吃喝一顿！
否则，我是不会喝上一口酒，吃上一口饭的。
我那亲密的战友已经死去，死于锐利的铜枪
现在毫无知觉地停躺在我的营帐里，
无言地接受周围同伴的哀悼。饮酒吃饭提不起我的兴趣，
我心中渴望的只有屠杀、流血和别人的悲叹！”

足智多谋的宙斯这样答道：

“卓越的佩琉斯之子啊，勇猛的斗士，
虽然在武功方面你远远地胜于我，
但在见识方面，我要比你强一些，
因为我年长，见多识广，
希望你能耐心地听听我的劝说。
在农田里，当农民用力挥动镰刀砍倒一排排麦秆，
却颗粒无收时，辛勤的人们就会厌烦，
就象这样，在战场上若不能尽快地夺取胜利，
天父宙斯，这位神界和人间的主宰
若将天平故意地倾向特洛伊人，
那么阿开奥斯人就会成堆成堆地倒下，
我们不可能总是饿着肚子怀念死去的战友，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免除饥饿的折磨？
不能这样做！我们应该首先把死难的战友埋葬，
并向他们举哀一天。然后所有还活着的人，
要好好地吃喝，
这样才有足够的精神和力量
和强敌拼杀，并能保全自己。
任何人都不许畏惧退缩
谁若胆小怕死，退到海船边，
谁就马上去死！大家行动吧！
精神抖擞地去挑战驯马的特洛伊人！”

说罢，他带着高高的涅斯托尔的两个儿子，
费琉斯之子墨革斯、托阿斯、和墨里奥涅斯，
以及克瑞昂之子吕科墨得斯和墨拉尼波斯。
众人来至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的营帐里，
说明来意，就开始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抬出了阿伽门农许诺给阿基琉斯的礼物
包括七只铜鼎，二十只闪亮的大锅，
牵出了十二匹神骏的战马，
领出了七个美貌女子，
最后走了出来美颊的布律塞伊斯。
奥德修斯又量出了十塔兰同的黄金，
领队返回，其它的阿开奥斯将领们抬着礼品跟随。
来到会场中央，他们放下抬来的礼物，
阿伽门农站了起来，声音如天神般洪亮的
塔尔提比奥斯，抱着一只公猪，站在他的身旁。

阿特柔斯之子抽出悬挂在剑鞘旁的砍刀，
挥刀削下一绺猪鬃，高举双手，
向宙斯祈祷。而其他将士们都端坐在位置上，
鸦雀无声，倾听国王的祷告。
他抬头远望苍空，这样祈祷：

“先请至高无上的天父宙斯作我的第一见证，
再请盖娅、赫利奥斯和惩罚伪誓的
埃里尼斯为我作证，
我没有动过布律塞伊斯一根手指头，
更未同她同床共寝，寻欢作乐！
在我的营帐里，她受到众人的尊重。
若我有半句假话，愿天神处罚我，
就象处罚其他发伪誓的人那样！”

说罢，他用砍刀割断了公猪的喉咙，
塔尔提比奥斯用力旋转猪的身躯，
扔进浩淼的大海中喂给鱼虾，
这时，阿基琉斯站了起来，对大家说道：
“天父宙斯，是你经常施展魔力夺走了凡人的心智，
不然，我绝对不会对阿伽门农如此地仇恨！
他也绝对不会蛮横无礼地抢走我的美人儿
让我如此地伤心悲痛！不知为什么？
宙斯这样盼望着阿开奥斯人倒霉。
大家解散吧，各自快去吃饭，好尽快投入战斗！”

他短短的话语，解散了众人，
将士们迅速回到各自的海船。
心胸开阔的米尔弥冬人将礼物收起，
抬回到阿基琉斯的海船，堆在营帐中，
他们留下了妇女，将骏马交给随从，
由后者牵回了马厩。

美貌如阿佛罗狄忒的布律塞伊斯
回到营帐，看到帕特罗克洛斯躺在那里，
浑身都是枪伤，不禁扑了过去，抱住他，
放声恸哭，捶打着自己的胸脯，
象一位美丽的女神，边哭边说道：
“帕特罗克洛斯，我最敬重的勇士！”

我离开这座营帐时，你还活着，
而我回来了，你却躺在这里，永远不能起来。
可怜的我，如此不幸，打击一个接着一个。
我曾亲眼目睹了我的丈夫死在铜枪之下，
是我的父母将我嫁给了他。
紧接着是我那三个兄弟，
他们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合上了双眼。
当捷足的阿基琉斯杀死了我丈夫，攻陷了
坚固的米涅斯城时，你让我节哀顺变，
嫁给神一样的阿基琉斯，作他的合法妻子
把我送回佛提亚，再举办一个
米尔弥冬人的盛大婚礼。可现在，
你死了，留下我为你哭个不停。”

说罢，她大哭不止，其他女子也个个泪水横流，
既为帕特罗克洛斯，也为自己。
而其他的将领们正围在阿基琉斯身边，
劝他吃饭，但被他拒绝，长叹一声说道：
“求求你们了，我的好朋友们！
我正处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根本无法咽下任何食物，
请离开吧！我要绝食，一直坚持到夕阳西下！”

听罢，其他首领离他而去，但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和年迈的福尼克斯不忍离去，
继续安慰他。可要真正抚平他的创伤，
必须让他钻进战争喷血的大口！
阿基琉斯想起了往日的情谊，
不禁连声叹息，这样痛哭道：
“可怜的朋友啊！我最亲密的战友！
以前，总是你为我送上可口的饭菜，
既迅速又周到，当阿开奥斯人热血沸腾，
准备投入战斗，痛杀特洛伊人之时。
可是，如今，你满身枪伤，
无奈地躺在我面前，
面对如此众多的食物，我没有心思下咽，
因为我永远失去了你。
即便是我的老父故去了，我也不会如此悲伤。

可怜我的年迈的父亲，在佛提亚，
正流着眼泪想念着我，而我，
为了可恶的海伦，拼杀在遥远的特洛亚！
或者即使是我的爱子死掉，我也不会如此忧愁。
我的儿子涅奥普托勒摩斯被人照料着，
远在斯库罗斯。先前，我本来这样打算，
命中注定，我不能返回家园，那么你就可以
返回佛提亚，替我用海船从斯库罗斯
接回我的爱子，神一样的涅奥普托勒摩斯，
告诉他，属于我的高大府第，仆人和巨大的财富！
而佩琉斯，那时他不是已经去世，
就是已近耄耋之年，奄奄一息，
但仍满怀希望地盼望我的消息，
直到听到我死亡的噩耗！”

听罢他的哭诉，首领们一片唏嘘，
各自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和家人。
见他们如此心伤，克罗诺斯之子心生怜悯，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向雅典娜说道：
“我的女儿，难道你抛弃了壮士阿基琉斯？
你不再关心和爱护他啦？
现在，他正伤心地坐在船边，
怀念死去的朋友，拒绝吃饭，
而其他阿开奥斯人都去大吃大喝，以鼓起精神。
带着琼浆和甜美的花露去吧，
滴入他的胸膛，让他免受饥饿的折磨。”

刚刚听完，雅典娜就立即化身为
一只迅猛的尖厉鸣叫的飞鹰，
从浩翰的高空扑向平坦的大地。
当时，阿开奥斯正在武装，
雅典娜迅速将琼浆和花露滴入阿基琉斯的胸膛，
免得饥饿让他双腿酸软。

干完这一切，雅典娜回到宙斯的宫殿。
大地上的阿尔戈斯人则蜂拥而出，
如同宙斯降下的纷纷扬扬的雪片。
顶着闪亮的头盔，提着大盾，

穿着铜甲，举着长枪，
阿开奥斯人杀向战场。
武器装备的亮光照亮了天空，
脚步踩踏之下，大地发出朗朗的笑声。
卓越的阿基琉斯也在披挂铠甲。
拿着赫菲斯托斯精心为他打制的铠甲，
他双眼冒火，热血沸腾，
牙齿咬得嘎嘎直响，
力图压制住内心的痛苦。
首先，他在小腿上套上了精美的胫甲，
用银质的踝扣牢牢地固定住，
其次披上坚实的铜质胸甲，
佩带上嵌有银钉的利剑，
然后举起那面硕大、精美的盾牌，
盾面光芒四射，如同十五的满月。
如同高山顶端的烈火，
被漂在海面的可怜的水手瞧见，
他们被狂风刮离了其他的同伴，
抛到鱼群丰富的深海。
就象这样，阿基琉斯盾面上的闪光射向气空
他又戴上饰有马鬃的头盔，
美丽的鬃饰象星星一样闪亮，
赫菲斯托斯还在周围精心嵌入
摇晃不停地缕缕金丝。
神一样的阿基琉斯穿好之后，
前后左右动了动，看是否合适自己的身材。
匠神的杰作不但十分合身，而且毫无重感，
如同鸟儿的双翅，直要将他托起。
最后，他握住了那支佩利昂柁木枪，
是克戎赠给佩琉斯的杀人利器，
既粗长、又沉重，在阿开奥斯人中，
除了阿基琉斯挥动自如外，
无人能把它稍稍提起。

旁边，奥托墨冬和阿尔基摩斯正在
把骏马套上战车，勒上胸带，
戴上马嚼，又向战车方向拉紧了马缰。
然后，奥托墨冬飞身上车，

双手紧握住精工细作而成的缰绳，
随即，阿基琉斯也上了战车，全副武装，
身上的铠甲闪闪发光，如同灿烂的太阳。
阿基琉斯对着骏马这样吼道：
“克珊托斯！巴利奥斯！波达尔革的名驹！
这次你们可要表现好些，等战斗结束，
必须把车手安全送回海船，
别象上次那样，抛下了可怜的帕特罗克洛斯！”

听罢，健蹄如飞的神马在轭架下开了口，
是克珊托斯，它垂着头，
让马鬃倾泻在轭垫的两边，
白臂神赫拉让它开口说道：
“当然，勇敢的阿基琉斯，
我们会拉你安全返回，可是你的末日不远了，
对此，我们也无可奈何，这事由宙斯
和命运之神决定。另外，不是由于我们的无能，
帕特罗克洛斯的铠甲落入特洛伊人手中，
而是因为勒托之子，那位大神把荣誉赐予赫克托尔，
把他杀死在枪下！而且，
即使我们跑得和北风神一样快，
象人们说的，北风神是最快的风神，
你也注定要死去，死在一位天神和一个凡人的手下！”

复仇女神埃里尼斯阻止了它的话语。
阿基琉斯勃然大怒，对它说道：
“克珊托斯！何必预言我的死亡，
我早知道得清清楚楚，命中注定
我要客死他乡。尽管如此，我要不停地战斗，
直到特洛伊人再也忍受不了我的拼杀！”

说罢，他扬鞭策马，呐喊着冲向阵地最前沿。

第二十卷

——众天神奔向战场，各显神威

就这样，在海船前，长发的阿开奥斯人，
全副武装，围聚在好战的佩琉斯之子的身边。
而特洛亚人，也在平原上，排起密集的队形。
在重峦叠嶂的奥林卑斯的顶峰，
天父宙斯派特弥斯去召集众天神聚会。
女神四处奔告，让众神来到宙斯的宫廷。
除了永不停息的俄开阿诺斯河，其它的河流都准时来到。
所有的女神也都起来了，她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
茂密的树丛中，大河的源头和水草丰美的沼泽地里。
众天神汇聚到天父宙斯的宫殿里，
坐在石墙光滑的柱廊下，这是匠神赫菲斯托斯
独具匠心地为宙斯设计和建造的。

所有的天神都到达了宫殿，
海神波塞冬也被女神召唤出来，
坐在众神中间，他首先向宙斯问道：
“伟大的雷神！为何又把我们召集在一起？
大地上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即将开战，
我们是不是要商议关于他们的事？”

听罢，乌云神宙斯这样答道：
“说对了，海神，我确实是为了他们
才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我十分关心
在下面激战的凡人的死活，
但我还是决定坐在奥林卑斯山顶观看战局。
而你们则可以随便冲下奥林卑斯山，
加入战争的行列，可以按自己的意愿，
帮助任何一方。如果我们不插手，
佩琉斯之子就会把特洛亚人杀得一败涂地。
往常，特洛亚人一看到他都会双脚发软，
况且现在，阿基琉斯为了战友的死，满腔怒火！
弄不好，他会冲破命运之数，攻下伊利昂城！”

这番话语，导致了一场人神的大混战，

众天神纷纷冲向战场，帮助作战的双方，
赫拉冲向海滩的船边，身后跟随着
帕拉斯、雅典娜、海神波塞冬
和城府极深、善施恩惠的赫尔墨斯，
技艺高超的赫菲斯托斯自认为力气巨大，
也一瘸一拐地跟在他们后边。
头盔闪亮的战神阿瑞斯冲向特洛伊人一方，
同行的有福波斯：阿波罗、女神阿尔特弥斯、
勒托、克珊托斯和爱笑的阿佛罗狄忒。

在众神到达激烈的战场之前，
阿开奥斯人大大地占了上风
看到久违的佩琉斯之子重返沙场，
身上的铠甲闪烁强光，使人不寒而栗，
特洛伊人就个个心惊胆战，
涣散了坚持拼杀的斗志。
但是，当奥林卑斯山天神介入凡人的争杀，
强有力的埃里斯激起了人们好战的情绪。
雅典娜时而在护墙外的壕沟边，
时而在漫长的海滩之上大声地呐喊，
而对面，狂暴的阿瑞斯也毫不逊色地咆哮着，
或者站在巍峨的城楼之上，
或者疾奔在西摩埃斯河畔的卡利科洛涅山坡上。
就这样，天神们大声激励着凡人作战，
同时，也开始了天神之间的恶斗。
高天之上，宙斯掷出惊天动地的炸雷，
遥相呼应，海神波塞冬摇撼着
广阔天边的大地和巍峨的峰顶和山脉。
多泉的伊达山、坚固的特洛伊城
和阿开奥斯人的海船，都在可怕的震撼中
晃动不止。连冥府的主人哈得斯都万分惊恐，
尖叫着，跃身跳出宝座，
担心波塞冬搞裂了他头顶之上的地面，
使可怕的冥府，那神人都厌恶的宅居，
暴露在人神和灿烂的阳光之中。

天神们加入了彼此的对抗，轰隆隆的巨响
回荡在天地之间。可怕的海神波塞冬的对手

是远射神，长发飘飘的福波斯·阿波罗；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和狂暴的阿瑞斯战到了一处；
呼啸着追杀猎物的、带金箭的女神阿尔特弥斯
向天后赫拉毫不留情地发起了进攻；
勒托和善施恩惠的赫尔墨斯成了对手；
迎战赫菲斯托斯的是河神斯卡曼德罗斯，
而天神们称之为克珊托斯。

正当天神们各不相让之时，
阿基琉斯冲入战场，找寻赫克托尔，
著名的普里阿摩斯之子，决心用后者的鲜血，
填饱永不会厌战的战神阿瑞斯的恶欲！
而阿波罗却向埃涅阿斯注入了巨大的勇力，
怂恿他去迎战佩琉斯之子。
太阳神化身为普里阿摩斯之子吕卡昂，
并摹仿他的声音说道：
“特洛伊人高明的参谋，埃涅阿斯，
你不是在众人面前，高举酒杯说过，
要一对一地同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比个高低吗？”

听罢，埃涅阿斯立即答道：
“普里阿摩斯之子，为何你这样说话，
怂恿我同佩琉斯之子一对一地单打独斗？
这不是我首次同他交锋。
以前，我们就打过，那时，他高举长枪，
把我赶下伊达山，抢走我们羊群，
并摧毁了吕尔涅索斯和佩达索斯，
幸亏伟大的宙斯，使我健步如飞，侥幸逃脱。
否则，我就会死在阿基琉斯和雅典娜的手下，
雅典娜跑在他前面，护佑着他，
让他顺利地屠杀勒勒革斯人和特洛伊人。
因为总有天神护佑着他，
所以没有一个凡人能够打得过他。
而且，他的枪矛好象生了双眼，
总是能够击中对方，刺穿身体。
如果我们也有天神护身，
即使他由青铜铸就，谁胜谁败，也难下断言。”

听罢，宙斯之子阿波罗耐心劝道：
“那么，你为何不向天神祈祷？
你们都说阿佛罗狄忒是你的生母，
而生下阿基琉斯的只是一位地位低下的女神。
阿佛罗狄忒是宙斯之女，而另一个的父亲只是海中的一个老神。
握着尖锐的铜枪勇敢地冲上去吧！
别让他那气势汹汹的外表和豪言壮语吓倒！”

说罢，河波罗向埃涅阿斯注入了巨大的勇力，
后者披着闪亮的铠甲穿行在前沿阵地上。
白臂神赫拉立刻明晓了安基塞斯之子的意图，
他正满怀信心地准备挑战阿基琉斯。
于是，天后向众天神这样说道：
“波塞冬和雅典娜，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
该如何对付刚刚出现的情况。
福波斯·阿波罗怂恿埃涅阿斯，
斗志昂扬地去挑战佩琉斯之子。
我们应该马上赶走他，
否则，我们中有一个应该到阿基琉斯那里，
给他注入巨大的勇力，并告诉他不要担心，
强大的天神永远护佑他，胜利永远属于他。
站在特洛伊人一边的天神功力尚浅，
微不足道，不值得介怀！
我们从奥林卑斯山上冲下来，
就是为了保护他，使他取得胜利！
日后，他将按照命运神安排的路途走下去，
他的命运早在他母亲生他那一刻起就规定下了。
如果阿基琉斯不知道我们这些
强大的天神站在他身后，若真遇上天神
同他交手，他一定会胆怯后退的。”

听罢，海神波塞冬这样说道：
“赫拉，怎么啦，为何轻易就大光其火？
我可不愿意同支持对方的天神们交手，
因为他们的力量太不值一提了。
我建议，咱们还是离开这里，坐在高处，
观看凡人们的激烈的争斗，
如果战神和阿波罗亲自参战，

或者施展魔力削弱阿基琉斯的力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立即出动，同他们一比高下。
我敢肯定，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离开战场，
垂头丧气地回到众天神那里，
因为我们的力量，他们实在难以对抗。”

说罢，他首先进行，众神跟随着，
来到神一样的赫拉克勒斯的一座高高的堡垒，
那是特洛伊人和雅典娜
为他修造的避身之处，以便
躲开可怕的海怪向他猛冲猛撞。
众神就在那里坐下，
肩头罩着别人看不透的浓雾。
太阳神阿波罗和狂暴的阿瑞斯啊，
围在他们身边，也端坐在卡利科洛涅的顶峰。

就这样，双方天神坐在那里，各自盘算着，
都不愿首先挑起可怕的争斗
虽然高踞在奥林卑斯山顶的宙斯有心要他们拼杀。

此时，平原之上，人头攒动，兵器和铠甲闪出耀眼的光辉。
在人脚马蹄的踩踏之下，大地在呻吟着。
两军之间的空地上，双方的勇士，
安基塞斯之子埃涅阿斯和神勇的阿基琉斯互相对峙，
随时准备舍命厮杀，争个你死我活。
埃涅阿斯首先迈开大步，逼向双手，
头盔止不住地晃动，挺举着坚实的大盾，
手握着锋利的铜枪。看到对手开始行动，
阿基琉斯也冲出阵地，扑向敌人，
凶猛得如同一头狮子，招来全村居民的捕杀，
开始，对人群的人们，它毫不在意，
直到一位勇敢的年轻人刺了它一枪，
它才动了真威，张开血盆大口，
嘴角流出白沫，压制不住心中的恼怒，
身后的大尾激烈地来回拍打，
准备扑向人群。它双目圆睁，
纵身一跃，猛扑了过去，决心撕裂农民，
否则就是自己倒下。就象这样，

好战的精神和悲怒的心情激励着
阿基琉斯扑向英勇的埃涅阿斯。
他们相向而行，咄咄逼近。
捷足的阿基琉斯首先说道：
“埃涅阿斯，为何远离阵地
只身来到我的面前？为什么你如此拼命？
是不是想登上普里阿摩斯的王座，
统治众多的驯马的特洛伊人？
不过，你不会如愿以偿的，即使你杀了我，
普里阿摩斯他不会将王位传给你，
不要说他健壮得象个小伙子，他还有众多的儿子。
也许，为了表彰你，他们会奖给你
一块肥沃的土地，让你占有一个美丽的果园
和广阔的牧场。可是，这不会成为现实的。
还记得吧？以前我曾举着长枪，
将你赶下伊达山，抢了你的羊群，
你飞快地奔逃，连头都不敢回。
你逃到了吕尔涅索斯域，给市民带去了毁灭，
我在宙斯和雅典娜的帮助下，摧毁了它，
掳走了大批美丽的妇女。然而，
你又逃脱了，得力于宙斯和天神们的帮助。
不过，这一次天神们不会来帮你了，
别存什么侥幸心理，赶快退下，
滚回你自己的军阵中去，否则，
别怪我手下无情。即使是个傻瓜，也该记住惨败的教训！”

听罢，埃涅阿斯立即答道：
“佩琉斯之子，别说大话吓唬人了，
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说起咒骂和嘲弄，
我也是个一等的高手。
世间，人们之中流传着美丽的传说，
是有关你我的血统身世，我们都很清楚，
但均未见过彼此的父母。
人们都说，你是佩琉斯和
老海神之女，银足的忒提斯的儿子，
而我则是安基塞斯之子，
我的母亲就是宙斯之女阿佛罗狄忒。
今天，必定有一对父母要为失去心爱的儿子

而悲伤不已，因为我们双方都不会
被恐吓吓倒，一定会拼个你死我活。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身世，
我可以详详细细，原原本本地向你诉说。
乌云宙斯生子，取名达尔达诺斯，
是创建达尔达尼亚的祖先，
那时候，圣城伊利昂，人们的繁华都市
还不存在，人们都住在伊达山的山坡上。
达尔达诺斯生了埃里克托尼奥斯王，
他是人间最为富有的国王。
在他的牧地上放着三千匹马，
全都是母马，带着各自的小马驹。
北风神博瑞阿斯看中了欢腾的母马，
就变成一只黑色骏马进入了马群，
和母马们交配，生下了十二头小马。
这些马驹能够飞奔在成熟的麦田中，
而不踏断一根麦秸，
能够横跨一望无际的洋面，
奔腾在泡沫飞溅的浪花之上。
埃里克托尼奥斯又生下了特里斯，
特里斯有三个儿子，他们是
伊洛斯、阿萨拉科斯和神一样的伽倪墨得斯。
伽倪墨得斯长大后成为举世闻名的美男子，
被天神捉走，充当宙斯的司酒官，
永远地生活在奥林卑斯山。
伊洛斯生下高贵的拉奥墨冬，
后者又生下了提拉诺斯、普里阿摩斯、
兰波斯、克吕提奥斯和希克塔昂。
阿萨拉科斯则生了卡皮斯，
后者生了安基塞斯，而安基塞斯生了我。
普里阿摩斯生了赫克托尔。
这就是我的家世，无比辉煌和荣耀。
宙斯是神界和人间的主宰，
他可以随意地赐予我们勇力。
让我们不要再争吵了，象孩子似的
现在是在两军激战的战场上。
只要时间允许，我们都可以说出
能装满一百条海船的诅咒和侮辱，

因为人的舌头无比灵活，
语言中的词汇又多得数不清，
不管你说什么，总会听到应答的言语。
可是我们并无此需要，如同两个粗鲁的男孩子，
在大街之上互相咒骂，互相攻击，
也顾不上体面和名誉，
只是因为胸中怒火熊熊燃烧！
不论你如何威胁恐吓，我都不会退缩。
我们还是少说废话，亮出你的长枪，
让我们一决高低吧！”

说罢，他用力掷出了沉重的铜枪，
枪尖直冲阿基琉斯飞了过去，
后者心中一凛，
慌忙高举盾牌阻挡
心中还在担心是否能挡住对方的进攻。
糊涂的阿基琉斯啊！他忘了，
这面盾牌是天神为他精心制造，
怎么能轻易地被凡人的铜枪刺透？
果然，埃涅阿斯的长枪没有穿透盾牌，
扎入第二层时就被挡住了。这面盾牌，
共有五层，外面两层是青铜，
里面两层是白锡，
中间第三层是坚韧的黄金，
埃涅阿斯的长枪正是被这黄金层挡住了。
阿基琉斯也立即投出了长枪，
枪尖正中在盾牌的边沿，
那里的青铜最薄，牛皮最脆，
尖锐的枪头毫不费力地扎了进去，
发出了撕裂盾牌的巨响。
埃涅阿斯见此情景，万分惊恐，
急忙弯下身子，让那柄长枪
从后背穿了过去，颤悠悠地插进土里。
虽说侥幸在枪尖下逃生，
埃涅阿斯仍然惊魂未定，
一时呆立在地，不知如何是好。
阿基琉斯眼疾手快立刻抽出佩剑，
向埃涅阿斯砍去，后者抓起一块巨石

准备砸向对方。那块巨石大得两个人都难以抬动，
而埃涅阿斯却毫不费力地举过头顶。
阿基琉斯的利剑很可能砍中对方，杀取他的生命，
埃涅阿斯也很有可能用巨石砸烂
对方的盾牌或者头盔，
如果不是海神波塞冬眼尖，
看他俩正以死相拼，就对众天神说道：
“ 可怜的埃涅阿斯啊！我真为他难过！
他很有可能死在阿基琉斯的手下，奔赴哈得斯的冥府。
阿波罗百般怂恿他与强大的阿基琉斯独斗，
而远射神却不能保证他的生存！
他是一个无辜的代人受过的凡人，
并且总是向高高在上的天神们奉献丰厚的祭品，
这样一个好人，怎忍心让他惨遭不幸？
我们还是拯救他吧，
如果他真的死了，克罗诺斯之子一定会大动肝火。
命中注定，今天他命不该绝，
达尔达诺斯家族也不会永远绝嗣。
因为在宙斯和其他凡女所生的男孩中，
天父最喜次的就是他。
目前，宙斯已不再护佑普里阿摩斯家族，
以后，广大的特洛亚将归埃涅阿斯所有，
神圣的权杖会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 ”

听罢，牛眼的赫拉这样说道：
“ 波塞冬，这件事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是把埃涅阿斯救出，
还是听凭阿基琉斯将他杀死，都由你来决定。
在众天神面前，我和雅典娜
已多次宣誓，表示绝不会为特洛亚人消灾解难，
即使是阿开奥斯的儿子们
捣毁了伊利昂，
并大肆地烧杀抢掠！ ”

于是，海神波塞冬立即出发，
穿行在阵地中，顶着枪林箭雨，
到了埃涅阿斯和阿基琉斯交战的地方。
他扬起一片浓厚的云雾，

罩在了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眼前，
把刚刚掷出的长枪拔出来，
放到阿基琉斯的身前，
然后，提起埃涅阿斯，用力一抛，
穿着一行行的军列和战车战马，
落在考科涅斯人作战的地方，
他们处在战场的最最边沿。
波塞冬随之而来，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他说道：
“埃涅阿斯，是哪个可恶的天神
怂恿你去挑战强大的佩琉斯之子？
他不但比你强壮，而且比你更得宠于天神。
在以后的战斗中，只要碰到他，
你都要躲开他，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只有等阿基琉斯顺从命运女神的安排，
结束了生命，你才可以
毫无顾虑地冲杀在战场之上，
没有一个阿开奥斯将领会是你的对手！”

说罢，海神转身离去，返回战场，
拨开了阿基琉斯眼前的迷雾。
阿基琉斯睁开了眼睛，望着地上的长枪，
不禁长叹一声，这样说道：
“这真是不可能发生的奇迹，
我的对手转瞬不见，而我
掷出的扎在盾牌上的长枪竟躺在我身前！
我还以为他说的全是吹牛，
原来天神果然护佑着他。
不过，算了吧！以后他再也不会和我交手，
这一次能够逃脱已是三生有幸了。
眼下，我要激励其他的阿开奥斯人
大显身手，前去扑杀驯马的特洛伊人！”

然后，他穿行在阵地上，这样鼓励道：
“勇敢的阿开奥斯勇士们！不要远离特洛伊人站着观望！
向前冲啊！一对一地拼个你死我活！
战争不能只靠某个人，
象我，虽然强大，也不能阻挡全体特洛伊人！”

即使是永生的战神或雅典娜
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只要我的双腿，双手还有力量，
我就会坚持战斗，永不退缩。
我要冲进特洛伊人的军阵，我敢说，
每个特洛伊人都会万分后悔与我相会！”

此时，伟大的赫克托尔在激励属下，
宣布要和阿基琉斯交手，他这样说道：
“别惧怕佩琉斯之子，英勇的特洛伊人！
要论言词论辩，我可以和天神一决高下，
但在武力方面，却远远逊于他们。
阿基琉斯也一样，并非全部说到做到，
有的话语可以实现，有的就会半途而废。
我立即就去和他交手，虽然他的双手
如同熊熊的火焰，他的战斗意志如同坚硬的铁块！”

听罢，特洛伊人信心猛增，
纷纷举起长枪，冲向敌人，喊杀之声震耳欲聋。
这时，太阳神阿波罗靠近赫克托尔，这样说道：
“赫克托尔，千万不要和阿基琉斯单打独斗，
还是退回队伍，和大家一起冲杀，
注意别让他的长枪击中或利剑砍伤！”

听到天神的警告，
赫克托尔心中害怕，急忙闪身混入队伍。

而阿基琉斯则斗志昂扬，信心十足，冲向敌人。
他首先杀死了奥特伦透斯之子伊菲提昂，
他是一位勇敢的首领，母亲是一位女河神，
在白雪皑皑的特摩罗斯山下
的美丽富裕的许得生下了他。
伊菲提昂向阿基琉斯冲了过来，
被后者用枪刺中脑门，脑袋登时一分为二。
他轰然倒地，阿基琉斯这样自夸道：
“凶狂的奥特伦透斯之子，
命中注定你要死在特洛伊，
远离你的故土盖亚湖畔，那儿有你父的土地

和多年的许洛斯河和多急流的赫尔摩斯河。”

在他夸耀之际，浓黑的死亡已罩住了伊菲提昂的双目。他的尸体无人照料，被阿开奥斯人飞快地车轮碾成了肉浆。接着，阿基琉斯又击中了安特诺尔之子得摩勒昂的头部。枪头刺穿头盔，深深地扎入了太阳穴，捣烂了脑内的血浆，使他毫无生息地瘫软在地。见此情景，希波达马斯心惊胆战，跳下战马，转身逃跑，阿基琉斯追了上去，挺枪击中了他的背部，他惨叫一声，如同青年们拖着的一头粗壮公牛，在去祭祀波塞冬时大声呼叫，但天神却格外地高兴。希波达马斯惨叫过后，生命归于沉寂。阿基琉斯又攻向普里阿摩斯之子波吕多罗斯，他年龄最小，最受老父的宠爱，也最快捷，本来父亲不允许他参战，但他自信自己能跑得比谁都快，终于活跃在战场上。但是，现在，捷足的阿基琉斯掷枪刺中了他的后背，正扎在金质的扣带和胸甲相交叉的部位，锋利的长枪穿透了身体，从肚脐捅了出来，波吕多罗斯大声惨叫，眼前一片昏黑，双手捂住流出的肠子，瘫倒在地。

见到这种惨状，赫克托尔心中难以压制住愤怒和悲痛，他不甘心隐藏在别人身后，马上冲上前沿，手中挥舞着长枪，凶猛得象一团烈火。阿基琉斯一见到他，马上迎了上去，这样自言自语道：“就是这个人，这个可恶的杀人狂！他杀死了我最亲爱的朋友，让我伤心难过。今天，我要和他面对面地决斗，不再躲避！”

说罢，他对赫克托尔怒目而视，这样喊道：
“走近点，快来受死！”

但是，赫克托尔无所畏惧，平静地说道：
“佩琉斯之子，别拿大话吓唬人，
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
说起运用言词，我并不比你差，
讲起武功，我知道，你确实是个好手。
但事情都摆在天神的膝上，由他们决定。
所以，我是比你软弱，也有可能一枪杀死你，
况且，我的枪矛也总是勇不可挡。”

说罢，赫克托尔掷出了手中的长枪，
但被雅典娜轻轻一吹，就吹离了方向，
未碰到阿基琉斯一根毫毛，又回到了赫克托尔的身边，
掉在身前的泥土中。
阿基琉斯呐喊着扑向对手，
准备将他置于死地，
但是阿波罗将赫克托尔提离地面，
隐身于浓雾之中，躲过了扑杀。
阿基琉斯不甘心，连续刺杀，
但一连三次，都刺在虚无的浓雾中，
他做第四次冲击时，这样喊道：
“你这条恶狗，又一次逃过了死亡，
显然是阿波罗将你拯救，
你肯定在每次上场拼杀前都要向他祈祷。
如果有哪位天神也来帮助我，
下次与你交手时，一定不把你饶过！
现在我先去斩杀其他的特洛伊人！”

阿基琉斯刺中了德律奥普斯，
枪头捅穿了脖颈，他倒毙在地。
阿基琉斯弃之不管，又追上去刺杀菲勒托尔之子，
英俊潇洒的得穆科斯。他被刺伤在地，
又被对手挥剑砍中，立刻失掉了生命。
接着，阿基琉斯又扑向比阿斯的两个儿子，
拉奥戈诺斯和达尔达诺斯，一个用枪，
一个用剑，都被从战车上打翻在地。

阿拉斯托尔之子特罗斯吓破了胆，
跑到阿基琉斯的膝下请求饶命，
可是与他同龄的阿基琉斯才不会施舍这份恩情，
他不为苦苦的哀求所动，
依然铁石心肠地挥剑砍去，
利剑刺入特罗斯的肚脏，
并把它捣出身体，血流如注，浸湿了衣衫，
浓黑的迷茫罩住了他的双目，
灵魂悠悠地飘离了躯体。
阿基琉斯又冲向穆利奥斯，
挺枪刺中了一只耳朵，用力一拉，
枪头又从另一只耳朵中穿了出来。
接着，他又用利剑劈开了阿革诺尔之子
埃克克洛斯的头顶，热血喷涌而出，
死神和命运之神将他抛入了冥府。
阿基琉斯的长枪又击中了杜卡利昂的手臂，
正处在筋腱交结的肘部，
杜卡利昂被突如其来的恐怖吓呆了，
动也不动，阿基琉斯紧接着又是一剑，
前断了脖子，脑袋和身体分了家，飞腾而去，
沉重的躯体仆倒在地。
阿基琉斯又冲向里格摩斯，
他是色雷斯人佩里奥斯的儿子。
阿基琉斯的枪尖恰好刺中肚腹，将他撂倒在战车之下。
他的车手，阿瑞托奥斯一见不妙，
转身想逃，被阿基琉斯击中了后背，
倒下战车，战马受惊撒腿狂跑。
如同干燥的森林燃起了熊熊烈火，沿着山谷飞速地蔓延，
强劲的山风助着大火，肆意吞噬山林。
就象这样，凶神恶煞般的阿基琉斯
在战场上横冲直撞，那柄长枪
随时挺送，如入无人之境，只是鲜血淋漓。
就象打谷场上的一只健壮的公牛，
在农民的牵引下，迈着大蹄踏过大麦，
将麦皮迅速与麦粒分家。
就象这样，阿基琉斯驾着那两匹神马，
驰骋在战场上，踩着无数的尸体，
飞溅的鲜血染红了飞转的车轮和车栏，

盾牌和武器在压后之下四处迸溅。
为了胜利的光荣，佩琉斯之子就是这样冲杀，
强壮无比的双手沾满了可怕的殷红的鲜血。

第二十一卷

——阿基琉斯同克珊托斯神交手

特洛伊人一直撤退，退到了属于天父宙斯的，
水流湍急的克珊托斯河的岸边，
勇猛阿基琉斯从中间将他们截成两部分，
一部分在平原上狂奔，逃向伊利昂，
就在那个地方，一天之前，阿开奥斯人
被强大的赫克托尔杀得仓皇逃回海船。
如今，就在这条路线上，特洛伊人没命地逃跑，
可是被天后赫拉降下的迷雾罩住，找不到归路。
而另一部分则被赶至水流湍急的大河，
拥挤的士兵纷纷落入漩涡之中，
巨大的水势冲击着河岸，里面翻腾着可怜的士兵，
他们厉声嚎叫，失去了自己的长枪和大盾。
如同一大群蝗虫，为了躲开烈火的焚烧，
纷纷一头扎入水中，
阿基琉斯正是这样，把众多的特洛伊人
赶到了拥挤不堪、水流湍急的克珊托斯河中。

这时，宙斯钟爱的阿基琉斯将长枪靠在河边的怪柳树下，
手中只握住一把利剑，跳进河中，
凶神恶煞般地追赶水中的敌人，
左右开弓，挥剑斩杀，
伴随着一声声的惨叫，鲜血染红了河流。
如同水里的鱼群，看到一只大海豚扑来，
全都惊慌失措地四处躲藏，
因为海豚会毫不留情地把它们全都吞下。
特洛伊人就是这样忙不迭地躲避着阿基琉斯。
终于，阿基琉斯杀得四肢酸软，无力举剑，
就从河中擒来十二名身强力壮的特洛伊人，
准备为帕特罗克洛斯举行血祭。
这些可怜的特洛伊人被吓傻了，个个木头木脑儿，
双手被自己身上撕下来的布条缚在身后，
如同吓坏了的小鹿那样，被赶上了河岸。
阿基琉斯把祭品交给属下，令他们押回海船，
自己则又返身回去，继续斩杀。

首先他碰上了倒霉的吕卡昂，
他是普里阿摩斯之子，达尔达诺斯的后代，
正从水中爬出，准备逃跑。
以前，阿基琉斯在夜里偷袭普里阿摩斯的果园，
在那里俘虏了他，当时他正在砍伐花果树的枝条，
来做战车的护栏，没想到阿基琉斯从天而降。
阿基琉斯用船把他运到利姆诺斯当作奴隶出售，
被伊阿宋之子买去。后来，吕卡昂的一位朋友，
英布罗斯的埃埃提昂用重金将他赎身，
并送回神圣的阿里斯柏，他从那里逃跑，
归到了普里阿摩斯的都城。
在伊利昂，他和亲友们尽情欢聚，
刚刚过了十一天，而在这第十二天，
他又一次落在了阿基琉斯的手中，
这次是把他送往冥府，尽管他极为不乐意。
捷足阿基琉斯一眼就认出了他，
因为他刚水淋淋地从水中爬出，
丢盔卸甲，暴露出了全身。
见到他，阿基琉斯万分诧异，
他满腔愤怒，这样自言自语道：
“真是不可思议！在我眼前竟出现了这样一个奇迹！
那些心胸开阔的特洛伊人，
难道被我打死之后，还可以从冥间返回吗？
我把这个人卖到了利姆诺斯，他竟然躲过了死亡，
又回到这里。汹涌的大海可以挡住强大的船队，
竟然挡不住他一个人。好吧，这一次，
我要让他好好尝尝长枪的味道，
这样我就能够亲眼看清，他是否仍会从地下的冥府归来。
沉重的泥堆成的坟墓能够压住许多
强壮的人，当然也会留住他。”

阿基琉斯正在这样盘算着，
而吕卡昂则向他跑来，
一心想抱住他的双腿苦苦哀求，
请阿基琉斯饶他一命，然而后者毫不留情，
冲着他掷出了长枪，吕卡昂见枪飞来，
急忙弯腰闪过，枪头擦着后背呼啸而过，

深深地扎进泥土中，颤动着吃人的欲望。
吕卡昂终于跑到他的跟前，
一只手抱住他的大腿，一只手紧握长枪，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向阿基琉斯大声请求：
“阿基琉斯！我这样跪倒在你面前，
请你高抬贵手，饶过我一命吧。
那天，你在我父的果园中将我抓获，
成为第一个和我分食得墨特尔的果实的阿开奥斯人，
然后你把我送往利姆诺斯，
用我换回了一百头牛。如果这次你不杀我，
我会付给你三倍于此的赎金。
可怜我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伊利昂，
同亲友们欢聚仅有十二天，又一次落在了你的手中，
显然是天父宙斯十分讨厌我，让我再一次被你抓住。
我的母亲，生下了我这么一个短命鬼，
她是阿尔特斯之女拉奥托埃，
阿尔特斯是好战的勒勒革斯人的国王，
占据着萨特尼奥埃斯河畔的佩达索斯。
她嫁给了普里阿摩斯，成为他众多妻子中的一个，
并为他生下了两个儿子。可是他的两个儿子
都将死在你的手下，在激烈的阵前，
你的长枪已刺杀了我的兄弟波吕多罗斯，
而现在我也要走向灭亡，既然天神执意要毁灭我，
那我一定逃不出你的手掌心。
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告诉你一件事，
请你记在心头，是赫克托尔杀了你亲密的战友，
而我和他虽然同父却不同母！”

普里阿摩斯的高贵的儿子这样苦苦求饶，
却听到一番无情的回答：
“你这个傻瓜，别再提赎金的事了，
如果帕特罗克洛斯没有战死疆场，
我还会宽容地对待特洛伊人，
俘虏过大批的士兵，并把他们卖到远方，
但是在伊利昂城前，由天神送到我手中的特洛伊人，
谁也甭想逃过一死，
尤其是普里阿摩斯的儿子！
你面临死亡，为何如此悲伤？”

远比你杰出的帕特罗克洛斯已经死去，
而我，既高大又英俊的阿基琉斯，
由女神养育，有一个显赫的父亲，
也不能摆脱死神和命运之神的捉弄。
不知道什么时候，或许是早晨，或许是中午，
或许是晚上，我就会战死，
死在一只利枪或一支利箭之下！”

听罢，吕卡昂魂飞魄散，
长枪落地，瘫软下去。
阿基琉斯伸手抽出身边的佩剑，
挥剑劈进脖颈下的锁骨上，
剑锋深深地扎了进去，
他一声未哼，仆倒在地，
殷红的鲜血汨汨流出，染红了地面。
阿基琉斯抓住他的脚，扔进河中，
并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如此嘲弄道：
“和鱼群一起躺着吧，
让它们尽情地吸吮你的鲜血。
斯卡曼德罗斯河会把你卷入大海，
所以你的母亲不可能在你的停尸床前痛哭！
翻腾的鱼儿，吐着白沫，
争先恐后地涌上来舔食你的皮肉。
等你们逃跑，逃向伊利昂，
我要统统将你们杀死，
即使这条水流湍急的银色河流也救不了你们，
虽然你们曾向河神献祭过无数的牛羊和骏马。
你们必须血债血偿，竟然
在我未参战的时候，杀死了帕特罗克洛斯，
还在众多的海船边，杀死了无数的阿开奥斯人。”

听罢，河神勃然大怒，心中盘算
怎样才能止住阿基琉斯的血腥屠杀，
拯救可怜阿开奥斯人。
此时，佩琉斯之子正气势汹汹地
冲向佩勒贡之子阿斯特罗帕奥斯，
佩勒贡的父亲是大河阿克西奥斯之神，
爱上了阿克萨墨诺斯的长女佩里波娅，

两人结合生下了他。
阿基琉斯握着长枪冲向阿斯特罗帕奥斯，
后者正跨上河岸，手中握着两把长枪，
克珊托斯十分厌恶阿基琉斯在他的河中
屠杀特洛伊人的野蛮行径，便向他的对手注入了巨大的勇力。
两位勇士相向而行，咄咄逼近，
捷足阿基琉斯首先说道：
“你是何人？来自何方？胆敢和我交战？
只有那些不幸的父亲儿子才能与我打斗！”

高贵的佩勒贡之子这样答道：
“既然你问我，我就告诉你，
我来自遥远的，美丽的派奥尼亚，
统领着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派奥尼亚军队，
来到伊利昂后，今天已是第十一天。
说起我的家世，首先是水面宽广的，
水流清澈的大河阿克西奥斯，
他生下了神枪手佩勒贡，而后者生下了我。
听清了吗？阿基琉斯，让我们动手拼杀吧！”

阿基琉斯立即高举粗壮的柁木长枪，
神枪手阿斯特罗帕奥斯也不甘示弱，
一次投枪就飞出两支，
一支正中在对手的盾牌上，
可是并未穿透，枪头被坚韧的黄金层挡住。
另一支则擦伤了阿基琉斯的右臂，
肘部流出了殷红的血液，枪头擦身而过，
扎在泥土中，还颤动着吃人的欲望。
阿基琉斯也满怀愤怒，
凶猛地掷向阿斯特罗帕奥斯，
但是未击中目标，而是扎进了身后的堤岸，
用力如此之大，枪杆已扎进一半之长。
一见不中，阿基琉斯迅速抽出长剑，
而阿斯特罗帕奥斯却伸出双手
拔那扎进堤岸的柁木长枪，
拔了三次，都枉费心力，难以拔出，
他正打算第四次用力拧断长枪，
阿基琉斯已提剑飞快地赶至，

手起剑落，他的肚腹被砍裂，
肚肚肠肠全都流了出来，
他大口地喘息着，一会儿就进入了黑暗。
阿基琉斯抬腿踩住他的胸口，
剥下他身上的铠甲，忍不住夸口道：
“躺下吧！要想战胜克罗诺斯之子绝非易事，
即使是河神的后代也无可奈何！
你自称你来自河神的家族，
而我却属于宙斯的宗族！
我父佩琉斯是无数米尔弥冬人的首领，
他是埃阿科斯的后代，而生养埃阿科斯的正是宙斯！
宙斯远比水流湍急的河神强大，
那么，宙斯的后代一定胜过河神的子孙！
面前这条大河的河神即使想帮你，
也无法敌过宙斯的后代，
即使是水势浩大，深不可测的俄开阿诺斯河
也不能同宙斯相对抗，
尽管他是所有大海、海流和泉水
的总源。看到宙斯动了大怒，
投掷出慑人的炸雷时，
他会吓得脸色发白，瑟瑟发抖！”

说罢，他从堤岸拔出长枪，
抛弃了阿斯特罗帕奥斯的尸体，
任凭冰冷的河水拍打着他，
贪婪的鱼群聚在尸体边
大口地吞血，大口地吃肉。
河边的派奥尼亚人眼见自己的首领
惨死在阿基琉斯剑下，个个惊慌失措，
而凶煞般的佩琉斯之子正向他们扑来。
特尔西特科斯、米冬、阿斯提皮洛斯、
姆涅索斯、特拉西奥斯、埃尼奥斯和奥斐勒斯特斯
纷纷死在他的手下。
他正要继续屠杀派奥尼亚人，
恼怒万分的河神化身为一个凡人，
从漩涡的深处，这样对他说道：
“停手吧！阿基琉斯！在凡人之中数你最强大，
也数你最凶残，偏偏天神总是护佑你！”

如果克罗诺斯之子允许你杀光特洛伊人，
请你把他们赶到平原上，再大开杀戒，
你已经让无数的尸体倒在了我的河流中，
眼看要堵塞河道，水流不再畅通，
而你却还想继续屠杀。
快离开吧！军队的统帅！我已害怕了这一切！”

听罢，捷足的阿基琉斯这样答道：
“斯卡曼德罗斯河神，我照你的去做。
不过，我会继续屠杀特洛伊人，一直把他们赶回城！
我还要同赫克托尔单打独斗，
同他争个你死我活！”

说罢，他又气势汹汹地冲向敌人。
于是，水流湍急的河神对阿波罗说道：
“宙斯之子，伟大的远射神，你不觉得羞耻吗？
宙斯多次嘱咐你帮助特洛伊人
直到太阳西下，夜幕降临，
而你却完全没有照他说的去做！”

这时，伟大的阿基琉斯纵身投入水中，
河神掀起滔天巨浪向他迎面击来，
连同被阿基琉斯杀死的沉在河底的尸体
也被席卷上来，扑天盖地地砸向阿基琉斯。
河神愤怒地大吼着，
一面涌起清澈的河水拯救活着的特洛伊人，
将他们隐在深深的水中，
一面掀起坚韧的水浪，围在阿基琉斯周围，
强有力的巨浪打着他的盾牌，
阵阵冲击使他脚下不稳，
他急忙抓住一棵高大的榆木枝干，
可是榆树又被大水连根拔起，
茂密的枝叶铺盖在河面之上，
粗壮的树干横倒下去搭在两岸。
阿基琉斯十分恐惧，急忙跃出急流
迈开大腿，冲向平原。
但河神不愿就此罢休，继续掀起黑色的浪头，
打在逃奔的英雄的身前企图阻止他冲杀特洛伊人。

而捷足的阿基琉斯一会儿就逃出一枪之距，
快速地如同一只乌黑的雄鹰，
它是飞禽之中最快、最有力的猎鸟。
他就这样奔跑着，身上的铠甲琅琅作响，
而身后的河神紧追不放，
巨大的浪头砸在地上，惊天动地。
如同一个农民，握着鹤嘴锄，
开挖渠道，准备引水浇灌自己的田园，
水流顺着水渠冲涌而来，
冲走了污垢，冲动了石块，
水势越来越大，等到达了一个斜坡时，
急涌的水流冲开了渠道，
赶过了挖渠的农民，奔流而下。
就象这样，河神追赶着阿基琉斯，
浪水一次次地打到他身前，
尽管他跑得飞快，但天神永远比凡人强大。
神一样的捷足的阿基琉斯多次试图转身站立，
想看看是否所有的天神在身后追赶，
可每次都未能如愿，巨大的水势
从天而降，拍打在他的双肩之上，
使他惊恐地一跃而起，加快速度，继续前奔。
阿基琉斯已经奔跑得身心疲惫，
他仰天长叹，这样说道：
“天父宙斯啊！可怜可怜我吧！
难道没有一位天神动了恻隐之心
将我救出河神的追赶？
可恨啊！我那生身母亲，是她编了谎言欺骗我，
说我将死于伊利昂城下，死在一支飞速而来的利箭！
但愿赫克托尔将我杀死，他是特洛伊人最杰出的勇士！
我是勇士，也要死在勇士的手下！
而现在，我却要淹死在一条大河之中，
如同一个牧猪的男孩，试图穿过河流，
却被湍急的水势悲惨地卷走。”

听到他的祈求，波塞冬和雅典娜迅速前来，
都化身为凡人，站在他的面前，
两位天神握住他的手，安慰他。
海神波塞冬首先开口说道：

“佩琉斯之子，不要悲观失望！
记住！我和帕拉斯·雅典娜
会坚决帮助你，这是经过宙斯许可的。
命中注定你不会死于这条大河，
一会儿，你就会看到，他会慢慢退落下去。
如果你愿意听从，我就给你一个忠告：
如果你还没有将特洛伊人
赶回圣城伊利昂，就不要停止激烈的冲杀；
但是，一旦杀死了赫克托尔，就马上返回海船，
我向你保证你一定赢得巨大光荣！”

说罢，二位返回天神中间，
而阿基琉斯则信心十足地冲向平原。
平原之上，洪水滔天，
飘荡着成堆的铠甲，成片的尸体。
英勇的阿基琉斯毫无惧色，
迎着水流迈步向前，
雅典娜已给他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连河神掀起的巨大水浪也奈何他不得。
河神则更加恼怒，
掀起更具威力的滔天巨浪冲击他，
一面战斗，一面大声呼唤西摩尼斯河道：
“我的兄弟，帮我一起拉住这可恶的混蛋！
不一会儿，特洛伊人就会被他冲垮，
普里阿摩斯的圣城将毁于一旦。
快来帮我吧！让众多的溪水，
充满你的河道，掀起巨大的水浪
夹杂着无数的林木山石，
冲泻到这个狂妄的家伙身上！
他如此胆大妄为，
竟胆敢同天神一决高下，
他的勇力和英俊都救不了他，
那套金光闪闪的铠甲也将沉入河底。
我要让他和他所有的一切葬在层层淤泥之中
让阿开奥斯人永远找不到他的尸首。
我一定会说到做到，这里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阿开奥斯人不必再费心为他另选坟墓！”

说罢，克珊托斯扑向阿基琉斯，
扬起巨大的浪头，水势湍急地冲了过来，
夹携着巨大的吼声、鲜血和尸首。
黑色的浪花纷纷扬扬地砸向佩琉斯之子。
见此险情，天后赫拉忍不住尖叫起来，
十分担心阿基琉斯被狂怒的大河卷走。
她立即对爱子赫菲斯托斯说道：
“亲爱的孩子，跛足的天神！赶快行动吧。
你有足够的能力抵住克珊托斯，
快去帮助阿基琉斯，燃起熊熊大火！
我会召唤暴烈的泽费罗斯和诺托斯两位风神，
让他们吹起强劲的狂风，为你助长火势，
烧毁特洛亚人的尸体和铠甲！
你去燃烧克珊托斯河畔的树木，
不管他出言威胁或是低声哀求，都不要撤退。
不要止息你的怒火，
直到我大声呼喊，
你才可以熄灭那燃烧不止的大火。”

听罢，赫菲斯托斯立即燃起了熊熊大火，
火焰先在平原上点燃，
烧净了阿基琉斯杀死的无数特洛亚人的尸体和成堆的铠甲，
大火烤着平原，阻挡了洪水的继续喷泻。
如同被雨打湿的麦场，在秋日的北风的吹拂下
迅速风干僵硬，让农民眉开颜笑。
这时的平原上，就是这般地干燥、荒凉。
匠神把烈火接着引向了河边
烧着了河边一排排的榆树、柳树和怪树，
火苗舔卷着生长在河边的大片植物，
比如三叶草、芦苇和大片的良姜。
就连水中的鱼儿，比如鳗鱼，
在大火的炙烤之下，个个惊慌失措，
急速地扎入清凉一些的深水中去。
河神克珊托斯也被烤得晕头转向，忍不住大声喊道：
“赫菲斯托斯，住手吧！你是天神中最有威力的一个，
我无法同你抗争！请你熄火吧！
我不会再帮助特洛亚人，即使阿基琉斯将他们
赶离伊利昂城堡，我也不会再加干涉！”

河流在烈火的烘烤下，冒起大火的水泡，
清澈的河水上下翻滚着，散着热气，
如同灶下的大火舔着锅底，
锅中的白色猪脂不停地翻腾。
大河之水就这样可怕地沸腾着，
河神克珊托斯炙痛难奈，
失去了畅流的能力，被大火凝固在那里，
他呻吟着，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向赫拉哀求道：
“天后赫拉！为何您的儿子偏偏找上了我的麻烦
我并没有得罪你，那边的天神的罪过比我大得多！
我立刻停止战斗，请求你让匠神罢手吧！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对天发下重誓：
我永远不再帮助特洛伊人，
即使是阿基琉斯攻陷伊利昂城，
并燃起熊熊大火焚毁它，
我也不会插一根手指头去帮助他们！”

听罢，白臂神赫拉心满意足，
就对亲爱的儿子赫菲斯托斯这样喊道：
“收起烈火吧，我的儿子，
不值得为了凡人而伤了天神之间的和气！”

听到赫拉的呼喊，匠神收起了火焰，
河水也停息了暴怒，回到平静的水道。

就这样，克珊托斯被制服。
两位天神尽管仍旧十分愤怒，
但还是听从赫拉的吩咐，中止了战斗。
可是其他的天神却爆发了激烈的争斗，
他们各自怀着对对方的愤怒，呼啸着迅猛的扑了上去！
大地在脚下呻吟，天空传来回响。
高坐在奥林卑斯山顶的宙斯，
看到如此暴烈的场面，快乐得开怀大笑！
双方逼到一处，展开厮杀。
冲在最前面的是战神阿瑞斯，他直扑雅典娜，
横握长枪，破口大骂道：
“你这讨厌的狗虫龟，为何如此蛮横，

满怀恶意地挑起天神之间的争斗？
你没有忘记曾唆使提丢斯之子
狄奥墨得斯用枪刺我这件事吧？
竟然在众天神面前，如此大胆地刺伤了我的健美的肌肤！
现在，我要你偿还这笔血债！”

说罢，他举枪便刺，
刺中了那面连宙斯的炸雷都无可奈何的
飘扬着金色流苏的大盾。
雅典娜稍稍后退，伸手捡起一块巨石，
乌黑、硕大、粗糙，古代人用这样的石头，
作为划分边界的标志。
女神把这块石头砸向战神的脖子，正中目标，
后者马上轰然倒下，展开手脚，占满了七佩勒特隆的地面，
头发沾满了泥土，身上的铠甲琅琅作响。
雅典娜放声大笑，向战神自夸道：
“你这个可怜的蠢才！竟妄图胜过我，
不知道我比你强大得多！
现在，你母亲对你的诅咒实现了。
因为你抛弃了阿开奥斯，转而帮助特洛伊人，
使她暴跳如雷，大声诅咒你必定遭难！”

说罢，她不再理睬他，把明亮的目光移向别处，
而阿佛罗狄忒则搀扶起阿瑞斯，
将软弱无力的他移出了战场。
白臂神赫拉一见阿佛罗狄忒出现在战场，
就立刻用长着翅膀的语气向雅典娜说道：
“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快看！
阿佛罗狄忒正扶着那个杀人魔王
离开战场！快追赶上去，拦住他们！”

听罢，雅典娜兴致勃勃地追了上去，
抢在他俩的前头，回身就是一拳，正中阿佛罗狄忒的前胸，
将后者打得头昏眼花，四肢酸软。
两位天神就这样伸腿躺在广阔的大地上。
雅典娜洋洋自得，这样夸道：
“如果所有的前来帮助特洛伊人，
同身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作战的天神，

都能象阿佛罗狄忒跑上来帮助阿瑞斯
那样的鲁莽、勇敢，与我相抗，
那么我们早就能够捣毁伊利昂城，
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听着这番炫耀，赫拉的脸上绽开了舒心的微笑。
这时，海神波塞冬向阿波罗说道：
“福波斯，你们俩为何还不交手？
而其他天神都搏杀了，我们却毫无建树，
这样会毫无脸面返回奥林卑斯山宫中！
你先动手吧，因为我比你年长，
见识比你广，阅历比你丰富。
你这个小笨蛋，竟然如此健忘！
你忘了我们为这座伊利昂城吃了多大的苦头。
当年，宙斯派你我二人降下人间，
为傲慢的拉奥墨冬服一年苦役，
他可以任意使唤我们，但要付一笔报酬。
我为特洛亚人修建了一条高大美观、
坚不可摧的绕城护墙，而你，
福波斯，却在林木茂盛的山谷间，
为他放牧成群的长角牛。
当结束苦役，领取报酬的时刻来临时，
阴险的拉奥墨冬却背信弃义地吞掉了我俩的工资，
蛮横地赶我们，并扬言要把我们大捆小绑，
发送到遥远的海岛上卖掉，还威胁我们，
要用利斧砍去我们的耳朵！
迫于无奈，我们恼火地返回家中，
对他这种出尔反尔的可耻行径万分痛恨！
而现在，你竟然保护他的子民，
不想与我们站在一起，
让他们的城市荡然无存，
让骄横的特洛亚人，连同妻子儿女都遭灭顶之灾。”

听罢，远射神阿波罗这样答道：
“波塞冬啊！如果我是为了这些凡人
同你争斗，你一定会以为我发疯了！
可怜他们如同枝头的绿叶，
吸吮着大地的营养，可是不久，

它们就会全部枯黄凋零。
我不愿同你交手，让这些凡人自生自灭吧！”

说罢，他扭头离开，
因为他不情愿和自己的叔父交手。
可是他的妹妹，猎神阿尔特弥斯
却勃然大怒，强烈地责备道：
“远射神！你怎能可耻地临阵脱逃？
不想做任何努力，拱手把胜利让给了波塞冬！
可耻啊！你还背着银光闪烁的利箭！
从今往后，不要让我再听到你的任何夸口，
尤其是在宙斯的宫殿里，当着所有天神的面！
声明你力大无穷，可以和波塞冬决一高下！”

听到她的责骂，阿波罗沉默不语，
而高贵的宙斯之妻赫拉却大为恼火，
对着猎神，大声诅骂道：
“你这个无耻的东西！胆敢和我作对？
要和我搏杀，你一定凶多吉少，
尽管宙斯使你成为女人中的狮子，
可以发射利箭，任意射杀生灵！
你还是回到山林原野中追逐野兽吧，
别妄图和强大的天神交手！
如果你真想试一试，那我们就比一下，
让你看看我说的是否有假。”

说罢，赫拉伸出左手拧住了女神的双手，
用右手夺下她的弓箭，舞动着，
劈打女神的脸面，快乐地看着
后者哭叫着躲闪，利箭从箭袋中四处散落。
猎神泪水横流地挣脱了束缚，不管自己的弓箭，
飞快地逃走，如同一只被凶猛的鹰追逐的
白鸽，慌不择路地飞进悬崖的缝隙之中，
命运之神大发慈悲，将它挽救。

见此情景，弑杀阿尔戈斯的赫尔墨斯对勒托说道：
“勒托啊！我是绝不会与你交战的，
我知道，同宙斯之妻交手决无好下场。”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夸耀不止，
让众天神都知道你远比我强大！”

而勒托则弯身捡起女儿失落在地上的
大弓和利箭，朝着猎神离开的方向
追了上去。此时，
阿尔特弥斯已来到了宙斯的宫殿，
坐在父亲的腿上，泪流不止，
永不腐烂的裙袍在身上不住地颤抖。
宙斯将女儿搂在怀中和蔼地问道：
“亲爱的女儿，你是不是搞了什么恶作剧，
致使某位天神狠狠地想罚了你一顿？”

听罢，头顶花束秀发飘飘的猎神这样答道：
“父亲啊！是那个赫拉，你的妻子打了我！
正是他挑起了众神的格斗和拼杀。”

父女俩正在交谈之际，
阿波罗已来到了圣城伊利昂，
他十分担心那坚不可摧的城墙，
在今天，就会被长发的阿开奥斯人冲陷。
而其他的天神都返回了天庭，
有的生气，有的欢喜，
围坐在天父宙斯的脚边。
战场上，阿基琉斯正肆意屠杀
特洛伊人和迅捷的战马，如同一位天神
燃烧了高耸的城堡，浓浓的黑烟直冲苍天，
而可怜的市民悲叹伤心，无家可归。
就是这样，阿基琉斯使特洛伊人苦苦挣扎，忍受磨难。

普里阿摩斯登上了巍峨的，
可以远望的城楼，看到特洛伊人
拼命地奔逃，后面追赶着凶神恶煞般的阿基琉斯，
不禁连连叹息，无可奈何地走下城楼，
对守门的士兵这样吩咐道：
“立即打开城门，让逃回的特洛伊人躲进来，
注意！等他们进来之后立即关闭城门，
因为可怕的阿基琉斯正紧追不舍，

千万不可让他也闯进来，
否则，我们的末日马上来临。
我真担心，这个煞星会攻入我们的城堡！”

听罢，守兵拉开门闩，打开了城门，
让奔逃不止的特洛伊人获得生存的机会，
为了使他们少受屠杀，阿波罗也冲了出去。
可怜的特洛伊人跑得浑身都是尘土，
个个口干舌燥，仍然狂奔不止。
在后面是狂烈的阿基琉斯，
他心中仍念念不忘为自己争得巨大的荣耀。

如果不是阿波罗及时地激励
安特诺尔之子，杰出的阿革诺尔迎战，
阿开奥斯人很可能长驱直入，捣烂伊利昂，
阿波罗给他注入了巨大的勇力，
然后依靠在一个橡树上，罩在迷雾中
准备时刻保护他，挡开可怕的死亡的袭击。
阿革诺尔停身站立，
等着阿基琉斯冲杀过来，
虽鼓足了勇气，心中仍不住地打鼓，
忐忑不安地自言自语道：
“上天啊！我该怎么办？
如果和其他人一样逃向城堡，
早晚也会被阿基琉斯刺中，可悲地死去！
或者丢开被阿基琉斯追逐的其他特洛伊人，
另找一条小路，穿过广阔的特洛伊平原，
逃到伊达山的密林之中，躲在那里，
等天黑之后，到河里洗个澡，洗净血污，
再返回伊利昂城堡。
可是，为何我内心如此矛盾？
或许阿基琉斯会发现我逃往平原，
就会立刻追上来，将我杀掉，
那时，我会毫无反手之力，
因为凡人之中他最为强大！
我何不勇敢地在城下同他交战，
毕竟他也是凡胎肉体，
挡不住利枪的冲刺。他如此勇猛，

只不过是宙斯执意要赐予他光荣！”

这样权衡着，他站立了身子，
急切地盼望着阿基琉斯过来，好决一死战。
如同一只凶猛的金钱豹，
刚迈出丛林就撞到了猎人，
但却毫不恐惧，镇定地听着猎狗的狂吠。
即便勇敢的猎人向它掷出锐利的长枪，
也不泯灭了勇气，掉头逃窜，
依然要冲上去厮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安特诺尔之子，杰出的阿革诺尔也是这样，
决心要和阿基琉斯拼个你死我活。
他高高举起盾牌，挡在身前，
手中握住长枪，对准对手，这样喊道：
“伟大的阿基琉斯，毫无疑问，
你一定以为在今天就可以攻下伊利昂！
但这是痴心妄想，没那么容易！
在我们的城堡之中，还有众多的勇士，
为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浴血奋战。
虽然你勇武、凶猛，但在这个地方，
你将服从命运的安排，走向死亡！”

说罢，他首先掷出了粗重的长枪，
枪尖恰好击中在小腿部位，
可是精美的胫甲将它弹了回来，
神明的礼物坚韧无比，无法刺穿。
佩琉斯之子也高举长枪，
准备掷向阿革诺尔，
可是阿波罗在时刻保护着后者，
及时地用一团迷雾将他提起来，
安全无恙地离开了激斗的战场。
而远射神自己则化身为阿革诺尔，
逃在阿基琉斯之前，将后者
诱引着离开了奔跑着的特洛伊人。
阿基琉斯紧追不舍，穿过了宽阔的麦田，
又转向波涛汹涌的斯卡曼得罗斯河。
远射神仅仅领先一点儿，这样才使
阿基琉斯充满信心地追了过来。

而此时，仓皇的特洛伊人奔进了城门，
立刻挤满了大街小巷，
没有一个人胆敢留在墙外，
想察看谁幸运地逃回，谁已战死沙场。
众人就是这样自顾自地迈动一双快腿，
蜂拥而入，庆幸自己命大，保住了性命。

第二十二卷

——阿基琉斯杀死赫克托尔并凌辱他的尸体

如同一群受到惊吓的野鹿
特洛伊人挤进了城门，靠在坚厚的城墙下，
他们大口地喝水，挥拭着热汗。
而阿开奥斯人高举着盾牌，依旧猛追。
但赫克托尔却仍然滞留在斯开埃城门外，
是可怕的命运之神将他束缚在那里。
这时，阿波罗对步步紧逼的阿基琉斯说道：
“为何追我这个天神？佩琉斯之子，
你只是一个凡人，而我是永生的天神。
显然你未认出我，才这样起劲地追赶。
那些奔逃的特洛伊人已经躲过了你的追赶，
正拥挤在伊利昂城内，而你却试图追杀我，
这永远不可能实现，我是永生的天神！”

听罢，捷足的阿基琉斯勃然大怒，喊道：
“凶残的远射神，你竟然诱骗了我，
把我引到这个地方，否则会有成群的特洛伊人，
还未跑到伊利昂，就会嘴啃泥巴瘫倒在地。
你夺走了我的丰功伟绩，轻而易举地拯救了那些特洛伊人，
只因为你不会因此而受到惩罚。
不过，只要我有这份能力，一定要为此找你报仇！”

说罢，他返身冲向城堡，
就象在赛场上拉着战车的骏马
迈着飞扬的足蹄，轻松地奔驰着。
阿基琉斯就是这样，急速地迈动双脚，奔跑在平原上。

年高的国王普里阿摩斯第一个看见他冲奔而来，
如同一个闪耀的明星穿越平原，
那是秋季才出现，光芒闪烁，
亮度超过其它所有星星的一颗，
人们称之为“狗星”，属于猎户星座。
它虽是最亮的一颗星，却是颗灾星，
总是给凡人带来无数的灾难。

飞奔时的阿基琉斯的铠甲也是这样的闪闪发亮。
普里阿摩斯长长地叹息，高举双手，捶打自己的脑门，
大声呼喊，哀求自己的心爱的儿子赶紧回城。
可是赫克托尔坚持等在城门外，
满怀斗志地要同阿基琉斯拼个你死我活。
普里阿摩斯将双手伸向赫克托尔，这样求道：
“赫克托尔，我亲爱的儿子！快点进城来，
不要停在城外，迎战那个可怕的人，
你一定会被佩琉斯之子刺倒，
因为他比你强大得多，又十分地冷酷，凶残！
但愿天神厌恶他也象我厌恶他一样，
让他立刻死去吧，成为秃鹰的口食，
好解我的心中之痛！是他，残忍地
夺走了我众多儿子的性命，有的被送往
远方卖掉，有的则被悲惨地杀死。
在逃回的特洛亚人中，我没有看见吕卡昂
和波吕多罗斯，他们是杰出的拉奥托埃
为我生养的两个儿子。但愿他们被活捉，
这样我们还可以拿出青铜和黄金去赎回他们，
富有的老人阿尔特斯为嫁女儿陪送来丰厚的嫁妆。
如果他们已战死疆场，前往哈得斯的冥府，
那留给我和拉奥托埃的只有无尽的悲痛。
不久，特洛亚人便会忘了他们，重又快乐起来，
除非你也死了，死在阿基琉斯的枪下。
求求你！亲爱的孩子！快躲进城来，
为了所有的特洛亚男人、女人和孩子，
不要白白地送掉你的性命，使凶残的阿基琉斯获得巨大的荣誉！
还有我，你的白发苍苍的老父
两鬓斑白，步履蹒跚，而天父宙斯
却仇恨我，捉弄我，在我暮年之时，
亲眼目睹极度的不幸：众多的儿子们
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杀；女儿们被掳走
失去自由；无辜的孩子被摔死在坚硬的地面上；
儿媳们则被抢走，成为阿开奥斯人的奴仆！
而当我被某个阿开奥斯人用利剑
或长枪刺中我，把灵魂赶出我的肉体之外时，
我会倒在门口，任凭野狗将我撕咬，
它们本是我豢养的宫殿中的看门狗，

此时却伸出贪婪的舌头，吞食我的血液。
一个青年人在战场上被利枪杀死，
虽死犹荣，荣耀使他的一切悲壮美丽！
而一个老人的死亡就完全不同了，
白发会沾满血污和泥土，
肚腹会被野狗糟蹋得不忍目睹。
还有什么能比这种情景更让人潸然泪下的呢？”

老父边说边痛苦地撕扯头上的白发，
可是仍然不能打动赫克托尔着了魔般的心胸。
此时，他的母亲也开始放声恸哭，
一手松开裙袍的系带，一手托住一只乳房，
满脸热泪，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他哭诉道：
“赫克托尔，我的孩子啊！可怜可怜你的亲生母亲吧，
是我用这对乳房中的乳汁将你一口口地养大！
我亲爱的孩子，好好地考虑考虑，还是回到城里来吧！
我们可以挡住敌人的进攻，只求你不要
同那个可怕的人单打独斗！那人野蛮残暴！
若你被他打死，你就不能平静地躺在停尸床上，
我和我的妻子就不能在你身边为你哭泣！
你会凄惨地躺在海船边，成为狗群的美餐。”

就是这样，一对老人一边哭泣，一边哀求，
却无法打动赫克托尔执迷的心灵，
他依然坚定地等待着伟大的阿基琉斯。
就象一条吃多了毒草的长蛇，
内心充满仇恨，
目光幽幽地待候着过路人。
就象这样，赫克托尔内心狂热，不肯退让，
把闪亮的大盾倚在突出的城墙上。
但是，他心中还是忐忑不安，这样权衡着：
“现在该如何是好？如果我躲进城门，
波吕达马斯就会第一个冲上来责骂我，
昨夜，当可怕的阿基琉斯重返战场的时候，
他建议全军撤离平原，坚守城堡，
而我鲁莽地拒绝了他考虑周全的计划。
此时，由于我的顽固和高傲，
使全军溃败，给特洛亚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或许某个地位低贱的家伙会鄙夷地说：
‘由于赫克托尔的盲目自信，致使全军受损。’
人们一定会如此议论，使我蒙羞！
我还不如现在挑战阿基琉斯，
不是我杀死他，胜利回城，
就是他杀死我，让我光荣地躺在城下！
或者，我还可以摘下头盔，放下大盾，
把锐利的长枪停靠在城墙下，
迎向阿基琉斯，
私自一人提出讲和请求，
答应交还海伦和她带来的财产，
这一切本应属于阿特柔斯之子，
是可恶的阿勒珊德罗斯用海船带到特洛亚，
从而导致了这场耗费巨大的持久战！
并且，还保证和阿开奥斯人平分城里所有财产，
保证所有的特洛亚人全部献出，绝不隐瞒。
可是，我的内心为何如此矛盾？
我是不可能走近他的，他一定不会放过我，
会嘲笑我，把我当成一个胆小的姑娘，
毫不手软地杀了我这个毫无保护的躯体。
现在，我和他不可能细细长谈，
如同一对处在热恋中的青年男女
躲在石后或树丛中唧唧啾啾，绵绵谈情。
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厮杀，
看看奥林卑斯的大神究竟心向哪一方。”

他一边盘算着，一边等待，直到阿基琉斯逼到近前，
闪亮的头盔颤动着，如同凶残狂暴的埃倪阿利奥斯，
肩上晃动着让人不寒而栗的柁木长枪，
全身的铠甲放出铜色光芒，
如同刚刚开起的太阳或着熊熊燃烧的火团。
见此情景，赫克托尔吓得魂飞天外，
扭头便跑，阿基琉斯则紧追其后，
如同山谷之间，一只飞迅的老鹰
捕杀一只瑟瑟发抖的野鸽子，
前面，野鸽子拼命地左躲右闪，
后面，老鹰呼啸着，直冲上去，
一定要将其捕获。阿基琉斯如同老鹰，

飞快地追逐着赫克托尔，
而赫克托尔沿着城墙的大道，飞快逃窜！
他们就这样跑着，经过了高高的丘冈
和迎风摇摆的无花果树，
跑上了城墙外宽阔的车道，
一直跑到了清澈见底的两股水泉旁边，
正是汹涌的斯卡曼得罗斯河的源头。
一股是温泉，总是热气腾腾，
水蒸汽萦绕在泉上，如同烈火的浓烟，
另一股则是阴冷的泉水，即使在炎热的夏季，
也冷得象冰雹，象长年的积雪和凝固的冰块。
泉水边上放置着一些整齐光滑的石槽，
在阿开奥斯的儿子们未到达特洛亚以前，
在那些美好和平的日子里，特洛亚人美丽的妻女
常常来这里洗涤全家的衣袍。
而现在，双方的战将，一个猛跑，一个紧追，
前面奔逃的是首屈一指的勇士，
可是后面紧追的比他更为强大。
他们如此拼命地奔跑，争夺的并非丰厚的奖赏或着祭品，
而是闻名的驯马手赫克托尔宝贵的生命！
如同在为烈士举行的葬礼竞技中，
为了争夺大铜鼎或是美貌的女人，
神勇的骏马绕过拐弯的木桩，飞速地奔驰。
赫克托尔和阿基琉斯就是这样绕城奔跑，
一连绕城三匝，使众天神目不转睛。
神界和人间的主宰宙斯首先说道：
“见到赫克托尔沿着城墙仓皇奔逃，
不由使我心生怜悯，此人常常在伊达山的顶峰，
或是在特洛亚城堡中为我焚祭过无数的贡品，
而此时，卓越的阿基琉斯将他紧紧追赶，
绕着普里阿摩斯的城堡。
永生的天神们！快想想办法，
是将他拯救出来，还是让他
倒毙在阿基琉斯的手下，尽管他卓越超群。”

听罢，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这样答道：
“伟大的天父，威力无比的乌云神，看你在说些什么！
凡人的命运是早已规定住的，

而你竟打算为他挡开死亡！
你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做，但我们决不赞成！”

乌云宙斯于是这样说道：
“别担心，我亲爱的女儿特里托革尼娅，
我只是说说而已，并不表示一定去做，
只要你高兴，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不必拖延。”

听罢，急不可待的雅典娜大受鼓舞，
立刻从奥林卑斯山顶直冲而下。
此时，阿基琉斯还在不倦地追逐赫克托尔，
如同山中的一只幼鹿远离洞穴，
被一只凶残的猎狗紧紧追赶，穿过了山坡和涧谷，
尽管小鹿躲进了茂密的树丛，
猎狗也要发挥嗅觉，将其捕获！
捷足的阿基琉斯就是这样紧盯着赫克托尔，
后者多次冲进达尔达尼亚城门，想沿着城墙根奔跑，
为了保护他躲进城中，城墙人就射下无数的利箭，
但是阿基琉斯极力地阻挡他逃跑，
总是提前将他隔向平原，自己抢占了靠近城墙的一边。
就象在梦中，我们永远追不上前边奔跑的人一样，
两个人，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总是那么长的一段距离，
赫克托尔摆脱不了可怕的阿基琉斯，
阿基琉斯也追不上迅捷的赫克托尔，
因为阿波罗靠近后者，又一次注入了巨大的勇力，
然而，这是最后一次的帮忙了。
阿基琉斯没有忘记向他的军队摇头，
禁止他们向赫克托尔掷来长枪，射来利箭，
免得被别人抢了头功，自己只能屈居第二。
当他们二人第四次经过两股泉水边沿时，
天父宙斯将金质天秤拿了出来，
将两个死亡筹码放入不同的秤盘，
一个代表阿基琉斯，一个代表驯马手赫克托尔。
宙斯提起了秤杜的中间，赫克托尔的筹码沉沉压下，
滑向了哈得斯幽暗的冥府。
见此情景，阿波罗离开赫克托尔，转身走开。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则飞至佩琉斯之子，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激励他道：

“阿基琉斯！宙斯钟爱的勇士，
今天，好战的赫克托尔将死在我们手下，
长发的阿开奥斯人终于可以胜利返回。
即使阿波罗趴在地上恳求宙斯网开一面，
用尽全力地帮赫克托尔挡开死亡，
后者也插翅难飞，必定命丧于此。
你先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我这就追上去，
诱使他与你面对面地拼杀搏斗！”

听罢，阿基琉斯心花怒放，
停住了脚步，靠在柁木长枪上休息。
雅典娜则快步追上赫克托尔，
化身为得伊福波斯，并摹仿他的声音，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这样说道：
“亲爱的兄弟！捷足的阿基琉斯发疯般地
绕城将你追赶，这么辛苦，
不如你们都停下来进行面对面的决斗！”

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这样答道：
“得伊福波斯，我的好兄弟！
在普里阿摩斯和赫卡柏所生的众多儿子中，
我一直最钟爱和敬重你，现在比以前感受更深，
因为只有你，看到我被阿基琉斯疯狂追赶，
敢于出城相助，而其他人只会缩在墙头！”

听罢，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这样答道：
“是这样的，我的兄长，我们的父母和其他将领
都苦苦哀求，劝我不要出城，
他们一个个全被阿基琉斯吓傻了。
可是想到你的境遇，我心中难受，
不如，我们孤注一掷地搏杀一场，
勇猛的挥动手中的长枪，让大家看看，
是他杀死了我们，夺走沾满鲜血的铠甲，
还是他奔向冥府，倒毙在地！”

说罢，狡猾的雅典娜首先冲了上去，
双方相向而行，咄咄逼近。
这时，卓越的赫克托尔首先说道：

“佩琉斯之子，我不想再逃了，
不愿象刚才那样，绕城三匝，为躲避你的追杀。
现在，我决心和你面对面地打斗，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让我们以天神的名义发誓吧，
请他们为我俩的誓约作证：
如果宙斯赐予我荣耀，让我杀死你，
我绝不会因为你杀死大量的特洛伊人而凌辱你的尸体，
只会剥夺下铠甲，把你交给阿开奥斯人。
请你也如此宽厚地对待我。”

听罢，捷足的阿基琉斯对他怒目而视，骂道：
“可恶的战争狂，你我之间无誓约可言，
如同狮子和人之间，狼和绵羊之间那样，
永远不会调和，不会有共同的心愿，
因为它们天生就是互相仇恨的死敌！
你我之间也不会存在什么友谊，不可能产生誓言，
只有可能一人倒毙，以自己的鲜血喂饱狂暴的战神的肚肠！
在末日来临之际，显示你的伟大吧！
向众神和凡人表明你是一个神枪手，一位可敬的斗士！
我们之间的激斗只有一个结局，
那就是雅典娜借我之手将你杀死，
来补偿我为了那些被你杀死的众多朋友的死
而遭受的巨大的痛苦和悲哀！”

说罢，他就用力掷出了阴森的长枪，
赫克托尔身手敏捷，弯身闪过。
铜枪擦着他的后背呼啸而过，
扎进土中，被雅典娜偷偷拔起，
还给了阿基琉斯，
而把赫克托尔蒙在鼓里。
赫克托尔向阿基琉斯大声喊道：
“看！神勇的阿基琉斯，你的投枪并未击中我，
看来从宙斯那里，你并未得知我的命运，
你只是在说些骗人的鬼话，
好让我泯灭斗志，丧失勇气！
如果真是天神的意志，我也不会转身逃走，
让你的枪矛扎入我的后背，

我会挺起胸膛迎接死亡！
现在，轮到我来投掷长枪了，
但愿它能够完完整整地扎进你的身躯！
只要你死了，其它的特洛伊人不在话下，
因为只有你，是特洛伊人最大的灾星！”

说罢，他奋臂掷出了粗重的长枪，
恰巧击中了天神打制的盾牌，
但是坚韧的盾牌将枪头挡回，
使赫克托尔懊恼万分。
他呆立在那里，希望有第二支长枪，
于是大声呼喊那个得伊福波斯，
可是后者已经杳无踪迹。
赫克托尔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叹道：
“看来，天神马上就要将我杀死。
我以为得伊福波斯就在我身边，
其实他呆在城堡中，是雅典娜欺骗了我。
我的末日已经来临，命中注定我无法躲开，
宙斯和他的儿子远射神虽常常帮助我，
却不能改变这一规定的命限！
我已无法逃过死神之手！
不过，我可不想这样屈辱地死去，
我仍要勇猛地拼杀，留下万世不灭的英名！”

说罢，他抽出了佩带在腰的长剑，
沉重、硕大、锋利，向对手冲了过去，
如同一只翱翔在苍空中的雄鹰，
穿过厚厚的乌云，向平原快速地俯冲下去，
为了抓捕一只软弱无助的羔羊或是一只颤抖着的野兔。
阿基琉斯也直扑过来，心中挟着血腥的狂热，
胸前高举着做工精美的大盾，
头上晃动着锃亮的头盔，四行盔饰熠熠发光，
纯金铸就的丝饰不住地摇曳，
那是伟大的赫菲斯托斯将它们铸在头盔的顶端。
如同繁星满天的夜空之中，
有一颗最亮的星星穿行其中，那就是金星，
而阿基琉斯的锋利的枪尖就如同金星一般闪亮。
他举起了失而复得的长枪，

考虑着刺中哪个得部位就会使赫克托尔丧命。
赫克托尔全身上下严严实实地被从帕特罗克洛斯身上
抢来的坚实的盔甲保护住，但是在连接肩膀和脖颈
的锁骨边部位，露出了一点儿空隙，
那儿正是可以致人于死地的咽喉！
阿基琉斯毫不迟疑，举枪刺向那个部位，
瞬间，粗利的枪尖穿透了柔软的脖颈，
但是未能切断气管，赫克托尔还可开口说话。
他瘫倒在地，阿基琉斯心中狂喜，这样说道：
“赫克托尔啊！愚蠢啊！你以为杀死了
帕特罗克洛斯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你以为我远离战场，你们就必心惊胆战了吗？
莫忘了，我比帕特罗克洛斯强大得多，
我还留在船边观察战情。现在，是我，伟大的阿基琉斯！
将你一枪毙命，野狗和秃鹰将撕扯你的身体，
而帕特罗克洛斯将接受
阿开奥斯人体面而隆重的葬礼！”

听罢，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用虚弱的声音说道：
“求求你，请你看在你的良心、膝盖和父母的份儿上，
不要让海边的野狗群撕扯我的身体，
把我交还给我的父母吧，
他们一定会感激涕零地送来丰厚的铜和黄金，
让我回到伊利昂吧，
特洛亚的男人和妻子们为我举行焚化的葬礼。”

但是，捷足的阿基琉斯毫不心软，恶狠狠地说道：
“你这条恶狗！不要提什么我的膝盖和父母！
你的所作所为给我带来了无尽的苦痛，
我恨不得将你生吞活剥，抽筋裂骨！
哪怕是特洛亚人送给我十倍、二十倍的厚礼，
还答应将送来更多的财富，
野狗群也不会从你尸体边退走！
哪怕是普里阿摩斯送来与你等重的黄金，
也不可能赎回你！你的母亲不可能在你的停尸床旁哭泣，
野狗和秃鹰的肚腹将成为你最后的坟墓！”

最后，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这样答道：

“这就是你的本性！冷酷的阿基琉斯！
我知道自己无法将你说服。
但是，你也得小心，尽管你很英勇，
将来的某一天你会死在阿波罗和帕里斯的手下
倒毙在斯开埃门前。
希望不是因为我对你的厌恶！”

话音刚落，死神之手将他摄住
他的灵魂悠悠地飘向哈得斯的冥府，
抛掉了青春年华和灿烂的人生。
看见对手死去，阿基琉斯仍然对他说道：
“死了吧！赫克托尔。我也会勇敢的接受命中注定的死亡，
不管何时何地，任由宙斯和天神们的决定！”

说罢，他从尸体上用力拔出长枪，
扔在一边，开始剥取身上沾满鲜血的铠甲。
观战的阿开奥斯人也围聚上来，
注视着赫克托尔那刚劲、健美的躯体，
每个都用自己的利器在他身上划下新的伤痕。
人们这样对站在身边的战友说道：
“现在的赫克托尔总算柔和多了，
比起把熊熊的火把掷向海船时更易让人亲近。”

阿开奥斯人就这样评说着，不时地用刀枪捅刺身体，
等阿基琉斯终于剥光了赫克托尔身上的一切，
他才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大家说道：
“朋友们！阿尔戈斯人的首领和王者们！
天神已让我杀死了这个给我们造成最大伤害的特洛伊人
那么让我们全副武装，逼近城墙，
看看特洛伊人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是看到赫克托尔一死，就开城投降
还是顽强作战，尽管已失去了主帅。
但是，我的内心为何如此矛盾？
因为海边还躺着我的朋友帕特罗克洛斯，
没有人哀悼，没有收敛入葬，
只要我还活在阳间，只要我还能走路，
我就决不会把他忘怀！
听说在冥府之中，死人会忘记一切，

但即使我到了那个地方，也不会把他忘记！
阿开奥斯人的儿子们，让我们高唱凯歌，
拖着赫克托尔的尸体，胜利返回海船吧！
我们终于杀死了这个死对头赫克托尔，
在城里的特洛亚人眼中，他如同伟大的天神！”

说罢，他开始策划怎样凌辱死去的赫克托尔。
他割开了死者脚踝到脚后跟儿部位的筋腱，
穿进皮带紧紧地系在战车上，让尸体拖在车后，
脑袋触着地面。阿基琉斯跳上战车，
高举着那套铠甲，策马扬鞭，
急驰而去，车后的赫克托尔拖起了浓浓的尘土，
黑色的头发蓬乱飘散，英俊的面孔
磕磕碰碰，擦着泥地。
天父宙斯残忍地将他交给他的死敌，
在他自己故乡的土地上，任人凌辱。

就是这样，赫克托尔的头颅擦地而行，
见此残暴的情景，他高贵的母亲捶胸顿足，嚎啕大哭，
搅乱了头发，扔掉了头巾。
他的老父也在嘶声哭喊，身边的人们
无不悲泣，全城都沉浸在巨大的哀嚎之中，
好象巍峨高耸，坚不可摧的伊利昂城
已落入了敌人手中，任他们烧杀抢劫，无恶不作！
普里阿摩斯发狂地冲向达尔达尼亚城门，
试图冲出去，被手下人死死拦住。
可怜的老人跪在泥地里。
呼喊着每一个人的名字，歇斯底里地哀告：
“好心的朋友们！请不要管我，
就让我独自一人出城吧，
在阿开奥斯人的海船边向那个冷酷的阿基琉斯
苦苦哀求。也许他会可怜我年迈无力，
会想起他那和我一样可悲的父亲。
是佩琉斯将他生养，
长大之后就成为了特洛亚人痛苦的源泉，
他无情地屠杀了我众多风华正茂的儿子，
他们的死让我流干了眼泪，
而眼前特洛亚人的死更是让我痛不欲生，万念俱灰！

但愿他能在我怀中死去，
这样我和他可怜的母亲就可以
守着他，尽情地放声恸哭！”

老王就这样哭诉着，周围的人们也是一起嚎哭，
赫卡柏悲伤地唱起了这样的哀歌：
“亲爱的儿子啊，你永远地走了！可怜我这不幸和母亲，
没有了你，我将忍受巨大的折磨和痛苦。
以往，在伊利昂城中，不论白昼还是黑夜，
你都是我无上的光荣，在人民的眼中，
你是天上伟大的神，空中璀璨的星辰。
你是他们心中最大的希望！可是现在，
死神和命运之神将你活生生地夺走！”

赫卡柏就是这样悲伤地唱着哀伤的歌，
而赫克托尔之妻还没听到夫君阵亡的噩耗，
因为没有人前来能通报她丈夫留在城外战斗的情况。
此时，在深深的府第中，她正在编织着一件绿色的
多层长袍，织上各种各样的彩色花卉，
并吩咐宫中的女仆把大鼎中的水烧开，
好让从战场回来的赫克托尔痛痛快快地洗个澡。
但是，她怎能想到，她亲爱的夫婿
已被雅典娜唆使阿基琉斯刺死，
无法再走进自己的家门。
这样，城楼那边传来阵阵哭声，
她不禁全身发抖，手中的梭子掉落在地，
她马上召来美发的女仆，这样吩咐道：
“来！你们两个跟我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赫克托尔的母亲哭声传了过来，
我双腿麻木，心快跳了出来，
一定是普里阿摩斯的儿子们又走向了死亡。
希望我永远不会听到这样的噩耗。
我在担心赫克托尔，阿基琉斯千万不要把他
与其他特洛亚人隔开，赶向平原，
恐怕敌手已经制住了他的狂傲之气，
因为他总是桀傲不驯，冲锋在前，
不肯与大部队呆在一起。”

说罢，她冲出了家门，如同一个发了疯的女人，后面跟随着女仆
一会儿，她就到达了城楼，那里聚集了密密的人群，
她挤到城墙处放眼观望，
见自己亲爱的夫婿正被拖在战车之后，
无情地拖向阿开奥斯人的海船。
安德罗马克顿时眼前一黑，仰面昏倒在地，人事不醒。
闪亮的头饰被风吹到远远的地方，
有冠带、发兜、精心编织的头带
和美丽的头巾，这头巾是在她出嫁的那一天，
由金光闪闪的阿佛罗狄忒相赠，也是在那一天，
赫克托尔送上了无数的聘礼，将她带离埃埃提昂。
见她晕倒在地，她的姑嫂们纷纷围了过来，
把沉沉的昏迷不醒的她扶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才慢慢缓过气来，
等到心智清醒后，立刻大声痛哭起来，这样哭道：
“赫克托尔！我们多么不幸啊！你我注定要度过悲惨的命运！
你，生在特洛亚，是高贵的普里阿摩斯的儿子，
而我，生在森林茂密的普拉科斯山下的特拜城，
埃埃特斯生我养我，将我扶养成人，
可是现在，我多么希望我从未降生到这世上。
你奔向了哈得斯那幽深的冥府，
抛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此受苦受难，
还有宫中那个不离怀抱的婴孩，
可怜我们孤儿寡母，将忍受巨大的悲痛。
最命苦的是我们的孩子，从此他失去了父亲，
没有人来保护他，而他也无法帮助你。如果他能劫后余生，
以后的人生路途也必定充满了酸辛和悲苦。
那些外族人会夺走他的家财，
没有孩子瞧得起他，愿意和他玩耍，
他会整天垂着脑袋，泪水横流。
为了度过艰辛的日子，他也许会去找父亲生前的好友，
拉着这个人的衣袍，扯住那个人的衣衫，
使一些人生了怜悯之心，施舍给他一小杯酒，
但只能润润喉咙，却不能解除干渴！
那些父母俱全的傲慢的孩子会推搡着他，
一边拳打脚踢，一边肆意污辱：
‘赶快滚开！你父亲不在这里和我们一起饮酒！’
可怜的孩子只能泪流满面地来找守寡的母亲，

我亲爱的阿斯提阿那克斯啊！
以前，你总是坐在父亲腿上，
美美地吃着骨髓和羔羊身上最鲜美的嫩肉，
在和小伙伴玩累了以后，
保姆会疼爱地抱着他，拍他入睡，
躺在温暖松软的被子下，心满意足。
可是，他现在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面临的是巨大的灾难和痛苦。特洛伊人
称他为阿斯提阿那克斯，因为你是
坚固的城堡的守护者，可如今你已
躺在了阿开奥斯人的海船边，孤零零一人，
被狗群撕扯，被蛆虫钻食！
你全身一丝不挂，而家中却挂满了
做工精美的美丽的衣袍，
我要将它们全部烧毁，
它们已失去了价值，不可能重新穿在你身上，
将衣服化成灰烬，作为特洛伊人对你的祭奠。”

她就这样大声哭诉着，妇女们也泪水涟涟，泣不成声。

第二十三卷

——阿基琉斯为战友举行火葬和竞技比赛

痛苦和悲伤笼罩住了特洛伊全城，
而阿开奥斯人则胜利返回营寨，
解散了队伍，各自返回自己的海船。
但阿基琉斯仍然没有解散队伍，
向着英勇好战的米尔弥冬人，大声喊道：
“亲爱的朋友们！驾驭快马的米尔弥冬人！
大家先不要卸下马轭，
让我们驾车前往帕特罗克洛斯的身边，
为他的英勇牺牲，献上我们的悼念，
流完泪水，唱完哀歌后，我们的悲痛才会稍减，
就可以卸下马轭，从从容容地享受晚餐。”

说罢，他热泪长流，全体将士也都大声痛哭
他们驾驭着鬃毛飘飘的骏马围绕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
跑了三圈，一个个泪流不止，
泪水打湿了地面，浸湿了身上的铠甲，
在忒提斯的催励下，他们哀悼着英勇的将领。
阿基琉斯用一双大手抚住战友的胸口，
唱起了曲调悲楚、催人泪下的挽歌：
“永别了！我亲爱的帕特罗克洛斯！
你尽可以放心前往哈得斯的冥府，
我已实现了我的诺言，杀死了你的凶手赫克托尔，
为你讨回了血债！在你的葬礼上，
我还要斩杀十二名特洛伊青年，作为你的陪葬！”

说罢，他又将赫克托尔扔在帕特罗克洛斯的尸床旁
任其满身血污，以示巨大的羞辱。
此时，全军将士卸下了闪亮的铠甲，
宽出了奔劳一天的战马，
密密麻麻地围坐在海船边，
等候享用丰盛的丧礼晚宴！
许多肥美的公牛被宰杀，
众多的洁白绵羊和山羊咩咩叫着倒地，
无数只白牙齿的肥猪白花花地

架在赫菲斯托斯的火焰上烧烤，
一杯杯的鲜血倾洒在尸体周围。

这时，其他的阿开奥斯首领来请阿基琉斯
前往阿伽门农的营帐，而后者正满腔激愤，
好说歹说之后，才劝得他答应同去。
他们一到达阿伽门农的营帐，
就立即吩咐嗓音宏亮的传令官们，
立即点火烧水，好让阿基琉斯
把身上凝结在一起的血污洗净。
但是阿基琉斯一口回绝了他们的建议，发誓道：
“我以至高无上的宙斯的名义起誓，
如果帕特罗克洛斯的坟墓没有垒起，
我还没有剪下一绺头发作为祭奠，
我决不会允许一滴热水落在我的脸上。
在我有生之年，再也不会会有如此钻心的痛苦了。
大家还是吃点食物吧，尽管我毫无食欲。
等明天一早，请军队的统帅命令士兵，
准备好柴薪和地下死者所需的一切，
燃起熊熊烈火尽快地将他焚化，
让他永远地在我们面前消失，
我们也好毫无牵挂地杀回战场！”

听罢，大家一致点头赞同，
接过送上来的丰美的晚餐，个个吃得酒足饭饱
在满足了吃喝的欲望之后，
他们就分手，各自回到自己的营帐。
只有佩琉斯之子回到了凄凉的海边，
坐在士兵中间，长吁短叹！
然后躺在波涛拍打着的沙滩上，
睡神来临，将他的忧愁赶走，
带他进入沉沉的梦乡。在梦中，
在伊利昂城下，他拼命地追杀
捷足的赫克托尔。此时，不幸的
帕特罗克洛斯的灵魂出现在他面前，
不论是身躯、容貌，还是明眸的嗓音，
都和生前一模一样，衣服也是原来的那一件。
灵魂停在了他的头顶，这样说道：

“阿基琉斯！你沉沉地睡去，
完全把我忘记，而我活着时，你不曾忽略过我。
赶快把我埋葬吧，我好迈进冥府的门槛。
地下的幽灵们把我远远地赶开，
拒绝让我渡过阴河，和他们在一起，
现在我孤独地徘徊在冥府的大门外！
伸过你的手来吧！让我握住你，
如果你焚化了我，那我再也不能从冥府返回，
我们俩再也不能够单独坐在一起，
计划商量各种事宜。从我出生那天起，
可怕的命运就注定我将度过悲惨人生，
而你，神勇的阿基琉斯，也是一样，
命中注定要死去伊利昂城下！
另外，我还有一个请求，请你答应：
把我们两个合葬吧，让我们永不分离，
就象我们相伴着一起长大。
我小时候，住在奥波埃斯，
可是杀了人，被父亲送到你的家中，
那一次，因为疏忽和无心的争吵，
我杀死了安菲达马斯的儿子。
高贵的佩琉斯善待我，留我在宫中，
和你一起幸福地长成。
我多么希望死后也能和你在一起，
让我们的骨灰都装入你母送给你的那只双耳金罐！”

听罢，卓越的赫克托尔如此答道：
“我亲爱的朋友，你为何回到这里，
向我述说这些事情？
请你放心，你所说的我全部照办。
请你离近一些，让我俩紧紧拥抱，
哪怕时间短暂，也会安慰我们彼此悲伤的胸怀。”

说罢，他伸出渴望的双手，
但却什么也未抓住，可怜的幽灵
象一团云雾那样隐入了地面。
阿基琉斯猛然惊醒，双手互击，叹道：
“看来哈得斯的冥府中还有某种幽灵的幻象，
但是没有活跃的生命。整整一夜，

可怜的帕特罗克洛斯的灵魂站在我的头顶，
和他生前时一模一样，痛哭着，
嘱咐我要办好一件又一件事情。”

听到此番话语，大家又悲戚起来，
当垂着玫瑰色手指的女神来到海边时，
他们还围在尸体旁边落泪。
此时，阿伽门农吩咐众多的士兵四处收集柴薪，
率领他们的是伊多墨纽斯的副将，英武的墨里奥涅斯。
士兵们赶着耐劳的骡子，
手中握着宽阔的砍刀和利斧
以及粗长的绳索，行进在倾斜的山坡
和曲折狭窄的小路上。
他们到达了多泉的伊达山，
用力挥动着大刀利斧，砍伐高耸茂盛的橡树，
粗壮的树干轰然倒下，发出震天的巨响。
阿开奥斯士兵把树土砍成一截截，
然后放上骡背，让骡子沉重地驮走，
翻山越岭之后，他们到达了宽阔的平原。
遵从伊多墨纽斯的副将墨里奥涅斯的命令，
砍伐的士兵也背负着一捆捆的柴薪。
到达了海边后，他们卸下一捆捆的柴薪，
整齐地堆放在那里，那是阿基琉斯
选定的位置，准备一个巨大的坟墓，
为帕特罗克洛斯，也为他自己。
他们把柴薪堆好之后，就坐在旁边，
原地待命。阿基琉斯命令米尔弥冬人，
全副武装，所有的车手都驾起马车。
士兵们立即全身披挂，战将和车手共同登上战车
战车在前面开道，人头攒动的步兵紧随其后，
人们抬着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走在队伍的中央，
他的身躯上盖满了战友们献上的头发，在后面，
神一样的阿基琉斯托着朋友的头颅
护送着忠实的战友前往哈得斯的冥府。

队伍到达了阿基琉斯选好的地点，
放下尸体，开始垒起大大的柴堆。
这时，阿基琉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他马上走向柴堆，剪下一绺金黄的头发，
本来这是献给河神斯佩尔赫奥斯的礼物。
阿基琉斯注视着碧蓝色的大海，说道：
“斯佩尔赫奥斯啊！我父佩琉斯白白地许下诺言
如果我能安然返回故乡，
就割下头发，向你献上丰盛的祭礼，
宰杀五十头肥嫩的公羊，在属于你的、
飘着云烟的祭坛旁边呈献给你。
他就是这样为我祈祷，而你却无法实现他的愿望
命中注定我不可能返回可爱的家乡，
就让我把这绺头发献给亲爱的帕特罗克洛斯吧。”

说罢，他把金色头发放到好友的手中，
使得周围的人们又一次大放悲声，
他们也许会这样哭到夕阳西下，
要不是阿基琉斯对阿伽门农说道：
“阿特柔斯之子，在阿开奥斯人的军队中，
你的命令最为有效。现在请让他们
停止哭泣，离开柴堆，前去进餐。
我们这些和死者最亲近的人
将照料一切。也请各位首领留下。”

听罢，军队的统帅阿伽门农
立即解散了军队，命他们回到自己的海船，
只留下最亲近的人料理后事，
他们堆起了一个长宽均百尺的大柴堆，
心情极为沉痛地将尸体置于其顶。
然后，在柴堆下，他们斩杀了众多肥嫩的公羊和长角牛，
阿基琉斯从中取出厚厚的脂肪，
厚厚地涂在帕特罗克洛斯的遗体上，
在他的周围摆满了无数宰杀的物品。
他又把两个装满油和蜜的双耳罐放在
朋友的身边，把四匹高大壮实的战马
用力擲上高高的柴顶。忠诚的
帕特罗克洛斯生前豢养着几条忠诚的狗，
阿基琉斯杀了其中的两条，扔上了柴堆。
接着，他满腔仇恨地手刃了
十二名强壮的特洛亚勇士作为陪葬。

最后，他点起了大火，焚烧了柴堆。
阿基琉斯大声哭泣，喊着好友的名字，这样说道：
“永别了，帕特罗克洛斯！
放心地前往哈得斯的冥府吧，
我已经实现了我许下的诺言。
现在，我杀了十二名特洛亚勇士为你陪葬，
至于赫克托尔，我不打算焚烧他，而是喂给野狗！”

尽管阿基琉斯如此断言，赫克托尔的尸体
却未被野狗吞食，是宙斯之女阿佛罗狄忒
保护着他，赶走了可恶的野狗，
又涂上了玫瑰香膏，以防在阿基琉斯拖来拖去时，
损伤了他的肌体。阿波罗又降下一朵黑云，
罩在他躺倒的地方，挡住了强烈的阳光，
免得尸体被晒土，
皱缩了他的身躯和四肢。

焚化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的柴堆
未能马上腾起大火，阿基琉斯心下不安，
于是他远离柴堆，祈求博瑞阿斯
和泽费罗斯两位风神，为他吹来强劲
的风，火助风势，使柴堆熊熊燃烧，
这样，他就会献上丰厚的祭礼和香醇的美酒。
天神的使者伊里斯听到了他的祷告，
马上赶往风神的家居。
这时，风神们正聚集在泽费罗斯的家中，
快乐地饮宴，伊里斯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见到神使大驾光临，众风神们一起站起来迎接，请她入座。
但伊里斯婉言谢绝，这样说道：
“不行啊！我没有时间。待会儿我必须
回到俄开阿诺斯的源头，遥远的埃塞俄比亚，
天神们都要去参加那里的欢宴。
海边的阿基琉斯正在向泽费罗斯
和博瑞阿斯大声祈求，
只要你们降下大风，使柴堆
燃起熊熊大火，迅速焚化尸体，
他就保证给你们献上丰厚的祭礼和香醇的美酒。”

说罢，她转身离去。两位风神
腾云驾雾，以迅猛之势，
冲向大海，掀起了滔天巨浪。
当他们到达了肥沃的特洛亚土地，
就扑向柴堆，卷着大火焚烧尸体。
整整一夜，他们辛勤地忙碌着，
捷足的阿基琉斯也彻夜不眠地
不停地从金色调缸中舀出香甜的美酒，
浇洒在地面上，呼唤着帕特罗克洛斯的名字，
以酹祭他那不幸的灵魂。
如同两位失去爱子的父母，
悲痛地为早夭的儿子焚化尸体。
阿基琉斯也是这样焚化着好友的尸体，
迈着沉重的脚步，绕行在柴堆旁。

光明重开上了天空，预示新的一天即将来临，
不一会儿，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悄然来到，
将光辉洒向海面。地上的大火也慢慢减弱，
渐渐熄灭。两位风神收起了风势，
越过色雷斯海面，返回自己的家居，
所到之处，波涛滚滚，海啸震天！
佩琉斯离开柴堆，躺在地上，
闭上了疲惫的眼睛。
这时，其它首领围向阿特柔斯之子，
喧嚣之声惊醒了阿基琉斯的睡梦，
他立即坐了起来，对众位首领说道：
“阿特柔斯之子，各位首领们！
让我们先用深红的美酒浇灭余下的火星，
然后仔细寻找收敛墨诺提奥斯之子
帕特罗克洛斯的尸骨，
他的遗体安放在柴堆中央，
应该很容易找到。我们把他的尸骨
全部装进黄金罐，然后封上严密的脂肪，
不要打开，直到我也进入哈得斯的冥府。
关于坟墓，我认为不必建得太大，
符合他的身份就行。等我死后，
希望还活着的阿开奥斯人把我们合葬在一起，
再修建一座巨大无比的坟冢。”

听罢，大家都遵从了他的吩咐。
先用深红色的美酒浇灭了余下的火星，
又满怀悲痛地一一捡起忠诚的战士的根根尸骨，
把它们全部装进金罐，用脂肪牢牢封住，
端放在营帐之中，并盖上一块洁白的亚麻布。
接着他们为墓地做好了标记，
在柴堆周围垒起一层墓墙，
向墙中填埋泥土，修成高高的坟墓。
一切结束之后，大家都要离开，
但阿基琉斯请他们留下，围坐成圆圈。
他从海船之上搬下众多的奖品，
包括大鼎、铜锅、骏马、骡子和肥牛，
以及一群束腰秀美的妇女和一堆生铁。

首先，他宣布优胜的车手应得的奖品：
冠军可以得到一名善做女工的美女
和一只带耳的大鼎，容量为二十二升；
亚军可以得到一匹六岁的母马，
从未上架拉车，肚里还怀着一只胎马；
季军的奖品是一口大锅，容量为四升，
刚刚打制出来，从未使用，闪闪发亮；
第四名的车手，可以获得两塔兰同黄金；
第五名的奖品是从未使用的双耳罐。
阿基琉斯这样对阿尔戈斯人说道：
“阿特柔斯之子，胫甲精美的阿开奥斯人！
这些就是优胜车手可以获得的奖品。
如果这场比赛是为别的英雄而设，
我一定会得到第一名车手的荣耀。
大家都知道，我的那两匹神马无比雄健，
它们是天神送给我父的礼物，
佩琉斯又把它们传给了我。
可是，今天它们不可能参加比赛
因为它们失去了名扬远近的车手，
生前，这位好心的勇士无数次地
用清水擦洗它们，并涂抹上润滑的橄榄油，
以保护它们的鬃毛。如今，它俩正垂头站在那里，
思念着远去的车手，黯然神伤。

而你们，任何一个阿开奥斯人，只要相信自己的战马和战车，都可以拉上场来比试一番！”

听罢，阿开奥斯将士热血沸腾。
第一个参赛的是将领欧墨洛斯，
是阿德墨托斯之子，精通驭马之术。
第二个就是提丢斯之子，伟大的狄奥墨得斯，
他驾驭着从埃涅阿斯那里夺来的战马，
而后者被阿波罗救走。
其次是宙斯钟爱的墨涅拉奥斯，
高贵的阿特柔斯之子，驾驭着借自
阿伽门农的埃特和他自己的波达尔戈斯。
埃特是安基塞斯之子埃克波洛斯的礼物，
后者因此能够免于出征特洛亚，
留在宁静的家中，快乐地生活，
他居住在西库昂，享受着天父宙斯的赐予。
此时，这匹马就在墨涅拉奥斯的控制之中。
接着是安提洛科斯，他驾驭着鬃毛飘洒的骏马，
产于出产名马的皮洛斯，涅琉斯之子高贵的涅斯托尔
正是他的慈父。后者见儿子准备参赛，
就走过去，耐心细致地加以指导道：
“安提洛科斯，虽然你年轻，却有幸
得到了宙斯和阿波罗的宠爱，
教会你所有的驾车本领，所以，
在这方面我无需多加指点。我唯一担心的是，
我们的战马速度较慢。
不过，对手的马速度虽快，但驾驭之术不如你，
孩子！充分发挥你的技能吧，
一定不要让丰厚的奖品从你指间滑落。
你知道，一个出色的伐木人，靠的是技巧，
而不是鲁莽的力量；优秀的舵手要在
碧色的大海中把握住正确的方向，
抵抗住巨浪的冲击，依靠的也是技巧！
驾驭车马也是同样的道理，
普通的车手，在拐弯时漫不经心，
不是离标桩太近，就是太远
致使马车偏离了自己的车道。
而技术高超的车手，

虽然驾着轻慢的战马，
却能紧盯着标桩，到拐弯时，高度谨慎，
适时地收紧手中的缰绳，
注意跑在前面的对手，小心地靠近拐弯。
你看！我就是阿基琉斯指定的拐弯标志，
那棵枯干的树桩，大约有人多高，
可能是橡树，也可能是松树，还未被雨水侵蚀，
树干两侧斜靠着两条白石，
可能是去世的前人的墓碑，
也可能是以前古人设下的拐弯标记，
那里地势平坦宽阔，正适合拐弯。
到了那里，你一定要小心驾驭车马，
紧靠着标桩拐弯，此与同时，
你要在战车中稳稳站住，
身体重心略向左倾，并鞭打右边的战马，
使它向左拐弯，注意放松它的缰绳。
让左边的战马紧靠着标桩拐过，
不过小心别紧贴上去，否则车毂
就会撞上标桩，两侧的白石可能会
砸坏了战车，伤着战马，
那样，你的对手就会幸灾乐祸。
总之，我的孩子，你一定要小心驾驭，
只要你在拐弯处超过其它对手，
以后就没有哪匹马能超得过你，
哪怕对手驾驭着那匹阿德瑞斯托斯的神马，
来自天神的马厩的阿里昂，或者
是拉奥墨冬所驾驭的特洛亚良种马。”

涅琉斯之子涅斯托尔就这样
向儿子耐心指点。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第五个前来参赛的是墨里奥涅斯。
所有的车手全都跳上战车，将石闸扔进头盔。
阿基琉斯开好摇动头盔，
首先跳出的是安提洛科斯的石闸，让他选择车道，
接着是精通驭术的欧墨洛斯的石闸，
其次是阿特柔斯之子，神枪手墨涅拉奥斯的石闸
第四个跳出的石闸属于墨里奥涅斯，

而最为杰出的提丢斯之子的石阉最后一个跳出头盔。

车手排成一列，阿基琉斯告诉他们拐弯的标桩，
其父的副将，聪颖的福尼克斯正站在那里，
监察比赛，及时回报比赛情况。

比赛开始，所有的车手扬鞭策马，
大声吆喝着，向前冲去。
渐渐地，他们离开了海船，冲上辽阔的平原，
马肚之下，泥尘飞扬，如同天上的云团，
又象浓浓的迷雾。马儿迎着吹来的劲风，
飘洒着长长的马鬃。
战车飞速向前，一会儿紧贴着肥沃的大地，
一会儿又凌空跨越，车上的车手稳稳地站住，
热血沸腾，渴望光耀的胜利。
就是这样，车手高声吆喝战马，
驾着腾腾的泥尘，穿越广阔的原野。

很快地，足蹄飞扬的战马跑过了来程，
拐弯之后，开始冲向碧色的大海，
车手们个个竭尽全力，充分发挥自己的驭术。
冲在最前面的是欧墨洛斯的骏马，
在后面紧紧相逼是狄奥墨得斯，
他驾驭着速度飞快的两匹特洛亚纯种公马，
两车如此相紧，后者随时可以踏上前者的战车
狄奥墨得斯的战马喘着热气，
直喷到欧墨洛斯的脑后和双肩上。
眼看着狄奥墨得斯就要赶上前面的车手，
远射神阿波罗对他甚为仇恨，
挥手打落了他手中的马鞭，
失去了马鞭，他无法驾驭马车，
眼见自己离对手越来越远，
愤怒的狄奥墨得斯不禁满眼是泪。
见此情景，雅典娜怒火中烧，
她冲上去，拾起马鞭，交还给狄奥墨得斯，
并向战马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然后急匆匆地追上欧墨洛斯，
一拳砸烂了他的车上的马轭，

脱轭的战马甩开了战车，
欧墨洛斯从战车上腾空而起，
掉落在地，擦伤了胳膊肘、嘴唇和鼻子，
眉毛之上的部位也摔得皮开肉绽，
他立即双眼流泪，声音嘶哑，
得意洋洋的狄奥墨得斯从他身边冲过，
将其他对手远远地落在后面。
是雅典娜赐给了他勇力和无上的光荣。
紧随其后的是金发的墨涅拉奥斯。
排在第三的是安提洛科斯，对着父亲的战马，大声吆喝：
“快跑啊！往前冲啊！
我并不要求你们追上第一名对手，
那是狄奥墨得斯的战马，
雅典娜赐予它们力量，让它们得胜。
但是，我们不能落在墨涅拉奥斯的后头！
你们奋起直追吧，一定要超过他的战马，
况且埃特还是一匹母马，
落在她后面，你们不觉着耻吗？
如果你们在这样缓慢，
让我得到一个劣等奖，
可别怪涅斯托尔对你们毫不留情，
用利刀立刻宰杀了你们！
快跑吧！用尽全力！到了前面那个狭窄处，
我自会想法超过，让他落在后面！”

听完主人的训斥，两匹马心中畏惧，
连忙加快了速度，向前冲去，
一会儿就驶到了前面的狭道处，
那里的道路被大雨冲毁留下一个大坑，
盛满了积水，墨涅拉奥斯正避开毁坏的道路，
奔驰在狭窄的正路上。
安提洛科斯稍稍向外侧出，
战车一边驶出路面，然后猛然插了上去，
奋力超越。见状，墨涅拉奥斯大惊，喊道：
“你准备干什么！安提洛科斯！
快勒住战马，等过了这一段窄路，
前面自然会宽阔平坦！不然，咱们会撞在一起！”

可是，安提洛科斯好象聋了一般，
反而更加起劲地鞭打战马。
两辆战车并排奔驰，
驶过了一个年青人为检验自己的能力
而用力扔出铁饼那样远的距离后，
墨涅拉奥斯渐渐落在后面，
因为他十分担心会毁了自己的车马，
所以故意放慢了行进的速度，
不愿意为了一时的争强好胜而车毁人亡！
但他不忘了向安提洛科斯大骂：
“安提洛科斯！你难道疯了吗？
这样赶车！所有阿开奥斯人还以为你通情达理呢，
如果你不为此发誓，休想拿到奖品！”

说罢，他又大声激励自己的战马：
“不要减速！不要难过！
超过去的那两匹战马一会儿就会四腿酸软
因为它们已不再年轻雄壮！”

在主人的鼓舞下，两匹马奋起蹄足，
奋力地追赶前面的对手。

终点的阿尔戈斯人正翘首观望，
平原之上，泥尘飞扬，战车急驰。
坐在最高点上的伊多墨纽斯，
克里特人的首领，第一个看到紧张比赛的车手。
从远处，传来了一声吆喝，
传入了他的耳朵，还看清了领头的战马，
全身枣红，只有额头是一块白斑，
圆圆的，如同一轮盈月。
伊多墨纽斯站了起来，向阿尔戈斯人喊道：
“朋友们！各位首领们！
你们看到了吗？车手们已迅速地驰回，
但是冲在最前的已不是欧墨洛斯了，
在刚开始时，他一直领先，
或许，他在平原之上遇到了什么危险！
在拐弯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了他们，
而现在平原之上没有他的踪影，

或许在拐过标桩时，
他没有控制住战马，缰绳脱手
战马跑出车道，他被摔到车下！
现在，你们大家也一起看呢！
那个冲在最前面的车手是谁？
似乎是出生于埃托利，
统治着阿尔戈斯人的首领，
著名的驯马手提丢斯的儿子，
英勇无畏，一往直前的狄奥墨得斯！”

听罢，捷足的奥伊琉斯之子埃阿斯怒火中烧，喊道：
“伊多墨纽斯！别这么唠唠叨叨地妄下结论
那些骏马还离我们远着呢！
你已不再年轻敏锐了，头上的双眼也不是最犀利的！
你在许多强于你的勇士面前如此唠叨
不觉得羞愧和可耻吗？
跑在最前头的还是那两匹母马，
它们的主人欧墨洛斯正紧握缰绳，
稳稳地站在战车之中！”

听罢，克里特人的首领怒不可遏，大声驳斥道：
“埃阿斯，你这个聒噪的家伙！
既可恶又野蛮，不配作一个阿尔戈斯人！
现在让我们以一口大锅和一只大鼎打赌，
并请阿伽门农作我们的见证！
看来，直到你赌输了，你才会知道到底谁是冠军！”

奥伊琉斯之子埃阿斯听到这番辱骂，
跳将起来，恶毒地回击伊多墨纽斯。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个没完，
直到阿基琉斯前来干预，说道：
“埃阿斯！伊多墨纽斯！停止吧，
当着众人的面，如此争吵，多么有伤体面。
如果别人这样争吵，你们也会出言劝止的。
大家还是坐下来静观比赛吧，
谁胜谁负，一会儿就见分晓，
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阿尔戈斯的车手们，谁是第一，谁为第二！”

话音刚落，提丢斯之子已向终点扑来，
高高扬起马鞭，不停地驱赶战马，
使它们在冲到终点时仍然高扬双蹄。
车前腾起黄黄的泥尘，镶着黄金和白锡的战车紧随其后，
车速如此之快，在浅浅的泥土之上，
几乎没有留下明显的车辙，
如同一阵风，战车冲过了终点。
一直冲到赛场中央，狄奥墨得斯才勒住战马，
疾跑之后的战马大汗淋漓，汗水滴向地面。
英勇的狄奥墨得斯从战车一跃而下，
潇洒地把马鞭绕上车辕。斯特涅洛斯
毫不怠慢，疾步窜过去，取来了头等奖，
把那位善做女工的美女和
坚固的大鼎交到狄奥墨得斯手中，
让他带着荣耀回到自己的营帐。

第二个到达终点的是涅琉斯的后代安提洛科斯，
他是凭借狡诈才赢了墨涅拉奥斯。
后者也紧紧咬住安提洛科斯的车子，
两位车手之间的距离只有一点点，
就象在平原上奔驰的战马拉着战车，
马尾扫着车轮，车轮试图赶上战马，
两者之间仅有狭小的空间。
墨涅拉奥斯就只落后这么一点点。
刚开始时，墨涅拉奥斯大约落下一
块铁饼飞出的射程，
阿伽门农的埃特奋起双蹄，
渐渐追赶了上来，
如果路程再长一点的话，
墨涅拉奥斯完全有可能超过对手。
接着伊多墨纽斯的副将墨里奥涅斯到达，
比墨涅拉奥斯落后一枪之距。
本来，他的战马最为缓慢，
他的驾驭之术也是最低劣的。
倒霉的阿德墨托斯之子最后一个到达，
拖着战车，赶着前头的战马。
见此情景，阿基琉斯不禁怜惜起来，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这样说道：

“最杰出的驭手却最后一名到达，
我们应该鼓励他，给他二等奖，
一等奖仍属于提丢斯之子狄奥墨得斯。”

他的建议，大家头点赞同，
阿基琉斯准备地奖品送给他，
可是涅斯托尔之子安提洛科斯十分不满，
他向佩琉斯之子喊道：

“阿基琉斯！如果你真的夺走我的奖品，
送给欧墨诺，那我决不答应！
他使自己的车马受损，怎能算得上是优秀的车手！
如果他向伟大的天神祈祷，
就不会落在所有车手之后了！
如果你可怜他，又喜欢他，
反正你的营帐中有的是美女，
黄金、青铜、骏马和肥羊，
你可以马上送给他珍贵的奖品，
也可以以后再给他，好获得阿开奥斯人的赞赏！
但是，现在，休想夺走我的这匹母马，
如果有谁不服，就过来比试比试！”

他的话语，使阿基琉斯眉开眼笑，
因为他很喜欢自己的朋友安提洛科斯，
于是，马上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这样说道：

“安提洛科斯，你的提议很好，
我会从营帐中另外取出一些奖品给他。
我觉得我从阿斯特罗帕奥斯剥来的
那副周围嵌着白锡的铜质铠甲，
送给欧墨诺斯，应该很合适。”

说罢，他命令自己的车手奥托墨冬
鬣进营帐，取出那副闪光的铠甲，
由自己亲手交给欧墨诺斯，后者满心欢喜地收下。

但是，墨涅拉奥斯气哼哼地站了起来，
怀着对安提洛科斯的满腔仇恨，
他挥舞着传令官递给他的王杖，

请求大家安静，然后大声喊道：
“安提洛科斯！你一向很理智，
可现在，你看你做了什么？！
赶着慢速的战马，强行挤道，
使我被迫落在后面。下面，我要请
阿尔戈斯的首领和王者们评评理，
使身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不至于流传这样的谣言
‘看呢，墨涅拉奥斯欺骗了大家，
抢走了安提洛科斯应得的母马，
他的马虽然慢，但他的地位和权力压人！’
还是让我自己解决这件事吧，
安提洛科斯，宙斯的勇士，
请你过来，手握缰绳，
站在战车和战马之前，
扶住战马，以海神的名义发誓，
比赛中，你并不是施展诡计超过了我。”

听罢，聪颖的安提洛科斯马上答道：
“请您息怒，尊贵而又年长的墨涅拉奥斯，
我年轻，容易年少气盛，目中无人，
墨涅拉奥斯请您原谅我不理智的举动吧，
只有您平息心中的怒火，
我甘愿把这匹母马让给您。
如果你接受的话，我还会从营帐中
取出更好的礼物，作为对您的赔偿。
我可不想得罪您这么一位高贵的人，
我更不想作伪誓，得罪上天的神灵！”

说罢，能屈能伸的涅斯托尔之子
立即把母马的缰绳交给墨涅拉奥斯。
这一举动立刻平息了后者心中的怒火，
如同在干涸的田地中，等待丰收的谷穗
沐浴在清冰的雾水之中。
墨涅拉奥斯立即感到万分的舒坦。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大声说道：
“安提洛科斯，虽然错在你，但我不愿意得理不饶人
平时你是非常稳重，有尺度的，
今天是青年人的狂气将你蒙惑。”

不过，你今后千万不要蒙骗聪明人，
若不是你父亲和你众多的兄弟为我苦战沙场，
这次，我定不会这么轻易饶过你。
我接受你的转让，这匹母马归我所有，
但是我要赠送给你，让阿开奥斯人都知道，
我绝对不是一个心胸狭窄和傲慢的人！”

说罢，他把母马交给了安提洛科斯的车手诺埃蒙，
自己领回了那口闪光的大锅，
第四个到达的墨里奥涅斯领走了两塔兰同黄金，
而五等奖双耳罐却无人领取。
于是，阿基琉斯双手捧住，
越过人群，增到涅斯托尔身前，恭敬地说：
“请您收下它吧，可敬的老人！
作为对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的纪念品，
从今往后，您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了。
我把这个双耳罐当作一份礼物赠给您，
因为你不可能参加如此激烈的比赛，
还有拳击、摔跤、投枪和赛跑，只是由于年龄的重压！”

说罢，他把礼物放到老人手中，
后者眉开眼笑，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我的孩子啊，你说的完全正确，
岁月确实已压弯了我的膝盖，
我再也不能象在布普拉西昂人
为了阿马里科斯中举行葬礼后
其子为父设立的竞技比赛中那样孔武有力！
在那次比赛中，埃佩奥斯人，
皮洛斯人和傲慢的埃托利亚人
没有一个胜得过我！
在拳击比赛中，我战胜了埃诺普斯之子克吕托墨得斯
摔跤比赛中，赢了普琉戎人安开奥斯，
赛跑比赛中，胜了杰出的伊菲克洛斯，
投枪比赛中，我赢了费琉斯和波吕多里斯。
只是在赛车比赛中，输给了阿克托尔的两个儿子，
因为他们两人力量大，远胜我一个人，
他们是双胞胎，其中一个只管紧握缰绳，
另一个拼命地扬鞭策马，

所以，他们就获得了最后一份最为丰厚的奖品。
我年轻时就是这么辉煌过，现在不行了，
不得不屈服于时光的折磨，
让年青人去努力争取无上的光荣吧。
阿基琉斯，继续你设的竞技比赛吧，
你惦念着我，赠给我珍贵的礼物，
这番深情厚谊我不会忘记。
愿天神给你带来巨大的幸福，
为了你对我所作的一切！”

佩琉斯之子静静地听完老人的称赞，
就离开了他，走出密集的人群。
接着，他取来了为优胜拳手设置的奖品：
一头从未受过训练的六岁的骡子，
这头骡子属于最难驯服的一类。
另外还有一只双耳杯，是安慰输掉的一方的。
阿基琉斯大声地对阿开奥斯人说道：
“阿伽门农！胫甲精美的阿尔戈斯人！
我准备请两位高明的拳手下场比试一番，
谁赢谁就会获得这些奖品。
那位得到阿波罗的护佑，击倒了对手，
并得到全体阿开奥斯人同意的赢家，
可以牵走这头骡子，输家可以得到双耳杯。”

精通拳术的帕诺佩斯之子埃佩奥斯
应声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他满有把握地把手搭在骡子身上，大声说道：
“谁打算得到这个双耳杯，就上来吧，
我敢说，没有哪个人能牵走这匹倔骡，
除了我之外，因为我是最高明的拳手。
虽说我在战斗中不甚突出，
但一个人不能什么都拔尖。
请大家仔细听好，我说到做到；
我会撕开对手的肉，捣烂他的骨头。
最好在我打倒他之后，
他的亲朋好友就赶忙将他抬走！”

话音落下，会场一片寂静，无人敢应战，

只除了一个人，就是欧律阿洛斯，
他是塔拉奥斯之子墨其斯透斯的爱子，
在特拜举行的奥狄浦斯的奠祭竞技中，
他击倒了所有的卡德摩斯选手。
神枪手提丢斯之子为他忙前忙后，
并大声鼓励他，给他打气。
首先，狄奥墨得斯帮他系好腰带，
又在手上绑紧坚厚的牛皮护带。
两位拳手整装完毕，跃身入场，
面对面拉开了架势。不一会儿，
两人就厮打在了一起，拳来拳往
紧咬的牙齿发出可怕的声响，
全身上下大汗淋漓。埃佩奥斯
瞅准了一个机会，一拳打在欧律阿诺斯的脸上，
后者两眼冒金星，立即瘫软在地。
如同狂暴的北风神推卷着海水扑来，
把一条刚刚跃出海面的大鱼打入浪头之中。
就这样，欧律阿诺斯被击倒在地。
宽宏大量的埃佩奥斯伸手将他扶起，
亲朋好友也围了上来，把口吐鲜血，
昏迷不醒的欧律阿诺斯抬出场外。
他就这么昏迷不醒着，
朋友们只好代他前去拿回了双耳杯。

第三个比赛项目是摔跤，
佩琉斯之子将奖品排在人们面前：
一口巨大的三足锅，可以架在火上烧煮，
按阿开奥斯人的估算，可以换得十二头牛，
这要奖给胜利的一方；一名可换得四头牛的女子，
熟悉各种女工，送给输掉的一方。
阿基琉斯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谁想获得这些奖品，就勇敢地站出来吧。”

特拉蒙之子，英勇的埃阿斯应声而出，
紧接着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地站了出来。
双手系紧了腰带，迈进比赛场地，
紧紧扭住对方强壮的臂膀，
如同技艺高明的工匠在可以抵挡风暴

的高层的房顶上安装两根相支撑的椽子。
两位摔跤手用力挤压对方，
脊背上的汗珠如雨般地滚落，
肋下和肩上，裂出了一条条可怕的血痕，
为了争夺那口做工精致的大锅，
他们就这样不惜力气地扭摔着。
双方相持不下，奥德修斯不能压住埃阿斯，
埃阿斯也无法将奥德修斯摔倒。
看到他俩这样持久地争斗，阿开奥斯人开始烦躁。
这时，特拉蒙之子，英武的埃阿斯对奥德修斯说道：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啊！宙斯钟爱的拉埃尔特斯的儿子！
咱们使出浑身力气吧！至于谁胜谁负，就由宙斯来决定！”

说罢，他拦腰抱住奥德修斯，
聪明的奥德修斯瞅准了空子，猛踢他的膝盖后部，
埃阿斯腿一软，瘫倒在地。
奥德修斯顺势压在他身上，引得观众一片赞叹。
神一样的阅历丰富的奥德修斯
试图举起埃阿斯，但对方十分沉重，无法摔倒。
这时，埃阿斯也踢中了对手的膝盖后部，
两人同时跌在地方，翻滚在泥土中。
他们跳了起来，准备进行新的回合，
阿基琉斯迈了进来，将他们拦住，说道：
“停止吧！别摔伤了筋骨，
你们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可以平分奖品。
下面让其他的阿开奥斯人进行比赛吧。”

听罢，两人点头赞同，
拍打着身上的泥土，穿上了自己的衣服。
佩琉斯之子又取出了为赛跑而设的奖品，
一等奖是一只银制的大调缸，工艺精美，
可以盛六升美酒，是世界上最典雅的一只调缸，
出自技艺超群的西顿工匠之手，
由一些腓尼基商人运过苍茫的大海，
到达了托阿斯的海港，就作为献礼，
送给了托阿斯。为了赎回普里阿摩斯之子吕卡昂，
欧涅奥斯，伊阿宋的儿子，将它送给了帕特罗克洛斯。
现在阿基琉斯在死难朋友的祭奠比赛上，

作为奖品，赐予跳得最快的人。
二等奖是一头硕大肥壮的公牛，
三等奖是未奖，为半塔兰同黄金。
阿基琉斯向阿开奥斯人这样说道：
“谁想得到这些奖品，就勇敢地站出来吧！”
应声而起的有奥伊琉斯之子埃阿斯、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和年轻人中最为杰出的
涅斯托尔之子安提洛科斯。
他们站在了起跑线上，阿基琉斯告诉他们回程的标志。
然后，他们飞快地冲了出去，
奥伊琉斯之子一马当先，跑在前头，
神一样的奥德修斯紧跟其后，
两人的距离十分接近，如同一位织布女郎
熟练地把线轴穿过经线，
又把线杆拉向自己的胸前，中间所空的距离。
埃阿斯的脚刚抬起，地面还没有扬起灰尘，
奥德修斯的大脚就踩了上去。
卓越的奥德修斯大口喘着热气，直喷到
埃阿斯的后脑勺。见到场面如此激烈，
阿开奥斯人齐声呐喊，为渴望赢得胜利的奥德修斯加油。
渐渐地，快要冲到终点，
奥德修斯在心中向雅典娜暗暗祈祷：
“伟大的女神啊！请帮助我，让我赢得胜利！”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听到了自己钟爱的人的请求，
就给他注入了力量，使之四肢轻松，挥动自如。
就在他们要冲过终点，获取奖品时，
雅典娜耍了手段，让埃阿斯滑倒在地。
为了祭奠帕特罗克洛斯，阿基琉斯宰杀了
许多公牛，牛群屙下了成堆的粪便，
埃阿斯正是踩在了牛粪上，
不但摔倒，而且满头满脸沾满了牛粪。
这样，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第一个冲过终点，
得到了精美的调缸，埃阿斯则得到了公牛。
倒霉的奥伊琉斯之子，握住公牛的大角，
一边拭去牛粪，一边这样说道：
“真倒霉！是位女神推倒了我，
就是一直护佑着奥德修斯，象母亲看护孩子的那一位！”

他的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安提洛科斯拿走了属于他的三等奖，
也嘻嘻笑着，对阿尔戈斯人这样说道：
“朋友们！大家肯定都有同感，
天神一贯宠爱那些年长的人。
埃阿斯就比我年长几岁，
更不用说奥德修斯了，他应属于上一辈，
虽然年纪很大，却依然和小伙子一样身强力壮！
除了阿基琉斯，恐怕没什么人比得过他！”

他这样赤裸裸地奉承阿基琉斯，
使后者听在耳里，乐在心头，这样说道：
“安提洛科斯，为了感谢你对我的夸赞，
我要送给你半塔兰同黄金。”

说罢，便拿出黄金，安提洛科斯收下，心花怒放。
这时，佩琉斯又取了了一枝长枪，
一面大盾和一顶闪亮的头盔，
都是帕特洛克罗斯从萨尔佩冬那里夺得的战利品。
阿基琉斯大声对阿开奥斯人说道：
“我邀请两位勇士来争夺这些奖品，
他俩必须全部武装，如上战场，
然后再众人面前单打独斗，
谁先刺中对方的皮肉，穿透了铠甲，
扎入了内脏，使鲜血汹涌流出，
我就把这柄镶银钉的色雷斯剑送给他，
这把剑是我从阿斯特罗帕奥斯那里夺来的战利品
夺自萨尔佩冬的武装由两人平分，
我还要在营帐中大摆宴席，盛情款待。”

话音刚落，特拉蒙之子，强大的埃阿斯
就站了出来，不甘落后的是狄奥墨得斯。
同伴们帮助他们二人披挂整齐，
然后跨入竞技场，杀气腾腾，
怒目而视，使观众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他们相向而行，咄咄逼近，
一连三次，他们厮杀到一块儿。
最后，埃阿斯刺中了狄奥墨得斯手中的大盾，

穿了进去，但被身上的铠甲挡住；
提丢斯之子不断挥动长枪，
向埃阿斯盾牌上方脖颈部位猛刺。
阿开奥斯人担心埃阿斯遭到不测，
高声呼喊，要他们停止格斗，双方平分奖品，
可阿基琉斯拿起精致的色雷斯宝剑，
剑鞘和美丽的佩带一并交给了狄奥墨得斯。

佩琉斯之子又亮出一个巨大的铁块，
以前曾作为埃埃提昂用于投掷的铁饼。
阿基琉斯杀死了埃埃提昂，
把这块大铁和其它财富一起装上了海船。
阿基琉斯向阿开奥斯人说道：
“谁想得到这件奖品，就勇敢地站出来吧！
虽然赢家的故乡离此地很远，
但这块生铁很有价值，可以使用五年，
而不必担心缺铁，他的牧人和农民
可以不必到城镇去买铁，这块铁一时半会儿用不完！”

应声而起的是刚勇的波吕波特斯
以及力大无穷的勒昂透斯、埃佩奥斯
和特拉蒙之子，卓越的埃阿斯。
他们站成一条线，第一个出场的是埃佩奥斯，
他用力掷出了铁块，引起了阿开奥斯人的哄笑。
阿瑞斯的后代，勇敢的勒昂透斯第二个投掷。
特拉蒙之子埃阿斯第三个投掷，
但后来居上，掷出的距离远远超过前面两位。
最后轮到刚勇的波吕波特斯，
他投掷铁块，好象一位牧人投掷牧牛棒，
木棒旋转着飞过吃草的牛群，
那块大铁也飞出了如此远的距离，
全场欢声雷动，波吕波特斯的同伴们站了起来，
将首领赢得的奖品搬回自己的海船。

阿基琉斯又拿出了为射箭比赛而设的奖品，
有十把双刃斧，十把单刃斧。
在远处的沙滩之上，他竖起了一根高高的黑色桅杆，
上面拴着一只小胆儿的鸽子，小腿系在桅杆上，

作为射手瞄准的靶子。他说道：

“谁射中了那只鸽子，
谁就可以得到所有的双刃斧；
谁射中了系鸽子的细绳，
谁就可以拿走所有的单刃斧。”

话音刚落，站出来了强大的透克罗斯
和伊多墨纽斯的副将，英勇的墨里奥涅斯。
他们把石阄扔进头盔中，并不住地摇动，
首先跳出来的是透克罗斯的石阄。
他大步向前，射出了利箭，可是忘了向远射神许愿，
保证献祭头胎产下的羔羊，
所以阿波罗不允许他成功，只射中了系在鸽腿上的绳子，
利箭切断细绳，鸽子振翅高飞，
见此绝技，阿开奥斯人欢欣鼓舞。
墨里奥涅斯在透克罗斯瞄准之时，
已拔出利箭，见到鸽子飞起，
急忙接过透克罗斯的大弓，
心中暗暗地向远射神许诺，
答应献祭头胎产下的羔羊。
那只可怜的鸽子正冲上云层，
在振翅稍作盘旋之际，
墨里奥涅斯的利箭穿进翅膀下面，
掉了下来，正扎进射手脚边的泥土之中，
紧接着射中的鸽子也掉落下来，
正跌在桅杆的顶端，洁白的羽毛纷纷飘零，
小生灵垂着脑袋，灵魂早飞向冥府。
然后，它又从桅杆上跌落，落在远处的地面上。
观众注目远望，连声惊叹。
这样，墨里奥涅斯获得了十把双刃斧，
而另外十把单刃斧属于透克罗斯。

最后，佩琉斯之子又取出了一支长枪，
和一只从未使用过的精制大锅，可挨得一头牛。
神枪手们立即站了起来，
有阿特柔斯之子，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
和伊多墨纽斯的副将墨里奥涅斯。
但是，阿基琉斯站了出来，这样建议：

“阿特柔斯之子，你力大无穷，
投枪百发百中，无人能及，这是人所共知，
请您收下这口精制大锅，
而把这支长枪奖给墨里奥涅斯。
这仅仅是我的提议，还请您来定夺。”

他的意见，阿伽门农完全赞同，
于是墨里奥涅斯得到了那支长枪，
阿伽门农得到了大锅，并把它交给传令官塔尔提比奥斯。

第二十四卷

——入敌营，普里阿摩斯赎回儿子，并举行葬礼

盛大的竞技比赛到此结束，将士们纷纷散开，回到自己的海船。
大家都渴望大吃大喝一顿，尽快进入梦乡，
唯有阿基琉斯茶饭不思，独自垂泪，
思念那已化成骨灰的亲密伙伴。
躺在柔软的床上，他辗转反侧，
想起了帕特罗克洛斯英勇杀敌的雄姿
和两人共同分享荣耀的喜悦心情，
以及在惊涛骇浪之中，在刀光剑影之下，
两人共同分担无尽的痛苦和磨难。
一想到这些往事，他就流下大把大把的泪水，
躺在床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最后，他索性下了床，
心神迷茫地徘徊在波涛汹涌的大海边。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
将光辉洒向大海和大地之时，他套起了车马，
将赫克托尔的尸体拴在车后，
绕着墨诺提奥斯之子的坟墓，
急速地奔驰了三匝，然后转身离去，
把赫克托尔抛在冰冷的泥土之中。
见此情景，阿波罗动了恻隐之心，
他用金色的羊毛把赫克托尔全身裹住，
当阿基琉斯再拖他时，不至于磨伤了皮肉。

见到阿基琉斯毫无人性地折磨赫克托尔已死的躯体，
永生的天神们心中不忍，准备让双目闪亮、
弑杀阿尔戈斯的赫尔墨斯前去偷尸体。
其他众神都点头赞成，唯有赫拉、波塞冬
和目光炯炯的雅典娜不乐意。
在阿勒珊德罗斯的庭院里，
他毫无用意地赞美那位爱笑的美神，
引起了赫拉和雅典娜的忌恨，
直到现在，她们仍怀恨普里阿摩斯的圣城和子民。

当黎明女神第十二次地升上大地时，
福波斯·阿波罗对众天神说道：

“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天神！
难道忘了赫克托尔曾献上
无数烧烤过的鲜美的牛羊？
他已经死了，你们也不挽救他，
把他交给他的父母、妻子、儿子和广大子民，
他们都想看看他，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
可是，你们纵容那个阿基琉斯，
他心术不正，胸怀也不宽广，
只会凭借自己的勇力，大肆屠杀！
如同一只饥饿的狮子扑向牧人的羊群，
毫无人性，毫无怜悯之心，对自己的行为丝毫不感到羞耻。
记住，羞耻既可以使人受害也可以使人获益。
战争之中，不光只有他失去了亲密的朋友，
还有许多人失去了更亲近的人，比如父亲、儿子和兄弟。
人已死了，也火化了，该伤心也伤心过了，
就算了吧，人都是有宽容和忍耐之心的。
这个可恶的凡人，赫克托尔已经死了，
他却还将其拴在战车之后，
绕着帕特罗克洛斯的坟墓整整三匝，
这样的做法，能够获得荣耀和尊重吗？
他得小心点，别惹恼了众天神，
况且，他还连带着侮辱了没有感觉的大地！”

听罢，白臂神赫拉勃然大怒，说道：
“远射神，如果阿基琉斯和赫克托尔地位同等，
你倒可以为赫克托尔说话。
可是，赫克托尔只是一个凡人，喝人奶长大，
而阿基琉斯却是女神的孩子，
是我养大了他的母亲，并作主让她嫁给了一个凡人，
就是那个众神宠爱的佩琉斯。
众位天神，你们大家都参加过那次婚礼，
而你，阿波罗，也喝过喜酒，难道都忘光了？”

这时，乌云神开口干涉道：
“赫拉，停止发怒吧！当着众位天神的面！
他们两个虽然地位不同，
但却是众天神喜欢的人物，
我也喜欢他，他从不怠慢我们，

总是献上最肥壮的牛羊和最甜美的醇酒。
可是要偷来他的尸体，并不明智，
他的母亲天天都到他那里去，
他一定不会被蒙在鼓里。
还是好好地劝劝忒提斯吧，
希望他能说服儿子答应普里阿摩斯赎回尸体。
有哪一位天神愿意去海边，
唤来悲伤的忒提斯呢？”

听罢，神使伊里斯马上动身前往海洋，
在萨摩色雷斯和英布罗斯之间跃入大海，
海面破开，水流轰鸣。如同一只铅坠沉入海水深处，
拴在一只来自在家中饲养的牛的牛角上，
去诱惑海中的水鱼，给他们带来黑色的死亡。
伊里斯到处寻觅忒提斯，最后终于找到了她，
女神正坐在一个洞的深幽之处，
周围坐着其他女神，思念起她那高贵的儿子，
可怜的他不能回到可爱的家园，
注定要悲惨地死在特洛亚，
她就潸然泪下。这时，伊里斯走上前来，对她说道：
“快随我来，忒提斯！天父宙斯唤你去！”

银足的女神这样问道：
“天父宙斯召我前去，会有何事？
我不愿此时见到众神，我的心情很不好。
不过，我还是去吧，或许宙斯有重要的指示。”

说罢，银足的女神掀起一块没有比这更黑的黑纱，
遮在脸上，紧随在伊里斯之后，
迅速地前往奥林卑斯，众神的家园。
她们破海而出，直上云霄，
一会儿，就远远地望见了克罗诺斯之子宙斯，
他正端坐在那里，周围是众位天神。
见到她来，雅典娜起身让座，
忒提斯坐在她的位置上，紧靠着宙斯。
赫拉把一只精美的金杯递给她，
温和相劝，请她喝下饮料，
忒提斯一饮而尽，将金杯还给了天后。

这时，神界和人间的主宰宙斯这样说道：
“忒提斯，我知道你这些日子来心情悲伤，
精神痛苦。这次将你唤到奥林卑斯山
是想告诉你，为了赫克托尔的尸体和阿基琉斯，
众神争吵不休，已有九天，
他们都想让弑杀阿尔戈斯的大神前去偷尸，
可是我觉得应让阿基琉斯保住荣耀，
也可以保住你对我的尊重和热爱。
最好你去阿基琉斯那儿，
告诉他，如此惨酷地折磨赫克托尔的尸体，
不把它交给特洛伊人，众天神已愤怒难平。
希望他能够畏惧天神们的愤怒，
将赫克托尔还给人家。同时，伊里斯
前去会晤普里阿摩斯，让他
带上丰厚的礼物前去赎取儿子的尸体，
相信那些赎礼能够打动阿基琉斯的心。”

听罢，忒提斯点头遵命，
立即冲下奥林卑斯山前往海边，
转瞬之间，就到达了阿基琉斯的营帐，
后者仍在哭泣着，身边忙碌着穿行不断
的几个亲密的战友，正准备宰杀一条肥壮的、
毛茸茸的公牛，当作早餐。
高贵的女神走到儿子的身旁，
抚慰着他，叫着他的名字，说道：
“我的孩子啊，别再哭泣，别再悲伤，
别再折磨自己的心灵了。你这样茶饭不思，
要到什么时候呀？当然，找个温存的女人来，
拥抱着入睡，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
毕竟你的末日也不远了，
死神和命运神已将黑掌伸向了你。
我这次来是告诉你，
宙斯说你把赫克托尔拖来拖去，
不让他入葬，众神都愤怒难平。
最好你收下丰厚的赎礼，让他回去。”

听罢，阿基琉斯答道：
“既然是奥林卑斯山的众神命令我，

那么我就收下赎礼，交还尸体。”

母子二人就这样，用长着翅膀的语言交谈了良久，
这时，克罗诺斯之子唤来伊里斯，
命她前往圣城的伊利昂，这样吩咐道：

“迅捷的伊里斯啊！
速速前往伊利昂，
告诉那位老王普里阿摩斯，
让他立刻带着丰厚的赎礼，
前往阿开奥斯人的军营，
去赎回儿子的尸体，
最好让他单独一个人去，
但是可以让一个传令官赶骡驾车同去，
回来时，也好运回赫克托尔的尸体。
让他不要担惊受怕，
我会派弑杀阿尔戈斯的赫尔墨斯为他引路，
带到阿基琉斯的跟前。让他放心，
阿基琉斯绝不会自己或派别人杀死他，
因为阿基琉斯不会如此冲动，
竟敢违背天神的意志！”

听罢，迅捷的伊里斯立刻动身，
前往伊利昂。转身之间，
就到达了普里阿摩斯的宫殿，
听到里面传来阵阵悲泣之声，
可怜的老王正坐在庭院当中，
周围坐着泪流满面的儿子们。
普里阿摩斯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蓬乱的头发和脸上沾满了泥尘。
还有他的女儿和儿媳妇们也在大放悲声，
深深地怀念着那些倒在战场上，
死在阿开奥斯人枪下的勇士们。
神使伊里斯走到老王跟前，出言相慰，
话语十分柔和，但还是把他吓坏了。
伊里斯这说道：
“不要害怕！达尔达诺斯之子普里阿摩斯，
我此次前来，并非带有恶意，
而是传达高高在上的天父宙斯的命令，

他十分关心和怜惜你，
让我告诉你，你赶快带着丰厚的赎礼，
前往阿基琉斯的军营，去赎回儿子的尸体。
最好由你单独一个人去，
但是可以让一个传令官赶骡驾车，
回来时，如运回赫克托尔的尸体。
你不必担惊受怕，
宙斯会派来弑杀阿尔戈斯的赫尔墨斯为你引路，
带你到阿基琉斯的跟前。
请你放心，阿基琉斯绝不会自己或派别人杀死你，
因为阿基琉斯不会如此冲动，
竟敢违背众位天神的意志！”

说罢，神使伊里斯转身离去。
兴奋的国王立刻命令儿子们准备骡车，
放上大大的柳条箱，自己进入藏室，
那是一间用香柏木建成的高屋，
里面收藏着数不清的金银财宝。
他对赫卡柏这样说道：
“亲爱的夫人，刚才宙斯派伊里斯前来吩咐，
要我带上礼物前往阿基琉斯的营帐，
好赎回亲爱的赫克托尔。
告诉我，你认为怎样？
我内心十分激动，强烈的愿望
驱使我前往阿开奥斯人的军营！”

没想到，赫卡柏大惊失色，大喊道：
“你怎么能这样做！你的智慧和理智都到哪儿去了！
而以前，你正是以镇定自若闻名特洛亚和其它邦国的！
现在，你竟要前往阿开奥斯人的海船，
去见那个杀死了你的儿子的可怕的人，
如果让他看到你，一定会杀心随起，
决不会因为你年迈体弱而怜悯你！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宫殿中落泪吧，
为了那远远的、躺着的赫克托尔。
在我把他生出来的那一刻，
命运之神就开始搓那毁灭的命线，
注定他要被强敌杀死，远离父母，成为狗群的腹食。

可恶的杀手！我恨不能喝他的血，吃他的肉！
但是，现在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赫克托尔是英勇死去了，不是为了他自己，
而是为了所有的特洛亚男人和束腰很低的妇女，
死亡面前，他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迎上。”

听罢，英武的老王普里阿摩斯这样答道：
“别劝说我！我一心想去！
你也不要做一只预示恶兆的鸟儿，扑腾在我的宫中！
如果是其他人，无论是高明的先知或通神的祭司
吩咐我这么做，我都会摇摇头，不予考虑。
可是告诉我的是一位女神，
我不但听到了她的声音，
还看到了她的面容，她绝对不会信口开河的。
如果阿基琉斯杀了我，我也毫不后悔。
只要我能抚摸一下亲爱的儿子，
即使被阿基琉斯杀掉，也在所不惜！”

说罢，他毅然地打开精美的箱盖，
拿出了十二件美丽的衣袍，十二件单面的斗篷，
十二条温暖的毛毯，十二件洁白的披衫，
和十二件柔软的衬衣。
他还称出了十二塔兰同黄金，
取出了两个闪亮的大鼎，四口大锅
和一只精制的酒杯，那是他释访色雷斯时，
当地人献给他的礼物，为了赎回儿子，
老王忍痛割爱，也将它拿到了大室。
他愤怒地责骂着，赶走了门廊下的特洛亚人，
气急败坏地这样骂道：
“都给我滚得远远的！你们这些无用的笨蛋！
在你们自己家中还嫌哭得不够，
又到我这里来增加的我烦恼。
克罗诺斯之子夺走了我儿子茁壮的生命，
把我打入了痛苦的深渊。
赫克托尔死去的后果你们应该清楚，
没有了他，将有更多的人被阿开奥斯人杀死。
希望我早已住在冥府之中，不要看到城堡成为废墟。”

说罢，他舞动王杖，驱走他们，
特洛伊人一惊而散，远离了宫殿。
接着他又开始骂自己的儿子，
赫勒诺斯、帕里斯、阿伽同
潘蒙、安提福诺斯和波利忒斯
以及德伊福波斯、希波托奥斯和狄奥斯。
愤怒的老王向这九个儿子大吼大喝：
“快点动手！你们这群败家子！
真希望是你的，而不是赫克托尔躺在海船边！
我真命苦，我生下了不少优秀的儿子，
比如墨斯托尔、驭车的特洛伊洛斯，
和人之神赫克托尔，他好象不是凡人之子，
而是天神的儿子！可是，他们都死去了，
被狂暴的阿瑞斯杀死，从我身边夺走，
而留下来的只是一群没用的废物！
你们只会唱歌跳舞，寻欢作乐和盗别人的羊群！
快点动手！把这些东西装上骡车，
我要立刻登车赶路！”

九个儿子被父亲骂得抬不起头，
立刻听话地牵出那辆崭新的轻便骡车，
将柳条箱子搬上车子。
他们从钩子上取下黄杨木做成的骡轭，
轭上有一根圆木桩，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圈子。
接着，又取下一条九肘尺长的扼带。
他们把轭架直入牢稳的车辕上，
又把一个圈子固定在车辕后端的钉子上，
然后拴紧木桩，在左右两边各绕三圈，
接着他剩余的扼带拉回来，系在车上。
他们忙碌着从大堂上取来丰厚的赎礼，
堆在漂亮的骡车上，
最后，他们把骡马拴到轭架下套住，
这匹骡子是密西亚人送给普里阿摩斯的。
他们又拉出老王自己精心饲养的马，
将它也套上轭架。

就是这样，老王的儿子们为普里阿摩斯和传令官
准备行装，两位要起程的人却在盘算此去的凶险。

这时，满腹心事的赫卡柏来到跟前
右手端着一个金杯，里面盛满了美酒，
好在出发前，向天父宙斯奠祭。

她对普里阿摩斯这样说道：

“接过这杯酒，向天父宙斯祈祷吧。
你执意要去那个危险的地方，
尽管我不同意，但无法劝服你，
在出发之前，你向宙斯行个奠酒礼吧，
请求让你安然返家，并求告乌云神宙斯，
那位主宰伊达山，俯瞰特洛亚的大神，
如果此行没有什么危险，
就请他放出一只力气最大的飞禽，
鸣叫着从你右上方飞过；
如果此行十分凶险，就不要放出预示征兆的大鸟；
那么我会再三地哀求，
求你不要前往阿开奥斯人坚固的海船。”

听罢，普里阿摩斯这样回答妻子道：

“亲爱的夫人，我不打算拒绝你的建议，
我这就高举酒杯，向宙斯祈祷。”

说罢，他吩咐女仆端来清水。

一会儿，女仆端来了水盆和水罐，
在她的侍候下，老王干净地洗了手，
就从妻子手中接过金杯，
高高举起，又洒在地上，这样祷告：

“天父宙斯啊！伊达山的主宰！
如果我在阿基琉斯那里没有什么危险，
就请你降下一只力气最大的飞鸟
在我的右上方飞过，
假如我亲眼目睹了，
我就会信心十足地前往阿开奥斯人的海船。”

宙斯，远在上天，听到了他的请求，
就立即派来了一只最可靠的大鸟雄鹰，
它是灰黑色的羽毛，人们称之为墨鹰。
它展开双翅，大得就象大户人家的大门，
里面插着粗长的门闩。

它迅速地飞到了伊利昂，
在宫殿的上方掠过，
地上的人们全都看见，个个兴高采烈。

老王迫不及待地登上了马车，
驱车穿过了回响的门廊和大门。
谨慎小心的传令官伊代奥斯
驾驭着骡车，走在前面，
后面就是马车，普里阿摩斯坐在上面，扬鞭策马。
痛哭的亲人们跟在后面，穿地在大街上。
等他们出了城门，奔向大平原时，
他的儿子女婿们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宫殿。
宙斯远远望见老人已经出发，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对身边的赫尔墨斯说道：

“ 赫尔墨斯，在天神之中，你最喜欢导引凡人前行，
而且也很喜欢听他们向你诉苦。
现在，你就把普里阿摩斯领到阿开奥斯人那里去吧，
注意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小心地进入阿基琉斯的营区。 ”

听罢，弑杀阿尔戈斯的向导神悉心听从，
马上穿上那双天神专用的金丝鞋，
这样可以飞速地越过大海和陆地，
手中还举着一根魔杖，
可以点人入眠，也可以使人惊醒，
要怎样就怎样，随心所欲。
赫尔墨斯手中挥舞着威力巨大的魔杖，
转瞬间到达了特洛亚的赫勒斯滂托斯海峡。
他化身为一位风华正茂，刚留出胡子的王子，
朝着伊利昂方向，迈步走去。

这时，普里阿摩斯和传令官刚驶过伊洛斯的大坟，
看到天色不早，夜幕就要降临，
就停下车来，让骡马到河中饮水。
伊代奥斯首先看到了前面靠近的人影，
就对普里阿摩斯低语道：
“ 有情况！尊敬的国王！
前面来了一个人，可能我们会命丧于此，

不如我们赶紧逃回，或者迎上去跪倒在地哀求，
请他网开一面，放过我们。”

听罢，普里阿摩斯吓呆了，
汗毛竖起，冷汗直流，
站在车上，不知如何是好。
而向导神却走了上去，拉住他的手，这样说道：
“我的父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赶着马车要到哪里去？
难道你就不害怕那些杀人如麻的阿开奥斯人？
他们是你的仇敌，而且近在眼前。
如果有人看到你带了这么多贵重的礼物，
走在黑漆漆的夜里，他会想些什么？
你已年迈，你的侍从也不年，
我怕你们连自己的命也保不住。
我当然不会加害你们，
因为你很象我那生身之父。”

年迈的普里阿摩斯这样答道：
“亲爱的孩子！多谢你的提醒。
看来天神在护佑着我，
让我有幸碰到你这么个过路人。
你相貌堂堂，正直大度，
你的父母有你这样的儿子真是福气。”

听罢，弑杀阿尔戈斯的向导神说道：
“老人家啊，请你跟我说真话，
你黑夜里运送这么多财宝，
是打算送到外地让别人妥善保管，
还是正在连夜脱逃，放弃伊利昂？
因为你那位儿子，那位勇不可挡的英雄，
已死在阿开奥斯人枪下，没有了他，
你们便失去了保家卫国的信心。”

年迈的英武的普里阿摩斯这样答道：
“年轻人，你是谁？来自何地？
为何你如此清楚这里发生的事情？”

听罢，弑杀阿尔戈斯的向导神答道：

“看来，你不信任我，在试探我。
说起赫克托尔，我在战场上见过多次，
特别是在那一天，他把阿开奥斯逼回海船，
朝着他们的心脏猛力刺杀。
我们在旁观望，很不明白，为什么
阿基琉斯同阿伽门农结仇，拒绝参战。
我是他的一名副将，和他一起来到这里。
我来自米尔弥冬人家族，父亲叫波吕克托尔，
和你差不多年高，家境富有，有一个儿子，
我是最小的一个。我和兄弟们抽签，
我抽中了，于是便来到这里。我来到平原，
是因为明天一早，阿开奥斯人就准备攻城，
在营帐中他们闲极无聊，躁动不安，
即使是首领和王者
也压不住他们的战斗热情。”

年迈的普里阿摩斯这样说道：

“如果你真是阿基琉斯的副将，
就告诉我真实情况吧，我的爱子赫克托尔，
是仍在海边，还早被阿基琉斯解体，
喂给饥饿的野狗？”

弑杀阿尔戈斯的向导神又回答道：

“您放心，老人家！
他并没有被野狗吃掉，
依然安静地躺在海船边，
已经过了十二天，他的尸体还没有烂掉，
庞大的躯体并没有生长蠕动的蛆虫。
在黎明到来时，阿基琉斯总是拖着它，
绕着帕特罗克洛斯的大坟绕圈，但他并未伤着皮肉。
他躺在那里，象被露水洗过一样，
没有泥尘，没有血污，干干净净，
看到他那个样子，你一定会惊诧不已。
而且众多的枪伤也已愈合。
因为众天神们十分宠爱你的儿子，
尽管他已死去，却还在呵护着他。”

听罢，老王眉开眼笑，说道：

“我的孩子！给天神献上祭礼总会得到好处。
我的赫克托尔，唉，他的到来如同一场梦幻，
他从来不曾忘记向奥林卑斯山的众神献上祭礼，
所以虽然命中注定他要早死，天神也还护佑他。
来，收下这只酒杯，祈求天神，
请你保护我的安全，
将我送到佩琉斯之子的营帐里。”

弑杀阿尔戈斯的向导神说道：

“老人家，你又来试探我，
我怎能背着阿基琉斯接受你的礼物？
如果我接受了，不但愧对他，
而且还会遭到报应！
不过，我愿意当你的向导，
送你前往佩琉斯之子的营帐。
你放心！没有人敢忽视我，向你发动攻击。”

说罢，他立即跳上马车，
抓住了缰绳和马鞭，
并向骡马注入了巨大的勇力。
他们飞速地到达了阿开奥斯人的护墙处，
士兵们正在吃晚饭，
向导神便在他们的饭息中
洒上了催眠的神液。
然后，他拿掉门闩，打开门，
迎进普里阿摩斯，连同丰厚的赎礼。
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阿基琉斯的营帐前，
这间高在的营帐是米尔弥冬人修建的，
他们采集了许多长在平原上的茅草作为屋顶，
四周围还用木桩围起了一个大院子。
门闩是一整根巨大的枞木，
需要三个人才能闩上，也需要三个人才能拿掉，
不过阿基琉斯一人就可以自如开关。
向导神不费吹灰之力打开了大门，
迎进老王，连同丰厚的赎礼。
然后，他跳下马车，向普里阿摩斯说道：
“老人家！帮助你的正是永生的天神赫尔墨斯，

是宙斯派我引你到达此地。
我任务已完成，必须马上回去，
以免被阿基琉斯看到，
如果我接受了他的招待，
就会使所有天神对我发怒。
你走进去吧，抱住他的双腿，苦苦哀求，
以他的母亲、父亲和儿子的名义，
或许能够打动他铁石心肠。”

说罢，天神转身离去。
普里阿摩斯从马车上跳下
吩咐伊代奥斯仔细看管车马，
他自己则大步跨入阿基琉斯的营帐，
后者正坐在里边，还有两个同伴，
奥托墨冬和战神的后代阿尔基摩斯，
在远处坐着，侍候主帅进餐。
阿基琉斯刚刚吃完，餐盘还没有撤下去。
没有人注意普里阿摩斯走进了营帐。
他突然跪倒在阿基琉斯的身前，
抱住他的双腿，亲吻那双杀过许多人的手。
就象一个杀了人的外乡人，神经错乱地
跑到一位富有的主人面前请求帮助，
使旁观者惊异万分。
阿基琉斯和营帐中的人看到普里阿摩斯，
也是这样惊讶，面面相觑。
这时，普里阿摩斯开始哀求道：
“神一样的阿基琉斯啊！想想你的父亲，
他和我一样年迈，体弱无力，
邻居们肆意欺负他，
无人可以保护他，让他免受灾苦。
可是，如果他听说你还活在人间，
一定会心花怒放，满怀希望，
白天黑夜地盼望你返回家园。
可是我却十分命苦，尽管有五十个儿子，
其中十九个是一母同胞，
另外的都由别的女子生养，
但在和阿开奥斯人的激战中，
没有一个留下来，狂暴的阿瑞斯使他们的双腿瘫软。

还有一个赫克托尔，为了保卫国家、人民和伊利昂，
已经死在了你的枪下。
现在，我带来了丰厚的赎礼，
来到你的营帐，献在你的脚下，
请求你让我把他带回去。
看在天神和你父亲的面上，可怜可怜我吧，
我比你的父亲境地更为戚惨。
现在，我忍受着别人无法忍受的痛苦，
亲吻着杀死我众多儿子的，你的双手。”

普里阿摩斯的一番话语，引起了阿基琉斯
对老父的思念。他拉住老人的手，又轻轻推开。
两人同时陷入了巨大的哀痛之中。
普里阿摩斯泪流满面，怀念英姿飒爽的赫克托尔，
而阿基琉斯则为远方的父亲悲伤不已，
同时又想起了帕特罗克洛斯，泪水不断涌出。
就这样，营帐之中只有哭泣之声，
等阿基琉斯哭够了，暂时摆脱了思念和苦痛后，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双手扶起老王，
心中一阵同情，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可怜的老人！你该有多大的勇气，
敢于独自一个人前来阿开奥斯人的军营，
来见我，一个杀死你众多儿子的人？
来，请您坐到椅子上，别在悲泣了，
让我们都把痛苦埋在心底，
既然是命中注定，
我们怎么哭泣也无济于事。
可怜我们凡人多灾多难，而永生的天神逍遥自在。
在宙斯的宫殿中，摆放着两只罐子，
一只装满了幸福，一只装满了灾难。
如果宙斯把它们混合起来，赐给一个凡人，
那么这个凡人的运气就时好时坏。
如果宙斯把灾祸罐赐给一个凡人，
那么他就会四处飘零，挨打受饿，
被人唾弃，得不到天神和凡人的尊重。
在佩琉斯降临人间的时候，
天神就把混合的命运赐给他，
一开始，使他成为所有人中最幸福的一个，

满意富足，做所有米尔弥冬人的王，
又娶了一位高贵女神作为妻子，
尽管他只是个凡人。可是，不久，
命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生出了一个注定早死的儿子，就是我。
现在他已进暮年，可我远离家乡，
激战在特洛亚，不能尽孝，
给他和家人带来了无尽的悲愁。
而你呢，老人家，听说你也盛极一时，
北到马卡尔的国家累斯波斯，南至大海，
东抵弗利基亚，西达辽阔的赫勒斯滂托斯，
在这广大的范围内，你的财富和儿子们无人能及。
可是现在，看吧，天神给你了巨大灾难，
你的儿子和子民被屠杀，你的城堡面临毁灭。
所以，还是忍住痛苦吧，
你再怎么嚎啕大哭，也挽救不了儿子的性命，
而且，不久的将来，你要面临更大的灾难。”

年迈的老王普里阿摩斯答道：

“宙斯钟爱的勇士，如果赫克托尔还躺在地上，
没有入葬，我是不会安心落座的。
请求你收纳我献上的赎礼，
让我见到他，把他带回家。
你尽可以把礼物带回家乡。
而且，你已饶了我，使我能再见到阳光。”

听罢，阿基琉斯心中不悦，说道：

“老人家，别再惹恼我，
我早已决定将赫克托尔还给你。
海神的女儿，我的母亲已来过我这里，
向我传达宙斯和众天神的旨意。
普里阿摩斯，我知道是一位天神将你
送入我的营帐，否则你不可能来到这里，
就连身强力壮、机智勇敢的年轻人也不行，
因为门口有卫兵，门闩又那么沉重。
所以，在我悲伤时不要惹恼我，
否则，尽管你向我苦苦哀求，我也会硬起心肠，
当然也就违背了宙斯的意志！”

听罢，老王心中恐惧，不敢言语。
阿基琉斯则如一头猛狮般冲出营帐，
后面紧跟着两位侍从，奥托墨冬和阿尔基摩斯，
他们是次于帕特罗克洛斯的阿基琉斯最亲爱的战友。
他们卸下了停在外面的骡子和马，
又让传令官伊代奥斯也进屋歇息，
又取下了堆满车子的赎礼，
是为了换取赫克托尔而连夜运来的。
他们从中间抽出了两件披衫
和一件厚实的衣袍，好在送赫克托尔回去时，
作为裹尸的衣物。阿基琉斯吩咐女仆，
给赫克托尔洗净尸体，涂抹上厚厚的油膏，
并抬到一边，别让普里阿摩斯看到，
触目伤心，大发脾气，惹恼了阿基琉斯，
使他在冲动之下将老王杀死，
从而违背了宙斯和众天神的意志。
女仆将赫克托尔的躯体洗净，
涂上厚厚的油膏，并穿上披衫和衣袍。
阿基琉斯亲自把它放在尸架上，
再由众人将尸架抬到外面的车上。
做完这一切，他大声哭了起来，说道：
“帕特罗克洛斯，我已将赫克托尔还给了他父亲，
你在冥府听到这消息，该不会生气吧？
他们给我送来了大量的赎礼，
我会给你留出属于你的一份。”

说罢，阿基琉斯转身进屋，
就坐在他刚才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对普里阿摩斯这样说道：
“老人家，按照您的愿望，
我已释放了赫克托尔，他就躺在外面的车上，
明天一早你就能抚摸着他，
运回你们的城堡。现在，让我们吃些东西吧。
即使是美貌绝伦的尼奥柏也要吃饭。
她一共生下了十二个子女，六个女儿，
六个儿子，可是都死在她的宫殿中。
儿子们都被阿波罗射死，
女儿们则被猎神阿尔特弥斯杀死，

只因为尼奥柏夸口可与勒托媲美，
并嘲笑她仅生下了两个孩子。
可是勒托的一双儿女却将她十二个孩子全部杀死，
整整九天，鲜血都流光了，也没人收敛他们，
因为宙斯将其他人都化成了石头，
直到第十天，天神才将他们埋葬。
尼奥柏哭得声嘶力竭，却仍未忘记吃东西。
在西皮洛斯的荒凉的山谷，传说那是女神
栖息的去处，她们总是在阿克洛奥斯河边跳舞，
那里就有尼奥柏，可是已经化作了石头，
依然在哀痛天神带给她的巨大的灾难！
所以，我们的悲痛比不上她，更应该考虑吃点什么。
等把赫克托尔运回城后，
你尽可以放声痛苦，泪流成河。”

说罢，捷足的阿基琉斯站了起来，
宰掉一只洁白的绵羊，侍从们剥去羊皮，
细致地清理内脏，又将羊肉切成细细的片，
叉上铁杆，架在火上，仔细烧烤，再取下来。
奥托墨冬拿着面包篮子，分给每个人，
阿基琉斯亲自分肉。
然后大家静静地吃着摆在面前的食物。
在他们满足了吃喝的欲望之后，
达尔达诺斯之子惊异地注视着
魁梧英俊的阿基琉斯，后者如同一个天神。
而阿基琉斯也对老人顿生好感，
因为普里阿摩斯的言谈举止颇有风度。
他们就是这样惺惺相惜。
然后，年迈的国王普里阿摩斯首先说道：
“宙斯钟爱的阿基琉斯，请给我找个地方，
我要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
自从赫克托尔死后，
我的眼睛就没有闭上过，
我一直流泪，叹息，哀伤自己的不幸，
在庭院中痛苦地翻来滚去，满身泥污。
现在我既吃饱了肉，也喝足了美酒，
而在此之前，我什么都吃不下。”

听罢，阿基琉斯立刻吩咐女仆
准备床铺。女仆在门廊下摆上了两张床，
床上先铺上一层美丽的毯子，
又铺上干净的被单，还有一件当被盖的毛皮大衣。
一会儿工夫，两张舒适的床就铺好了。
捷足的阿基琉斯对普里阿摩斯说道：
“尊敬的老人家，只好委屈您睡在门廊下了，
千万别让阿开奥斯的谋士们看到，
他们经常到我这里，商议事务，
这是他们养成的习惯。如果有人看到你，
他就会马上跑到阿伽门农那里，
告诉他这个重要的发现，
那么领回赫克托尔就可能无限期推迟。
另外，请你告诉我实话，
如果为赫克托尔举行葬礼，需要多少天？
这段时间内，我会使阿开奥斯军队停战。”

老迈的国王普里阿摩斯很受感动，说道：
“阿基琉斯，你真是太好了，
竟然容许我为赫克托尔举行葬礼！
现在特洛伊人被围困在城里，
没有一个特洛伊人敢于出城打柴。
我打算先将赫克托尔停在大堂九天，
第十天举行葬礼，并办理丧宴，
第十一天，要为他筑一座大坟，
第十二天，如果必须打仗，那我们就开战。”

捷足的阿基琉斯这样许诺：
“行！老人家，我赞成你的计划，
在此期间，我设法使阿开奥斯人停战。”

说罢，他拉住老人的双手，表示安慰。
于是两位不速之客，普里阿摩斯和传令官
就休息在门廊下的软床上，
考虑着如何才能安然回城。
而阿基琉斯则躺在营帐深处的床榻上，
身边陪伴着美貌的布里塞伊斯。

其他所有的天神和将大都被睡神牢牢地控制住，
躺在那里，甜甜地酣睡。

唯独向导神赫尔墨斯不曾入眠，
正盘算着怎样才能躲过守卫将士，
把普里阿摩斯安然送回伊利昂。

他来到了普里阿摩斯的床头，这样说道：

“老人家，你竟这样大胆放心地睡在这里，
虽说阿基琉斯饶过你，并热情招待了你，
但如果让阿伽门农知道你到了这里，
或者其他阿开奥斯人也知道了，
虽然你为赎回儿子已付出了丰厚的赎礼，
大概你家里的儿子们，为了赎回你的生命，
仍要付出三倍于此的更加厚重的赎礼。”

听罢，老人心惊肉跳，忙叫醒伊代奥斯。
赫尔墨斯亲自为他们架好骡子和马，
亲自驾驭，没有人注意他们穿过了广阔的营区。

到达了宙斯推涌的有众多漩涡的
清清的克珊托斯河的边岸时，
赫尔墨斯告辞，返回奥林卑斯山，
这时，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已升上了天空。
普里阿摩斯和传令官赶着马车，一路恸哭，
后面跟着骡车，上面挂着死去的赫克托尔。
其他的特洛亚男人和女人都不曾看到他们，
只有那美如美神的卡珊德拉战在卫城之上，
远远望见了父亲，坐在马车上，还有伊代奥斯，
后面跟着的骡车上拉着一具尸体。
她喜悲交加，大喊着，使每个人都能听到：
“快来呀！所有的特洛亚人！
赫克托尔回来了！以前你们多次喜悦地
迎接他的回归，从那可怕而激烈的战场！
他曾给我们和我们这座城市带来多大的幸福啊！”

听到她的喊声，所有的特洛亚男人和女人
都拥到了城外，在城门口围住死去的赫克托尔，
个个痛不欲生，难以名状。
安德罗马克和赫卡柏最先扑向骡车，

抱住赫克托尔的头颅痛哭，
并不断用撕扯自己的头发，
特洛亚人就这样放声大哭，忘了回城
如果不是普里阿摩斯，他们会哭到夕阳西下。
老王站在马车上对人们说道：
“让开！让骡车进去！
等我把他放到宫殿中，你们再尽情地恸哭！”

听到他的命令，大家纷纷给骡车让路。
人们把赫克托尔抬入壮丽的宫殿，
将他小心地放在一张雕花的大床上，
床边围着许多歌手们，
他们唱起凄婉的哀歌，妇女们以悲声相和，
白臂的安德罗马克怀抱着丈夫的头颅，
领头唱起了挽歌：
“我的夫君啊！可怜你年纪这样轻就丢掉了性命，
扔下我一个人连同还需抱着的儿子，
他是你我所生，将来也可能早夭。
那时候，伊利昂城早就成为废墟，
因为你，这个保护坚城，
保护城中的妇女和儿童的卫士早已死去！
可怜的人们，将乘坐阿开奥斯人的海边
被押到远方的国度，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可怜我们的孩子，和我一样，干着下贱的苦役，
受着苛刻主人的训斥，或者命运更惨，
被阿开奥斯人从高高的城楼上扔下摔死，
只是因为你的父亲，赫克托尔，在战场上
杀死了他的父亲，兄弟或儿子，
众多的阿开奥斯人在他的枪下倒地而亡。
记住，赫克托尔在战争中不心慈手软。
现在人们在怀念着他，特洛亚的英雄，
英雄的战死给父母留下了巨大的悲哀，
也给你的妻子留下了难以说出的惨痛，
因为你没有死在床上，没有向坐在床边的我，
说出你的贴心话语，使我可以重念着它，
度过一个个寂寞漫长的白天和黑夜！”

安德罗马克尽情地哭诉，妇女们也以悲声应和，

接着，赫卡柏也唱起了凄凉的哀歌：

“我最喜爱的儿子，赫克托尔！
你是天神宠爱的人儿，即使你已失去了生命，
他们仍然关爱着你，可恶的阿基琉斯
多次抓走过我的几个儿子，把他们远远地卖到
汹涌的大海地边，在萨摩色雷斯、英布罗斯
和烟雾弥漫的勒姆诺斯当作奴隶出售。
而你，赫克托尔，是死在他锐利的铜枪下，
并被他拖在车后围着被你杀死、他也无法挽救
的帕特罗克洛斯的大坟一圈儿一圈儿地奔驰！
现在，你安静在躺在大室中，光明鲜亮，如晶莹的泪珠，
似乎只是被阿波罗射中，
死在轻巧柔和的羽箭之下。”

她的哭诉，使大家的悲哀更加深重。

接着是海伦，在安德罗马克和赫卡柏之后，也唱起了挽歌：

“赫克托尔，在我丈夫的兄长中，我最敬重的就是你。
我的丈夫，那位如天神般的阿勒珊德罗斯
把我带回了特洛亚，我多希望在那以前我已死去！
我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特洛亚，转眼已过去了二十年，
在这些年头中，我从未听到你的一句恶言恶语，
而且有人谩骂我，比如你的弟兄姐妹，
衣着美丽的弟媳，抑或你的母亲说我的坏话，
当然你的父亲一直对我很好，
就象我的生父那样善待我。听到他们的侮辱，
你总是怀着善意，温和地制止他们。
而你现在死了，我感到无比的悲伤，
没有了你，在宽广的特洛亚大地上，
大概再也没有人能对我和颜悦色了，
所有的人都躲开我，唯恐不及。”

她的哭诉，引来了更大的悲声。

年迈的老王普里阿摩斯吩咐道：

“特洛亚人，赶快出城上山采伐木料，
别担心阿开奥斯人会突然出现，
阿基琉斯在我离开之前已郑重保证，
在第十二次黎明女神来临之前，他决不会伤害我们。”

听到国王的吩咐，人们急忙套车，
赶着骡车和马车到城堡前集合，
他们来来往往地运送木材，
第九天时，就垒起了一个大柴堆。
又一次曙光来临时，他们含着眼泪抬出了赫克托尔，
把他抬到柴堆上，然后点起了大火。

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已冉冉升上天空，
大地上，在赫克托尔的火堆旁边，转着众多的特洛伊人，
等大家都聚齐之后，
先把香美的酒倒向柴堆，
浇灭所有的仍在燃烧的火焰。
接着，赫克托尔的兄弟们到木烬中寻找白骨，
他们不胜悲痛，任凭泪水大滴落下。
搜集齐了白骨之后，把它们装入黄金罐中，
并用一层紫色的亚麻布细心包裹，
然后立即放入墓穴。在墓穴周围，
布置下警惕的特洛伊士兵，以防
阿开奥斯人前来袭击。
垒好了赫克托尔的坟冢之后，
他们回到了城堡中，
聚在宙斯钟爱的普里阿摩斯的宫殿中，
享用着祭奠上的美酒和鲜肉。

就这样，特洛伊人埋葬了驯马手赫克托尔。

第二部 奥德赛

第一卷

——众天神商议允许奥德修斯返回家园

文艺女神啊！请给我讲述那位足智多谋的英雄，
在攻破了圣城伊利昂之后，四处漂泊的经历吧！
他到过许多民族建立的邦国，了解了他们的思想。
为了保全自己和同伴的生命，得以重返家园，
他在惊涛骇浪之中受尽了痛苦的磨难。
但是尽管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却不能使同伴生还，
因为他们狂妄地亵渎天神，
居然吞食了赫利奥斯的牛群，
愤怒的天神惩罚他们，不让回家。
女神啊！至高无上的宙斯的女儿，请随便从哪里讲起吧。

当时，所有其他勇敢的将士，都躲过了黑暗的死亡，
离开战场，穿越海洋、回到故乡、
唯有他一人，心念爱妻，行在归程之上。
高贵的女神中的佼佼者卡吕普索
挽留他住在自己的洞府中，一心要他作自己的丈夫。
时光流逝，终于到了这一天，
天神允许他返回家乡伊塔卡。即使如此，
他仍难逃磨难，不能顺利回到亲人身边。
天神怜悯他，只除了海洋神波塞冬外。
他对神一样的奥德修斯的盛怒未熄，
直到后者返回自己的家园。

现在，海神正在埃塞俄比亚
接受虔诚无比的人们的丰盛献祭，
这个民族地处遥远的边缘，分成两个部落，
一个住在日落之处，另一个居于日出之地。
波塞冬一个人尽情地享受着肥美的牛羊，
其他众神则汇集在奥林卑斯山上宙斯的宫殿中。
想着高贵的埃吉斯托斯，
神界和人间的主宰宙斯心有所感，

那位可怜的人被愤怒的阿伽门农之子奥瑞斯特斯杀死。

宙斯对永生的天神这样说道：

“真是羞耻！那些凡人遇到了灾难，
总是把罪源归到我们神的头上！
岂不知是他们迷痴不悟，超越了命运的规定，
自己招来了灾祸！就象可怜的埃吉斯托斯！
与阿特柔斯之子的妻子通奸，并杀死了阿柔特斯之子。
虽然他清楚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因为我曾派弑杀阿尔戈斯的赫尔墨斯警告他。
劝他不要杀死阿伽门农，
否则要死在为父报仇的奥瑞斯特斯手下！
总有一天他会回到自己的国家！
可是固执的埃吉斯托斯不听好言报相劝，
这不，终于以自己的性命偿还了阿伽门农！”

听罢，目光炯炯的女神雅典娜答道：

“克罗诺斯之子，至高无上的天父宙斯！
埃吉斯托斯命丧黄泉，完全由他自己负责，
任何象他这样执迷不悟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不是我的心灵为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而痛苦。
可怜的他，被阻在海中一个小岛上，
远离亲朋好友，身心受到煎熬。
在那个林木茂密的岛上，
住着一位女神，她的父亲是邪恶的阿特拉斯，
他对海底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并顶撑着隔开天空和海洋的巨柱。
他的女儿留住了可怜的奥德修斯，
向他灌输一些阿谀奉承之辞，
试图使之忘却伊塔卡。可是，奥德修斯宁愿一死，
因为怎么也看不见远方的故乡，那怕是一缕炊烟。
天父宙斯啊，你就一点儿也不怜悯他？
难道他没有在特洛亚平原或阿尔戈斯人的海船边，
向你献上过丰厚的祭品？
为何见他如此痛苦，却毫不动心？”

听罢，乌云神宙斯拂然不悦，说道：

“我的女儿！看你说些什么话！
我怎么会忘记可怜的奥德修斯呢？”

他是个对神虔诚的凡人，
曾向我们献上过无数次盛大的祭祀。
只是海神波塞冬十分仇恨他，
因为奥德修斯刺瞎了神一样的波吕斐摩斯的眼睛，
后者，力大无穷，是托奥萨之子，
她就是咸海之神福尔库斯之女，
与波塞冬情意浓浓，
在深邃的洞穴中结合，
生下了这个儿子，没想到被奥德修斯伤害。
所以波塞冬大为恼怒，
阻挠奥德修斯回到家乡。
现在让我们商量一下他的回归，
海神波塞冬也会平息自己的火气，
面对众位天神，他再反对，也无济于事！”

话音刚落，满怀欢喜的雅典娜说道：
“ 克罗诺斯之子，至高无上的天父宙斯！
现在众位永生的天神，
都赞成让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回国，
不如我们立刻派遣弑杀阿尔戈斯的向导神，
前往奥古吉埃海岛，向那位女神，
通报奥林卑斯众位天神的意见。
让她放手聪颖的奥德修斯。
我要亲自前往伊塔卡，去见奥德修斯之子，
给他注入巨大的勇力，
召集长发的阿开奥斯人举行会议，训斥那些求婚人。
那些胆大妄为的求婚者在他的家中，
大肆宰杀肥羊和长角牛。
然后我让他到斯巴达和皮洛斯去，
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
让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孝顺的好儿子！”

说罢，她穿上了美丽的金质绳。
穿上它，雅典娜就可以驾起长风，
穿越高山、大地和无边的海洋；
接着，她握住枪矛，上面有锋利的铜头，
硕大、粗重，在她动怒时，
常用来对付那些胆大妄为的勇士。

她冲下奥林卑斯山，急急赶路，
一会儿就到达了伊塔卡，站在了奥德修斯的家门前。
雅典娜化身为一个外地人，
来自塔福斯的门特斯，手中握着一把枪。
鬢进院门，看到那些可耻的求婚者
正在无法无天姿意取乐，舒舒服服地坐在厚软的牛皮上，
围成一堆，赌博掷骰子。
低下的仆从和善于迎合的伴从们正来来往往忙碌着，
有的正往大调缸中倒着美酒，
有的正勤快地用多孔的海绵抹桌子，
还有的正在切着大块的肉片，准备大吃一顿。

神一样的奥德修斯之子特勒马科斯
首先看到了雅典娜，当时他正坐在客人中间，
情绪沮丧，盼望父亲能早一天从海外归来，
赶走这些死皮赖脸的求婚者，
恢复自家主人的尊严。
他正这么焦躁不安，
看到远方来的客人久待门外，
不禁心下歉然，连忙迎出门外。
他走到客人身边，殷勤地接过长枪，
拉住来客的右手，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热情地说道：
“欢迎你，外乡人！欢迎你来到我的家，
请进来用餐，有什么需要帮忙，尽管直说。”

说罢，他把雅典娜引进家门，
穿过大庭院，走进殿内的大厅，
把客人的长枪插在柱廊下的
一座精美硕大的武器架上，
上架还摆着许多长枪，属于历尽磨难的奥德修斯。
特勒马科斯请女神坐在大椅子上，
上面垫着柔软的垫子，美观大方，
脚下还放着舒适的搁脚凳。
他自己也坐在一张大椅之上，远离那帮求婚者，
生怕那些喧嚣之声扰乱了进餐者的心绪。
而且，他准备仔细地打听父亲的消息。
一个女仆端来了清水，用盆罐倒水，

冲洗他们的双手，水注到银盆之中。
然后，女仆又在他们身边摆上一张美观的餐桌
整齐地摆上各种菜肴和面包，
殷勤地请外乡人吃饱，吃好。
一会儿，仆人又端来了大大的肉盘，
和制作精美的金质酒杯，
另外一位仆人熟练地把酒注入酒杯。

那些可恶的求婚者也拥入了大厅，
一个个傲慢地坐在大椅子上，守着餐桌。
仆人们为他们倒水洗手，
女仆们挎起面包篮分发面包，
随侍们一个个地把调缸注满，
然后，他们就开始大口地吃喝。
在他们吃饱喝足之后，
又开始盘算怎样获得更大的快乐。
那必定是唱歌跳舞了，
还有比这更好的饭后娱乐吗？
费弥奥斯被迫接过仆人递过来的
精美绝伦的竖琴，拨动琴弦，
飘出了的美妙的音符，伴上优美的歌声。

为了不让其他人听见，特勒马科斯靠近来客。
在他的耳偷偷地耳语道：
“亲爱的客人，请您不要介怀我的话，
这些可恶的人整天寻欢作乐，唱歌跳舞，
浪费别人的财产毫不脸红。
而这家的主人可能客死异乡，
白骨浸在雨水中，也可能死在奔腾的大海里，
如果主人有一天突然回来，
这些可恶的无赖就会祈祷自己是飞毛腿。
再也顾不上闪亮的黄金和美丽的衣衫了。
虽然人们传说他还会回来，
可是时光流逝，还不见他的踪影，
看来他一定是遭到了极大的不幸。
下面，请你告诉我实话，
你是谁？从哪里来？
父母都是谁？为什么来到这里？”

是乘坐什么船？怎么来的？
我想你不可能是依靠双脚来到这里的。
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吧，不要隐瞒。
我第一次见到你，也许你是我父的朋友，
因为我父亲一向交友广泛，
以前经常有远方的朋友来我家作客！”

听罢，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这样答道：
“请放心，我会实话实说，
我叫门特斯，父亲是安基阿伦斯，
我统治着善于航海的塔福斯人。
我是乘坐自己人的海船来到这里的！
来到操着不同语言的民族的邦国，
用闪亮的生铁换取黄铜。
我们的海船停泊在涅依昂崖下，
瑞特隆港口，那里离这儿很远。
在很久以前，我和你父亲就是世交。
不信，你可以去问一问老拉埃尔特斯。
人们都说，他现在已不进城了，
住在乡下，身边只有一位老太婆侍候着，
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他常常在山坡上的
葡萄园劳作，经常累得精疲力尽。
我这次前来，只是听说你父已经回来，
没想到他还未返回，被天神阻拦在途中。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并未遇到不测，
而是被一群野蛮人滞留在大海的某个海岛上，
那里的人野蛮无礼，不让他离开，
他只好呆在那里，苦苦思念家乡。
不过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尽管我不是高明的卜鸟师，
不能揭示鸟儿的足迹，
但天神把预言传达给我，
你父亲奥德修斯不会一直远离家乡，
即使是坚固的锁链也不会把他锁住，
凭着他的聪明智慧，他会巧妙脱身。
现在轮到你了，也要实话实说，
你真是奥德修斯的儿子吗？
你面容英俊，鼻子和眼睛长得很象他。

因为我以前经常见到他。
那是在他和其他长发的阿开奥斯人，
前往特洛亚以前。自从远征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聪明的特勒马科斯如此答道：
“尊敬的客人，我所说的一点也不假。
我是他的儿子，这是我母亲这么说的，
我自己则无法知道我到底是谁的儿子。
但愿我是一个幸福的人的儿子，
他能赶走侵犯者，维护自己的家产！
现在他是最不幸的人了。既然您问起来，
我只能回答，我是他的儿子。”

听罢，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这样答道：
“你是佩涅洛佩的好儿子，
天神不会让你和家人面临苦难的。
那么，你再对我说出真心话，
你家里正在举办什么宴会，
为什么那些客人如此无礼？
他们放肆地大吃大喝。
任何人见到他们的所作所为，
都会唾弃他们，怒火满腔！”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答道：
“尊敬的客人，既然你问起这些，
请听我细细说来。以前，我父居家的时候，
我们地位显赫，势力强大，
没有人敢来侵犯。可是，居心不良的天神不让他回来，
至今无影无踪，杳无音信，
从古到今，大概还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结局。
如果他死在战场上，轰轰烈烈，
长发的阿开奥斯人会为他垒起巨大的坟墓，
不但他会赢得万世英名，连家人都倍感光荣。
可是，现在，他大概已被卷入汹涌的大海，
无声无息，无人知晓，美名不可能流传，
也给家人带来无尽的思念和痛苦，
并且还无可奈何地忍受着别人的欺侮。”

海外各岛上来了许多势力强大的豪头巨富，
他们都是来自杜利基昂、萨墨、
林木茂盛的托昆托斯和山石陡峭的伊塔卡。
这些王公贵族无赖般地向我母亲求婚
在我家的庭院中寻欢作乐。
可怜的母亲既无法拒绝他们的追求，
也不能结束这里的混乱。他们大肆挥霍我家的财产，
整日里大吃大喝，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让我家败落下去！”

听罢，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勃然大怒，说道：
“这帮罪大恶极的混蛋！看来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真得马上回到家里来，
全身披挂，手握长枪，
如天神一般出现在门口。
就如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样子。
那时，他来到我家，参加盛大的宴会。
请求墨尔墨洛斯之子伊洛斯给他一些
可以除在箭头上的毒药，但是后者
怕违背了天神的意志，拒绝施借。
于是他来到了我家，得到我父的十分关爱，
就把那种致命的毒药给了他。
真希望奥德修斯如此英勇地出现在求婚者面前，
一定会把他们吓得仓皇逃窜。
不过，归根结底，一切结局都要由天神们决定。
或许，他可以回到家乡，惩罚求婚者。
所以，你要依靠自己，好好想想，
看如何才能把这帮混蛋扫地出门！
我向你提一个建议，或许对你有帮助，
你可以召集长发的阿开奥斯人召开会议，
在会上说出你的计划，并请天神作证。
让那些混蛋滚回家去！关于你母亲，
如果她想再嫁，她可以回到，
地位显赫、十分富有的娘家，她的父亲和兄弟，
一定会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适合于她的身份。
然后，听我详细地告诉你，
你准备一条大海船，带上二十个水手，
飘洋过海，去寻找那个失散多年的父亲，
或许能碰上某个人，

他会告诉你得自于宙斯的消息。
你首先去皮洛斯询问涅斯托尔，
再去斯巴达拜访神一样的墨涅拉奥斯。
在所有阿开奥斯人中，他最后一个回来。
如果你听说父亲还健在，
你就耐心地再等上一年；
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已经死了，千真万确，
那么你就尽快回来，为他垒起一座大坟，
再举办一次盛大的祭祀，
然后可以为母亲操办婚事，嫁给另一位丈夫。
当所有的这些事情井井有条地办完之后，
你就可以仔细考虑，用什么办法，
处理那些求婚者，是用智谋，
还是依靠公开的决斗，任你选择。
记住，你已长大了，不再是小孩子，
你看那位勇敢的奥瑞斯透斯，
杀死了夺去父亲阿伽门农生命的埃吉斯托斯，
从而被人们到处传扬，
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年轻的朋友，你也是相貌堂堂，魁梧英俊，
怎么不去挣得荣誉，青史留名呢？
不早了，我必须走了。
回到我的海船，伙伴们大概都等急了。
望你多保重，按我说的去做！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十分感激说道：
“尊敬的客人，您像一位父亲那样谆谆教导我，
请您放心，我一定接您的话去做。
不过，请您稍作停留，
洗去身上风尘，放松你的肌肉，
然后请接受我敬赠的美好礼物，
再回到海船吧，请您不要客气，
赠送礼物，是主人对贵客应有的情谊。”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这样说道：
“请不要挽留我，因为我时间确实不多了。
如果你一定要给我礼物，那么先放在你这里，
等我下次拜访时，再让我带回家中。”

为我选一份美好礼物吧，我也会有相应的回赠。”

说罢，雅典娜转身离去，十分迅急，
如同一只冲向高空的苍鹰，并给特勒马科斯心中
注入了无限的勇气，使他比往日更渴念自己的父亲。
他仔细地体会这位来访者的含意。
猛然醒悟，吃惊不小，来的是一位天神！
于是神一样的年轻人转回去，和求婚者坐在一起。

此时，歌手正在唱歌，歌咏的正是
阿开奥斯的英雄们从特洛伊返回家园的
艰苦历程，是雅典娜要他们忍受巨大的磨难，
凄婉的歌声引来了一位绝世美女，
她就是伊卡里奥斯之女佩涅洛佩。
她从那高屋之中的高高的楼梯沿级而下，
拖曳着长裙，身后跟随着两位侍女。
她就站在支撑大屋的门柱旁边，
用漂亮的面巾遮住了美丽的面容，
身边一左一右站着一位侍女。
她满面泪痕，这样对歌手说道：
“费弥奥斯，我知道你还会唱许多赞歌，
那些歌曲歌唱胜利的英雄。
曲调高昂，请您选一首这样的歌吧，
唱给那些饮酒的人们，停止这首曲子吧。
听到它，让我想起杳无音信的夫君，
我的心止不住地疼痛，
我的泪止不住地流。
我一直深深地思念着我那
名扬赫拉斯和阿尔戈斯的夫君。”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不悦地说道：
“亲爱的母亲，你不该打断歌手的吟唱，
他是在用他的心演唱，
用来愉悦每一位饮酒的人。
错不在他，而在那位万能的宙斯，
是他享受着我们的祭品，却昧着良心地，
把灾难降给我们。请不要阻止他，
人们都喜欢这支新编的返乡歌。”

母亲，你也应用心仔细地去听，
许多阿开奥斯人的将士都把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回到你的屋中，做你的事吧。
吩咐女人们要织好布，干好活。
与别人交谈是男人的事情。
而且，在这个家中，现在我说了算。”

听到儿子的么驳，佩涅洛佩吃惊不小，
但她顺从地返回房中，把儿子明智的话牢记在心，
在侍女陪同下，她回到了楼上，
又哭泣起来，沉浸在对夫君的思念之中，
直到雅典娜派出睡神，合上了她的双眼。

见到佩涅洛佩回房，求婚者们吵闹不休，
都梦想自己获得荣光，陪睡在美女的身边。
这时，聪颖的特勒马科斯大声宣告：
“你们这群无礼的求婚者！
还是吃肉喝酒吧，安静下来，
仔细聆听这位歌手美妙的音乐。
听啊！就如同是天神在歌唱！
等到明天，大家都得去参加集会。
在会上，我要提出我的意见，
让你们这帮求婚者全都离开我的家居，
花用自己的财富或者再到另一家去白吃白喝。
如果你们赖着不走，
愿意死皮赖脸地来耗费我的财产，
那么我就会向天神们祈祷，
让他们把厄运降到你们头上，
不能够活着走出这座宽大的府第！”
听到他的此番严厉训告，
求婚者们面面相觑，心中称奇。

首先是欧佩特斯之子安提诺奥斯说道：
“特勒马科斯！显然是天神给了你某种劝告，
使你这样大胆地训斥我们！
虽然你有祖先遗下来的权利，
但希望克罗诺斯之子永远不让你成为伊塔卡的王者，”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立即说道：

“希望我刚才的话并未冒犯你，安提诺奥斯！
如果克罗诺斯之子让我为王，我自然遵命，
你认为当王者是一件最糟糕的事吗？
不！为王很好，不但可以获得子民的尊敬，
而且还可以迅速地发家致富，
如今在四面环海的伊塔卡岛上有许多王公贵族，
有的年轻，有的年老，若奥德修斯真的死了，
任何一人都可以为王。可是，在这间府第里，
我还是一家之王，奴隶们都得服从我，
这是神一样的奥德修斯为我留下的财富。”

波吕波斯之子欧律马科斯说道：

“特勒马科斯，所有的事情都摆在天神的膝上，
至于谁会成为伊塔卡之主，那得由天神来决定，
理所当然，你是这家的主人，拥有这家的财富，
所以你要看管好，不要让人来夺走，
因为伊塔卡只要有人居住，就会有心术不正之人。
另外，我的朋友，请告诉我，
刚才来的那个外乡人是谁？
他来自何地？姓氏名谁？
是不是带给你奥德修斯的某些讯息？
为什么他不来认识我们就转身离去，
一瞬间就无影无踪？看起来，他不是个卑贱小人。”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答道：

“欧律马科斯，对于我父的回乡，
我早已绝望，我再也不会相信任何消息，
包括那些母亲请来的先知的预言，
刚才来的那位客人是我父的世交。
他来自塔福斯，自称门特斯，
是足智多谋的安基阿洛斯之子，
他是善于航海的塔福斯人的首领。”
虽然这样说，但他相信那是一位天神。
听罢，那帮求婚者又唱歌跳舞
寻欢作乐，等待夜幕降临。
不情愿的夜神终于到来，
他们才结束了一天的欢乐，回到自己的家中。
特勒马科斯也回到了自己的卧房。

一处可供远望的高耸的小楼。
他走向自己的睡床，满腹心事，
旁边陪同着善良的欧律克勒娅，她举着火把。
她的父亲是佩塞诺尔之子奥普斯，
在她年轻之时，拉埃尔特斯用二十条牛
将她买下，对她如同对待自己的妻子，
但从未同床共眠，否则会让妻子醋性大发。
在她老了，为特勒马科斯举着火把照明，
她是最宠爱他的一个女仆。
特勒马科斯幼年之时，是由她扶育的。
欧律克勒娅打开睡房的大门，
特勒马科斯走了进去，坐到床边，
将脱下的衣服交给老仆，
后者则细心地将衣服理顺，
挂在绑在床边衣钩上。
然后，她走出了睡房，握住银质门环，
使劲把门关紧。
而特勒马科斯则未曾入眠，在床上辗转反侧，
细密地考虑着雅典娜给他指出的行程。

第二卷

——特勒马科斯召开全民大会，然后离家远航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升上大地时，
特勒马科斯起床，穿上衣衫，
背上那柄锋利的双刀宝剑，
然后穿上那双闪亮的绳鞋，
气宇轩昂地迈出房门，大步走了出去。
天神一般的他大声吩咐传令官
要他们召集阿开奥斯大参加大会。
听到召唤，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等到所有的民众都到齐以后。
特勒马科斯手中握着粗长的铜枪，
身后跟着两只敏捷的狗，来到了会场。
雅典娜让他风采照人，阿开奥斯人惊异地注视着他。
他大步直接迈向父亲的位置坐下，
尊贵的长者们都恭敬地让在一旁。

老英雄艾吉普提奥斯最先发言，
他年迈得已经佝偻，阅历十分丰富。
他的爱子安提福斯已经跟随奥德修斯前往
圣城伊利昂，但是没能返家，
成了幽暗的洞穴中可怕的库克洛奥斯的
最后一顿晚餐；另外，他还有三个儿子，
其中一个也加入了求婚者的行列，就是欧律诺摩斯，
另上两个则继承祖业，经营着庄园。
可是他最怀念的还是安提福斯。
想起儿子，他又泪流满面，这样说道：
“伊塔卡人啊。请听我说，
自从神一样的奥德修斯远征特洛亚后。
我们再也没有开过全体人的大会。
这次是哪位召开会议？是年轻人，
还是我们这些老人中的一位？为了什么？
是不是他首先听到了军队返回的消息，
准备向民众宣布？还是有桩公共事务，
需要和大家共同商议？看起来，
他是位高贵的人，定能预示吉事，

愿宙斯体谅他，让他一切心想事成！”

他的话语，让特勒马科斯振奋不已，
他跃跃欲试，准备开始讲话。
他站了起来，走到会场中央，
将传令官佩塞诺尔递来的手杖握在手中。
首先，他得回答老人的问话，这样说道：
“尊敬的老英雄，你的疑问一会就会得到解释。
那个召集全民大会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是我，特勒马科斯有话要说。
但我并没有得到有关远征军的消息，
所以没有办法向大家宣告，
我也不是为了提出某件公共事务，让大家商议，
才站到这里的。我是为了我的一些私事，
需要告诉大家。首先，我遭受着巨大的灾难，
我那位高贵的父亲，那位对待民众
如同对待自己孩子的国王还未回来。
其次，我现在又遭受着更大的痛苦。
趁我父亲不在，一大帮求婚者来到我家。
向我母亲求婚，并可耻地消耗着我家的财富！
这些求婚者都来自本地的王公贵族之家，
但是他们不敢去见伊卡里奥斯，
请求他重新把女儿嫁出去，陪上丰厚的嫁妆，
再嫁给一位称心如意的夫君。
他们只有整天赖在我的家里，
任意地宰杀我的牛羊，大口地唱着我的美酒，
无所不为，为非作歹。
在我家中，没有一个人能象奥德修斯那样
有力地保卫家产，赶走讨厌的无赖！
我不懂武力，甚至无法自保，
如果强行出头，只会显示自己的脆弱。
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定不会饶过他们。
可是，现在他们已把我家破毁得不像样子，
你们这些可耻的人应该有点道德心，
如此胡作非为，怎有脸面对乡邻和国人？
若再不悔改，必会引起天神的震怒。
他们就会惩罚你们！现在，
我以至高天上的克罗诺斯之子的名义。

以召集和解散集会的特弥斯的名义起誓：
如果我那高贵的父亲奥德修斯
以前没有时常迁怒别人，恶待阿开奥斯人，
那么请你们停止这样的行为吧，
让我一个人独自忍受这难以忍受的痛苦。
反过来说，你们的行为有利于我，
你们在我家大吃大喝，肆意消耗，
我有权利要求赔偿，
我会走大街，串小巷，苦苦哀求各位，
赔偿损失，总有一天，我会挽回财产。
现在，你们悲伤的痛苦，正压在我的心头。”

说罢，他仍然难以抑制愤激的心情。
泪水横流，掷杖于地，大家寄予默默的同情。
偌大的一个会场，鸦雀无声，
没有人胆敢无礼地冲撞特勒马科斯，
只有一人除外，那就是安提诺奥斯，他喊道：
“能言善辩、颠倒黑白的特勒马科斯！
你何以如此气愤，让我们背上黑锅。
阿开奥斯的求婚者并没有错。
错在你的母亲，那位善使心计的女人！
现在已是第三年了，转眼就要进入第四年，
她一直在欺骗众人，她对每个人都许下诺言，
使每个人都抱着希望，但心中盘算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儿！
她卑鄙地这样欺骗大家：
在她家中，她守着一架硕大的织布机，
能够织出精美厚实的布匹，对我们说：
‘年轻人们！卓越的奥德修斯已经死去，
你们请求我再嫁，我希望你们再等一等。
等我完成这件布匹，否则，我会前功尽弃！
我是为老王拉埃尔特斯编织裹尸布，
以防死神突然将他抓住的那一天。
不然，阿开奥斯妇女会指责我，说他，
生前那么富有，死后连一块裹尸布也没有。
她就是这样说的，说服了所有人。
从那以后，她就白天在织机前忙碌，
晚上却点起火把，拆毁织布。
这样的欺骗行为一直持续了三年，

我们大家都被蒙在鼓里，
一直到那一天，一位知道真相的女仆，
告诉了我们这个阴险的骗局。
大家在她拆毁织布时抓住了她，
使她不得已继续织布，完成了裹尸布。
这就是我们这些求婚者的回答。
告诉你，也告诉阿开奥斯人事情的真相！
让你的母亲回到她的娘家中去吧，
嫁给一个她十分中意的夫君，
别让她这样依仗自己的智慧，
玩弄我们的感情。雅典娜赐给她无比的智慧，
既熟悉各种女工，又工于心计，
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象她这样，
秀发的阿开奥斯女人没有一个比得上她，
即使是提罗、阿尔克墨涅和
戴着花环的米克涅都难超过她，
不但在手工方面，而且在心计方面。
不过这一次，她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如果她还继续使用她的聪明，
我们就打算一直呆在你的家中，
这个女人为自己赢得了风光，却付出了整个家产的代价！
如果她不选择一个阿开奥斯人并嫁给他，
那么我们永远不回家或去其它地方！”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如比答道：
“安提诺奥斯！我怎么忍心把一个生我养我的母亲，
赶出家门。而且我父漂泊在外头，
不知生死。如果我强行把母亲送回娘家，
不但会遭到她父亲伊卡里奥斯的各种非难，
还必须付给她一大笔赔偿金。
并且，母亲也会仇恨我，
祈求复仇女神惩罚我。
我也会在公众的谴责下无地自容！
若你们有着良好的品德，
就请离开我的家居，
花费各自的财富或再到另一家去吃喝！
如果你们赖着不走。
打算死皮赖脸地耗费我的财产，

那我就白天神们祈祷，
让他们把厄运降到你们头上，
不能够活着走出这座宽大的府第！”

话音刚落，乌云宙斯就降下两只苍鹰。
从高高的山峰之上俯冲下来，
风力很大，它们舒展翅膀，稳稳滑翔，
一会儿就到达了会场上空，
它们开始翻腾盘旋，
注视着晃动的人头，眼中射出可怕的光芒。
接着两只苍鹰搏杀在一起，
互相撕咬对方的面部和脖颈，
然后向右上方飞走，惊过城市和一片片的房屋。
见到这番突点如其来的景象，会场上的人们目瞪口呆，
互相面面相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不幸之事。
老英雄阿利特尔塞斯，即马斯托尔之子，
开口讲话，他是一位聪明的鸟卜师，
能够准确地预言未来。
怀着善意，他向大家讲道：
“伊塔卜人啊！请听我说，
特别是那些求婚者，一定要注意。
奥德修斯就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
盘算着怎么将求婚者置于死地，
我们其他生活在阳光明媚的伊塔卡的许多人，
也可能和他们一起命丧黄泉！
所以，我们大家应想个办法，
别让他们再这么胡作非为，
希望他们能主动悔改，就此罢手。
不要以为我在胡说，在鸟卜方面。
我很在行。在奥德修斯远征之前，
我作的预言不久就要实现，
当时在他和其他阿开奥斯人前往伊利昂时，
我就对也说过，说他会历尽千辛万苦，
失去了所有的同伴，二十年以后，
会隐姓埋名地回到故乡。
看来，这一预言不久就会变成现实！”

话音刚落，波吕博斯之子欧律马科斯就反驳道：

“ 老家伙！你还是赶回家去关心自己的儿子吧，
多说几个预言，好使他们消灾解难！
刚才飞来的这两只老鹰，我的解释比你强得多。
在温和的阳光下，许多鸟儿自然喜欢翻飞，
并非每只鸟儿都能带来什么预兆。
那位奥德修斯早已一命呜呼，
而你，老家伙，真该也随着他去！
这样，你就不会在这里胡言乱语，
挑唆着特勒马科斯，希望他能因为你的话
而赠送你一份厚礼！我现在正式警着你，
如果你想凭着自己的老迈，信口雌黄
在年青人中间挑起可怕的争斗，
那么，当心你自己会大难临头！
不但毫无收益，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而且，我们还要惩罚你，
逼着你哀声叹气地付出一大笔金钱。
至于你，特勒马科斯！
你还是把你母亲送回娘家吧，
她的父亲和兄弟会为她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
适合她的身份和地位。我们这些求婚者，
不会畏惧于特勒马科斯的威胁，
尽管他向天神发了誓，我们会继续追求他的母亲！
老鸟卜师，我们更不在乎你的预言！
如果你再胡说八道，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只要我们还活着，看到佩涅洛佩仍未出嫁，
我们会继续呆在他家里，耗费他的财产！
我们会一天天地熬下去，
宁可牺牲和其他女子的婚配，
也许这样的婚姻会更加幸福。 ”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答道：

“ 欧律马科斯！其他高傲的求婚者！
我已明了你们的坚定决心。
所以我不会再作任何劝说，
反正天神和地上的阿开奥斯人都明白了这件事情。
我现在请求阿开奥斯人给我一条海船和二十名水手，
由他们陪同我，飘洋过海地打听父亲的喜讯。
我要前往皮洛斯和斯巴达，

向父亲的朋友询问我父现在何处。
或许会碰到某个人，他有得自宙斯的一些消息，
会详细地告诉我。若我父还健在，
那以我就准备耐心地等上一年，
如果 he 已死了，千真万确，
那在我就回来，为他垒起一座大坟，
再筹办次盛大的祭祀。
然后可以为母亲操办婚事，嫁给另一个丈夫。”

说罢他坐了下去，人群之中站起了门托尔，
远征之前，他是奥德修斯的侍从。
奥德修斯离开时，让他好好管理府第，
吩咐大家都要听从他的命令。
怀着善意，他开口说道：
“伊塔卡人啊！请听我说！
如果你们大家都忘记了奥德修斯，
那么高贵的国王，他待你们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女，
那么我希望日后掌权的国王
不会再如此的宽宏和慈祥，
希望他骄奢蛮横，残酷暴虐！
还有那些可耻的求婚者，我并不想多加责备。
但你们可要警惕，你们如此为非作歹。
欺负他远离家乡，
就大肆消耗他的家产，会带来无可弥补的可怕后果！
我要责骂你们这些特洛亚人，
木木地坐在那里，不敢开口责备不义之人，
忘了吗？你们人多势众，而他们人却不多！”

这时，欧埃诺尔之子勒奥克里托斯骂道：
“顽固的门托尔，你在嚼什么舌头？
难道你想挑唆众人和我们争斗？
即使真的冲突起来，我们也不害怕，
阿开奥斯人绝不是我们的对手！
就是神一样的奥德修斯回来了，
心情急切地把我们赶出家门，
那么那位平日对地冥思苦想，
回来之后又不十分欢悦的佩涅洛佩就不会高兴。
他若真的想和我们为敌，

躺在地上、接受死亡的一定是他！
我说，大家还是回到家里各干各的吧。
门托尔可以和阿利特尔塞斯为
特勒马科斯操办航海事宜，既然他们是
奥德修斯的好友。不过，我相信，特勒马科斯不会出游，
他会留在伊塔卡，无为地等候消息。”

听罢，聚集的人群渐渐散开，
人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家宅。那群求婚者
依然死皮赖脸地踏进了奥德修斯的家门。

特勒马科斯则一个人来到海边，
在碧蓝色的大海中洗净了双手，向雅典娜祈祷：
“尊贵的天神啊！您昨天降临在我面前，
劝我翻洋过海，去四处打听，
我父奥德修斯目前的情况。
但是，阿开奥斯人阻挠了我的行程，
特别是那些放肆的、为非作歹的求婚者！”

听罢他的祷告，雅典娜化身为门托尔，
外表和噪音极为相似。
他向特勒马科斯走来，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他说道：
“特勒马科斯！如果奥德修斯把豪勇遗传给了你，
那么你决不会是一个胆小怕事的蠢材！
你父奥德修斯行动光明磊落，言谈果断简明，
是凡人中的俊杰。如果你是他和佩涅洛佩所生，
这次远航就决不会徒劳无益！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儿子比不上杰出的父亲，
只有少数例外，不但能赶上，而且还可超出，
你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蠢材，
可见，你已继承了奥德修斯机警大胆的气质，
这次远航你肯定可以获得巨大成功！
就让那些可耻的求婚者为所欲为吧，
他们既无能又愚蠢，
尽管末日马上就要来临，
却木然不觉，不知道死神和命运神已盯上了他们。
让你热血沸腾的航程将如期开始，

我曾是你父的侍从，
这次要做你的伙伴，
替你操办航海一切事宜。
你先回家，走到求婚的人群中去，
准备远航的食品，把酒倒入罐子，
把面粉装入结实的口袋，
我则四处去招募愿意同行的水手，
至于海船，伊塔卡的海边多得数不清，
有新有旧，要选择一艘最大的，
并会立刻装备齐全，推进辽阔的海面。

听罢，特勒马科斯不敢有违，
赶快回到家中，走到求婚者中间，
心情十分沉重，尤其是看到那群可恶的求婚者，
正在毫无顾忌地宰杀他的肥羊，
火焰上还架着一只烧掉了毛的乳猪。
见到他走了进来，安提诺奥斯迎了上来，
嘻笑着，叫着他的名字，拉着他的手，说道：
“特勒马科斯！没想到你还如此地能言善辩！
不过，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不客气了！
来！和往常一样，陪我们大吃大喝吧！
自有阿开奥斯人为你操办航海事宜，
他们会选择海船，挑选水手，
让你尽快出发，去打听父亲的消息。”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答道：
“安提诺奥斯！我可没有这样的能力，
面对一些厚颜无耻的入侵者，能安心地吃喝。
以前，你们欺负我是一个孩子，
大肆地消耗我家的财产。
现在我已长大成人，已能听明白别人的议论，
也懂得辨别是非黑白。
我身心中充满了巨大的勇力，
不管我留在伊塔卡，还是前往皮洛斯，
我决心要给你们带来致命的灾难！
我将要远航，而且此次航行一定不会徒劳无益！
尽管我只是一名乘客，不占有海船和水手，
那么，我的离开，可能会更让你们舒心快活。”

说罢，他迅速抽回了自己的手，转身离开。
求婚者正在大厅里准备饭食。
一边动手，一边讨论，责骂着特勒马科斯。
其中一个高傲的求婚者这样说道：
“看来，特勒马科斯正在谋划如何除掉我们，
心急火燎地要前往斯巴达或皮洛斯，
搬来大量的救兵对付我们，
或许要前往土地辽阔的埃费瑞，
带回某种致人于死命的剧毒
偷偷洒入调缸，好毒死我们。”

这时，另外一个高傲的求婚者说道：
“结果谁能预料呢？也许他会象奥德修斯那样，
在汹涌的大海之上，远离故乡，死于非命。
如果真是这们，那么我们就太辛苦了，
得忙着瓜分掉他的财产，除了这座府第，
好留给她母亲，与新任丈夫共同居住。”

他们如此恶言恶语，特勒马科斯充耳不闻，
走进父亲的秘密的库房。这间库房高大宽阔，
地上堆满了一堆堆闪光的黄金和青铜，
一箱箱衣服物散发出着芳香，在墙边，
有一排排大大的酒缸，
里面都是陈年老酒，
香味扑鼻，那是专门留给奥德修斯的，
假如他能闯过大风大浪，安然返回。
库房门口是厚实紧密的木板大门，
整日里锁着，由谨慎小心的欧律克勒娅，
就是佩塞尔之子奥费斯的女儿掌管。
此时，特勒马科斯找到了她，吩咐道：
“亲爱的保姆，现在你给我准备一些美酒。
要的是陈年老酒，仅次于那些专门留给
奥德修斯的美酒，小心地注入十二个罐子里，
然后把罐口个个封严。
再给我准备一些面粉，
装进缝得十分结实的布袋里，
每个口袋要满满地装上二十升。”

这些事情，你千万不要向别人谈起，
等到晚上，我母亲回房休息的时候，
我会来赶快把它们送走。
我要乘船远航到斯巴达和皮洛斯。
向其他人打听我父目前的下落。”

听罢，欧律克勒娅眼泪夺眶而出，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这样说道：
“亲爱的特勒马科斯，你怎么冒出了这样的想法？
神一样的奥德修斯已死在了遥远的异乡，
你到何处去寻他？况且，
你是独生子，你一旦离开，
那些求婚者会更加无法无天，
把这里搞得乱七八糟。
大肆消耗你的财产。你还是留下来吧，
守住家产，不要在大海之上，遭受磨难。”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答道；
“亲爱的保姆，你不必为我而担心。
是天神激励我这么做的，
等我走了之后，你不要告诉我的母亲。
等过几天她想起我询问你时，再说出来，
否则泪水会使她美丽的容颜变老。”

听罢，保姆放了心，并以众神的名义发誓，
决不会泄露秘密！然后她倒出许多美酒，
装入十二个罐子，仔细地密封起来，
又倒出一些面粉，装进结实的布口袋里。
而特勒马科斯则回到大厅，与求婚者在一起。

此时，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开始行动，
她化身为聪颖的特勒马科斯，
穿行在大街小巷中，四处招募水手，
让他们在傍晚时分到海边集合。
最后他去向弗罗尼奥斯之子诺埃蒙借船。
后者慨然应允。

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女神将海船推下海面，

船上的一切用具都装备整齐。
船停泊在海边，一个个水手陆续赶来，
女神耐心地激励每一个人。

办完了这件事，雅典娜又想起了另外一件，
她迅速地来到了奥德修斯的府第，
让睡神牢牢地控制住那些求婚者，
打落了他们手中的酒杯，催他们入睡。
他们很想赶回家休息，可还没等站起来，
就趴倒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于是，雅典娜化身为门托尔，
摹仿地的声音对特勒马科斯说道：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该出发了，
你的海船和水手正在海边等你，
等待着你下令，好扬帆起航。
我们快离开这里，不宜久留。”

然后，女神雅典娜在前引路，
带着特勒马科斯急急冲向海边。
不一会儿，他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和长发的阿开奥斯水手汇合在一起，
心情激昂的特勒马科斯说道：
“朋友们！请随我来！我准备下的粮食和美酒，
堆产在宫中，家里人，甚至我的母亲都不知道。
除了一个老仆，是她替我准备。”

说动，他转身回行，水手们紧紧相随。
在奥德修斯聪颖的儿子的指挥下，
他们顺利地将粮食和美酒装上海船，
雅典娜先登上甲板，特勒马科斯也迈上了脚步，
女神坐在海船尾部，后者坐在她的身边。
水手们解开了绳索，启程扬锚。
在雅典娜送来的劲风的吹推下，
海船如离了弦的弓箭，驰出了港口。
特勒马科斯一声令下，
水手们技术娴熟地抓住绳索，
竖起了高大的桅杆，插入牢牢的底座，
并紧紧地固守在甲板上。然后用手拉着坚韧的皮绳，

升起了雪白的海帆。
海帆被大风吹得鼓鼓的。
更加迅猛地行进，
在海面上开出了一道笔直的浪花之路。
水手们把黑色海船上的缆绳都绑好，
然后把盛满美酒的大酒缸抬了出来，
向天神献上香甜的美酒，
最重要的一位天神就是宙斯之女雅典娜。
海船就这样乘风破浪飞速前进，
驶过了夜幕，进入了光亮的黎明。

第三卷

——特勒马科斯拜访涅斯托尔，受到隆重招待

这时，太阳跳出了碧蓝色的海面，
放出了万丈光芒，照亮了广阔肥沃的大地，
给神界的天神和地上的凡人带来了光明。
他们到达了皮洛斯，
来到了涅琉斯的城堡下，
当时，那里的人们正在举行祭祀，
虔诚地向海神波塞冬献上肥壮的公牛。
他们共分成九队，每一队有五百人，
每队的前面隆重地摆着九头大公牛。
人们正在品尝内脏，烧烤牛腿以祭祀天神。
特勒马科斯一行停下了海船，降下风帆，
纷纷跳下黑船，登上了海岸。

上岸之时，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向他说道：
“特勒马科斯，关键时刻，你千万不能胆怯。
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听你父的下落。
必须知道他是死是活，怎样的情况，
你勇敢地走向前去，大胆地询问
杰出的驭马手涅斯托尔吧，他足智多谋，
谈锋甚健。只有你真心请求，
他决不会随口搪塞，一派胡言！”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虚心问道：
“尊敬的门托尔，我应通过何种方式和他接近？
在这一方面我缺乏经验，况且我年轻。
不知道该如何首先向长者发问。”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鼓劲道：
“特勒马科斯，你不必紧张，
你动动脑筋，
而且天神也会时刻帮助你，
就你的出身和成长，无一不包含着天神的关爱。”

说罢，她走在面前引路，
年轻的特勒马科斯紧随其后。

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皮洛斯人聚会的场所。
涅斯托尔和他的儿子正坐在那里，
仆人们在他们身边忙个不停，用叉子烧烤牛肉。
见到远客走上前来，
他们热情地起身迎，
拉住客人的手，起身殷勤地请他们入席。
涅斯托尔之子佩西斯特拉托斯
最先迎了上去，握住两位客人的手，
请他们坐在铺在松软沙子上的羊毛垫上，
围着宴席，坐在涅斯托尔和他的兄弟
斯拉苏墨得斯的旁边。
他给两位客人拿来公牛的内脏，
并用大金杯盛满了一杯。
向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雅典娜说道：
“尊敬的客人，我们正在向波塞冬举行盛大的祭祀，
请你遵照我们的礼节行过奠酒仪式，
然后可以把金杯递给这位年轻人。
我想他会也十分愿意向海神奠酒。
虔诚的凡人义务祭奠永远的天神。
我看他年轻，和我相仿，
所以我先把金杯递给您。”

说罢，他将金杯放到雅典娜手中，
女神十分满意。这位年轻人礼数周到，
首先让她进行奠酒。
于是，她举起酒杯，这样祈祷：
“伟大的海神波塞冬，我向你恳切地祷告，
请你允诺我的要求，使一切都变成现实。
首先，请你赐福给涅斯托尔和他的儿子们；
其次，再赐福给虔诚的皮洛斯人。
他们对你无比尊重，献上丰厚的祭礼，
最后，请你赐福给我和特勒马科斯，
让我们心想事成，顺利返回家园。”

女神就这样祈祷，而她正是这样做的。
祭奠完之后，她把金杯递给了年轻人，
特勒马科斯也恭敬地祭了一番。
此时，牛肉已烤好，皮洛斯仆从取下熟肉，

一片片地分给每个人。
大家在满足了吃喝的欲望之后，
驭马手涅斯托尔开口说道：
“吃饱喝足，我们应该询问尊贵的来客了。
他们已吃完了饭，可以回答我的问题。
敢问，你们是何人？来自何方？
是专程而来，还是路过此地？
就象那些四处劫掠的海盗，
给所到之处的民众带去灾难。”

特勒马科斯已不再羞怯，
因为雅典娜给他注入了巨大的勇力，
他准备询问父亲的下落。
同时也会自己带来美好的名声，他说道：
“尊敬的涅琉斯之子涅斯托尔！
既然您问我们，我就详细回答。
我们来自涅伊昂山下的伊塔卡，
为了一件私事，专程赶来。
我父奥德修斯离家二十年，至今未归，
听人们传说，他曾和您并肩作战，
最后摧毁了坚固的伊利昂。
我们听到了其他阿开奥斯人的消息。
很多人壮烈地死在遥远的特洛亚，
但是我父却下落不明，天父宙斯将他隐去。
没有人知道他是死是活，死在何处！
是在陆地上，被敌人杀死，
还是埋葬在一望无垠的大海之底？
为了确实父亲的下落，我专程到此，
向你恭敬地打听，也许你告诉我他已死去。
那么是亲眼目睹，还是听人传说？
可怜的他，祖母生下他那一天起。
就注定遭受厄运。请你不必怜悯我，
把您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看在奥德修斯苦战特洛亚的份上，
或许在那里，他曾用言行帮助过您，
请您念及我父亲的情份，
将真实的情况详细地告诉我。”

听罢，勇敢的驭马手涅斯托尔答道：
“亲爱的年轻朋友，你的问话，
触动了我埋在心底的回忆和痛苦。
我们跟随着神勇的阿基琉斯，
飘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遥远的特洛亚，
为了攻下普里阿摩斯的都城伊利昂，
我们个个舍命苦战，许多旷世英豪都长眠在那里，
好战的埃阿斯、天神般的阿基琉斯、
还有那舌如巧簧，能言善辩的帕特罗克洛斯、
连同我亲爱的儿子，英勇无畏的安提洛科斯，
他们都倒在那里，不能返回家园。
我们忍受过众多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
孩子啊！如果你能耐心地听下去的话
我可以把前前后后的遭遇讲给你听，
但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恐怕那时你会厌烦。
忙不迭地要逃回你的伊塔卡去了。

“我们在特洛亚苦战了九年，千方百计地
要攻下圣城伊利昂，直到最后，
克罗诺斯之子才将我们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至于奥德修斯，他足智多谋，用兵如神，
在那激烈的战争中，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
他的计谋韬略无人能及，
如果你真是他的儿子，你应无比骄傲。
看来你说的是实话，因为你的容貌，
你的言谈举止都和他极为相象，
我真不敢相信，有一位年轻人能有他那样的风度。
我和奥德修斯关系密切，
在军中，无论是议事还是辩论，
我俩总是不谋而合，站在一边，
为阿开奥斯人提出最好的建议。
可是，当我们胜利地攻下圣城伊利昂之后，
强大的宙斯却不放过我们，
决意要使我们在归途之中遭受巨大的挫折。
那位目光炯炯、的有强大父亲的女神，
就首先在两个阿特柔斯之子间挑起了事端。
夕阳西下，夜幕降临，而两个阿特柔斯之子，
将不胜酒力的阿开奥斯人召集过来，

这一举动不合时机，有欠常规。
墨涅拉奥斯开口讲话，请阿开奥斯人
考虑如何越洋过海，回到家乡，
而阿伽门农却极力主张暂且留下，
举行一个盛大的祭礼，
以消除令人可怖的雅典娜的盛怒。
他哪里知道，雅典娜怎能轻易息怒，
永远的天神怎能马上改变主意。
于是，两位兄弟对吵起来，完全失去理智，
阿开奥斯人更是大声喧嚷，
有的要离开，有的要留下，意见不一。
那天夜里，我们还毫不妥协，
极力盘算如何才能压倒对方，
因为克罗诺斯之子让我们忍受折磨和苦难。
黎明时分，军队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登上海船，装满了财富和束腰的妇女。
另一部分则留在那里，
由人民的国王，阿特柔斯之子统领。
我们这一部分驾船扬帆，
行驶在天神为我们铺平的水道上。
到达了特涅多斯，祭祀众神，
请求让我们安然返回家园，
可是天神拒绝了，再一次挑起事端。
结果是一部分人返回特洛亚，
由奥德修斯率领与阿伽门农会合。
而我率领着自己的队伍继续前行。
我知道阿开奥斯人会遇到巨大灾难。
提丢斯之子也激励他的手下赶快前行。
当我们到达了累斯博斯，权衡着
是沿着悬崖陡峭的希奥斯岛外侧，
朝着在我们左侧的普修里埃岛航行，
还是穿行在希奥斯的内侧。
经过多风的米马斯的时候，
金发的墨涅拉奥斯追上了我们。
于是，我们共同祈求天神，予以指示，
天神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驶往尤卑亚。
这样才能逃过巨大的灾难，安然返家。
这时，海面上吹过了强劲的大风，

有力地推动起我们海船，
到晚上就到达了达格洛斯托斯。
在那里我们向波塞冬奉献了无数的牛羊，
感谢他让我们安然穿过大海。
到了第九天，提丢斯之子狄奥墨得斯领着士兵和部下，
终于回到了阿尔戈斯。
而我则在风的吹动下，继续前行。

“就是这样，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亲爱的孩子！我们的辛苦无法形容。
我不知道另一部分阿开奥斯人的情况，
但是我得知一些消息，我会全都告诉你。
听说阿基琉斯的儿子，
已经率领好战的米尔弥冬人返回家园；
菲洛克特特斯，波阿斯之子，也回到了故乡。
伊多墨纽斯也率领幸存的克里特人
胜利归家，在路上，没有一个葬身大海。
还有阿伽门农，大概你们也听说了吧，
他回了家乡，却被埃吉斯托斯杀死。
当然可恶的埃吉斯托斯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个被害的人要是有一个勇武的儿子很有好处，
他可以为父报仇。
年轻的朋友！你相貌堂堂，气宇轩昂，
希望你勇敢些，留下万世英名！”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答道：
“尊敬的涅琉斯之子涅斯托尔！
阿伽门农之子杀死了父亲的仇人，真是大快人心！
他的美名将四处传扬，流传后世。
希望天神也赐予我巨大的勇力，
和他一样，勇敢地报复那些贪得无厌的求婚者，
他们在我家中死皮赖脸地缠着我母亲，
大肆挥霍、消耗我的财产。看来天神并没有
护佑我和我父亲，我也只能耐心忍受。”

听罢，驭手涅斯托尔这样说道：
“年轻的朋友，听到你话，使我想起
以前确有人对我说过，

你母亲被大批求婚者包围，
他们霸占你的家，消耗你的财产。
请你告诉我，现在你是甘心情愿任他们胡作非为，
还是伊塔卡人受天神的驱使，把你憎恨。
或许有一天奥德修斯会回来，独自一人
或率领着众多阿开奥斯士兵，对他们进行报复！
希望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能把你关爱，
如同爱护你父亲，公开的、明显的，
天神之中还没有一个对凡人如此情有独钟。
在激烈的伊利昂城下的激战中，
雅典娜总是帮助他，希望她没有忘记你，
使那些求婚者忘记他们本来的目的。”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答道：

“尊敬的老者，恐怕你说的难以实现。
因为太离谱了，我当然希望会是那样，
但很难成为现实，就是天神有这份心也无可奈何。”

听罢，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说道：

“特勒马科斯！看你说了些什么！
天神是万能的，只要愿意，就会帮助任何人，
哪怕是远在天边。我自己则宁愿历尽千辛万苦，
等到返回家园的那一天，
即使象阿伽门农那样在自己的国土上，
被埃吉斯托斯杀死也在所不惜。
毕竟，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
当命运之神如期降临时，
永远的天神也不可能拯救自己宠爱的凡人！”

听罢特勒马科斯不以为然，这样说道：

“好了，门托尔，让我们别再谈这件事了，
奥德修斯恐怕永远不可能回归。
天神们给他也设置了通向死亡的道路。
我现在十分想知道的是另外一件事，
希望请阅历丰富的涅斯托尔告诉我。
听说，尊贵的涅斯托尔已当过三代的国王，
见多识广，超过其他人，
在我看来，他如同一位永远的天神。”

尊敬的涅斯托尔，请告诉我，
阿伽门农是怎么被加害致死的？
当时，墨涅拉奥斯在哪里？
是不是他不在人口众多的阿尔戈斯，
还在其它的邦国中流浪？
所以可恨的埃吉斯托斯才胆敢设下毒计，
杀死远比他强大的阿伽门农？”

听罢，驭马手涅斯托尔这样答道：
“年轻人！我会详细向你述说此事。
如果墨涅拉奥斯从特洛亚归来，
发现可恶的埃吉斯托斯还快乐地活在家中，
你会想象得出事情将会如何发展。
没有人会同情他，收敛他的尸体，
他将被抛到荒凉的野外被野狗撕扯，
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没有一位心软的阿开奥斯妇女会为他洒下泪水。
当我们舍命苦战在可怕的战场上时，
他却生活安宁幸福的故乡，
说着甜言蜜语，诱骗阿伽门农之妻。
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一开始对阿伽门农忠贞不渝，
尚且保持纯洁的节操，
而且，身边还有一位相当于阿伽门农眼睛的歌手，
奉阿伽门农密令，监视克吕泰墨涅斯特拉。
可是，不久，她就屈服在埃吉斯托托斯的花言巧语之下，
邪恶的爱情蒙住了她的双眼。
可怜歌手被弃置在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岛，
成为野兽和猛禽抢夺的口食。
甘心委身的、失去理智的女子回到了埃吉斯托斯的家，
后者终于满足了愿望，完成了一件别人不敢想的大事，
他在家中摆起了祭台，焚烧牛腿和羊肉。
并悬挂了许多珍贵的物件，如黄金和手织的物品。

“我和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一起从
特洛亚回家，一路上我们和睦友好。
可是，当我们到达了雅典的海港苏尼昂时，
福波斯·阿波罗用轻柔的羽箭
射死了墨涅拉奥斯的舵手弗隆提斯，

他是奥涅托尔之子，他的掌舵技术最为高明，
能在狂烈的海暴之中设法使海船平安无事。
墨涅拉奥斯不得不停下来，将他埋葬。
以适宜的葬礼来表达对同伴的哀悼。
之后，他继续航行，
不久便到达了陡峭的马勒亚海岩，
这时，可怕的小诺斯之子骤然掀起强烈风暴。
海浪滔天，一浪接着一浪，
打散了他率领的强大船队。
后来，他率领一部分海船到达了克里特岛。
海岛之上有条雅尔达诺斯河，是库多涅斯人的居住地，
那里有一片耸立着的如刀切割般的悬崖峭壁，
是戈尔提斯城的边界。在南风的劲吹下，
滔天巨浪向着费斯托斯城方向直扑峭壁，
却被一块较小的岩石挡了回来，
墨涅拉奥斯的船队登陆时，
差点儿全部粉身碎骨。
因为不可违的巨浪推着船只撞向悬崖，
只有五只黑色的海船，躲过了可怕的死亡。
幸存的船只被大风和巨浪推到了富有的埃及，
在那里，他们获得了黄金和数不清的财宝，
然后沿着操其它语言的人民的海港满载而归。
这时，埃吉斯托斯正在家中干着可怕的勾当
杀死了英雄的小阿伽门农，他篡夺了王位，
统治迈锡尼人民长达七年之久。
第八个年头刚到，英雄奥瑞斯持斯从瑞典返回，
带着狂怒，杀死了埃吉斯托斯，为父报了仇。
壮举完成之后，为了变节的母亲和可恶的凶手，
他举办了一次盛大的祭祀宴会，
邀请阿尔戈斯人前去赴宴。
在举办宴会的那一天，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
率领船队终于返回，带回了无数的财富。

“年轻的朋友，我想劝告你，
不要轻易离家，任使那些无赖
在你的家中胡作非为。很可能
你的这次远航将全徒劳无功，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去拜访，

刚刚返回家乡的墨涅拉奥斯。
他被狂烈的风暴吹到遥远的风度。
那么浩渺，可以使人失去归返的希望。
就连天空的飞鸟也不可能穿越，
快去吧，去见幸运而顽强的墨涅拉奥斯，
带领着你的海船和水手。若想走陆路，
我可以向你们提供车马，
我的儿子也可以尽心力地将你们送到拉克德蒙，
然后去拜见金发的墨涅拉奥斯。
如果你向他询问，他会如实告诉你，
因为他既诚实又聪明，不会胡言乱语。”

这时，太阳已经西下，夜幕已经降临。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说道：
“尊敬的老人家，你分析得一丝不错。
来吧，让我们割下牛舌，端起美酒，
向海神波塞冬和其他天神祈祷，
然后，我们还是安静地入睡吧，
夜幕已遮住了光明，我们应该回船了，
久久地呆在这里并不合适。”

听罢，大家点头同意，吩咐仆人端来
洁净的清水，他们净了双手。
年轻的侍从将酒注入大调缸，然后斟满酒杯。
大家将牛舌投入火中，
端起酒杯进行祭奠，
行过祭奠仪式后，
他们开怀畅饮。
之后，雅典娜与神一样的特勒马科斯，
准备回船，他们双双站起身，向主人辞行。
但涅斯托尔盛情挽留他们，说道：
“至高无上的宙斯在上，
请尊贵的远客不要离开，
就如同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没有毛毯，没有松软床铺以招待客人。
事实上，我很富有，不缺少毛毯和床铺，
可以让你们舒舒服服地进入梦乡。
只要我还活着，神一样的奥德修斯的儿子，

就永远不会睡在刚硬冰冷的甲板上！
以后，我的儿子们也会和我一样，
在自己的家中招待远方的来客！”

听罢，目光炯炯的雅典娜点头称许，说道：
“尊敬的老人家，您心肠真好！
看来盛情难却，特勒马科斯，
你就留在老人的宫中，好好休息一个晚上吧。
而我，必须返回海船，
告诉呆在那里的水手刚才发生的一切，
在他们之中，我是最年长的一位，
其他的水手都和特勒马科斯一般年轻，
出于对他的尊重，他们也离开家乡来到这里。
好了，我得返回停泊的海船了，
明天一早，我还要到考科涅斯人的居住地，
他们在很以前借了我一笔数额庞大的金钱。
涅斯托尔，我把特勒马科斯托付给你，
请你让儿子陪同他去墨涅拉奥斯那里，
并借给他最坚固的车和最强健的马。”

说罢，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转身化为一只苍鹰，
迅速冲上云层，把当场的阿开奥斯人，
惊得目瞪口呆。涅斯托尔也不例外，
他激动地拉住特勒马科斯的双手，喊道：
“亲爱的年轻朋友，你一定不是一个低劣的年轻人，
否则不会有天神前来护佑你！
刚才离去的那位天神是，至高无上的宙斯之女雅典娜女神，
在所有的阿开奥斯人中，
她最宠爱你的父亲奥德修斯。
尊贵的女神啊！请您赐福给我们，
让我、我的孩子们和妻子们享有崇高的名誉。
为了报答您，我将献上一头从未受过责打、
从未拉过车子的、雄壮的一岁小牛。
并把牛角用金片包住，奉在您的祭坛之上！”

高空之上的雅典娜听到了他的祷告。
然后，涅斯托尔带领儿子和女婿们，
引着特勒马科斯回到壮丽的宫殿。

他们一一挨次坐在舒适的椅子上，
涅斯托尔把藏了十年之久的美酒，
注入大大的调缸，
给随行的人享用。
他调好了酒，斟出一杯，连声祈祷，
向着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雅典娜献祭，
行完奠酒仪式后，
他们开怀畅饮，
喝足之后，各自回屋休息。
涅斯托尔将特勒马科斯的床铺
布置在门廊之下，那里高大宽阔，
能够产生萦饶的回音，
旁边的床铺上睡着涅斯托尔未娶妻的儿子，
士兵的首领，使用长枪的皮西斯特拉托斯。
涅斯托尔则回到宫殿的内屋中，
和他高贵的妻子同床安歇。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升上大地之时，
涅斯托尔起身迈出门外，
端坐在大门前面的宽大的石椅上，
这些石椅由洁白光滑的巨石制成，
曾是足智多谋的涅琉斯的座靠。
可是，无情的死神早抓住了他，
押往阴森的哈得斯的冥府。
现在，石椅上面坐着威严的涅斯托尔。
他是阿开奥斯人的监护，
等着一个个的儿子走出睡屋，来到他身边，
他们是埃克弗戎、斯特拉提奥斯、
佩尔修斯、阿瑞托斯和英武的特拉叙墨得斯，
以及最后来到的皮西斯特拉托斯。
还有受到邀请的特勒马科斯。
驭马手涅斯托尔向他们吩咐道：
“我的儿子们，我们必须向光临我们这里的
雅典娜献上我许诺了的祭礼。
听我的安排，你们之中一个人，
去辽阔的牧场挑选一头一岁小牛，
让牧牛人尽快把牛赶到宫中；
另外一个人赶快前往特勒马科斯的船，

让两个水手留下看守，其余的都请到宫里；
再让一个人去请技术高超的金匠拉埃尔克斯，
为雄壮的小牛的光角包上闪光的金片；
其他人留在这里，吩咐宫中的女仆，
认真地准备丰盛的酒宴，摆上整齐的
座椅，端出纯净的清水。”

听罢，涅斯托尔的儿子们谨从不违，
一会儿，需要的小牛送到了，金匠请来了，
特勒马科斯的水手们也从海船赶到了。
技艺高超的金匠带着他那些得心应手的工具，
有青铜锤，铁帖和火钳。
女神雅典娜也来到宫中，准备接受祭祀。
涅斯托尔将金子交给金匠，
后者用灵巧的双手，凭着高超的技术
在牛角上包上金片，以取悦女神。
然后，斯特拉提奥斯和埃克弗戎
紧抓住牛角牵了过来，阿瑞托斯一手端着一大盆水，
从房里走出来，好给大家净手，另一只手
捏着一个篮子，里面装满了大麦。好战的
特拉叙墨得斯手握利刃准备杀牛，
佩尔修斯则端着碗接流出的牲血。
驭马手涅斯托尔虔诚地净过手，
洒下大麦，向雅典娜默默地祷告，
然后割下牛头上的一绺毛，投入火中。
其他人也祈祷着，洒下大麦。
之后，好战的特拉叙墨得斯手握尖刀，
走到小牛的身旁，用力举起尖刀刺向牛颈，
登进放走了小牛的魂灵。涅斯托尔的
女儿和儿媳们以及高贵的王后欧律克，
克吕墨诺斯的大女儿，欢快地叫起来。
大家将牛头扳起，
神一样的皮西斯特拉托斯割下了牛头，
等到汨汨的牛血流尽之后，人们开始切开牛身，
按照惯常的程序，
剔出腿骨，用双层油脂包住，
再在上面放上小块的生牛肉，
涅斯托尔亲自在火上烧烤牛肉，

其他人则手握刀子围在身边。
他们待腿肉烤好后，又品尝了牛内脏，
然后将剩下的牛肉切成小块，架在火上烧烤，
烤熟之后，取下来，放在一边以备食用。

而此时，涅斯托尔的幼女，美貌的波吕卡斯特，
正帮助神一样的特勒马科斯沐浴，
之后，又替他涂上芳香的橄榄油，
给他穿上美丽的衣袍，披上斗篷。
特勒马科斯如在天神般的清爽，
气宇轩昂地来到涅斯托尔身边就座。

人们已经把牛肉块烤好，取了下来，
大家开始心情舒畅地享用，
仆人们不断地忙碌，注满金质酒杯，
等到他们吃喝的欲望满足以后，
驭马手涅斯托尔开口说道：
“我的儿子们，现在替特勒马科斯套起马车，
我们送他前往金发的墨涅拉奥斯那里。”

听罢，儿子们遵从不违，
赶紧奔向马厩，将骏马套上车子。
一个女仆把面包和美酒装了上去，
还有天神钟爱的国王常常享用的肉块。
特勒马科斯登上马车，而涅斯托尔之子，
士兵的首领皮西斯特拉托斯则坐在车手位置上，
扬鞭策马，驱赶着骏马，
飞快地冲向广阔的平原，不大功夫，
就把皮洛斯城堡远远地甩在后头。
他们就这样急着赶路，
渐渐地，夜幕开始降临，
当道路昏黑不清时，他们来到了
阿尔斐奥斯之子奥尔提洛科斯的儿子
狄奥克勒斯的府第，受到了盛情款待。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再次升上天际之时，
他们起身上路，驾驶着精美的马车，
驶出了狄奥克勒斯的府第。

两匹骏马撒开蹄子，飞快地奔驰，
经过盛产大麦的广阔平原，
依然不知疲倦地赶路。
夜幕又一次降临，道路变得昏暗不清。

第四卷

——特勒马科斯拜访金发的墨涅拉奥斯

终于，他们到达了山峦起伏的拉克得蒙，
直接奔向墨涅拉奥斯的宫殿，
后者正在宫中摆宴席，款待亲朋好友。
因为儿子要娶妻，女儿要出嫁，
美貌华贵的女儿准备嫁给英雄的阿基琉斯之子。
在特洛亚战场上，两下已许下婚约，
此时，在天神安排下正实现约定。
他正用大量的车马，拉着女儿和嫁妆、
前往统治米尔弥冬人的阿基琉斯之子的城堡。
作儿子妻子的是斯巴达的阿勒克托尔之女，
强壮的爱子墨伽彭特斯不是海伦所生。
后者在生下了同爱笑的阿佛罗狄忒般的赫尔弥奥涅以后，
天神就夺走了海伦再次生育的能力。
墨涅拉奥斯同一位侍女生下了儿子。

金发的墨涅拉奥斯就这样和亲朋好友们，
兴高采烈地享受喜事所带来的欢悦，
还有一位歌手在弹拨着竖琴，大声歌唱，
在音乐和歌声的伴奏下，还有两位技艺高超的杂技演员，
在宾客中间欢快地旋转翻腾。
这时，特勒马科斯和驭马手涅斯托马之子
赶着马车停在了宫门口，正被墨涅拉奥斯的待从官，
聪明伶俐的埃特奥纽斯看见，
他赶紧转身回宫，去禀报墨涅拉奥斯。
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后者的身前，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宙斯钟爱的高贵的墨涅拉奥斯，
门口来了两位上客，很象是宙斯的后代。
您是让我带他们宽下马匹，引接进来，
还是打发他们去找另外一家可以接待他们的主人？”

听罢，金发的墨涅拉奥斯勃然大怒，斥责道：
“波埃托伊斯之子埃特奥纽斯，
你一向聪明伶俐，深谙情理，为什么刚才

象一个孩子似地说出无知的胡话？
当初，我们接受了无数的恩惠，才得以返回家园，
但愿至高无上的宙斯别再让我们遭受磨难。
快去，宽下他们的马匹，热情地请他们进来！”

听罢，聪明的使从官遵从不违，他叫来几名随从，
和他一同走出大殿，迎到门口，
帮来客宽下大汗淋漓的马匹，
牵到盛满丰富麦料的马槽旁，
又把精美的车子停在墙边，
然后热情地引导两位生客，
进入华美的宫殿。宫殿是如此地堂皇，
象灿烂的太阳和明净的月亮一样闪烁着光辉。
幸运的墨涅拉奥斯生活在这样高大的宫殿中。
两位来客环视大殿，啧啧赞叹！
在他们仰慕地参观完了之后，
就走进浴室，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澡。
女仆们在一旁侍候，为他们涂抹上芳香的橄榄油，
穿上柔软的衣袍，披上华丽的斗篷。
然后，他们干净清爽地来到墨涅拉奥斯身边落座。
一位女仆立即端来了水罐，净洗他们的双手，
废水注入银盆中。并搬来一张餐桌，放在他们身旁，
接着，另一位女仆送上来香软的面包，
一位切肉的侍从将盛满大片的肉片放在桌子上，
并摆上了精制的金质酒杯。
金发的墨涅拉奥斯这样说道：
“远方的来客，请随使用饭吧，不要客气，
等你们酒足饭饱之后，我再向你们询问，
你们是谁？来自何方？从外表来看，
你们都气度不凡，一定是宙斯钟爱的国王的后代，
决不是地位卑贱之人养出的儿郎。”

说罢，他将仆从特意为他准备的肉盘中，
割下最肥美的肉放到客人的眼前。
两位年轻人便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
在酒足饭饱之后，光荣的特勒马科斯，
向涅斯托尔之子靠近，为了避免别人听到，
在他耳边低低地说道：

“涅斯托尔之子，我亲爱的朋友，
我们恍惚置身于奥林卑斯的宙斯的宫殿。
看那华丽的墙壁、贵重的青铜器
和闪闪发光的黄金、白银、琥珀和象牙，
这真是一座人间少有、让人仰慕的宫殿。”

声音虽小，金发的墨涅拉奥斯还是听到了。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他们说道：
“年轻人，请不要这么说。我的宫殿，
怎么比得上至高无上的宙斯的殿宇。
他的宫殿光芒四射，永恒不败。
不过，在人间，确实如你所言，
没有几个人的宫殿能同我的相比。
可是这些财富不是轻易得来的，
我历尽千辛万苦，整整八年，
才从各地运回这些财富。
我到过的城市数不胜数，我的足迹
遍及塞浦路斯、腓尼基和埃及，
还有埃塞俄比亚、西顿和埃楞波伊，
以及肥沃的利比亚，那里的公牛长着硬角，
母羊一胎能产下三只小羊羔，不但富贵之家，
就是贫穷的牧羊人也能天天吃肉喝奶，从不缺乏。
我漂泊流浪聚积财富，
而有一个邪恶的人勾给我那败坏沦落的嫂子，
干下了可耻的勾当，将我的兄长杀死。
所以，尽管我拥有许多，却始终不能畅怀。
这些情况，你们一定从父辈那里听说过了。
我历尽磨难，并且失去了一个曾经装满财富的宫殿。
我多么希望自己仅有三份之一的财富，
以换取那些远离阿尔戈斯，
战死在特洛亚的勇士的生命。
我虽然已经安然返回，拥有无比的财富，
可我在日夜怀念着那些死去的战友。
呆坐在华丽的宫殿中，有时热泪长流，
有时停下来，因为哭得太多，让我疲乏，
我深切地怀念着和我同甘共苦的战友。
尤其是那位足智多谋，神一样的奥德修斯。
所有的阿开奥斯人没有一个人吃过他那么大的苦头，

他的磨难不结束，我的忧伤就不会停止。
我们分离了许久，一点儿也听不到他的消息。
不知他身处何方，是死是活，
年迈的父亲拉埃尔特斯和美丽的妻子佩涅洛佩
以及当年只是婴孩的特勒马科斯，一定在盼望着他。”

听到对方提起父亲的名字，特勒马科斯
一阵儿心酸，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为了掩饰失态，他抬着宽大的斗篷，
挡在脸前，这一举动进入墨涅拉奥斯的眼帘。
他想到这位年轻人也许就是奥德修斯之子。
不过他还拿不定主意，是等这位客人主动承认，
还是由自己主动询问，把一切打听明白。

正当金发的墨涅拉奥斯左右权衡之际，
从高贵的睡房中走出了香气四溢的海伦，
她如同爱笑的阿佛罗狄忒一般灿烂柔和。
阿德瑞斯特跟在身后，搬来了舒适的靠椅，
阿尔基佩拿着羊毛织成的毯子，
菲洛则提着一只精美的银篮，那是
阿尔库德拉的赠礼。她和丈夫
一起居住在特拜，家中堆满了
无数的金银财富。其夫波吕博斯
送给墨涅拉奥斯两只大铜鼎、
两只洁白的银质浴缸和十塔兰同黄金：
而阿尔库德拉则送给海伦
一根金质线杆和这只银质的提篮。
它的底部安有滑动的轮子，边沿镶着，
一圈耀眼的黄金。这只美妙绝伦的篮子
就摆在海伦的身边，里面有一些羊毛线。
海伦坐在靠椅上，双脚放在搁脚凳上，
对墨涅拉奥斯这样说道：
“宙斯钟爱的墨涅拉奥斯，我亲爱的丈夫，
这些远方的来客是否已经主动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看到眼前这位年轻人，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也可能是我的眼睛花了，他和另外一个人是
如此地相像，这令我震惊不已。
他一定是奥德修斯之子特勒马科斯，

当年为了抢回不顾一切的我，
他抛家弃妻，进行舍命的拼夺。”

听罢，金发的墨涅拉奥斯点了点头，说道：

“亲爱的夫人，你说的正是我想的。
眼前这位年轻人确实象极了奥德修斯，
看他的双脚、双手、神情、发型
和一丝丝的头发！他使我想起了奥德修斯，
为了我，他正忍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灾难。
看！这位年轻人早已泪流如注，
正用宽大的斗篷挡住自己的泪容！”

这时，涅斯托尔这子，英雄皮西斯特拉托斯说道：

“宙斯钟爱的墨涅拉奥斯，
您说得一点儿也不错，他就是那位特勒马科斯。
他谨慎周到，认为第一次见面，
就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的身份很不礼貌。
您的声音多么富有感召力啊，如同一位天神！
驭马手涅斯托尔派我送他到您这儿来。
因为他十分想和您见面，
向您请教一些问题或得到一些有益的劝告。
如果一个家庭，父亲长期在外，
那么儿子的负担就很沉重，而且没有人帮忙，
就象特勒马科斯现在处境，
父亲不在家中，无人为他挡开灾难。”

听罢，金发的墨涅拉奥斯大为高兴，说道：

“原来真是特勒马科斯，我尊敬的奥德修斯的儿子！
他的父亲为了我，远征特洛亚，
历尽千辛万苦。如果至高无上的克罗诺斯之子
大发慈悲，使我们一起顺利地返回阿尔戈斯。
那该多好！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就会请他带领全家和子民，
从伊塔卡搬到阿尔戈斯，
送给他我的众多城堡中的一座居住。
如果他住在附近，我们就可以往常会面，
感情越来越深厚，任何人都不能割断，
除非是黑色的死神将我们抓走！”

而现在一定是某一位天神有意阻挠，
百般刁难，不让我的愿望成为现实，
使他一个人遭受着磨难，难以归家。”

听罢，大家悲从中来，忍不住落下眼泪。
宙斯之女，阿尔戈斯的海伦泪珠涟涟，
特勒马科斯和墨涅拉奥斯也低声啜泣，
涅斯托尔之子皮西斯特拉托斯也是
泪水盈眶，又思念起了勇敢的安提洛科斯。
后者死在黎明女神之子门农的枪下。

于是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阿特柔斯之子，金发的墨涅拉奥斯，
每当年迈的驭马手涅斯托尔提到你，
总是赞不绝口，夸你聪慧敏锐，
意志坚强。现在我想提议：

让我们不要在进餐之时大放悲声，
黎明的曙光用不了多久就要降临。

当然，我并不反对痛哭。

因为当我们中间有位朋友死去，
活着的人表达哀悼的最好方式就是恸哭，
另外还可以剪下一络头发以示怀念。

在出征特洛亚的勇敢的阿开奥斯人中，
有我一位兄长，他并非胆小怕死之人，
肯定你也知道他，就是安提洛科斯，
可惜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听罢，墨涅拉奥斯这样说道：

“年轻人，你的话很有道理，充满理智，
好象一个比你年长的人的谈吐。

真不亏为杰出的涅斯托尔的儿子！

幸运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就象涅斯托尔那样，
在出生和婚娶之时，都接受了宙斯的赐福。

让他一生好运伴随，生下众多勇敢
聪颖的儿子，快乐地生活在他身边。

那么，还是让我们擦干眼泪，

让仆人重新洗净我们的双手享受食物吧，

其他的话，留到明天。我和特勒马科斯要好好聊一聊。”

然后，阿斯法利昂端来清水，冲净他们的双手，
他是金发的墨涅拉奥斯的忠实的侍从。
净过手，大家又坐在餐桌前享受美味。

这时，宙斯之女海伦想出了一个主意，
她将一种神奇的汁液滴入他们的酒杯，
任何人喝下它就会立即忘掉悲愁，
不会流泪，即使是双亲同时去世，
亲爱的兄弟惨烈地死在面前，
也不会落下一滴哀伤的眼泪。
宙斯之女的手中就握有这种
奇异的汁液，是漫游埃及之时，
托昂之妻波吕达姆娜赠给她的。
在埃及肥沃的大地上，
生长着各种各样的草药，有的对人类有利，
有的却有剧毒，那里的居民个个精通药理，
为其他地方的居民所难及，
因为他们是神医派埃昂的后代。
海伦将汁液滴入他们的金杯。

又接着对大家说道：

“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
还有你们，年青的贵族，开怀畅饮吧。
别再忧愁，因为宙斯是万能的，
他可以给人赐福，也可以给人送难！
现在，我想讲述一件奥德修斯的事迹。
当然他建立了伟大的功业，也经历过了
各种事件，在这里我只想讲述其中的一件！
当年，在阿开奥斯人苦战的特洛亚那里，
奥德修斯忍辱负重，将自己打得伤痕累累。
穿上有破洞的衣衫，完全象一个叫花子，
进入了伊利昂城，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只有我第一眼就认了出来。一开始，
他巧妙地避开我的询问，拒绝承认替他沐浴，
涂上芳香的橄榄油。
穿上芳香的衣袍，又对天发下一个重誓，
说我不会向任何特洛亚人提起他的行踪，
直到他安全离开我，返回海船，
他才将阿开奥斯人的计划和盘托出。

后来，他杀死了许多特洛伊人，
顺利返回海船，带回了详细的情报。
特洛伊女人为死去的战士流泪不已，
而我却欢欣鼓舞，相信归家的日子已经不远。
我多么后悔接受了阿佛罗狄忒的迷惑，
离开家乡，抛弃娇女远远地私奔，
还伤害了我的丈夫，才貌双全的勇士！”

听罢，金发的墨涅拉奥斯说道：
“亲爱的夫人，关于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你描绘得一点儿没错，他一直是那么果断。
镇定、稳重，不轻易相信别人。
我阅历丰富，还没有见过比得上他的凡人！
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吃苦耐劳，刚毅顽强。
当时，我们一些阿开奥斯人的将士，
藏在大大的木马的腹中，被拖入伊利昂城，
准备给特洛伊人送去灾难和死亡。
当时，一位天神企图把光荣赐给特洛伊人，
诱惑你来到木马旁边，身后跟着
普里阿摩斯之子，神一样的得伊福波斯。
你用手抚摸着木马，一连绕了三圈，
口中呼唤着我们的名字，清晰地传入我们耳中。
我和提丢斯之子听到你的呼唤，
激动地跳起来，准备冲出去，
都被冷静的奥德修斯拦住。
不管我们如何心如火燎也毫不退让。
其他所有的阿开奥斯勇士全都屏住呼吸，
免得让外面听到，而安提洛科斯
却想高声应答，幸亏奥德修斯捂住了他的大嘴。
才使我们躲过了灭顶之灾，
终于，在雅典娜的意志下，你离开了木马。”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说道：
“尊敬的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
听了你们的谈话，更让我悲痛难抑。
我父是卓越出众，却不能免于可怕的命运！
现在，我们还是去安歇吧，
也许静静的睡眠会使我的心情稍稍好一点儿。”

于是，美丽的海伦立即召来女仆，
让她们在门廊下铺上软床，
床下垫上一层紫红色褥子，上面铺上
柔软的毯子，还有一层羊毛盖被。
女仆们听从吩咐，拿着火把走出大厅。
利落地铺好床。然后，侍从官
引领着特勒马科斯和涅斯托尔之子
走到门廊下，在那里休息。
而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
则回到深宫中的睡房，
身边躺着女人中的佼佼者、女神一般的海伦。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升上天际，
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起床，
他穿上衣袍，背上锋利的宝剑，
穿着闪亮的、编织而成的绳鞋，
信步迈出屋外，如同一位永远的天神。
他走到了特勒马科斯身边，这样问道：
“年轻的特勒马科斯，为何乘风破浪，
来到遥远的、富裕的拉克得蒙？
是为公务还是为私事？如详细地告诉我。”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说道：
“尊敬的阿特柔斯之子，宙斯钟爱的墨涅拉奥斯，
我来此地，纯为私事，是向您打听我父的下落。
在我的家中，那帮可恶的、纠缠我母亲的求婚人，
整天在庭院中杀羊宰牛，寻欢作乐，
毫不知耻地消耗着我的家产，
使我难以忍受，因此，我专程来此，
向你恭敬地打听，也许你会告诉我他已死去。
那么是亲眼目睹，还是听人传说？
可怜的他，祖母生下他那一天起，
就注定遭受厄运。请您不必怜悯我，
把您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看在奥德修斯苦战特洛亚的份上，
或许在那里，他曾用言行帮助过您。
请您念及我父亲的情份，

将真实的情况详细地告诉我。”

听罢，金发的墨涅拉奥斯勃然大怒说道：
“什么！竟发生这样的事！一群无能之辈，
异想天开要登上一位英雄的睡床，
如同一头愚蠢的母鹿将尚未断奶的幼鹿
放到雄狮的窝居，然后去寻找食物，
等雄狮返回来，等待幼鹿的一定是死亡。
如果奥德修斯有朝一日回到家来，
就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所！宙斯阿波罗，
和雅典娜高高在上，请你们让奥德修斯，
象在繁荣的累斯博斯同菲洛墨勒得角力时那样，
将对手狠狠地摔在地上，
赢得阿开奥斯人的欢呼声。
让奥德修斯也这样去对待那些
胡搅蛮缠的求婚者，让他们
求婚不成，反遭灾祸！刚才你向我询问，
我不会吞吞吐吐，将你应付，也不会欺骗你，
我要如实地、不会遗漏地告诉你
诚实的老海神的一番言语。”

“由于我的疏忽，忘记向天神献上丰厚的祭品，
所以尽管我很想返回，他们却把我阻隔在埃及，
因为永远的天神对忽视他们的凡人毫不心软！
埃及对面汹涌澎湃的海中，
有一座叫做法罗斯的小岛，如果海风和顺的话，
我们的海船航行一天便可以达到。
岛上沙淮易于海船停泊，
水手们经常在那里取用淡水，
而我们在那里一停就是二十天，
因为天神没有降下顺风，
好推送我们的海船驶过洋面。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耗尽了食物和精力，
眼看着命在旦夕。还好，埃伊多特娅，
老海神普罗透斯之女将我们拯救。
那一天，我的同伴们都围绕小岛漫行，
选择位置钓鱼，以填饱肚皮，
只有我一个人远离同伴游荡着，

看到美丽的女神进了过来，向我说道：

‘陌生的客人，你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呢？
还是一个失去勇气、宁愿受苦的凡人？
你已经长时间困在岛上，想不出得救的办法，
而且，你的同伴们渐渐地心灰意懒。’

“听完她的责备，我立即答道：

‘尊敬的女神，我不知道您是哪一位，
我要告诉您的是我被迫无奈停在了这个小岛上，
无法返航，肯定是我得罪了某位天神，
您能告诉我，是哪位天神如此恨我吗？
还请你大发慈悲，告诉我，
我们如何能克服困难，逃出此地？’”

“女神认真地听完，然后告诉我：

‘陌生的客人，我还是对你讲实话吧，
这一带水域由一位永远说实活的老海神管辖，
他就是出生在埃及的普罗透斯，他辅助波塞冬，
十分熟悉海底的任何沟沟坎坎，
听说我就是他的女儿之一，你们可以
设下埋伏，将他抓住，他就会如实地，
告诉你们如何回乡，途经哪里，
如何走法，而且，陌生的客人，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他会告诉你
在你离家之后，飘泊在浩淼的洋面上时，
宫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恶行，或者喜事。’

“听罢，我继续向她说道：

‘既然如此，请你告诉我，
用什么样的办法，我才能抓住老海神，
毕竟，我只是一个凡人，难与天神对抗。’

“高贵而热情的女神这样教我道：

‘陌生的客人，我会向你实话实说，
当炙热的太阳升到天空正中之时，
永远说实活的老海神就会从
在西风劲吹下的黑色洋流中冒出来，
然后到安静的一座岩洞中去睡觉，
周围都是美貌的海神之女的孩子。
他蜷着身子，呼吸出海腥气息。

毫无顾忌地睡着。等明早天刚亮时，
我会带你去那个洞穴，你得带上
三个最好、最机敏的同伴，
埋伏在他们旁边，我告诉你老海神的种种手段。
首先他会用手指头数点海豹的数目。
准确无误后，他就会象一个牧人卧在羊群中那样，
卧在大群海豹中间，慢慢地进入梦乡。
一看到他倒下，你们四个人就扑上去，
死命地按住他，绝不放手。这时狡猾的
老海神会变成各种奇异的幻象，
比如火焰、海鱼什么的，你们千万不能松手。
最后，他会被逼开口，问你们有什么请求，
并重新还原到他睡时的模样。
这时，你们可以放开他。
然后问他是哪位天神处罚你们，
你们如何才能横渡海洋回到故乡。’

“说罢，美丽的女神转身跃入大海，
我的心情激动不已，脚步不稳地，
踩着沙子，回到停在那边的海船。
等我回到海船，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吃完饭，夜幕降下，伸手不见五指，
在波浪冲击的沙滩边，我们酣然入睡，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升上天际之时，
我带领三个最敏捷、最可靠的同伴，
沿着沙滩向前走去，心中不断地向天神祷告。
美貌的女神为我们准备着一切，
她潜入深海之中，抓到四只海豹，
剥下它们的皮，升上海面，送给我们。
她已经在沙滩上挖好了四个沙坑。
坐在旁边，等着我们。我们走到了她身边，
在她的指点下，每人披上一张海豹皮，
并排躺在沙滩上。天哪！海豹皮的味道。
如此腥臭，要和众多海豹躺在一起该多难受！
多亏了好心的女神，她在我们鼻子底下，
抹上芳香异常的神液，阻住了腥臭的气息。
我们就这样耐心地坚持了一个上午。

等到太阳升得最高的时候，
老海神从海面下冒了出来，
身后跟着大群的海豹，它们在我们旁边，
并排躺下，老海神认真地查点了数目。
没有发现有什么差错，就安心地躺倒。
一见时机已到，我们跃身扑了过去。
紧紧地将他按住。果然，他变化多端，
先变成一只威武的雄狮，然后又是大蟒蛇，
接着化为金钱豹和硕大凶狠的野猪，
最后还变成了洪水和高高的木林。
可我们一点儿也不松手，海神眼看逃脱无望。
终于泄了力气，开口说道：

“阿特柔斯之子，是哪位天神帮你出主意，”
用这种手段把我抓住？告诉我，你需要什么？”

“于是，我这样回答地道：
‘尊敬的老海神，您十分清楚，
我们长时间困在这海岛上，无法回乡，
整日里心情烦闷，不知如何是好。
无所不知的海神啊，请告诉我，
是哪给天神仇恨我，阻我回程？
还有，我如何才能穿过这海鱼众多的大洋？’

“听罢，永远说实话的老海神回答道：
‘因为你忘了向宙斯和其他天神
献上丰盛的祭礼，使他们勃然大怒。
决定阻拦你返回可爱的故乡，以示惩罚。
他们决定将你送到埃及，在哪里，你们补上奉献给他们的牲祭。
那么，这些生活在奥林卑斯山
纵情驰骋在广阔天空的天神们，
才会眉开眼笑，满足你的愿望，
准许你回到渴望已久的家园。’

“听到他的话语，使我痛苦得心口发痛，
他的意思十分明白，就是我必须回航。
再一次渡过苍茫的海洋，前往遥远的埃及，
不过，当时，我还是镇定地对他说：
‘尊敬的老海神，我会照您的话去做。

另外，我还有事相问，请您详细告知，
我和涅斯托尔在特洛亚与他们分道返回，
不知道其他阿开奥斯人是否都荣归故里，
还是不幸地葬身于可怕的大海，
抑或，回到故乡，被亲友杀死？’

“听罢，老海神叹了一口气道：
‘阿特柔斯之子，你何必要问我这些事呢，
但我会如实地告诉你，有些事情会使您悲伤落泪。
听好了，其他的阿开奥斯人有许多已经死去，
其中包括两位勇敢的将领，
还有不少阿开奥斯人躲过了死亡。
至于战争，你亲身经历，勿须我多言。
另外，还有一位英雄被阻在大海上。

‘奥伊琉斯之子小埃阿斯和他的海船一起，
被吞没。当时，海神波塞冬发怒，
掀起巨浪将他的海船撞向高耸的古赖崖。
尽管雅典娜不喜欢他，还是饶了他一命，
波塞冬将他从海水中救出，
可是他昏了头，破口大骂，声称不怕任何天神，
使波塞冬大光其火，
立即紧紧握住威力无比的三叉戟，
掷向高耸的古赖崖，立时一分为二，
一半石崖耸立着，另一半倒入水中。
当时，埃阿斯正在那里口出狂言。
迅利的岩石将他击往大海，
汹涌的波浪卷走了他。
他葬身鱼腹，之前，喝下了不少苦涩的海水。

“而你的兄长在天后赫拉的护佑下，
躲开了凶险的死亡，可是当他到达
陡峭的海崖马勒亚时，旋起一股
强烈的风暴，将他卷回大海。
尽管他连连叹息，却也无可奈何，
大风又将地推向一块陆地，
那是提埃斯特斯的领地，
现在属于他的儿子埃吉斯托斯，

后来，事情又有了转机，
风向发生转变，将他们一路送回家乡。
久别故土，这次踏上肥沃的大地，
你的兄长阿伽门农激动异常，
趴在大地之上，连连亲吻，泪水满面。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一个站在高处的哨兵
看在眼里，他飞快地回去报告给埃吉斯托斯。
后者是个心地险恶，城府很深的人，
他预感到阿伽门农就要回来，
就派一个哨兵天天观望，已坚持了一年，
若能及时地告诉他阿伽门农的回归，
就付给他两塔兰同的黄金作为报酬。
哨兵看到阿伽门农归来，
能狂奔回去向那个人禀告，
于是埃吉斯托斯开始布置陷阱。
他在宫中摆开了丰盛的宴席，
但挑送了二十个力大无穷的勇士埋伏在后面，
然后，他装作没事人一样，率领着车马
去迎接凯旋而归的国王阿伽门农，
后者丝毫没有觉察异常，在盛大的宴会之后，
就被杀死在地，如同在牛圈中宰杀一条牛。
阿特柔斯之子的部下和埃吉斯托斯的侍从，
展开了血战，最后全都死掉，无一幸免’。
听到了兄长已经死去的噩耗，我心如刀绞，
倒在沙滩上之上放声痛哭。
如此绝望和悲伤，简直想死掉算了，
我就这样在沙滩上翻滚着，痛哭着，
后来，永远说实话的老海神将我劝住：
‘ 别再伤心了，阿特柔斯之子，
你的眼泪流得再多，也不能换回你兄长的生命。
还不如振作起来，想法尽快返回家乡，
或许你发现凶手还逍遥法外，
或许你的侄子奥瑞斯特斯已报了仇，你可参加葬礼。 ’

“ 听罢，我觉得十分有理，马上有了精神
和勇气，渐渐从悲痛中恢复过来，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大声说道：
‘ 尊敬的老海神，您刚才提起，

还有一位英雄没有死去，但被阻在海上。
也许他已经死去，我会忍住悲痛，听您述说。’

听罢，老海神又继续说道：

‘那位英雄就是奥德修斯，他没有死去。
而是被女神卡吕普索强行留在海岛上，
他坐在海岛边沿，整日以泪洗面，
可是他没有办法回到思念的家乡，
因为没有海船，也没有同伴，
他不能就这样一个人穿越大洋，
而你，宙斯钟爱的墨涅拉奥斯，
命中注定，你不可能死在多马的阿尔戈斯，
按照天神的意志，你会居住在埃琉西昂平原，
位于大地的尽头，是拉达曼提斯的地盘，
那里没有暴风，也没有寒冬和绵连不断的雨季。
温柔的西风不停地时时吹来，
那是吹自俄开阿诺斯的凉爽的风，
你们将在那里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因为你是海伦的丈夫，那么就是宙斯的乘龙快婿。’

“说罢，老海神跃起来钻入大海。
我内心十分激动，只好和另外三个同伴，
返回搁浅的海船，等我们到达那里，
晚饭已经备好，我们用过晚饭，
夜幕已降临。伸手不见五指，
我们躺在波浪冲拍的沙滩上，酣然入睡。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重新升上天际之时，
我们大家合力将船推上大海洋面，
并且竖起了洁白的风帆。
然后大家全部跳上海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用力划着大浆，驶入通向埃及的河流。
到达埃及，我们向众天神献上丰盛的
百牲祭品，终于使永远的天神们心满意足。
之后，我们为阿伽门农垒起一座大坟，以使他的英名永垂不朽
一切完毕之后和顺的天神赐以顺风，
我们一路平安地回到了久违的故土。
我的经历讲完了，年轻人，请你在我宫中住下，
住那么十一、二天，然后你再回去。

到时，我要为你饯行，
并赠给你一辆精制的马车和三匹骏马。
以及一只制作精美的酒杯，这样，
每次你用它向天神奠酒，就会想起我。”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答道：
“高贵的阿特柔斯之子，其实我很乐意
留在你的宫中，呆上整整一年，
因为坐在你身边，听你的讲话，
可以让人兴奋不已，乐不思归。
但是，我必须离开，我的那些伙伴，
在皮洛斯焦急地等着我。
谈到你要赠给我的礼物，最好可以珍藏。
至于你的骏马和车子，还是您自己使用吧，
您这里有广阔的草场，上面长满了三叶草
和芦苇，还盛产小麦、大麦和颗粒洁白的燕麦。
而伊塔卡却没有一望无际的草场，
我们那里只放养山羊，比放养骏马的草场
要美得多，一般环绕在海中央的岛屿之上，
都不适合跑马。伊塔卡岛正是如此。”

听罢，高贵的墨涅拉奥斯露出了笑容，
拉住他的手，轻轻拍打着，这样说道：
“亲爱的年轻人，从你的这些话语，就可以
看出你出身高贵。好吧，我可以改变我的主意。
从我的府库中挑选一件更精美、更昂贵的珍品赠送给你，
它是一个由纯银制成的大调缸，
缸沿镶嵌着一圈儿黄金，美观大方，
无可比拟，出自匠神的神手，是我路经西顿时，
费狄摩斯王赠予的厚礼。
现在，我将它转赠给你。”

他们就这样欢乐地交谈着，
客人们已从四面八方赶来，
他们牵着羊，抬着香醇的美酒。
戴着闪亮头巾的 wives 们送来了香甜的面包。
在大厅之上，大家准备宴会，忙忙碌碌。

而与此同时，那群傲慢无礼的求婚者，仍在奥德修斯宽阔的庭院中扔铁饼，掷标枪，和以前一样，毫无顾忌。

安提诺奥斯和天神般的欧律马科斯，也坐在一边，他俩远为杰出，是求婚者的头儿。

这时，佛罗尼奥斯之子诺埃蒙走了进来，来到安提诺奥斯的身边，向他问道：

“安提诺奥斯，不知你们是否心中有数。特勒马科斯何时才能从皮洛斯返回？他借走了我的海船，而我现在急需它。在那边的埃利斯，我拥有十二匹母马和一些未经驯服的骡子，我要用船运回一匹，好慢慢驯服。”

听了他的问话，大家面面相觑。

万万没想到特勒马科斯真的去了皮洛斯。还以为他现在正在庄园或牧猪奴那儿呢。欧佩特勒之子安提诺奥斯怒气冲冲地说道：

“快点！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何时离开？带走了哪些年轻人？是自由的伊塔卡人，还是他自己的奴隶和雇农？另外，你还必须告诉我，是他蛮横地逼你交出海船，还是你主动借给他的？”

费罗尼奥斯之子诺埃蒙答道：

“是我主动借给他的，因为他登门借船。满腹忧伤，我怎能不借给他，忍心拒绝他呢？他带去皮洛斯的都是伊塔卡地位高贵的优秀青年，还有一位老者上了海船，很象门托尔，但我怀疑那是一位天神，因为那天我看到他已离开伊塔卡，可是昨天早上我又见到了神一样的门托尔。”

说罢，他转身走开，去找他父亲。安提诺奥斯和欧律马科斯觉得事情不妙，他们要求众人停下来，围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欧佩特斯之子安提诺奥斯

怒火中烧，怒目圆睁，如同两个燃烧的火球。

他这样对众多的求婚者说道：

“真有能耐啊！小小的特勒马科斯！
他竟然背着我们，挑选了众多的本地精英，
出航去寻找他的父亲！他小小年纪，
竟有这样的胆量，以后必对我们不利。
但愿高高在上的克罗诺斯之子在他
未成人时就让他毁灭！我们必须阻止他。
我需要一只快船和二十个同伴，埋伏在
伊塔卡和萨墨之间的海峡，那是他的必经之路。
我要让他此行有去无回！”

听罢，大家点头赞成，让他尽快行动，
然后，求婚者纷纷起身，走进奥德修斯的大厅。

佩涅洛佩很快就得知

求婚者们的阴谋，是传令官墨冬

在庭院中听到了他们的密谋

赶紧跑入内屋，告诉女主人。

看到传令官匆匆跑入，美貌绝伦的

佩涅洛佩忧伤地问道：

“传令官，是不是那帮求婚者又有了什么吩咐？
他们是否要宫中的女仆停下手头的工作，
为他们准备好酒宴？希望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了。
以后再别登上我的家门，纠缠不清，
这群无赖整睡日里呆在这里，花天酒地，
大肆耗费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的家产。
在你们小时候，大概也听到你们的父母
对奥德修斯的称颂吧，他是一位公正、
仁慈的国王，平等地对待每一位臣民，
从来做过任何有违良心的恶事。
虽然有许多国王很容易亲近某些人，疏远某些人，
而奥德修斯总是一视同仁，可现在，
他们的蛇蝎心肠和罪恶行径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对仁慈的奥德修斯早就没有半分感激之心！”

听罢，聪明的墨冬这样回答：

“尊贵的女主人，若他们仅仅耗费财产还算大幸，

可是，现在他们正在合伙密谋，
要做一件更可怕的罪行，希望宙斯阻止他们！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已远航到皮洛斯
和富裕的拉克得蒙，去打听父亲的下落。
这帮求婚者准备埋伏在半路上，用利器将他杀死。”

听到这样的报告，佩涅洛佩呆在那里，
一句话也说不出，全身软弱无力，
如遭五雷轰顶，只有泪水串串地流下来。
终于，她压抑住悲痛的心情，问道：
“传令官，我的儿子为何离我而去？
他实在没有必要乘坐快如骏马的海船，
漂荡在宽阔的海面上！天哪，事情竟会如此。
可能连他的名字都要被人们遗忘。”

聪明的墨冬这样回答女主人：
“尊贵的女主人，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或许是哪位天神鼓励他，也许是他自作主张。
远航去打听父亲的生死存亡。”

说罢，墨冬转身离开了内房，
可怜的佩涅洛佩，精神崩溃，极度哀伤。
屋中有那么多舒适的宽椅，她却看也没看，
一下子坐在内房大门槛旁边。
倚着门，流着泪，女仆们也陪着痛哭。
不管是年长还是年幼，她们都失声痛哭。
佩涅洛佩泪流不止，这样向女仆们哭诉道：
“亲爱的朋友们！看看我这个苦命的人吧，
在和我同龄的女人中，宙斯让我成为最不幸的一个。
首先，我失去了我的丈夫，
他在所有达那奥斯人中出类拔萃。
他的美名传遍了赫拉斯和广阔的阿尔戈斯。
而现在，我又失去了我心爱的儿子。
他可能已葬身狂暴的大海，无声无息。
而我竟然不知道，他何时离家远航！
你们这些没用的仆人，为什么不把我叫醒？
你们肯定知道他有这样的打算。
如果我能知道他准备远航，

说什么我也不会他走的，要走也可以，
除非是我躺在这里，结束了生命！
快点，你们快去把多利奥斯找来，
他是我父的仆人，后来随我出嫁，
他现在在庄园管理果树，
让他赶紧去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拉埃尔特斯。
或许他能想出什么办法，
向公众们揭露这帮无赖的恶行。
他们正丧尽天良地要杀死他和奥德修斯的独苗！”

此时，老保姆欧律勒娅说道：

“ 尊贵的女主人，我要告诉你实情，
任凭你处置我，是杀死我，还是让我继续活着。
我确实知道实情，还为他做了准备。
给他盛上美酒和粮食，并当着他的面发下毒誓，
说我决不会泄露秘密，
直到十二天之后，这样，您就不会悲伤流泪，
泪水就不会损伤您的容颜。现在，
您还是去干干净净地洗个澡吧。
换上干净的衣服，由侍女陪伴着，
在你的房间中，向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恳求，
或许，伟大的女神会在必要时出手援救。
还是别去打扰那位苦恼的拉埃尔特斯吧，
永生的天神还不至于如此痛恨阿尔克西奥斯的后代，
总会让特勒马科斯活下来，
好继承那一大片肥田沃土和高耸坚固的宫殿。 ”

佩涅洛佩听从了老女仆的话，
便去沐浴，换上干净柔软的衣服，
在侍女的陪同下回到自己的房间。
她把装满麦子的篮子献了上去，向雅典娜祈祷。
“ 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请听我的请求：
如果当年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在宫中向您献祭过无数肥美的牛羊，
那么请您看在他的份儿上，救救我的儿子吧，
别让他白白地丧命于求婚者的黑手之下。 ”

祈祷完毕，她大哭起来，女神听到了她的恳求。

此时，那帮无赖正在幽暗的大堂中喧闹不休，
有的年轻求婚者口出狂言，喊道：
“或许美貌的佩涅洛佩正考虑嫁给我们之中的
哪个呢，她怎么想到她的儿子要死在我们手里呢？”

他们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但也有人这狂妄地说。
这时，安提诺奥斯告诫众人道：
“我的朋友，你们要注意，
千万不可说露了嘴，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打算。
刚才大家都一致同意商议的结果，
那么我们就赶紧行动吧，秘密地干成它！”

说罢，他率领着二十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飞快地到达了海边。
他们合力将黑船推上海面。
然后竖起了高高的桅杆，扬起洁白的风帆，
并把船桨固定在用皮子制成的套环中。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随从们
把锋利的武器装上海船。
他们先把船停泊在海港深处，然后下船，
开始吃晚饭，盼望着夜幕降临。

在温暖的睡房中，佩涅洛佩躺在那里，
她茶饭不思，只是担心自己心爱的儿子，
能不能躲开黑色的死亡。难道真的会如此不幸，
倒在可耻的求婚者的剑下？
如同一只被猎人围击的雄狮，
急躁地踱来踱出，想着该如何逃生。
她冥思苦想，直到睡神将她罩住。
于是她就和衣睡去，全身关节得到了松弛。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为了宽慰她。
灵机一动，就变出了一个极象伊弗提墨的幻象，
她是伊卡里奥斯之女，佩涅洛佩的姐妹，
与丈夫欧墨洛斯住在斐赖。
雅典娜吩咐这个幻象走进
神一样的奥德修斯的宫中，
去宽慰泪水横流、极度悲伤的佩涅洛佩。

幻象从睡房的门缝中挤了进去，
站在佩涅洛佩的上方，这样说道：
“佩涅洛佩，你安静地休息吧。
不必如此悲伤，永远的天神护佑着你，
你心爱的儿子定能逢凶化吉，安然返回，
因为，他未做过什么坏事，天神不会惩罚他。”

此时，佩涅洛佩已进入了梦乡，正在梦幻门前徘徊。
她这样回答道：

“我亲爱的姐妹，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以前，你很少登门，因为我们相隔太远。
刚才，你劝我止住悲伤，但怎能做得到？
首先，我失去了我的丈夫，
他在所有阿开奥斯人中出类拔萃，
他的美名远播赫拉斯和阿尔戈斯。
而现在，我最心爱的儿子又离我而去，
说是去打听父亲的下落。他还年轻，
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我比担心丈夫还担心他，
生怕他会遇到什么不幸，
或许在陆上，或许在海上。
现在有一帮可耻的人正在密谋，
准备将他致于死地，
让他永远也不可能返回自己的家园。”

听罢，模糊昏暗的幻象安慰她道：
“佩涅洛佩，你不必为他担心，有一位天神与他同行
这位天神是人人共仰的雅典娜。
是她见你如此地忧伤，
就派我来宽慰你的心。”

于是，佩涅洛佩这样说道：
“如果你是一位天神，请你告诉我，
另外一个不幸的人，他生活在阳光下，
还是已被死神抓住，奔赴了哈得斯的冥府？”

模糊昏暗的幻象答道：
“恕我不能告诉你这件事，
你丈夫是活是死，我不能胡说。”

说罢，幻象又轻盈倏忽地从门缝挤了出去，
汇入了空气中，而佩涅洛佩则醒了过来，
觉得做了一个奇异的梦，能清楚地记住梦中经历。
想到这个梦，她心胸开阔了许多。

而那群可恶的求婚者已扬帆起航，
准备将特勒马科斯杀死在归返途中。
在伊塔卡和陡峭的萨墨之间，
有一个小海岛，名叫阿斯特里斯，
海岛的两侧都可以停泊海船，
阿开奥斯人就在那里设下埋伏。

第五卷

——卡吕普索放奥德修斯回家

这时，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
从她所爱的提托诺斯身边起床，
将温暖明亮的阳光送给神界和人间。
众神们，包括至高无上的掷雷的宙斯
开始聚会议事。雅典娜时时刻刻思念着
不幸的奥德修斯，于是向众位天神说道：
“天父宙斯，各位永远的天神，请听我说，
奥德修斯。非常地仁慈公正，善待每一位子民。
如果在他离家之时，没有人感念他的恩德，
那么就让所有的国王都暴戾残忍吧，
告别使人欢悦的慈爱和公正
可怜的奥德修斯，如今正被困在海岛上，
神女神卡吕普索强行留在她的仙府中。
不让他返回自己的家乡，奥德修斯毫无办法，
因为他既无海船，也无同伴，
怎么可能渡过那波涛汹涌的大海？
此刻，特勒马科斯为了打听父亲的下落，
远航到圣城皮洛斯和富裕的拉克得蒙，
那帮求婚者对他十分痛恨，
已经埋伏在路上，准备把他杀死！”

听罢，克罗诺斯之子十分不悦，说道：
“我的孩子，看你在说些什么？
这所有的事情不都是在你的策划之下吗？
你是要让奥德修斯返回以报复那帮求婚者吗？
还有特勒马科斯，我相信你一定能帮助他，
使他逢凶化吉，陪伴着他返回家乡，
让那些求婚者计划落空，返回伊塔卡。”

然后，他这样对心爱的赫尔墨斯说道：
“我的孩子，你是神通广大的神使，
请你前往卡吕普索的岛上，
让她放开奥德修斯，后者独自一人
既无天神的护佑，也无同伴陪伴，

让他驾驶一只小小的木筏，驶向汪洋大海。
在海上飘泊二十天之后，到达斯克列埃。
那里的费埃克斯人与天神是亲戚，
他们一定会尊敬他如同对待一位天神，
殷勤地送他返回自己的故乡，
并送给他无数的礼物，包括金铜和衣物，
和他那份本应带回家乡的特洛亚的战利品
份额相当。你可以放心，命中注定，
他一定会再次看到高耸的宫殿和沃土，
一定能和美貌的妻子和心爱的儿子相聚。”

听罢，赫尔墨斯谨从不违。
他穿上了一双闪亮的金质绳鞋。
穿上它，就会任意驰骋，
迅速地到达大海和大地的每一个地方。
他手中还有一柄手杖，可以点触任何凡人，
既能使之入睡，可能使之清醒。
弑杀阿尔戈斯的天神就这样飞出了奥林卑斯山。
他一直飞行，在皮埃里亚的上空才落在海上，
接着他轻掠过海水，如同一只海鸥，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奋力捕捉，
水中的海鱼，而不顾浪花打湿了羽毛。
赫尔墨斯就是这样轻如水鸟，
越过层层海浪，顺利地落在海岛之上。
他迈步走向女神的洞府，
发现她正在里面。那位美发的女神的
洞里正燃着温暖的柴火，
整个空间都弥漫着一股松柏的清香。
美丽的女神在织机旁忙忙碌碌，
手中拿着一只金梭，欢乐地唱着甜美的歌。
洞府的四周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各种树木，
有杨树、桃树和香气四溢的柏树。
在树林间，各种大羽的飞鸟筑了窝巢，
有猎头鹰、鹞鹰和黑黑的乌鸦。
洞府的岩壁上长满了青青的翠藤，
上面挂着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紫葡萄。
两侧有四股山泉，
吞吐着清香的泉水，

奔驰而下，流向不同的方向。
周围平地上是柔软细嫩的草坪，
有欧芹和紫罗兰。这种美好的田园风光，
使初来乍到的永生的天神也倍觉清爽。
弑杀阿尔戈斯的赫尔墨斯就是这样
观赏着赏心悦目的美景，久久未移动脚步。
终于，他想起了此行的目的，便信步走进洞府。
女神中的佼佼者一看到来客的面容，
就知道是天神的哪一位，因为永远的天神
都具有这种识别能力，即使相距遥远，不曾见过面。
但是赫尔墨斯在洞府中没有看见奥德修斯，
后者正坐在波浪滚滚的大海岸边，
遥望着故乡的方向，
心情悲愁，泪珠滚滚。
女神中的佼佼者，卡吕普索将赫尔墨斯引向
舒适的宽椅，然后问道：
“尊贵的执金杖的赫尔墨斯！今天大驾光临，
不知有何贵干？您可是位稀客。
您尽管提出您的要求，
只要我能办得到，一定鼎力相助。
请进来坐下吧。我要好好地招待你。”

说罢，女神殷勤地摆下精美的餐桌，
在上面摆满了香甜的食物和清凉的仙液。
赫尔墨斯也不推辞，大口地吃了起来。
等到他吃饱喝足之后，
就向女神的佼佼者卡吕普索答道：
“既然你刚才问我此行目的，
我现在就详细地告诉你。
我来到此处，也并非自愿，
但是宙斯威力无穷，
谁也不敢违抗他。
我是奉命穿越大海来到你的海岛上。
这里人烟稀少，没有凡人奉献的
丰盛的羊牛和香醇的美酒。
听说，在你这里住着一位凡人中的俊杰，
他的战友们在特洛亚城下奋斗了九年，
到第十年才攻陷伊利昂，在他们回程时，

得罪了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神力广大的雅典娜。
后者怒气冲冲，在他们回家的途中，
掀起滔天巨浪，使他的所有伙伴都溺于大海，
唯有他一人幸存，被飓风卷到你这里来。
宙斯让我转告你，快点儿放他上路，
因为命中注定，他一定会，回到故乡
见到妻子和儿子，
他不会如此悲惨，
凄凉地终老于这荒无人烟的海岛上。”

听罢，女神中的佼佼者卡吕普索如五雷轰顶，
登时大怒，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大声说道：
“你们这帮可恶的天神，不但专横而且好嫉妒，
看到女神们与自己喜爱的凡人同床共眠，
你们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
定要拆散人家，使人痛苦。
那位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爱上了奥里昂，
你们这样永生、但无聊的天神就个个嫉妒，
直到享用金座的猎神阿尔特弥斯张弓，
将其射死在奥尔提吉亚，才平息了怒火。
又如美丽得墨特尔，与伊阿西昂相爱，
他们狂热地在新犁的田地中做爱，
一连三次，终于被宙斯知道，
后者掷下威力无比的炸雷，将他炸死。
现在，我和奥德修斯结合，
你们又存心捣乱，
当宙斯用炸雷击毁他的海船，
他被飓风卷到我这里来的时候，
是我，把他从水中拯救出来。
我给他可口的美食，细心照料他，
并劝他住在这里，和我作伴，
这样就能够永远快乐，长生不老。
但是，威力无比的、喜掷炸雷的宙斯，
既然决意又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
那么就让他回返故乡吧，我又能如何呢？
可是，我没有海船，也没有同伴，
不能使他穿越汪洋大海。
但是我会向他提供忠告，

使他安然无恙地回到可爱的家乡。”

听罢，弑杀阿尔戈斯的赫尔墨斯说道：
“那你就快放他走吧，别再耽搁，
否则宙斯会勃然大怒，狠狠地惩罚你！”

然后，赫尔墨斯迅速离去。
悲伤的女神只得屈从于宙斯的意志。
前去寻找卓越的奥德修斯。
后者正坐在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大海边，
思念着故乡，思念着亲人，泪珠不断，
美丽温柔的卡吕普索也不能使他开心。
晚上，他会无奈地躺在女神身边，
和卡吕普索貌合神离。
白天，他就会一整天的地坐在海边，
不断地叹息，不断地流泪，
朝着故乡的方向，望眼欲穿。
女神中的佼佼者卡吕普索移到他身边，说道：
“可怜的人啊！请不要这样哭泣，
这样折磨你自己的心灵吧，
我答应你，让你出发离开这里。
但是你必须砍伐林木，做成一只木筏，
在上面铺上牢固的护板，你可以划着它，
越过那淼茫的大海，
我会为你准备足够使用的食物、淡水、
和香甜美酒，还会为你准备一些干净的衣服，
并吹起一股朝向你的故乡的海风，
让你能够顺利地返回家园，
但愿那些神力更加广大的天神，
也能象我一样帮助你。”

听罢，杰出的奥德修斯心中暗暗惊奇。
他试探着用长着翅膀的语言问道：
“女神！为何你改变了主意。
要放我离开？是不是你另有所谋？
要知道大海之上凶险无数。
单单一只渺小的木筏怎能平安渡过？
即使是威力无边的宙斯赐予我顺风，

也难抵达岸边。女神啊，除非你在我面前，
发下毒誓，否则我拒绝离开这里，”

听罢，女神中的佼佼者卡吕普索，柔和地说道：

“瞧！你这个心机很深的家伙！
为了避免上当受骗，竟说出这样的话！
好吧，我就在你的面前发誓。
我以大地、苍天和斯提克斯河，
这些天神甚为重视的名义起誓：
我这样做，绝对不是为了伤害你，
我这样故完全是将心比心，
若我落入象你这样的困境，也会和你的想法一样的。
我要向你证明，我并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女人。
我的心地仁慈而又善解人意。”

说罢，卡吕普索首先返行，
神一样的奥德修斯紧紧跟在后面。
不一会儿，他们就回到了香气四溢的洞府。
奥德修斯坐在了刚才赫尔墨斯坐过的椅子上，
高兴地享用着女神为他准备的食物
和侍女们端上来的香甜的仙液。
女神卡吕普索坐在他的对面，
陪他一起用饭。
当他们满足了吃喝的欲望之后，
女神中的佼佼者卡吕普索这样说道：
“天神的后代，拉埃尔特斯之子，
卓越的奥德修斯，
不久你就能离开这神仙洞府，
回到你可爱的家乡。在归途中，
你会经历无数的苦难，或许那时，
你就后悔离开了我，
抛弃了长生不死的权利。
尽管你不断地思念可爱的娇妻，
我想在容貌，身段和皮肤方面，

绝对不会比她差，要知道，
凡人中的妇女一般难以和女神相提并论。”

听罢，卓越的奥德修斯这样应答：
“ 尊贵的女神，请您不要苦恼。
我这次离开，并不是您在容貌、身段
和皮肤方面，不如我的妻子佩涅洛佩。
这怎么可能呢？您是一位女神，能够容颜长驻。
只是我太想念自己的故乡了，
我希望自己能踏上离别多年的故土。
很有可能，我会在海上经历诸多磨难。
但我返家的决心不会动摇，决不后悔。
以前，我就曾历尽各种苦难。
加上这一次冒险，又有何妨？ ”

这时，夕阳已经西下，夜幕已经降临。
他们二人相伴走入洞府深处的睡房。
欢爱之后，才拥抱着睡在一起。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升上天际之时，
奥德修斯穿上衣衫，
披上精致的斗篷。
美丽窈窕的女神则穿上一件雪白的曳地长袍，
细腰之上束着一条美妙无比的黄金腰带，
她将一条闪亮的头巾高雅地裹在头上，
开始为奥德修斯准备路上需要的物品。
她把一柄青铜铸就、奥德修斯
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大斧交给他。
奥德修斯信心十足地握住那安装牢固的
橄榄木修成的木柄，
然后又接过一把小而锋利的斧子。
他在女神的引导下，
来到了海岛之上最茂密的林木那里，
有杨树、桤树和许多松柏树。
这些高大的树木早已枯干轻浮，
正适合制做漂在水面上的木筏。
女神中的佼佼者卡吕普索指点他
应如何砍伐，便离开返回洞府。
奥德修斯挥斧如风，
一会就砍倒了二十棵树，
并用手斧将它们削去枝桠，

打上笔直的墨墨，利落地削成平板。
这时，卡吕普索又为他送来了硬钻，
他在木板之上，打上了几个孔眼。
用钉子和木条将它们连在一起，
就象技艺高超的木匠制造一只
巨大的海船的底板那样，坚实而牢固。
然后，他又竖起木板，连在一起。
用斜木固定在底板边沿，
做成长长的船舷，
接着，他制作出桅杆、
帆桁和掌握航行方向的木舵。
他还在船舷周围放上许多树枝条，
这样能够抵御海风的袭击。
一会儿，卡吕普索又送来大匹的布料，
奥德修斯很快用它们制成了宽大的风帆。
最后，他竖起了桅杆，系上了风帆，
用巨木做成杠杆将木筏推向大海。

到了第四天，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了。
到了第五天，女神中的佼佼者卡吕普索
帮他洗完澡，穿上芳香柔软的衣袍。
送他离开海岛。在木筏上，女神放上
一皮袋香美的甜酒，一皮袋洁净的淡水，
和一口袋食品，另外有其它各种各样的美味。
女神吹起一般柔和清凉的海风，
鼓起了洁白的风帆，奥德修斯坐上了木筏，
稳坐在木舵旁，他划动着木桨，
越驶越远，他从未闭上眼睛，
一直紧紧地盯着昂星和大角星，
还有大熊星座，人们俗称之为“北斗星，”
在众多的星座之中，只有北斗星是自转的，
而且永不滑落，永不落入俄开阿诺斯长河。
临时前，卡吕普索再三叮嘱他，
让他航行在大熊星座的右边，始终如一。
在茫茫的大海上，奥德修斯连着航行了十七天，
直到十八天，才远远地望见了远方的山峦。
那是费埃克斯人的领地，
如同一块浑圆的牛皮大盾，飘在苍茫的大海之上。

可是，正在此时，海神波塞冬从享受了丰盛祭祀的埃塞俄比亚返回，看到奥德修斯行驶在平静的海面上，不禁心中大怒。

他晃动着巨大的头颅，自言自语道：

“看来，其他天神在我访问埃塞俄比亚之时，改变了对奥德修斯的看法。如今，只要他踏上费埃克斯人的领地，他就可以逃脱出天神降给他的巨大灾祸。不过，我还是要让他吃些苦头！”

说罢，他举起那威力巨大的三叉戟，一边翻搅着海水，一面召唤风神。

霎那间，乌云从天边汇合过来，

东风、南风、北风、西风，

一起挥发他们的能量，在大海上

掀起了层层巨浪，水沫四溅。

猛烈的旋风在海面之上，呼啸直上。

见到天气顿劣，奥德修斯喜悦心情

一扫而光，无限悲伤地自言自语道：

“唉！我是多么地不幸，不知要面对何种命运。

女神曾预言我在返回家园之前会历尽磨难，

看来，她的话一点儿也不假。

一定是至高无上的宙斯集起了如此浓黑的乌云，

吹起了这样猛烈的狂风，

可怜我的末日就要来临！

那些为阿特柔斯之子战死在特洛亚的勇士们，

该是多么幸运啊，比我要幸运三倍、四倍，

在那一天，我也战死沙场该多好啊，

围着佩琉斯之子的尸体，

众多的特洛亚人举着利器疯狂地进攻我。

如果那时我英勇战死，我的美名就会万世不朽。

而如，我要不为人所知地葬身鱼腹！”

他正这样说着，不妨旁边陡然耸起一个大浪，

铺天盖地地砸下来，将木筏打得团团乱转，

奥德修斯被甩出很远，

桅杆也被巨浪摧断，

浪头卷走了桅杆和风帆。
奥德修斯压在巨浪底下，
好长时间都露不了头，
因为一层接着一层的浪花迭压而至。
女神卡吕普索所赠的衣服，浸了水，十分沉重，
过了许久，他才得以露出脸面，呼吸空气，
头发上一绺一绺地流下苦咸的海水，
尽管十分无力，还是没忘掉那条木筏，
他迅速游向木筏，松了口气，总算又捡回了一命。
木筏颠簸在浪头上，一会到了浪尖，一会儿又跌入浪谷，
就如同密集茂密的蓟丛，
在秋风的吹动下，来回摇摆不停。
木筏在大洋面上，也是这样上下左右运动。
一会儿，南风将它抛给北风。
一会儿，东风又把它推向西风。

这时，美足的伊诺，又名琉科特埃的女神。
看到了奥德修斯。她原本是一位凡人，说人间的语言，
后来成为永生不死的快乐的海中女神
看到奥德修斯险情环生，她不禁心生怜悯，
就化身为一只海鸥，落在了木筏前头，
神异地开了口，对奥德修斯说道：
“ 可怜的奥德修斯，你做了什么事，
竟让波塞冬如此地折磨你？
不过，他尽管劝怒，却不能伤害你。
如果你还有脑子，就仔细听好，
按我说的去做：赶紧抛弃这小小木筏，
脱掉这些沉重的衣服，将它们抛入大海。
然后，你要奋力地双手划水，
游到对面弗埃克斯人的国土。
一踏上那里的土地，你就可以脱险。
现在拿走这块方巾，垫在你的胸下，
它会飘浮起你，为你挡开灾难，
一旦你的双手抓住了陆地，就赶紧将它，
扔到水中，要尽你所能抛得越远越好。
然后，你就可以放心地大步离开。 ”

说罢，善良的女神将方巾交给他，

自己则转身跃入深森的大海。
如同一只海鸥，一头扎进了深水之中，
木筏上留下了心情烦躁，
犹豫不决的奥德修斯。
他内心权衡着，自言自语道：
“这位女神是不是有意捉弄我，
怂恿我抛开这条木筏，孤独无依，
我看，我还是断续保留它，
只要它还未被风浪击碎，我就依靠它。
一旦它成了碎片，我再跃入大海，
奋力游向海岸也不迟。
而那最近的陆地离此也十分遥远。
对，就这么办吧，这个方法最妥当。
卓越的奥德修斯正在权衡着，
波塞冬推卷着巨浪又一次砸了下来。
铺天盖地，无处可逃。
如同一堆干燥轻飘的野草，
在狂风的劲吹席卷下，
扬得四处都是，零零散散地落在地面。
小小的木筏也被打得七零八落。
不幸的奥德修斯幸运地抓住了一条木板，
他骑在上面，脱掉了沉重的衣服，
把伊诺赠给白方巾放在胸下，
一头扎入水中，双臂挥动起来。

心中思考着，自言自语道：
“姑且放过你吧，让你就这样漂泊。
在到达前面的陆地前，你会遭受不少的苦难。
这会儿，你大概尝够了苦头儿了吧。”
见次情状，海神波塞冬摇着头，
说罢，波塞冬鞭打他的长鬃烈马，
返回他的宫殿，金壁辉煌的埃盖。
宙斯之女，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得以发挥神力，
她遣走了东、南、西风，
只留下了北风，命他劲吹着，
为奥德修斯在身前打开一条水路，
推动着他尽快地游向费埃克斯人的领地，
尽早地摆脱掉死神的追击。

就这样，奥德修斯在波涛汹涌的海中，
漂泊了两天两夜，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末日来临。
直到第三天，海面终于静柔和，风神已去。
这时，他平放眼望去，
惊喜地发现不远的前方有一片陆地，
他是如此欣喜若狂，精神百倍，
有如一位孝顺的儿子，整日守得在久病不愈、
即将离世的慈爱的父亲床边，
忽然发现父亲的病情有好转，
摆脱了死神的纠缠，有了康复的希望那样，
兴奋快乐之情溢于言表。见到了不远处的陆地，
奥德修斯就是如此地兴高采烈。
他更加努力地划向前方，内心充满了希望。
他离陆地越来越近，这时，他听到了可怕的巨响，
正是浪花扑打石岩的声音。
海水呼啸着冲向坚硬的海滩，
淹没了岸上一切，水沫溅出老远，
岸边既无法泊船，也无法登陆，
面前望到的是一片光滑而高耸的石壁。

见状，奥德修斯登时凉透了心，
四肢也失去力气，忧伤地自言自语道：
“难道天神故意捉弄我？”
当我看到陆地，欣喜若狂地游来时，
矗立眼前的却是无法登陆的悬崖峭壁！
这里的巨浪如此凶暴，
石壁这样光滑笔直，
也许不等我爬到半山腰。
浪头的巨手也会从后面将我再卷入大海。
即使我耗尽了力气，也会徒劳无功。
无法在岸上站住脚，如果我断续向前游。
寻找可以登陆的海岸。
那也是吉凶难测，海水中什么凶险都有，
天神也许会派海中水怪袭击我，
海神安菲特里泰不就生下了许多水怪吗？
看来，威力无边的波塞冬依然
未平息他的怒火，处心积虑地惩罚我，

执意要让我丧命于浩淼的大海！”

正当他内心权衡之际，
一个大浪朝他打来，将他卷向陡峭的石壁。
如果不是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赋予他灵感，
他一定会被撞得粉身碎骨，如同飞溅的水沫。
危急之中，他伸出双手，深深地插住崖缝，
牢牢地抓住，死不放手，直到浪花溅入他的胸前，
但是在浪头回退时，巨大的拉力却将他拽入大海。
从高高的石壁，落进深深的海水之中，
就象一只足上有吸盘的章鱼，强力地吸附在石岩上，
被别人的力量狠命地拽了下来一样。
奥德修斯手掌上的皮层留在了崖缝中，
自身落入大海，淹没在浪花底下。
在这样的险要关头，他很可能被死神抓住，
幸好，雅典娜又使他急中生智，
在波浪又一次冲向陆地时，
他顺着水流的方向，努力向前游去，
并仔细盯着海岸，看什么地方能够登陆。
终于，所幸天无绝人之路，
他发现了一条入海的河流，周围没有悬崖峭壁。
也没有滔天巨浪，他向那里奋力游去。
心中暗暗地这样祈祷着：
“慈悲的河神啊，虽然我不知您姓氏名谁，
但请你发发善心，救救我这个亡命之徒！
我刚刚摆脱波塞冬的捕杀，逃到你的怀抱中来。
我相信一个可怜的流浪汉的请求，
任何天神都不会置之不理，
求求你！河神，请您帮助我吧！”

说罢，河流真的停止了流动，
一切都和平宁静，使奥德修斯安全游过。
可怜的英雄终于登上了陆地。
可是，他已两眼昏花，浑身无力，
全身被苦咸的海水泡得肿胀起来。
耳中、鼻中不断地向外流着海水，
他大口地喘着粗气，难以支持，昏倒在地。
等他再次苏醒过来，恢复了清醒的理智之后，

就将身前白方巾摘了来，
用力抛向咆哮的大海，善良的伊诺
伸出长长的手臂，将它拿住。奥德修斯挣扎着，
离开了河口，倒在了茂盛的芦苇丛中。
他亲吻着生产粮食的肥沃的土地，
心下十分哀伤，这样自言自语道：
“唉！可怜的我，将来我会遇到什么灾难呢？
也许今晚我就会死在这条河边。
因为夜晚的寒气太盛，还会降下冰冷的露水。
我滴水未粘，全身湿透，又软弱无力，
到了早上，还会从河上吹来冷飕飕的凉风。
如果我用尽力气，爬过这个斜坡，
躲进那片树林，或许能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睡上一觉，
使自己好好地得到休息，
还可以做一个好梦！只是，
在昏暗的树林中，我可能会成为野兽口中的美食。”

他权衡再三，觉得还是后一个方法更可行。
于是，他爬过斜坡，不久便进了那片树林。
林间一块平坦的草地上，长着一丛灌木，
与一丛橄榄树紧紧相接，下方有一块
安全的所在，上方是枝枝相接的藤木，
密密实实，雨水滴不进，大风吹不进。
奥德修斯钻到下面，见满地是厚厚的落叶，
就双手胡划几下，堆起一个大堆，
即使有二、三个人睡在这里也绰绰有余，
不怕任何寒气，不担心任何露水。
看到如此理想的小窝，历尽苦难的奥德修斯，
喜上心头，他马上钻进了堆起的落叶下面。
就好象在郊外野营的人，
将干枯的树叶埋入烧黑的木炭底下，
不用再担心会缺乏火焰。
奥德修斯就这样躺在了落叶下面。
见他躺好，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召来了睡神，
后者双手合上他的眼皮，
使他陷入沉沉的睡眠，
暂时将疲乏劳累抛在一边。

第六卷

——年轻的公主拯救落难的奥德修斯

就这样，多灾多难的奥德修斯，
同于极度疲乏，在枯叶底下，沉沉地睡去。
而在他熟睡之时，目光炯炯的雅典娜
则飞行到费埃克斯人居住的城邦。
以前他们住在许佩里亚。
和横行霸道的库克洛普斯人为邻。
后者十分强大，但不友好，时常欺侮他们，
于是，天神一般的璃西托奥斯率领民众，
搬到了这里，远离那些以面饼为主食的强人。
在这里，他们建造了一排排的房屋，并在外面筑起了围墙，
形成一个坚固的城池。他们还修建宙宇，敬祀天神，
并划分了广阔的土地。这之后，璃西托奥斯
奔赴了冥府，把位置传给了聪颖的阿尔基诺奥斯。
这时，目光炯炯的雅典娜来到了他的宫殿。
盘算着如何挽救奥德修斯。
她进入了一间精美的睡房，
是阿尔基诺奥斯之女、璃西卡娅的休息之所。
她美貌如花，堪与神女相比美，
在睡房外面的门柱两侧，守候着两位年轻姑娘。
她们也是非常地美丽俊俏。
雅典娜移步来到公主的床前，
轻盈得好象一缕轻风，她化身成
以航海闻名的狄马斯的女儿的模样。
后者与公主同龄，是要好的朋友，
幻影悬在公主的头顶，这样说道：
“我说，璃西卡娅，你母亲怎生了你这么一个懒姑娘？
你马上就要出嫁，成为新娘，
而你穿脏的衣服都扔在那里，没有洗净！
如果你出嫁那天，穿上洁净美丽的衣裙。
人们必定会称赞你是一位勤劳美丽的好姑娘。
这会给你的你父母和家庭带来无上的荣光。
明天早上，让我和你一起去河边吧，
把那堆衣服统统洗个干净。
因为，不久，你就会成为别人的妻子的啦！”

你不但是位公主，而且十分幸运。
得到众多费埃克斯优秀年轻人的追求。
别忘了！明天早上去向你父亲请求，
让他给起骡车，驮着需要清洗的衣服，
比如腰带、衬衫和盖巾之类。
那条河离城市比较远，所以，
我认为坐着骡车去更为合适。”

说罢，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就回到了奥林卑斯。
奥林卑斯山是天神们的家园，永远不败，
从未刮过风，从未下过雨，更没有下过雪。
蓝蓝的天空，永远湛蓝无比，没有一丝儿云彩。
一切都是亮晶晶的在那里，
永生的天神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就是回到了这样的神仙世界。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升上金座时，
公主璃西卡娅从梦中惊醒。
她十分惊讶自己竟做了那样一个梦。
于是赶紧跑到父母的房中，向父母说知。
当她跑到父母卧房时，父亲正准备出门，
去和大臣们商议要事。
母亲则坐在屋中，
在侍女的陪伴下，纺织着紫色的羊毛线。
她走近亲爱的父母，向他们说道：
“亲爱的父亲，请给我那辆高大的骡车好吗？
我要用它拉着成堆的需要洗的衣物。
前往河边洗干净。你需要穿着洁净的衣服，
这样和大臣们聚会时才心情舒畅。
您还有五个儿子，有两个已有妻子。
另外三个还年青，需要别人照料他们，
为他们洗净衣服，好干干净净地进舞场，
以赢得姑娘的芳心，这些事情，
就由我这个女儿来操办吧。”

她说了许多，但是不好意思说出真正的意图，
好在聪颖的父亲明了于心，说道，
“我的孩子，我当然答应你的要求，

仆从们会为你套好高大的骡车，
并在车上遮上宽阔的篷布。”

听到国王的吩咐，仆人们赶紧动手，
他们推出一辆高大坚实的车子，
拉出一匹健壮的骡子，套在轭架上，
公主则将自己的衣服装上了骡车。
慈爱的母亲为她准备了一大箱
香甜的食品和美味的菜肴，
她还在皮袋中装满了酒，也放在车上，
最后，她还送给女儿一瓶芳香的橄榄油，
在她和侍女们洗完澡后，
可以涂在身上。
一切准备妥当，
公主一手抓住缰绳，
一手挥起鞭子，使骡子开始前行。
健壮的骡子就这样驮着衣服、
公主和陪侍出行的侍女们。
不久，她们就到了清澈见底、长流不断的河边。
水是如此地洁净，即使是再肮脏的衣服，
也能洗涤干净。姑娘们在河边勒住骡车，
松开轭架，放出了骡子，
让它自由地在岸边走来走去，
啃食地上的青草。
然后，他们从车上把衣服都抱到河边，
浸到了水中，开始噼噼啪啪地砸起来。
姑娘们欢笑着，看谁干得又快又好，
一会儿，她们就把一堆衣服洗得干净洁白，
并展开铺在河边干净的鹅卵石上，
整整齐齐地，好让风吹干，太阳晒干。
接着，她们都跳入清凉的河水中，
愉快地沐浴，之后，又在全身涂上芳香的橄榄油。
做完这一切，她们围坐在河边，
尽情地享用香甜的食物。
等待衣服干了之后，好收拾起来。
在这一段时间里，她们摘掉盖在脸上的面巾，
玩起了抛球游戏。白臂的璃西卡娅，
领头唱起了美妙的歌儿，就好象猎神阿尔特弥斯，

在崇山峻岭之间，愉快地猎捕
凶猛的野猪和敏捷的鹿群，
和其他生活在山林中其他的宙斯之女。
一起游戏，尽管其他女神也风采逼人，
但勒托还是一眼就从她们中间认出
自己的爱女，因为阿尔特弥斯的额头宽大美妙，
其他女神不能相比。
在秀美的姑娘中，璃西卡娅也是如此地出众。

晒在鹅卵石上的衣服基本上晒干，
公主和侍女们一会儿就要收拾起来，返回王宫，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想到还应做一件要紧的事，
就是必须使沉睡的奥德修斯醒过来，
见到美丽的公主，好通过她进入费埃克斯人的城邦。
这时，公主正向一位侍女抛球，不巧，
落入了水中，姑娘放声尖叫，
她们的喊声将奥德修斯惊醒。
他立即坐了起来，心里想到：
“这是什么地方？什么人住在这里？
还有这些姑娘们的尖叫声，
是来自美好的、生活在峰顶、水边
或山中草地上的神女，还是普通的凡人妇女，
她们也操着凡人的语言？
我还是亲自去看着吧，
看看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奥德修斯便从落叶中爬出来，
并伸手从树上折下一根枝叶茂盛的树枝，
遮住了自己的下身。他充满信心地向
姑娘们走去，如同只凶猛的狮子。
大大的眼睛冒出火光，顶着暴风骤雨，
奋力地扑向羊群或牛群。
因为它太饿了，即使是羊圈
也敢于闯进去。现在的奥德修斯也是被逼无奈，
壮起胆子，顾不上自己一丝不挂，
勇敢地问姑娘们走去。他满身泥污，
浑身肿胀头发乱蓬蓬的，
可怕的样子吓得姑娘们尖叫着，

四散奔逃，只有公主璃西卡娅站住不动，
她盯着奥德修斯看，因为雅典娜
已经给她注入巨大的胆量，使她面对危险也镇定自若。
看到这位美丽的姑娘站在面前，
奥德修斯，心中仔细权衡：
是跪下去，抱住姑娘的双腿请求
还是距离远一点，礼貌地请求，
姑娘施与食物和蔽体的衣服？
最后，他觉得后一种方法更可行，
距离远一点，礼貌地请求，
如果唐突地抱住姑娘的双腿，她大概会羞涩。
于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运用说话艺术：
“美丽的姑娘，请恕我冒昧，
不知您是位女神，还是一个凡人姑娘，
如果你是一位天神，那么从面容、
身段来看，十分象宙斯的爱女
猎神阿尔弥特斯，如果你是位凡人姑娘，
那么你的父母兄弟一定会十分幸福。
你美如神女，定让他们骄傲。
特别是你唱歌跳舞时，
给他们带去比别人多三倍的幸运。
不知哪个男子有这样的福气，
能够送上优厚的聘礼，将你娶回自己的家，
真的，我还从来见过俊美的男人或女人，
能象我今天来见到你这样令我吃惊。
在得洛斯岛的阿波罗的祭坛旁，
有一棵嫩绿的棕榈树。
那次，我是率领着众多将士前往，
遭到了众多的苦难，但我一见到那棵棕榈，
我就惊呆了，没想到在大地之上还有如此俏丽的树木！
美丽的姑娘，我见到你也是这样的惊讶。
以至于我自惭形秽，不敢抱住你的双腿，
我刚刚从灾难中逃脱出来，自从风暴把我，
从奥古吉埃岛卷走，到昨天为止，
我已在沿森的大海上飘荡了二十天。
天上的天神安排我到了这里，
也许我还会继续遭受折磨，我知道
天神是不会停止对我的惩罚的。

我应该是很幸运的，在我踏上海岸后，
第一遇见的，就是美貌如花的你，
请施与我一些衣服吧，假如你有的话。
再告诉我该如何进到城里，
我会诚心地祈求宙斯，让他给你一切，
温暖的房子、可心的丈夫和家庭的和谐。
这样的幸福胜过世上其它的一切，
夫妻美满地生活着，会让仇敌嫉恨无比，
但会让亲朋好友十分舒心，
而且和谐的夫妻也会获得美好的名声。”

听罢，白臂的璃西卡娅这样答道：
“陌生人，看来你不是恶徒，也不是傻瓜，
至高无上的宙斯主宰神界和人间，
他随心所欲地将各种命运赐予凡人，
现在他把厄运放到你头上，你必须服从。
陌生人！你现在在的是我们的城邦，
有我们在，你绝对不会缺衣少食，
我们充分地满足一个流浪汉所需的一切。
我会告诉你如何进城，这里住着什么民族，
拥有这片土地的城邦的是费埃克斯人，
我是国王，勇敢的阿尔基诺奥斯的女儿。
我父强有力的地统治我们国家，是城邦力量的象征。”

说罢，她向四散奔逃的侍女们喊道：
“别逃了，姑娘们！你们见到的只是一个善良的男人，
他不是强盗，也不是敌人，
他不会，也不可能侵犯我们的领地，
因为天神永远护佑着我们！
我们远离其它民族的国家，
居住在遥远的大海边，没有其他外族人来过这里，
这个男人是刚逃出险境的流浪汉，
他急切地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应当尽自己所能，
照顾好他，因为宙斯怜悯一切流浪汉，
我们的礼物虽轻，却能表达我们的深情厚意。
姑娘们，快把食物和美酒准备好，
让我们先为他找一个隐蔽之处，好好地洗个澡。”

听到公主的吩咐，侍女们不再惊怕，
她们遵照阿尔基诺奥斯之女璃西卡娅的吩咐，
引着狼狈不堪的奥德修斯走到了一个隐蔽之处，
把衬衫和衣服交给他，
又放上一个金瓶，里面装着芳香的橄榄油。
侍女们指点着他到河中去洗浴，
这时，奥德修斯对侍女们说：
“姑娘们，请你们离开，
我自会将我身上汗渍和盐垢洗掉，
再涂上柔滑的橄榄油，我已好久未使用它了。
我羞于赤身裸体地在别人面前洗澡，
尤其是你们这些秀发飘飘的姑娘们。”

于是侍女们扭头走开，向公主报告，
而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则仔细地沐浴着，
他从后背和肩都洗去了大海中
得到的盐渍和污垢，
全身都洗干净之后，他涂上了，
芳香柔滑的橄榄油，
又穿上的公主送给他的松软的衣服，
他收拾完后，干净清爽，
而且宙斯之女雅典娜使他看起来更加高大英俊。
屈卷的头发从头顶垂下来，如同水仙花朵，
又象一位技艺高超的匠人在银器上镀一层金，
在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的指点下，
做成一件精美的礼品，奥德修斯的头和肩上，
也这样笼罩在雅典娜赐予的迷人的风采之中，
他神采奕奕，精神抖擞地走了出来，
鬢到远处的沙滩上坐下，姑娘们见了心中称奇。
璃西卡娅对侍女们吩咐道：
“白臂姑娘们，请听我说。
看来他来到我们的国土上，
不象是违背了奥林卑斯众天神的意志，
刚才他还破破烂烂，容貌可怕，
可现在，一经洗浴，他如天神般光彩夺目，
我真希望我未来的丈夫也象他这般威武，
不知他是否愿意永远留在这里，姑娘们！
你们赶紧拿出吃的喝的，热情地招待他。”

听罢，侍女们谨从不违，
立即把美酒和食物放到了奥德修斯面前，
历经千辛万苦的他已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
看到面前的美食，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这时，白臂的璃西卡娅又有了个新主意，
她首先把骡子套进车轭，自己登上车子，
然后大声对奥德修斯喊道：
“来吧，陌生人，由我给你带路，进城去吧。
你可以前往我父亲的宫殿，
能够结识许多上层的权贵，
看样子你不愚笨，我想，你能够做到，
在我们的骡车还没有进城以前，
你可以跟在车子后面，和我们一起走，
可是，到了城门口，我们就不能同行了。
我们的城池周围是高高的围墙，
两边是美丽的港湾，中间有狭窄的通道，
以供海船出入停泊，它们各有自己的位置。
在海神波塞冬的神庙周围，是一个大广场，
地面平铺着巨大的石块，人们习惯于
在那里整理航海用具，比如搓缆绳，
制风帆、磨船桨，费埃克斯人虽不擅用弓箭，
却对航海技术甚为精通，
愉快地驾着快船行驶在广阔的海面上，
他们之中有些人十分粗鲁，见到你我走在一起，
就会造出一些可怕的谣言。
某个水手或许会这样指责我：
‘璃西卡娅旁边的那个英俊的男人是谁？
她是从哪儿找他的？或许他会成为公主的丈夫，
也许是璃西卡娅从大海上找到他的，
因为我们附近没有其他的民族，
也或许是，公主祈求天神，赐给她一个丈夫，
天神果然允诺，就把他送了来。
她可真能干，放着这么英俊潇洒的
费埃克斯小伙子不嫁，
竟然自己出门寻找夫婿。’
人们就会毫不客气地责备我。
而别人做了这样的事，我也难以容忍。

竟然在慈爱的父母仍健在时，违背他们的意志，
自作主张地同陌生男子来往。
所以，陌生人，你要听我的话，
就可以得到我父亲的帮助，回到你的故乡，
你往前走，就会发现一片属于雅典娜的树林，
林中流浪着清凉的山泉，周围是绿油油的草地，
我父亲的茂盛的葡萄园就在那里，
在那里喊一声，城中人便可听到。
你就在那里暂时一停。
我们驾驶车子，进了城门，回返宫殿。
宫殿的位置人所共知，即使一个小孩子。
也能把你准确地引到，你会看到，
我父阿尔基诺奥斯的宫殿式样风格十分独特，
与其他费埃克斯人的房屋绝不相同。
当你走进宫中时，不要停留，
直接奔过大厅，一直找到我的母亲，
她坐在红红火炉旁边，
手中拿着线锤正在纺紫色的羊毛，
看到她的样子，你会暗暗称奇。
在她的旁边，端坐在椅子上的，
就是我父阿尔基诺奥斯，
他喝着酒，逍遥自在，
你可以走过他，直接到达我母亲身前，
双手抱住她的膝盖，恳求帮助，
她心肠软，即使你家远隔万里，也会答应你。
只要你能讨得他的欢心，
那么你回到故乡就不成问题。
不久，你就会踏上故土，见到亲人。”

说罢，她扬鞭策马，
在她的驱赶下，骡子快跑起来。
离开了水流清澈的大河，一路上，
公主赶着骡子，控制住它的速度。
这样跟在车后的侍女们和奥德修斯能赶得上。
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回到了
属于雅典娜的树林，奥德修斯停了下来。
他立即向宙斯之女雅典娜祈祷，
“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请听我的祈祷。”

在那天，您没有听见我的祈祷，
所以海神的波塞冬处罚了我，使我受尽了苦难。
这一次，请让我得到费埃克斯人友好接待。”

雅典娜听到了他的祈求，点头应允，
她不便在奥德修斯面前显形，
因为她还是对叔父波塞冬有所顾忌，
后者对奥德修斯的怒气要到他返回家乡后才能平息。

第七卷

——拜见国王，奥德修斯受到热情招待

正当奥德修斯在树林中向雅典娜虔诚祈祷时，
公主驾着骡车，在侍女陪同下进了城门，
然后直奔父王阿尔基诺奥斯的宫殿。
到达宫门后，她的神一样的兄弟们，
欢快地迎了出来，将洗干净的衣服抱进宫中，
将骡子宽下轭架，拉进畜棚。
而公主本人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负责她的起居的、来自阿佩拉的欧律墨杜萨点亮了火把。
多年以前，欧律墨杜萨坐着海船来到这里，
被当作礼物，送给了阿尔基诺奥斯，
后者是费埃克斯人十分尊重的国王。
从小，她就尽心尽力地扶养璃西卡娅。
见公主回来，她就点亮了火把，准备晚饭。

奥德修斯见时间差不多了，便举步向城门走去。
怀着善意，雅典娜降下一片浓雾，将奥德修斯罩在其中。
这样，就避免了被粗鲁的费埃克斯人看到。
他们会言出不逊，盘问他的来历。
正当奥德修斯要进门之时，
正在碰上一个小姑娘，双手托着水罐。
她是目光炯炯的雅典娜的化身。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看到她，问道：
“姑娘，不知你能否为我引路，
我是一个外乡人，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
我的故乡离这儿十分遥远，
对这里的一切我都很陌生，
所以，请你带我去这里的国王阿尔基诺奥斯的宫殿。”

听罢，雅典娜这样回答：
“当然可以，我的外乡的伯父，
阿尔基诺奥斯的宫殿恰巧就在我们家旁边，
我会为你引路，请你跟在后面，
别盯着过路人，也别再向他们问路，
因为我们城里的人们心胸不太宽广，

若有陌生人来，他们总是十分冷淡。
他们有很高的航海技术，波塞冬护佑他们，
能驾驶着大海船自由地行驶在大洋之上，
速度如迅飞的鸟儿，又如一闪而过的念头。”

说罢，雅典娜轻快地在前面引路，
奥德修斯一言不发地紧跟其后。
神通广大的雅典娜依然在他身边
罩上一片浓雾，这样他虽然穿行在人群之中，
却没有被精于航海的费埃克斯人发现。
这样的效果，正是雅典娜所需要的。
一边走着，奥德修斯一边欣赏，
对那些海港和停泊整齐的大海船赞不绝口，
还有大大的广场、高大坚固的城墙
和竖立的围栅，一切都让人惊叹。
最后，他们来到了阿尔基诺奥斯华丽的宫殿门前，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对他说：
“外乡的伯父，到了，这就是国王的宫殿。
里面正举行王公大臣的酒宴。
你大胆地进去吧，不要害怕。
一个有勇气的人，不管做什么事，
都会马到成功，即使是在异国他乡！
进宫之后，你可以直接去见王后阿瑞塔，
他们来自同一个民族，海神波塞冬
与佩里波娅结合，生下了璃西托奥斯，
佩里波娅是英武的欧律墨冬的幼女，
长得美妙绝伦，其父欧律墨冬是巨人族的首领，
后来他不但使巨人族毁灭，而且也送了自己的生命，
波塞冬和佩里波娅的儿子璃西托奥斯，
成为费埃克斯人的首领，他又生下了
两个儿子：瑞克塞诺尔和阿尔基诺奥斯。
瑞克塞诺尔结婚后还没生下儿子，
就被阿波罗一箭射死，留下了孤女阿瑞塔，
长大后，她嫁给了叔父阿尔基诺奥斯，
丈夫对她甚为敬重，十分亲爱她，
在所有为丈夫照料家务的妇女中，
没有一个能与她所受的尊敬相比，
她不但受到丈夫的尊重，还受到儿女们，

子民们的真心拥戴，如同对待一位女神，
当她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所有人都向她表示自己的敬意。
因为她公正大度，心胸宽广，
善解人意，擅长解决男人之间的纠纷。
只要你能讨得她的欢心，
那么你就很快可以回到故乡。
踏上故土，见到亲人。”

说罢，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转身离开了
美丽的斯克里埃，飞越大海，
到达了马拉松和繁华的雅典城，
鬢进了埃瑞克透斯高大坚固的住所。
此时，足智多谋的奥斯德修仍然
站在阿尔基诺奥斯的宫门前，反复考虑。
英武的阿尔基诺奥斯壮丽的宫殿，
如同灿烂的阳光或明亮的月光，
宫门由青铜前成，两侧延伸的围墙
也是青铜表面，顶部装饰着珐琅顶，
大门是黄金铸成，保护着壮伟的宫殿。
门坎是青铜的，两边各有银质的门柱，
门楣也是白银制成，门环则是黄金。
宫门口两侧有黄金白银铸成的狗，
这是匠神赫菲斯托斯的杰作，
它们是永远不败的宫门卫士，
日日夜夜地守卫着阿基诺奥斯的宫殿。
大厅的沿墙两边摆放着许多座椅垫，
椅子上垫着巧手的妇女精心编织出来的坐垫，
费埃克斯的主公大臣们经常在此聚会，
享用着酒饭，因为他们都非常富有，
在坚硬的底座上站着许多黄金铸成的
年轻人，燃烧的火把就插在他们手中。
在火光之中，人们在厅上快乐欢宴。
宫中忙碌着五十名女仆，
有的用石磨将麦米磨成面粉，
有的在机前面忙个不停，摇着线杆，
如同在风吹拂下摇摆不定的枝条，
又好象光洁的麻布上流淌的橄榄油。
费埃克斯男子是航海能手，

而费埃克斯女子精于纺织，
他们的伟大的才能是雅典娜的赐予。
在离宫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果园，
需要四天才能耕完，边沿插着篱笆。
果园之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果树，
有犁、苹果和石榴，个个枝繁叶茂，
果实累累，另外还有芳香的无花果和橄榄。
它们是常绿植物，天论寒暑冷热，
无论春夏秋冬，它们都结着硕大的果实。
在温和的西风的吹拂下，
果树生长着，结着果，毫不间断，
一批又一批，梨子成熟丰收梨子，
苹果成熟丰收苹果，葡萄成熟丰收葡萄，
无花果成熟丰收无花果。里面还有一个
专门生产葡萄的果园，正是葡萄丰收的时节。
有的葡萄铺在大片面积的地面上，
等着被太阳晒干，有的正被酿成美酒。
许多人们在摘着紫葡萄，那些不熟的
继续留枝头，等着成熟。
还有的花朵则刚刚落下，露出嫩绿，
最后排的葡萄藤爬满了菜地，
菜地之中有各种各样新鲜的蔬菜。
灌溉十分便利，旁边就有两股泉水，
一股专门用来灌溉果园，
另一股从地下管道流进宫殿，
好让宫中的众人和市民取用。
这就是天神对阿尔基诺奥斯的恩赐。

饱尝了艰辛的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在尽情观赏了一遍美景之后，
就信步迈过门坎，进入宫中。
这时，费埃克斯的主公大臣们，
正在向弑杀阿尔戈斯的赫尔墨斯行奠酒仪式，
在睡眠之前，人们总是将最后一杯酒献给他。
这时，历尽千辛万苦的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依旧罩在浓雾之中，别人看不到他。
直到他到了阿瑞塔和阿尔基诺奥斯的座前，
跪下来，双手抱住阿瑞塔的双膝，

他身上的迷雾才消失，大家看到这位不速之客，
神奇般地在宫中，一个个面面相觑，
心中纳闷望着他，直发呆。
神一样的奥德修斯向王后恳求道：
“天神般的瑞克塞诺尔之女，高贵的阿瑞塔，
我刚从巨大的灾难中逃脱出来，
跑到你和你丈夫的膝下请求帮助，
还有所有在大厅内的主公大臣，愿至高无上的天神，
赐给你们美满幸福的生活，
愿你们的儿子都能很好地继承你们的财产
和你们在公众中所得的荣誉和名声，
请求你们帮助我返回故乡，和亲人团聚。”

说罢，奥德修斯便靠近炉火坐下，
大厅里鸦雀无声，直到埃克涅奥斯，
德高望重的老英雄打破了沉寂。
他见多识广，善于演说，
怀着善意，他对大家说道：
“阿尔基诺奥斯，这太丢面子了，
让远方来的客人坐在炉火旁，
大家鸦雀无声，只是在等你的吩咐。
请你把客人请到宽椅上，
再吩咐仆人端来香甜的美酒，
好让我们祭奠喜掷炸雷的宙斯，
这位至高无上的天神的护佑着
所有向别人恳求的流浪汉，
让仆人们端出丰盛的食物吧。”

听罢，心地豪爽的阿尔基诺奥斯，
便双手扶住奥德修斯，将他
让到舒适的宽椅上坐下，
让刚才坐在自己的身边的儿子拉奥达马斯让出座位，
后者是国王十分宠爱的儿子。
女仆端来一个水盆，
请奥德修斯把双手伸到盆上方，
然后用一个金罐倒水给他冲洗，
接着又在他身边摆上了一个餐桌，
上面有各种美味佳肴，请外乡人吃。

受尽磨难的奥德修斯享用起美食来。
这时，阿尔基诺奥斯又对仆人说道：
“潘托诺奥斯，在调缸中调好酒，
给每位客人的酒杯都倒满，我们要向
护佑请求帮助的流浪者的宙斯行奠酒。”

潘托诺奥斯听从吩咐，很快调好了酒，
然后给每一位客人的酒杯都注满。
大家虔诚地向宙斯行酒，之后才畅怀大喝，
这时，阿尔基诺奥斯对大家说道：
“请听我说，费埃克斯人的各位王公大臣们，
我要向你们大家说出我心中的打算，
大家已经酒足饭饱，先回家要歇吧。
明天一早，我还要邀请更多的人来，
在我的大厅宴请大家，并向永生的天神，
敬献丰盛的祭礼，然后我们来商议，
送这位客人回乡的事宜，怎样才能使他，
一路顺风，不再受苦地回到自己的故乡，
或许他的家乡远在天边，
我们也一定要尽我们所能帮助他。
以后，他就会承受在他母亲生他时，
命运女神们为他编织的生命之网。
如果他是上天的一位天神
那么他此行的目的，我们无法得知，
在这以前，天神对我们毫无隐瞒，
总是在我们面前显出原形，
在我们向他们敬献丰盛的祭礼时，
也和我们坐在一起，一起畅快地饮酒。
如果他们和我们在路上相遇，
也从来不躲开我们，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后代。
如同库克洛普斯人和凶残的巨人族一样。”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说道：
“阿尔基洛奥斯，您千万不要那么想。
从身型、从容貌，我怎能比得上永生的天神？
我仅仅是一个有生有死的凡人而已。
你们所认识的最痛苦的人，
一定没有我所受的苦难那么沉重，

但是，我所以能遭到这么多的苦难，
完全是由于天神的意志。
我心中虽然痛苦万分，
但还是需要马上用晚餐，
因为我的肚子太不争气，已饿得咕咕叫了，
现在吃喝的欲望胜过了
痛苦带给我的折磨。
我如今最需要的是首先填饱肚皮。
明天一早，请你们帮助我，
让我能够早日登上归乡的旅程。
我多么渴望见到我亲人、家产、
众多的仆从和高大雄伟的宫殿啊，
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

听罢，大家点头赞赏，
认为这个外乡人说得很有道理，
他们一致请求国王尽力地帮助这个外乡人。
他们又行过奠酒礼，喝足了美酒，
然后各自回到各自的家中，好好安歇。
客人都走了后，阿瑞塔和阿尔基洛奥斯，
一起陪在奥德修斯的身边，
等仆人们把餐具收拾走了以后，
白臂的阿瑞塔开始询问，
因为她已认出奥德修斯身上的衣服
出自宫中女工之手，就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陌生的朋友，远方来的客人，
我冒昧地开口，询问你的来历，
你是谁？从哪是来？是谁给你了这身衣服。
你刚才说你是飘洋过海来到此地，可是真的？”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这样答道：
“说来话长，尊贵的王后，
我这些年来遭受的苦难一时难讲清楚。
不过，我还是先回答您提出的问题吧。
大海之中，有一座叫做奥古吉埃的海岛，
它是老海神之女，聪明的女神的卡吕普索的领地，
她长发飘飘，令人可怕，独自居住，
和其他天神、凡人毫无来往。

我和同伴航行在浩淼的海洋上，
被至高无上的宙斯掷出的炸雷
击得四处飞散，海船粉身碎骨，
同伴们葬身鱼腹，唯有我一人，
侥幸抓住了船板，才算拾回了一条性命，
我在海面上，一直漂流了九天，
到了第十天的漆黑的晚上，天神把我推到了
卡吕普索的奥古吉埃岛。长发飘飘的她，
将我从海中救起，照料我的一切，
并答应让我长生不老，永远不败，
可是永生的生活并没有吸引我，
我在岛上一共生活了七年，每日里，
都是泪水洗面，打湿了卡吕普索送给我的
永不毁坏的衣服，可是到了第八个年头，
她突然答应让我离开，觉得不能如此霸道。
她帮我建了一只大木筏，还有许多食物、
美酒和永不毁坏的衣服，并吹起一股顺风，
让我驶向家乡的方向，我在海上顺利航行。
一共有十七天，到了十八天，我可以望到这处的山峦，
那就是你们费埃克斯人的领地。
见此我不禁心花怒放，可是谁能想到，
海神波塞冬不让我轻易逃脱磨难，
他一直盯着我，见我快要到岸
就召来一阵阵的狂风，使大海腾起，
滔天巨浪，水沫飞溅，惊天动地，
涌起的巨浪劈头盖脸地压向我，
使我无法驾驶木筏，后来，一个大浪，
将我的木筏击得七零八落。
我落入水中，与激流拼斗。
后来，狂风巨浪将我推向高耸的石壁，
但是那里根本无法着陆，即使攀援上去，
滔天的巨浪也会把我从上面硬拉下来
卷入波涛之中，后来，我观察了地理位置，
顺着水势，奋力地划向了一条河流的入海口，
两侧既无石岸，也无巨风，
正好可以安全登陆，我上了海岸，
全身无力，可是夕阳已经西下，夜幕已经降临。
我走离河边，在附近的小树林中找到一个过夜之所。

钻到浓密的树丛底里，身上盖着厚厚的落叶，
因为过度疲劳，一会儿便沉沉睡去。
等我睁眼醒来时，发现中午已过。
太阳开始西落，我听到了姑娘的叫声，
鬓出来一看，原来是您的女儿和侍女们正在做游戏，
她在侍女中，美丽得如同一位女神，
我向她请求帮助，她十分善心，
如果我遇到的是其他鲁莽的年轻人，
恐怕不会得到如此的款待，
她不但让我吃饱喝足，
还让我在河中沐浴，让我穿上这身干净的衣服。
这就是我大致经历，句句属实，不敢欺瞒。”

听罢，阿尔基诺奥斯马上说道：

“远方的朋友，我的女儿虽周到地款待了你，
但她做得不是尽善尽美，她没有和侍女们一起，
将你请到家来，毕竟她是第一个你开口请求帮助的人。”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这样答道：

“尊贵的国王，不要为了我而责怪您的女儿，
可爱的公主本来打算将我引到宫中，
可是我不愿那样做，我怕您会生气，
看到她和我同行，因为
人间的凡人总是十分容易着恼。”

听罢，心胸开阔的阿尔基诺奥斯说道：

“远方的客人！我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恼怒呢，
我习惯于做一切事情都有尺度分寸，
天父宙斯、雅典娜、阿波罗在上，
希望我有幸碰到一位和你一样卓越的人物，
娶我的女儿为妻，并在此长住。
我将送给他一座雄伟的房子和无数的家财，
你愿意在此长住吗？我想，其他费埃克斯人
不会违背你的意志，否则，他们会受到，
宙斯的严惩。关于护送你回乡，
请你放心，我明天就会办妥。
登上海船，你尽可以放心安睡，
他们会驾驶海船，穿越洋面，

将你送回你的故乡，那怕它十分遥远。
甚至比最远的尤卑亚岛更为遥远。
我国的水手都是这么认为。
那一次，他们驾船护送拉达墨提斯，
前去会见大地之子提梯奥斯，
把他送到尤卑亚岛，当天就赶了回来，
而且途中十分安全，没有遇到任何灾难，
等上了船，回到了故乡，
你就会深深地体会到，
我国的水手航海技术是最棒的。”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十分高兴，
他立即向天神们大声地祈祷，
“天父皇宙斯啊！请让阿尔基诺奥斯的话语成为现实！
请您赐福给他，让他享有永远不灭的名声，
也护佑我能安会顺利地返回家乡！”

奥德修斯和阿尔基诺奥斯就这样交谈着。
白臂王后阿瑞塔吩咐女仆，
在门廊下面为来客铺一张床，
要她们先铺上厚厚的紫色床垫，
又压上一层毛毯，
再放上一层盖在身上羊毛被。
女仆们听从吩咐，举起火把，
在门廊下，干净利落地铺好了床，
然后，她们走到奥德修斯身边，说道：
“外乡的朋友，床铺已准备好，请休息吧。”

听完女仆的话，奥德修斯觉得睡意甚浓。
于是，当晚，他就香甜地睡在门廊下柔软的床铺上，
英武的阿尔基诺奥斯则睡在深宫中的睡房里，
身边躺着识大体的王后阿瑞塔。

第八卷

——歌手的吟诵勾起英雄痛苦的回忆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升上天际之时，
英武的阿尔基诺奥斯王起身离床，
而宙斯的后代，推毁伊利昂的英雄也起了床，
在国王的带领下，费埃克斯人汇聚到了
海岸边的广场之上，王公大臣们坐在光滑的椅子上。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为了帮助奥德修回归，
就变成了阿尔基诺奥斯最可靠的传令官的样子
在大街上每见到一位王公大臣，都这样说道：
“请跟我来吧，尊贵的首领，
最近，阿尔基诺奥斯宫中来一个异乡人，
他翻海越洋来到这里，
威武得如同天神。
请快点儿到广场，参加会议，
搞清那人的来历。”

听到他的话，大家都充满了兴趣，
纷纷聚到广场上，坐在石椅上，
人头攒动，睁着大眼盯着拉埃尔特斯之子，
无不目瞪口呆。目光炯炯的雅典娜
又在他的肩膀和头颅降下了迷人的风采，
使他比平时显得更加高大，英俊。
一下子就抓拉住了费埃克斯人的心。
后者让他做各种竞技活动，借以考察他的能力，
奥德修斯成功地完成，使费埃克斯人敬佩不已。
当所有的国民都汇聚到了广场上，
威严的阿尔基诺奥斯环视子民，大声说道：
“费埃克斯人的王公大臣们，我的人民！
请听我说，昨天，在宫中来了一位异乡人，
来自遥远的地方，不知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邦国。
他到了我跟前，恳求我帮助他，
把他送回他亲爱的故乡，我们应该帮助他，
尽力地将他送回家，因为，以前凡有人来宫中求救，
无不心满意足，愿望很快得到兑现。
我们准备出一条巨大的黑色海船，

是刚造出来，未下过海的，再选五十二名
健壮、有经验的水手，护送他回家，
请他们尽快地将航海事宜收拾停当，
然后就到我的宫殿中，
我会准备充足的食物和美酒，为之饯行。
另外，我国的王公大臣们，
请来我的宫中，陪着远方的客人一起喝酒。
我的吩咐，请大家一定遵从，
宴会之上，我们要把著名的歌手得摩多科斯请来，
他嗓音洪亮，才思敏捷，
善于用歌手表达他心中所想的一切，
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愉快。”

说罢，他转身回宫，其他的王公大臣，
紧随其后，手中握着权杖。另外，
还有名传令官，去传召那位著名的歌手，
而挑送出五十二名强健的水手，
沿着金色的海岸，大步前行，
一直走到了大海船停泊的地点。
他们合力，将黑船推到海面上，
然后，登上海船，忙碌起来。
他们竖起了桅杆，
挂上了风帆，
将船桨插入皮革做成的圆环，
这一切准备好之后，他们升扬起了风帆，
又用铁锚将船固定在岸边。
之后，他们前呼后拥地来到了国王的宫殿。
见宫中热热闹闹。
有的年轻，有的年长，全是聚会的人们，
富有的阿尔诺奥斯为他们宰杀了十二头羊，
八头肥壮的公猪的两斗腾腾的公牛，
仆人们将牲畜剥皮去毛，仔细烧烤，准备盛宴。

这时，著名的歌手也在传令官的召下到达了宫中，
文艺女神十分钟爱地，让他具有甜美的嗓音，
但又不让他十全十美，使他双目失明。
潘托诺奥斯请他坐在用银质装饰的宽椅上，
坐在家人中间，椅子更靠近大大的房柱，

在上面挂上了声音悦耳的竖琴，
并告诉他怎样就能方便地取到。
还在他身边摆上一只餐桌，上面有一只，
装满食物的篮子和一杯香甜的醇酒，
他想喝的时候，可以随意取饮。
客人们开始享用摆在眼前的食物，
等吃饱喝足之后，文艺女神们便鼓动歌手，
开始唱诵那些名声如日中天的英雄们的
光辉业绩。先是阿基琉斯与阿伽门农之间的争吵，
那场争吵是在祭祀天神的宴席上发生。
两倍语激烈，互不相让阿伽门农
心中暗自高兴，因为在圣城皮托，
他跨进神庙的门槛求告时，
阿波罗曾给他这样的预言
在至高无上的宙斯的意志的驱使下，
巨大的灾难降临在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头上。

著名的歌手就这样唱诵着这段往事，
而奥德修斯则用手将长袍提起来，
遮住了自己的面容，因为他已是泪流满面，
不愿意让众人见到他的失态，
每当歌声一停，他使用衣袖擦去眼泪，
高举酒杯，向天神行下奠酒礼。
可是费埃克斯人没有听够，
请求歌手再演唱一段时，
奥德修斯又会用衣袍掩住面容，
泪水横流。宴会上的其他人都有没发现，
只有阿尔基诺奥斯注意到了客人的举动。
因为他俩坐得很近。席间很吵，
他还是听到了异乡人的哭泣和悲叹声，
于是，国王对精于航海的费埃克斯人说道：
“请听我说，费埃克斯人！
现在大家已吃饱喝足，
也快乐地享受了歌手带来的美妙的音乐，
下面我们应该到能院子中，举行各项赛技比赛。
也让我们尊贵的客人告诉他的家乡人，
费埃克斯人的竞技水平非常高，
不管是摔跤、拳击、跳远还是赛跑。”

说罢，他率先走了出去，众人在后面跟随。
传令官将音色纯美的竖琴挂在了柱上的木钩上，
扶着歌手得摩多科斯的手，
跟着其他的费埃克斯人，走出宫殿，
去观看激烈热闹的竞技比赛。
众多的人，最后汇聚到了广场上，
十分拥挤，之中有许多杰出优秀的费埃克斯青年，
准备参加比赛的有阿克罗斯、奥库阿洛斯、埃拉特瑞斯、
蓬透斯、普罗瑞斯、托昂、阿那贝西纽斯、
安菲阿洛斯、特克托诺斯之子波吕涅奥斯的儿子
欧律洛斯，好战的战神一样的波利特斯，
他的身材和容颜，除了高贵的拉奥达马斯之外，
其他所有的费埃克斯人无人能及。国王有三个儿子也参赛，
他们是拉奥达马斯、哈利奥斯和天神般的克吕托涅奥斯。
首先进行的是赛跑比赛，
选手们从起点开跑，奋力地挥动着双臂，
向前猛冲，跑道之上，沙尘滚滚，
遥遥领先的是高贵的克吕托涅奥斯，
把其他选手落下一头健壮的骡子犁出一陇地的距离。
克吕托涅奥斯率先冲回终点，
将众人远远落在后面。
第二项比赛是摔跤比赛，
赢得第一名的是欧律阿洛斯。
跳远比赛中跳得最远的是安菲阿洛斯。
埃拉特柔斯力大无穷，轻松地赢得了冠军。
高贵的拉奥达马斯在拳击比赛中击倒了所有的对手。

激烈而有趣的竞技比赛，使人们大饱眼福。
这时，高贵的拉奥达马斯王子说道：
“费克埃斯人！下面让我们问一问这位远方的朋友，
他精通何种竞技。从外表看来，
他的体质很好，大腿、膝盖、双手以及
脖颈肌肉隆起，十分强健有力，
只是不幸的灾难使他显得很憔悴，
我们也理解。不管如何坚强的人，
总也斗不过狂暴凶险的大海。”

听罢，欧律阿洛斯对他说道：

“拉奥达马斯，你说得一点儿也不错，
去吧，告诉他你的想法，勇敢地挑战吧！”

阿尔基诺奥斯之子听罢，

便走到广场上中央，向奥德修斯说道：

“尊敬的外乡人，如果你可以的话，
就下场比试一番吧。我看你对竞技并不陌生。
我们一致认为，人活在世上，
最重要的莫过于凭自己的力量挣来的光荣。
请比试一番吧，暂且把烦恼抛在脑后，
送你的海船的已停泊在海面上，
水手早已经准备就绪，你不用担心回不了家。”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这样答道：

“拉奥达马斯，为何这样咄咄逼人，
一定要我下场比赛？我现在十分烦恼，
没有心思参加竞技。我刚从巨大的灾难中逃出来。
在观看刚才精彩的竞技比赛时，还在想念远方的故乡。
我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恳求国王和所有费埃克斯人的。”

欧律阿洛斯颇不以为不然，这样讥讽道：

“这么说，外乡人，你显然不通各种竞技，
虽然现在人们非常乐意参加竞技比赛。
也许你只是个航海各国的商人，
统领着众多的运输货物的海船，
你只对货物交换怎样牟取暴利感兴趣，
而对积极上进的竞技一窍不通。”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勃然大怒，这样说道：

“我的朋友，你刚才的话语，有欠思考，
果然不假，天神总是不把所有的优点
赐给同一个凡人，比如身材、智慧和辨才。
有的人，长相很一般，却有一条巧舌，
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
在公众面前，从不妄言，稳重和逊，
如果他在外地，公众就会热切地盼他回归。
还有的人，一表人才，如天神般威武，

可是，讲起话来却低俗平庸，如同你。
即使天神让你变得更加英俊，
你也肚中空空，没有什么思想。
你刚才的一派胡言，已使我勃然大怒。
我告诉你，我并非对竞技一窍不通，
正相反，我是活跃在竞技场上的高手。
我对我的力量和大手充满了信心，
我刚刚经历了巨大的灾难，
所以抑制不住忧愁和烦恼。
不过，刚才你说的那样难听的话，激怒了我，
我决定下场参加竞技，
让你们看看我的身手！”

说罢，他冲到竞技场上，从地上捡起一块
硕大沉重的石饼，远比刚才费埃克斯人
比赛使用的那一块更重，
他旋转身子，然后奋力掷出石饼，
石饼呼啸着，飞向空中，
把那些精于航海的费埃克斯人，
吓得弯下身子，抱住脑袋，
石饼砰然落地，落点远远超过其它选手的。
雅典娜变成一个男人，标出了落点，说道：
“远方的朋友，即使是一个盲人也能辨别出
你的落点远远地超出了其他人的，
如果你参加这项竞技，定能获得冠军，
没有一个费埃克斯人能扔出这么远的距离。”

听罢，天神般的杰出的奥德修斯十分欢喜，
因为在广场之上，还有人为他说话，
于是，他用更加轻松的语调对众人说道：
“费埃克斯的年轻人们，你们能达到那个标记吗，
我可以再扔一次，也许和这次一样，也许更远，
至于其它的竞技，只要你们相信自己的能力，
尽管上来比试，我奉陪到底，
不管是拳击，摔跤，还是赛跑！
年轻的朋友！来吧，和我较量吧，
当然拉奥达马斯除外，因为他是善待我的主人。
我不愿成为那样愚蠢的人，

竟然要和盛情款待我的主人一决高下，
如果我这样做了，就会一无所有，
至于别的人，我一视同仁，
愿意公平地和他较量一番。
我对各种竞技都颇为精通。
但最为拿手的还是射箭。
在战场上，我总是瞄准众多的敌人，
第一个将敌人射倒，尽管我周围总是站满了将士，
也在认真地瞄准敌人，
当我们阿开奥斯人在特洛亚城下举行射箭比赛时，
只要生活在大地上，食人间烟火的人，
都不能与我的箭术相比。
当然，我不敢同已故去的英雄相比，
尤其是赫拉克勒斯和来自奥卡利亚的欧律托斯，
他们的箭术精湛，堪与天神相比。
所以欧律托斯还未活到老年，
就被愤怒的阿波罗射死在宫中，
因为他竟然扬言要和远射神一比高下。
投枪方面，我更有把握，比箭射得还要远。
我唯一担心的是赛跑比赛，
费埃克斯人可能会超过我，
因为我刚从大风大浪中挣脱了出来，
长时间没有吃过一点儿食物，
所以我的双腿酥软无力，不能跑快！”

话音已落，可是没有人应答，全场鸦雀无声，
这时，阿尔基诺奥斯开始说道：
“尊敬的外乡人，我认为你刚才的话语，
并不是要伤害我们，你也许本来就想，
显示你的身手，刚好，这位礼貌不周的年轻人，
在言语上冲撞了你，让你勃然大怒。
在说话时，他应当运用自己的大脑，好好地想一想，
现在，请听我说，在你回到家乡，
在你的高大的房屋中和亲人一起用餐时，
就会想起我们费埃克斯人的出色的本领，
这些都是宙斯赐给我们的祖先，
并一代接一代地传下来的。在拳击和摔跤方面，
我们并不特别擅长，但在快腿和航海方面，

我们敢于自夸。我们还十分喜欢快乐的饮宴，
美妙的音乐和唱歌跳舞，
喜欢穿柔软美丽的衣服，
喜欢舒服的洗浴
和睡松软的床铺。费埃克斯人中，
最优秀的舞蹈家，欢快地跳起来吧，
这样，尊贵的客人就会向他的家乡朋友，
述说我们费埃克斯人在舞蹈、唱歌、
航海和赛跑方面无人能及。
谁快点回宫中，取来一把竖琴，
它就放在宫中的某个角落里。”

英武的阿尔基诺奥斯说罢，
他的传令官就赶紧回到宫中，
去取那把竖琴。而此时，公众们推选出了
九位裁判，他们负责娱乐比赛的一切事务。
他们很快指定了一块平坦宽阔的场地，作为舞场，
传令官很快取回了竖琴，将它
放到得摩多科斯的手中，歌手走到了舞场中央，
周围满是年轻的小伙子，他们都是跳舞的行家。
在音乐的伴奏下，他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他们舞姿优美，步伐敏捷，让奥德修斯赞叹不已。

接着，得摩多科斯弹竖琴，开始了吟唱，
唱诵的是战神阿瑞斯和美丽的阿佛罗狄忒之间的爱情，
内容是他俩如何偷情，在赫菲斯托斯的家里。
阿瑞斯送给情人许多礼物，玷污了赫菲斯托斯的睡床。
他们的举动被赫利奥斯瞧得一清二楚，
就告诉了倒霉的赫菲斯托斯。
匠神听到这个受辱的消息，怒火中烧。
在他的作坊中，盘算着如何报复，
最后，他将巨大的石砧搬上底座，
锻制出一张巨大的罗网，
既撕不开，也弄不断，可以把他们当场捉住。
完成这件杰作，他走进卧室，
在睡床旁边开始忙碌起来。
睡床竖起四根床柱，在床柱上方，
他铺上了这张罗网，然后从屋顶垂了下来。

罗网很细密，象蜘蛛织的网，
就连永生的天神，也看不清楚。
悬在屋顶的罗网罩住了整个睡床，
设计独特的机关也都安装好。
之后，赫菲斯托斯假装要去利姆诺斯，
那是一座壮观、雄美的城堡，他最喜爱的一座。
手持金质缰绳的阿瑞斯暗中看到
匠神赫菲斯托斯出了远门，
就偷偷溜进匠神的宫殿里，
急切地想见到心中的情人库特瑞伊娅。
美丽的女神当时刚刚从父神克罗诺斯之子那里返回，
刚坐了下来，阿瑞斯就赶到了。
握住她的手，叫着她的名字，说道：
“亲爱的，让我们赶紧上床，寻找快乐吧。
赫菲斯托斯刚刚出门，
可能去利姆诺斯，找那些讲话难懂的辛提埃斯人。”

听罢，女神情意绵绵，引他走向睡床，
他们刚躺上睡床，匠神赫菲斯托斯
精制的巨大罗网从上落下，将他们罩住
使他们手脚无法活动，无法起身，
他们心中暗暗叫苦，可是毫无办法。
这时，跛足的赫菲斯托斯回到了床边。
他还没有到达利姆诺斯，
就接到了赫利奥斯的口信，便迅速地返了回来。
听到不幸的消息，他心如蛇咬，
鬣到家门口时，气愤难平。
对众位天神大声喊道：
“父神宙斯！各位永生的天神！
来看吧！看看发生了什麼荒唐而惨酷的事情！
宙斯之女阿佛罗狄忒
因我足跛，如今，竟然和杀人如麻的阿瑞斯
勾搭在一起，当然，他比我
健壮而又英俊许多！可是，
这种缺陷，是与生俱来的。
我有什么过错！我真希望父母并未生下可怜的我！
现在可好，他们竟然在我的睡床上，
大胆地偷情做爱，这让我无法压住怒火！”

他们可能彼此爱慕，可是现在无心寻欢，
因为我的罗网将他们紧紧罩住，
让他们一刻也动弹不得，
除非她的父亲将我送的彩礼退给我，
当初，我就为了要她，才送上去的。
但是，他的女儿尽管美丽，却不守妇道！”

听罢，众天神纷纷赶到，
还有海神波塞冬、
喜施恩惠的赫尔墨斯
和远射神阿波罗。
而女神们都没有来，
她们太羞涩，都在家中不出门。
护佑凡人的永生的天神们挤在卧房门的，
看到里面的情景禁不住哈哈大笑，
尤其是看到赫菲斯托斯的罗网。
一位天神对身旁的一位这样说道：
“这真叫恶有恶报，可笑！脚快的
反而被腿慢的抓住。看吧，
跛足的赫菲斯托斯行动缓慢，
而阿瑞斯却是奥林卑斯众天神中
速度最快的一位。但前者施用妙计，
将后者逮住！阿瑞斯必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卧房门口，众天神就这样议论着。
这时，远射神阿波罗对赫尔墨斯说道：
“宙斯之子赫尔墨斯，喜施恩惠的天神！
假如你可以睡在金发的阿佛罗狄忒身边，
但要被这密密的罗网罩住，你会不会干？”

听罢，赫耳墨斯这样答道：
“远射神阿波罗，高贵的宙斯之子。
如果我真的可以睡在阿佛罗狄忒身边，
那么即使被比这牢固三倍的罗网罩住我！
被所有天神观望，我也心甘情愿！”

听罢，所有的天神都开怀大笑，
只有波塞冬一人顾不上，他在向

赫菲斯托斯再三地请求道：

“著名的匠神赫菲斯托斯！
请你把阿瑞斯放了吧，
我以自己的人格保证：
他一定会当着众神的面，付给你足够的补偿。”

听罢，著名的匠神赫菲斯托斯这样答道：

“海神波塞冬，请不要逼我！
你没有必要为他这个坏蛋作担保。
如果我把他放了，他又拒绝付赔偿，
难道我当着众神的面缠着你不放吗？”

海神波塞冬这样说道：

“著名的匠神，如果阿瑞斯逃脱责任，
我一定会向你负责，偿还对你的赔礼。”

听到他的保证，匠神只好说：

“既然你如此担保，那么我就看在你面子上，放了他。”

说罢，赫菲斯托斯打开了罗网，
释放了两位偷情人，他们慌忙逃窜。
阿瑞斯逃往色雷斯，而
爱笑的阿佛罗狄忒则逃往塞浦路斯。
在帕福斯，有她的领地和香烟缭绕的祭坛，
美丽的姑娘们帮她沐浴，
并涂上专供永生的天神使用的
光滑芳香的神奇油膏，
最后，给她穿上亮丽的衣服，美得让人着迷。

著名的歌手唱完这段天神的故事，
愉悦了所有人的心灵，奥德修斯
和所有精通航海的费埃克斯人都眉开眼笑。

然后，阿尔基诺奥斯请全国最出色的
舞蹈家哈利奥斯和拉奥达马斯表演。
首先，他们拿起了一个紫色的圆球，
这球是由心灵手巧的波吕波斯缝制的。
二人之中，有一位将球高高抛起，并后仰下腰，

另一位则跳了起来，双脚还未着地，
已将紫球紧紧地抓在手中。
抛也圆球的竞技结束以后，
他们就在平坦的舞场上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他们步伐灵巧，迅速变换位置。
在旁边观看的年轻人也踩着脚应和，热闹非常。
这时，奥德修斯向阿尔基诺奥斯说道：
“ 高贵的、受人民爱戴的阿尔基诺奥斯王，
您刚才说得一点儿也不假，
你们的人民确实是出色的舞蹈家，我敬佩不已。 ”

听到客人的赞扬，阿尔基诺奥斯心中十分高兴，
于是向精通航海的人民说道：
“ 费埃克斯人！请听我说，
我觉得这位远方的客人是个严肃认真的人。
我们应该向他赠送一些可以表达我们心意的礼物！
在我们国家里，有十二位大臣，握有重权，
连上我，一共有十三位。
我建议你们每人送给他一件崭新的斗篷、
一件衬衣和一塔兰同黄金。
我们要把所有的礼物交给尊贵的客人，
这样他就会心情舒畅地前往厅堂用餐。
还有欧律阿洛斯，他向客人说了无礼的话，
也应送上一份礼物，表示歉意。 ”

大家对他的建议点头同意。
各位大臣分别派自己的传令官回府拿取礼物。
欧律阿洛斯趁此机会对阿尔基诺奥斯说：
“ 尊贵的、受民众爱戴的国王，
我听从的吩咐，送他一份礼物。
我打算送给他一把宝剑，
由坚硬的青铜制成，
剑柄是银质，还有一个象牙制成的美观的剑鞘。
我想，他会喜欢这份珍贵的礼物。 ”

说罢，他就把银柄的宝剑交给奥德修斯，
并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地说道：
“ 尊敬的外乡人，您是我敬佩的长辈！

如果我说了一些不当的话，就让狂风把它们都刮走吧，
希望天神赐你幸福，让你在遥远的异地。
受尽了折磨之后，能重新与妻子相聚！”

神一样的奥德修斯这样答道：

“年轻的朋友，你让我肃然起敬！
愿天神赐给你幸福。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
今天你赠我宝剑，又向我郑重道歉！”

说罢，他挎上了银柄的宝剑。

当夜幕降临时，

阿尔基诺奥斯的传令官们

送来了大量的丰厚的礼物。

阿尔基诺奥斯的儿子们将礼物放在

他们十分尊重的母亲的身边。

这时尊贵国王的引着众人回到了宫殿，

他们坐在了高高的威严的椅子上。

然后，他对善解人意的阿瑞塔说道：

“尊敬的夫人，请你吩咐仆人抬来一只箱子，
一只你拥有的最好的一只，

请你放进一件崭新的斗篷、一件衬衣，

还请你吩咐仆人用大锅烧下一锅热水，

请尊敬的客人舒服地沐浴，

并将贵重精美的礼物一一过目。

因为它们都是费埃克斯人赠给客人的珍贵礼物。

之后，请客人参加晚宴，听歌手吟唱。

我还要送他一只装满美酒的金杯，

好让他向宙斯和其他天神虔敬的奠酒，

让他每次举起酒杯都能够记起我。”

听罢，阿瑞塔吩咐众位女仆。

尽快地架锅烧水，好让客人沐浴。

仆人们架起大锅，倒了满满的清水，

然后在锅下填进干柴，使之熊熊燃烧。

面红的火短舌舔着锅底，清水渐渐热了起来。

阿瑞塔又命人从她的睡房中，

搬出一只精美的大箱子，她亲自动手

将费埃克斯人赠送的礼物一件件装了进去。

并放进了自己礼物，一件斗篷和一件衬衣。
然后，她用长着翅膀的语气对奥德修斯说：
“ 尊贵的客人，把箱子好好地系住吧，
以免当你在黑船上沉入梦乡时，
被别人打劫，偷走了珍贵的礼物。 ”

听罢，足智多谋、历尽艰辛的奥德修斯
马上合上箱盖，仔细地捆好箱子，
并打上一个复杂的绳结，这是基尔克夫人教给他的。
收拾完以后，仆人们请他去沐浴，
奥德修斯走进了洗浴房，看着温暖的浴水，
心情舒畅，自从他离开女神卡吕普索之后，
已经好久没有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了。
往日他受到女神温柔的体贴，如同一位天神。
女仆们帮他洗浴，洗完之后，又涂上芳香的橄榄油，
替他穿上了衬衣，披上了华丽的斗篷。
洗浴之后奥德修斯精神的焕发，
走进客人众多的大厅。象女神一样的
西卡娅站在房柱旁边，爱慕地望着
奥德修斯，惊叹他的出众的仪表。
并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 尊敬的客人，等你顺利返乡，可别忘了我。
因为是我第一个帮助了你。 ”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答道：
“ 高贵的西卡娅，阿尔基诺奥斯的公主。
我一直祈祷天后赫拉的夫君，至高无上的宙斯，
赐我幸福让我得返家园。如果我的愿望实现。
我就会在我的家中永远地敬奉你，如同敬奉天神，
可爱的姑娘，因为是你拯救了我的生命！ ”

说罢，他加入宴席，坐在了国王的身边。
这时，每个人面前都有等份的食物和美妙的甜酒。
传令官将著名的歌手领进大厅，
才思敏捷的得摩多科斯就坐在人们中间，
背靠着高高的房柱。这时，奥德修斯，
用刀割下一块肥美的里脊肉。
把传令官叫了过来，对他说道：

“ 接过这块肥美的肉，传令官，
请替我送给著名的得摩多科斯。
尽管我心中忧伤，还是捎去我的祝福。
所有生活在人间的仆人，都应该尊重歌手。
是怜爱他们的文艺女神们
教会了他们如何声情并茂地吟唱。 ”

传令官听从他的吩咐，将鲜肉送给
著名的歌手得摩多科斯，后者心中欣喜。
然后，客人们开始享用面前的美味，
在大家酒足饭饱之后，足智多谋的
奥德修斯对歌手说道：

“ 在所有的凡人中，我最尊敬的就是你，
得摩洛哥斯，我相信不是文艺女神们
就是远射神教会了你怎样吟唱。
你详细真实地唱出了阿开奥斯人的命运。
他们的作为和经历的巨大灾难。
你大概亲身经历过，否则就是听亲身经历过的人讲过。
下面，请你唱唱木马计的故事吧。
这匹木马，是雅典娜指点埃佩奥斯制成，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将它送进伊利昂城，
里面埋伏着摧毁伊利昂的英雄们。
如果你也能真实而详细地唱给我们听，
那么我要向所有的凡人宣布。
你吟唱如此美妙，是天神的巨大恩赐！ ”

听罢，在女神的鼓动下，著名的歌手
从阿尔戈斯人焚烧了海边自己的营帐，
登上坚固的回归的海船开始。
而此时，神样的奥德修斯和其他英雄
却藏在巨大的木马之中，被胜利的特洛伊人
拖进了伊利昂城。关于这匹木马，
特洛伊人争吵不休，大概有三种意见：
一是用锋利的铜剑，无情的劈裂木马；
一是将木马推下悬崖，跌得粉身碎骨；
一是让它呆在广场上，作为取悦天神的祭礼。
最后，第三种意见得到赞同。
命中注定，伊利昂城必被捣毁。

藏在木马腹中的阿开奥斯英雄，
给这座城市带去了不可避免的毁灭。
他又吟唱起阿开奥斯人的儿子们
怎样人木马腹下跳下去，怎样攻下了
固若金汤的城堡，大家是如何地。
在城中博杀。还唱到如战神般
的奥德修斯和墨涅拉奥斯如何奋力拼夺，
冲进了得伊福波斯的宫殿，
以及在他那里，
遇到了最激烈的战斗，
最后在雅典娜助佑下，取得了胜利。

听到歌手真实地吟唱这段往事，
奥德修斯内心悲痛，热泪横流，
悲痛得如同一位妇女扑倒在丈夫的尸体上。
嚎啕大哭，她的丈夫是位英雄，
为了保家对卫国，保护妇女和儿童免遭凌辱，
他与敌苦战，死在城下，
死在亲人的眼皮底下。
妇人死命地抓住丈夫，凄惨地哭叫，
不顾敌人用枪头猛推她的肩头，
要她站起来，跟他们走，
作他们的奴隶辛苦地劳作。
由于巨大的悲痛，妇女的容颜苍老了许多。
就象这样，足智谋多的奥德修斯忆起往事，
泪水不止，没有引起在座客人的注意，
但却被阿尔基诺奥斯看在眼里，
因为他们一起坐着，奥德修斯的
哭声和悲叹声不断地传到他耳中，
于是他对精于航海的子民说道：
“请听我说，费埃克斯人！
请得摩多科斯停止竖琴的演奏吧，
他的吟唱看来不能使每个人心舒畅，
我们尊贵的客人一直在沉重地叹息。
他一定有伤心的经历，
歌手还是停下来吧，
请我们大家，无论是主是客，都高兴起来。
大家应该明白，我们正是为了客人

才请歌手前来助兴，才举办这酒宴。
才赠送给他许多精美的礼物，
并挑送水手送他回家。
任何一个稍懂事理的人，都明白
主人对外乡人和登门求助的人，就象对待自己的兄弟，
所以，外乡人，别再对我们隐瞒什么了，
请回答我的问题吧，你在故乡时，
你的父母和其他人都怎样称呼你？
须知一个人刚生下来。
不管高低尊卑，
父母都会给他取一个好听的名字。
你的故乡和国家是哪一个？
这样，我的海船才能准确地将你送回家。
我们费埃克斯人没有舵手，
海船之上也没有船舵，
海船只要知道了目的地，
它就会充满灵巧地飘洋过海，
即使海上烟雾茫茫，也不必担心会撞到暗礁上，
或者不慎翻入水中。
不过我的父亲西托奥斯，
以前曾告诉我，由于我们次次顺利地接送客人，
已让海神波塞冬十分恼怒，他会在某一天，
把一艘回返的费埃克斯人的海船击毁，
并在我们城堡的周围落下一座大山。
老父告诉我，天神让不让此事应验，
全看他当时想法。
我希望你对我说实话，
你曾经经历过哪些地方，拜访过哪些国家人？
那里的人民和城堡都怎么样？
哪些民族善待客人，虔敬地祭祀天神？
还有，你为什么一听到阿开奥斯人在特洛亚的
悲惨的遭遇，你就悲痛不已，泪流满面？
实际上是天神安排了这场恶战，
好让后代们有了吟唱传颂的故事。
是不是你的亲人死于那场战争？
他是你女儿的丈夫，还是你妻子的父亲？
他们是血家关系之外最亲近的人。
也许战死的是你亲密的知心好友？

他一直爱护支持着你，象你的亲兄弟一样。”

第九卷

——奥德修斯回忆：巨人国历险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答道：
“尊敬的、人民爱戴的阿尔基诺奥斯王，
今天能够听到嗓音如天神般优美的
著名歌手的吟唱，实乃三生有幸，
我想不会再有比这更让人心悅的了。
整个城市的市民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
大家会聚在一起，身边摆了各种美食，
和一缸缸的美酒，不断有仆人来注满酒杯。
在这样的优越的环境中，大家聆听着歌手的吟唱。
这是多么美的一个举国欢庆啊！
可是现在，我要向你们，讲述我不幸的命运，
这会使我更加悲伤和忧愁。
我简直理不清头绪，不知从那儿开始讲起，
因为我所受的灾难真是太多了。
我应该先告诉你们我的名字，
这样假如我时来运转，回到家乡，
就有可能在遥远的家乡摆宴席款待你们，
我就是那个奥德修斯，拉埃尔特斯之子。
我足智多谋，名声远扬，如日中天，
我的家乡是阳光灿烂的伊塔卡岛。
有一座涅里同山，
巍峨壮观，长满了参天大树，
在我们的周围，还有星罗棋布的众多海岛。
距离并不远，有杜利基昂、萨墨、
和树木茂盛的扎昆托斯伊塔卡
是众多岛屿中位置最偏远的的一个，而其他海岛
则位于太阳升起的东方。伊塔卡岛上
虽然崎岖不平，多山多石，却适合人类生长。
我认为，世上再也没有比它更迷人的地方了。
那位美发的女神卡吕普索曾试图
留我在她的洞府，做她的丈夫，
还有那位基尔克夫人也让我与她成亲，
尽管她们风情万种，温柔地劝说，
都不能说服我，断了我归家的念头，

所以，故乡和双亲是一个人心目中最亲近的。
即便是那些这离故乡远离父母，
在异国他乡生活也很富有的人，也是如此。
现在我就来讲述我离开特洛亚之后的
艰难的遭遇吧，它们可都是宙斯的恩赐！

“离开伊利昂之后，海风我推到了基科涅斯人的
伊斯马罗斯城堡，我捣毁了它，并杀了众多的市民，
得到了他们的妻子和数不清的财富。
然后把它们分发给众将士，每个人都得到了应得一份。
当时，我建议大家迅速撤退，
但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听劝告，
大量地屠杀肥羊和壮牛，
在海边，他们无节制地大吃大喝。
而基科涅斯人却到邻国搬救兵。
他们居住在内陆，人多势众，擅长搏杀，
既可在战车上战斗，也可以徒步作战。
第二天清晨，他们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数量之多，如春日里万紫千红的花朵。
是宙斯降灾于我们，让我们经受巨大的不幸，
在沙滩上，在海船边，
我们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拼杀，互掷长枪，
青铜枪尖在阳光耀下闪闪生辉。
清晨和太阳渐渐上升时，我们一直占优势，
击退了对手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到了
夕阳西下，应该给耕牛卸下牛轭时，
我们终于被他们打败。每艘海船上，
大约有六位阿开奥斯勇士战死。
其他的人则侥幸存活，仓皇逃窜。
我们乘坐海船继续返航，怀念着死去的战友，
为自己又捡回一条命而感谢上苍。
是我命令大家首先为了死去的战友而大喊三声，
可怜他们永远也回不了亲爱的故乡。
之后，我们才启航，但这时，至高无上的宙斯
吹起了强劲的北风，天空中乌云压顶，
狂风暴雨击打着我们的海船，
乌云遮住了阳光，到处是乌黑一片，
我们分不清哪里是陆地，哪里是海洋，

束手无措的海船被狂风卷起，
翻入深海，被击打得七零八落。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降下了洁白的风帆，
大家合力摇起木桨，匆忙划向陆地。
在海岸上，我们被困了整整两天两夜，
饥寒交迫，情绪低落，当美发的黎明女神，
第三次登上她的金座时，我们升起了风帆，
坐好位置，航手掌握好方向让海风
推着船队，若一直这样，我们能顺利返乡。
而当我们绕行马勒亚时，狂风巨浪又推开了我们，
使我们偏离了前往库特拉的航线。

“在大风大浪的吹动下，一连九天，
我们颠簸在海鱼丰富的大海之上，
直到第十天，我们才到了专以食洛托斯花为生的
洛托法伊人的领地。我们登陆之后，
取来了淡水，然后在海船边吃饭。
等我们吃饱喝足之后，
我想派几个人到岸上去看看情况，
弄清此地居民是何样民族。
我派出了两个战友和一名传令官，
他们得令而去，遇见了食花的洛托法伊人，
他们出于善意，请他们吃了洛托斯花。
没想到一吃下这种花，他们就乐不思归，
死心塌地地要留在那里，和食花的
洛托法伊人为伍，不回来报告情况，
洛托斯花使他们完全忘却了故乡和战友。
我上岸把他们抓了回来，尽管他们大声哭喊，
不愿离去。我将他们紧紧地绑在船上，
并命令其他的阿开奥斯人赶紧开船，
以防其他人吃了洛托斯花后，
忘记烦恼忧愁，不愿意再回到家乡。
同伴们立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紧紧握握木桨，一个一个也排好，
然后划起长桨，驶向了浩淼的大海。
一路之上，我们情绪十分低落，
后来到达了库克洛普斯人的领地。
这些人骄横无礼，在永生的天神的护佑下，

不开垦荒地，不种植庄稼，
只等着植物自己长，长出小麦大麦，
还有大量的葡萄供他们酿酒。
宙斯降下甘雨让万物茁壮成长。
他们没有议事的集会，也没有任何法规，
住在深山老林的峰顶或者海洋的山洞里。
每一个男子只对自己的妻子儿女负责，
从不管别人的事情。

“在距离库洛普斯人的领地既不算远
也不算近的港湾内侧，有一座海岛，
岛上林木茂盛，许多野山羊在上面繁衍生息，
人类从未涉足那里，即使是那些不辞辛苦，
翻山越岭追杀猎物的猎人，
也未到达过那里。那里既没有牧人，
也没有农民，岛上一片野趣。
荒地未被开垦，也没有人前去种庄稼。
只有咩咩叫的野山羊到处觅食。
库克洛普斯人没有一艘用红色颜料涂满
船头的海船，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
技艺高超的造船工匠为他们民族
造一艘的海船，可以驾驭它们，
翻洋过海，与邻近的居民交往联系，
否则，这个小岛将会是一个文明而富庶的天堂。
小岛上的土地十分肥沃，可生长各种植物，
比如，伸展到海滩的是大片绿油油的草地，
还生长着难以数计的葡萄，甜美可口，
平坦的地方，适合于种植庄稼，
若好好开垦，一定可以收获大量的粮食。
岛上还有一个优良的港湾，
易于海船停泊，
不必抛锚，也不必系上缆绳，
水手们可以轻松地将船驶进港湾。
等到有顺风吹来，便可以驾船离去。
流入港湾的，还有一股从山岩洞下流下来的
清澈的泉水，沿流生长着苍翠的白杨。
大概是某位天神引导着我们，
海船就停泊在了这一港湾。

当时海面之上昏黑一片，海船周围
是厚重的雾气，天空的月光也被雾气挡住，
我们根本无法看清海岛，
也没有看到海浪拍打着海岸，
等我们的海船抵达了海滩，
才知道船已靠岸，我们便摸黑下船，
躺在海滩之上，静候黎明女神的光临。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升上天际之时，
我们怀着惊奇，游遍了整个海岛。
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们让野山羊满岛觅食，
好供我们捕杀，填饱肚子。
看到众多的野山羊，
我们欣喜若狂，迅速回到海船，
取来了劲弓和锋利的长枪。
分作三路，围捕天神赐予我们的猎物。
我一共率领了十二只海船，猎捕完后，
每条船猎到了九只，而我得到了十头，
整整一天，我们坐在岛上，
尽情地吃着炙烤的羊肉，喝着香醇的甜酒。
这些酒是我们航行准备的，得自于攻陷的基科涅斯人的城堡，
以供无聊时饮喝。我们欢度了一天，直到夕阳开始西下，
望望远方，发现了库克洛普斯人燃起的炊烟，
还有他们的呐喊声和咩咩的羊叫。
夜幕降临，我们躺在海浪不断击打的海滩上。
第二天一早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重上天际之时，
我对我的部下这样说道：
‘与我同甘共苦的同伴们，请你们先留在这里，
我想率领我的船和我船上的水手，
前往那边，看看住着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骄横无礼，野蛮不开化，
还是文明多礼，善待外客，知道祭祀天神。’

说罢，我就带领我的伙伴登上海船，
解来绳缆，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大家划起整齐摆劲的木桨，
向前驶去。不久，
我们便到达了目的地，

在刚上岸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山洞。
洞口上方垂下了无数碧绿的桂藤，
洞里有羊圈，数量众多的绵羊在此地过夜，
洞外由坚硬硕大的石块砌成了坚固的围墙，
庭院这中长着高耸的松树和茂盛的橡树。
居住在这个山洞里的一个张牙舞爪的巨恶怪人，
他离开其他人，独自一个在远处的草场上牧羊，
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是一个魔鬼。
看起来，他不象是以谷物为生的凡人，
更象是一座远离其它山峦，
更高更大，的长满林木的巨峰。

“当时，我命令其他勇敢的伙伴呆在海船上，
我挑送了十二名健壮的水手，
随我下船，并带上了一羊皮口袋的美酒，
这美酒是欧安特斯之子马戎赠给我的礼物。
他在伊斯马罗斯城的阿波罗神庙中担任祭司，
而阿波罗正是伊斯马罗斯城的保护神，
由于我们十分尊敬他，
并保全了他的妻子儿女的生命，
所以他出于感激，赠送给我许多珍贵的礼物，
有七塔兰同精致的黄金，
一个巨大的银质大调缸，外加
十二坛香醇的美酒。
这些酒人间罕有，纯正无比，绝不掺水，
他把它们珍藏在家中，除了他自己妻子
和忠诚的女管家之外，无人知晓这一秘密。
每当他想品尝甜蜜的美酒时，
他就会满足地倒出一点儿，尔后再兑上
二十倍的清水，就会有一般浓郁的酒香飘出，
让人心旷神怡，不能自拔。下船时，
我就装了一大皮袋，还有一大袋子粮食，
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此行我碰到的
将是一个高大魁伟但却不懂礼法，
蛮横粗鲁的可怕的怪人。
我们抵达了洞口，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主人大概已去草场牧羊。
我们大胆进洞，扫视着洞中的一切。

里面堆放着一箱箱的奶酪，
羊圈之中全是绵羊和山羊，
它们按年龄大小，
被齐整地归在不同的栏中，
早批出生的，后一批出生的和最新出生的，
各自聚集在一起，洞内摆放着整齐的罐子，
里面装满了新鲜奶液。
伙伴们见此情景，
极力劝我下令，
把所有的奶酪全部搬走，
并赶速所有的绵羊和山羊，
一起装入海船，然后迅速离开。
但是我们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本来这样的建议会更妥当。
我很想知道山洞的主人是否能善待我们。
没想到他的回返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灾难。

“我们燃起了一堆火，向天神献祭上一头羊，
然后吃着乳酪，等候主人的回归。
终于他赶着羊群回来了，
肩上还扛着一捆干柴，准备烧饭用。
走进洞后，他“呼”地一声把木柴扔在地上，
吓得我们大惊失色，急忙躲到岩洞深处，
这住巨人将肥壮的母羊赶进洞中，以供挤奶。
把公羊们圈在宽阔的院子里，
他又抱起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堵住了洞口。
这块石头是如此巨大，即使二十二辆高大的马车
也难以将它拉动，这块巨石挡住了我们的出口。
然后，他拉过一只一只的母羊，开始挤奶，
又在每一只母羊的肚子底下塞上一只小羊羔。
他挤出了大量的羊奶，
把一半倒入密实的柳条筐中，
等待凝固下来，可以作为奶酪食用，
剩下的一半倒进罐中，
作为随时饮用的饮料，
也可以作为晚饭。他忙忙碌碌，
好不容易才做完，然后，他点起了一堆火。
发现了躲在墙角的我们，就问道：

“你们是谁？来自何方？
为何来到这里？你们是商人，飘洋过海到处
做生意，还是象一群海盗，任意在海上漂荡，
冒着生命危险，给别人造成巨大伤害？”

他的嗓音低沉、恐怖，容貌狰狞，
吓得我们胆战心惊。尽管如此，
我还是壮着胆量，对他说道：
‘我们是阿开奥斯人，远征特洛亚后返乡。
不料被海上的狂风吹得晕头转向，
偏离了归家的方向，今天流落到此，
这大概是天神宙斯的意志。
我们从属于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
他是如今天下最为有名的英雄。
因为他率领我们捣毁了固若金汤的伊利昂城，
屠杀了众多的将士和的公民。可是我们很倒霉，
被海风吹到了这里，跪在你的山洞里，
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友好的接待，
或者你还能送我们一份礼物，因为我们是客人。
伟大的巨人啊，虔诚的壮士，你也尊重天神吧，
请求你帮助我们，至高无上的宙斯护佑着外乡人和
恳求帮忙的人，而惩罚那些拒绝帮助别人的恶人！’

“听完我的回话，那位巨人无情地说：
‘来自远方的陌生的人，你真愚蠢！
竟然让我尊重天神，避免天神发怒。
对我来说，真是个大大的笑话！我们库克洛斯人
从来不在乎带埃克斯的宙斯，其他的更不在话下。
因为和我们相比，他们也有些逊色。
除非是我心甘情愿，否则决不会放过你们
和其他的同伴，
更不会答应帮助你们。
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你们其他的同伴
和海船都停在哪儿？远不远？”

“他这样问话，妄想从我口中得到其同伴们的下落。
我经历相富，怎看不透他的心思？就这样说道：

‘是强大的海神波塞冬吹起狂风，
掀起巨浪，将我们的海船卷向石壁，
扔到了这个地方，海船七零八落，被水冲走，
仅有我和这些人幸存下来，在你的面前。’

“听罢，可怕的巨人一声不响，
他猛然伸出双手，一手抓住一个同伴，
然后用力撞在一起，把他们撞得脑浆迸裂，
登时毙命。然后凶残地撕裂他们的身体，
一块一块地，大口地吞噬掉，
就如同一只凶猛的野兽撕咬着猎物。
一会儿，两个同伴的皮肉，内脏和骨头一扫而空。
见此情景，我们大受震动，双泪俱下，
又无能为力，只好举起双手，向宙斯祈祷。
巨大的怪人吃光了人肉，
又把鲜奶喝了个够，
然后就躺在羊群之间，睡着了。
见他失去知觉，我马上来了精神，
思考着怎样才能脱险。
开始我打算手握利剑，逼近他的身体，
用力把剑刺入他的胸口，并先用手摸一摸，
思量最好刺中隔膜保护着肝脏的部位。
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又一寻思，
觉得此举不太合适。
如果他死了，那么洞口那块巨石就没有办法挪开，
我们就要永远地被困在岩洞中，直到死去。
于是我打算先让他活着，
等到明天一早，再作打算。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登上天边之时，
巨人起来了，先点起了一堆架火，
接着又拉过一只一只的母羊挤奶，
随手将一只羔羊塞到一只母羊肚皮底下。
他挤完了洁白的奶汁之后，又伸手抓住了两个同伴，
撕扯他们，大吃大喝，血腥地吃完了早饭。
然后，他满意地走到洞口，毫不费力地
搬开巨石，将羊群赶了出去。但把我们堵在洞里，
象盖盖子一样，又把巨石堵在洞口。

然后，可怕的巨人羊群赶上山岗。
而留我们在洞中，考虑着如何逃生。

“我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了一个好办法，
岩洞中有一段显然刚斩断的青绿色的
橄榄枝，十分粗壮，是巨人拿进洞中，
想晾干之后，用作拐杖。它在我的眼中，
粗大的如同一只有二十名桨手的大海船的桅杆，
凭着它，海船可以在浩淼的海面上平稳行驶。
我走上前去，从上面斩下两臂长的一段，
交给同伴，让他们把枝干弄得光滑，
我在一旁看着，等他们都整治完之后，
又接在手中，把一头削得尖尖的，
然后放在大火之中烘烤，烧得坚硬似铁，
之后，我将这个武器放在粪堆下面。
因为洞中力很多羊，到处都是羊粪。
然后，我吩咐同伴们抓阉，
谁抓了阉，谁就和我一起，趁怪人熟睡时，
将木段刺入他的眼睛。结果让我十分满意，
抓得阉的四个人正是我所需要的。
还有我，一共五个人来执行这项任务。
夜幕降临，巨人又牧羊回来了，
这次，他把所有的羊都赶进了山洞，
大概他有了什么预感，也或许是天神给了他什么指示，
然后，他又把巨石堵在了洞口，
把一只一只母羊拉过来挤鲜奶，
随手把一只羔羊塞到母羊身下。
他和经常一样忙碌完了之后，
又伸手抓起两个同伴大吃起来。
这时，我恭敬地端着一杯盛了美酒的
酒杯，举到了面前，这样说道：
‘伟大的巨人，你已吃饱了鲜肉，
应该再喝点美酒，你就会知道它是何等的美味，
本来我打算送给你，好在奠酒时使用，
现在献给你，请你饶了我们，帮我们返回故土。
如果你依然残酷暴虐，肆意损害我们，
以后还有哪一个凡人，敢来和你交往，与你成为朋友？’

“他听从了我的话，将美酒一饮而尽。
之后，啧啧称赞，需要再喝一杯，说道，
‘如果你再给一杯，并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就送你一份礼物，保你满意。
我们这里土地肥沃，生长了大量可以酿酒的葡萄，
它们在宙斯所赐的雨露下茁壮成长，
可是始终比不上你这次带来的如神液般的美酒，

“听罢，我又给他一杯美酒，
我一共给了他三大杯，他都毫无心机地
一饮而尽，这时，酒力已开始搅乱他的心智，
我便这样狡猾地对他说：
‘伟大的巨人，既然问我的名字，
我就告诉我，毫不隐瞒，
我叫做“没人”，我的父母和所有的伙伴
都是这样称呼我的。’

“听罢，可恶的巨人这样说：
‘没人，你听着，我会最后一个吃掉你。
这就是我送给你的满意的礼物！’

“话音刚落，他已支持不住，
歪着脖子，醉倒在地，睡神将他
牢牢控制住。沉睡中，他还大口呕吐，
吐出了许多散发着酸气的人肉和酒汁。
见他暂时醒不过来，我就把削尖的木段插进火中，
让烈火烘烤它，一边烧，我一边鼓励的同伴，
要他们和我一起冒险，千万不能畏惧。
木段还是暗绿色，但是木头已被火烧得通红，
眼着就要冒出火花。我看火候已到，
就抽回了木段，同伴们也围在我身边，
心中充满了巨大的勇力，那是永生的天神所赐。
其他同伴抱起大木段，
将削尖通红炙热的一端刺入巨人的眼睛。
而我则抱住木段钝的一头，使劲旋转！
当时的情景就如同一群人正在钻孔，好造海船，
一些人用皮带勒住钻子两侧，
使劲地拉劲皮带，使钻头快速地转动。

就象这样，我们把橄榄木刺入巨人的眼睛，
并使劲地转动它，鲜血从头刺入处喷涌而出。
钻动处燃起了火焰，烧着了眼皮和眉毛，
附近部位的皮肤被烧得不断开裂，
就象是冶炼作坊里，铁匠在捶打完了
大斧之后，总要放在冷水之中，淬一下。
并发出滋滋的响声，冒出白气，而斧子更加坚硬。
我们的橄榄木尖在巨人眼睛中也发出滋滋的巨响，
还有巨人那可怕的厉声惨叫，
回荡在高大宽阔的岩洞之中，让我们毛骨悚然。
赶紧退到角落中，巨人伸手拔出了眼中的木段，
扔在一边，伸手向鲜血淋漓的眼处乱摸，
并哇哇惨叫，向周围的伙伴们求援。
听到他的呼唤，其他居住在岩洞中的巨人，
蜂拥而来，在洞外大声地问道：
‘波吕菲摩斯，半夜了，你为何，
这样大呼小叫？让我们不得安歇？
是不是有人在偷你的羊群，
或者有人凭借武力要伤害你？’

“这个可怕的波吕菲摩斯这样回答：
“‘没人”用计谋而不是武力在害我！’
“其他的怪人就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你一个人住在洞中，当然不能有人伤害你！
肯定是伟大的宙斯使你生病。
你快向你父波塞冬求助吧！’

“然后，他们回到各自的岩洞。
我心中窃喜，为自己的计划周全感到高兴。
瞎了眼的巨人大声地惨叫着，
摸索着将洞口的巨石搬开，
自己坐在旁边，不断用手划拉，
心想，我们也许会随着羊群跑出去。
他太小瞧我们了，我们会那样愚蠢吗？
这时，我的头脑正快地转动，
思考着怎样才能安全地救出我自己和同伴们。
目前的情况十分危急，
我们的性命千钧一发，

我权衡了种种办法，
最后决定，采取这一种：岩洞之中，
有许多毛皮很厚的高大的山羊和绵羊，
高大魁伟，全身漆黑。
我偷偷地抽出了巨人用来垫坐的枝条，
把三只羊绑在一块，中间那一只肚子下面
就绑一个同伴，两边的羊可以护住他。
而我自己则看中了一头最为高大健壮的公羊，
一身黑缎子似的羊毛，
我钻到了它肚子底下，
双手紧紧地抓住卷曲的羊毛。
小心地藏在那里，微微地呼吸。
单等着明早的黎明早点降临。

“当那垂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重登金座时，
健壮的公羊们着急地冲洞出口，冲向草场，
洞口的母羊则咩咩乱叫，
因为它们的乳房被奶汁胀得人难受。
却没有人替它们挤出。
可怕而可怜的巨人，
此时手忙脚乱，守在洞口，
用双手乱摸羊的背后，他那里知道，
在毛茸茸的羊肚下面，躲藏着我的同伴。
那只键壮的，最大的公羊最后一个走出洞口，
在洞口处，当波吕菲摩斯摸到他时说道：
‘今天，你怎么了啦，经常说是第一个冲出洞口，
第一个冲向草场去啃食嫩草，
第一个冲向山泉，饮用清水，
到了晚上，也是第一个离开草地，
回到岩洞。可是，今天你一反常态，
落在了所有羊之后，你是不是为瞎眼的我而伤心？
昨天晚上，一个可恶的恶徒先给我喝酒，
把我灌醉，然后的同伴一起弄瞎了我的眼。
这个可恶的人名字叫“没人，”他一定还活着。
也许藏在山洞某个角落里，如果你会说话就好了，
就可以告诉我，他现在躲在何处，
如果我，抓住了他，一定会毫不留情地。
把他摔向岩石，

脑壳破碎，脑浆迸溅，
让他悲惨地死去，才解我心头之恨，’

“说罢，他松开了双手，放它出洞，
当羊群已远地离开了洞口时，
我第一个从羊肚底下跳了下来，再把其他同伴，
解下。然后，我们顺着曲折的小路，
急急地冲向海岸边的我们的海船，
见到了分别已久的同伴们。
后者热烈地欢迎我们，
祝贺我们侥幸脱险，又为死去的同伴伤心不已。
我安慰他们，请他们不要痛哭，
先把那些肥壮的羊群弄上海船，
再迅速坐好位置，整齐地划动大桨，
将大船驶向大海，一会儿，就离岸好一段距离。
这时，我对着海岛，向波吕菲摩斯大喊：
‘可恶残忍的巨人！野蛮的库克洛普斯人！
勇敢的阿开奥斯人并未全被你吞吃掉！
我们已用计谋制住了你，你面临着巨大的不幸！
活该！你这个无礼的巨怪，竟然吃掉了客人！
但愿宙斯狠狠地惩罚你！’
听到我的讽刺，巨人勃然大怒。
他暴躁之极，折断一截山顶，
朝我们的海船扔了过来，
在我们的船边溅起巨大的水花，
差一点就砸坏了海船的尾部。
水花落了下来，又掀起巨浪，
将我们的海船推向了海岸。
我急中生智，马上捡起一根长长的木杆，
把船支离海岸，并不断鼓励同伴，
奋力划桨，尽快地离开这里。
同伴们听从我的吩咐，齐心合力
一直划到了比刚才的距离还远一倍的地方。
我还想对巨人大喊，
可是同伴们纷纷劝阻，说道：
‘你疯了！还想对他大喊！
刚才，他扔下峰顶，使我们卷回海岸。
我们都认为此命休矣！好不容易捡回一条生命。

你若再大喊，被他寻住方向，
他还会扔来一个威力无比的巨石，
我们觉得他有力量扔这这么远！’

“他们苦口婆心，却没有说服我。
我再一次向着波吕菲摩斯喊道：
‘可悲的巨人啊！若有人问起来
你的眼睛是被谁弄瞎的。
你就可以告诉他，是拉埃尔特斯之子，
来自伊塔卡的攻城掠地的英雄奥德修斯！’

“听罢，可怕的巨人长叹道：
‘原来如此，那个可怕的预言终于应验了！
以前这里有一位高明的预言家，叫特勒摩斯，
是欧律摩斯之子，长得魁伟英俊。
他一直给库克洛普斯人作预言，从年轻到老年。
他经为我作过预言，
说我的眼睛要被一个叫奥德修斯的人弄瞎，
我一直以为，他会是一个高大神武的英雄，
力量强大，无可比拟！可万万想到
他竟是这样一个渺小、软弱之徒。
先让我喝醉了酒，然后才得以刺瞎我！
奥德修斯，回来吧！我会赠你一份礼物，
并祈求波塞冬送你回乡。
因为他是我父，我是他亲爱的儿子！
而且他会恢复我的视力，
不象其他永生的天神和凡人束手无策！’

“听罢，我也大声回喊：
‘可恶的巨人！我这次便宜了你！
如果我将你刺死，把你送往冥府。
那么即便是威力无比的波塞冬，也无能为力！’

“听罢，可怕的巨怪高举双手，
向海神波塞冬大声地祷告：
‘威力无比的大神波塞冬啊！
如果你是我父，我是你心爱的儿子的话，
就请求你阻挠奥德修斯的归程。

他来自伊塔卡，是拉埃尔特斯的儿子！
如果命中注定，他会回到家乡，
见到亲人和亲切的房宅，
也要让他饱受苦难，失去所有的同伴，
和海船！而且，到家之后，还要遭受磨难！’

“黑发的大神听到了他的祈祷，加以应允。
祷告完，巨人又举起一块更大的石头，
用力向我们扔来，巨石呼啸着，
投进大海，与船尾相距不远，
掀起的巨浪腾空而起，泡沫飞溅。
海水在巨大猛烈的投掷下轰然作响。
这次的海浪则推动海船迅速驶离海岸。

“我们的海船驶向那座海岛。
岸边停泊着大部队的海船，
见到其他同伴，他们激动得流下眼泪。
见我们安全回归，都松了一口气。
我们把海船停泊在港湾，然后下了海船，
并把巨人波吕菲摩斯的羊群赶上了海岛，
平均地分给了众人。在分羊时，
胫甲精美的同伴同意把那头大公羊分给了我。
我则将它献给了威力无边的、
克罗诺斯之子，乌云神宙斯。
腿肉尽管献给了他，但他并没有什么承诺，
仍在盘算着怎样才能摧毁我们的海船，
和我那些勇敢而又忠诚的战友。

“在海滩之上，我们吃着烤肉，
喝着美酒，直到夕阳西下，夜幕降临，
等到太阳完全落山后，我们躺了下来。
在波涛的击打声中入睡。
当带有玫瑰手指的黎明女神重登天际之时，
我叫醒了船上的同伴，吩咐他们
解开缆绳，马上出发。他们听从我吩咐，
赶紧登上海船，依次坐好位置，
飞快地划动着木桨，驶向浩淼的大海。

“ 我们继续返航，悲喜交加，
喜的是自己侥幸逃生，悲的是同伴命丧黄泉！

第十卷

——奥德修斯回忆：仙遇女神基尔克

“之后，我们到达了天神钟爱的希波塔斯之子
艾奥洛斯居住的艾奥利埃岛。
这座岛飘浮在大海之上，上面修建着
坚不可摧的高大的铜墙铁壁和险不可攀的
悬崖峭壁。艾奥洛斯有十二个孩子，
六个是儿子，六个是女儿，
他将女儿嫁给儿子，配成六对夫妻。
他们一天到晚在宫中，陪在父母身边，
享受酒宴，美味佳肴，难以胜数。
白天，宫殿之中飘荡着各种食物的芳香，
晚上，他们就回到睡房，躺在各自的妻子身边。
身下是柔软的睡床，身上是温暖的毛毯。
我们走进这们一座宫殿时，
艾奥洛斯热情地招待我们，
留我们吃了整整一个月，询问了许多问题，
比如伊利昂战，阿开奥斯人的海船，
和阿开奥斯人的返航等种种问题，
我都一一地加以详细解答。
后来，我请求他帮助我们重返故乡，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表示鼎力相助。
他交给我一个取自于一头九岁牛的皮袋，
里面装着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劲风。
是宙斯交给他这一责任，让他负责
风势，或大或小，或起或止，全凭他的心愿。
他把这个皮袋交给了我，只让西风出来，
把其它的风都用一根银绳紧紧地绑住，
不让一点风漏出来。西风可以吹着风帆，
将我送回分离已久的家园。
但命中注定，我们不会如此顺利地回归，
我们的愚蠢负了好心的艾奥洛斯。

我们的海船日夜兼程，一连九天都未停下。
到了第十天，我们惊喜地望到了故乡，
已十分近，甚至可以看到人们添加干柴烧饭。

这时，我十分放松，睡神乘虚而入，
因为我连着九天，都一直亲自掌舵，
不愿意交给其他的同伴，只是为了能尽快还乡。
可是，此时，其他的同伴认为希波塔斯之子
艾奥洛斯交给我的皮袋中装满了大量金银，
没有分给众人，想独吞带回家中。
有的人愤愤不平地对旁边的人说道：
‘这是多么地不公平！不论到什么地方，
他总倍受尊敬，出够风头，
在特洛亚，他就得了丰富的财宝，
而我们，同样辛辛苦苦，舍命拼杀，
回到故乡时，却又双手空空，一无所获，
最近，他又受到艾奥洛斯的盛情接待，
并得到了珍贵礼物，让我们打开皮袋看着吧，
里面一定装满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

“听罢，大家点头赞同。
但他们一打开皮袋，东南西北风一起冲出，
旋风顿起，立即把海船卷向大海，
他们哭喊着，但无济于事，
这发生的一切将我惊醒，我权衡着：

是跃身投入大海溺死算了，
还是忍着怒气，活在这个可怕的人间。
最后我决定活下去。躺在船里，不说话，
可笑的是船队又被旋风吹回了
天神钟爱的艾奥洛斯的海岛。

“不得已，我们只好登岸，汲取淡水，
然后在海边旁边用饭。
大家吃饱喝足之后，
我带着传令官和一个战友
前往艾奥洛斯的宫殿，而后者，
正和他的妻子女儿快乐地享受着美食。
见到我们去而复返，站在门柱旁边，
艾奥洛斯甚为惊讶，问道：
‘奥德修斯，为何返回？是不是有邪恶的天神阻挠？
我已帮助你们，让你们顺利地回归故乡，

或者前往任何一个你们想去的地方。’

“听罢，我压抑不住心中的烦躁，说道：
‘是愚蠢的同伴和可恶的睡神毁了此次回返。
亲爱的朋友，请你再尽力帮我们一把。’

“我低声下气，十分地恭顺，
可是，他们默不作声，最后艾奥洛斯说道：
‘你们还是快走吧！看来，我不应帮助你们，
你们不能顺利返航。这说明天神讨厌你们，
又让你们回到这里，快走吧，
恕我不能接待你们！’

“说罢，他请我出宫，我也无可奈何，
唯有叹息。后来我们重新回航，
此次却是划劲木桨，疲惫不堪，
大家十分后悔，但也只有接受这个现实。
我们日夜兼程，连着六天，
到了第七天，我们到达了拉摩斯的城堡，
莱斯特律戈涅斯的人特勒皮洛斯。
在那个地方，回家的牧人向出牧的牧人打招呼，
后者则向他们致意。
一个牧人，如果彻夜不眠，
就可以得到两份工钱，
既放牧肥羊又放牧壮牛，
因为白天黑夜放牧的间隙很短。
我们把船驶进了那里的海港，
两边都是，耸立在海中的高大的石壁，
上面挂满了荆藤，两个石壁相对，
中间缺口就成了海港入口处，十分狭窄。
就通过那里，我们把所海船全都驶进海港，
整整齐齐地停泊在那里，港内一丝风儿都没有，
也没有一丝儿波浪，一片风平浪静的安和之景。
只有我一个把海船停泊在海港之外，
用缆绳系在入口的突出的岩石上，
然后，我爬上了一个陡峭的石岩，
站在上面，向远处眺望，
没看见人们在劳动，没有看到牛耕地，

只见原野之上升起一缕青烟。
于是，我派一些同伴前去打探，
看生活在这里的是些什么样的居民。
我吩咐两个同伴，还有一名传令官前往。
他们得令而去，沿着一条宽大笔直的道路，
这条路用于运输从高山上破伐下来的木料。
后来，他们碰到了一个取水的健壮的姑娘，
她是莱斯特律戈涅斯人安提法特斯之女。
这里的居民一般都到城外的阿尔塔基埃泉取水，
这个女子也正前往泉水处。
我的使者们向她打听谁是统治此地的国王。
她就用手指点着她父亲的高大的宫殿。
他们进去后，发现一个粗大的女子，
如一座山峰般粗壮，吓得他们胆战心惊。这个女子从集会处
唤回了她的丈夫安提法特斯，
后者使我的使者们遭到灭顶之灾，
见到来客，他抓起一个，当作饭餐。
另外两个见状大惊，撒退就往海港跑，
凶残的国王大声喊叫，召来了大批的莱斯特律戈涅斯人，
一个个凶狠无比，似凶神恶煞。
他们站在崖壁山，向下投掷石块，
海港中传来我的同伴临死前的惨叫
和海船砸裂之声。之后，这些野蛮人
抓起我的同伴往回走，好作为美味佳肴。
他们忙着杀害海港里的同伴，
趁此机会，我用身边锋利的铜剑，
将船缆绳割断，并命令船上的同伴，
合力划动木桨，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
在死亡面前，人人畏惧，他们奋力划桨。
终于石壁越来越远，得以逃生。
而其他所有的海船和同伴都未能逃出魔港。

“我们航行在海面上，悲喜交加，
喜的是自己侥幸逃生，
悲伤是同伴全都死去。
后来，我们又到达了美发的基尔克居住艾艾埃岛。
她是一位精道人类语言的可怕的女神，
与凶残的艾埃斯特是同胞姐妹，

她们都是光明神赫利奥斯和佩尔塞之女，
后者是俄开阿诺斯之女。
在某位天神的指点下，
我们悄悄地进港，悄悄地停泊在那里，
然后整整睡了两天两夜，
因为我们极度疲乏。
等美丽的黎明女神第三次升上天际之时，
我带着长枪和锋利的佩剑，登高远眺，
心中希望能见到有人在辛勤地耕作。
可是等站在高处放眼远望，
只看到茂密的森林中升起一股青烟，
那是基尔克宫殿中升起的炊烟，
我心中开始权衡，见到有炊烟。
是否应该前去打探。
想来想去，我决定这样做：
先回至海船，和海船上同伴吃饱喝足，
然后再吩咐他们上岛打听。
在回返船的路上，
或许是哪位天神怜悯我，
让一头健壮的、长着长角的公鹿
出现在我面前，天太热了，
使它从林中飞快地冲出，
前往泉边吹水，
我立即举起长枪，刺中了它的后背，
锋利的枪尖穿过了全身，
可怜的它惊叫一声，仆倒在地。
我用脚踩住它，用力拔出铜枪。
先将它放在旁边的草地上，
然后我来一些柔软的柳枝条，
搓成一根结实的、约两臂长的绳子，
把死鹿的四肢捆在一起，
扛在肩上，手中拄着长枪以支撑重压，
迈开大步，向海船方向走去。
来到海船，我扔下公鹿，
在每个人的面前，用温和的话语鼓励道：
‘亲爱的朋友们！别再忧愁了。
我们离去冥府，还有相当的时日。
眼下，还是让我们大吃大喝，填饱肚子吧，

海船舱中还储备着食物和饮料！’

“听罢，他们欣然遵从。
从波浪不断拍打的海滩上一跃而起，
显然见到我猎杀的庞大的公鹿，
无不欣喜若狂，兴奋地观赏之后，
大家就洗净了双手，开始准备美餐。
整整一天，我们吃着肥美的烤鹿肉，
喝着香甜的美酒，直到太阳下山。
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后，
我们就心满意足地躺下休息，
耳朵听着浪花的拍溅声。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又一次升上天际之时，
我召集起同伴，这们对他们说道：
‘我亲爱的伙伴们，可怜我们历尽艰辛，
如今连方向也不能辨别，不知道太阳从
哪里升起，从哪里落下。
我们应该仔细考虑，
如何才能脱险。
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曾登方远望，这座岛地势平缓，
四周被大海环饶，不见什么人影，
只看到从茂密的森林中升起一般青烟。’

“听到我话语，同伴们无不心惊肉跳，
回想起莱斯特律戈涅斯人安提法特斯的
残无人道的暴行和巨人库克洛普斯令人发指的吞噬活人。
他们念及此，一个个嚎啕大哭，泪如泉涌。
但这样做，对我们的目前的状况毫无帮助。
我把所有的阿开奥斯同伴分成两队，
一队由我指挥，
一队由神一样的欧律洛科斯指挥。
然后，我们马上把石阍放进盔中摇动，
先跳出来的是欧律洛科斯的石阍。
于是，他率领二十二位勇士毅然登上海岛，
流着眼泪，和也流泪的我们依依惜别。
在密林中的空旷之处，他们发现了用光滑的石块
砌成的基尔克的高大的宫殿，

周围到处是雄狮和大灰狼，
它们吃了基尔克给它们的迷药，
从而丧失了勇猛进攻的能力。
而是站在路边摇动着粗长的尾巴。
就好象是讨主人欢心的感犬家，
见主人宴毕回来，摇着尾巴迎上去。
见到林中来了客人，这些狮子和狼就这样摇着尾巴，
可是，海外来客见此却毛骨悚然。
他们站在美发女神的宫门前，
听到传来的基尔克美妙的歌唱声，
当时，她正在高大而华丽的织机旁忙碌，
织着一匹技艺精湛，凡人无法相比的织物。
这时我一位好朋友，勇敢的士兵统帅，
波利特斯对同行的伙伴说道：
“听啊！朋友们，从里面传来美妙的歌声，
和织机运作的声音，不知是女神还是凡间妇女。
最好我们进去问一问。”

“听罢，大家十分赞同，敲着宫门，
不一会儿，基尔克女神打开了闪亮的大门，
将他们迎了进去，只有欧律皮洛科斯一人，
留在外面，他担心遇到不测。
进到宫中的人受到热情招待，坐在舒适的椅子上，
基尔克为他们端上普拉姆涅美酒，
掺和进奶酪、面饼和淡黄色的鲜蜜，
另外还有一种威力无比的迷药。
这样的饮料，使他们忘记了一切，
连家乡都抛在脑后，然后基尔克鞭打他们，
他们摇身一变，全都变成了猪，有猪头、
猪声、猪毛和猪的形体，但思想还是人的思想。
他们被赶进猪圈里，
大声哭啼，而基尔克则扔给他们
一大堆猪喜欢吃的饲料，比如橡子和茱萸。

“机智的欧律洛科斯大为恐慌，
赶忙跑回海船，告诉我们同伴的遭遇。
刚开始时，他惊惧交加，十分紧张，
只是用盈满泪水的眼睛望着我们，

一句话说不出来，
看来内心正忍受巨大折磨。
我们十分惊异，连声催问，
他终于稍稍安定下来，这样说道：
‘卓越的奥德修斯，我们按照您的吩咐，
前往那片密林，发现了一座用光滑硬大的石块
砌成的高大的宫殿，在门口
我们听到有位女神或是凡人妇女
在织机前忙碌，唱出优美的歌声。
我们敲了门，房主就打开门，
请冒失的同伴进去。我担心遭遇不测，
就留在了门外，但是过了好长时间，
我苦苦地在外面等待，也没有一个出来。
他们好象在顷刻之间消失了。’

“听罢，我立即将那柄有银饰的
锋利的铜剑背在肩上，手中紧握弯弓，
吩咐欧律科洛斯为我引路。
可是他跪在地上，抱住我的双腿，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苦苦哀求道：
‘高贵的天神的后代，别让我再去那里了！
我知道，你不但救不了他们，连你自己的生命
都难以保全。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还是赶紧逃吧，离开这个可怕的海岛！’

“听罢，我立即这样对他说：
‘欧律科洛斯，既然如此，你就别去了。
你可以留在这里在吃一顿，不过，
我必须去挽救他们，这是我的责任！’

“说罢，我毅然离开了同伴和海船，
走进了阴森的密林，一会儿，就来到了
善使迷药的基尔克女神的宫殿前。
这时，我碰到了向导神赫尔墨斯，
当时，他仅身为一个年轻人的模样，
年纪不大，两腮刚刚长出胡子。
他拦住了我，握着我的手，这样问道：
‘可怜的人，你一个人游荡在这深山老林，

想干什么？你的那些同伴，
已中了基尔克的诡计，变成猪拥挤在猪圈里。
你来到这里，是要拯救他们吗？
这很难办成，只怕你也会成为一只可怜的猪。
但是，我有办法让你脱险，
你带上这样仙草，进入基尔克宫殿，
它能使你逢凶化吉。基尔克的害人法并不复杂，
她首先热情地招待你，
给你端上一杯美酒，里面掺加了奶酪、
面饼和蜂蜜，以及可以迷幻人的迷药。
不过，她的计谋不会在你身上得逞，
因为你有这样神草。
当基尔克用长鞭抽打你时，
你要迅带速抽出锋利的佩剑，冲上去，
作势要将她杀死，她会十分害怕，
请求你和她同床共眠，这个要求你不要拒绝，
只有这样，才能救出同伴，并得到热情招待。
不过首先，你要她以上天的名义发誓，
否则，狡猾的她可能会在你一丝不挂之时，
又动什么鬼念头，将你伤害。’

“说罢，弑杀阿尔戈斯的向导神，
将那株仙草交给我，并告诉我它的药性。
那株草，草根乌黑，花朵如奶汁般白嫩，
天神们称之为“摩吕”，普通的凡人
无缘得到，只有万能的天神能找到它。
赫尔墨斯交待完一切，就返回奥林卑斯山。
而我则信心十足地迈向
基尔克高大的宫殿，心中盘算如何制服她。
我站在了宫门前，大声叫门，
神女听到我的呼唤。迅速打开闪亮的大门。
热情地邀我入内。
我则垂头丧气地紧随其后，
她请我坐在一张饰有银钉、
舒适宽大的椅子上，脚下还垫有搁脚凳。
然后，她给我端来一杯美酒，
里面掺进了颇有威力的迷药。
她不明真相，仍用鞭子抽打我，并喊道：

‘ 快去吧，到猪圈去，那里面都是你的同伴！ ’

“ 听罢，我迅速抽出锋利的剑，扑上去，
作势要把她杀死，女神惊慌失措，
尖叫着躲开，又扑过来抱住我的双腿，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哭着说道：
‘ 你是谁？是何人之子？来自何方？
为何你喝了迷药却未变成猪？
以前未发生过这种事，
任何人都不能抗拒迷药的魔力。
而你却丝毫没被迷倒。
那么，你一定是那卓越的奥德修斯了。
弑杀阿马戈斯的赫尔墨斯告诉过我，
奥德修斯很快就要乘船来到这里。
放下你的宝剑，随我来吧，
我要和你共床共眠，
用男欢女爱来化解我们的仇恨。 ’

“ 听罢，我这样回答地道：
‘ 基尔克，现在我哪顾得上男欢女爱？
你将我的同伴迷住，都变成了猪，
刚刚又对我狠下毒手。
现在你竟求我同你共眠，
登上睡床男欢女爱。
是不是你想趁我一丝不挂时再伤害我？
我若听从你，你必须以上天的名义，
发一个毒誓，说你绝对不会再伤害我。 ’

“ 听罢，她毫不迟疑，马上起誓。
等她发下重誓，一切按我的要求做完之后，
我就迈步向前，登上柔软的睡床。

“ 这时，侍奉基尔克的居住在宫殿内的
四位女仆开始为我们忙碌，
她们都是溪流、山林和奔腾汇入
大海的河川的女儿。其中一个女仆，
在宽大柔软的椅子上铺上一层洁白的麻布，

又放上一个紫色坐垫。另外一个把一个有银饰的
餐桌放在椅子前面，
桌子再摆一个黄金篮。
第三个女仆在白银制成的调缸中，
兑出香甜纯美的酒，并拿出黄金杯。
第四个将清水倒入一个三足鼎内，
在鼎下起燃燃大火，要将水烧热。
一会儿，鼎内的热水沸腾起来，
她仔细温柔地将水淋倒我的肩头，
为我洗浴，让我解去困乏。
洗完之后，她又为我涂上芳香的橄榄油，
穿上一件美丽的衫衣和宽大的衣袍，
然后引我坐在一张有银钉的，
舒适而美观的宽椅上，
下面放着搁脚凳。
另外一个女仆端来了一个水盆，
提着黄金水罐冲洗我的双手，
然后，又在我面前摆上一张美观的桌子。
女仆端来了精美的食物，
女神在一旁陪同，请我用餐。
而我却满腹心事，内心忧愁，对面前的美食不理不睬，
无意享用。
基尔克见我满腹心事，无心享用，
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便走近我，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卓越的奥德修斯，你为何一言不发，
象个哑巴一动不动，不愿享用食物？
是不是你怕我再加害于你？
请放心，我已发过毒誓，绝不会那样做！’

“听罢，我立即答道：
‘美丽的基尔克，我在思念我那些伙伴，
他们都变成了猪，不能自由活动。
在他们获得自由之前，我怎能安然享乐？
如果你是诚心待我，就放了他们，
让他们恢复原形，让我们再相聚。’

“听完我的请求，基尔克手持魔鞭

走出大门，到达猪圈那里，
将由我的同伴变成的九龄壮牛
赶了出来，她站在他们中间，
逐一地为他们涂抹上另外一种神药，
药效立杆见影，
猪毛一转眼全都晚落，
他们全都站了起来，恢复原来的样子，
而且比先前更壮、更美、更年轻。
他们见到了我，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泪水滚滚流下，嚎啕大哭之声响彻宫殿。
见此情景，女神也动了恻隐之心。

“然后，女神中的佼佼者走近我，说道：
‘足智多谋的拉埃尔特斯之子，
现在，你们暂时赶回海船，
把海船拖上海岸，将所有船上的宝物，
和航海用具都放进海边的洞里，
然后再和其他同伴返回我的身边。’

“听罢，我心动了，听从她的建议，
立即返回海边，那里围聚着急切
等待我的同伴们，他们一个个泪流满面，
哀声叹气。但当他们见我安然归来，
如同一群圈在牛棚里的小牛，
看到从草场上归来、吃得饱饱儿的母牛时，
一个个欢腾雀跃，冲出牛棚，
围在母牛身边，欢快地哞叫着。
我的同伴也是这们围着我，
双眼流泪，激动不已，就好象
他们已经回到了离别多时、盼望已久的
故土和巍峨坚固的伊塔卡城。
他们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哭着问道：
‘太好了！你终于安然返回，
我们如此欣喜，如同回到了故乡。
给我们说一说那些同伴的不幸遭遇吧！’

“于是，我温言温语地答道：
‘你们还是先把海船拖上海岸，

再把船上的宝物和航海用具搬入岩洞，
然后，我带领着你们一起前往基尔克的宫殿。
在那里，我们可以见到那些同伴，
他们正享受着女神准备的酒宴。’

“听罢，他们都十分赞成，
唯有欧律洛科斯一人反对，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大声说道：
‘大家别听他的，随他前去宫殿。
不是自投罗网吗？那可怕的女人
会把你们都变成野猪和雄狮，
好为她看守宫殿和密林。
这次如同在库克普斯的那一次，
奥德修库领大家冒然进入巨人的山洞，
结果使同伴们命归黄泉。’

“听罢，我怒火中烧，盘算着
是否抽出宝剑将他杀死，
尽管他和我有血缘关系，
是来往密切的亲戚。
其他同伴则一起劝慰我道：
‘宙斯钟爱的奥德修斯，别生气！
不如这样做，你带我们前使基尔克的
高大的宫殿，让他一个留守海船。’

“说罢，他们就跟在我后面走向密林。
欧律洛科斯也跟在后面，
他既不敢单独一个人留下，又担心我责骂他。

“此时，基尔克正在宫殿中热情地招待我的同伴们，
让女仆侍候他们洗浴，并涂上芳香的橄榄油，
然后给他们穿上美丽的衣衫和宽大的长袍。
我们返回时，他们正在大吃大喝，
同伴们见面，互相倾诉别后的思念，
一个个大放悲声，泪流满面，连宫殿都叹息不已。
这时，女神的姣姣者走近我，说道：
“足智多谋的拉埃尔特斯之子，
别再悲伤哭泣了，我十分清楚，

你们在鱼群丰富的海面上饱受艰辛，
在路途上，也受到恶人的伤害。
不过，现在还是忘掉不幸，尽情地吃喝吧，
恢复你们离开多山多石的伊塔卡时
那种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勇气吧。
不要继续沉溺于痛苦的回忆，
让心灵盛满了戚苦的泪水，
尽管你们遭受了别人未经过的巨大折磨。’

“听到她的劝慰，我们止住了泪水，
然后尽情地享受幸福和快乐，
每天都享用着鲜肉和美酒，整整过了一年。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
新的一年又来临了，白天越来越长，
同伴们开始向我抱怨道：
‘奥德修斯，你该不会忘了故乡吧，
如果你命中注定能回到家乡，
那么你就一定能够踏上久别的故土。’

“他们的话语，打动了，我，
我们继续坐着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太阳渐渐下行，又过了一个整天。
等到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后，
我的同伴们回到他们的睡房中，
而我则登上了基尔克华美舒适的大床，
躺在她的身边，开始恳求她，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基尔克，你不是曾经说过，
要帮我返回久别的故乡吗？
我的同伴也非常思念家乡。你不在时，
他们总围在我身边哭泣。’

“听罢，美丽的基尔克答道：
‘足智多谋的拉埃尔特斯之子。
你们随时都可以离开这里，
但是，你们，首先得去冥王哈得斯
和冥后佩尔塞福涅阴森可怖的冥府，
寻找特拜城的特瑞西阿斯的灵魂。

这个高明的预言师在死后依然十分神奇，
是佩尔塞福涅使他保住了智慧，
可以思考，而其他人则成为虚幻的影子。’

“听罢，我心胆俱裂，放声大哭，
翻滚在大床上，痛不欲生，
只想尽快死去，别再看到明亮的阳光。
我悲伤了好一阵子，
然后又向女神基尔克问道：
‘基尔克，有谁会为我引路？
我从来到过可怕的冥府。’

“听罢，女神这样说道：
‘足智多谋的拉埃尔特斯之子，
这件事你无须担心，
你将桅杆竖起，扬起风帆，
自会有北风将你吹着前行。
当你乘船穿过俄开阿诺斯长河后，
就会抵达一片平坦的海滩，
那里长着茂盛的白杨和娜娜多姿的柳树，
这是属于佩尔塞福涅的圣林。
在那里，你下船，步入哈得斯幽暗的冥府。
还有火河和斯提克斯支流哀河，
奔腾汹涌地绕着一块岩石，
轰声隆隆地汇合流入冥府的深渊阿克戎。
英雄啊！你要听从我的吩咐，
在那里挖一个深坑，一肘尺见方，
然后在坑旁为所有死去的人献祭，
先倒入拌了蜂蜜的鲜奶，再倒入
香甜的美酒，然后注入清水，最后撒上大麦粉。
做好一切后，你要虔诚地祈祷，
对着那些死去的灵魂答应重返故乡伊塔卡后，
保证为他们献上丰盛的祭品，一条未育过的母牛，
尤其是要祭祀特瑞西阿斯，
单独为他献上最好的一只黑色的公羊。
祈祷完之后，你再献上一头公羊、一头母羊，
并让羊头朝向冥府幽暗的一边，
你转过身，背过脸，

面对着俄开阿诺斯长河，
这时，那些死去的人的灵魂就会从下面蜂拥而至。
围在你的身边，你要命令你的同伴们，
将那两只被利剑宰杀的羊捡起来，
剥掉皮毛，焚烧羊身，并向
伟大的哈得斯和佩尔塞福涅祈祷。
而你，则要挥动着利剑，
蹲在那里，不准那些灵魂靠近牲血，
让他们呆在旁边，直到你问过了特瑞西阿斯。
那位高明的预言家，很快会到你身边，
向你指点回家的方向，路经何处，
怎样才能顺利地穿越鱼群丰饶的大海。’

“说罢，美丽的黎明女神已升上了金座，
基尔克替我穿上衫衣和长袍，
她自己则穿上一件洁白的衣袍
柔和而又舒适，腰上环着一条
制作精美的金带，头上披着块方巾。
我离开了睡房，去唤醒其他的同伴，
我对每一个人都这样温和地说道：
‘起床吧，别沉浸在香甜的睡梦中了。
女神基尔克已告诉我该去的地方。’

“我的话语打动了他们，
但不是所有的同伴都离开了那里，
有个叫埃尔佩诺尔的年轻同伴，
在战场上并不奋力拼杀，头脑也不太灵活，
在离开的那一天，为了空气清新，
酩酊大醉之后，独自一人睡在宫殿高处。
当他听到我们大家准备离去的响动时，
就从睡梦中一跃而起，完会忘了自己身在高处，
完会忘了应该沿着楼梯下来，于是，他重重跌在地上，
脖子部位的颈椎被摔断，
他登时死去，灵魂奔赴哈得斯的冥府。

“离开基尔克的宫殿之后，我告诉他们：
‘你们或许以为这次我们要返回家乡，
其实不然，女神基尔克指点我们先去

哈得斯和佩尔塞福涅幽深的冥府。’

“听罢，其他同伴大惊失色，
一个捶胸踏地，嚎啕大哭，撕扯自己的头发。
但此时此地，哭泣对他们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心情沉重，泪水满面，
最后终于到达了海船边。
在那里，女神基尔克早已到达，
神不知鬼不觉地超越了我们，
并送来了两只羊，一只公羊和一只黑色母羊。
如果不是天神自愿，哪个凡人能见到他们的踪影呢？”

第十一卷

——奥德修斯回忆：入冥府求问归程

“我们一行来到停泊海船的地方，
将大黑船推上浩淼的海面，
竖起了桅杆，扬起了风帆，
把两只羊抱上海船，然后我们也一个个
登上海船，大颗的泪珠往下落。
美发的、可怕的、精通人语的女神基尔克，
送来一股强劲的顺风，
把我们的风帆吹得胀鼓，
推着海船向前行进。
我们迅速地将航海用具收拾停当，
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依靠舵手和风力掌握方向。
海风吹着风帆，顺利地航行了整整一个白天，
当太阳西下，水路渐渐变深变暗之后，
我们到达了水流阴森的俄开阿诺斯河的岸边，
那里居住着基墨里奥伊人，他们的城市
永远笼罩在浓雾和云气之下，
闪亮的阳光从来不照临他们，
不论是它在早晨升上星辰闪烁的天空，
还是在晚上落到苍茫的大地。
这里的居民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在黑暗之中。
到达了海岸，我们就把船停泊下来，
抱着祭羊，沿着俄开阿诺斯的水岸向前走，
最后到达了基尔克指点给我们的地方。

“我吩咐佩里墨得斯和欧律洛科斯抱住祭羊，
自己则抽出锋利的宝剑，
在地上挖出一个深坑，一肘尺见方，
准备在坑边向所有死去的人献祭。
先倒入拦了蜂蜜的奶液，再倒入
香甜的美酒，然后注入清水，最后撒上大麦粉。
做完这一切，我虔诚地祈祷，对着那些所有死去人的灵魂，
答应在我重返故乡伊塔卡后，
保证为他们献出一条从未育过的肥壮的母牛，
尤其要祭祀特瑞西阿斯，

单独为他献上最好的一只黑色公羊。
祈祷完之后，我拉过基尔克送给的两只祭羊，
在林边将它们宰杀，汨汨鲜血流了出来。
这时，死去人的灵魂从地底下蜂拥而至，
有新婚少妇、年轻的小伙子和年迈的老头，
还有夭折的小姑娘，回忆着新近的悲愁。
那些战场上的勇士，丧命于锋利的铜枪，
枪伤处，血迹斑斑，染红了身上甲衣。
这些死人的灵魂从四面八方涌来，
惨厉地嚎叫着，扑了上来，听得我面色灰白。
这时，我强作镇定，赶紧命令我的同伴，
剥去祭羊的皮毛，焚烧羊身，
向天神祈祷，特别是哈得斯和
可怕的冥后。佩尔塞福涅，
我自己则从身侧抽出锋利宝剑，守在坑边，
挥动着，赶开围上来的灵魂，
不让他们接触牲血，直到我问过特瑞西阿斯。

“第一个到达坑边的是埃尔佩诺尔的灵魂，
因为我们没有将他埋入广袤的地底下，
当时十分仓猝，必须马上出发，
就没有为他举行葬礼，进行哀悼。
见到他来，我心生怜悯，禁不住落下眼泪，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问他：
‘可怜的埃尔佩诺尔，你是如何到达幽黑的冥府？
竟然比我们乘坐顺风的海船还要迅速。’

“听罢，他长叹一声，回答道：
‘足智多谋的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
那次过量的饮酒使我命丧黄泉，
我为了凉爽，睡在高高的宫殿上，
情急之中，竟一跃而起，忘了应该沿楼梯而下，
结果狠狠地摔了下去。脖颈部位的椎骨
立时折断，我只得来到哈得斯的冥府。
尊贵的奥德修斯，请你帮助我，
答应我的请求，看在伊塔卡人民的份儿上，
看在你心爱的妻子和养育你的老父的份儿上
看在你的独子特勒马科斯的份儿上，

别拒绝我，当你从这里离开后，
还要乘坐海船返回艾艾埃岛，
当你回到基尔克的宫殿时，
千万不要弃我不顾，请你埋葬我，向我致哀。
不然，天神可能因此而惩罚你。
在收敛我之后，你可以安心返回家园。
请你把我和我的铠甲一起焚烧，为我修造一个巨大的坟墓。
并在上面插上我生前使用过的长木桨，
让后人来凭吊我这个遭遇不幸的古人。’

“听罢，我毫不犹豫，满口答应：
‘可怜的埃尔佩诺尔，我答应你的请求。’

“在坑边，我们交谈着，
但我始终挥动着宝剑，不让他，
接近牲血。而他，同伴的灵魂，喋喋不休地说着话。

“第二个到来是我的先母的灵魂，
她是英武的奥托吕科斯之女安提克勒娅。
在我离开伊塔卡，前征特洛亚时，她还健在。
见到亲爱的母亲来到，我鼻子酸楚，泪流满面。
虽然她是我的母亲，但我仍然拒绝
让她靠近牲血，我必须首先问过特瑞西阿斯。

“终于，特拜城的士兵的统帅特瑞西阿斯
来了，他手握权杖，认出了我，说道：
‘足智多谋的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
你为何从阳光灿烂的阳间，
来到了这个阴森可怕的地方，来见死去人的灵魂。
你先拿开宝剑，退到一边。
等我享用了坑中的牲血后，好告诉你真言。’

“听罢，我插回长剑，退去一边。
那位高明的士兵统帅在坑中
享用了一些牲血，开始告诉我预言：
‘光荣的奥德修斯，我知道，你归心似箭，
但是天神决心不让你如意。
海神波塞冬十分仇恨你，一定要给你制造灾难，

因为你刺瞎了波吕菲摩斯的眼睛，
而他是海神的爱子。尽管他愤怒，阻挠你，
你还是在历尽千辛万苦后可以返回故乡，
但是你必须管束好你的同伴，
你们的精良的海船穿越大海，
会到达特里那基亚海岛，
岛上生长着
无所不见的光明神的
一群群肥壮的牛羊，
若你们一心想快点回家，不动牛羊，
那么你们就可以返回伊塔卡。
但是，如果你们伤害了那些牲畜，
你的同伴和海船就会毁于一旦。
当然，你独自一个得以生存，
搭上别人的海船，浪费了更多的时日，
才最终返回你的家乡。可是，在你家中，
你会碰到一群向你妻子求婚的无赖，
正在大肆地挥霍你们家产，
那时，你一定向他们猛烈地报复，
不管是用计谋，还是用武力，
将他们一个个斩杀于你的家中，
然后你要背上一支长桨，四处游荡，
直到来到一片领土。居住在那里的人
从食用过有盐的食品，
从来见过船头红色的海船和划船用的木桨。
木桨对于海船，如同翅膀对于小鸟。
那时，会有一个明显的征兆，你绝不会错过：
在半路上，你会碰到一个阳生人，
他硬说你背着的木桨是一支扬谷用的大木铲。
那时，你就可以马上把木桨插在土里，
向海神波塞冬献上丰盛的祭品，
一只公羊、一头公牛的一头健壮的公猪，
然后立即回家，向至高无上的所有的奥林卑斯天神们
献上一台隆重丰盛的祭祀，
一个个地祭祀祈祷，千万不要漏掉任何一个。
这样，你就可以安享晚年，享受富有的生活，
你的子民也都和睦安康，
直到将来有一天，海上来的死神安静地夺走你的生命，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预言，这一切一定会实现。’

“听罢，我立刻这样回答他：
‘高明的特瑞西阿斯，显然是天神安排了我的命运。
再请你对我实话实说，
那边坐着我的先母的灵魂，
不正眼看我，也不说一句话，
只是那样表情木然，默不作声地坐着。
高明的预言师，请告诉我，我如何做，
才能使她想起我是她的儿子？’

“高明的特瑞阿斯答道：
‘这很简单，我当然会告诉你，
任何一个死去人的灵魂，得到你的允许
来到坑边享用牲血，都会对你实话实说。
但是你不让他们靠近，他们就会隐身而去。’

“特瑞西阿斯说罢，转身离去，
返回恐怖的哈得斯的冥府。
我继续守在坑边，终于我的先母靠上前来，
享用了坑内的牲血，之后，她马上认出了我，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大声哭泣着说道：
‘我的孩子，你怎么能来到这阴森恐怖的地方？
而且还活着！要知道，活人是不可能到达这里的，
因为有巨大的河流和湍急的水流！
特别是浩瀚的俄开阿诺斯河。
没有异常坚固的海船，谁也休想把它穿越！
你是不是和同伴们从特洛亚出发，
历尽磨难，多年漂泊，才到了这里？’
你还没有返回伊塔卡，还没有见到你的妻子吧？

“听罢，我立即这样回答我的母亲：
‘亲爱的母亲，我是为了寻找特瑞西阿斯的灵魂，
被逼无奈才到达这个可怕的地方。
正如你所说，我还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
我和其他同伴，从特洛亚出发后，
一直漂泊在海上，
经历了无数的风险。

亲爱的母亲，
请你把实话告诉我。
是什么原因夺去了你的生命，
是长期的病痛，还是猎神阿尔特弥斯
用她轻柔的羽箭取走了你的生命？
还请告诉我，在伊塔卡的家中，
亲爱的老父和我的儿子怎样生活，
他们是仍然掌握着我留下的王权，
还是已被赶下台，由别人夺了王位。
他认为我可能再也回不了自己的城邦。
还请你告诉我，我妻子的情况，
她是忠贞不渝，和儿子一起守护着家产，
还是已经改嫁，成为其他阿开奥斯俊杰的妻子？’

“听完我的问话，我的母亲回答道：
‘奥德修斯，我的儿，你尽可以放心。
你忠贞的妻子在家中日日夜夜地想念你，
每日每夜流着泪，
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
你的王位并没有人敢篡夺，
你的儿子特勒马科斯稳稳地握家产，
还经常举办一些适合身份地位的酒宴。
诚挚地邀请他人，别人也照样回请他。
你的老父仍住在庄园中，不进城里，
在他的房子里，没有软床，没有暖被，
和奴仆一起过着凄凉的生活。
寒冬夜里，他们穿着破衣服，在柴火旁取暖。
在炎热的夏日，在果实累累的秋日，
他就会在厚厚的落叶上躺到，
心中悲痛，忍受着难以名状的痛苦，
苦盼你的回归，以捱过他凄惨的晚年。
而我，也是这样失去了生命，
既不是长期的病痛让我撒手人间，
也不是猎神阿尔特弥斯
用她轻柔的羽箭夺走了我的生命，
而是因为思念你，我的儿子奥德修斯阿，
因为盼望卓越而足智多谋的儿子，我才结束了生命。’

“听罢，我悲痛不已，很想冲上去，
紧紧地拥抱住亲爱而又可怜的老母。
可是，我冲上去拥抱了三次，都抓不住，
她虚幻的灵魂三次游离我的双臂，
这使我更加压抑不住悲痛，
就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她说道：
‘母亲，你为什么不让我拥抱你？
如果在哈得斯的冥府，我们能紧紧抱在一起，
那对我们俩来说是多大的安慰啊！
你是不是只是一个幻影，受命于可怕的佩尔塞福涅
让我更加悲痛，充满绝望？’

“我亲爱的母立刻答道：
‘亲爱的奥德修斯，我的儿子！
这并非是佩尔塞福涅有意戏弄你，
任何一个凡人死后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一旦一个躯体失去鲜活的生命，
连接肌肉和骨的筋腱就失去了作用，
在熊熊火中化为灰烬，
灵魂就会奔赴冥府，成为模糊不着的幻影。
现在，你赶快离开吧，记住这里的一切，
回到家乡后好讲给你的妻子听。’

“我们正在交谈，冥府的佩尔塞福涅，驱送来一群女人。
她们以前都身份高贵，地位尊崇，
不是一国之后，就是美丽的公主。
可如今，她们拥挤在血坑边喝饮，
而我则考虑如何将她们依次询问，
我思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我又从身侧抽出锋利的宝剑，
威吓她们，禁止她们同时饮血，
让她们一个接一个地过来，
这样我就可以一个一个听她们讲述自己的身世。

“首先走上前来的是出身尊贵的图罗，
对我说，她是萨尔墨伊斯王之女，
是艾奥洛斯之子克瑞透斯之妻
可是她深深地爱恋着

秀美英俊的河神埃尼珀斯。
她时常徘徊、留连在清澈透明的河边。
有一天，威力无比的海神波塞冬，
化身为英俊的埃尼珀斯，
在水流湍急的河口和图罗一起睡觉，
他俩的周围护着一条高高的紫色水浪，
象严密的屏障，挡住了外人的视线。
海神解开了图罗的腰带，并让她沉沉深深地睡眠。
当波塞冬满足了自己的爱欲之后，
他握住图罗的手，轻声呼唤道：
‘亲爱的夫人！你得到了我的爱情，十分幸运。
因为一年之后，你就会生下两个
和天神结合而生的孩子，你要好好养育他。
另外，别告诉外人刚才发生的一切，
别告诉他人我的名字，我是海神波塞冬。’

“说罢，波塞冬翻身跃浩淼的大海，
而图罗则为他生下了佩利阿斯和涅琉斯。
他们长大以后，都成为至高无上的宙斯的侍从。
佩利阿斯住在广袤的伊阿奥尔科斯，
拥有数不胜数的肥羊。涅琉斯住在多河的皮洛斯。
图罗还有几个儿子，都是瑞克透斯的，
他们是艾宋，费瑞斯驭车阿米塔昂。

接着，阿索波斯之女安提奥佩来到坑边。
她说自己曾和宙斯同床共眠，
为至高无上的天神生下了双胞胎安莫昂和泽托斯，
是他们修建了有七个城门的特拜城，
为敌外侵，还建起了高大坚固的城墙。
尽管他们勇猛善战，也不能毫无防范。

“我还见到了安菲特律昂之妻阿尔克墨涅。
她是天神般的举世无双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之母，
与至高无上的宙斯结合才生下了这位勇士。
还有墨伽位，傲慢的克瑞昂之女，
嫁给了安菲特律昂的好战的儿子。

“我还见到著名的埃皮卡斯特。

她是奥狄浦斯的生母，可是阴差阳错，
最后竟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后者命中注定要杀父娶母，
是天神将这乱伦大罪公诸于世。
奥狄浦斯虽然仍旧统沿富有的特拜，
但却饱尝天神安排给他的痛苦。
羞愧难当的母亲自缢在后宫中，
满心酸楚，灵魂坠入了哈得斯的冥府。
而为母亲们复仇的女神则惩罚奥狄浦斯，
让他经受不尽的折磨。

“接着，又过来了美貌绝伦的克洛里斯。
她父亲接受了丰厚的礼物，将她嫁给涅琉斯。
她是伊阿索斯之子安菲昂的小女儿，
安菲昂是居住在奥马科墨洛斯的弥尼埃奥斯人的王者。
作为皮洛斯王后，她生了许多杰出的儿子，
有涅斯托尔、克罗弥奥斯和佩里克吕墨诺斯，
还有一个秀美绝伦的女儿佩罗，
她是众多英雄豪杰的求婚对象，
但涅琉斯却扬言，谁能把伊菲克洛斯的
那些凶猛的长角的大牛从费拉克赶到皮洛斯，
谁就可以娶到高贵美貌的佩罗公主。
预言家墨兰波斯帮助弟弟前去赶牛，
却在天神的安排下，被伊菲克洛斯抓住，
给他带上沉重的铁镣，在艰苦的野外，
放牧牛群。时光飞逝，
眨眼一年已过，伊菲克洛斯听了他的预言，
就将他释放回家。
这才使宙斯的意志得以实现。

“来饮血的还有勒达，她为自己的丈夫，
廷达瑞奥斯生下了两个高贵的儿子，
驯马手卡斯托尔和拳击高手波吕丢克斯。
丰产的大地将他们埋葬后，
他们还可以获得生命，天神宙斯给了他们，
只有天神才可以享有的光荣：
让他俩一个活着，一个死去，轮流转换。

“我还见到了欧洛斯之妻伊菲墨得娅，

她扬称，她曾和海神波塞冬欢爱，
生下了两个短命的儿子，
神一样的奥托斯和闻名遐迩的埃菲阿尔特斯。
他们高大英俊，魁梧雄伟，
除了奥里昂之外，无人能和他俩相比。
在他们刚刚九岁多的时候，腰围就已达九肘尺，
身高九。他们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
扬言要进攻奥林卑斯山上的众天神，
将奥萨山压在奥林卑斯山顶，
这样就可以抵达天顶。如果他们长大，
很有可会实现他们的幻想，
但宙斯与秀美的勒托之子阿波罗，
在他俩下巴还未长出黑须，
鬓角处还未长出毛发时，就将他们致于死地。

“我还见到了费德拉、普罗克里斯和，
心怀狡诈的弥诺斯的女儿，美貌的阿里阿德涅。
后者跟随提修斯离开克里特岛到达圣城雅典，
但提修斯还未得到她的温存，就永远失了她。
阿里阿德涅死在阿尔特弥斯的箭下，
而后者从狄奥尼索斯处得到的线索。

“我还见到迈拉、克吕墨涅和凶狠的埃里费勒，
后者贪恋黄金，不惜送掉丈夫的生命。
我见到了无数的女子，她们都是英雄的妻子
或是女儿，我无法全部说出她们的名字。
黑夜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也该休息了，
我可以留在这里，也可以到船上和水手在一起。
希望你们费心操办我的归返事宜。”

说罢，大厅之内寂静无声，
人人都还沉浸在他讲述的经历之中。
终于，白臂的王后阿瑞塔对大家说道：
“费埃克斯人，看这位客人的身材容貌
和他镇定自若、敏锐灵便的辞令，你们觉得怎样？
能招待这样一位客人，是我们的天上光荣。
别着急把他送走，让我们大方地赠送礼物，
他非常需要，而天神也赐福你们，

使你们家中库充盈，财宝无数。”

听罢，德高望重的埃克涅奥斯发言，
他是费埃克斯人中年纪最大一个，说道：
“亲爱的朋友，尊贵的王后的建议合情合理，
我们应该谨遵不违。
不知阿尔基诺奥斯还有什么吩咐？”

阿尔基诺奥斯王这样说道：
“照王后的吩咐做吧，只要
我还活着，还是费埃克斯人的王。
这位尊贵的客人尽管归心似箭，
但我还是真诚地希望你明天再走，
我也好整理所有赠礼。你的回归
是我们的大事，尤其对我来说，因为我是这里的国王。”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答道：
“尊贵的、权力广泛的阿尔基诺奥斯王，
即使你留我在此地住一年，
既送我礼物，又送我回乡，
我也十分乐意听从，
因为我可以带更多的财宝。
等我回到我的故乡伊塔卡，
人们会更加热烈地欢迎我的回归。”

听罢，英武的阿尔基诺斯王说道：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从外表看来。
你绝对不是那种油腔滑调的卑鄙小人，
虽然现在，在大地各个角落都有他们
这类人物的足迹，到处宣扬骗人的英雄经历。
但你的讲述却真挚感人，引人入胜，
如同一位演艺高超的歌手，
向我们生动地讲述了你和其他阿开奥斯人的经历。
但我希望你能对我说实话，
在那里，你见没见到那些战死在伊利昂，
的其他阿开奥斯人的灵魂。
夜还长着呢，不必这么早回去休息，
请你继续为我们讲述你的传奇经历吧，

我们都会在大厅中侧耳聆听，
直到黎明女神升上天际也无所谓。”

听罢，足智多谋奥德修斯这样答道：
“ 尊贵的费埃克斯人的王阿尔基诺奥斯，
既然讲述和休息都有充足的时间，
而你们又希望此刻继续聆听，
那么我就继续讲述其他人的经历，
就是那些可怜的同伴们的悲惨命运。
尽管他们侥幸从特洛伊战场上逃生，
却在胜利返乡之后，死于一个邪恶的女人的意志。

“ 在血坑边，冥后佩尔塞福涅将
那些死去女人的灵魂四处驱散，
接着是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的灵魂来了，
在他周围是其他将士的灵魂，
后者和他一起死在埃吉斯托斯的家中。
阿伽门农吸吹了牲血之后，一下子认出了我。
他大声痛哭，泪珠不断滴落，
伸出两只大手，试图抓住我，
但是他的四肢已软弱无力，
不象以前那样强健了。
见此情景，我也潸然泪下，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询问道：
‘ 人民的国王，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
你为何也来这里，是什么将你的生命夺走？
是海神波塞冬吹起狂暴的风，
掀起巨大的浪，把你翻卷到海中，
还是在陆地上，被别人杀死？
你同他们战斗是由于你抢劫他们的牛羊，
或是你捣毁了他们的城市，抢走了他们的女人？ ’

“ 听罢，阿伽门农这样答道：
‘ 足智多谋的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
不是因为波塞冬，他没有吹起狂暴的风，
没有掀起巨大的浪，我并不是淹死在海中，
我确实是在陆地被人杀死的，
但不是其他敌人，正是我妻子的奸夫埃吉斯托斯。

他早就盘算要杀死我，见我回到故乡，
请我赴宴，在他家中杀死了我，
就象在牛棚里宰杀一头可怜的牛，
还有我这些同伴，也被杀死。
如同在富贵人家举办的婚宴
和聚餐时宰杀的肥美的猪。
你曾见到许多人在战场上死去。
但你无法想象我们惨死在厅堂上的可悲情景，
那里摆着精美的、盛满酒的调缸和美味佳肴，
而我们却横尸其间，血流满地。
我倒下后，耳边还传来普里阿摩斯之女卡珊德拉，
的惨叫，凶狠无比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
将她杀死在我身旁。我虽中剑，
却还有知觉，双手在地上颤抖着，
而凶残的女人却不愿为我合上眼睑，
看都不看我一眼，可见，最毒妇人心。
她们心中暗暗谋划如何杀害亲夫，
铁石心肠，受无怜悯之心。
在归乡之前，我幸福地憧憬着，
在踏在故土之后，能够受到妻子儿女的热烈欢迎，
而她却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
使她自己的名声败坏，
也使其他女人脸上无光，
连那些品行优秀的女人也受到牵累！’

“听罢，我这样回答他道：
‘这是至高无上的掷宙神的阴谋，
他十分仇恨阿特柔斯的后代，
所以借女人之手实现他的心愿。为了海伦，
已有多人死去，而你的妻子在你远征之际又策划对你的谋杀。’

“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又说道：
‘吸取教训吧，奥德修斯，别相信女人，
不要对她们太过温存，不要把所有的事情
都告诉她们，要时时小心，
这样，你就不会悲惨地死于妻子的阴谋之下。
不过，你的妻子佩涅洛佩十分贤良，
她是谨填的伊卡里奥斯的女儿。

当初在我们远征特洛亚，离开故乡之时，
你和她结婚并不很久，
孩子还小，抱在成人怀中，
现在，他大概已长大成人吧，
他是个幸运的儿子，可以看到亲生父亲，
会伸出年轻的臂膀，拥抱住你。
可是，我在见到自己的儿子之前。
早被凶狠的妻子害死。所以奥德修斯，
记住我的忠告，秘密返回故乡，
别让外人知道，女人多变，不能相信。
下面，请你对我实话实说。
我那亲爱的儿子如今怎样，他是在
奥尔科墨诺斯，还是在多沙的皮洛斯，
或者和墨涅拉奥斯同住在斯巴达了。
我知道，勇敢的奥瑞斯特斯还活着。’

“听罢，我立即回答他说：
‘阿特柔斯之子，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我对他一无所知，所以不能胡说八道。’

“就这样我们在坑边心情沉重地谈着，
任凭泪水滚滚而上，而不去擦拭。
这时，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灵魂也来了，
身后跟着帕特罗克洛斯，神一样的安提洛科斯
和埃阿斯的灵魂，后一个在容貌、体型方面，
除了阿基琉斯，阿开奥斯人中无人可比。
埃阿科斯的后代，捷足的阿基琉斯认出了我，
用长着语言的翅膀哭着对我说道：
‘足智多谋的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
你竟如此大胆，来到悲深可怕的哈得斯的冥府！
要知道，这里围聚着的
都是那些没有知觉的死人的虚幻的灵魂！’

“听罢，我立即这样答道：
‘阿开奥斯人最卓越的英雄阿基琉斯，
我被迫来到这里只不过为了见到特瑞西阿斯，
请他指点我怎样才能顺利返回伊塔卡。
你知道，我自从离开特洛亚之后，

还一直没有踏上故乡地土地，一直在大海上漂泊。
阿基琉斯，没有人比你更荣耀了，
生前，你是众人瞩目的伟大英雄，
如敬神般看你，死后，你又成为
冥府中众多灵魂的首领，你没有理由伤心落泪。’

“阿基琉斯却这样回答道：
‘卓越的奥修斯，你无需安慰我。
我在这样阴暗的地方苦不堪言，即使是作所有死人的
灵魂的首领，我也不干，我倒愿意活在阳世，
家境贫寒，身无分文，辛苦地为别人耕作。
请你告诉我我的儿子的情况，
他是在我死后杀上战场，还是呆在家中？
还有我那可怜的老父佩琉斯的情况，
他继续受到米尔弥冬人的拥戴，
还是由于年迈，四肢无力，
而遭到赫拉斯人和佛提亚人的抛弃？
我多么希望能够象从前那样，
给他们强有力的保护，就象
我驰骋在特洛亚，保护阿开奥斯人。
如果我能回到父亲身边就好了，
只一会儿，我就会让那些夺走他权力和荣誉
的恶人在我的双手和勇力面前瑟瑟发抖！’

“听罢，我这样对他说道：
‘阿基琉斯，我对佩琉斯的情况一无所知，
不过，你的儿子涅普托勒奥摩斯的经历
我可以向你讲上一些，是我亲自乘船，
前往斯库罗斯岛，将他请到特洛亚。
当我们在伊利昂城下，商讨事务时，
他总是第一个发言，句句在理，
能超过他的只有德高望重的涅斯托尔和我。
当我们在伊利昂城下与敌作战时，
他从不胆小怕死，缩在群兵之中，
而是一马当先，勇敢地冲在前沿阵地。
无数的敌将敌兵死在他的枪下，
他杀死的人，太多了，
我无法一一道出姓名。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
是他杀死了特勒福斯之子，英武的欧律皮洛斯。
后者和众多的克特奥伊人
由于一个女人的贪恋财宝，
而一起倒在了战场上，他非常魁梧英雄，
在我见过的人中，他仅次于天神般的门农。
后来，我们藏在巨大的木马腹内，
被特洛亚人搬进了伊利昂城。那时，
由他负责一切，指挥打开或关闭进攻机关的木马之门。
藏在里面的其他的阿开奥斯将领
都非常紧张冷汗直冒，不断用手擦拭。
而只有他，镇定自若，面色平静，
没有滴下一滴冷汗。他双手紧握武器，
多次要冲出木马，将特洛亚人杀个人仰马翻。
最后，当我们摧毁了圣城伊利昂之后，
他带着战利品登上了海船，
一毛一发都未受到损伤。
在激烈的战斗中，从来没有被铜尖碰着，
这对其他人则是常有的事，
战神总是狂暴地扫荡一切。’

“听罢，神一样捷足的阿基琉斯心中十分高兴，
他为自己出众的儿感到无比骄傲，
然后他的灵魂转过身子，踏着青草大步离去。

“血坑边还有许多死去的人的魂灵，
他们接连不断地和我谈话，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
唯有埃阿斯的灵魂站在一起，
不和我说话，看来余怒仍未平熄。
在海船边，阿基琉斯的女神母亲把儿子的铠甲
作为奖品，奖给比赛优胜者，由特洛亚人
和女神雅典娜作裁判，而我得到了那副铠甲。
早知埃阿斯会因此长眠地下，
我一定会放弃那一次胜利。
他从容貌和战功来讲，除了阿基琉斯外，
在阿开奥斯人中，无人能及。
于是，我用温和的话语安慰他道：
‘卓越的特拉蒙之子埃阿斯，

为了那副铠甲，你愤然自杀，
难道至今仍对我愤愤不平？
失去了你，就好象失去了阿基琉斯一样，
阿开奥斯人悲痛不已，
忍受着天神降给我们的巨大损失。
那件事情，该负责的不是别人，
就是那个宙斯，他痛恨阿开奥斯人啊！
走近些吧，平息你的怒火，舒缓你的心情。’

听罢，他一言不发，没有走上前来，
而是和其他一些灵魂转身隐去，
其实我非常愿意和他聊一聊。
但我还希望见到其他死去人的灵魂，
盼望着和他们的会面。

“在那里，我还见到了宙斯之子弥诺斯。
在哈得斯高大的宫门前，
他手握黄金权杖端坐着的，大声宣判，
在他面前有许多死人，或站，或坐。

还有魁伟高大的奥里昂，
象往常一样，在冥府的青草地上狩猎，
手里挥动着一根永不毁败的棍子，
驱赶着以前他杀死的野兽。

“我还见到了大地之子提梯奥斯，
他躺在那里，足足占去了五个佩勒特隆的面积，
他伸展着双臂，任凭两只秃鹰
不停地吞食他的内脏，鲜血淋漓。
他竟然在勒托去皮托、经由美好的帕诺佩斯时，
对宙斯的妻子进行凶蛮的非礼。

“我还看到了坦塔洛斯，接受残酷的惩罚，
他站在湖水里，水没至他的下巴。
可是，他十分焦渴时，
湖水就飞快地消失，脚底下现出
一片干涸的黝黑的淤泥。
在他的头上，长着硕果累累的果树，

有梨、石榴和闪亮的苹果，
还有甜蜜无比的无花果和果肉厚实的橄榄。
可是当他伸手摘取时，
所有的一切都被大风卷入高高的云雾中。

在冥府接受惩罚的还有西绪福斯，
他弯着腰，双手双脚着地，
用尽全力推动一块大圆石向上滚动。
快要到山顶之时，他试图将巨石推过山顶，
但每次巨石都滚落下来，又停在山脚。
可怜的他，只得从山顶下来，
重新用力推起巨大的石头，
累得气喘吁吁，泪如雨下，满头满脸泥污。

最后，我还见到了强大的赫拉克勒斯的灵魂。
当时，他正和一群天神在尽情地饮宴，
身边陪伴着至高无上宙斯之女赫柏，
她是赫拉为宙斯所生，十分受宠。
四周一片灵魂的嚎叫声，乱糟糟，
如同一群惊飞的鸟儿。他走过来，
如同漆黑的夜晚，手中握着强弓，
弦上搭着利箭，警惕地左瞄右瞄，
准备随时射杀。他系着一条黄金带，
上面铸着一些可怕的、让人不寒而栗的图案，
有野熊、凶猛的狮子和野猪，
还有搏斗、厮杀、死亡等恐怖的景象。
但愿铸造者别再造出这样的金带，
尽管他技艺如此高超，想象如此丰富。
他的视线落在我脸上，马上认出来，
热泪盈眶，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足智多谋的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
难道你也和我一样，在阳光灿烂的阳世
遭到巨大不幸，才到这个可怕的地方来？
我身为至高无上的宙斯的儿子，
却不得不听命于一个懦弱之人，
冒着生命危险完成各种任务。
他曾挖空心思责难我，
派我来这里捉拿守候冥府的三头犬。’

在赫耳墨斯和目光炯炯的雅典娜的帮助下，
我才得了顺利办完这件差事。’

说罢，他就转身进入冥府。
而我们留在那里，很想见到
那些我仰慕已久的古代英雄。
比如天神之子提修斯和佩里托奥斯等。
但是，一大群灵魂蜂拥而至，
可怕的嚎叫震耳欲聋。我很担心
可畏的冥府王后佩尔塞福涅派出
魔鬼戈尔工的脑袋，向我发难。
于是，我率领同伴立即回船，
让他们解开船尾的缆绳，
立刻登上海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俄开阿诺斯水流把我们送到大海之上。
先是我们用力划桨，
后来又吹来了和缓的顺风。

第十二卷

——奥德修回忆：冒犯天神，同伴尽数丧生

“我们的海船驶离了俄开阿诺斯长河，
航行在波涛滔天的大海之上。
后来，我们又回到了艾艾埃岛，
那里是黎明女神居住和欢舞之所，
太阳也从那里冉冉升起，我们把海船拖上岸，
然后在沙滩上平躺着，
等待着黎明女神放射出清凉的光辉。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再一次登上天际之时，
我派一些同伴前往基尔克女神的宫殿，
搬来暴死的可怜的埃尔佩诺尔的尸体，
我们则留下来砍柴。尸体取回后，
在海岸最伸向大海的地方，为他举行了火葬。
我们流着泪把他和铠甲一起焚烧，
然后垒起一座大坟，并立起一个墓碑，
把他常用的木桨插在他的坟头。

“基尔克女神已经知道我们从
哈得斯的冥府顺利返回，
在我们为埃尔佩诺尔的葬礼忙完之后，
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和我们相见，
身后的侍女带着香面的包、纯美的甜酒、
和大块大块的烤肉。女神来到我们跟前，
开口对我们这样说道：
‘你们真胆大，竟然活着去哈得斯的冥府。
那么你们算死亡两回，而普通人只得死一回。
现在你们吃肉喝酒，好好地休息一天吧。
等明天一早，你们可以登船出发。
我会告诉你们如何顺利返乡，
不管是在水路，还是陆路，
都可以免掉一些巨大的折磨和苦难。’

“基尔克女神的话语，打动了我们，
于是，按她的提议，我们围在沙滩上，

大吃大喝，充分休息，整整一天，直到太阳西下。
当夜幕完全降临到大地上之后，
同伴们都躺在海船边，沉沉地睡去。
只有我，被基尔克拉到她身边，
远离同伴。女神开始问我所经历的事情，
我把哈得斯的冥府之行，详细讲给她听。
听完后，高贵的女神就这样的对我说道：
‘好，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将来的返程
你要听我的吩咐，天神会让你记住这些话，
你们将首先遇到塞壬女妖们，
她们能够唱出美好无比的歌声，
以此来诱惑过往的行人，
若有人靠上前去，仔细聆听，
那他就永远不可能再回到家乡了，
再也见不到美丽的妻子和欢快的孩子。
这些塞壬女妖们坐在绿草地中间，
唱着优美的歌，可是她们周围，
都堆满了死人的白骨，上面还挂着风干的人皮。
你们经过那个地区时，
你们一定要用蜂蜡塞住双耳，
别听诱人的歌声，如果你非常想听，
就可以让其他同伴把你紧紧同绑在
桅杆上，不让你挣脱，
这样，你就可以聆听塞壬优美的歌声，
那时，你会恳求同伴将你松绑，
他们不但不听，反而会将尔绑得更紧。

“ ‘ 经过了塞壬女妖的领地之后，
有两条路供你们选择，我不能
告诉你应走哪一条，不过，
我可以向你描述一个两条路的情况：
一条路的尽头是高耸的崖壁。
那里有安菲特里泰掀起的惊涛骇浪。
永生的天神把那里称为“ 碰撞悬崖。 ”
那里任何飞鸟都难飞过，
即使是为宙斯运送仙露的白鸽也不例外。
说起凡人和凡人海船更不可能通过，
谁想穿越，必定命丧黄泉，

波涛和大火会将海船和人的肢体吞噬殆尽。
穿过这处悬崖的只有一条船，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尔戈从艾埃斯特回航时。
可是，如果不是天后赫拉宠爱伊阿宋，帮他通过，
他们的海船，也会被撞得粉身碎骨，荡然无存。

“另一条路，高耸着两片崖壁和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
山峰半腰绕着一圈儿浓浓的乌云，
浓雾一直笼罩在上面，一年四季，
峰顶的天空一直阴云密布，不见阳光。
普通的凡人无法登上第一片崖壁的崖顶，
即使他们十双脚，十双手也不行，
因为岩石经过细致琢磨，十分光滑。
在岩壁的半中腰，凹进去一个巨大的洞穴，
洞口弥漫着浓黑的云雾，朝着太阳落下的地方。
光采的奥德修斯啊，在那里你们要
驾驶着海船迅速通过，不要妄想，
哪位英雄从船上可以把箭射到洞口。
里面住着斯库拉，她的嚎叫让人不寒而栗，
好象刚生下来的小狗可怕的吠叫。
她的样子十分丑陋，她的模样，
不但凡人不可，即使是天神，也极力回避。
她下面长着十二条腿，在空中荡荡垂下，
上面长着六根细长的脖子，
每个脖子上都顶着一个可怕的脑袋，
嘴里呲着密密麻麻的在三层坚硬的牙齿，
放射出黑黝黝的死亡的光芒。
她的身体呆在洞穴里，而把细长的脖子和脑袋
伸出洞外，悬在大海之上，到处张望，
捕捉海中的海豚、海豹和其它水怪。
这些水怪都是安菲特里泰饲养的，难以数计。
没有一个船员吹嘘他们毫发无损地，
迅速通过那里，因为每有海船经过，
可怕的斯库拉的六个脑袋总能各抓走一人。
还有另外一片崖壁，它比上一片要矮，
两崖相隔不远，只一箭之地。
岩顶上生长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无花果树，
崖底有一只怪物，叫卡律布狄斯，在吞吸海水，

一日之内，她要吸吞各三次。
当她吸水时，你千万不能靠近，
否则海神波塞冬也难救你的性命。
我建议你们还是沿着斯库拉的崖壁，
迅速通过，虽然失去六个伙伴，
但却比全体灭亡好得多。’

“听罢，我向女神询问道：
‘高贵的女神啊，请告诉我实话，
我能否顺利躲开卡律布狄斯的吸吞，
又可以阻止斯库拉残噬我的同伴？’

“听罢，女神中的佼佼者这样答道：
‘胆大的凡人！你是不是想和它们发生冲突，
难道你能斗过天神吗？
巨怪斯库拉，是永生的神物，
野蛮、凶残、狂暴，不能和它战斗，
也无法防御，最好办法是躲开她。
你如果停在悬崖下和她交战，
她会有更多的时间，抓走海船上
更多的同伴，你要迅速通过那里，
并呼唤斯库拉的母亲克拉泰伊斯，
是她养出了这么个凡人的祸害。
她会阻止女儿发动另外一次的进攻。

“通过那里后，你们就会抵达特里那基亚海岛，
岛上放养着赫利奥斯的肥美的牛和羊，
有七群壮牛和七群肥羊，
每一群有五十头，既不能生育，也不会死亡。
美发的法埃里斯和兰佩提娅放牧着它们。
她俩是同胞姐妹，由卓越的涅艾拉和赫利奥斯·许佩里昂所生。
在母亲把她们扶养成人以后，
就将女儿们送上特里那基亚海岛，
为父亲放牧这十四群牛羊。
如果你们一心想回家，就千万不要伤害这些牛羊，
这样，你们可以返乡，虽然还要忍受众多的苦难。
如果你们伤害了它们，那么你的同伴和海船
一定会遭灭顶之灾，只有你侥幸逃生。

但孤零零一个人，历尽长时间的艰辛后，才能返回家乡。

“说罢，美丽的黎明女神登上金座，
基尔克女神转身离去，回到海岛。

我也回到船边，叫醒同伴，
让他们解开尾缆，登上海船。
他们迅速登上船，坐好位置，
合力划动长桨，向浩淼的海面驶去，
基尔克女神为我们送来了和顺的风，
将我们船上的风帆吹得胀鼓，
推着我們如飞般地行进。
我们将航海用具布置停当，
然后弯腰坐下，靠舵手和海风为我们掌握方向。

“这时，我压抑住巨大的悲痛，向同伴说道：
‘我的忠实朋友们，女神基尔克向我指点归程事宜，
只让一两个人知道，不太妥当，
所以现在我要向你们述说清楚。
我们不是脱险归乡，就是遭到毁灭，葬身大海。
女神警告我们首先要抵住塞壬女妖的美妙歌声的
诱惑，千万不要靠近她们围坐的草地。
我可以聆听，但你们必须将我紧紧地绑在桅杆上。
如果我抵不住诱惑，请你们松绑，
你们千万不要听我的吩咐，
而是把我绑得更紧。

“当我把详情转述给同伴之后，
我们坚固的海船借着海风的推送，
很快就到达了塞壬女妖们的领地。
刹那间，海风不见了，海面上一片可怕的寂静，
一定是某个天神平息了汹涌的浪滔。
同伴们站起来，将风帆收下，放进船舱，
然后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合力摇桨，海船缓缓地驶过海面。
此时，我取出一大块蜡，用铜剑切成小块，
然后用大手掌用力揉搓，
由于大阳光的照射
和我手掌摩擦，蜡块很快变软可塑。
我在每个同伴的耳朵中都密封上蜡，

而他们则把我拉到桅杆下，
用绳索紧紧地把我绑住。
然后，又各自回归桨位，用力摇桨。
当海船距离海岛喊声可及时，
那些塞壬女妖们发现了我们，
她们就向我们唱起了优美的歌：
‘足智多谋的阿开奥斯英雄奥德修斯啊！
停下来，聆听我们美妙的歌声吧。
你要知道，每一个从这里过去的海船上的人们，
总要停下来，静心欣赏，等心满意足之后，
再离开，带走了许多的奇闻异事。
我们对所有发生在大地上的事情都知根知底，
包括在遥远的特洛亚发生的那场
在天神控制下的特洛亚人和阿尔戈斯人的恶战。’

“说罢，她们就送出了优美诱人的歌声，
引起了聆听的欲望，我向同伴们耸眉，
希望他们前来为我松绑，但他们只顾用力划桨。
后来佩里墨得斯和欧律洛科斯站了起来，
给我绑上更多的绳索。
我们的海船渐渐驶过了女妖们的领土，
渐渐地，那美妙的歌听不到了，
我那些忠诚的伙伴便取出他们耳中的蜂蜡，
又起身为我松绑，放松了我的手脚。

“经过了海岛，我们继续前行，
忽然耳边传来轰响的浪击声，
还看到远处有一团可怕的浓黑的云雾。
见此情景，同伴们心惊胆寒，
吓得松开了双手，长桨被浪花吞没。
海船停止不动，因为我们手中没有长桨。
于是，我穿行船中鼓励着每一位同伴道：
‘亲爱的朋友们！不必害怕，我们又不是没经过大灾大难，
再大的灾难也比不上在库克洛普斯那里。
他把你们堵在洞穴里，横加迫害。
但是最后我们凭借勇气、力量和智慧逃生。
我相信，这次历险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忆。
来，大家稳稳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合力划动木桨，千万不可松懈。
或许至高无上的宙斯心生怜悯，让我们活命。
舵手，你要注意听我吩咐，
因为我们海船的航向由你掌握。
你避开那团浓黑的云雾和惊天巨浪。
而是靠近这边的崖壁，一定要小心谨慎。
否则我们就会落入死亡的深渊。’

“听罢，我的同伴们谨遵不违。
我没有提起巨怪斯库拉的凶残，
担心同伴们听后只顾逃命，
而停止划桨。女神基尔克
曾警告我不能全副武装，
我早就把她的话抛诸脑后，
将闪亮的铠甲穿在身上，
双手紧紧握住两柄长枪，站在船头甲板上，
这样就可以看到给我同伴将带来不幸
的六头巨怪斯库拉，可是，
我费尽心力仔细搜索高耸光滑的崖壁，
都没有发现斯库拉的影子。

“我们的船驶进了两片崖壁之间，
恐怖之极，一侧是伺机吞人的斯库拉，
一侧是可怕的卡吕布狄斯，能够吸吞浩瀚的大海。
当它把海水吐出来时，海水不停地翻滚，
就象架在烈焰之上的一大涌沸水，
上下翻滚，水花四溅，发出巨大的响声。
当它吞吸海水时，更让人触目惊心，
咸涩的海水汹涌倒流，
一会儿就露出了乌黑的海底，
高耸的崖壁擅抖着，好象要倒塌。
我们惊恐不安，脸色灰白地
盯着眼前这可怕景象。
猝不及防，斯库拉可怕的脑袋，
叼走了我们六个同伴，他们都健壮魁梧。
当我回头，去察看海船和同伴时，
却见他们已被抓到了高空，
挣扎着四肢，大声哭喊，

叫着我的名字，祈求我的救援，
就象一个钓鱼人把诱饵穿在钓上，
然后甩进鱼群丰富的大海。
一会儿，海鱼便咬住了鱼钩，
钓鱼人扯起鱼杆，将活蹦乱跳的鱼到海岸上。
我的同伴们也是这样活生生地被抓上了崖壁，
可怕的动物吞食他们。
可怜同伴向我伸出双手，拼命地挣扎、哭喊。
我在凶险的大海上经历过无数灾难。
还从来未见过如此残忍可怖的景象。

“我们损失惨重，心有余悸地
通过了盘踞着斯库拉和卡吕布狄斯的崖壁，
又抵达了光明神赫利奥斯的海岛。
岛上放养着许多肥壮的羊群和牛群。
还没有靠近海岛，我们已经听到
那里传来了巨大的牛哞和羊咩声。
这时，我又想起了在冥府里高明的预言师，
特拜城的阿瑞西阿斯和艾艾埃海岛的
基尔克女神对我的警告。
他们都再三劝我千万要避开光明神的海岛。
我心情沉重对同伴们说道：
‘我亲爱的患难朋友们，请听我讲。
特拜城的预言师阿瑞西阿斯
和艾艾埃海岛的基尔克女神一再警告我们，
要我们千万不能在赫利奥斯的海岛停留。
如果我们登上了这座海岛，
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巨大的灾难。’

“听罢，我的同伴们痛苦得心灵破碎。
而欧律洛科斯则愤愤不平，大声责备我道：
‘奥德修斯！我知道你是钢铁铸成，
永远不知道疲惫！可我们这些血肉之躯，
可经不起如此折磨，我们需要好好休息，
需要在海岛上安心地饱餐一顿。
可是你却极力阻挠我们，
让我们避开这个海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
洋上漂泊，要知道，狂暴的飓风总是

在夜里刮起，会摧毁我们的船只，
夺走我们的生命！即便是天神要挽救我们，
也无法从猛烈的南风 and 北风下逃脱！
依我看，夜幕已完全降临，
是吃晚饭的时间了，还是让我们把船拖上岸，
在船边安享一顿美餐，再舒舒服服地睡上觉，
等明天一早，我们再登上海船，
继续回返故乡的航程。’

“其他同伴们都很赞同欧律洛科的提议，
我心下明了，这一切都是天神的恶意安排。
于是，我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欧律洛科斯，看来你们要逼我登岸。
好吧！但你们必须在我面前发下重誓，
如果在海岛上看到大群肥壮的牛羊，
你们千万不能肆意伤害它们！
女神基尔克曾送给我们大量的食物，
凭着它们，我们就能吃得很饱很舒服’

。

“听罢，大家点头答应，立即发下重誓。
等他们按照应有的礼节发完誓后，
我们便把海船驶进了海港，
停在浅水滩上。同伴们走下船，
在船边摆好了晚饭，然后大吃大喝起来。
等他们吃饱喝足之后，
又想起了被斯库拉吃掉的同伴，不禁嚎啕大哭。
他们一直哭泣着，直到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等到黑夜过了三分之二，
星辰已转到另一侧时，
乌云宙斯掀起了可怕的风暴，
浓云密集，压在低空，
到处都是昏沉一片。
当那垂有玫瑰色手指的明女神重登天际之时，
我们合力拉上了海船，停在近旁的山洞里，
那里面空旷平坦，是女神唱跳舞的好地方。
于是，我把同伴召集起来，对他们说道：
‘亲爱的朋友们！海船之上有许多食品 and 美酒。
够我们吃喝，我们千万不可伤害那些

肥壮鲜美的牛羊，它们属于力量无穷、无所不见、无所不晓的光明神赫利奥斯。’

“听了我的话，他们点头应允。
于是我们呆在岛上等候，可是东风和南风不停地吹着，一点儿也不停息，持续了一个月。
在海船上还有食品 and 美酒时，大家信守诺言，不去伤害赫利奥斯的牛羊。
可是，当我们的食品和酒吃光喝光后，同伴们饥饿难忍，开始猎捕岛上的生物。
用羽箭射下飞禽，用弯弯的鱼钩钓鱼，凡一切可吃的东西都用来填饱肚皮。
有一天，我独自一个人向岛内走去，向天神祈祷，希望能指点给我们一条生路。
我渐渐离开了同伴，找到了一个安静无风的所在，洗净了双手，向所有奥林卑斯的众天神祈祷。
可是，他们派来了睡神，合上了我的双眼。
而此时，欧律洛科斯正在怂恿其他同伴：
‘历尽千辛万苦朋友们！请听我说，任何一个凡人都痛恨黑暗的死亡，尤其是饿死，更让人讨厌，避之不及。
我们还是抓来几头光明神的壮牛吧，用它们来祭祀奥林卑斯山上的众天神。
我们保证，在返回家乡伊塔卡之后，一定为赫利奥斯建一座华丽的神庙，并向他献上丰盛的百牲祭品。
如果天神仇恨我们吃掉他的牲口，准备摧毁我们海船，并得到其他天神的同意，那么我立即淹死在海中也在所不惜，总比在这海岛上慢慢饿死要好得多！’

“其他的同伴都十分地赞成欧律洛科的建议，立即从岛上抓来了光明神的几头壮牛，牛群就在离海船不远处放养着。
他们围在壮牛周围，从橡树上摘下一些嫩叶代替洁白的大麦，向众天神祷告。祭奠完毕之后，

他们将牛宰杀，剥下皮毛，割下鲜肉，
在肉上铺上两层厚厚的油脂，
然后再放上一层新鲜牛肉。
接着，他们又浇
他们就用清水代替，洒在牛肉之上。
没有美酒用来行奠酒仪式，
烤牛的内脏
焚烧牛腿。在品尝了烧好的内脏之后，
他们又把其余的肉切成小块，叉上刀叉开始炙烧。

“当睡神慢慢离开我的身体后，
我醒了过来，迅速返回海船。
当我渐渐接近海船时，
一阵一阵的肉香迎面而来，
我立刻明白，向永生的天神大声喊道：
‘天父宙斯！各位永生的天神！
你们欺骗我，使我进入沉沉的梦乡。
使我的同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见我们宰杀了壮牛，光明神之女兰佩提娅
立即报告给了她的父亲。
光明神勃然大怒，对众天神说道：
‘天父宙斯，其他永生的天神们！
你们看那些胆大妄为的人们，
竟然杀死了我喜欢的牛群，
这些牛是我的宠物，不论我升上星云密布的天空，
还是从天上返回地方，见到它们，总让我欣悦。
他们必须赔偿我的巨大的损失，
不然，我就前往冥府，让死人的灵魂感受阳光！”

“乌云神斯立即这样答道：
‘光明神赫利奥斯，请你别冲动，
还是为永生的天神和人间的凡人带来光明吧。
我来给你出气，掷出威力无比的炸雷，
将他们的海船击得粉身碎骨！’

“这些话是美丽女神卡吕普索告诉我的，
而她则得自于向导神赫尔墨斯。

“我立即奔回海船，向他们大发雷霆，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罪行已成现实，
我们无法救活已被杀死的壮牛。
这时，可怕的征兆发生了，
剥下的牛皮慢慢蠕动，刀叉上的牛肉大声嚎叫，
不管是生肉还是熟肉，全都躁动不安。
“在以后的六天里，我的同伴依然宰杀壮，
享受美味的烧肉，等到第七天来临时，
至高无上的克罗诺斯之子掀来的
狂暴的东风和南风渐渐停下来。
我们决定出发，登上海船划向大海，
然后竖起桅杆，扬起风帆，
我们离光明神的海岛越来越远，
周围不见一点儿陆地，前后左右都是
浩淼的大海和通压下来的天空。
这时克罗诺斯之子聚起了浓重的乌云，
云层极低，压在我们头顶，
碧蓝的大海刹那间变得幽暗可怖。
海船继续航行了，不一会儿，
就刮起了猛烈的西风，
来夹携着呼啸而来的雨点儿，
吹断了系着桅杆的两边缆绳，
桅杆失去平衡，轰然砸在船尾，
正压在舵手的脑袋上，脑浆迸流。
登时毙命，翻落水中，
如同一个潜水者潜入深海，
他的灵魂离开了躯体，奔赴冥府。
可怕的宙斯又掷下了炸雷，
击在海船之上，使之颠簸不止。
到处弥漫着火药气味，所有的同伴
都被卷进海浪之中，漂浮在
乌黑的海船周围，他们永远失去了返乡的机会。

“我还没落入大海，挣扎在被击坏的船上，
后来，狂风把船板吹离船架。
船架之上还有一根牛皮缆绳系着桅杆，
我冒险爬过去，将船架和桅杆紧紧地绑在一起，

然后坐在上面，随着海浪上下起伏。

“渐渐地，西风神离开了，暴雨也停了下来。
可是南风神又接着吹，使我十分忧虑。
南风有可能把我吹回卡律布狄斯的崖壁。
果不其然，我的担心变成现实。
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了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的居所。
当时，卡律布狄斯正在吞吸海水，
我急中生智，抓住了那棵花果树，
紧紧挂在上面，但是我无法蹬脚。
也无法往上攀，因为树干离我太遥远。
茂盛的垂悬的枝条为卡律布狄斯遮下阴影，
我就这样倒悬着，咬着牙等待
那船架和桅杆从怪物口中吐出。
大约过了判官审理完年轻人的争斗，
准备回家用晚饭那样长的时间，
我盼望的船终于浮上了海面。
于是，我松开手，跳向船架，
幸运的是，双脚正落在上面。
我急忙坐了下去。拼命用双手划水，
是神界和人间的主宰宙斯蒙住了斯库拉的眼睛，
不然我一定难逃可怕的厄运！”

“我又连续三漂泊了九天九夜，
直到第十天的晚上，我抵达了奥古吉埃岛。
美丽、温柔、精通人语的女神卡吕普索
将我挽救，并细心照料了我。
但我不想再重复。昨天，
在您的宫殿里，我已告诉您的王后，
在奥古吉埃岛以后我的种种遭遇。”

第十三卷

——费埃克斯人将奥德修斯送回久别的故乡

听罢，大厅中寂静无声，人人都坐在那里，
还未从惊险曲折的故事中回过神来。
终于，阿尔基诺奥斯开口对他说道：
“奥德修斯，现在你已经到了我高大华丽、
有青铜门槛的宫殿。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
一定能够顺利地回返家乡，
不必担心偏离了航行，被海风吹来吹去。
费克埃斯人啊，请听我说，
你们常常在我的宫殿之中喝饮美酒，
耳边倾听着歌手美妙的音乐。
在客人的箱子里已放了许多费埃克斯大臣赠送的礼物，
有柔软的衣服，精制的金器和其他东西，
我建议每个再赠给他一只铜鼎和一口大锅。
我们当然难以负担这样贵重的礼物，
不过，这笔费用可以从今后的税收中扣除。”

听罢，在场的费埃克斯人都很赞成，
然后，他们各自回家，安心休息。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升上天际之时，
好客的人们带着铜器，来到海船边。
英武的阿尔基诺奥斯王也登上海船，
把礼物放在了船凳下面，以便
船员们无妨碍地忙碌，可以顺利地划浆。
然后，人们又回到国王的宫殿，欢快地饮宴。
人民的国王阿尔基诺奥斯首先向
至高无上的宙斯和其他天神献上了一头健壮的公牛，
焚烧了牛腿，人们开始享受美味佳肴，
聆听那位歌手神奇的歌声，
就是那位得高望重、深受欢迎的得摩多科斯。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不时地抬头观望太阳，
希望太阳快快落山，他是多么想尽快返回家乡啊。
就象一个辛苦的农民，赶着两头褐色牛，
拉着沉重的铁犁一步一步地耕地，
心中盼望着太阳早早儿地下山，

这样他就可以回到家中饱吃晚饭，好好休息。
如辛劳的农民，奥德修斯也希望太阳尽快落下，
于是，他便朝着在座的费埃克斯人，
朝着英武的阿尔基诺奥斯王，这样说道：
“ 尊贵的国王阿尔基诺奥斯，
请你为我奠酒，好让我顺利归家。
我也祝大家健康安乐，我多么激动啊，
多年的渴望就要变成现实。
不但回到故乡，而且带回了丰富的礼物。
愿天神让它们给我带来快乐，
愿在我回家后，看到亲朋好友和妻子都一切安康，
愿你们大家能给你们妻子儿女带来幸福，
愿天神赐福你们，不让任何不幸降临到你们中间。 ”

奥德修斯说话句句在理，面面俱到，
得到了费埃克斯人的一致称赞。
阿尔基诺奥斯王这样吩咐传令官道：
“ 潘托诺奥斯，快去准备大调缸，
呆一会儿，大厅里的人们要举行奠酒仪式，
祈求克罗诺斯之子允许我们的客人顺利返乡。 ”

潘托诺奥斯迅速调好了一大缸奠酒，
给每位客人的酒杯都倒得满满的。
人们端着酒杯向宙斯诚心祈愿，
然后将奠酒洒在地上。神一样的奥德修斯
起身离座，走到阿端塔面前，献上一杯美酒，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王后说道：
“ 尊敬的王后，请接受这杯敬酒和我的祝福，
祝您健康长寿，幸福快乐，直到
那凡人不可避免的衰老和死亡降临。
我马上就要离开，祝你和你的儿女们，
你高贵的丈夫阿尔基诺奥斯和全体国民永远幸福！ ”

说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便出了宫门，
阿尔基诺奥斯吩咐传令官给他引路。
还有几名官女受王后派遣，也来到那里，
第一个捧着温软的斗篷和芳香的衣衫，
第二个搬着那只装满礼物的箱子，

第三个提着面篮和香甜的美酒。
她们一行最后到达了海船边，
船上的火手将宫女送来的物品
接了上去，安放在船舱内，
并在甲板上铺上厚厚的褥子和
洁白的亚麻单，好让奥德修斯安心休息。
神一样的奥德修斯上了海船，就躺在上面，
其他水手则坐在各自位置上，
等别的水手把缆绳从凿有石孔的岩石上解下后，
大家如一声令下，合力地划动起长浆。
而奥德修斯则被睡神控制住，
沉沉睡去，如一个死人般毫无声息。
海船如同四匹拉车的骏马，
在马鞭的驱策下，飞扬起双蹄，飞奔在草原上，
费埃克斯人的航海技术果然名不虚传，
那海船如同飞马，在浪花之上飞奔，
暗黑色的浪头在船底下怒吼着前送，
海船的速度惊人地快，
即便是飞禽中飞得最快的老鹰，
也不能赶上，海船就是这样乘风破浪，
迅速前进，甲板上躺着神一样的奥德修斯。
这位闻名的英雄位在经历了大滔大浪，
在经历了灾难之后，总算熬出了头，
将所有悲愁抛在脑后，香甜地睡去。

一夜很快地过去，天空升起了那颗最亮的星，
它的出现说明美丽的黎明女神一会儿就要登上全座。
此时，埃费克斯人神奇的海船已抵达海岛伊塔卡。

在海岛边沿，有一处海港，
取自于老海神的名字，名叫福尔库斯。
港湾的两侧，
各自耸立着一片高高的岩壁，环抱着海港，
挡开了海上冲来的狂风巨浪
使港内风平浪静，任何海船
停泊在那里，都不用抛锚拴缆。
高高的崖壁顶上生长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橄榄树，
下面还有一个幽深而美丽的洞穴，

那是山林女神们的神圣洞府，
里面有石头雕成的大调缸和大坛子，
还有勤劳的蜜蜂，在里面建造家居，
还有石头造成的织机，女神们在上面，
可以编织出美妙绝伦的紫色布匹，
以及水流不断的清凉的泉水。
这洞穴有两个入口，北边一个供凡人自由出入，
南边一个，只有天神才能通过，
任何凡人都无法从那里进入。

费埃吉斯人直接把船驶入海港，
他们划得太猛，船速太快，
海船一下子竟冲上了沙滩。
水手们下了船，把熟睡中的奥德修斯
连人带床铺一起抬下，不惊醒他，
让他继续在海岸上沉睡。
然后将费埃克斯的王公大臣
赠送的众多的礼物也都搬下来，
放在远离行人的橄榄树边，
这样，即使奥德修斯沉睡不醒，
也没有一个行人发现它们，偷偷盗走，
细心周到的船员们忙完了这一切，
就当即回返自己的城邦，
这时海神波塞冬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恐吓，
就对至高无上的宙斯这样说道：
“天父宙斯啊！我还有何脸面在天神中立足，
连那些弱小的凡人都敢于同我抗争，
比如那些与我同族的费埃克斯人！
我以前曾决让奥德修斯在历尽千辛苦之后，
才得以返回伊塔卡，当然我不是阻止他返归，
你当时也同意我这样做。可现在，
那些费埃克斯人让他睡眠，侍候得他舒舒服服，
飞速地送回了故乡，还给他无数珍贵的礼物，
有黄金、青铜器和精心绣制的长袍衬衣。
如果他以前从特洛伊胜利返回，
大概也不会有如些重大的收获。”

乌云神宙斯这样回答道：

“波塞冬，看你在说什么话！
哪位天神敢小瞧你！要知道，
轻视你这样一位地位崇高的海神，
是要受到严惩的。
如果哪个凡人，
敢与你对抗，不把你放在眼中，
你满可以随心所欲地惩罚他！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

听罢，海神波塞冬继续对宙斯说道：
“乌云神，我一定照您的吩咐去做，
不会违拗您的意志，我想这样做：
在费埃克斯人送回奥修修斯，
然后返航在浩淼的大海之上时，
我要摧毁他们，看他们还敢不敢护送流浪者！
另外，我还要用起伏的山脉围住他们的城邦。”

乌云神听罢，不以为然，说道：
“波塞冬，我看还是这样做更合适：
当费埃克斯人站在城楼上，
远远看到自己的水手乘风破浪回返时，
你可以将他们变成石船和石人，
保持住奋力向前冲的姿态，使他们惊诧，
然后，再用起伏的山峦围住他们的城邦。”

听罢，海神波塞冬转身离开，
立即前往费埃克斯人居住的斯克里埃岛。
他站在那里，一会儿，就见那海船，
如飞般地驶近，他便靠上前，
手掌一挥，海船就变成一动不动的石船，
为所欲为的波塞冬则抽身飞走。

站在城楼上精于航海的费埃克斯人，
见此情景，论论纷纷，不知究竟。
有的人对身边的同伴这样说道：
“这船怎么啦？为何一动不动？
它离我们这么近，船上的一切都清晰可见。”

人们就这样议论着，胡乱猜想。
这时，阿尔基诺奥斯向大家说道：
“唉！看来我父亲向我说的预言正在
变成现实。他说过，由于我们喜欢
护送那漂泊在外的流浪汉
会引起波塞冬的仇恨，
总有一天，威力天比的海神会在
费埃克斯的船送客人回返家乡之时，
全被化成岩石，我们的城邦也将
陷入群山的包围之中，看吧。
他所预言的一切正在变成现实。
现在，请大家照我说的去做，
以后不管什么人来到我们城中求助，
大家都不要送他回家。
而且，大家赶紧向波塞冬献上十二头壮牛，
或许他能动动恻隐之心，
不让我们的城邦四面都是高高的山峰。”

听罢，人们赶紧拉来十二条祭牛，
将它们献上祭坛，费埃克斯人的王公大臣们，
便虔诚地祈祷着海神波塞冬。
此时此刻，睡躺在地上的奥德修斯长开了双目。
他望望周围，不知身在何处，
因为他离家时间太长，已经难以辨识，
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雅典娜，
将浓浓的云雾罩住了他全身，让别人看不见他，
好趁此机会，嘱咐奥德修斯，
让他在报复求婚者之前，千万不要
让国民、朋友和妻子认出。
久离国邦的国王正迷惑不解，
环视着周围崎岖的山路、优良的海港、
高耸的石壁和枝叶繁茂的大树。
他看着看着，就惊跳起来。
捶胸拍腿，大放悲声说道：
“我的天啊！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的民族是文明讲礼，敬重天神，
还是野蛮骄横，为非作歹？
我还有这么多礼物，如何是好？”

我该怎么办呢？真后悔离开了热情的费埃克斯人！
或许，得去见这里的国王，
他可能会好心送我回乡。
可是，我怎么处理这些贵重的礼物呢？
留在这里，肯定会被别人拿走的。
那些费埃克斯人把我孤身一人扔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他们曾宣称，要把我
顺利地送回故乡伊塔卡。
愿天神宙斯惩这些违背诺言的人，
他们欺骗了我这个可怜的求助者。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乘机拿走了礼物，
我得先数一数，看有没有缺少。”

说罢，他就开始清点那些贵重的铜鼎，
大锅、黄金和精心绣制的柔软的衣服。
所有的东西都在，没有一件缺失。
他放下心来，可是又怀念起自己的故乡，
便徘徊在岸滩上，哀声叹气。
这时，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化身为一个年轻人，
一个如王子般英武潇洒的牧羊人，
身上披着一件来精心缝制的斗篷，
脚上登着闪亮的绳条鞋，手中握着一支枪矛。
奥德修斯到来人十分高兴，忙迎上前去，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他说道：
“亲爱的朋友，你是我在此地碰到的第一个人。
祝福你，希望你不要对我起坏心，
救救我吧，还有我这些贵重的礼物。
我在你面前，象祈求天神那样向你恳求，
请你把实话告诉我，
这是什么地方，居民着什么样民族？
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海岛，
还只是一片大陆斜向大海的滩地？”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这样答道：
“这位客人，你大概来自遥远的地方，
要不就是个傻瓜，竟连自己身在何处都不知道！
这片国土是非常有名的，
不论是居住在太阳升起之地的居民，

还是住在幽暗的西方的凡人，都知道这个地方。
这里山石嶙角，崎岖不平，
不适合放牧马群，疆域虽小，
土地却很肥沃，出产各种农作物
和成串的可以酿酒的葡萄，雨水丰富，露珠闪亮，
有广阔的牧场可以放养牛羊，
到处是高大的茂盛林木，清甜的水流，用之不竭。
远方的客人阿！这就是闻名天下的伊塔卡，
连遥远的特洛亚人民也熟知它。”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喜不自禁，
高兴自己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踏上了
离别已久的故土。但他一小心谨慎，
不愿意把自己实情轻易告诉给外人。
于是，就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雅典娜说道：
“是的，我确定听说过伊塔卡，
那是在我居住的远方的克里特岛上。
可现在，我携带着这么多财宝来到了这里，
我因为杀死了伊多墨纽斯之子，
善跑的、无人能及的奥尔西洛科斯，
被迫逃离家乡，给儿孙留下了同样多的财富。
那个被我杀死的人凶蛮无礼，竟想侵占
我从特洛亚拼命得来的战利品。
在特洛亚战场上，
我不愿意在他父亲的军队中服役，
而是自己另外组建了一支部队。
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我和同伴在黑夜里，
埋伏在他经过的田间小路上，
待他走近就冲上去，
将锐利的枪头扎进他的身体，
人不知鬼不觉地结束了他的性命。
杀了他，泄了我的心头之恨以后，
我赶紧奔向腓尼基人的海船，
送给他们许多珍贵的战利品，
请求他们把我送到多沙的皮洛斯，
或者是，住着埃佩奥斯人的埃利斯。
不幸的是，海上的风暴将船刮得晕头转向，
远远地偏离了航线，

也是腓尼基人始料未及，
不得已，他们只能继续航行，就到这里，
大家停下船，登上海岸，虽然十分饥饿，
却无心吃饭，倒头便睡，我也沉睡过，
后来，他们起来，见我未醒，
就把我的战利品从海船上搬了下来，
放在我的近旁，然后，他们登上海船，
返回他们富裕的西顿尼亚。
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抛下，不知如何是好。”

听罢，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女神禁不住笑了，
恢复了光辉灿烂、高大伟仪、聪明智慧的原身，
伸手轻拍着奥德修斯的肩头，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他说道：
“只有那些万分狡猾的人，才能和你
相较量，一般的天神怕也会被你蒙住。
你真是个善用诡计的家伙！
回到了盼望已久的家乡，在还动着脑筋
编出这些的鬼话，
不过，这是咱们两人的
共同之处，在人间你是最机灵狡猾的一个，
而在神界，若论聪明智慧，
应排我为第一，尽管你聪明，
可是，刚才，没有认出我来，
是我一路之上，在你身边，时时护佑着
使你得到所有费埃克斯人的热情招待。
这次我来见你，是和你商量如何处理
那些礼物，那些因为受到我的启示，
费埃克斯人才大大方方送给你的珍贵礼物。
我还要告诉你，在你自己的家中，
命运让你碰上什么灾难。
从今往后，你要竭力忍耐，
不要任何男人或女人知道你已返乡，
还要忍辱负重，不管受到多大侮辱都要压住怒火。”

足智多谋的奥修斯这样说道：
“伟大的女神啊！你的幻形如些多变，
我怎能将你认出，即使是再聪明的人也无法办到。”

我知道，当我在特洛亚城下同敌人苦战时，
你总是护在我的左右，保护着我。
天神赐福于我们，使我们摧毁了
普里阿摩斯的伊利昂城，然后登船返航。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你，伟大的女神！
我四处漂泊，历尽千辛万苦，
可是苦苦盼望，却不见你的身影，
后来，依照天神的意志，我终得解脱，
到达了费埃克斯人的领地，是你亲自为我引路，
我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如此顺利地回到伊塔卡，
而是呆在其他民族的国土上，所以当你告诉我
这就是美丽的伊塔卡时，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现在，我以你们宙斯的名义向你请求：
请你告诉我，这真的是我的故乡？”

听罢，目光炯炯的女神雅典娜说道：
“ 历尽艰辛的奥德修斯，难道你总是这样疑虑重重吗？
不过，我不会抛弃你，不管你，
你总是那么足智多谋，富有心计。
如果是另外一个人回到渴望已久的家乡，
他一定会立即跑回家去，与妻子儿女欢聚。
而你却不急于询问你的亲人的情况，
直到你考验你的妻子，
得知她始终忠贞不渝。
你的妻子却一直在家中思念着你，
为了你，她的白天黑夜地流泪，悲痛不止。
我一直坚信，你一定能够返回家园，
但是只是孤身一人，失去了所有的同伴。
因为我不愿意和我的叔父争个高下，
他仇恨你，由于你刺瞎他心爱的儿子。
现在，我把伊塔卡指点给你看吧，
这个是以老海神福尔库斯命名的优良海港，
在那崖顶上长着一棵茂盛的橄榄树，
下面有一深而安静的岩洞，
是山林女神涅伊阿德斯的圣地。
以前，在那个洞穴中，你经常行祭祀，
向女神们献上丰盛的百牲祭。
那座林木密集的山脉就是涅里同山。 ”

说罢，女神挥手散去了罩在奥德修斯身上的云雾，
美丽的景色历历在目，他欣喜若狂，
伏在地上亲吻着的热土。
接着他高举双手，向山林女神祈祷：
“宙斯之女，高贵的山林女神们啊！
我以为永远不能再见到你们。
现在，我虔诚祝福你们！只要宙斯之女，
护佑胜利者的女神让我活在世上，
并保佑我儿子幸福快乐，我就向你们敬献丰盛的祭品。”

听罢，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对地说道：
“好了，别再为这些事情忧心忡忡了，
为安全起见，我们还是把费埃克斯人，
赠给你的礼物藏进山洞里吧，
之后，我们应该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说罢，女神先行进岩洞，察看山洞的情形，
然后奥德修斯把费埃克斯人赠给他的礼物
如数地搬了进来，有洞鼎、大锅、
黄金和精心缝制的柔软的衣服。
他们把财宝妥贴安顿好，就出了洞口，
带埃吉斯的宙斯之女雅典娜用一块巨石将洞口封住。

雅典娜女神和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坐在橄榄树下，开始商议如何惩治求婚者。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首先说道：
“足智多谋的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
你应该考虑怎样才能制服那些讨厌的求婚者，
见你常年不返家，就向你的到妻子求婚，送上聘礼，
赖在你家，挥霍你的财产已有三年。
你的妻子日夜流泪盼望你的回归，
但表面上却向每个求婚者许下诺言，
让他们有希望继续等待，实际上心中另有打算。”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这样答道：
“看来，命中注定，我也会象阿特柔斯之子
阿伽门农那样，返回故乡，却死在小人手下！”

伟大的女神啊！幸亏你先提醒我！
我要好好地动动脑筋，看怎样严惩他们，
请你帮助我吧，像当年在特洛亚战场上那样，
给我注入强大的勇力。伟大的女神啊！
如果我能得到你的鼎力支持，
我就能信心百倍地和三百个人拼杀。
伟大的女神！请不遗余力地帮我吧！”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这样说道：
“这一点，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
不会在你采取行动的时候，撇下你一个人。
那些可恶的求婚者放肆地挥霍你的财产，
他们一定会落个血浆迸溅的下场！
首先，我要把你变成一个另外谁都不认识的人，
让你光洁的皮肤之上出现一道道的皱纹，
闪亮的金发全都脱落。
还有你明亮的双眼，
我也要让它们混沌不清，
使那些求婚人辩认不明，
即使你的妻子和儿子也无法将你认出。
而你应该做的，先去找那个牧猪奴，
那些温顺的猪吃了橡实，饮了混浊的水后，
长得更加腰宽体硕。你先去找他，
把事情都打听清楚。
而我要去出美女的斯巴达，寻找你的儿子特勒马科斯，
他前往拉克得蒙拜该墨涅拉奥斯，
向他打听你是否还活在人间。”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说道：
“伟大的女神，你对一切了如指掌，
为何不把实话对他讲？要知道海上风猛浪大，
易遭不测，而且家中还有那些可恶的无赖！”

目光炯炯的女神答道：
“奥德修斯，你完全不用为他的安全担心，
我是想让他取得好名声，才鼓动他去打听你的消息，
现在他正安然地坐在阿特柔斯之子的宫殿中，
享受着美味佳肴，没有一丝一毫的凶险。”

当然，那些求婚者在半途设下埋伏，
试图杀死他，不过，这阴谋无法实现，
大肆挥霍你的财产的无耻之徒，
将首先被泥土深深地埋住。”

说罢，女神用金杖点触了奥德修斯，
后者立即变了样，光洁的皮肤上满是皱纹，
闪亮的金发一根儿也不剩，活脱脱
一个羸弱老人的样子，而且以前明亮的眼睛，
此时也变得暗淡无光。女神又让他，
穿上破破烂烂的脏衬衣和一件旧外套，
上面沾满了污秽，辩不清颜色，
最外面披上一件取自奔跑的雄鹿的皮衣，
可惜皮毛已掉个精光。还有一根拐杖，
和一个到处是洞的破袋子，由一根破绳系着，搭在肩上。

商议完行动计划之后，他们分头行动，
女神离开伊塔卡前往拉克德蒙，寻找特勒马科斯。

第十四卷

——雅典娜授意英雄寻找忠诚的牧猪奴

奥德修斯也离开了海港。
按照雅典娜的指点，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
翻山越岭，去寻找那位牧猪奴，
他是奥德修斯最尽心职守的奴仆。

奥德修斯找到了牧猪奴，而后者
正坐在自己的房屋前，在旁边高高而平坦
的一块空地上垒起一个圆形的护墙，
里面关养着离家远征的主人的猪群，
女主人佩涅洛佩和老拉埃尔特斯还
不知道他建了这样大的猪圈。
围墙外面，堆满了石块和不易穿过的荆棘，
还把坚实的橡树木劈一段段，
埋在地上，连成一片密集而整齐的木桩。
在墙内，他一共造了十二个猪栏，
每个栏内休息着五十头猪，
那些猪舒适地躺在地上，
全都是肚里有小猪的肥母猪”
而所有的公猪躺在猪栏外，
在数量上远远比不上母猪，因为那求婚者，
一直不厌倦地要吃猪肉，
牧猪奴被迫无奈，每次总要
选择一头最膘肥肉厚的猪送给他们，
现在，偌大的猪圈中只剩下三百六十头猪。
他还喂养了四条凶猛的牧猪犬，
警惕地守候在猪栏边，
奥德修斯见到他时，他正在剪开一块牛皮，
好为自己做一双绳鞋，他统领的
其他三名牧猪奴各自到一处放牧，
第四个则赶着一头猪前往城里，
以供给那些可恶的求婚者大吃大喝。
突然，那四条恶犬看到了突至的奥德修斯，

一个个凶神恶煞般地吠叫着，冲了上来，

奥德修斯赶紧扔掉拐棍，蹲在地上，
眼看不幸的奥德修斯就要在自己的土地上，
被属于自己的牧猪犬咬伤，幸亏那位牧猪奴，
及时地丢下手中活计，冲了出来，
他大声喝斥那几头狗，并用石头打它们，
后者才掉头离散。牧猪奴对地说：
“我的老人！真冒险啊！那几条恶犬，
差点儿就会咬伤你，不然你就会怪我管不住自己的狗。
我已饱受天神所赐的痛苦，
为我离家多年的主人伤心落泪，
我辛苦地为他养猪，可肥猪都被那帮，
可恶的求婚者消耗掉，而我的主人，
也许正漂泊在异国他乡，在那些，
讲不同语言的城邦里忍饥挨饿！
如果他仍健在，仍看得到阳光的话！
请进来吧，尊敬的老人，到我的寒舍里，
歇歇脚，吃饱喝足，再告诉我，
你来自何方，经历了哪些地方。”

说罢，忠诚的牧猪奴就引老人进屋，
在一堆柴草之上铺上他自己宽大
柔软的山羊皮垫，热情地请奥德修斯坐下，
奥德修斯见奴仆如此殷勤地招待自己。
心中喜悦，禁不住对他说道：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热情周到地照顾我，
愿宙斯和其他天神赐给你幸福。”

听罢，忠诚的牧猪奴欧迈奥斯答道：
“尊敬的客人，我怎能把你拒之门外呢？
即使是一个比你更贫穷的人来到我这里，
我也不能置之不理，宙斯保护所有的求助者，
可惜，我只是一个奴隶，只能招待你这些，
我们总是在主人的监督下，小心谨慎努力劳动，
唉，可怜我的主人啊！一定是天神阻挡了他的归程。
如果他回来，一定会重重地奖赏我，
给我一座房子，一片田地，一个众人追求的妻子，
还有其它的一个主人能赏给奴仆所有的好东西，
奴仆们辛勤地劳作，天神使他们的劳动。”

卓有成效，我也是受这种力量的驱动，
不辞劳苦地劳动，主人若回到家乡，
安享晚年该多好啊，他定会赏我这一切！
可是，他死了，真希望海伦断子绝孙，
为了替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洗去耻辱。
无数的英雄远征特洛亚，舍命拼杀，
却不幸死在敌人的枪下，回不了家乡！”

说罢，他用腰带把衣服扎紧，
走到养着许多小猪的猪栏里，
选择了两头，提出来宰杀，
去掉了皮毛，切成肉块，串上叉子。
他把猪肉烤熟之后，连着叉子。
一齐拿到奥德修斯面前，热气腾腾，香气扑鼻。
又洒上一层雪白的麦粉。
然后他又拿出一只象牙制成的调缸，
调好了香甜的美酒，最后坐在客人对面，
热情地请奥德修斯尽情地享用说道：
“尊贵的客人，如不嫌弃，请尽情吃吧，
这是我们奴仆的食物，只是小小的猎崽。
而那些喂得膘肥肉厚的大猪都进了求婚者的肚皮，
他们不怕天神的惩罚，也无丝毫怜惜之心，
他们的这种做法正是天神深恶痛绝的。
尊贵的天神支持人间正义、合理的行为。
所以尽管有些人狂傲地侵犯别人，
带着满满一船宙斯赐予的、劫获而来的财物。
返回家乡后，也是忐忑不安，唯恐受到天谴。
而主人家中的这些求婚者如此放肆，
一定是从哪位天神那里得到了主人已死的消息。
所以才无赖般地向女主人求婚，
竟连自己的家都不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
在这里大肆挥霍主人的财产。
在宙斯降送的日日夜夜里，他们每天都要宰杀
不止一两头家牲，还无节制地喝饮
主人的美酒。所幸，我的主人的家产十分丰厚，
不论是在黑色的大陆上，
还是美丽的伊塔卡岛上，
很少有人能和他比富。”

把十二个人的财富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多。
我可以向你列举一下我主人的财富，
在黑色的大陆上，由外乡来的雇工
和本地的奴仆为我主人放牧着
十二群壮牛，十二群温顺的绵羊。
在伊塔卡岛的那一端，一些忠实的奴仆
放养着十一群山羊。
每天，每个牧人，
都要献给可恶的求婚者一头山羊，
还必须是所有羊中最好的。我也一样，
在这里看守肥猪，每天也要献上一只最肥的。”

奥德修斯一边听，一边狼吞虎咽，
嘴里什么也没说，心中却在考虑怎样惩治求婚者。
等到他饱饱地吃足了猪肉后，
牧猪奴又把注满了酒的酒杯递给他。
奥德斯接过酒杯，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他说道：
“亲爱的朋友，你刚才所说的
那位富有的主人是谁？
他为了替阿伽门农报仇雪恨，
已客死异乡了吗？告诉我他的名字。
宙斯和其他人神对他了如指掌，
也许我也曾经见过他，
因为我游历了许多地方。”

国王的牧猪奴这样答道：
“尊敬的老人，有许多流浪汉也到里报告奥德修斯的消息，
但都不能使女主人和她的儿子相信，
那些流浪汉只是为了能得到热情的招待，
就胡编乱造，不说实话。
以前经常有这样的人来到伊塔卡，
胡言乱语一番，可怜我们的王后，
怀念着久别的丈夫，泪流满面，
向那些居心不良的人细细打听。
尊敬的老人家，如果你得知别人会送给你
温暖的衣服，那么你也立即能编出一派胡言。
我认为我的主人早就死了，不是成为

野狗和野鸟口中的食物，
就是沉入大海，葬身鱼腹，
海浪将他的尸首冲上海岸，深深地埋在沙里。
他肯定已客死他乡，给亲朋好友留下哀伤。
特别是我，我再也碰不到这样好的主人了。
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找到，
即便是回到了我父母家中，也不能畅怀，
我在那里出生，由他们精心养大，
我虽然十分渴望见到我的故乡，见到我的父母，
但也不会因此而这么忧愁。
我只是思念着离开家乡多年的奥德修斯，
尊敬的客人，他虽不在眼前，但每次我叫起他的名字，
总是肃然起敬。他也许不会再回来，
我们仍然称呼他为我亲爱的主人。”

听罢，卓越的奥德修斯这样答道：
“亲爱的朋友，既然你这么肯定
他不会返乡，那么我再多说也无用处，
不过，我在此起誓，奥德修斯一定会回来！
这不是戏言，等他回来之后，
你应该向报告喜讯的我送上一份礼物，
比如精心缝制的美丽的长袍和衬衣。
不过，现在我不会要，尽管我十分贫穷。
那些由于贫困就不惜胡言乱语欺骗别人的人，
我十分讨厌，如同讨厌冥府的黑色大门！
现在我以天父宙斯、这摆满食物的餐桌
和英勇的奥德修斯的锅灶的名义起誓，
我所说的定会实现：在今年，
在月亮变缺消失以后，新月登升的时候，
奥德修斯将会突然返回家中，
向那些欺凌他妻子和儿子的恶徒报仇！”

听罢，忠诚的牧猪奴欧迈奥斯这样答道：
“尊贵的老人，我相信奥德修斯不会回来，
我也不会因为你的消息而酬谢你。
你还是安心吃喝，别再提起此事，
因为每想到他，我的心里就异常难受。
你刚才的誓言，可以不算数，

但我还是希望奥德修斯能神奇地还家，
尊贵的女主人佩涅洛佩、拉埃尔特斯老人
和英俊潇洒的特勒马科斯都热切地盼望。
唉！我又有了新的担心，担心特勒马科斯。
在天神的赐福下，他如一棵小树那样茁壮成长，
等他成年以后，我想他一定会象他父亲那样，
魁伟高大，充满威严，但不知哪位天神
或是凡人忠告地，让他前往遥远的皮洛斯
打听父亲的下落，而那些可恶的求婚者，
十分仇恨地，准备在他归途上将他害死。
这样伊塔卡岛上的阿尔克西奥斯家族
从此灭绝了烟火。这个我们也不谈吧。
他是生是死，是被抓住，是得以逃生，
自有克罗诺斯之子来作决定，尊敬的老人，
我很想知道你的经历，请你实话实说，
告诉你，你的父母是谁，来自何方？
你乘坐什么样的海船前来？
水手怎样把你送到了伊塔卡？他们是什么人？
我认为你不可能步行到这个海岛。”

卓越的奥德修斯回答道：

“既然您问及我，那我就详细地回答。
希望你简单粗陋的房子里有足够
食物和美酒，可以让我们长时间地食用，
我边讲边吃，可以说上一年，
你在这里安静地听我讲述，
也别和其他人一起劳动。
只怕一年时间，也难以讲完我的丰富经历，
在天神的安排下，我经历了众多苦难。

“我出生在克里特，一个辽阔的海岛。
我的家境富有丰足，和父亲的其他孩子们
一起生活在宫里，可他们都是他妻子所生，
而我的母亲只是一个买来的女奴。
但我的父亲许拉科斯之子卡斯托尔
还是善待我，和其他儿子同等看待，
在克里特岛上，人们敬他如敬天神。
他不但有权有势，而还有众多优秀的儿子，

可是可怕的黑色死神摄走了他，
把他掷入哈得斯的冥府。
通过拈阄方式，他的儿子们瓜分了他的家产，
我得到了极少的一份，只有一所房子。
后来我娶了一位家道殷实的女子为妻，
这是因为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而绝非是临阵退缩的懦弱之人！
当然以前的英姿在我身上已消失殆尽，
不过，你从麦秆上可以推断麦穗的饱满。
后来，我历经磨难，所幸阿瑞斯
和目光炯炯的雅典娜给我注入巨大的勇力，
每当我挑选优秀的战士，
率领他们设下埋伏，给敌人送去灾难时，
我勇敢的心灵从来未颤抖过，
我总是一马当先，冲杀在最前沿，
挥舞着锋利的铜枪，追杀那些
落在后面的敌人。我是一个好战之人，
讨厌在田地里种庄稼和理家务事，
虽然英雄都是在家中长大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带有长桨的海船，
还喜欢激烈的战斗，我喜欢对掷出长枪，
射出利箭，而一般人看到它们心惊肉跳。
我却偏偏热衷于这些武事，
可能是天神将奇怪的念头填进我的脑袋，
在我率领队远征特洛亚前，
我就已经统帅军队九次侵袭其他城邦，
获得了难以数计的珍贵的战利品。
我总是先把我喜欢的留下，然后再和大家
一起拈阄，又能得到许多战利品。
因此，我成了暴发户，整个克里特岛上的居民，
不但十分敬重我，而见害怕我。
“后来，至高无上的宙斯引起了那场
使无数勇士倒毙的、旷日持久的战争，
克里特人催促我和伊多墨纽斯
一同率兵远征，不得已，我们到达了特洛亚。
在那里，所有的阿开奥斯将士苦战九年，
终于在第十年，攻陷了普里阿摩斯的都城，
胜利返乡，但在归途上被宙斯打散。

以后至高无上、内心狡猾的宙斯给我设下了。
无数的灾难，我回到家中，和妻子儿子
共享幸福快乐，享用无尽的财富，才仅仅一个月
我受心灵驱使，又打算驶向埃及。
于是，我招募了许多杰出的同伴，
乘坐在九条海船上，准备远航。
出发之前，我宰杀了数不清的牲畜，
向天神祭献，又供给那些同伴。
我们欢快地大吃大喝，一连六天，
到了第七天，我们就离开了克里特岛开始出发。
迅急猛烈的北风神博瑞阿斯推动着
我们的海船飞速前进，就象是顺流而下，
所有的船都安然无事，我和同伴们安然无恙，
自由自在，坐在船板上，只靠风神和舵手掌握方向。

“航行了五天之后，我们安然到达埃及，
将海船停在埃及河上。
我命令船员们在停泊处严加看守，
严密护范，又派出一些船员，
登高远望，勘察情势。但是他们傲慢天礼，
放荡不羁，冲进了埃及人的农庄，
杀了男子，抢走妇女和弱小的孩子。
哭喊声、呐喊声传到了城内民众的耳朵里，
在一个大清早，他们驾驭 3 战车或步行，
逼近我们，密密麻麻地充塞了整个平原，
锐利的武器闪耀着光芒。
掷雷神宙斯让我的同伴们失去勇力，
面对强敌，不知所措，不是被杀死，
就是被俘虏，成为他们的奴隶
如果当时我英勇地战死该多好啊！
可是宙斯偏偏不让我那样结束生命，
他还给我安排了其它的不幸。当时，
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松开手中的长枪，
迅速地跳到埃及国王的马车前，
抱住他的双膝，亲吻着，请他饶恕我。
见我如此，国王动了恻隐之心，
就让哭泣的我同他同乘一辆车，载回他的宫殿。
在车后面追来许多手握柁木枪，

气势汹汹的要夺我生命的埃及人。
但是，埃及国王阻止了他们，因为害怕求助者的
保护神宙斯，谁违逆了他，都将受报应。

“在埃及我居住了七年，埃及人赠给我许多礼物，
使我积聚起相当大的财富。
时光飞逝，第八年来临时，
我见到了一个腓尼基人。他是个骗子，
手段高明，善于花言巧语，已做出许多恶事。
他巧舌如簧，说动了我的心，
答应和他一起回到他的故乡腓尼基。
在他家里，我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等到年末也度过之后，
他要我和他一起前往利比亚，
请我帮助运送货物，
实际上是想把我卖到那里，
得到一大笔收入，我心中疑虑不安，
但还是上了他的船。那次航行，
开始十分顺利，一路有北风神博瑞阿斯的吹送，
在遥遥的对岸就是我的家乡克里特岛。
但宙斯开始降下灾难，当我们经过了克里特
就进入了，苍茫一片的大海，水天一色，
没有一点儿陆地。这时，天神宙斯
掀起了狂风，降下了暴雨，浓黑的乌云，
压在船顶。接着他又掷下了威力天比的炸雷，
将海船打得摇来晃云。所有的船员，
落入了大海，漂浮在海船周围，
灵魂早已出窍，再也回不了家乡。
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一条桅杆按照宙斯的意志浮到了我面前，
让我伸手抓住，依靠它我得以存活，
我紧紧抱住桅杆，起伏在浪头之上，
一直飘荡了整整九天，到第十天的夜里，
滔天巨浪把我卷到了特斯普罗特伊人的领地，
那里的国王，高贵的费冬热情招待了我。
是他的儿子救了我，见我衣衫冰湿，
饥寒交迫，心生怜悯。
将我带到他父亲的宫殿，

送给我许多温暖柔和的长袍和衬衣。

“我是在那里听到有关奥德修斯的消息的。
费冬王说他曾热情招持过你的主人！
并给我看了奥德修斯留给他的众多战利品。
有青铜、黄金和精工锻冶的生铁。
这些财富足以养活第十代子孙。
奥德修斯就把这么多的财富留在那里，
费冬王还说奥德修斯已到前往多多那，
在枝叶繁茂的橡树底下祈求宙斯，
询问以何种方式返回久别的伊塔卡。
是公开归乡呢，还是秘密潜回。
国王在我面前，行过奠酒仪式，并庄严宣誓，
他们已选择好了船员，备好了海船，
准备护送奥德修斯返回家园。
但是，他先派一些斯特普罗特伊人
送我回家，因为正好有船要经过出产小麦
的杜利基昂。国王吩咐那些船员，
一定要把我交给阿卡斯托斯国王。
但没有料到那些人心怀叵测，
要让我经受不幸。当海船刚刚驶离国王，
他们就盘算着要我变成奴隶，
给我套上脏兮兮的破衣烂衫。
太阳刚刚落山，海船到达了美丽的伊塔卡海岛。
他们下了船，但没有忘记用绳索
把我紧紧地绑在海船上，
然后，在海滩上，拿出吃喝，尽情享用。
在天神的帮助下，绳结轻而易举地解开了，
我把破衣包在头上，滑下了光光的船板，
悄悄地潜入水下，挥动着双手，
奋力地向前游去。不一会儿，
就游离了那些心怀恶意的船员。
我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登上海岸，
躲进了密密的丛林，猫着腰。
这时，那帮人发现我已逃跑，
便大声呼喊，四处寻找，直到后来，
他们发现找到我已没有可能，
便垂头丧气地返回海船。

就这样，万能的天神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我。
又把我领到了你的家里，见到你这样一位有情懂礼的好人。
看来，我还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听罢，忠诚的欧迈奥斯这样说道：
“尊敬的客人，你的命运真不幸啊，
经受了这么多无法忍受的磨难！
不过，我觉得你关于奥德修斯的那些叙述，
肯定不是真的，你年经不小了，
何必是费力编造这样的谎言呢？
关于我主人能不能回家，我心底清楚。
那些万能的天神十分仇恨他，
既不让他在那激烈的战场上牺牲，
也不让他在那返回家乡之后，死在亲人的怀中，
那样的话，他的亲人和阿开奥斯人
会隆重地葬他，垒起高高的坟墓，
让子孙万代都记住他的英名，
而现在，他却不为人所知地消逝在惊涛骇浪之中，
所以我很少进城，只是守着这些猪度日，
有时候高贵的女主人佩涅洛佩会把我叫到城里去，
告诉我一些刚刚听到的新消息。
那时，人们都坐在带来讯息的人身边，
仔细地询问主人的情况，那些忠诚的奴仆，
为了主人的迟迟不归而忧烦恼，也有一些人，
心中暗喜，认为还可以继续白吃白喝。
后来，来了一个善说谎话的埃托利亚人。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心情打听主人的下落了。
那个埃托利亚人杀了人，犯了罪，流落天涯，
来到这里，受到我的热情招待
他说曾见过奥德修斯，在伊多墨纽斯家中
修理损坏的船只，大概在夏末秋初，
主人就会率领部属，带着大量的财宝，
返回亲爱的家乡。所以，多灾多难的客人啊，
是天神怜悯你，把你送到这里来，
受到我的热情接待，你无需编这些谎话，
来引我高兴，你是天神保护的流浪者，
我畏惧天神，才对你周到地照顾。”

听罢，卓越奥德修斯回答道：

“亲爱的朋友，你的疑心为何这么重？
连我对天发下的誓言也不相信！
那么就让奥林卑斯山之上的众天神为我们作证，
我们来订一个协议，如果你的主人
真的回到了他的家乡伊塔卡，
那你就必须送我一些衣袍长衫，
并负责把我送回十分想去的杜利基昂。
如果你的主人从此没有再回来，
你尽可以派奴隶把我扔下高高的山崖，
以警告其他流浪者，别再拿假话骗人！”

而忠诚的牧猪奴却不以为然，这样说道：

“如果真是那样，那我的美名定会扬遍四海！
人们会议论纷纷，说我如何请你进屋，
勤劳周到地招待，可后来又夺走了你的生命
又心情愉快地向克罗诺斯之子祈祷。
好了，该吃晚饭了，我的同伴们也该回来了。
希望他们快点返回，那么，
我们就可以一起准备可口的晚餐！”

他们俩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
其他的牧猪奴赶着猪群，回到家里，
肥猪被赶进猪圈，拥挤着，
发出一片呼呼噜噜的轰响。

忠诚的欧迈奥斯吩咐其他牧猪奴道：

“你们去挑只肥猪来，杀了它，
好招待这位客人，我们自己也可以吃一顿。
可怜我们辛辛苦苦地牧养猪群，
而那些无赖什么也不做就白吃白喝！”

说罢，他用利斧去劈烧火用的干柴，
其他牧猪奴则挑选来一只五岁大的肥猪，
把它赶到火堆旁。牧猪奴心地虔诚，
时刻不忘万能的众天神，
他从肥猪的头顶割一下绺长毛，
扔进烈火中，向各位天神祈祷，
请他们允许卓越的奥德修斯归家。

然后，他举起一截粗大的橡木，
砸向肥猪，后者一声未哼倒地。
他们把猪血放净，去掉皮毛，
然后把猪身剖开，从各个部位，
都割下一些生肉，放在脂油上，
又洒上一层大麦粉，然后放在火堆上烧烤。
接着，他们又把剩下的肉切成肉块，
串在叉上，仔细烧烤。等所有的肉块
全部烤熟之后，就放在餐桌上，
忠诚的牧猪奴站在桌边，
胸有成竹地将肉块平均分开。
他将烤肉平均分成了七等份，
其中一份献给了山林女神们
和迈娅之子赫尔黑斯，
其它六份分给每个人。他还将
一块鲜嫩的里脊肉让给了奥德修斯，
后者心中十分高兴，这样对他说道：
“欧迈奥斯，愿天父宙斯象我这样地爱你。
你把最好的肉让给我，尽管我是个贫穷的流浪者。”

忠诚的欧迈奥斯答道：
“尊贵的客人，请别客气，尽情地吃吧。
万能的天神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愿
赐予我们或者拒绝施惠给我们。”

说罢，他将第一刀割下的肉献祭给众天神，
接着斟了满满的一杯酒送给
冲锋陷阵、攻城掠地的奥德修斯。
然后才就座另一个牧猪奴墨绍利奥斯。
给他们分发面包，他是欧迈奥斯在主人离家后，
自己作主买来的，用自己辛苦攒下的钱从塔福斯那里买来，
而没有花费女主人和拉埃尔特斯的钱。
然后，大家开始享用桌上的食物。
等他们全都酒足饭饱之后，
墨绍利奥斯收拾餐桌，
其他人则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这是一个天气无比恶劣的夜晚，没有一点儿月光，

宙斯降下了一整夜的寒风冷雨。奥德修斯想试探一下牧猪奴，
看他会不会，或者吩咐其他的牧猪奴
把温软的被子让给自己，
因为他一直周到地照顾着远方的客人。
卓越多智的奥德修斯这样说道：
“亲爱的欧迈奥斯，还有其他的朋友，
请听我说几句，因为刚才我喝了不少的酒，
所以头脑发热，想自吹几句。
美酒都有这样神奇的效力，
可以使一个聪明人放声歌唱和欢笑，
甚至能得意地跳起欢快的舞来，
说一些本应埋在心里不愿公开的话语。
但我已开了口，愿意向大家说个痛快！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多么强壮有力啊！
那一次，我们在特洛亚城下设伏，
准备袭击敌人，由奥德修斯和
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统领伏兵，
他们还把我请求，作为第三位首领。
当时，我们到达了魏峨的伊利昂城墙下面，
埋伏在芦苇横生，环境恶劣的沼泽地里，
全副武装，忍着折磨，趴在那里。
寒夜漆黑一片，北风怒吼不止，
如鹅毛般大的雪花纷扬扬地落下，
盾牌和武器都结上一层晶莹的霜冻。
天气异常地寒冷是我始料未及。
我周围的将士都披着厚厚的斗篷，
把大盾扣在肩上，温暖舒适地休息，
只有我一人冻得瑟瑟发抖。临行前，
我没有考虑到晚上会如此寒冷，
就把自己的斗篷给了其他同伴。
埋伏时，身上只有一层紧身甲衣和一面盾牌。
寒夜过去了三分之二，星辰开始向下运行，
我再也支持不住了，就用胳膊肘触了触
趴在我旁边的奥德修斯，轻声说道：
‘足智多谋的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
天这么冷，我快要被冻死了，
天神搅乱我的心智，使我只穿件单衣前来。
如今，我寒冷难奈，只怕要命丧于此。’

“听罢，他马上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他不但长于作战，而且聪慧多智，
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道：
‘小声点儿，别让其他将士听到。’

“然后，他用胳膊肘支地，抬起身了说道：
‘亲爱的朋友们，我刚才做了一个神奇的梦，
提醒了我，我们离开海船过于遥远，
最好有个人回到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那里，
让他再派一些人马来，加强力量。’

“话音刚落，安德赖蒙之子托阿斯
一跃而起，冲了出去，甩下了紫色的斗篷。
我则披上他宽大柔软的斗篷，
舒舒服服地躺下，一直到黎明女神闪出光辉。
我多么希望我还象以前那样身强力壮啊，
那么这里的朋友们会由于友谊
或出于敬重，将自己的被子让给我。
可现在，我穷困潦倒，无人瞧得起。”

听罢，忠诚的欧迈奥斯这样答道：
“尊敬的老人，你刚才说的确实引人入胜，
言语流畅，有理有据，
所以不会毫无收效。
在我们这里接受帮助的饱经风霜的求助者，
决不会缺少衣服或者其它什么东西。
只是我们也很贫穷，每个人只有一件衣袍
和一件衬衣，但是等奥德修斯之子来这里时，
他会给你所需要的衣服和其它物品，
并且会按照你的心愿。
把你安全地送到你要去的地方。”

说罢，他把床铺移到了火堆旁，
在上面铺上了厚软的羊皮褥子，
请奥德修斯躺上，又为他加盖了
一件厚重暖和的长袍，
那是牧猪奴用来抵御寒冬的衣服。

奥德修斯就这样心满意足地躺下，
和其他的牧猪奴睡在一起。
只有忠诚的欧迈奥斯牵挂着主人的肥猪，
没有躺下休息，而是拿着武器出了家门。
卓越的奥德修斯见自己的奴仆，
如此珍惜自己的财产，不禁点头赞赏。
欧迈奥斯身上背着一柄利剑，
手中握着一杆枪，身上穿着一件厚实温暖的公羊皮袍，
还拿起一大张羊皮被子，他去看守猪群，
以防野狗和恶人的偷盗。在猪圈近旁，
他寻到一块无风的岩石后，便和衣躺在了下面。

第十五卷

——受天神护佑，特勒马科斯避开埋伏。

此时，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女神，
来到了辽阔的拉克得蒙，她要催促
卓越的奥德修斯的儿子，聪颖的特勒马科斯
赶紧起身，返回家乡。特勒马科斯
和涅斯托尔之子躺在光耀的墨涅拉奥斯的
廊屋下休息。涅斯托尔之子陷入了
沉沉的梦乡，而特勒马科斯却辗转反侧，
难以入睡。他年轻的心里在思念他的父亲奥德修斯。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站在了他床前，说道：
“特勒马科斯，你不应离家太久，
家中那些无赖的求婚者正在大肆挥霍，
你的财产面临危险，你要阻止他们，
别让这帮无赖瓜分了你的财产，使你一无所有，
使你的这次远航毫无意义。
你快点决定吧，请咆哮沙场的墨涅拉奥斯
把你送回去，这样你还可以见到你的亲生母亲。
你要知道，她的父亲和兄弟们看重财产，
正拼命劝她嫁给欧律马科斯。
此人送的聘礼最多，超过其他求婚者，
最近增加了不少彩礼。你千万不能让你母亲，
把你的家产分走，这也是你不愿见到的。
自古以来，女人总是如此，喜欢帮新夫
增加财产，完全把跟前夫所生的孩子
和死去的爱人抛诸脑后，不管不问！
所以，你回到家后，一定要尽快地
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一个忠诚的仆人管理，
一直到天神让你显示，谁是你的高贵的妻子。
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一件要紧事，
那帮求婚者得知你远出寻父，十分恼怒，
他们中的一伙儿埋伏在伊塔卡和萨摩峰
之间海峡上，准备将你置于死地！
不过，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他们要
更早地被沉重的泥土埋在下面。
你在夜晚，悄悄地穿过那片水域，

远远儿地离开，别让他们发现你，
到时，会有天神前去帮你，
吹下一股顺风，使你的海船乘风破浪，飞速向前。
抵达伊塔卡的附近海岸后，
你让其他同伴继续航行返回城里，
你则去寻找那个牧猪群，
他尽心尽力地为你放牧猪群，
对主人赤胆忠心。
你先住在他那里，再派他去城里，
告诉佩涅洛佩你已经
从多沙的皮洛斯安然返回。’

说罢，目光炯炯的女神转身返回奥林卑斯山。
得到神谕的特勒马科斯立即
用脚把涅斯托尔之子蹬醒，说道：
“涅斯托尔之子皮西斯特拉托斯，醒醒！
快驾好马车，我们应该马上返程。”

英武的皮西斯特拉托斯这样答道：
“特勒马科斯，我们是应该尽快返回，
但外面还是漆黑一片，无法赶车，再等一等，
黎明女神不久就会送来光辉。而且，
阿特柔斯之子，著名的英雄墨涅拉奥斯
会送给我们许多珍贵的礼物，并说上
许多祝福的话语。客人们若得到主人
亲切热情的接待，总会念念不忘他的真情实意。”

不久，享用金座的黎明女神登上天际，
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从
美貌的海伦身边
起身，走到廊屋下，会见两位年轻客人。
奥德修斯之子一见主人到来，连忙起身。
穿上闪光的衬衣，
披上一件宽大的斗篷，
迎到门外，走近阿特柔斯之子，说道：
“尊贵的墨涅拉奥斯，人民拥戴的阿特柔斯之子，
我已待了不少日子，急欲返回家乡，
请您送我上路，好尽快把家回。”

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答道：

“特勒马科斯，既然你特别想回到家乡，
我也不强留你多住，我不喜欢
那种待客过分热情的主人，也不欣赏
那种待客人十分冷淡的主人。
我主张的待客原则是：客人在的时候要热情招待，
客人提出要走，就真心实意地祝福送行，
什么事都不过分，都要有个适当的分寸。
但是，我要尽作主人的心意，
送给你们许多精美的礼物，放在你们车上，
请笑纳，我要吩咐奴仆，准备饯行酒宴，
我家的储蓄十分充足，不必担心缺少什么。
客人得到了丰厚的礼物，饱食了美味佳肴，
就可以心满足地驱车前行，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如果你愿取道
赫拉斯和阿尔戈斯的中部地区，
我将十分乐意和你一起出发，
带你去拜访许多城邦的国王，
他们会赠送大量的礼物，决不会让我们空手而去。
我们一般会得到一只铜质大鼎和一口大锅，
一对健壮的骡子或是一只精美的金杯。”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答道：

“尊贵的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
我归心以箭，恨不能飞回家去。
临行前，我未向别人托管家中的一切，
我不能寻不到父亲，反而送掉自己的生命，
更不能让些无赖将我的财产消耗干净。”

听罢，咆哮沙场的墨涅拉奥斯
赶紧吩咐海伦率领其他仆人，
在厅堂预备饯行的酒宴，家中的储蓄十分充足。
这时，埃特奥纽斯，波埃托伊斯之子也起了床，
他的家离这里不远，便过来帮忙。
咆哮战场的墨涅拉奥斯吩咐他去生火。
烧烤鲜肉，后者得令而去。
然后，墨涅拉奥斯走向芳香的库房，

美貌的海伦和墨伽彭斯特跟在身后。
他们进入了存放奇珍异宝的库房里，
墨涅拉奥斯挑选了一只双耳酒杯，
命令墨伽彭斯特搬上一个银质调缸。
而海伦则打开了存放衣服的箱子，
里面都是她亲自精心缝制的衣袍衬衫。
从中她选择了一件色彩斑斓的衣服，
织工最精，最大、最美丽，如星光灿烂，
被珍藏在箱子的最底层。
他们走出库房，穿过大厅，来到特勒马科斯的身边。
金发英雄墨涅拉奥斯对他说道：
“特勒马科斯，希望赫拉威力无比的丈夫护佑你。
让你顺利地返回家乡，我从我的藏品中，
选出了一件最精美，最贵重的礼物。
请你收下这个调缸，它由纯银铸就，
边沿是一圈闪亮的黄金。
这是匠神赫菲斯托斯杰作，
在我回乡的归程上，曾在西顿驻足，
那里的国王费狄库斯将它赠给我。
现在，我郑重地转赠给你。”

说罢，墨涅拉奥斯将双耳酒杯，
递给聪颖的特勒马科斯。
墨伽彭斯特把那只银光闪耀的调缸
搬到他面前，美貌的海伦手捧衣服
站在一边，对特勒马科斯说道：
“聪颖的年轻人，我也送给你一件礼物，
它是一件我亲手缝制的美丽的衣服，
等你迎娶妻子，可以让新娘穿上它，
而在此之前，先交给你的母亲保管。
祝你一路平安，快快乐乐地回到故乡的家中。”

说罢， she 就把礼物赠给特勒马科斯。
后者感激地接过，涅斯托尔之子皮西斯特拉托斯
把精美得让他惊叹的礼物进入车里。
然后，他们随着金发的墨涅拉奥斯来到大厅里，
坐在宽大而舒适的椅子上。
女仆端来了制作精美的水盘，提着金水罐，

向盆中注水给他们洗手，
又在他们面前放好了一张餐桌。
接着另外一个女仆，把面包端了上来，
又摆上了各种美味佳肴，盛情款待客人。
埃特奥纽斯将肉块切成片，分给大家。
墨涅拉奥斯高贵的儿子则为客人满酒。
然后，主客开始欢乐地享用面前的食物。
等他们吃饱喝足之后，
特勒马科斯和涅斯托尔之子，
套好马车，然后登上坚固华美的车子。
骏马拉着马车。穿过回音索绕的走廊，驶出了宫门。
金发英雄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
也跟了出来，他高举着盛满美酒的金杯。
为了他们一路平安而奠洒祭神。
他站在车前，向他们吩咐道：
“年轻的朋友们，再见！请向涅斯托尔
“转达我真挚的问候，当年在特洛战场上，
他十分关心我，如同我慈爱的父亲。”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答道：
“请您放心，天神钟爱的英雄！
回到皮洛斯，我们一定向他转达您的问候。
等我回到伊塔卡，如果能见到我父奥德修斯，
我一定向他讲述您对我的盛情款待。
在我临走前，还赠送给我无比贵重的礼物。”

交谈之间，天空中飞来一只老鹰，
锐利的爪子下面紧紧地抓着一只雪白的天鹅，
从车子的右上方一掠而过。那只天鹅
是当时一户人家所养。见被老鹰出其不意地捉走，
男人和女人们大声喊着，紧紧跟在后面。
但见到老鹰从车子上方擦过，大家都喜上眉梢，
顿时觉得心情十分轻松舒畅。
涅斯托尔之子，光荣的皮西斯特拉托斯说道：
“卓越的英雄墨涅拉奥斯，请您解释一下。
刚才天神降下的征兆给你，还是给我们。”

听罢，金发的墨涅拉奥斯低头不语，暗暗思考，

准备想出一个好答案以应答这个年轻朋友。
但是长裙飘飘的海伦开口解释道：
“亲爱的朋友，请听我的解释，
这是天神降下的启示，我认为一定会变成现实。
这只雄鹰从生养它的高峰上冲下来，
掳走了这只庭院中饲养肥胖的白鹅，
预示着卓越的奥德修斯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
终于回到家园，准备向家中的恶徒施行报复。
也许他已经到了家里，正打算杀死那些求婚者。”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听罢，说道：
“希望天神宙斯降下的这个吉兆能成为现实。
尊贵的夫人，我会在家中敬奉您，如同敬奉一位女神！”

说罢，他就挥动长鞭，驱使两匹骏马，
撒开神蹄，奋力前冲，
他们穿过城市，越过平原，一整天都未曾休息。

夕阳西下，道路已变得昏黑不清，
这时，他们到达了斐赖，来到了，
阿尔费奥斯之子奥尔提洛科斯的儿子狄奥克勒斯的府第。
他们受到主人的热情招待，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登上天际之时，
他们又套好马车，登了上去，
骏马拉着车子穿过回音索绕的走廊驶出了大门。
特勒马科斯策马扬鞭，两匹骏马飞快奔驰，
不一会儿，就回到了涅斯托尔的城堡皮洛斯。
于是，特勒马科斯对涅斯托尔之子说道：
“涅斯托尔之子，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不知你是否能接纳，我们是世交，
年轻差不多，在这次旅程中，我们两个
情投意又合。我请求你，在停船之处，
把我放下来，不然好客的涅斯托尔
一定会请我去宫中，盛情将我款待！
但如今，我归心如箭，急着要赶回家乡。”

听罢，涅斯托尔之子默声不语，

心中思考怎样才能将事情办妥，
满足朋友的心愿。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赶着马车直接驶向海船，
在那里停下，把车上的礼物，如数搬上海船，
有衣服、调缸，都是墨涅拉奥斯的精品。
做完这一切，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朋友说道：
“特勒马科斯！赶快和你的同伴登上海船，
然后，我再回到宫中，向父亲报告实情。
我父的性格，我很清楚，
他性子耿直又倔强，决不会轻易放你离开。
他会亲自来到这里，把你请回宫中，
他的愿望一定得实现，否则会怒气冲天。”

说罢，他登上马车，挥鞭驱马，
直奔向宫殿去见他的父亲。
而特勒马科斯则吩咐各位同伴。
“朋友们！我们尽快出发吧！把一切准备好！
然后我们登船扬帆，返回家乡。”

听罢，他的同伴赶紧行动。
迅速登上海船，坐在各自的位置上。
特勒马科斯站在船尾，
行着奠酒，向雅典娜虔诚地祈祷。
这时，沿着海滩来了一位流浪者，
他是一位高明的预言家，本住在阿尔戈斯，
后来由于杀人犯罪，不得已浪迹天涯。
按照血缘关系，他是墨兰波斯的后代。
墨兰波斯以前也居住在盛产绵羊的皮洛斯，
有一座高大华丽的府第，家境十分富有，
后来他不得已逃出皮洛斯，别找居所，
因为强大的涅琉斯趁他不在，仅用一年时间就霸占了他的产业。
当时他正被关在拉科斯宫中，
脚上带着沉重的镣铐，受尽苦难。
是复仇女神埃里尼斯使他失去理智，
为了带回涅琉斯之女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但后来，他终于成功地把牛群从费拉克赶回皮洛斯，
惩罚了残暴的涅琉斯，把后者美丽的女儿带回家，
作了自己兄弟的妻子。

以后，他就迁到了阿尔戈斯，
是天神的旨意让他定居在那里，
成为众多的阿尔戈斯人的王者，
在那里，他娶了妻子，盖起了高大的宫殿，
还生了两个儿子，安提法特斯和曼提奥斯。
安提法特斯生了杰出的奥伊克勒埃斯，
后者又生了卓越的安菲阿拉奥斯。
安菲阿拉奥斯很得大神宙斯
和阿波罗的宠爱，可惜活得不长，
由于一个女人贪恋礼物，最后战死在特拜，
留下两个儿子阿尔克迈昂和安菲洛科斯。
克勒托斯十分俊美，得到黎明女神的青睐，
就把他带到神界，成为永生的天神。
曼提奥斯生了两个儿子，波吕费得斯和克勒托斯，
而阿波罗则使波吕费得斯成为他父亲之后
人间最高明的预言师，但他得罪了父亲，
被迫迁到了佩瑞西埃，并一直住在那里，
为所有的凡人预言吉凶。

波吕费得斯生了一个儿子叫特奥克吕墨诺斯，
就是站在特勒马科斯身边的这个人。
他看到这位年轻人正在船尾向天神奠酒，
就走上去，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年轻的朋友，我正好在你奠酒之时见到你。
那么我就以你所请求的天神的名义，
以你和你同伴们的生命的名义，
请求你真实地回答问题。
你家居何处？父母是谁？”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答道：
“尊贵的客人，既然如此，我就实话实说，
我居在伊塔卡海岛，我是奥德修斯之子。
可是他现在可能已不在人世。
为了打听久别不归的父亲的下落，
我才带领朋友乘船远航到此。”

于是，杰出的奥特克吕墨诺斯答道：
“我是因为杀死了一个远亲才离开了故乡阿尔戈斯。

在那里，那个死者有很多有权有势的亲朋好友，
他们决不会放过我，
所以我亡命天涯，
四处漂泊，境遇凄惨。我恳求你，
求你让我这个可怜的流浪者乘坐你的海船。
躲开那些追杀我的复仇者。”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说道：

“你既然如此恳求，我怎忍心将你赶下海船？
那么就到我那里去吧，我会尽力帮助你。”

说罢，他伸手接过了来客的长枪，
放在大船的甲板上，他们走到了
船尾，并坐在一起。
其他同伴们解开了缆绳，
特勒马科斯大声吩咐，让他们
紧紧抓住帆绳，船员们谨遵不违。
竖起了高高的桅杆，用绳索牢牢固定住，
然后拉动牛皮编成的帆绳，
将雪白的风帆高高扬起。这时，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女神吹来一股顺风推动着海船急速前驶，
在浩淼的大海上乘风破浪不久，
便驶过了克罗诺伊和多泉的卡尔基斯。

太阳已经西下，条条水路都变得昏暗不清，
海船飞速前进，借着宙斯的飞快的海风，
开往费艾，经过了埃佩奥斯人居住的埃利斯，
他将海船导向现来隐去的海岛，
不知道会被人抓住，还是能死里逃生。

此时，奥德修斯正和牧猪奴一起吃晚饭，
其他人也围聚在一起，开怀大吃。
当他们吃饱喝足以后，
奥德修斯，想看欧迈奥斯是否能始终一地
热情招待他，就这样试探道：
“欧迈奥斯，我的朋友，还有其他的朋友，
请听我说，我打算明天离开这里，
到城里去，可以沿街乞讨，维持生活，

这样就减轻了你们生活上的负担。
但我希望你能派一个人为我引路，
把我送到城里，到城之后我就各处乞讨，
或许有人怜悯我，会送我一块面包，
或者一杯水，如果我走到了奥德修斯的府第，
我就有可能去向佩涅洛佩报告消息，
然后呆在那帮求婚者中间混吃混喝。
他们大肆挥霍，美味佳肴必然不少，
而且我可以当奴仆，好好侍奉他们。
我还要告诉你们，请你们听好：
喜施恩惠的向导神赫尔墨斯护佑
辛勤劳动的凡人，使他们获得利益和荣耀。
我敢说，没有那个凡人能比得上我
在劈柴生火、用力切肉、烧烤鲜肉
和准备酒以及倒酒等
奴仆伺候高贵的主人的活计方面，我都十分娴熟。”

听罢，忠诚的牧猪奴欧迈奥斯不以为然说道：
“尊贵的客人！你怎么想到这样的主意？
你想和那帮求婚者混在一起，岂不是自讨苦吃？
他们横行无礼，气焰十分嚣张，冲上云霄。
你这个样子，怎能和他们的奴仆相比，
那些机灵的仆人一个个年轻英俊，
穿着精美闪亮的衬衣和长袍，
头发梳得亮光光，尽心尽力地扶侍主人，
在宽大餐桌上摆上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
和香醇的美酒。你别这样妄想了，
还是留在这里，和我们住在一起吧，
这里没有人会讨厌你，想赶你走。
等到奥德修斯之子来到这里，
他会送给你许多柔软的衣服，
并把你顺利地送到你要去的任何地方。”

历尽千辛万苦的奥德修斯说道：
“友好的欧迈奥斯，愿宙斯象我这样地爱你。
是你给了我稳定的生活，不让我漂泊流浪，
因为浪迹天涯，居无定所，十分辛苦，
为了填饱讨厌的肚子，流浪者不得不

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精神折磨。

多谢你让我留下，等待奥德修之子的回归，
现在请你给我讲讲奥德修斯的父母。
在远征特洛亚时，他们都已进入老年，
不知他们现在怎样，是继续生活在阳光下，
还是早已故世，灵魂陷入哈得斯的冥府？”

忠诚的牧猪奴这样答道：

“尊敬的外乡人，我乐意把实情告知你。
拉埃尔特斯还活着，但他每天都向宙斯祈祷，
请天神结束他的生命，得以寿终正寝，
因为他忍受不了日日夜夜想念儿子的痛苦。
还有他的结发妻子也已去世，这使他万分悲伤，
一下子就变得老态龙钟。
奥德修斯的母亲正是为了思念他
而伤心致死的，那样地悲凉。
希望我和所有住在这里的人都不要有这样的结局。
她活着的时候，心情极端不好，
我常常满怀忧虑地去看望她，
因为是她将我养大，和她高贵的女儿，
最小的克提墨涅一起，
从不小看我，对我和她的女儿一视同仁。
后来，我和克提墨涅都长大成人，
长袍飘飘的姑娘后来嫁到了
萨墨，收下了丰厚的聘礼，
后来，她送给我一件斗篷、一件衬衫
和一双闪亮的绳鞋，让我来到了农庄。
她一直是那样真心地喜爱我，
但这所有的关爱都离我而去了。
好在永生天神们使我辛勤的劳动，
有了收益，才可以吃喝不愁，
还能招待来客。
现在，我从女主人那里得不到一点照顾，
连语言上的慰劳都没有，因为家中正遭受不幸，
那帮求婚都才胡作非为，胡搅蛮缠。
奴仆们盼望着和女主人说话，
好好地吃喝，然后回到农庄，还带着

女主人赏赐的东西，这是奴婢的最大幸福。”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说道：

“那么，我的朋友，你显然是在年幼之时就离开了父母，远离了家乡！现在，请你把你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是敌人摧毁了你父母居住的十分坚固、人口众多的富有的城堡，还是在你一个人放牧牛羊时，被可恶的敌人掳上了海船，以高价卖给了这一家的主人？”

忠诚的牧猪奴的这样答道。

“尊贵的客人，既然你问起了这些，那么我就讲给你听，你可以边喝边听，寒夜里漫漫，有的是时间睡觉，也有的是时间讲故事，你不必急忙上床休息，睡得过早也有损身体健康。其他人，谁想早点休息，那么就赶紧上床，好好休息。明天一早，还要为主人放牧猪群，就让你和我两个人在这间破屋子里边吃边聊吧，我要告诉我不幸的过去。在一个人历经千难万险之后，回味起当初的凶险，有时也是一种享受。下面我就详细地回答你的问题。

“你也许听说过，在遥远的地方有一座叙里埃岛，位于奥尔拉吉亚上方，太阳那里回返。岛上居民不算多，但自然条件优越，放养着成群的牛羊，盛产葡萄和小麦，人们总是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从来没有什么流行瘟疫夺走人们的生命，当岛上的居民十分衰老时，远射神阿波罗和女猎神阿尔特弥斯就来到岛上，用轻盈的箭射死他们。岛上一共有两个城市，全都归我的父亲西特西奥斯统治，他如天神般威武，是奥尔墨诺斯之子。

“后来，有一些善使欺诈的的腓尼基人，
满载着一些小玩意儿，驾船来到了海岛。
我父亲的宫里有一位腓尼基女奴，
她聪明美艳，精于女工，
那些腓尼基人花言巧语，迷惑了她。
有一次，她去海边洗衣服，被一个腓尼基人
骗入海船，同他寻欢作乐。
虽然这个女奴聪明伶俐，精于女工，
但也坠入盲目的爱情，不能自拔。那个人问她是谁，
来自何方，她就用手指着我父亲的宫殿说道：
‘我本居住在西顿，那里盛产铜器，
我父阿律巴斯十分富有，可是我很不幸，
当我从田野返家途中被一伙塔福斯强盗绑架，
把我带到这个海岛上，卖给那家主人，
他们得到了非常多的钱财。’

“她的腓尼基情人又问道：
‘那么你想不想回家，和你父母团聚，
重新生活在华丽的房子里？
我知道，你父母都活着，还十分富有，’

“听罢，那个女奴动了心，这样答道：
‘这太好了，但你必须首先发下重誓，
保证将我安然返回家乡。’

“说罢，她的情人和其他腓尼基人都发下重誓。
等他们都发誓以后，
女奴又对他们说道：
‘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和我说话，
以防有人报告我的主人，说我和你们有来往。
他就会警惕起来，把我捆住，
然后将你们一个个地消灭掉。
我的话，你们一定要牢记在心，抓紧时间
做你们的生意，等你们把货物都装上海船后，
再悄悄地来宫中通知我，
我会带出一些金器，还送你们一件礼物，
作为我的船费主人有一个孩子，

让我作他的保姆，那孩子聪明伶俐，
总喜欢跟在我左右，
我也许会把他带上船，你们可以到其它国家，
卖给讲其它语言的人，一定会得到大笔的收入。’

“说罢，她就回到了我父的宫中。
那帮腓尼基人在海岛上呆了整整一年，
终于把海船装满了交换来的各种货物。
在准备出发时，他们派一个人到宫中，
去通知那个女奴，一个精明狡猾的腓尼基人
带着一串琥珀项链，来到了我父的宫殿。
在我母亲和其他女仆细细观赏之时，
他使眼色给那个女奴，点了点头。
女奴会意，便拉着我的手走出大厅，
在吃饭堂中，发现餐桌上摆着许多酒器，
那是我父亲为宴请亲戚朋友而准备的，
当时他们都在聚会，商讨国事。
她匆匆忙忙将三个金杯揣到怀里，
领着不辩是非的我走出了宫门。
太阳西下，夜幕降临，街道昏黑不清，
她带着我，急行到海港处，
那里停着准备起航的腓尼基人的大船，
腓尼基水手登上了海船，
把我们也带了上去，然后扬帆起航，
宙斯降下顺风，推送着海船乘风破浪前进。
我们日夜兼程，一连六天，
当宙斯降下第七天时，
女猎神斯阿尔特弥斯将那女奴射死，
她立刻倒下，象一只海鸥扎入水中，
无情的腓尼基人把她扔进大海，
喂饱了海中的海豹和鱼群。
这样，剩下了我孤零零的一个孩子，惊恐不安。
后来，海风将他们吹到了伊塔卡，
拉埃尔特斯出钱将我买下。
就这样，我来到这个海岛，生活在这里。”

听罢，宙斯钟爱的奥德修斯说道：
“欧迈奥斯，没想到你的命运如此不幸，

不过，你现在的日子还算不错。
宙斯保佑你，让你送到了一个好主人，
他关心爱护你，给你吃喝，
让你过上稳定快乐的生活，
不象我是在流浪了许久之后，才来这里。”

就这样，他们互相交谈着，
一个晚上，没有多少时间睡觉，
直到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升上天空。
此时，特勒马科斯的海船已到达了伊塔卡，
他们把船靠岸，收起风帆下桅杆，
抛下石锚，将船系固在岸边。
然后，他们下船走上海岸，
把香甜的美酒和可口的饭菜拿了出来。
他们大吃大喝，酒足饭饱之后，
聪颖的特勒尔马科斯，对同伴们说道：
“你们可以继续划船驶往伊塔卡海港，
而我则要去我的田庄察看一下，
看看牧人的活计干得怎样，晚上再回城。
明天一早，我将设宴款待诸位，
吃大块牛肉，喝可口的美酒，感谢大家随我出航。”

这时卓越的勒奥克吕墨诺斯问道：
“亲爱的孩子，我可以去哪里？
是某位统治多山多石的伊塔卡的权贵，
还是到你家中，去见你的母亲？”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答道：
“如果不是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一定
邀请您去我家，热情招待您，
可是现在不太妥当，我不在家，我母亲也不见客。
那帮求婚者整日在我家中，
我母亲不肯抛头露面，宁愿呆在织机旁忙碌。
我觉得，不如你去见欧律马科斯吧，
聪明的波吕波斯的光荣的儿子，
如今，他如一位天神般地受到伊塔卡人的尊敬。
他是一位杰出的人士，在众多求婚者中，
也是最想娶我母亲的一个，这样就可以夺走奥德修斯的光荣。”

可是，奥林卑斯山顶的至高无上的宙斯，
一定知道，他在求婚之前会不会遭难！”

说音刚落，阿波罗放出一只老鹰，
爪底抓住一只白鸽，在他的右上方掠过，
白鸽的羽毛给纷纷扬扬地落下，
落在海船和特勒马科斯之间的空地上。
见到这个征兆，特奥克吕墨诺斯
把特勒马科斯拉到身边，叫他的名字，说道：
“特勒马科斯，鸟右飞说明天神降下征兆，
我心里十分明白，这个征兆代表什么意思，
在伊塔卡这个海岛上，没有哪个家族
能比得上你们家族的荣耀，伊塔卡将世代地属于你们！”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说道：
“尊贵的客人，愿你刚才一番话能成为现实。
若这一天真的来临，我就马上送给你数不清的礼物，
让见到你的人都艳羡不已。”

然后，他转过身，对佩赖墨斯说道：
“佩赖墨斯，克提提奥斯之子，
在所有远航同伴中，你最听从我的命令，

现在，就请你把客人带到你家，盛情款待，
直到我返归城里。”

手握长枪的佩赖奥斯答道：
“请放心，特勒马科斯，不管多久，
我都会尽力款待地，我家待客用品应有尽有。”

说罢，他率先登上海船，其他同伴，
也纷纷回船，坐在各自的位置上。
特勒科斯则穿上闪亮的绳鞋，
从船下拿下一柄装着锋利铜尖的长枪。
其他同伴解下了船尾缆绳，
合力划动木浆，向城市方向驶去。
因为神一样的卓越的奥修斯心爱的儿子，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要他们这样做。

特勒马科斯向田庄奔去。
在那里，忠诚的牧猪奴正躺在猪群旁边，
心中思念着久别不归的主人。

第十六卷

——父子相认，共同策划复仇大计

一大清早，奥德修斯和忠诚的牧猪奴，
一起准备早餐，吩咐其他的牧猪奴，
去放养猪群。这时凶恶的牧狗对来客
摇头摆尾，尽力讨好，不象往常那样狂叫。
见此情景，奥德修斯好生奇怪，
耳边听到来客急匆匆的脚步声，
就对旁边的牧猪奴欧迈奥斯：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欧迈奥斯，一定是你熟悉的朋友来了，
那些狗对他很温顺，我已听到他的脚步声。”

话音刚落，聪颖的特勒马科斯已站到门口。
见到少主人突然而至，欧迈奥斯惊异万分，
手中的调缸“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当时他正用它调制香甜的美酒
他迎上前去，亲吻主人的头颅、眼睛
和有力的双手，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如同盼儿心切的老父，终于见到
离家十年的爱子突然返回，
儿子得到宠爱，而老父受到折磨。
忠诚的牧猪奴紧紧拥抱住少主人，
亲吻着，庆幸他逃出了死神的魔爪。
终于，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你可回来了，亲爱的特勒马科斯，如同一道阳光！
自从你偷偷地去了皮洛斯，我以为
就再也见到你了，快进屋里，我亲爱的孩子，
让你好好看看你，好好享受这时的愉悦，
我终于看到你安然返回，你的以前总呆在城里，
很少来到田庄，看望我们牧人。
你似乎对看着那帮恶徒很感兴趣。”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答道：
“就算你说的对吧，不过我这次到田庄，
是专程来看你的，向你打听一下，

我的母亲是继续留在家里，
还是另外嫁给了别人，让奥德修斯的睡床，
冷冷清清，布满了蛛网和尘土！”

听罢，忠诚的牧猪奴这样答道：
“你的母亲了还留在家中，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不分白天黑夜地流泪，
艰难地捱着一天又一天。”

然后，牧猪奴接过他的铜枪，
迈过门槛，进了房里，见到客人进来，
奥德修斯忙起身让座，
但特勒马科斯阻止了他，说道：
“陌生的客人！您请坐，我是在自己的田庄，
这位老人会为我准备另一个座位。”

听罢，奥德修斯回到座位上，而牧猪奴
则在地上铺上一层柔软的枝条，上面盖上羊皮垫子，
让奥德修斯的爱子坐在上面。
然后，欧迈奥斯又拿出一盘吃剩的烤肉，
放在他们面前，从篮中拿出香甜的面包，
从象牙调缸中倒满美酒，
最后他坐在了神一样的奥德修斯对面，
大家伸手抓食摆在面前的食物。
当吃饱喝足之后，
特勒马科斯询问忠诚的牧猪奴：
“亲爱的老人家，这位客人是谁？
他来自何方？那些水手是如何将他
送到伊塔卡的？水手是何方之人？
我看他不可能是步行来到这里的。”

听罢，忠诚的牧猪奴欧迈奥斯答道：
“既然你问起，我亲爱的孩子，我就告诉你。
他说他出生在辽阔的克里特岛。
后来浪迹天涯，游历过许多城市，
他说这样的命运是命中注定，
他乘坐特斯普罗托斯人的海船逃出，
来这里避难。现在，我把他托付给你，

你来帮助他吧，他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求助者。”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答道：

“听到你的话，欧迈奥斯，我心中隐隐作痛。
你看，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请他到家里去？
我年轻，如果有人挑起事端，与我争斗，
凭我自己的双手，我难以自保。
而且，我的母亲还在犹豫不定，内心十分矛盾，
不知道该留在家中，和我一起守着财产，
守住她丈夫的睡床，敬重国人的议论，
还是该嫁给一个赖在家中，献上大批聘礼，
最高贵、最杰出的一个阿开奥斯人！
不过，客人既已到了你这里，
我理所当然应给他一些衣服，
一柄锋利的双刀宝剑和一双闪亮的绳鞋，
送他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
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将他留下，
和你一起管理田庄，我自会送来
所需要衣服和粮食，不给你和其他人
增加额外的负担。但是，我不赞成混到那帮
可恶的求婚者中间去，他们骄傲自大，蛮横无礼！
这位客人会受到他们的打骂，这不是我愿看到的。
不管一个人有多么强大，始终对付不了很多人！
因为人多势众，更有力量，更难驯服！”

经受磨难的奥德修斯说道：

“朋友，刚才我听了你的话，心如刀绞，
那帮求婚者如此放荡不羁，为非为歹，
在你的家中，做着违背你的心愿的恶事！
我想问你，你是放弃了与他们抗争的念头，
还是这里所有的人民在天神的启示下全都憎恨你？
或者，你在抱怨你的兄弟
一旦遇到灾难对，一家的兄弟们总是团结成一个拳头。
但愿我还年轻，和豪壮的心灵相适合，
但愿我也是神一样的奥德修斯的儿子，
但愿那位久别故乡的奥德修斯突然归来！
或许这样，我们还有胜利的希望。
任何一个陌生人都可以将我的头砍下，

如果在我去到拉埃尔特斯之了奥德修斯的府第时，
不能给那帮可恶的求婚者带去灾难！
如果我孤身一人难敌众拳，被他们杀死，
那么我心甘情愿死在自己家中，
也比看着那帮恶人为非作歹的好！
他们对客人粗暴野蛮，对女仆
横加责骂，任意穿行在精美的大厅里，
无节制聚众酗酒，大肆挥霍美味佳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何时是个尽头！”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答道：
“尊敬的客人，我会把情况详细告诉你，
并不是全体居民在天神的启示下会都憎恨我，
也并不是我的兄弟们令我烦恼，当然，
在困难来临的时候，自家兄弟应抱成一团。
可是，克罗诺斯之子使我的家族单传，
阿尔克西特斯只生了一个儿子拉埃尔特斯，
拉埃尔奥斯也只生了我父奥德修斯，
而奥德修斯生了我这根独苗，
没有因为我而享受过乐趣。
现在，我的家中聚满了许多无耻之徒，
他们都是附近各个海岛上的显贵，
来自杜利基昂、萨墨和林木繁茂的扎昆托斯
还有许多是伊塔卡岛上的贵族青年，
纷纷来到我家，
向我母亲求婚。
一个个厚着脸皮地挥霍我家的财产，
母亲既不拒绝他们，又无法赶他们走，
任凭他们胡作非为，不用多久，也会把我毁掉！
不过，我们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一切都由天神决定。
尊敬的老人，请你进城去见佩涅洛佩，
告诉她我已安然从皮洛斯归返。
我一直呆在这里，你告诉她我马上回来，
千万不要其他阿开奥斯人知道，
因为不少人正伺机加害于我。”

忠诚的牧猪奴欧迈奥斯这样答道，
“我很清楚，你放心，我是一个长着

精明头脑的人，但请你将实话告诉我。
我去不去告诉，可怜的拉埃尔特斯，
以前他虽为思念奥德修斯而伤心不已，
却仍能监督奴仆们劳动，
饥饿时和他们一吃喝。
可是自从你一言不发地去了皮洛斯，
我听说他茶饭不思，也不监督农奴，
每天只是哀声叹气，泪流满面，
渐渐地形销骨立，十分虚弱。”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答道：
“可怜的祖父！可我们现在还顾不上他，
如果一个凡人有能力选择一件事，得以实现，
那么我首先希望实现我父回归的愿望。
你赶快到城里送信吧，别在田野里找我祖父，
从而耽搁了要事，不过，你可以建议我母亲，
让她派一个女仆偷偷地找到拉埃尔埃斯，
告诉他我已安然起返回。”

听罢，忠诚的收猪奴马上出发，
他把绳鞋穿在脚上，向城里奔去。
看到忠诚的牧猪奴离开田庄。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便化身为一个，
美貌的女子，心灵手巧，善做女工。
她站到房门口，只让奥德修斯看见，
而特勒马科斯却一无所见。
因为天神并不对所有的凡人显形。
那些牧犬也见到了她，但没有吠叫，
而是小声哼哼着，向墙脚退缩。
女神向奥德修斯扬眉示意，后者心领神会。
他迈出房屋，沿着高墙走到女神面前，
目光炯炯的妇神这样说道：
“足智多谋的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
你可以对你的儿子说明你的真实身份，
这样，你俩就可以商议如何铲除求婚者，
然后可以到城里去，我会一直跟在你们身边，
我也盼望着有场激烈的厮杀。”

说罢，她就用金杖点触奥德修斯，
一转眼，他就变得高大伟岸，令人瞩目，
身上脏兮兮的衣服也变成华丽精美的长袍衬衣，
脸上肌肉光滑丰满，肤色黝黑，
腮边也是一圈儿黝黑的胡须。
女神转身离去，奥德修斯则回到屋中，
见他变化如此之大，特勒马科斯万分惊奇，
恍惚以为是天神降临茅舍。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问道：
“尊贵的客人，转眼之间，你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衣服华丽亮丽，肤色黝黑闪亮。
你大概是天上的一位天神吧，
请你宽恕和怜悯我们。
我们将向你献上丰盛的祭品和金银礼器。”

卓越的、饱经风霜的奥德修斯说道：
“孩子啊！你怎么会把我当作天神，
我就是你日夜盼望的奥德修斯，
为了归返，我历尽千辛万苦，受尽了折磨。”

说罢，他潜然泪下，拥吻心爱的儿子，
到现在，他终于压不住自己的情感，
可是特勒马科斯不敢相信他的话。
终于，又这样说道：
“你不可能是我的父亲奥德修斯，
一定是某位天神恶作剧，将我戏弄，
普通的凡人凭着自己的力量怎能做到这些，
除非有永生的天神帮忙
才能轻易将他由老人变为壮年人，
刚才你还是个破衣烂衫的流浪汉，
现在，一转眼却光彩夺目，有如天神。”

听罢，足智多谋奥德修答道：
“特勒马科斯，你不要如此惊讶，
确实是我，你的父亲奥德修斯，
不会再有第二个奥德修斯了。
我离家整整二十年，终于回到了故乡。
忍受了数不清的苦难，经历了无数的风险，

刚才是胜利者护佑神雅典娜施展神力。
有时把我变成一个破衣烂衫的乞丐，
有时又把我变成一个衣着华美、有如天神的壮汉，
她有万能的神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干这干那。
那些永生的天神都有这样的能力。
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一个人变得卑贱或者高大！”

说罢，奥德修斯落座，特勒科马斯
张开双臂紧紧抱住父亲，嚎陶大哭，
奥德修斯压抑不住激动，热泪盈眶，
父子俩就这样抱头痛苦，胜过悲伤的飞鸟。
海鹰和曲爪的看秃鹰见自己羽毛尚未丰满的孩子，
被农民抓走，盘旋在高空，厉声哀鸣。
两个人悲伤地哭喊着，泪水哗哗地往下流。
他们哭啊哭，一直哭到太阳开始下坠。
终于特勒马科斯对父亲说道：
“亲爱的父亲，是什么人将你送到伊塔卡来的？
他们驾驶什么样的海船？
我想，你不可能是步行来到这里。”

饱受艰苦的奥德修斯答道：
“我的孩子，我将把详细情况都告诉你。
是那些精于航海的费埃克斯人把我送回，
他们还护送任何到他们那里求助的人回家。
我睡在快船上，他们驾船乘风破浪迅速把我
送回伊塔卡，还送给我许多贵重的礼物，
有青铜、黄金和精心缝制的衣服。
天神指示我，让我把它们都藏在山洞里，
后来雅典娜让我来到这里。
和你共同商议，如何把报复那帮求婚者。
我的孩子，告诉我他们情况，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有多少个，好使我心中有数，
是单靠我们父子俩的力量就能制服他们，
还是需要邀请其他人前来帮忙。”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说道：
“亲爱的父亲，我经常听到别人盛赞你。
称颂你是一位英勇的斗士，而且谋略过人。

但你刚才说的话，很让我吃惊，
仅靠我们两人的力量，怎可打得过他们。
他们人多势众，不是十个，也不是二十个。
我慢慢儿向你道来，
你就知道我们要应付什么样的人。
来自杜利基昂的有五十二个贵族青年，
他们带来了六个随从；
来自萨墨的有二十四个人杰出青年；
而伊塔卡岛上还有十二个优秀的权贵；
传令官墨冬和一位歌手和他们在一起。
如果我们在家中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
我担心悲惨的命运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您最好还是仔细斟酌，最好
去请一些人来，和我们并肩作战！”

饱受磨难的卓越的奥德修斯说道：
“我的孩子，仔细听好，
伟大的雅典娜和她的父亲会来帮助我们，
难道我们还需要请其他什么人吗？”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立即答道：
“这二位天神，确实是无比伦比的强有力的帮手。
尽管他们远在天顶，他们统治着
所有的凡人和所有的永生的天神。”

卓越的神一样的奥德修斯答道：
“一旦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和那些可恶的求婚者
展开激烈的冲突和厮杀，
这两位天神就会出现在现场，参与战斗！
你明天一早最好独自回到城里，
和那些为非作歹的恶人混在一起，
然后，我会随牧猪奴进城，
我仍是那个破衣烂衫的乞丐。
如果在家中，他们任意污辱我，
你一去要压住愤怒，装作不认识我，
即使他们将我甩出门外，
或者用枪尖刺我，你也要而耐心静观。
不过，你可以劝阻他们这样做，

尽量用舒缓温和的语言
我想他们不会停止恶行，因为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
还有一事，你千万要记在心里，
当万能的雅典娜女神授意我可以行动后，
我会向你点头示意，见到我的暗号，
你就命仆人把堆在庭院中的武器，
都收起来，放在高大的仓库中去。
如果他们发话问你兵器的去向。
你就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道：
‘是我把它们从烟熏火燎下移开。
它们变得乌黑，失去了往日光彩，
完全不是奥德修斯远征特洛亚前的样子。
而且克罗诺斯之子使我为你们担心，
你们可能在喝醉酒之后出言不逊，
引起争执，就会操起兵器大肆拼杀，
会把这里弄得一团糟，毁了你们的求婚。’

你只在那些留下两把宝剑，两杆长枪，
和两面牢固的盾牌。
时机一到我们就立刻冲过去，紧握在手，
雅典娜和万能的宙斯会扰乱他们的心智。
另外你还必须牢牢记住：
如果你真是我的儿子，承继了我的血统，
你一定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回到家里，
包括拉埃尔特斯和忠诚的牧猪奴，
即使是你的母亲佩涅洛佩，
也暂时不要告诉她，你我两人要观察一下妇人的心态。
另外，我还要观察那些男奴仆，
看他们仍然尊敬你我，忠诚不二，
还是已无视你的存在，将你小看。”

听罢，聪颖的儿子这样答道：
“亲爱的父亲，不久，你就会看到我的勇气，
在关键时刻，我绝不会松懈。
不过，我觉得你的计划不太合适，
希望你三思而后行。
如果你想到田庄探察每一个仆人的用心，
那会浪费太多时间，而那帮可恶的求婚者，

却安然无事地在我们家中挥霍浪费！
不过，我赞成你去观察那些女仆，
看她们哪个忠心，哪个放荡。
至于到田庄观察男仆，我觉得此时不太适合，
以后你可以慢慢地做这件事，
如果你真的得到了带埃吉斯的宙斯的喜欢。”

奥德修斯和爱子就这样密议着，
而此时，特勒马科斯的同伴们已
驾驶那艘巨大的海船到达了伊塔卡，
他们小心地将海船停下来。
然后下了船，将船拉上海滩，
把船上的武器都搬了下来，
抬着精美贵重的礼物前往克吕提奥斯的家中。
他们还派一个使者去见佩涅洛佩，
向她报告特勒马科斯已经回来的消息，
并告诉她，她的儿子先去了田庄，
让海船先回来，免得美丽的母亲牵肠挂肚。
泪水涟涟。很巧合，牧猪奴和使者
在街上相遇，他们抱着同样的目的，
带着同样的讯息去见高贵的王后。
他们进了奥德修斯的宫中，见到了王后
和众多的女仆，使者报告道：
“高贵的王后，您的儿子已安然返回。”

但牧猪奴则靠近佩涅洛佩，
向她转达儿子的话，等他说完最后一句时，
他便立即转身离开了宫殿，
返回田庄，返回放牧猪群的地方。

而那帮求婚者人则惊怒交加，垂头丧气，
他们走出宫殿，顺着高大的院墙
鬣到门口，在那里汇聚起来商议。
欧律马科斯，波吕波斯之子说道：
“朋友们！特勒马科斯竟然不声不响地
完成了这次远航，安然返回，
而我们曾经怀疑他有这样的能力！
现在，我们得派一些人乘坐飞快的海船，

告诉设伏的同伴，让他们尽快返回！”

话音，刚转身的安菲诺摩斯眼尖，
看见那只海船已驶进了优良的港湾。
前去设伏的同伴们正手握船桨，收拢风帆。
见到他们，安菲诺摩斯哈哈大笑，说道：
“朋友们！我们不用去通知他们，
也许是他们紧追在特勒马科斯的船后。”

听罢，人们纷纷向海岸奔去，
帮他们把黑色的海船抬了上来。
随从们从船上搬下各种武器，
然后，可恶的求婚者一起去汇聚磋商。
不让其他公民，年老或年轻的参加，
安提诺奥斯，欧佩特斯之子说道：
“唉，看来是天神帮助这个人虎口逃生！
白天，我们派人坐在高高的崖顶，
认真地注视洋面，直到夜幕降临。
但他们仍不返回营地休息，而是驾着快船，
在黑夜中搜寻，打算将特勒马科斯杀死，
可是，不知哪位天神把他护送回来！
下一次我们必须计划周密地将他杀死。
万万不能再让他躲开死亡。
只要他活着，就会给我们造成阻碍，
因为他聪明伶俐，很有心计，
而且我们已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
我们应尽快将他杀死，
否则，他就会召开全体公民的大会，
无比愤怒地向人们揭露我们的阴谋，
指责我们试图谋杀他，但未达到目的！
如果当地人民知道了我们的行为。
就会满腔愤怒，合力将我们赶出伊塔卡，
从此我们要孤独无依，浪迹天涯。
所以先下手为强，不如我们在他回城的路上，
将他杀掉，然后将他的家产平均分配，
每个人都得到一些，把这座宫殿留给佩涅罗佩，
谁娶了她，谁就和她一起住在这里。
如果你们认为我的提议不可能行，

想让他继续活着，管理他的财产，
那么我们还是就此散伙吧，
别在这里狂喝滥饮，挥霍浪费，
还是各自回到家里，献上丰厚的聘礼，
由佩涅洛佩亲自选择，谁的礼最丰厚，
谁就可以娶她作自己新娘。”

听罢，其他求婚者沉默不语，
这时来自杜利基昂的安菲诺摩斯
阿瑞提斯之子尼索斯的光荣的儿子。
开始说话，他心地善良，彬彬有礼
谈吐风趣机智，很得佩涅洛佩欢心。
怀着善意，他这样对大家说道：
“亲爱的朋友们，我认为此举不可！
他可是一位高贵的王子。
凡是弑杀王子的人，
最终会得到可怕的报应！
不如我们先向天神祈祷。
看看他们的的意愿，如果宙斯同意杀他，
那我们就遵行，我会亲手杀了他；
如果天神不允许，那我们只得断掉杀人念头！”

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于是，他们马上返回奥德修斯的府第，
一个个地坐在大厅内宽大舒适的椅子上。

传令官墨冬听到求婚者要杀死特勒马科斯，
就赶紧报给给聪明的佩涅洛佩。
尊贵的王后焦急万分，决定到在大厅里去，
阻止那帮求婚者的疯狂的举动。
她向大厅急忙走来，身后跟随着侍女。
她走到求婚者就坐大厅中，
倚在厅中高大坚固的立柱旁。
脸上遮着一方闪亮的面巾，
叫着安提诺奥斯的的名字，这样说道：
“可恶的家伙！卑鄙的安提诺奥斯！
人们都说你是所有伊塔卡青年中，
最有谋略、口才最好的一个，看来实情不是这样。”

可恶的疯子，你为什么不听从别人的恳求，
顺从宙斯的意愿，非要杀害特勒马科斯，
让他遭受早天的不幸命运。
难道你不记得了，当初你父逃亡到这里，
引起了伊塔卡人的公愤，
因为他和塔福斯人一起
攻打我们的盟友特斯普罗托伊人。
愤怒的人们准备杀死他，
瓜分他丰厚的财产，以泄心头之恨，
多亏奥德修斯出面阻止了他们。
而现在你浪费他的财产，向他的妻子求婚，
还要杀害他的儿子！你让我愤怒满腔！
你最好还是断了这个念头，并阻止其他求婚者！”

听罢，波吕博斯之子欧律马科斯说道：
“ 谨谨美丽的佩涅洛佩，伊卡里奥斯之女，
你别这么担心，我向你保证，
只要我活着，还看得到明媚的阳光，
我就绝对不允许有人杀害你的儿子。
如果有人不所劝阻，胆敢对你儿子动手，
那么我就会说到做到，
让那个凶手立即死在我的枪下，鲜血直流。
我还记得卓越的奥德修常常把我抱在膝头，
给我吃喷香的、热气直冒的烤肉，
让我喝香甜的美酒。所以，在所有求婚者中，
我和特勒马科斯最为亲近。
他不必担心求婚者会杀他，
不过若是天神的旨意，就没人可以救得了他了。”

表面上他这样说，实际上存心不良，
可怜的王后佩涅洛佩回到自己的睡房，
想起久别的丈夫，止不住泪如雨下，
直到雅典娜女神合上她的双目，让她休息。

忠诚的牧猪奴欧迈奥斯回到了田庄。
见到了奥德修斯和特勒马科斯，
他们正在准备晚饭，宰杀一头一岁的肥猪。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走到奥德修斯身边，

用权杖点，又把他变成了那个
破衣烂衫的老乞丐，即使杀猪奴
仔细盯着，也无法将奥德修斯认出，
他就不会喜不自禁地去报告给佩涅洛佩。

特勒马科问牧猪奴道：

“ 欧迈奥斯！你终于回来了！有什么消息？
那些可恶的求婚者回来了没有？
还是他们的在半途把我等候，准备杀死我？”

高贵的忠诚的牧猪奴这样回答少主人：

“ 他们的情况我没有来得及打听。
我在报告完你的消息后，就赶紧
穿越城区，回到田庄。
半路之上，我遇到你的同伴派出一个使者，
他也要到宫中向王后报告，
是他先向佩涅洛佩报告了你的回归讯息。
但是当我在高高的赫尔墨斯山顶行进时，
我亲眼看见了一般大海船，
正驶进伊塔卡海港，上面有许多人，
挥动着闪亮的兵器，提着坚实的盾牌，
我想，他们就是那些要杀你的求婚者。”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微微一笑，
向自己的父亲偷偷地看了一眼。

过了一会儿，他们就做好了晚饭，
大家香甜地吃着眼前的充足的食物。
在他们吃饱喝足之后，
就回到自己的床上，进入沉沉的梦乡。

第十七卷

——装扮成乞丐，奥德修斯回返宫殿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升上天际之时，
神一样的奥德修斯的爱子特勒马科斯，
登上一双闪亮的绳鞋，紧紧地握着一杆
锋利粗壮的长枪，
他准备出发前往城里，对牧猪奴说道：
“欧迈奥斯，我这就进城见我母亲，
她可能一直十分伤心，大把大把地流泪，
不见到我本人是不会放下心来的。
有件事我需要你去办，
请你把这位客人带到城里去。
别人可怜他，或许会给他一杯水或一个面包。
我现在心情十分不好，
没有办法招待这么多的客人。
可怜的客人！他可能会十分伤心，
但我只能这样做，我实话实说。”

听罢，卓越的奥德修斯答道：
“年轻的朋友，实际上我也不想留在这里，
我到城里去乞讨，大概会好一点儿，
肯定会有很多城里人愿意帮助我，
而留在田庄里，恐怕没什么用处，
年轻大了，不适合在别人监督之下劳动。
请你走吧，他会按您的吩咐把我带到城里，
现在还早，外面很冷，而我穿得太少，
等我在炉边烤得暖暖和和之后再走。
听说城里离这儿还比较远。”

然后，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离开了田庄，
大步迈向城里，带着求婚者的灾难。
当他回到高大华丽的府第时，
他把手中的长枪靠在门柱上，
自己跨过门槛，大步入内。

最先看到他的是保姆欧律克勒娅，

后者当时正在铺开羊皮，准备给椅子做椅面，
见到少主人，她热泪盈眶，立即迎上去。
其他宫中的女仆也围过去
欢迎他，亲吻他的头和双肩。

这时，谨慎的佩涅洛佩也走出了睡房，
如同辉煌的女神阿尔特弥斯或阿佛罗狄忒，
她伸开双臂，抱住亲爱的儿子。
不住地亲吻着他的头和双肩，
泪珠直落，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他说道：
“亲爱的孩子！你终于回来了，如一缕明媚的阳光！
你一声不响地前去皮洛斯打探你父的下落，
我以为从今以后再以见不到你了。
快！快告诉我此次航行的结果。”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答道：
“亲爱的母亲，不要这么说，否则
我又会伤心地大哭，我刚刚死里逃生。
请您先去沐浴，穿上洁净的衣服，
由侍女陪同着，回到睡房，
然后向所有天神祈祷，
保证献上丰盛的百牲祭，并祈求
至高无上的宙斯惩罚那些胡作非为之徒，
我要去接一位客人，他是搭我的船来到伊塔卡，
我让其他同伴带他提前到城里，
在佩赖奥斯那里接受款待，
直到我返回城里，将他接回。”

听罢，尊贵的王后便什么也没说，
顺从地前去沐浴，并换上洁净的衣袍，
有睡房中所有天神祈祷，保证献上百牲祭，
并祈求至高天上的宙斯惩罚那些为非作歹之徒。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则穿过大厅
紧紧握着锋利的长枪，身后跟随着两只飞快的狗，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在他身上降下奇异的光圈，
使他光彩夺目，让见到他的人，赞叹不已。
那些狂妄的求婚者假意欢迎他

内心却包藏着险恶的阴谋。
特勒马科斯离开了这群恶徒，
去寻找世交老友门托尔、安提福斯
和哈利特尔塞斯，并坐在他们旁边。
朋友们关切地问起他的近况。
这时，神枪手佩赖奥斯领着那位客人
穿过人群，来到特勒马科斯下坐处。
见他们到来，奥德修斯之子起身相迎。
勇敢的佩赖奥斯这样说道：
“特勒马科斯，快派仆人到我家，
抬走墨涅拉奥斯赠送给你的礼物。”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说道：
“佩赖奥斯，我不能预知未来。
如果那帮可恶的求婚将者我谋杀。
瓜分我的财产，倒不如把礼物
放在你家里，供你享用。
如果我惩罚他们，将他们杀死，
那么我们皆大欢喜，你再把礼物送过来。”

说罢，特勒马科斯请客人跟着他
回到了高大壮美的奥德修斯的府第，
进了宫中，他们脱下外套，搭在椅子上。
然后到浴室痛痛快快地洗浴，
女人们替他们沐浴，之后又涂上芳香的橄榄油，
给他们披上温暖的衣衫长袍。
两人走出浴室，在宽椅上就座，
女仆给他们端来了洗手盆，
提起精制的黄金水罐给他们洗手。
又在旁边摆上一张平整的餐桌，
另上一名女仆端来香甜的面包，
和各色美味佳肴，请他们用饭。
尊贵的王后则坐他们对面，
椅子靠在高大的房柱旁。
手中拿着一个纺锤正在纺线。
特勒马科斯和客人抓食面前的食物。
等他们吃饱喝足之后，
谨慎的佩涅洛佩对他们说道：

“特勒马科斯，我准备回房休息了。
自从你父离开伊塔卡，远征特洛亚后，
我一直就在那间房子里哭泣。
看来，在那帮求婚者到达宫殿之前，
你是不会将此行的结果告诉给我。”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答道：

“亲爱的母亲，我就把此行的一切都告诉给你。
到达皮洛斯后，我见到了德高望重的涅斯托尔，
在他的宫殿里，我受到了真诚的招待，
如同年迈的老父见到了久别而归的爱子。
还有他那些杰出英雄英勇的儿子们，
也如兄弟般地盛情地款待我。
我向涅斯托尔问起父亲奥德修斯的情况，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回答。
涅斯托尔借给我车马，由他儿子带领，
让我去见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
于是，我见到了阿尔戈斯的海伦，
在天神的意志下，无数的阿开奥斯人为了她
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金发的墨涅拉奥斯，
问我为何来到富裕的拉克得蒙，
我详细地告诉他我的来意，
听罢我的请求，他这样答道
‘唉！一群狂妄之徒竟想睡在
卓越的英雄奥德修斯的床上！
如同母鹿将自己的幼鹿
放在猛狮的洞穴里，
自己跑到山上吃草，
当猛狮回到自己的洞穴时，
就会毫不客气在吞掉吞怜的小鹿！
奥德修斯也会给求婚者带来厄运！
天父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高高在上，
希望奥德修斯能象当年在勒斯波斯时那样健壮，
当时，他轻而易举地摔倒了菲洛墨勒得斯，
让所有的阿开奥斯将士兴奋不已。
愿杰出的奥德修斯如天神般降临在
可恶的求婚者面前，让他们婚礼不成，反为葬礼！
至于刚才你向我提出的询问和请求，

我会实话实说，不会有任何隐瞒。
我见过只讲实话的老海神，他告诉我一段话，
我将会都说给你听，他说
他曾见到你父被卡吕普索女神留在岛上，
整天以泪洗面，盼望早日回乡。
可是他既没有海船，也没有同伴，
无法顺利地越过浩淼的大海。
这就是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的回答。
做完这一切，我就立即返乡，
永生的天神助佑我。
吹来顺风将我护送回家。”

听罢，高贵的王后内心激动不已。
这时，浪迹天涯的特奥克吕墨诺斯说道：
“尊贵的奥德修斯之妻，拉埃尔特斯的儿媳，
墨涅拉奥斯的消息不十分可靠，
我将把奥德修斯的真实下落告诉你，
我以天父宙斯待客的餐桌
和英勇的奥德修斯的炉灶的名义发誓
奥德修斯已经返回故乡伊塔卡，
他正四处走动或静静等待，观察局势，
盘算着怎样惩罚可恶的求婚者。
当我坐在海船上，曾见过飞鸟显示征兆，
也曾对特勒马科斯作过解释。”

听罢，谨慎的佩涅洛佩这样答道：
“尊贵的客人，希望你的预言变为现实。
那时我要赠给你大量精美的礼物，
让每一个见到你的人羡慕不已。”

在他们心情激动地交谈之时，
那帮可恶的求婚者却在厅前
平坦广阔的场地上娱乐，
有的扔掷铁饼，有的投射标枪，
依然肆无忌惮，和先前一样。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牧人们赶着羊群返回。
深得求婚者欢心的传令官墨冬，
又通知他们去享用晚餐，说道：

“ 如果你们已玩得心满意足了，年轻人们！
就请你们进屋用餐饭。
我想按时用饭，对身体有益。 ”

听罢，各位求婚者纷纷向大厅走去。
进入高大的大厅之后，
他们脱下外套，搭在椅背上，
然后开始宰杀家畜，一头绵羊
一头山羊、一头猪和一头肥壮的母牛。
这时，奥德修斯和忠诚的牧猪奴
则收拾停当，准备进城。

欧迈奥斯对奥德修斯说道：

“ 尊敬的客人，我的少主人吩咐我，
今天把你领到城里去，所以，
我不得不这样做，尽管我主张留你看管田庄。
我不想违抗主人的命令，
否则会遭到他严厉的斥责。
太阳升起来了，我们立刻出发吧，
夜晚很快会降临，那时会寒冷难耐！ ”

听罢，卓越的奥德修斯答道：

“ 你的话我十分理解，我是一个明理之人，
我们走吧，请你在前引路，
如果你有一截砍好的木棍可作拐杖
请给我，你们说过路上很滑，比较难走。 ”

说罢，他把那个破口袋搭在肩上，
上面满是破洞，用一根绳子系连，
牧猪奴送给他一根合适的拐杖，
然后两人出发了，吩咐其他奴仆看守好田庄。
就这样牧猪人引着主人进城，
后者穿着破衣烂衫，挂着一根拐杖。
活脱脱是一个可怜的老乞丐。

两人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行走，
快到城门的时候，发现了一处清泉，
用石头砌成的水渠中流淌着清澈的泉水，
这是城中居民取水之处，

由伊塔科斯、涅里托斯和波吕克托尔修建，
在周围长着一片繁茂的白杨，
清澈的泉水，从崖壁上直流而过。
在那里高耸着山林女神们神圣的祭坛，
路人一般到那里向女神献祭。
在这里，他们碰到了多利奥斯之子墨兰透斯。
后者正和两个牧人一起赶着一群上等好羊，
给那帮求婚者宰杀。看到牧猪奴和奥德修斯，
他出言讥讽，使奥修斯勃然大怒，
他这样无礼地辱骂他们：

“自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所以卑贱者总是和卑贱者在一起。
可怜的牧猪奴，你要把这个脏兮兮的叫花子，
带到哪里去，这种人十分讨人嫌，
总是把桌上的食物打扫一空！他们靠在门边
摩肩擦背，只望得到一些残羹剩饭，
从不敢奢望刀剑和锅鼎，
把他交给我吧，让他看守庄园，
为我的羊圈作清扫工作，并喂喂小羊，
他也可以喝点剩下的羊奶，一定会健壮起来！
可是这种人又懒又馋，已惯于乞讨游荡。
只求得到点滴施舍，好填饱他们无底的肚肠。
我告诉你一件事，它定会变成现实，
如果他敢走进奥德修斯的家门，
他的脑袋就会被人们用凳子砸烂，
打得他四处逃窜，肋骨折断！”

说罢，他从奥德修斯身边走过，
并恶狠狠的踢了他的大腿一脚，但未能把他踢出路面。
奥德修斯仍稳稳地站在那里，
心中权衡着，是挥动拐杖将他打死，
还是抓起他，让他头朝下落在地上。
不过，他还是忍下了这口怒气。见到他受辱，
牧猪奴高举双手，向天神这样祈祷：

“山林女神们！伟大的宙斯之女雅典娜！
如果你以还记得奥德修斯曾向你们
献上过柔嫩的羔羊，那么就答应我的请求：
请让我的主人在天神护佑下归返！”

制服这个狂妄的无赖墨兰透斯，
这个混蛋，整日在城里游荡，
唆使那些软弱无能的牧人糟蹋羊群。”

听罢，可恶的墨兰透斯答道：
‘哈！你这条疯狗，意敢这样说话！
总有一天，我会用黑船把他带走，
当作奴隶卖掉，让我得到一大笔钱财！
但愿远射神阿波罗在今天就把特勒马科斯
杀死在厅堂上，或者让他死在求婚者的手下！
如同奥德修斯久别不归那样确定不移！’

说罢，他自己快步前行，扔下两人在后面慢慢前进，
一会儿，他就来到了奥德修斯的宫殿。
他走进了大厅，坐在欧律马科斯的对面，
后者是他最崇拜的人物。
仆人们为他端来一盘肉，
又递给他一块面包，让他食用。
终于奥德修斯和牧猪奴也来到了门前，
听到里面传出来的悦耳的竖琴声，
那是歌手费弥奥斯在为求婚者助兴。
奥德修斯拉住欧迈奥斯的手，说道：
“我的朋友，这一定是奥德修斯的府第，
在这么一片房屋中很容易认出，
你看，这座府第，房屋一间连着一间，
高墙由巨石砌成，大门是宽大的两扇，
十分坚固，一定是地位很高的人的居所，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宾客参加宴席，
我已闻到了肥肉的香气和悦耳的琴声。
天使使音乐成的为酒宴的欢乐的伙伴。”

忠诚的牧猪奴欧迈奥斯答道：
“看来你很精明，竟认出了奥德修斯的家居，
既然这样，我们得好好权衡一下，
是你先进去，混到求婚者前面，
我留在门外，还是我先进去看看虚实，
你留在这里，不过，你不能长时间呆在这里，
路过的人看见你，会用石头砸你，

把你赶跑，千万要当心。”

听罢，样样都出类拔萃的奥德修斯说道：
“你放心，我明白，我是个明白事理之人，
你先进去吧，我在门外等候。
污辱、谩骂我已经习以为常，
饱受磨难的心已变得很有忍耐力，
在海面，在沙场，我已遭过无数的苦难，
今天再有人欺辱我，又算得了什么！
可是肚子空空，总得填饱它，
这个该诅咒的肚子，为了它，人类遭受厄运，
为了它，人们不得不乘坐坚固的海船，
穿洋过海，给别人送去灾难！”

正在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交谈时，
旁边躺着的一只老狗，竖起了耳朵，
张开了眼睛，它叫阿尔戈斯，
是卓越的奥德修斯豢养的爱犬，
当年那只狗还在驯养之中，
奥德修斯便远征特洛亚。年轻的主人，
曾带着它在田野中奔跑，猎捕
野兔、野鹿和山羊，但现在它已老迈，主人不在家，
无人搭理它，只好躺在门外一堆粪土旁，
那堆粪土是骡和驴的排泄物，
奴隶会来把它们运走，布施到庄稼地里。
可怜的阿尔戈斯，浑身脏兮兮的，长满了虱子，
听到声音，它立即认出了身旁的主人，
不停地摇动尾巴，垂下了竖起的耳朵，
但是没有力气挪得更近。
见此情状，奥德修斯不由心酸。
他悄悄抹去眼角的泪花，问牧猪奴道：
“亲爱的朋友，真奇怪，这狗为何卧在这里？
它的体型极佳，但我不知它的速度怎样，
能不能够和外型相配，也许只是一只餐桌边的普通的狗，
主人把它养在家中，
只是当作一个宠物，起装点门面的作用。”

忠诚的牧猪奴欧迈奥斯说道：

“它可是一只好狗，是主人奥德修斯将它养大。
当年它十分威猛，跑起来如疾风拂过，
那时，你见到它，一定会赞不绝口，
它鼻子特灵，善于跟踪猎物，
即使在遮不透光的深山老林中，
它也能够寻出目标所在，可如今，
它已十分体弱，它的主人也客死异乡，
女仆们对它漠不关心，从不照料它，
男仆们见主人久别不归，个个生了惰懒之心，
不好好地干活，处处偷懒，
当一个人被人卖掉，沦落为奴隶后，
至高无上的宙斯会就取走他们一半的美好的品性。”

说罢，他举步迈进了坚固的大门，
鬣到那些求婚者的中间，
而那只老狗阿尔戈斯则被死神抓走，
经历二十年之后，它终于重新见到老主人。

牧猪奴进了大厅，就被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看见，
少主人向忠实的牧猪奴点点头，
示意他走近，欧迈奥斯扫视了一下周围，
找到了一个凳子，在平时，一般是切肉者的座位，
在求婚者大吃大喝时，为他们切开鲜肉。
他搬着凳子，来到了特勒马科斯的桌前，
面对面地坐下，仆人们给他端来了一盘熟肉，
又从篮筐中取出一个面包，让他食用。

然后，奥德修斯也进来了，拄着拐杖，
身上穿着破衣烂衫，活脱脱是一个
又脏又穷的老乞丐的模样，
他就坐在门口光滑的门槛上，
靠着柏木制成的高大的门柱，
这是由技艺高超的工匠沿着笔直的墨线
精心创制而成。见父亲走了进来，
特勒马科斯吩咐牧猪奴欧迈奥斯，
从精美的篮筐中取出一块面包，
端上一盘熟肉，这样对他说道：
“欧迈奥斯，你端着这些食物给这位老人，

让他去向每个求婚者乞讨食物。
告诉他，一个乞丐应该大胆地请求施舍。”

忠诚的牧猪奴谨遵不违。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奥德修斯说道：
“尊敬的老人，这些食物是特勒马科斯送给你的，
还让你去向每个求婚者乞讨食物，
他让我告诉你，一个乞丐应该大胆地乞求施舍。”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答道：
“愿宙斯赐福给特勒马科斯，让他心想事成，
成为天底下最幸运的人！”

然后，他双手接过食物，
放在脚前那个千洞百孔的破口袋上，
大吃大嚼起来，而歌手则在厅上唱歌。
他吃完之后，歌手也停了下来，
那些求婚者大声叫喊，喧哗不止。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来到了拉埃尔特斯之子身边，
让他向每个求婚者乞讨面包，
这样就可以看出那个善良哪个凶恶，
但她不想让任何一个逃生。
奥德修斯走上前去，从右边开始一个个地乞讨，
伸出可怜的双手，好象是一个职业叫花子。
求婚者们很可怜他，施舍给他食物，
但也很惊讶，纷纷问道他是什么人，来自何方。
这时，放牧羊群的墨兰透斯说道：
“尊贵的王后的追求者们，请听我说，
在此之前，我见过这个肮脏的乞丐，
是牧猪奴欧迈奥斯将他领来。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何人，来自何方。”

听罢，安提诺奥斯大怒，对牧猪奴斥责道：
“你这个讨厌的牧猪奴！为何把他带到这里？
难道我们宴席之上讨厌的叫花子不算多吗？
他们总是风卷残云般地吃掉所有的东西！
你是不是觉得这里人太少了，所以把他带来，
一块儿浪费你主人的财产，？”

听罢，高贵的牧猪奴欧迈奥斯答道：
“安提诺奥斯，尽管你身份高贵，说话却有欠思考，
谁会参加宴席，还带来一个陌生人，
若真的带来了，那一定是有能力的人，
或者是预言者，医师或者是工匠、歌手，
能给客人带来优美的音乐，
这些人处处受欢迎，
可哪一个会带来一个乞丐呢？
在所有的求婚者当中，你最凶狠，
残忍地对待奥德修斯的奴仆，尤其对我更甚！
不过，我不在乎你的态度，只要高贵的女主人
和特勒马科斯还生活在宫里就行了。”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说道：
“别说了，欧迈奥斯，不要爱憎分明地和他唇枪舌战。
安提诺奥斯一向如此，言语尖刻，
并善于挑唆其他人引起争端。”

然后，他又对安提诺奥斯说道：
“安提诺奥斯，你真是关心我如同我的父亲！
你要我把这客人赶走，并且出言不逊。
但是天神不允许样做！
你还是给他一些食物吧，我并不那么吝啬。
你也不必考虑到我母亲和其他奴仆，
实际上，你心中并未真正为我们着想，
你所关心的只是你自己能不能得到满足，
而不愿施舍给他人一点点！”

听罢，安提诺奥斯大怒，说道：
“特勒马科斯！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语！
太过放肆！如果每个人都大方地给他食物，
他就会在此处纠缠不休，呆上三个月！”

说罢，他低头从桌下取出了搁脚凳，
那是人们宴席之中用来搁脚用的。
其他求婚者则纷纷取出食物，
塞满了奥德修斯千洞百孔的破袋，

后者本来想回到门口，享用讨来的美食，
在经过安提诺奥斯身边时，又改变了主意，说道：
“亲爱的朋友，请好心地施舍给我一些食物。
看起来你是本地人中杰出的一位，气质象个国王，
因此，你应给我比别人更多的食物。
以后，我会到各地，把你的美名广为传播。
从前，我也很富有，拥有许多的家产，
乐善好施，不管什么样的人前来求助，
我总是慷慨地馈赠。
我拥有数不清的奴仆和所有一切物品，
各种东西应有尽有，被别人津津乐道。
可是，让人捉摸不透的克罗诺斯之子
使我失去了一切！我和到处游荡的海盗一起出发，
前往埃及！漫长的旅程使我遭到不幸。
在埃及河畔，我们停下了海船，
我让那些同伴留在岸边看守海船，
又派出哨兵，到高处了望，
可是那些同伴蛮横无礼，狂妄自大，
袭击了埃及的美丽安宁的村庄，
掳走妇女和儿童，杀死男子。
他们的哭喊声传到城里，
那些城里人便手持武器，或驾战车，
或者步行，在一个清晨，向我们冲过来，
人头密密麻麻，塞满了平原，
到处都闪烁着兵器的寒光！
掷雷神宙斯在我们中间制造恐慌
我们的同伴个个人心涣散，无心应战。
敌人把我们团团围住，不是将同伴杀死，
就是俘掳过去，当作服劳役的奴隶。
但他们把我交给一个塞浦路斯人，
就是统治那座海岛亚索斯之子德墨托尔王，
后来，我又从塞浦路斯出发，一路波折，才到了这里。”

听罢，安提诺奥斯大骂道：
“是哪位天神让这个乞丐到处搅乱酒宴？
快滚开，离我远远的，否则，
我就把你送到埃及或者塞浦路斯！
你这个让人讨厌，贪得无厌的叫花子！”

你向其他人乞讨，他们会大方施舍给你，
反正那不是他们自己的东西！
每个人面前都摆着成堆的美味佳肴。”

卓越的奥德修斯向后退了退，又说道：
“原来你是个表里不一的人！如此吝啬！
看来你不会把属于自己的一粒食盐施舍给别人！
即便是在别人家中，面前有成堆的食物，
也不舍得拿出一点点来给我！”

听罢，安提诺奥斯火上浇油，
恶狠狠地盯着奥德修斯，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你胆敢出口伤人，辱骂于我，
看来，你今天不能完完整整地从这里走出去！”

说罢，他抡起搁脚凳，一下打在了奥德修斯的肩部，
但卓越的英雄眼皮不眨，岿然不动，
安提诺奥斯的凶狠一击，也没有使他倒下。
他只是点了点头，盘算着如何整治他。
然后，他背着布袋走到门口，
将食物放在地上，对求婚们说：
“你们这些尊贵的王后的追求者们，请听我说，
是我的心灵驱使我说这些话，
如果一个人为了保护自己财产和大群的牛羊
和别人交手而被击中，既不会悲伤，也不会忧愁。
可是，我只是为了饥饿的肚子，
受到安提诺奥斯的重击，
这个该受诅咒的肚子！为了它，凡人受灾难！
愿天神们和复仇女神允诺我的请求，
让安提诺奥斯在婚礼前便命归九泉！”

听罢，欧佩特斯之子安提诺奥斯呵斥道：
“你给我安静地吃吧，否则就滚得远远地！
你这样胡言乱语，会有冲动的年轻人，
抓住你的四肢，把你扔到门外，剥下你的皮！”

听到他的话，其他人都恼恨不已，
其中一个年轻人这样说道：

“安提诺奥斯，你不该虐待这个流浪者，
如果他是天神的化身，那你难逃厄运。
天神人常常会变成来自外地的陌生人
幻变成各种样子，游历各个城市，
探察哪一个尊纪守法，哪一个狂妄无礼！”

但安提诺奥斯把他们的话当成耳边风。
看到父亲受辱挨打，特勒马科斯心头一酸，
眼泪差点儿掉在地上。他暗暗点点头，
盘算着怎样报复这些恶人。

这时，谨慎的佩涅洛佩听说
有一位陌生客人在堂上挨打，就对女仆说道：
“但愿阿波罗射死那个欺辱客人的人！”

听罢，女仆欧律诺墨说道：
“但愿我们的愿望够实现，
那么这帮人谁也别想活着看到明早的太阳！”

谨慎的佩涅洛佩又说道：
“这些可恶的求婚者个个面目可憎，
居心不良，尤其是那个安提诺奥斯更甚！
如同黑色的死亡。我家来了一个可怜的流浪汉，
到他们中间乞讨一点儿吃的，
别人都纷纷施舍，用食物塞满衣袋。
只有他，不但不给，还用搁脚凳将他砸伤！”

当佩涅洛佩坐在房间里和女仆谈话时，
奥德修斯正在门口用饭。
佩涅洛佩叫来欧迈奥斯，吩咐道：
“欧迈奥斯，请你把那个客人请到这里来，
我要向他打听奥德修斯的下落，
他游历过那么多的城市。

忠诚的牧猪奴欧迈奥斯答道：
“尊贵的王后，但愿这些求婚者静下来。
让你静静地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
我和他在茅舍中共度了三天三夜，

因为我是他第一个求助的人，
但至今没有把引人入胜的经历讲完。
听他讲故事，就好象听一位通神的歌手，
唱出优美动听的歌儿，
没有一个人愿意中途离开。
我也是这样陶醉在他的讲述之中，
他说自己在克里特岛，
与弥诺斯的后代在一个国度生活，
后来他四处漂泊，浪迹天涯，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我们这里。
他说最近主人在特斯普罗伊人那里，
仍然活着，带着数不清的财宝准备回家。”

听罢，谨慎的佩涅洛佩说道：
“既然如此，你快去把他请来。
别管那些求婚者！他们要么在庭院中娱乐，
要么走到门外，随他们的便，
他们把自己的财产安全地放在家中，
让自己的仆人享用家里的食物，
而自个儿却跑到这里来大肆挥霍，
宰杀数不清的山羊、绵羊和壮牛，
每天都摆酒宴，豪喝壮饮，
浪费我家的财产，没有一位男子奥德修斯那样
把他们赶出去，如果奥德修斯真能回来，
他就会和我亲爱的儿子一道，
将这些可怜求婚者一一扫地出门！”

话音刚落，就听到了特勒马科斯打了一个喷嚏。
如此响亮，在高大的厅里产生了回音。
高贵的佩涅洛佩用长着翅膀的语言笑着说：
“欧迈奥斯，你去把客人请进来吧，
刚才我的儿子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说明我的话会应验，求婚者要遭报应！
他们所有人都难逃死神的追捕。
另外，我告诉我你一件事，你千万不可忘记，
如果这位客人所说的都实现了，
那么我就送给地精心缝制的柔软的衣服。”

听罢，牧猪奴欧迈奥斯谨遵不违，
回到大厅，走到门口，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奥德修斯说道：
“ 尊贵的客人，特勒马科斯的母亲，谨慎的佩涅洛佩，
请你过去。她心中牵挂着久别的丈夫，
十分悲伤，但是希望从你这里打听到一些消息。
如果所说的都会实现，
那么她就会送给你精心缝制的柔软的衣服，
这是你最需要的，然后，你可以走街串巷，
四处乞讨，好填饱你的肚子。 ”

卓越的足智多谋奥德修斯说道：
“ 亲爱的朋友，我会把我所知道的一切
都告诉给伊卡里奥斯之女，高贵的佩涅洛佩，
我知道奥德修斯，我们有同样遭遇。
但是我害怕这些蛮横无礼的求婚者，
他们如此横行霸道，嚣张气焰，直冲天顶，
刚才，我只是走了走，什么坏事也没做，
那个可恶的人就出手打我，让我疼痛难忍，
而特勒马科斯也无法阻止他的恶行。
所以请你转告佩涅洛佩，请她别着急，
在她房中而担心等待，等待太阳西下，
那时，她再向我打听她丈夫的下落，
而我坐在温暖的火炉边，因为我穿着破衣烂衫。
我的情况你应明白，你是第一个我求助的人。 ”

听罢，牧猪奴便返回报告，
他刚刚跨进门槛，高贵的女主人就急切地问，
“ 欧迈奥斯！那个人为何不来？
他是害怕求婚者对他无礼，还是害羞，不肯进屋？
要知道，害羞对乞丐来说可没什么好处。 ”

忠诚的牧猪奴欧迈奥斯答道：
“ 他的解释合情理，换成其他人也会这么做。
那些狂妄的求婚者对他太无礼了。
他请你耐心等待，等待太阳西下。
这样对你也有利，我尊贵的王后，
你可以单独和他谈话，打听主人的消息。 ”

谨慎而美丽王后说道：

“这个乞丐很有头脑，竟然考虑如此周全，
人间再也没有象那帮无赖更无耻的东西了，
他们肆无忌惮地给别人策划灾难！”

听罢，牧猪奴向王后汇报了其它事情，
便又走入大厅，与求婚者混在一起，
他贴近少主人的耳边，以防他人听见，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小声说道：

“亲爱的孩子，我要回到田庄去放牧猪群，
看护你的财产，我的东西，你在这里一定要当心，
时刻警惕着，别使自己受损，
那些可恶的求婚者正考虑如何杀害你，
但愿宙斯让他们害人不成，反而害己！”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答道：

“亲爱的老人，你说的一定会实现，
吃完饭你就回去吧，明早赶着祭牲回来。
你放心，天神和我会把这里的事弄妥。”

然后，牧猪奴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吃喝。
当他吃饱喝足以后，便离开宫殿，
离开丰盛酒席和喧闹的人群，
回到田庄去放牧猪群。而那些求婚者，
留在厅堂上花天酒地，不知不觉夜幕已降临。

第十八卷

——击倒恶乞丐，奥德修斯初显神威

这时，来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当地乞丐，
他一直游荡在伊塔卡，讨吃讨喝，
饭量很大，肚子总也填不满。
表面上，他膀大腰圆
实际上却十分虚弱，不堪一击，
出生时，他的母亲给他取名为阿尔奈奥斯，
但其他年轻人都叫他伊罗斯，
因为他总是听别人的吩咐传送信息，
这时，他也来到大门前，想把奥德修斯赶走，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的恶狠狠地骂道：
“老家伙，快滚开！免得被拉着双脚拖走！
难道没看见吗？大家都向我眨眼，
让我把你赶出去！不过，我不愿动手动脚，
你还是乖乖地走开，免得费一番手脚！”

卓越的奥德修斯大怒，说道：
“这位年轻人！你欺人太甚！
我没有讥讽你，也来没打你，
更不会嫉妒你，即使别人施舍给你更多！
而且这门槛足够让我们一起坐下。
你为何对我这样眼红呢？你也是个乞丐，
依赖于天神的恩赐！别向我挥动拳头，
我尽管老了，但动起怒来，也会让你血溅胸膛和嘴唇！
那样的话，我明天可享受更多的安静，
我知道，你再也不敢到这里来，
和我争夺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的大门口！”

横行霸道的伊罗斯气冲如牛，喊道：
“哈！瞧这个老饿鬼！满嘴骂咧咧，
胡说些什么！象个爱唠叨的灶下老太婆”
我要让他尝尝苦头，左右开弓，
将他满嘴的老牙打落，就象惩罚一头
糟蹋粮食的野猫！快束紧衣服，
让大家看看你怎能和我这个年轻人较量！”

两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在高大华丽的宫门前
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互不相让。
见到他们对骂不止，安提诺奥斯不禁大笑起来，
对其他求婚者说道：

“朋友们，快看啊，天神给我们送来了
让人开怀的乐事，这在以前可从未发生过！
那个外地来的乞丐和我们伊罗斯正在大吵大闹，
不如我们前去催促他们动手开战吧！”

听到他的建议，其他求婚者很赞同。
纷纷起身，拥到门口，围住了争吵着的两个乞丐。
安提诺奥斯，欧佩特斯之子说道：

“各位尊敬的求婚者，请听我说，
大厅火热的火炉上正烧烤着山羊肚，
我们在里面灌羊血和羊脂，以作晚饭，
他们两人，不管那一个获胜，证明自己强大，
哪一个可以从中挑选一个最好的羊肚，
而且，从今往后，他可以天天来这里，
和我们一起会餐，没有别的乞丐再来打扰！”

听罢，其他求婚者十分赞成。
卓越的多智的奥德修斯颇有心计地说道：

“朋友们！我年迈无力，怎能和他那
一个强健的年轻人角力？不过，我太饿了，
为了埃饱肚皮，我咬紧牙关迎上！
不过，在场的各位都必须发下重誓，
你们之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帮助伊罗斯，
出手攻击我，让我倒地认输！”

求婚者听从他，一个个发下了重誓。
等他们会都认真地发完誓后，
这时特勒马科斯时他说道：

“尊敬的客人！如果你心中有足够的勇气。
敢于和他较量，那么你就不必担心，
其他奥德修斯人偏向他，谁违反了誓言。
谁对你出手，谁就会受到更多人的围攻！
我是这里的主人，

还有安提诺奥斯和欧律马科斯，他们都通情达理。”

听罢，大家都点头同意。

于是，奥德修斯用外套束紧了腰身，
露出了两条健美，有力的大腿，
宽阔的肌肉发达的肩、腰、胸和粗壮的手臂，
而且目光炯炯的雅典娜使他的躯体比以前更魁梧。
见到他如此健壮，求婚者个个目瞪口呆，
有人对站在身边的同伴这样议论道：
“看来伊罗斯要倒霉，一会儿就不是伊罗斯了，
瞧这个老人，破衣服下的肌肉多发达！”

色厉内荏的伊罗斯中心发怵，双脚发软。
但围观的人们可不管他感想怎样，帮他好束腰，
强行推了出来，站在奥德修斯面前。
见状，安提诺奥斯恶狠狠地盯着他，骂道：
“象你这种软骨头，就不该出生，在世上丢人现眼！
他年纪这样大，饱经风霜，
你竟然还害怕他，不敢和他交手！
你老老实实听着，我说的话一定会成为现实：
如果那个年老的外地叫花子把你赢了。
我就把你装上黑船，送到埃克托斯那里，
他最擅长的就是摧残凡人，
他不仅会用刀割下你的鼻了和耳朵，
还会把你的生殖器也割下，扔给饿狗吃！”

听到安提诺奥斯的威胁，
可怜的伊罗斯两腿更加抖得简直无法站住。
人们推他向前，交战双方挥起了拳头，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心下仔细斟酌，
是用力击过去，立刻解决了他的生命，
还是轻轻打一下，只把他打倒在地从此罢休，
最后，他选择了后一种方法，这样做，
可以不引起阿开奥斯人对他的怀疑。
双方交了手，伊罗斯击中了奥德修斯的肩头，
而后者则击中了他的耳下部位，捣碎了骨头，
鲜血猛然从口中喷射出来。
伊罗斯痛得咬紧了牙齿，大声的呻吟着，

倒在泥地中，拼命地挣扎，
围观的求婚者，
乐得前仰后合，差点儿笑断了气。
奥德修斯抓起伊罗斯一条腿，
拖到围墙下面，
让他靠着墙坐在那里，给他一根拐杖，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可怜的人，就坐在这儿驱赶前来欺你的猎狗吧，
你本是一个不幸的乞丐，却要欺负其他同类的可怜人。
以后别再横行霸道了，否则，你会遭到更大的灾难！
说罢，他把那只千洞百孔的破口袋，
背在了肩上，用根破绳子相连，
奥德修斯走向大门，又在那里坐下。
而那求婚者也兴高采烈地回来。有人向他说道：
“外地叫花子！你真行！愿宙斯和其他天神赐福于你，
是你赶走了那个可恶的乞丐，使他不再滋扰。
他就要被装上海船，
送到大陆上擅长摧残凡人的
埃克托斯那里，接受悲惨的命运！”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十分高兴。
这时，安提诺奥斯给他拿来一只
灌满羊血和羊肚的大羊肚，
安菲诺摩斯又送给他两块面包，
并举着金杯，向他祝贺道：
“外乡老人！祝福你，尽管你现在受着折磨，
以后一定会时来运转，过上好日子！”

卓越的多智的奥德修答道：
“安菲诺摩斯，我看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真不愧是杜利基昂的尼索斯的好儿子。
你父富有而不依势，心地仁慈，
美名远扬，你是他所生，一定也承继了他的品德。
请听我一个忠告吧，一定要牢记在心，
生活在地上所有会呼吸，会爬行的动物中，
人类是最为可怜懦弱的一种，
只要天神赐给他们不断的勇力，
就认为自己最强大，永远不会遭受磨难。”

但当永生的天神降难于他们，
他们也只好面对残酷的现实！
随着时光的循环流逝和天神心愿的改变，
人类的想法也不断地改变。
以前我也幸运、富裕，依自己的强力，
做出了不少愚蠢的傻事，任凭自己的心愿，
得仗于父亲的和众多的兄弟
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分寸，不可过度，
应默默地授受天神赐予的一切，不管是好是坏。
而眼前，这帮肆无忌惮的求婚者，
大肆地挥霍人家的财产，侮辱人家的妻子，
我想这家主人不会久别不归。
他一定就在附近，伺机观察。
是天神护佑他，让他在返乡时，
不被你们这些人看到，
如果有一天，他虽然返家，一定会报复你们，
让你们血溅厅堂，坠入死亡！”

说罢，他一仰头将美酒喝下，
又把酒杯还给了善良的安菲诺摩斯。
后者听了心中惻然，垂头丧气，
他也隐隐地感到自己的不幸即将降临，
尽管这样，他也难以活命，目光炯炯的雅典娜
已策划让他死在特勒马科斯的枪下，
他走到自己的座位前，重新落座。

这时，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又让
伊卡里奥斯之女佩涅洛佩萌出了一个念头，
她想去见那些求婚者，让他们更加追求她，
也让自己丈夫和儿子更加喜欢她。
以获得更多的敬爱，于是她强作欢颜，说道：
“欧律诺墨，我心中有了一个新念头，
以前可从来未出现过，我想去见见那求婚者，
显然他们让我讨厌，我还想和我的儿子，
特勒马科斯说几句话，提醒他，
别再和胡作非为的求婚者搅在一起，
那些人都是些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忠诚的女仆欧律诺墨这样答道：

“ 尊贵的夫人，你说的很对，
你应该真话真说，劝告你的儿子。
不过你应该先洗浴，再抹上芳香的油膏，
因为你满脸泪痕，不宜见客，
由于整日地哭泣，面容有些憔悴。
你的儿子已经成大了，你不是一直向天神祈祷，
让他尽快地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谨慎的佩涅洛佩这样答道：

“ 欧律诺墨，我知道你爱护我，
但我不想去洗浴，也不想抹上油膏。
自从我的夫君远征而去，我就每天流泪，
容颜早就憔悴不堪。
你还是把奥托诺埃和希波达墨娅叫来，
让她们陪着我走到厅堂，若我孤身一人。
前去会见众多求婚者，有失礼仪。 ”

听罢，忠诚的女仆便离开主人的睡房，
去向那两位侍女转达夫人的命令，

正在此时，目光炯炯的雅典娜有了新办法。
她发挥神力，让伊卡里奥斯之女倍觉困倦，
不知不觉依着床榻，放松地睡去。
趁她沉睡之时，女神中的佼佼者雅典娜，
决定送给她礼物以使所有阿开奥斯人为之惊叹。
她首先用神脂清洗了佩涅洛佩美丽的面容，
就是美发的库特瑞亚日常使用的那种，
好去参加卡里斯女神的美妙的舞会。
接着，女神又让佩涅洛佩更娇嫩，更丰满，
肤色润泽，比象牙还要白皙。
当雅典娜把这一切都做完后，
佩涅洛佩白臂的侍女们已奉命前来，
边走边说，使夫人从睡梦中惊醒。
后者双手揉搓着脸颊，说道：
“ 我竟然睡了一觉，在我悲伤欲绝之时！
希望神圣的阿尔特弥斯能立刻，
带我进入如此香甜的死亡，别再让我
整日痛苦不堪，想念我那久别不归的夫君，

他样样出类拔萃，是阿开奥斯人的杰出的勇士。”

说罢，她起身离开睡房，由两位侍女陪同，
缓缓地走下了高高的楼梯，
一会儿佩涅洛佩就来到了大厅中，
站在高大坚固的门柱旁边，
脸上罩着闪亮的方巾，
秀美的侍女站在她的身边。

见到心中的女神，众位求婚者双腿发软，
爱欲更加强烈，恨不得立刻和她一起睡眠。
但是，高贵的王后却生气地训斥儿子道：

“特勒马科斯，你虽然已经长大，
却远不及你小时那么聪颖，善辩是非，
从外表看，你身材高大，魁伟英俊，
其他城里的人物初次见到你，
全都把你当作高贵的世家子弟，
但是你徒有虚表，失去了稳健的心志，
竟让那位可怜的外乡人，在我家的厅堂上，
遭受欺侮！以前，从未发生这样的事情！
让一个陌生客人在我们家受到虐待，
无缘无故地受到打骂，传了出去，
国人会怎样议论，你还有什么脸面见人。”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答道：

“亲爱的母亲，我不抱怨你对我这么生气，
但我现在已明晓事理，能够明辨是非，
不再是一个傻乎乎的毛孩子了。
但是家里人这么多，这些人又时时让我受挫，
大咧咧地坐在这里，隐藏着可怕的用心，
而我独自一人，没人帮我，
刚才，这位外人和伊罗斯交了手，
结果并不让求婚者满意，那外乡人获胜。
天父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高高在上，
愿你们把同样的厄运降临在
聚集于我家的求婚者身上，让他们
垂头丧气，在院子里，或在厅堂上四肢松软，
就象靠在围墙下被打坏了的伊罗斯，
象醉汉一样瘫软无力，

无法直立起来，走向自己的居所，
他被打得鲜血喷涌，毫无生气！”

高贵的母子二人你一言我一语交谈着，
这时，欧律马科斯开口说道：

“谨慎的佩涅洛佩，伊卡里奥斯之女，
如果所有伊阿索斯的阿尔戈斯的阿开奥斯人都能见到你，
那么，一定会有更多的求婚者来向你求婚，
在你家大吃大喝，因为你太美了，又聪明智慧，
其他妇女都无法比得上你！”

听罢，谨慎的佩涅洛佩答道：

“欧律马科斯，自从我的丈夫和其他阿尔斯人，
一起离乡远征特洛亚，永生的天神，
就损坏了我的容颜，如果他能返回，
好好地护佑我，我一定会比现在更光彩照人，
享有更美的名声，可是天神把厄运降到我身上，
让我日夜悲伤，思念我的夫君。

想当初，他即将远征特洛亚时，
握住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道：

‘亲爱的夫人，要知道，不是所有的阿开奥斯人
都能毫发未损地返回故乡，
因为特洛亚人也英勇善战，
是娴熟的投枪手和百发百中的箭手，
还能够以飞快的速度驾驭战车，
能在双方相持不下时，突然取胜，
所以，很有可能永生的天神不允许我返回伊塔卡，
也许我将死在特洛亚战场。

所以，家里的一切我就全托付给你了，
要好好地照顾公婆，抚养儿子，
比我在家里时更要尽心尽力，
等你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以后，
你就可以另外找个人，再次出嫁。

这就是他的嘱托，而今，所有的一切正在变成现实。
将来一定会有这么一个夜晚，可怜的我，
遭遇到一个可恨的婚姻！因为宙斯已夺走了我的幸福。
另外还有一事使我内心烦乱，
以前的求婚规矩并不是这样，

一般许多人向一位大家闺秀求婚时，
都要献上丰盛的聘礼，
并宰杀自己的牛羊，宴请女方的亲朋好友，
而不象你们，大肆挥霍女方的家产。”

听到妻子此番话语，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心中欢喜，夫人虽然表面温和，索取彩礼，
实际上心中却有另外一番打算。
欧佩特斯之子安提诺奥斯说道：
“不管哪位求婚者送上聘礼，
你都要收下。不收聘礼，不合礼节。
但是除非你嫁给他们中一位，
否则我们不会善罢甘休，回到自己的家中！”

听罢，各位求婚者都点头同意，
并立即派自己随人去取聘礼。
安提诺奥斯的礼物是一件华美的
精心缝制的长袍，连缀着十二颗金扣子，
光亮耀目，还别着相配的弯曲的针钩。
欧律马科斯的聘礼是条精心制成的金链，
中间镶嵌着发出柔光的琥珀珍品。
两位随从为欧律达马科斯取来了一副
垂着三串红宝石的耳环，光彩夺目。
波吕克托尔之子佩洛德罗斯的仆人
则为主人取来一条瑰丽的项链。
其他的求婚者也都献上了贵重的礼物，
于是，佩涅洛佩和侍女们带着这些
沉甸甸的聘礼，上了楼梯，回到了自己的睡房。

然后，求婚者又开始唱歌跳舞，寻欢作乐，
花天酒地，单等着夜幕降临。
当黑黑的夜晚降临在大厅上时，
欢悦的人们又点起了三个火盆。
把整个厅照得透亮，旁边堆满了干透的柴薪，
是用利斧劈得整整齐齐，准备烧火用的，
还有几个女仆轮流在旁边，往火盆中
添加木柴。足智多谋的奥德斯对她们说道：
“奥德修斯的女仆们，你们的主人久别不归，

所以还是进屋陪伴孤独的女主人吧，
坐在她旁边，举起纺锤纺线。
让她开心，或者把羊毛线梳顺，
这里的活儿就交给我吧。
我会及时地把木柴扔进火盆，
即便是这些求婚人玩乐到明天一早，
我也能坚持熬过这一夜！”

听罢，那些女仆们相视大笑，不以为然。
而美貌的墨兰托更是出言不逊，
她是多利奥斯之女，由高贵的佩涅洛佩
将她扶养，待她如亲女，给她可爱的礼物
但她却忘恩负义，不替女主人分忧，
反而和那个欧律马科斯眉来眼去，勾勾搭搭。
她这样恶意地讽刺奥德修斯：
“你这个讨厌的外乡人，是不是疯了？
不去寻找一个铁匠的作坊或者小客栈睡觉，
在这里唠唠叨叨，瞎说些什么！
竟然当着众多求婚者的面，胡言乱语！
你是喝醉了酒，还是本来就这样神智不清？
是不是由于打败了伊罗斯而沾沾自喜。
当心，一会儿就有一个比伊罗斯
强壮得多的男子向你发威，
砸破你的脑袋，让你鲜血直流，
狼狈地逃出宫去！”

听罢，卓越的奥德修斯斥责道：
“你这可恶的狗！我马上就告诉特勒马科斯，
你说的这些混帐话！看他不砸偏了你！”

听到凶狠的威胁，这些女仆吓坏了，
飞快地逃出大厅，一个个双腿发软。
害怕地他真的说到做到，报告少主人。
于是奥德修斯就坐在明亮温暖的火盆边。
一边往里扔木柴，一边注意观察求婚者
心中盘算着如何实施自己的计划。

但目光炯炯的雅典娜不想让这些狂妄的求婚者，

停止辱骂，她要让他们断续激怒奥德修斯，
让他对求婚者有更大的深仇大恨！
波吕博斯之子欧律马科斯出言讽刺奥德修斯，
向众位求婚者，说道：

“各位高贵的求婚者，请听我说，
我的心灵驱使我这样开口，
我认为那个乡人来到此地很有深意，
大概是受到天神的指示，你看，他的
光秃秃的脑袋，把房间都照亮了。”

说罢，他又朝着攻城掠地的奥德修斯说道：

“外地人！如果我雇佣你去田地干活，
你答不答应！我会给你很高的工钱！
我让你替我垒墙种树，
然后给你吃饭，一年到头都不会挨饿！
还给你衣服鞋子，让你暖暖和和，
但我认为你只会行凶作恶，
不愿辛勤地劳作，宁可四处乞讨，
以填饱你那永远填不饱的肚子！”

听罢，卓越的奥德修斯这样答道：

“欧律马科斯，如果春天到了，
我可以和你比赛一场，
我们可以每人拿着一把锋利的镰刀，
比赛割草，看看谁更有耐力，
只要有足够的青草，我们可以不吃不喝，
从早割到晚！我们还可以比赛犁地，
赶着吃得饱饱的，体格硕大的黄牛，
它们一样地年轻，一样地有力量！
我会在一块四顷的田地上，把犁插入，
你就会瞧见我是否能犁出笔直的地垄。
或者克罗诺斯之子在这里掀起一场恶战，
我握着长枪，握着盾牌，
戴上顶大小的合适的头盔，
你就会瞧见我会一马当先，冲在最前列，
不再嘲笑我肚皮大！
你心肠毒如蛇蝎，蛮横无礼，
自以为是个魁伟英俊的英雄，

岂不知你只是个懦弱无能的无名小卒！
有朝一日，奥德修斯返回家园，
你就会抱头鼠窜，唯恐不及，
此门虽然宽敞，你也会嫌它狭窄！”

听罢，欧律马科斯恼羞成怒，说道：
“你这个叫花子！罗罗嗦嗦胡说什么！
当着众位求婚者的面，胡言乱语！
是喝醉了酒，还是一向神智不清，
疯疯癫癫地，爱讲大话！
或者是你以为打败了伊罗斯便沾沾自喜？”

说罢，他便捞起搁脚凳向奥德修斯掷来，
而后者机灵地躲在杜利基昂的
安菲诺摩斯身前，搁脚凳不偏不倚，
砸在倒酒人的右手上，酒壶砰然落地。
倒酒人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大声呻吟，
求婚者们在大厅之上议论纷纷，
有人对站在身边的的同伴说道：
“但愿这个外乡人在来这儿之前，
就死在其它地方！是他引起这里的混乱，
让我们为了他而争吵不休！丰盛的酒宴不再
给我们带来欢乐，这场冲突已搅乱了一切！”

这时，尊贵的特勒马科斯对他们说道：
“你们这些疯子！看来是酒渴得太多了，
一定是哪位天神夺走了你们心智！
你们已酒足饭饱，还是赶快回家睡觉吧！
当然，我不是有心要赶走你们！”

听罢，求婚者惊讶地咬住了嘴唇，
他们万万没想到，年轻的特勒马科斯
敢于这样对他们说话。
这时阿瑞提阿斯之子尼索斯的儿子
安菲诺摩斯对大家说道：
“亲爱的朋友们，特勒马科斯的话很有道理，
我们不应恼怒，和他争吵不休。
也别再欺负这个外乡人和奥德修斯

家中的其他奴仆，还是让倒酒人
把我们的酒杯都斟满，
让我们向天神奠酒，然后回家睡觉！
让特勒马科斯照顾这个来自外乡的客人吧！”

听罢，大家点头赞同。
来自杜利斯昂的安菲诺摩斯的随从，
出众的穆利奥斯在调缸之中调好了酒，
然后把众位求婚者的酒杯一一斟满。
大家向天神祭奠过酒，他们又喝了个心满意足
才一个个地离开，各自回家休息。

第十九卷

——夫妻夜会，相逢不相识，

而此时，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留在大厅未走，
他正盘算着怎样在雅典娜的帮助下实施报复，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儿子说道：

“特勒马科斯！我们应尽快把武器搬走，
如果有人问起武器的去向，
你就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道：
是我把它们从烟熏火燎下移开，
它们变得乌黑，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完全不是奥德修斯远征特洛伊前的样子。
而且克罗诺斯之了使我为你们担心，
你们可能在喝醉酒之后出言不逊，
引起争执，就会操起兵器大肆拼杀，
会把这里弄得一团糟，毁了你们的求婚，”

听罢，特勒马科斯谨遵父命，
把欧律克勒娅叫来，对她说道：

“亲爱的奶妈，你让所有仆人都各自回屋，
我要把我父留下的武器收进库房。
以前我年小，不懂得保养，
使它们在庭院中被烟熏，被火燎。
现在我要爱惜它们，收进库房。”

听罢，心地善良的欧律克勒娅说道：

“亲爱的孩子，你已经懂得了爱惜自家的财产，
我是多么高兴啊！但是，你想要哪个仆人为你举火把？
她们本来应该为你举火照明的，
可是你却让她们都回屋。”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答道：

“这个陌生的外乡人可以为我举火照明。
他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就应该帮我们干点儿活。”

听罢，欧律克勒娅没敢多说话，
顺从地其它房间的门关上，不准人走动，

于是，奥德修斯父子俩立即行动，
开始搬运那些武器，还有头盔、盾牌
和粗壮的长枪，目光炯炯雅典娜为他们照明，
手中的金质火炬，照得眼前一片瑰美壮丽。
特勒马科斯十分惊讶，对父亲说道：
“亲爱的父亲，真是奇异的景象，
瞧这大厅的墙壁，一根根精美的梁木，
众多的椽子和高耸坚固的厅柱，
所有这一切，都如火焰般闪亮，
一定有某位统治天空的天神在我们身边。”

卓越多智的奥德修斯答道：
“别说了，你心里明白就成，千万别问，
奥林卑斯山上的天神总是自己行事，不许凡人插手。
你去休息吧，我还要留在这里，
进一步地观察，女仆们和你母亲的心态，
佩涅洛佩会忍住悲痛，向我打听些事情。”

听罢，特勒马科斯便走出了厅堂，
回到自己的睡房，旁边有燃烧的火炬照明，
当他休息时，他总是回到这里，
今天，他也躺在睡床上，等待明天的到来。
而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则在厅堂里，
心中盘算着如何在雅典娜的帮助下实施复仇计划。
这时，谨慎的佩涅洛佩走出了睡房，
光艳照人，如同特弥特尔斯和金色的阿佛罗狄忒。
侍女们把她的椅子搬到火炉旁。
那张椅子是能工巧匠伊克马利奥斯的杰作。
镶嵌着闪光的象牙和银饰，下面放着一个搁脚凳，
和椅子连为一体，椅面上铺着柔软的羊毛垫。
佩涅洛佩走了过走，在她的椅子上落座。
那些端庄的女仆们从各自房间走出来，
开始收拾那些求婚者剩下来的佳肴。
收拾他们喝干了酒的酒杯和调缸。
又将火盆中的灰烬倒掉，重新燃起柴火，
比刚才更亮，更温暖，这时凶恶的墨兰托
又朝着奥德修斯大声责骂道：
“外乡人！这个时间你还在大厅里游荡，

是不是想刺探妇女的秘密，惹我们厌烦？
可怜的家伙！还没吃够吗？快滚出去！
否则就让你尝尝烧火棍的滋味！”

卓越的奥德修斯大怒，恶狠狠地骂道：
“你这个小娼妇！为何对我如此凶狠？
是不是由于我破衣烂衫，到处乞讨，
但这不是我的过错，我也是被逼无奈，
每个流浪汉和乞丐都是这副样子。
我以前也十分富有，拥有无数的财宝，
那时我乐善好施，常常周济那些流浪汉，
不管谁来求助总能满意而去。
我还有众多的奴仆和用于享受的各式物品，
应有尽有，人们都羡慕不已。
但没想到克罗诺斯之子夺走了我的一切。
所以，你这个女人，一定得当心，
虽然你现在统领众女仆，不久你也会一无所有！
或许女主人会向你发火，恼恨你。
可许，奥德修斯突然返家，使我们充满希望，
即使他已客死他乡，无法生还。
可由于阿波罗的护佑，家中还有少主人特勒马科斯，
不管哪个女仆行凶作恶，放荡不羁，
都不会逃出他的眼皮，记住，他已不是三岁小孩！”

谨慎而美貌的佩涅洛佩听到了这番话，
她便大声训斥放肆的墨兰托：
“可耻的女人！竟敢如此放肆！
你的一举一动我十分清楚，你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你应该知道是我已吩咐过，
我想在这个厅堂会见这位远方的客人，
向他打听我日夜思念的夫君的下落。”

然后她又向女仆欧律诺墨说道：
“你搬来一把椅子，垫上一个羊皮垫，
请这位陌生的客人，舒适地坐下，
我要好好地向他打听一些事情。”

欧律诺墨听罢，马上搬来了一把椅子，

在上面放上一个柔软的羊皮垫。
请神一样的奥德修斯在上面坐下。
谨慎的佩涅洛佩首先开口问道：
“ 陌生人，我要首先问问你的来历，
你是何人？来自何方？父母是谁？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答道：
“ 高贵的夫人，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
谁也无法指出您的一丝一毫的缺点，
您的美名四处传扬，直达高高的天宇。
如同一位敬畏神明的王者，统治着
众多豪强的子民，伸张正义，惩罚邪恶，
肥沃乌黑的泥土献给您丰盛的大麦和小麦，
果树结满了累累硕果，羊群大量地生育小羊，
海中鱼类繁盛，人民兴旺发达，安居乐业，
在您的家里，您可以提出任何问题，
只是不要问我是谁，和我的故乡。
一想到这些，我就止不住地心中酸楚。
我历尽千辛万苦，但也不应在别人家中，
哭哭啼啼，悲叹自己不幸的命运。
悲痛不止，不是适宜可取的行为。
也许那些女仆，还有尊贵的夫人您
会责备我喝醉了酒，失去了理智。 ”

谨慎的佩涅洛佩这样答道：
“ 陌生的客人，自从我的丈夫和其他阿尔戈斯人
一起离乡远征特洛亚，永生的天神
就损坏了我的容颜，如果他能返回，
好好地护佑我，我一定会比现在更光彩照人，
享有更美的名声，可是天神把厄运降到我身上，
让我日夜悲伤，思念我的夫君，
这些求婚者都是附近各个海岛上的显贵，
来自杜利费昂基萨墨和木林繁茂的扎昆托斯，
还有许多是伊塔卡岛上的青年贵族，
一个个厚着脸皮挥霍我家的财产。
因此，我无力接待肩负一国使命的友好的使者，
我每天都思念我的夫君，为此而心力憔悴。
他们催促我早作决定另外嫁人。

在天神启示下，我想出了一个计策来延缓时间。
我在宫中巨大的织布机前忙碌，
织着一匹细密宽大的布匹，对他们说：
‘年轻人们！卓越的奥德斯已经死去，
你们请求我再嫁，我希望你们再等一等，
等我完成这件布匹，否则，我会前功尽弃。
我是为老王拉埃尔特斯编织尸布，
以妨死神突然将他抓走的那一天，
不然，阿开奥斯的妇女会指责我，说他
先前那么富有，死后连一块裹尸布也没有。’

我就是这样说明，说服了所有人。
从那以后，我就白天在织机前忙碌，
晚上却点起火把，拆毁织布，
这样我一直欺骗了他们三年，
阿开奥斯人都被蒙在鼓里，一直到第四年的一天，
他们买通了一个知道真相的女仆，
就在晚上冲了进来，揭穿了我的计谋，
并大声地指责我没有办法，
我只好违背心愿地把那匹布织完。
我现在想不出任何办法来躲开再嫁。
娘家的父亲和兄弟却极力我另找一个丈夫，
我心爱的儿子已长大成人，看到
那帮可耻的求婚者大肆挥霍家产，十分气愤。
宙斯赐福他，让他开始关心自己的财产。
我还是要问你的来历，你是谁？来自何方？
你一定不是从岩石或传说中的橡树中出生的。”

听罢，卓越的历尽磨难的奥德修答道：
“尊贵的夫人，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的妻子，
你为何非要知道我的身世和经历，
我会使你悲伤，不过我还是告诉你吧，
您知道，任何一个人如果象我这样
受尽磨难、饱经风霜、四处漂泊、
沦落天涯的人，一定也会象我一样不忍提起往事，
尽管如此，我还是详细地回答您的问题。
在流浪的大海之上有一座美丽的海岛，
名叫克里特，它四周环水，景致优美，

岛上人口众多，生活富裕，有九十座城池，
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往来交流，
有阿开奥斯人、库多涅斯人、埃特奥古瑞斯人、
长发的多里斯人、英勇好战的佩拉斯戈人。
其中有座城市叫克诺索斯，由弥诺斯统治，
他是宙斯的好朋友，九岁就当了国王。
他是我的祖父，生了我父亲杜卡利昂。
杜卡利昂生下了我和伊多墨纽斯。
后者驾驶着众多的海船跟随阿特柔斯之子
远征特洛亚，我叫艾同，比伊墨纽斯小。
他是我勇敢的好战的好兄长，
那时我就见到过神一样的奥德修斯，
并热情款待他。当时，他要去特洛亚。
但在经过马勒亚时偏离了航线，就来到了克里特岛。
他将海船停在安尼索斯港。
躲在里面的一个大山洞里，
才得以从风暴中脱险。
然后，他就来到我们的城市，找伊尔墨纽斯，
声称他们俩是十分挚爱的朋友。
但是我的兄长早在十天或十一天之前，
就驾驶海船离开家乡前往特洛亚。
于是我将他请回宫，热情款待，拿出了宫中储藏的众多的东西，
还送给他们许多麦子和甜美的醇酒，
宰杀了肥壮的牛羊祭神，满足他们的心愿。
奥德修斯和他的伙伴受风暴所阻，
在岛上滞留了十二天，望着滔天大浪，
愁眉不展，直到第十三天，
天神才止息了愤怒，海面归于平静。”

奥德修斯的假话，说起来跟真的一样，
听得谨慎的佩涅洛佩泪在哗哗地流，
如同西风神泽费罗斯在山巅堆积了，
厚厚的积雪，在南风欧罗斯的吹拂下慢慢融化，
涓涓细流淌下山顶，汇成条条大江大河，
佩涅洛佩的泪水就象这样，
打湿了美丽的容颜，
思念自己的夫君，
而不知道后者就坐在自己的身边。

见妻子如些悲伤，奥德修斯心中酸楚，
但他的眼睛象是用牛角制成或生铁铸成，
纹丝不动，眨也不眨，强把泪水压住。
佩涅洛佩伤心地哭了一会儿，
而后，擦干眼泪，重新问道：
“陌生的客人，我还想向你一些问题，
看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真话，
你是不是的在你家中款待过我丈夫。
请问他长得什么样？当时穿了什么衣服？
身边跟随着什么样的同伴？”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答道：
“尊贵的夫人，这真的模糊不请了。
因为这是漫长的二十年以前的事情。
不过，我可以极力回忆。
把他当时的情形作个大概的描述。
当时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穿一件
紫色的双层的羊毛斗篷，上面有两粒黄金扣，
配有两个精心绣制的眼儿，
上面有精灵的图泉是一只猎狗去捕捉一只梅花小鹿，
这个图案人人称赞，十分逼真，
小狗喘着气抓住了挣扎的小鹿。
他还穿着一件闪亮的衬衣，
轻莹剔透，好像是干葱头的薄薄的表皮，
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
会许多心灵手巧的妇女见了，也赞叹不已。
但我有一句话，请你记在心里，
我不知这些衣服是他在家时经常穿的，
还是出发后，他的同伴赠给他的。
或者是另外的陌生人敬献给他，
因为奥德修斯美名远扬，许多人愿和他交朋友，
其他阿开奥斯人在这一点上很少能和他匹敌。
在送他登上海船驶向特洛亚时，
我自己就赠给他一把宝剑，一件精心缝制的
紫色的双层斗篷和一件柔软的镶着花边的衫衣。
在他的身边有一位年轻较大的传令官。
待我向你形容他的长相。
他头发卷曲，肤色黝黑，双肩高耸，

名叫欧律巴特特，和奥德修斯十分亲密，
在所有的阿开奥德斯人中，最得奥修斯的信任。”

听罢，佩涅洛佩泪流得更多，
因为奥德修斯形容得毫厘不爽，
等她哭够了，心灵稍微安宁一点儿时，
又张口向外乡人问道：
“以前，我见你衣衫褴褛，只是深深地同情，
现在我敬重你，你是我家的贵客，
你刚才描述的一点都不差，
那件斗篷是我亲手缝制，
上面的黄金纽扣也是我亲自装上，
在他离家之时，是我从库房中取出交给他穿上。
可是我再也无法在家园和他相会了，
自从他登上载着厄运的海船，
前往遥远的，充满邪恶的特洛亚！”

听罢，卓越的奥德修斯说道：
“尊贵的夫人，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的贤妻，
别再为丈夫而整日哭泣了，当心损坏了
你如花的容颜，但我不会因此而责怪你。
一般的妇女失去了生儿育女的丈夫，
都会不胜悲恸，嚎陶大哭！
何况奥德修斯如此杰出，有如天神，
尊贵的夫人，请您擦干眼泪，听我讲述。
我要把心我中的真实的消息都告诉你。
不久以前我听说奥德修斯正在回返途中，
已到达了临界的特斯普罗托伊人的国土，
他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还随身带大批的宝物，
那都是他漫游时积累起来的。
但他只是孤身一人，海船和同伴踪影全无，
据说是他们在途经特里那基亚岛时，
狂妄的同伴们屠宰了光明神的肥牛，
使宙斯和光明神大为不满，
让狂风大浪吞卷了海船和其它同伴，
只有奥德修斯一个侥幸得生，
抓住船板，漂荡到了费埃克斯人的领地。
当地人不但给他丰盛的礼物，还要将他送返家园，

若他领了费埃克斯人的好意，
他大概此时已在家中，
不过，他觉得作为一个男子汉应该四处漂泊，
积聚财富，谈到聚财，
大概没从比奥德修斯更精通。
这些话都是特斯普罗托伊王费冬告诉我的。
他还行过奠酒，发过重誓后对我说，
他们的水手已将海船把到海面之上，
一切收拾停当，准备护送奥德修斯返回家园。
可是正好他们有船要开往盛产小麦的杜利基昂，
所以我就先登船离开了那里。
之前，费冬还让我参观
奥德修斯留在宫中的财宝，
多得数不清，可以养活第十代子孙，
如些众多的财富，就堆放在那里，
当时，奥德修斯是去了多多那，
向神圣的橡树祈求宙斯的意志，
看天神让他如何返回家园，
是秘密回返，还是公开登陆。
所以，我以天父宙斯和神一样的奥德修斯
王宫的炉灶的名义，庄严发誓
不久便会带着奥德修斯至今安然无恙，
数不清的财宝返回家中，重见亲人！
我相信，我所说的一定会变成现实！
今年的某一天，在旧月亏损消失，
新月重新展示光芒的那一天，
奥德修斯一定返回故乡！”

听罢，谨慎的佩涅洛佩这样说道：
“尊敬的客人，但愿你所说的一切都变现实，
到了那一天，我就给你精美贵重的礼物，
让每个见到你的人羡慕不已。
但我心中还是忐忑不安，
我觉得我的夫君不会回来，
也无人送他返回家园，
因为我家目前没有一个得力的主管，
可以象奥德修斯在家时那样，
热情地款待所有的来宾，帮助求助者。”

侍女们，来！给这位尊贵的客人洗浴，
铺好床铺，放上柔软的褥子和温暖的毛毯，
让他舒舒服服地睡眠，直到明天天亮。
早上，你们要再替他沐浴，涂上橄榄油，
让他清清爽爽地在特勒马科斯的身边用餐。
如果有人胆敢欺侮客人，那么，
那个人更倒霉，他会双手空空，一无所获，
尽管心中甚为恼怒尊敬的外乡人，
如果你穿着破衣烂衫，
浑身脏兮兮地，
在大厅上用餐，你怎能看出我聪明智慧，
在心智和头脑方面超过其他妇女！
人生苦短，如果一个人生前为人尖刻，
那么死去后，人们就会讥讽他。
如果一个人生前宽厚仁慈，光明磊落，
受到他款待的客人就会到处传播他的美名，
让所有的人称赞他，怀念他。”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答道：
“尊贵的夫人，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的妻子，
自从我离开了白雪皑皑的克里特岛上的雪山羊，
乘坐海船，四处漂泊以来，
我就对那些柔软的褥子和毯子不再感兴趣，
我要象往常一样躺下，熬过漫漫长夜。
以前，我说是卧在简单的床榻下，
等待着光艳的黎明女神升上天际。
另外，用热水洗脚也不会给我带来什么欢乐，
宫中虽有如此众多的女仆，
但我不希望她们之中任何一个接触我的脚，
如果有一个和我一样饱经风霜的老妇人，
心地善良，品德高尚，并乐意为我洗脚，
那我不会拒绝她用手接触我的脚。”

谨慎的佩涅洛佩答道：
“尊敬的客人，在到我家的所有客人中，
还没有一个人能及得上你，
言谈如此洒脱，如此合情合理。
碰巧，我空中有个饱经风霜的老妇人。

她心地善良，品德高尚，从小抚养我的丈夫，
从他落生后，她就是他的奶妈。
她已年迈，不过，她会乐意为你洗脚。
欧律克勒娅，亲爱的奶妈，请你过来，
为这位与奥德修斯年纪相仿的客人洗脚，
如果我的夫君历尽千辛万苦，他的双手
和双脚也会象他一样，迅速地衰老。”

听罢，欧律克勒娅流出了热泪，
她不停地用手拭泪，真挚地说道：
“我的孩子！我真为你感到悲伤。
你的心灵如此虔诚，可宙斯仇恨你，
尽管你向他献祭过无数丰盛的百牲祭，
焚烧过无数的腿肉，世间没有一个凡人
能和你相比，你祈求那掷雷神宙斯，
让他允许你安享晚年，养大爱子，
可至高无上的神剥夺了你回家的权利。
唉，可能他也象你一样，陌生的客人，
当走进高大华丽的府第时，受女仆的嘲笑，
你为了不让她们继续嘲笑你，
就拒绝她们为你洗脚。
现在聪明美丽的伊卡里奥斯之女佩涅洛佩
命我为你洗脚，我十分乐意这么做。
不但由于女主人的吩咐，而且由于你自己，
你的痛苦的经历也让我感动，
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要听好：
我们宫中从四面八方来过不少流浪汉，
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我看来，长比你更象奥德修斯，
不论是声音双脚和体形方面！”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答道：
“老人家，你说得很对，可见您目光敏锐，
观察仔细，一些见过我们俩的人都说过，
我和奥德修斯长得确实十分相像。”

说罢，欧律克勒如拿出了一只洗脚盆，
先在里面倒上一些凉水，
又倒上一些热水。

这时奥德修斯将身子转向暗处，
因为他忽然想起自己的脚上有块伤疤，
老妇人见到后，立即会把他认出。
尽管光线不好，老妇人一见到他的脚。
就认出了那个伤疤，那是给野猪
咬伤后留下的伤口，当时，他去帕尔涅索斯，
看望自己的外祖父奥托吕科斯及其儿子。
奥托吕科斯狡猾多智，工于心计，
是弑杀阿尔戈斯的大神赫尔墨斯所赐，
其他人无法比拟，因为他曾向天神
献上过丰盛的百牲祭，焚烧过无数的腿肉，
从而博得了天神的欢心，乐意护佑着他。
当年奥托吕科斯从故乡来到伊塔卡，
看望自己的女儿，因为后者刚生了孩子。
当他吃完晚饭，欧律克勒娅把外孙递给他，
放在他的腿上，对他说道：
“ 给您的外孙起个好听的名字吧，奥托吕科斯！ ”

听罢，奥托吕科斯这样说道：
“ 好吧，亲爱的女婿和女儿，我给他起个名字。
当我到达这片男女繁众的土地时，
曾经对许多人大发雷霆。
那么，就把他叫做奥德修斯吧，
等他长大成人后，可以去他母亲的娘家看看，
那座座落在帕尔涅索斯的高房大屋，
我还要赠给他一些财产，让他满意而归。 ”

所以，等奥德修斯长大后，就去帕尔涅索斯，
受到祖父母和他们的儿子们的热烈欢迎。
男人们拉着他的手，问寒问暖，
外祖母安菲特埃则紧紧搂住外孙，
不断地亲吻他的眼睛和额头。
奥托吕科斯吩咐儿子们准备晚餐。
他们宰杀了一头五岁的健壮的公牛，
剥去牛皮，冲洗干净，肢解了牛身，
把肉切成一块一块地叉上叉子。
架在火上烤熟后，给每个都分出了一份。
从早到晚，他们欢快地吃喝了一天，

直到夕阳西下，才个个心满意足地作罢。
当夜幕降临以后，大家各自回房睡觉，
强大的睡神控制住了他们的身心。
当垂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登上天际之时，
奥托吕科斯的儿子们带着奥德修斯
赶着一大群凶猛的猎狗去密林狩猎。
他们进入了陡峭高耸林木茂盛的
帕尔涅索斯山的避风的山谷里。
当时光明神赫利奥斯刚刚莅临大地，
从微波荡漾，水流舒缓的俄开阿诺斯河上兴起。
他们就达了狩猎地点，凶猛的猎犬在前面引路，嗅着野猪的气息，
奥托吕科斯的儿子们跟在后面。
走在最前头的是神一样奥德修斯，挥舞着长枪。
在旁边的密林丛中正休息着一只凶残的野猪，
林丛如此严密，山谷的潮湿气流无法浸入，
光明神无处不在的光线射不进去，
飘泼大雨也淋不湿，四周堆积着无数的枯枝烂叶！
野狗正在休息，听到响动，
警觉地窜了出来，正和狩猎队伍撞个正着，
他呲牙列嘴，鬃毛竖起，怒目圆睁，
样子十分凶狠，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神一样的奥德修斯举起长枪，
第一个冲上去，怀着必中的信心。
可是野猪也十分敏捷，
冲到他的脚跟，张开大嘴，
向他的膝盖下咬去，白牙插入肉里，
所幸未伤着骨头。说时迟那时快，
奥德修斯迅速将枪扎入野猪的躯体，
它挣扎了几下，就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灵魂坠入冥府。奥托吕科斯的儿子们
赶快跑过去，熟练地为外甥包扎伤口，
不停地念着止血咒语。回到家中，
奥德修斯不久就养好了伤，得到外祖父
赠予的大量贵重的礼物
然后心情愉快地满载而归。
父母见他平安返回，十分高兴，
问他各种事情以及膝盖下面的伤疤，

他如实地解释，说是和舅舅们一起，
在帕尔涅索斯狩猎时，
被凶狠的野猪咬伤。

欧律克勒娅抓住他的脚腕，伸开手掌，
轻轻地抚摸那块伤疤，然后放开了手。
奥德修斯的脚掉入水中，碰响了水盆，
水盆倒向一边，里面的温水流泻了一地。
心地善良的老奶妈惊喜交加，
泪水涌上眼眶，激动说不出话来，
终于，她抬手抚摸着主人的下巴，说道：
“亲爱的奥德修斯我的孩子，的确是你！
我一直不知你已回来，直到触摸你的脚。”

说罢，她转回头看女主人，
打算让佩涅洛佩知道，
她日夜思念的夫君就在眼前。
可雅典娜使佩涅洛佩的心思转到别处，
没有看到她的目光。这时，奥德修斯，
右手按住她的喉咙，左手拉她到近前说道：
“亲爱的奶妈，别把我毁了，
我是你一手带大，而今又历尽千辛万苦
漫长的二十年之后，才回到久别的故乡。
天神给你启示，使你首先把我认出，
但你心须保持沉默，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否则，我告诉你一件事，它一定会成为现实。
如果你张扬了出去，那么在我制服了
那帮可恶的求婚者之后，在杀死其他女仆之后，
我也要杀掉你，尽管你从小把我养育。”

听罢，心地善良的欧律克勒娅答道：
“亲爱的孩子！看你刚才说了些什么话！
你知道我保守秘密十分可靠。
我会一言不发，如同一块岩石或一块生铁。
另外，我告诉你一件事，你要牢记在心，
如果在天神的护佑下，你杀了那帮
可恶的求婚者，那我就告诉你
家中的女仆哪个赤胆忠心，哪个放荡不羁！”

卓越的多智的奥德修说道：

“亲爱的奶妈，关于这些女仆，你不必操心，
我会在暗中观察，看她们哪个该杀哪个可敬！
你只要保持沉默就可以了，其它自有天神决定。”

听罢，忠诚的奶妈迅速起身穿过厅堂，
又端来一盆热水，因为刚才一盆早已流尽。
她仔细地帮主人洗净双脚，对抹上芳香的橄榄油。
洗完之后，奥德修斯又转过了身子，面对火盆。
注意用破烂的衣服将伤疤盖住，
这时，谨慎的佩涅洛佩对他，说道：

“尊敬的客人，我还有一个问题请你解答。
当然现在是应该躺下休息的时刻了，
任何内心悲痛的人都将屈从于睡神的意志，
可是天神却将难以承受的痛苦压在我心头，
白天，我虽然痛苦哭泣，但还有事要做，
还可以忙着做女工，忙着管理女仆操持家务，
尚可度日，可是一到了漫漫的长夜，
所有人都沉入香甜的梦乡，唯有我一人，
辗转难眠，内心被痛苦和烦躁折磨着，
泪水流尽也不能得到安慰，就象潘达瑞奥斯之女。
她变成了绿林中的夜莺，在春暖花开时，
在丛林中展示优美动听的歌喉，
声音婉转悠扬，细听起来有深深的哀痛。
那是她在怀念自己和泽托斯王生下的儿子伊提洛斯。
是她自己在迷乱当中亲手杀死了亲生儿子！
我心里也十分矛盾，不知道是该留下来，
和特勒马科斯一照料家产。
管理奴仆，看守高耸壮丽的宫殿，
看重国人的议论，尊重我丈夫的睡床，
还是选择一位呆在厅堂的，送上聘礼最多的一
位阿开奥斯英杰，嫁给他，作他的妻子。
以前，我的儿子还小，难辩是非，
不愿意让我另嫁他人，离开这里；
而今，他已经长大成人，很有主见。
他希望我尽快回娘家，引开这些求婚者，
别让他们再大肆地挥霍这里的财产。”

我做过一个梦，请你给你解一解。
我养了二十只美丽白鹅，它们在庭院里
悠然地啄食麦粒，见此情景，我内心欢喜。
不料，突然从山上冲下来一只老鹰，
伸出坚硬的曲爪，拧断了所有白鹅的脖子，
它们全都死在地上，老鹰则冲上高空。
看到心爱的白鹅全都死去，我伤心落泪，
其他美发的阿开奥斯女人在旁边不住地安慰，
但我还是泪流不止，为我那些可怜白鹅而痛苦。
这时，那只凶猛的老鹰又冲了下来，落在屋顶。
口吐人言，安慰我道：
‘美名远扬的伊卡里奥斯之女，别再伤心，
这不是梦幻，而是即将实现的真事！
鹅群是那帮求婚者，而我这只老鹰，
就是你盼望的丈夫，现在已回到家中，
将那些可耻的恶徒杀得一个不剩。’

话音刚落，我就从梦中醒来，
起身看看院子，可爱的白鹅还在那里，
悠闲地在水槽边啄食麦粒。”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这样答道：
“尊贵的夫人，你的睡梦无需更多的解释，
奥德修斯自己已说得清清楚楚。
那些求婚者，一定会遭灭顶之灾，
任何一个也无法逃生！”

而谨慎的佩涅洛佩则说道：
“尊敬的客人，梦幻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并不是所有的梦景都会变为现实。
来去无踪的梦神一般穿行于两座大门，
一座由牛角制成，一座由象牙雕成。
穿过象牙大门来到人的梦乡的梦神，
只会欺人，所现所说不会成为现实。
而通过牛角大门进入的梦神，
却给任何一个凡人带真实可信的讯息。
但是，我的梦境不是后一位梦神提供的，
虽然那里情节让我心情舒畅。”

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请你记在心里，
邪恶的黎明之神正渐渐走近，她将把我
带离奥德修斯的宫殿。我已计划好了，
明天早安排一场比赛。奥德修斯
曾在大厅上整齐地摆上十二把利斧，
连成一线，如同支撑海船的大梁，
他站在远处引弓放箭，箭可以穿过十二个斧孔！
如果在那些求婚者中，谁能轻而易举地拉满弯弓，
并一箭准确地穿过十二个斧孔，
那么我就嫁给谁，离开奥德修斯
富丽堂皇、珍藏财宝的府第，
以前，我是这里的女主人，
以后我会见到它，
那将是在我的梦境之中。”

卓越的奥德修斯这样答道；
“尊贵的夫人，拉埃尔斯之子奥德修斯的妻子，
你一定要按时安排这场射箭比赛。
在那帮求婚者拿起弯弓，忙着给弓按上弓弦，
射箭穿过斧孔以前，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就会突然出现在宫中。”

听罢，谨慎的佩涅洛佩说道：
“尊敬的客人，如果你能坐在身边让我欢快，
我就不会沉沉地睡去。
但是，有死的凡人不可能永不休息，
因为永生的天神给大地上的凡人和万物生灵
都规定下了活动的时限。
所以，现在我要上楼，回到我的睡房，
躺在我的睡床上，在那里我泪水常流，
浸湿了枕被，自从奥德修斯，
乘坐坚固的海船离开家乡，远征特洛亚。
你也在宫中好好地睡上一觉吧，
可以睡在地板上，也可以睡在女仆为你铺下的床上。”

说罢，在秀美的侍女的陪同下，
谨慎的佩涅洛佩走上楼梯，
回到了她自己的睡房。一进屋，

又想起亲爱的丈夫，泪水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直到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合上她的双眼，让她安眠。

第二十卷

——佩涅洛佩惊梦，奥德修斯强忍羞辱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准备在廊屋下休息，
他动手铺床，先铺上一层生牛皮，
又铺上几张羊皮，都是求婚者从羊身上剥下的。
然后，他安然躺下，身上盖着欧律克勒娅给他的毛毯。
奥德修斯虽然躺下，但久久不能入眠，
心中盘算着怎样给求婚者送去死亡。
这时，一群女仆走出房门，欢声笑语，喜气洋洋，
她们早已和那些求婚者勾搭在一起。
耳听放荡的女仆的笑声，奥德修斯悲愤难耐，
心中十分矛盾，权衡着是冲上去，将她们尽数杀死，
还是放过她们一命，让她们最后一次同求婚者勾搭。
愤怒的心在他的胸腔中突突直跳，
如同一只路边的看守幼小狗仔的母狗，
凶狠地大叫，要扑到行人身上大口地撕咬！
看到这群狗男女做下这等恶事，奥德修斯恼恨不已，
不过，他又握拳捶打自己的胸膛，自责道：
“奥德修斯啊！你一定要忍耐，你已忍受了各种恶事，
即使是凶猛的库克洛普斯吞食了你英勇的伙伴，
你也忍耐，直到运用智慧从可怕的洞穴中逃生！”

他就是这样严厉地自责着，
渐渐地，他的心灵不再愤怒，安静下来。
但是，他仍然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如同一个人用叉子叉住一个灌满羊血和羊脂
的大羊肚，在熊熊火焰上不断地转动着，
好让它均匀地烤熟。
他也是这样翻来覆去，
盘算着怎样报复那些可耻的求婚者，
要知道，凭着一个人的力量对付一群人，很难轻易取胜。
这时，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化身为一个女仆的样子，
站在了他的上方，对他说道：
“苦命的奥德修斯，你为何还不安睡？
要知道，这是你自己的家，住着你的妻子和儿子。
他是如此杰出，哪个父母不喜欢这样的儿子？”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答道：
“伟大的女神，你说得完全正确，
但是，我正盘算着如何报复那帮恶人，
我自己孤身一人，而他们人多势众。
而且，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要我仔细考虑，
在我遵照宙斯的意志，在你的护佑下，
严惩了那帮贪得无厌的求婚者后，
我怎么做才能顺利脱险？”

目光炯炯雅典娜这样安慰地道：
“你这个多疑固执的家伙，那些有死的凡人
能够相信远远比不上我的弱小的伙伴，
而你却不相信，一位力量无比强大的天神！
永生的我无时无刻不关照着您，护佑在您身边，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地告诉您，即使有五十队有死的凡人
气势汹汹地围杀我们，我们也依然
能从他们那里抢来肥壮的牛羊！
还是尽快入睡吧，精神紧张会让人极度疲劳。
记住！曙光在前，您即将脱离苦海。”

说罢，她挥合手上他的双目，让他沉睡去。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转身返回奥林卑斯山。
廊屋下的奥德修斯被睡神控制住，
烦恼忧虑无影无踪，四肢平缓地放松。
而与此同时，他的忠贞不渝的妻子却从梦中惊醒。
躺在睡床上开始哭泣起来。
她不停地哭，直到痛哭的欲望得到满足，
就向女猎神阿尔特弥斯祈求道：
“尊贵的女神宙斯之女阿尔特弥斯！
请你射出你的羽箭，带走我的生命吧。
或者降下狂风，把我卷走，
带着我沿着昏暗的水道
卷进永不止息的俄开阿诺斯的河口，
如同被狂风卷走的潘达瑞奥斯的女儿。
这些可单怜的孤儿，父母被天神夺去生命，
空荡的宫殿中只剩下孤苦可怜的她们。
金色的阿佛罗狄忒喂给她们奶酪、

香甜的美酒和甘甜的蜂蜜，天后赫拉。
让她们聪明伶俐而又仪态万方，
阿尔特弥斯让她们有优美的体形，
而雅典娜则使他们心灵手巧，精于各种女工。
当她们长大成人后，阿佛罗狄忒想使她们
有美满幸福的婚姻，便去请示天神宙斯。
奥林卑斯山上的掷雷神宙斯无所不晓，
有死的凡人的命运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在那一瞬间，姑娘们被一阵狂风卷走，
卷到了可怕复仇女神埃尼里斯那里，当她们的女仆。
希望住在奥林卑斯山的天神
或者让秀美的阿尔特弥斯一箭把我射死。
我宁愿心中藏着奥德修斯的身影，坠入冥府，
也不愿意嫁给一个远不如他的丈夫，讨他的欢心。
如果一个人白天流泪不止，哀声叹气，
晚上尽管孤寂难耐，还可安然入眠，
双眼一闭，就可以把好事坏事一概忘却，
这样的苦痛和悲伤还可以忍受，
可是，我为什么如此不幸，在夜晚也有天神，
给我送来恶梦：我刚才又梦见他睡在我身边。
完全象他出征前的精神抖数的模样。
我是那么地欢喜，谁想到又是一场空梦！”

说罢，享用金座的黎明女神已升上天际，
佩涅洛佩的啜泣声传到了奥德修斯的耳中，
他不禁警觉起来，反复思考，
觉得妻子就在自己的床边，已经认出了他。
于是他叠起铺在下面的羊皮和毛毯。
叠好放在大厅的宽椅上，又拎起生牛皮，
放到屋外，高举双手，向宙斯祈祷，
“天父宙斯啊！如果你真的在我历尽磨难之后，
最终让我返回亲爱的家园，那么，
就让这个房子里某个醒着的凡人给我征兆吧，
天父宙斯，也请你在屋外向我显示一个征兆。”

高高在上的宙斯听到了他的祈祷，
在高耸入云的奥林卑斯闪亮的山顶上，
扔下一个响亮的炸雷，使奥德修斯心中狂喜。

在旁边有一座磨房，里面的放着
人民的国王使用的大石磨。
有十二名女仆在那里拼命干活，
推碾颗粒饱满的大麦和小麦。
这时候，其他女仆都干完了活计，回房休息，
只有一个身衰体弱的女仆还没有完成任务。
她累得停止推磨，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语：
“天父宙斯啊，神界和人间至高无上的主宰，
高空之上闪烁着繁星没有一丝儿云彩，
为什么你掷下了如此响亮的炸雷，
大概这是你送给某个人的征兆吧，
我这个可怜的女子要向你祈祷。
让你允诺我，使之成为现实，那些求婚者，
整日饮宴，累得我腰酸腿疼，不得安眠，
希望明天是他们最后一次的狂喝滥饮！”

听到她的祈祷，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欣喜若狂，
见自己祈祷的两个征兆已出现，说明可耻的仇人即将毁灭。

这时，宫中的其他女仆也都起床，聚到大厅里，
在火盆里点燃起温暖的火焰，
神一样的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起身离床，
穿好衣服，背上利剑，在脚上，
系上闪光的绳鞋，手中握着一杆长枪，
枪头顶着一个锋利的青铜枪头。
他就这样一身装束，走到门槛边，问道：
“亲爱的奶妈，那个外来的客人是不是受到热情招待，
你们为他准备了食物，铺下柔软的床铺没有？
还是弃之不顾？要知道，我母亲虽然聪明，
但心情却不稳定，有时会对某个客人十分殷勤，
有时又性情粗暴，毫不客气地赶走客人！”

心地善良的欧律克勒娅答道：
“我的孩子，你千万不要任意埋怨别人，
你母亲待客十分周到，让那位客人自由自在地喝酒，
她也曾问客人是否饿了，那个人说不必吃东西。
夜深之时，大家都要回房休息，
你母亲吩咐女仆为他准备一个床铺。”

可是他漂泊流浪过惯了苦日子，
却睡在廊屋下，用一张生牛皮和几张羊皮当褥子。
我送给他一个毛毯，让他盖在身上。”

听罢，特勒马科斯手握长枪走出厅堂。
身后跟着一对奔跑迅速的狗，走向会场，
那是胫甲精美的阿开斯人时常聚会之所。
这时，心地善良的欧律克勒娅，佩塞诺尔之子
奥普斯的女儿，大声吩咐其他的女仆，道：
“赶快开始打扫房间，把地面都清扫干净。
在宽大的椅子上铺上紫色的软垫。
把抹桌用的海绵淋湿。仔细地擦洗餐桌，
还有那用于调酒的大调缸和精美的双耳酒杯，
也要仔仔细细地冲洗干净！
你们首先赶快去泉水边，取回净水。
那些求婚者一会儿就会来到这里，
今天是个欢乐的节日，他们会早早地过来！”

听罢，女仆们依照她的吩咐立即行动。
有二十个女仆到泉边取去清水，
其余的则留在宫中认真清扫收拾。

过了会一儿，强壮的男仆们来到庭院里，
开始砍柴，熟练而轻松。到泉边
取水的女仆也迅速返回，
忠诚的牧猪奴送来了三头肥壮的猪，
赶进宫门让它们在庭院中自由吃食。
然后，他走到奥德修斯面前，温和地问道，
“尊敬的外乡人，这些阿开奥斯人是不是态度好了一点儿，
还是象以前那样盛气凌人。”

卓越机智的奥德修斯答道：
亲爱的朋友欧迈奥斯，愿天神惩罚他们！
他们蛮横无礼，心怀叵测，
在别人的家里谋划着各种险恶的阴谋！”

两人正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着，
走来了牧羊的墨兰透斯，

他挑近了一些最好的肥羊献给，
那些贪得无厌的求婚者，身后有两个牧羊人。
他将肥羊拴在廊屋的柱子上，
鬣过来，对奥德修斯讥讽道：
“哈！你这个老叫花子！竟然还赖着不走，
是不是妄想再得到贵族们的施舍？
看来，咱俩不打上一架，你是不会
乖乖离开这里的。你这个赖皮赖脸的家伙！
为何不到其他阿开奥斯人的酒宴上乞讨？”

听着他挑衅的语调，奥德修斯低头不语，
只是暗暗地点头，盘算着如何处罚他。

接着，牧奴的首领菲洛提奥斯也来了。
赶着一头未孕育过的母羊和肥壮的山羊，
是海上的船工把他们运送过来，
也运送其他需要回渡的人们。
他将牛羊拴在廊屋的柱子上，
然后走到欧迈奥斯身前，回道：
“欧迈奥斯，这个从外乡来的客人是谁？
来自何方？父母是谁？属于哪个民族？
他虽然历尽千辛万苦，外表破破烂烂，
但面容威武，象是个不凡的贵族！
至高无上的天神也经常让贵族遭难，
让他们忍受痛苦和磨难，四处漂泊！”

说罢，他接着走近奥德修斯，伸出右手，
向他问候，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尊敬的外乡人，欢迎你来到此地！
虽然你现在生活窘迫，但以后会越来越越好。
唉！最可恨的是至高无上的宙斯，
养育了众多的凡人，却又没有怜悯心，
任凭他们在苦海中拼搏挣扎！
老人家，一看到你，我就汗水直流，无比痛苦。
你让我想起了我的主人奥德修斯，
也许他还活在阳光灿烂的人间，
象你一样衣衫褴褛地浪迹四方，
或者他已遭不测，灵魂去了哈得斯的冥府。

我为我亲爱的主人而深深地叹息。
在我小的时候，现在牛群无比庞大，
繁殖出来的宽面小牛数不完，增长的势头不可预测。
而今，这些可耻的恶徒却吩咐我赶来肥牛，
供他们享用？他们丝毫不顾忌少主人的情面，
大肆挥霍浪费主人的丰盛的家产。
这些该死的求婚者，难道不怕天神惩罚吗？
这些日子以来，我每天都在仔细地考虑，
是不是赶着牛群投奔其他的主人。
但少主人仍在，我这样做实在不该，
可是，当我看到求婚者肆无忌惮地大吃大喝，
我的心便悲愤难忍！我实在应早早离去。
不过，我还是愿心希望我的主人回来。
将这些恶徒杀个屁滚尿流，四处逃散！”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说道：
“听你这番话，说明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而且也不愚笨，很有头脑。
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并可以发下一个重誓。
我们天神宙斯，待客的餐桌，
和刚强的奥德修斯家中的炉灶的名义起誓：
你还来不及走，你的主人就会回返家园。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留下来观看，
这些可耻的求婚者是怎样尸横血泊的！”

听罢，牧牛的非洛提奥斯答道：
“尊敬的外乡人，愿克罗诺斯应允你的誓言。
那时，也让你看看我有力的双臂和我的勇气！”

在旁边的欧迈奥斯也向天神虔诚地祈祷。
请求他们允许让奥德修返回故乡。

他们三个人正在这样交谈着，
而那些求婚者也正在策划杀死特勒马科斯的阴谋。
突然，一只老鹰抓着一只幼小的白鸽
从他们的左上方掠而过。
看到这个征兆，安菲诺奥斯立即说道：
“朋友们，看来我们的计划不可能实现。

还是让我们心情轻松地享用美味佳肴吧。”

听罢，求婚者们一致赞成，
大家蜂拥走进奥德修斯的宫殿，
脱下外套，搭在一张张宽大的椅子上，
然后，捋起衣袖开始宰杀肥羊、
硕大的公猪和未孕育过的母牛。
大家把内脏烤熟，给每人一份。
调酒人在调缸中兑酒，欧迈奥斯
分发酒杯，菲洛提奥斯为他们倒酒。
人们伸手抓食摆在面前的美味佳肴。

特勒马科斯故意把奥德修斯
请进大厅，在石砌的门槛边
为他摆上一张餐桌和一把破椅子。
并给他端上一份芳香的内脏
和一杯香醇的美酒，温和地说道：
“外乡人，请坐在这里，和他们一起用饭吧，
没有人敢在这里凌辱你或殴打你，
因为这是在我家中，不是公共场所，
这地方归我所有，是我父奥德修斯的产业！
各位求婚者，请你们控制住你们的理智，
不要口出脏言，引起争执和冲突！”

听罢，那些求婚者一个咬紧嘴唇，
睁大了双眼，没想到特勒马科斯说话如此大胆。
这时，安提诺奥斯，欧佩特斯之子，对大家说道：
“各位，尽管特勒马科斯出言不逊。
令我们难以接受，我们还是听从他的建议，
如果克罗诺斯之子不允许我们的计划实现，
这个小孩怎能如此口出狂言！”

听到这些，特勒马科斯没有反击。
此时，传令官正穿过了城区，带着祭献给天神的
丰盛的祭品，众多长发的阿开奥斯人正聚在一片树林中，
那是属于远射神阿波罗的圣林。

然后，人们又将牛羊肉烤熟，从叉子上取下，

平均地分成许多份，开始享用丰盛的酒宴，
奥德修斯的面前也有一份，并不比其他人少，
因为特勒马科吩咐过自己的仆人，
要他们平等地款待这个年迈的外乡人。
但目光炯炯的雅典妇想让那些求婚者，
继续行恶，这样会使埃尔特斯之子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更加义愤填膺。
众多的求婚者之中有个狂妄自大的小人，
叫克特西波斯，来自萨墨，
他仗着自己有丰富的家财，信心百倍，
也来这里向佩涅洛佩求婚。
这时，他站着了起来，对其他求婚者说道：
“各位高贵的求婚者们，请听我说，
这位外乡人已经得到了不多不少与我们相等的一份。
我想他既是特勒马科斯的朋友，
就不就应该怠慢他，任何来到这里的陌生人。
都应受到应有的礼遇，我也送给他一份厚礼，
他可以将这份礼物转赠给替他沐浴的女仆，
或者其他任何一个神一样的奥德修斯的女仆！”

说罢，他猛地从篮中抓起一只牛蹄，
朝着奥德修斯奋力掷了过去。后者嘴角
挂着轻蔑的微笑，略微一侧头，
牛蹄飞了过去，打在墙壁之上。
特勒马科斯勃然大怒，大声责骂道：
“克特西波斯，这一次算你走运！
幸亏你的牛蹄被外乡人躲过。
否则你的前胸将躲不过我锐利的长枪，
那么你的父亲就要为你的葬礼而忙忙碌碌了。
你们之中任何一个，也别想在此胡作非为，
我早已长大成人，不是什么也不想的三岁娃娃，
你们的所作所为，我心里清楚得很，
但目前，我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你们宰杀我的牛羊，吃我的面包，喝我的美酒。
只因你们人多势众，而我势单力弱。
不过，你们还是尽量少和我发生冲突，
如果你们打算用武器杀了我，那么悉听尊便，
我也希望自己不如快点死去，

免得看见你们在我的家中胡作非为。
欺凌我的客人，辱骂责打我的女仆，
使这座圣洁的宫殿蒙受耻辱！”

听罢，那些求婚者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终于，阿革拉奥斯，达尔斯托尔之子说道：
“各位朋友，刚才他说的话很有道理，
所以我们还得避免同他发生冲突吧，
不要再欺凌他的客人，辱骂责打他的女仆。
但是，对于特勒马科斯和他的母亲，
我要进几句值得考虑的忠告，
但愿我的建议他们能耐心听取。
如果你们还对奥德修斯的生存抱有希望，
希望有朝一日，他能突然回返，
那么，我们没有人会抱怨你们。
为了等待他的回归，在宫中滞留这么多时日，
因为从你们角度出发，这本来无可厚非，
但是，事情明摆着，奥德修斯已客死异乡！
所以，你应该耐心地劝说你的母亲，
让她选择一位高贵的阿开奥斯人出嫁吧，
这样这就会舒舒服服地享受偌大的家产，
而你的母亲也有了新的家庭需要操持。”

聪颖的特勒的马科斯答道：
“阿革拉奥斯，我以宙斯的和我父所受的苦难的名义发誓，
不管我父在远离故乡的地方流浪或已客死异乡。
我从来没有阻挠过我母亲的婚姻。
与之相反，我力劝她赶快选择一个合适的人选，
我还要送给她丰厚的嫁妆。
但是我不能强迫她离开这个家，
她毕竟是我的生母，如此不孝，天神会惩罚我。”

听罢，在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女神的摆布下，
那帮求婚者乐得仰天长笑，有的前仰后合，
长着大嘴，合不拢，口中含着鲜血淋漓的肉块，
下巴壳快要掉落下来！笑得泪水流出了眼眶。
笑得渴望大哭一场！
这时，神一样的特奥克吕墨若斯说道：

“可悲可怜的家伙们！你们遭到什么可怕的瘟疫？
你们的头颅、脸颊和下肢都罩在黑雾之中，
脸上挂满了泪水，一片哭嚎。
墙壁上和房柱上鲜血四溅，淋漓一片，
厅堂的和庭院在可怖的鬼魂在蜂拥，
争着奔向黑漆漆的西方的冥府。
灿烂的阳光消失，剩下的是笼罩一切的可怕的黑雾！”

听罢，那些求婚者的笑声更响。
欧律马科斯，波吕博斯之子说道：
“听听这个疯疯癫癫的外乡人说的疯话。
小伙子们！快把他赶出大门，
让他到广场上晒太阳去！他不是说这里笼罩着黑雾吗？”

神一样的特奥克吕墨诺斯答道：
“可怜的欧律马科斯，不用别人送我，
我有耳、有眼、有双腿，还有健全的大脑
和发达的智慧，我自会自己走出这里。
这里黑雾密布，死亡马上就要控制住你们！
这一定是报应，你们在奥德修斯的家中，
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作恶多端，
谋划着杀害别人的可怕的阴谋！”

说罢，他转身离开这里，前往佩赖奥斯的家中，
在那里，他会受到殷勤周到的款待。
那帮在大厅里吃喝的求婚者兴高采烈地对看着，
准备继续欺辱外乡人，以激怒特勒马科斯，
其中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这样说道：
“特勒马科斯，没有人比你更倒霉了。
你看看这两个外乡客人，一个又老又脏，
只会四处乞讨，填饱肚子，其它什么不会干，
是个地地道道的窝囊废！
而另一个呢，则故作神秘，散布无忌之谈。
如果你听取我的建议，情况可能会好一点儿，
我建议你把他们送上坚固的海船，
卖给西西里人，也许能因此发笔大财！”

他们肆无忌惮地取笑，特勒马科斯毫不理睬，

只是默默地望着奥德修斯，
盼望着他大展雄威，杀死这帮无耻之徒。

些时，谨慎而美丽的伊卡里奥斯之女佩涅洛佩，
正坐在睡房门边一所宽大舒适的椅子上，
大厅里人们的话语的一字不漏地传入耳中。
那些求婚者嘻嘻哈哈，又宰杀了许多肥壮的牛羊，
准备一顿芳香醇美的午餐。
他们将痛饮从自己的身体里流出的鲜血，
这是女神和奥德修斯对他们所犯罪行的可怕的惩罚！

第二十一卷

——射箭比赛，奥德修斯技压群雄

这时，目光炯炯的雅典娜使美丽的佩涅洛佩
谨慎的伊卡里奥斯之女决心实施自己的计划，
准备把奥德修斯留在家中的大弓和铁斧
搬到求婚者面前，让这场比赛作为屠杀的开始，
于是，她爬上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
伸出丰满洁白的双手取出一把精铸而成的钥匙，
由青铜制成，安装着象牙长柄，
在侍女的陪同下，她来到了最深处的一间库房，
那里面珍藏着奥德修斯无数的财宝，
有青铜，黄金和精制的沉重的灰铁。
那里挂着一把硕大的弯刀，旁边放着
盛满了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利箭的箭袋，
这是天神般的居住在拉克得蒙的
欧律托斯子之伊菲托斯曾给奥德修斯的礼物。
当时，在墨塞涅，他俩同时到了聪明的
奥尔提洛科斯的府第，奥德修斯去那里，
是为了收回欠债，所有的墨塞涅人都欠了债。
以前，他们曾用海船载走了伊塔卡三百只绵羊
以及放牧它们的牧羊人，现在，
伊塔卡国王和其他王公大臣派还是个孩子奥德修斯
前往收债。而伊菲托斯出行是为了
寻找丢失的十二匹健壮的母马和许多吃苦耐劳的骡子。
但万万没有想到，为了寻找它们，
伊菲托斯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后来他找到了宙斯之子，就是那个
创建丰功伟绩的豪莽的赫拉克勒斯，
但后者不顾他是来访的宾客，不顾天神的惩罚，
在自己的家中杀死了伊菲托斯，
霸占了客人找回的健壮的马匹。
在墨塞涅时，伊菲托斯
把这张弓给赠给了奥德修斯，
它曾经属于光荣的欧律托斯，
他死后，就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奥德修斯则以一把宝剑和一支长枪作为回赠。

由此，两人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
但仅此一面，两人再也无法互访，
因为不久，宙斯的凶残的儿子
杀死了欧律托斯之子。神一样的伊菲托斯。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在离家远征特洛亚时，
将弓留在家中，以纪念死去的好朋友，
虽然他在家时，时常使用这大弓。

女人中的佼佼者佩涅洛佩来到了那间库房前，
房门的门槛由橡树制成，是技艺高超的木匠
沿着笔直的墨线精心刨光而成，
然后镶上门框，安装上精工雕刻的门扇。
她松开了系住门环的绳皮索，
将钥匙插入大锁的孔眼，轻易地就打开了，
她将手一推，沉重的房门吱吱嘎嘎地打开，
声音之大，如同在野外的草原上吃草的公牛的哞叫，
巨大的门扇向内迅速开启，
佩涅洛佩登上高高的楼板，那上面，
陈列着一排排箱子，里面满是精工细做而成的衣服。
在墙上的挂钩上挂着那把大弓，
外面有一层弓套将它仔细护住，她取了下来，
随即坐下，将大弓放在腿上，泪水不断地流下，
她一边哭，一边从中取出弯弓。
等她泪水流够了，心情有所好转之后，
她便提着还未上弦的弯弓和箭袋，
箭袋中盛满了可以置人于死的利箭。
然后，她前往大厅，去见她的追求者，
在她身后，女仆们抬着个大箱子，
里面装着奥德修斯留下的铁制和铜制的武器，
一会儿，她就来到了大厅之上，
站在了高耸的房柱的旁边，
脸上罩着闪亮的方巾，
身体两边陪侍着端庄秀美的女仆。
于是，她对所有的追求者这样说道：
“各位朋友！请听我说。
自从这家的主人长期在外，不归返家园
你们就一直在这里大吃大喝，挥霍财产，
你们借口让我再嫁一个阿开奥斯人，

否则你们不会善罢甘休，离开我的家。
既然这样，那么说举行一个比赛吧，奖品是现成的。
这是奥德修斯以前在家常用的硬弓，
如果你们之中哪一位有这么大的力量和能耐，
不但装上弓弦，而且可以拉开砍弓，
箭笔直地射过十二把斧头的孔眼，
那么我就将嫁给谁，作他的妻子，
离开我丈夫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
当然，以后我还会梦中见到它。”

说罢，她就吩咐牧猪奴欧迈奥斯，
将那张硬弓和灰色的十二把大斧。
搬到求婚者面前，欧迈奥斯见到主人的大弓，
禁不住泪流满面，将它们放在那帮恶徒的面前，
放牛的菲洛提奥斯也热泪盈眶。
见此情景，安提诺奥斯大笑骂道：
“瞧你们俩！真是愚昧透顶，不识时务！
你们这样哭泣，不怕惹夫人伤心，
为了她的丈夫，她已经整日整夜地忍受痛苦！
走吧，走到一边安安静静地吃东西吧，
或者索性跑到大门外，去哭个痛快！
把弯弓就放在那里吧，
我们大家要进行一次关键的射箭比赛。
这张弓可不是那么容易上弦，在我们之中，
大概没人能和神一样的奥德修斯相比。
在我还是个傻乎乎的孩子时候，我曾见过他威仪。”

但他心中十分希望自己能顺利上弦，
并一箭射穿所有大斧的孔眼。
可是命中注定，他将第一个倒在奥德修斯箭下。
因为奥德修斯刚才还受到他的肆意侮辱，
并鼓动其他求婚者非难他。
这时，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说道：
“唉，一定是强有力的克罗诺斯之子夺走了我的心智，
当我亲爱的、聪明的母亲声称
她要嫁给一个阿开奥斯人，
离开我父的宫殿时，
我竟然能够笑出声来，

我岂不是太愚蠢吗？
罢了，就这么决定吧，名位求婚者，
奖品已是现成的，可以开比赛了。
象我母亲这样的女人，无论是在阿开奥斯，
还是在圣城皮洛斯、阿尔戈斯、迈锡尼
以及伊塔卡本土，
绝对找不出任何一个妇女能和她相媲美！
她的美名远扬，众所周知，我就不再罗嗦。
开始吧，求婚者们！大胆向前来，
不要迟疑不定，尽往后缩，让大家看看如何装上弓弦。
其实，我内心中很想当着众人的面装上弓弦，
并且能笔直地把箭射穿那一排斧孔。
这样即使我亲爱的母亲另嫁他人离开这里，
我也不至于伤心痛苦，因为我有足够的能耐
动用神一样的父亲留下来的武器！”

说罢，他迅速跳了出来。脱下紫色的衣袍，
解下身上的佩剑。首先要把斧子摆齐。
他用墨线在地上笔直地划了一道线，
然后沿着直线挖开了一条沟，又将十二斧头一个个埋下去，
露出孔眼，最后将挖出的泥土踏实。
斧子排得如此笔直，以前谁没见过。
然后，特勒马科斯在门槛边，稳稳站定，
用力引拉弓弦，
一连三次，都失败了，虽然他一心要安好，
然后一箭射穿所有的斧子的孔眼。
他不甘心，第四次尝试，快要成功时，
他看到奥德修斯向他使眼色，便停止用力，
放弃再一次的尝试，对众人说道：
“算了，我真没用，连弓弦都装不上！
也许是我还年轻，当有人向我挑衅时，
我没有足够力量反击他们保护自己。
还是你们来试一试吧，你们都比我有力量！
现在开始比赛。你们首先可以试着安弦！”

说罢，他就弯腰把那张弓放在地上，
靠着制合严密，高大坚固的大门边，
并把利箭靠着大弓放下。

然后，他走到自己的椅子旁，重新落座。
于是，欧佩特斯之子安提诺奥斯说道：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尝试。
从左至右来吧，先从倒酒人倒酒的地方开始。”

听罢他的提议，大家一致赞同。
于是先站出来了奥诺普斯之子勒奥得斯。
他们是之中的占卜人，对这里的一切恶行
十分痛恨，所以他离大家远远的。
此刻就坐在调缸边，他走到门槛边，
弯腰将弓和羽箭拾起。
他首先尝试着把弓弦安上去，
但他很少练习射箭，无法安装成功。
只好对其他的求婚者这样说道：
“名位朋友，我装不上弦，下一个试一试吧，
这样的强弓会射死许多杰出的英雄。
其实活着未必比死去好，
我们整天呆在这里，毫无希望地等待着
佩涅洛佩与一个杰出的阿开奥斯人成亲。
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没有结果，
不过，现在还是有人妄想成为她的丈夫。
如果他试一试这张强弓，他就知道该做什么了。
还有许多服饰华美的阿开奥斯姑娘等着聘娶，
而高不可攀的佩涅洛佩命中注定要嫁给，
那个聘礼最为丰厚，最为杰出的那个人！”

说罢，他就弯腰把那张大弓放在地上，
靠着制合严密，高大坚固的大门边。
并把利箭靠着大弓放下。
然后，他走到自己的椅子旁，重新落座。
这时，安提诺奥斯十分不悦，斥责他道：
“勒奥得斯！看你刚才说了些什么话！
你自己无能，安不上那根弓弦，
就胡说它会射死杰出的英雄？岂有此理！
怨只怨你那位高贵的母亲，
没有从小把你训练成一位刚强的男子汉！
我相信其他朋友会顺利地将弓弦安上的。”

说罢，他大声对牧羊的墨兰透斯说道：

“墨兰透斯，你快去厅上将火盆燃起，
并在旁边放上一把椅子和一块厚厚的羊皮垫。
再从藏室中端来一大盘牛脂，
年轻人要将弓烤热，并涂上牛脂，
这样才有把握将这张大弓拉开。”

听罢，墨兰透斯谨从不违。

立即在大厅上点燃了火盆，摆在了椅子上，
铺上了羊毛垫，并端来一大盘牛脂。
年轻的求婚者将弓烤热，
可是，依然没有人得弓弦安上。
还有安提诺奥斯和欧律马科斯未试。
他俩是众多求婚者中力量最大的两位。

这时神一样的奥德修斯的牧牛奴和忠诚的牧猪奴，
一起走了出了宫门，杰出的主人跟在他们身后，
追了出去，等他们出了大门，有了一段距离后，
奥德修斯叫住了他俩，这样说道：

“牧牛奴菲洛提奥斯，牧猪奴欧迈奥斯，
有个秘密我不知该不该和你们说，
但我的心灵驱使我一吐为快！
如果要天神的护佑下，你们的主人奥德修斯
已虽然回到家中，你们打算怎么办？
是帮助主人，还是站在求婚者的一边？
请你们说出真实的想法！”

听罢，忠诚的牧牛奴立即说道：

“天父宙斯阿！希望你让他的活成为现实。
如果真有一天神护佑我的主人回返，
那么你将见到我有力的双手和勇气！”

忠诚的迈奥斯也向天神祈祷，
希望奥德修斯能在天神的护佑下返回家园。

这时，奥德修已完全相信他们的忠心。

便对他们这样说道：

“我就是你们的主人奥德修斯，在二十年之后，

在历尽了千难万险之后，我终于回到了亲爱的故乡！
我暗中观察，发现只有你们两个最忠诚，
多次地向天神祈祷，让我重返家园。
而其他的女仆和男仆没有一个牵挂我！
我告诉你们我的打算，它一定会实现：
在天神的帮助下我惩罚了这些恶徒之后，
我要送给你们美丽的女子作妻子，
送给你们财产，让你们成为我的邻居，
我将把你们当成特勒马科斯的知心朋友和好兄弟。
你们靠着近点，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个证据，
它会消除你们的怀疑，证明我就是真正的奥德修斯！
来看吧，看这道伤疤。”

一看到那块伤疤，两位忠诚的奴仆，
立即相信了他的话，他们二人抱住
历尽千辛万苦的主人放声痛哭，
并亲吻着他的脑袋和双肩，欢迎他的回归。
主人回吻他们的脑袋和双手，
他们哭了一会儿，太阳已开始下沉，
奥德修斯便这样对他们说道：
“别哭了，当心有人出来看见你们这样，
就会告诉那些在庭院中的求婚者，
我先回去，你们再回去。注意，
要分开走，不要一起行动，以免引起怀疑！
当那个狂妄的求婚者拒绝把弓箭交给我时，
这就到了行动的时机，忠诚的欧迈奥斯，
你要拿了弓箭，勇敢地走来交给我，
然后吩咐屋子里的女仆将房门关紧，
告诉他们如果听到院子里有什么可怕的喊声，
和很大的响动，一定不能出来察看，
只管在屋里安心做家务。你呢，
忠诚的菲洛提奥斯，你要立即将大门关紧，
并用结实的牛皮将门环拴住！”

说罢，他就走进了高大华丽的宫殿，
在自己的位置上重新落座。
两个忠诚的奴仆也先后走了进来。
此时，英勇的欧律马科斯正在火盆边。

烘烤那张大弓，但是他也未能将弓弦装上。
他失望透顶，心情沮丧，
叹了一口气，对其他人说道：
“唉，真是可耻啊！不但我，还有众位？
如果求婚不成，我不会十分伤心的，
因为还有许多衣饰华美的阿开奥斯女子，
有的就在四面环海的伊塔卡，有的则在其它城市。
我感到伤心的是，这次比赛证明我们。
远远比不上奥德修斯，这是一个事实。
后人将讥笑我们连弓弦都不能顺利安上！”

听罢，欧佩特斯之子安提诺奥斯答道：
“欧律马科斯，事实不是这样，你应该明白。
因为今天是敬祭天神的欢庆的日子
所以无人能把这张大弓拉开。
你把大弓放下吧，那些大斧也先摆在那里，
没有人胆大包天，敢偷偷进入奥德修斯的府第，
将它们全部拿走。来！倒酒人！
为各位勇士把酒杯倒满，大家要虔诚地
向天神行奠酒礼，好将大弓收起。
等到明天一早，我们可以宰杀
墨兰透斯送来的最好的肥羊，
将鲜美的腿肉献祭给远射神阿波罗，
然后我们再抖擞精神进行这场比赛！”

听罢他的提议，大家一致赞同。
于是，随从们端来了净水让他们洗手，
倒酒人将众多的酒杯一一倒满。
他们虔诚地向从天神行奠酒礼。
在礼仪结束后，就端起酒杯开怀畅欢。
这时，狡猾而多智的奥德修斯开始谈话，
“各位王后的追求者们，请听我说。
是我心灵驱使我把心中的话说出来，
我请各位给我一个机会，尤其是欧律马科斯
和神一样的安提诺奥斯，刚才他说的很有道理，
建议大家暂停地比赛，让天神来作决断，
明天一早，远射神会让他宠爱的人获得光荣。
我请你们把大弓和羽箭递给我

让我也来试试我的能耐和力量，
我年轻的时候力大无穷，
不知在这么年的漂泊流浪之后，是否同以前一样。”

听罢，那些狂妄的求婚者个个恼怒万分，
真担心这个老乞丐把弓弦安上。
于是，安提诺奥斯出言阻止，斥责道：
“你这个可恶的呆头呆脑的家伙。
你得到我们的大量施舍，吃得饱饱的，
并可以和我们坐在一起，听我们谈话，
难道你还不满足吗？要知道，没有一个乞丐，
象你这样幸运，既吃饱又能听我们议论，
可能是你喝醉了酒，才这样口出狂言。
你以后可要注意节制，别整天糊里糊涂！
就象喝醉洒的马人欧律提昂
在光荣的佩里托奥斯家中干下的傻事一样！
他那次是去拜访拉皮泰人，
醉酒使他失去理智，胡作非为。
见他这样耍酒疯，在座的各位英雄，
冲了上去，把他拖到宫门外，
用锋利的青铜武器割下了他的耳鼻。
可怜的他，神魂颠倒，疯狂错乱，
在巨大的疼痛之中落荒而逃！
欧律提昂是因为醉酒而遭不幸的第一人。
从此，马人和凡人之间就结下了仇恨的死结。
所以，如果你也想安那弓弦，
就别后悔遭到巨大的灾难！
那时候，没有人会再怜悯你，
我们会把你送给残无人道的埃克托斯王！
你是安静地吃喝吧，别想出什么风头！”

而谨慎美貌的佩涅洛佩则说道：
“安提诺奥斯，这位老人来到这里，
就是我家的客人，你不应该侮辱他。
或许你以为，如果他真的将大弓安上弦，
只凭借他自己的力量和勇气，
我就跟他回家，作他的妻子，
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本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你们各位也大可不必如此担心。
还是安吃喝吧，这种事绝不会发生！”

欧律马科斯，波吕波斯之子则以为不然，说道：

“谨慎的伊卡里奥斯之女佩涅洛佩，
我们不是担心你被这个外乡人带走，
而是担心听到男人和女人们的风言风语，
那些地位卑贱的阿开奥斯人会这样嘲笑道：
‘那帮懦弱无能的小人，连弓弦都装不上去，
却来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老乞丐，
轻而易举地就将弓弦安好！’

听到这样的议论，我们将无地自容！”

听罢，谨慎的佩涅洛佩立即答道：

“欧律马科斯，象你人这些厚颜无耻地
大肆挥霍一个王者的家产，早已名誉扫地。
难道还怕因此受到众人讥讽？
这位客人从外表上看，体格健壮，仪表不凡，
声称其父也是一位地位高贵的贵族。
把大弓和利箭给他。让他试试身手！
另外，还有一事，请你们牢记在心：
如果阿波罗护佑他，让他安上弓弦，
那么我就会赠送给他一些柔和的衣服，
一杆长枪以抵御野狗和恶人的攻击，
再送给他一把宝剑，一双闪光的绳鞋，
并把他送到他喜欢去的地方。”

这时，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说道：

“我的母亲，在这个地方，没有哪个阿开奥斯人，
比我更有权利决定给不给他弓箭。
不论他们是来自多山多石的伊塔卡的本地贵族，
还是住在骏马驰骋的埃利斯周围的其它海岛，
没有人有权阻拦我作出的决定！
甚至我打算把大弓送给位外乡人，
他们也无话可说！母亲，你回房干你的事吧，
好好织布，并监督那些女仆，
这里的一切由我作主好了，

而且挥弓射箭本是男人们的事情！”

听罢儿子的话，佩涅洛佩惊异不已，
便转身回房，将他明智的劝告记在心底。
在侍女的陪同下，她回到了睡房，
想起亲爱的奥德修斯，不禁泪水横流，
直到雅典娜催她入睡，合上了她眼睑。

这时，忠诚牧猪奴欧迈奥斯
拿起了箭，向奥德修斯走去。
其他求婚者大为恼怒，其中一个呵斥道：
“该死的牧猪奴，你拿着弓箭要到哪里去？
但愿你成为你养的牧狗口中的美食，
在荒凉的野外将你撕扯吃掉！
但愿阿波罗和其他天神让它成为现实。”

听到他们的恐吓，欧迈奥斯十分害怕。
他迟疑着将弓箭放回原处。
这时，特勒马科斯则大声吩咐道：
“别听他们的，欧迈奥斯！把弓箭送给他，
如果不听从吩咐，我就要用石头掷你，
把你赶到荒凉的野外，我年轻有力！
真希望我更加强壮，更加有力，
这样我就可以同这些求婚者决斗。
把他们从我家永远地赶出去。
这些可恶的人，竟然密谋杀害我。”

听罢，那些狂妄的求婚者仰天大笑，
顿时忘掉了对特勒马科斯的仇恨。
于是，欧迈奥斯就勇敢地拿着弓箭
走到奥德修斯的身边，递给他，
然后，他又悄悄地对欧律克勒娅说道：
“心灵高尚的欧律克勒娅，少主人吩咐，
让你把房门都紧紧地关上。
如果听到院子里有什么可怕的喊声
和很大的响动，一定不能出来察看，
只管在屋里安心地做家务。”

老奶妈听从吩咐，一声不响，
只是悄悄地把全部房门紧紧关上。
而牧牛奴菲洛提奥斯则悄悄走到大门口，
将宫门锁上，并用结实的牛皮绳把门环拴牢，
做完主人吩咐这一切后，
他又悄悄地回到了庭院里，
在自己的座位前，重新落座，注视着主人。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正翻来覆去地察看大弓，
不断调试各个部位，看在他离家期间，
蛀虫有没有在里面安家。
有的求婚者看到他的动作，就对旁边的人说道：
“看来他是个射箭高手，知道如何检查弓箭。
是不是在他家中也藏了一把大弓？
瞧这个潦倒的流浪汉，这样翻来覆去地看！”

还有一个傲慢的求婚者对旁边的人说：
“我们等着瞧吧！他的命运有多么幸福，
那么，今天他就有多么大的可能安上弓弦。”

众人如此议论，奥德修斯毫不理会，
在他仔细地将各个部位检查好后。
便举起了大弓，如同一位精通乐器的行家，
用手提起精心搓成的羊肠弦线，
轻而易举地挂在了一个新的琴柱上一样，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轻松地安上弓弦。
然后他用右手指试着拨了拨弓弦，
弓弦发出响亮的声音，如同燕子的叫声，
听到这个响声，求婚者则脸色煞白，心头剧痛。
恰在这时，天空响起了宙斯掷下的炸雷，
雷声传至奥德修斯的耳朵使他心花怒放。
这是强有力的克罗诺斯之子向他显示的吉兆。
然后他从桌面上拿起一支羽箭，
而其它利箭盛在箭袋中，
过一会儿，那些阿开奥斯人就会知道它们的威力。
他将利箭搭上弦，紧紧扣住了弓弦和弓槽，
坐在椅子动也不动，瞄准眼前的目标，
毫不迟疑地射了出去，利箭笔直地穿过
所有的斧孔，从第一个到第十二个，

然后扎进了院墙。

他对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说道：

“特勒马科斯，看来我这位外乡的客人
没有给你丢脸，我不但轻易地上了弓弦，
还射穿了所有的斧孔，这说明我还有力量，
绝不象他们嘲笑的那样懦弱！
趁现在太阳还未落山，快给他们
准备丰盛的晚饭吧，吃完饭之后，
他们还要尽情地吃喝玩乐，放松心情。”

说罢，他扬了扬眉毛，聪颖的奥德修斯之子
特勒马科斯立即肩背长剑，
手握锋利的长枪，站在了奥德修斯的身旁，
青铜制成的枪头闪射出可怕的光芒。

第二十二卷

——大快人心，奥德修斯屠杀恶徒

此时，卓越多智的奥德修斯脱下了破旧的外套，
跳到石砌的门槛上，手握着大弓和箭袋，
箭袋之中盛满了利箭，他全都倒了出来，
放在自己的脚边，然后对求婚者说道：
“看来，这场至关重要的比赛终于有了结果，
现在我要用箭射一个别人还未曾射过的靶子。
愿远射神阿波罗赐给我无上的光荣。”

说罢，他用箭头对准了安提诺奥斯，
后者正端着黄金铸就的精美无比的酒杯，
用双手捏住双耳，准备痛痛快快地喝下去，
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正处在死亡的边沿。
哪个人会想到在欢乐的酒席之上，
某个大胆狂徒敢明目张胆地用箭射自己，
给自己带来悲惨的命运和浓黑的死亡？
奥德修斯毫不迟疑一拉弓弦，
利箭笔直地射入了安提诺奥斯的咽喉，
他一声未吭，脑袋歪向一边，登时毙命，
酒杯从手中滑落，鼻孔中流出汨汨的黑血，
他的脚无意识地一蹬，
蹬翻了餐食，桌上的食品如面包、烤肉，
全都滚落在地上，沾满了血污和泥尘。
见到突如其来的灾祸，求婚者大惊失色，
乱成一团。他们跳了起来，到院了里去寻找武器，
可是只看到光秃秃的墙壁，
既没有长枪，也没有坚实的盾牌。
他们满腔愤怒，破口大骂道：
“可恶的外乡人！你竟然在比赛时暗箭伤人，
以后你不会再参加任何比赛了！你必死无疑！
刚才被你射死的是伊塔卡的贵埃青年中
最为杰出的一个！愿凶猛的秃鹰将你吃掉！”

求婚者纷纷指责奥德修斯。哪里想到，
这只是屠杀的开始，还以为奥德修斯

是在无意之中将安提诺奥斯射死。

卓越的奥德修斯愤怒地说道：

“你们这群可耻的家伙，以为我不能从遥远的特洛亚回来，大肆挥霍我的财产，勾搭我宫中的女仆。我还活在人间，就到我家向我妻子求婚并死搅蛮缠，不怕触怒天神，也不怕后人耻笑！现在，我奥德修斯回来了！决心让你们一个个都下冥府！”

听罢，那些求婚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个个东张西望，看哪个地方可以藏身。

只有欧律马科斯敢开口说话：

“如果你真是奥德修斯，确实我们犯下了极大的罪行，在你的家中蛮横无礼，胡作非为，可是罪魁祸首就是安提诺奥斯，刚才已被你一箭射死！是他怂恿我们这样做，因为他有险恶的野心，想当地域广大的伊塔卡的王，同时设下埋伏，要将你的儿子杀死。好在至高无上的宙斯没有让他得逞。他不象其他人专为求婚而来，他实在该死！但我们这些人有罪但不至于死去。请宽恕我们！我们会献上自己的赔偿，用地产的收入来偿还在你家中的吃喝，每个人可以拿出二十头壮牛，还有青铜和黄金，只要你平息你的怒火，将我们放过，而现在，我们不敢责怪你如此愤怒。”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恶狠狠地盯着他，说道：

“欧律马科斯，即便你献给我你父亲的全部财产，再从其它地方筹集一笔相多大的财富，也不能换回你的一条狗命。我要你们一个个死去，以赔偿我的损失。现在你们选择吧，是和我决斗，还是逃跑，妄图躲过我利箭的追逐？看来，你们一个也甭想逃出我的手心！”

听罢，求婚者们一个心里冰凉，双腿酥软，

欧律马科斯则对他们说道：

“各位求婚者，既然他不肯放过我们，
执意要用那张大弓和利箭
在门槛那边把我们一个个致于死地。
那么还等什么呢？为了自己的生存，
鼓起勇气，抽出佩剑，和他决一死战吧！
把桌面当盾牌，挡住他射来的利箭，
一起冲过去，逼他离开门槛，
我们或许能冲出去，冲到大街求援，
那么刚才那一箭是他最后一次的射杀！”

说罢，他抽出了青铜制成的佩剑，
大喝一声，向奥德修斯扑了上去。
卓越的奥德修斯毫不退让，一拉弓弦，
射出利箭，正中他的前胸，乳头旁边，
锋利的箭就扎入了肝脏，他手一松，
佩剑滚落在地，整个身体冲向一张桌子，
把桌上的酒杯、面包、烤肉全都扫落，
然后，他一头栽倒在地，趴在那里，
双腿无意识地一蹬，踢中了身后的椅子，
在椅子的摇颤之中，他的灵魂飞离了身体。

安菲诺摩斯手中握着锋利的佩剑，
扑向大门，心中还以为奥德修斯能放他跑掉，
可是，他没有防范特勒马科斯，
后者在身后，迅速地将枪尖插入他的躯体，
从后心进去，穿过身体，从胸前出来。
他向前仆倒在地，额头砸在地面上，
特勒马科斯让长枪插在安菲诺摩斯身上，
不动手拔它，担心敌人乘机上来将自己伤害。
他后退几步，然后跑到父亲身边，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奥德修斯说道：
“亲爱的父亲，我到库房为你取来
一面坚实的大盾，两支锋利长枪，
和一个你戴上的正合适的铜质头盔。
我自己也要全副武装，还要给
牧猪奴和牧牛奴取来铠甲。
有铠甲和武器，我们才能更好地战斗！”

听罢，卓越的奥德修斯说道：

“我的孩子，快去快回，我暂时用利箭挡住进攻
时间长，他们或许会把我逼开，逃出大门！”

听罢，特勒马科斯谨从不违，
迅速冲向库房，里面堆放着锐利的武器。
他挑送了四面大盾，八支长枪，
外加四个有鬃饰的坚固的头盔，
又迅速地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在奥德修斯的掩护下，
他和另外两个忠诚的奴仆迅速全身披挂，
手中握起得心应手的兵器。
当奥德修斯身边还有足够的利箭时，
他总是镇定地瞄准一个又一个的求婚者，
拉弦射箭，目标总是准确无误地应声倒下。
等他把所有的箭都射完以后，
他就将大弓放下，靠在高大坚固的墙内侧
的厅上的门柱边，然后把饰有颤动鬃毛的头盔
戴在头上，将坚实的四层的大盾提在身前，
全身上下，披挂严整，放射出使人
不寒而栗的阵阵杀气！最后，
奥德修斯抓起了双枪，枪杆上顶着闪亮的铜尖。

在高耸坚固的院墙上有一个小侧门，
通过它便可以逃出宫殿。
装着制合严密的门扇，和大厅的门槛相对。
奥德修斯早已派欧迈奥斯守在那里，
避免恶徒从仅有的出口逃走。
这时，阿革拉奥斯想起了它，说道：
“各位朋友，这是还有一个侧门，
我们可以从那里冲出去，向市民求援！”

但放牧羊群的墨兰透斯却答道：
“光荣的阿革拉奥斯，此事恐怕不会成功。
侧门距离大门太近，不易通过，
而且只有一个门口，有一个人把守就难冲去。
但是别灰心，我去库房给你们搬来兵器，

那里奥德修斯和他儿子通常放兵器地方。
你们可全副武装，同他们拼杀到底！”

说罢，出卖主人的墨兰提透斯便冲进库房，
为那些可耻的求婚者搬取兵器，
他首先搬出了十二面大盾，二十支长枪
和十二个饰有马鬃的坚固的头盔，
迅速回到院中，把装备送给他人。
看到敌人穿上铠甲，手握长枪，
奥德修斯心中一沉，双腿发软，
知道接下来的将是一场恶战。
他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儿子说道：
“特勒马科斯，看来不是放荡的女仆，
就是可恶的墨兰透斯，向我们挑起恶战！”

听罢，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答道：
“亲爱的父亲，这是我的错误，不怪他人，
是我没有把堆放武器而库房的大门
仔细锁好，看来，他们的内应倒蛮聪明。
欧迈奥斯，你去库房察看，
看是哪个女仆，勾结敌人，将我们出卖！
我怀疑是多利奥斯之子墨兰透斯搞的鬼！”

正在他们商量该怎么办的时候，
可耻的叛徒墨兰透斯第二次偷入库房，
盗取武器，正被欧迈奥斯看在眼里。
于是，忠诚的牧猪奴对主人说道：
“足智多谋的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
我们怀疑的那个内奸又去库房搬运武器，
告诉我该怎么办。如果我能制服他，
是将他杀了，还是押到你跟前？
他在你的家中横行霸道，做下无数恶事，
理所当然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卓越的主人对他说道：
“在这里，有我和特勒马科斯，
完全可以对付得了这些负隅顽抗的恶徒，
你和牧牛奴一起到库房那边，

抓住那个坏蛋，扳押他的双手和双脚，
扔进库房，在他的脊背绑上一块木板，
用绳索牢牢地捆住，然后吊到房梁上，
让他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

听罢，牧猪奴和牧牛奴转身离去，
潜到库房里，悄悄地，不惊动墨兰透斯。
而后者正专心致志地挑选兵器，
没有想到另外两个奴仆隐在房柱后。
牧羊的内奸找到一个精工制作的头盔，
一个沾满了铜锈的古旧的大盾，
这是年轻的拉埃尔特斯的常用之物，
现在已弃置不用，盾面边沿的线绳已经脱落。
他刚迈出门槛，另外两人就扑了上去，
揪住他的头发，拖进库房，扔在地上，
然后不管他如何痛苦，用粗硬的绳索，
牢牢地从后面把手脚绑紧，
遵照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的吩咐，
再用一条长绳子将他拴紧，拉着绳子，
把他吊上高高的房梁，在高空荡来荡去。
忠诚的牧猪奴欧迈奥斯对他说道：
“可耻的墨兰透斯！这下子你可舒服了。
躺在柔软的床上，悬在半空彻夜守望，
你会第一个迎接从俄开阿诺斯长河
升起的黎明女神，而在以前，
你总是赶着上好的肥羊，
供那帮恶徒大吃大嚼！”

说罢，他们离开库房，让那个墨兰透奥斯
在梁木下忍受痛苦。他们全身披挂。
将库房的大门锁好，又回到奥德修斯身边。
庭院之中正战得激烈，奥德修斯父子守住门槛，
人多势众的求婚者凶猛地往上扑。
这时，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女神化身为门托尔，
并摹仿他的声音前来拜访。
一见到他来，奥德修斯心中高兴，说道：
快来帮忙，亲爱的门托尔！我们是好友，
我曾给你不少帮助，并且同龄，从小一起长大！”

虽然这样说，但心中相信那就是雅典娜。
而对面的求婚者也朝他大喊大叫。
阿革拉奥斯，达马斯托尔之子这样说道：
“门托尔，千万别听奥德修斯的花言巧语，
为他卖命来对抗我们这么多人。
我相信，下面的事一定会成为现实：
如果我们将奥德修斯父子杀死，
那你也别想活命，如果你听他的话，
帮助他们，你要以你的生命作为代价，
而且，在把你们全部消灭掉之后，
就占有奥德修斯和你的全部财产，
包括那些散布在其他城市财富；
另外，把你的儿子们从这里赶出去，
你的妻子和女儿们也不允许居住在伊塔卡！”

听罢，女神雅典娜勃然大怒，
用愤激的语调斥责奥德修斯道：
“奥德修斯，你的神勇都到哪儿去了？
当年，为了抢回白臂的海伦，
在特洛亚艰苦卓绝地拼杀了十年，
将无数的敌人杀死，送入冥府，
还运用智谋最终捣毁了普里阿摩斯的都城。
可为什么，在你返回家乡，面对你的财富，
你反而如此软弱，不能将他们制服？
来！站在我身边，看看我是怎样勇敢地作战！
看看阿尔基摩斯之子门托尔如何通过
舍命拼战来报答以前你对我的深情厚意！”

说罢，她却并不想让奥德修斯父子
轻易地获得胜利的光荣，还想继续
激发他们两人的力量和勇气！
她纵身一跃跳上厅上的横梁上，
转身一变，幻化为一只燕子，蹲在那里。

这时，达马斯托尔之子阿革拉奥斯、欧律诺摩斯、
安菲墨冬，得摩普托勒摩斯，佩珊德罗斯，
以及见多识广的波吕波斯怂恿求婚人奋力拼战，

在所有还活着的仍坚持战斗的求婚者中，
这些人是卓越超众的几位勇士。
已经不少人死在奥德修斯的利箭之下了。

阿革拉奥斯大声地说道：

“看来，这个家伙一会儿就再也挥动不了他有力的臂膀，
门托尔在说一堆大话之后，已经逃掉了，
现在只有他们四个守在门口。
大家不要乱掷长枪，让我们六个人先掷，
希望至高无上的克罗诺斯之子赐予荣誉，
将这个奥德修斯一枪刺死！只要他一死，
我们就胜利在握，因为其他几个容易对付。”

听罢，他和另外五个求婚者便投出了长枪，
但目光炯炯的雅典娜使他们的努力一无所获。
一支有力的长枪扎入了高耸的房柱，
一支击在了制合严密的门扇上，
另外一支的锐利的铜尖穿入墙壁。
历尽艰险的奥德修斯将长枪闪开，
然后对自己的儿子和奴仆说道：
“亲爱的朋友们，该轮到我們报复了。
一定要杀死他们！作恶多端还不够，
刚才竟然试图杀死我们！真是旧仇添上新恨！”

听罢，大家纷纷用力掷出手中的长枪。
奥德修斯击中了得摩普托勒摩斯，
特勒马科斯击中了欧律阿德斯，
欧迈奥斯击中埃拉托斯，菲洛提奥斯击中佩珊德罗斯。
这四个不幸的人纷纷倒下，嘴巴啃着地板。
见此情景，其他求婚者吓得后退不迭，
奥德修斯几人迅速上前拔回长枪。

接着，求婚者又掷出了锐利的铜枪，
但目光炯炯的雅典娜使他们的努力一无所获。
一支有力的长枪扎入了高耸的房柱，
一支击在了制合严密的门扇上，
安菲墨冬掷出的枪头擦着，
特勒马科斯的手臂飞过，后者受了轻伤。
克特西波斯的长枪则沿着欧迈奥斯的盾牌上沿，

从肩上呼啸而过，掉落在身后。
然后，足智多谋、身经百战的奥德修斯
和三个帮手又向敌人投出了长枪。
卓越的奥德修斯击中了欧律达马斯，
特勒马科斯击中安菲墨冬，欧迈奥斯
击中波吕波斯，菲洛提奥斯击中了克特西波斯。
见克特西波斯死在自己枪下，牧牛奴不禁说道：
“哈！波吕特尔塞斯之子，喜欢侮辱别人的家伙，
看来你再也无法张开你那可怕的大嘴了，
永生的天神收回了赐予你的权利，
这是我赠给的礼物，用以回报，
你以前曾扔给奥德修斯的那只牛蹄。”

话音刚落，卓越的奥德修斯又杀死了达马斯托尔之子，
特勒马科斯杀死了欧埃诺尔之子勒奥克里托斯，
呼啸的铜尖是从他的肚子上穿进去的，
他向前仆倒，额头砸在地面上，
这时，好战的女神雅典娜站在高高的房顶上，
摇动着那面可怕的、闪光的埃吉斯。
见此情景，求婚者大惊失色，
一个个四处奔逃，躲避死神的追逐。
如同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白天变长之时，
牛虻大量繁殖，将成群的壮牛咬得
四处奔逃！
又如同一群凶猛有利爪的秃鹰
从高空俯冲而下，去猎捕软弱无能的小鸟。
可怜的小鸟为了生命，仓皇向高空的云层中飞去，
无奈，面对强大凶残的秃鹰，
它们无力逃脱，也无处可藏，只能成为它们的口中美食。
奥德修斯和帮手们如同秃鹰，四处追杀
仓皇的求婚者，追上一个杀一个，到处是惨叫声，
到处是汨汨流出的黑血和破碎的头颅。

这时，勒奥得斯冲到奥德修斯面前，
抱住他的双脚，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苦苦哀求：
“尊敬的奥德修斯，可怜可怜我，饶我一命吧。
请相信我，在你的家中，我从未
向你的女仆说过一句粗话，也没做别的坏事！”

我还经常劝他们不要如此横行霸道，
可他们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仍然为非作歹。
他们落得这样的下场，也是自作自受，
我是他们的中间善良的占卜师，
如果我也死了，那就是天大的冤枉！”

卓越的奥德修斯恶狠狠地盯着他，说道：
“如果你真是占卜师，
那么你一定每天都向天神虔诚地祈祷，
希望我永远不要回到伊塔卡！
并且祈祷你能娶到我的妻子，生一堆孩子！
所以，为了你罪恶的念头，你去死吧！”

说罢，他从地上捡起一把利剑，
那是阿革拉奥斯死时丢下的，
奥德修斯抡起宝剑，用力砍下去，破断了他的脖子，
脑袋滚出老远，嘴巴却在一张一合。

只有歌手费弥奥斯，特尔佩斯之子逃得一命，
他是被迫而来，为求婚者演唱的。
当时，他抱着竖琴站在侧门旁，
心中在激烈地权衡着“
是逃跑，跑到拉埃尔特斯父子为宙斯而建的，
并经常献上无数丰盛祭品的祭坛上坐着，
还是，冲到奥德修斯的跟前，苦苦哀求。
终于，他觉得是后一个办法可行，
抱住奥德修斯的双腿，苦苦哀求。
于是，他迅速将竖琴放在侧门和椅子之间，
冲了上去，跑在奥德修斯身前，
抱住他的双腿，用长着翅膀的语言恳求道：
“奥德修斯，可怜可怜我，饶我一命吧。
我是受天神的护佑为凡人唱歌的歌手，
如果今天你将我杀死，日后你会后悔的！
在歌唱方面，我无师自通，
因为万能的天神赐予我音乐天赋，
赐予我一副嘹亮的嗓子，请不要杀死我，
我可以在你面前歌唱，犹如你是永生的天神！
你心爱的儿子特勒马科斯可以为我证，

他会告诉你我不是自愿到这里
为那些可耻的求婚者服务，而是他们
强迫我在此吹拉弹唱，他们人多势众，
我孤身一个人难以拒绝。”

他的恳求传到了特勒马科斯耳中，
后者走了过来，对父亲说道：
“亲爱的父亲，不要杀他，他说的没错。
还有传令官墨冬，也饶他一命，
从我小时候起，他就细心照料我，
希望牧猪奴和牧牛奴没有杀死他，
更希望在门口，他没有挨上你的枪尖！”

传令官墨冬将此番话语听了个一消二楚，
当时他正躲在宽椅底下，身上盖了一块
生牛皮，借以躲避浓黑的死亡
他立即掀掉掩护，从椅子下站起来，
冲到少主人跟前，抱住双腿，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苦苦哀求道：
“我还没死，特勒马科斯，求你饶恕我，
并劝说你的父亲别杀了我，
他对那帮求婚者怒不可遏，
那些人不但大肆挥霍，而且小看于你！”

听罢，奥德修斯在一旁笑道说：
“我不会杀你的，我的儿子已为你求情，
你要记住他的恩德，向别人广为传颂，
记住，做善事总比恶事要强。
现在，你和歌人先离开这里，
走出宫门，呆在外面，我们几个
要在这里继续干我们的事情。”

听罢，两人赶紧走出宫门，
坐到了为宙斯而建的祭坛边。
但还四处张望，提心吊胆，担心被杀。

奥德修斯则在宫内仔细巡视，
看有没有活人躲过了他的屠杀。

实际上，所有的求婚者都结束了生命，
倒在地上，流着黑血，如同海边的渔民，
用严密的鱼网打捞上一群海鱼，
拖到海滩来，网中的鱼儿争着圆眼，
望着大海，无奈地被阳光烤死在沙地之上，
可怜的、曾经横极一时的求婚者如同死鱼，
互相杂置着倒在一起，毫无生息。

卓越的奥德修斯对儿子说道：

“特勒马科斯，去把欧律克勒娅找来，
我有要紧的话要问她。”

听罢，特勒马科斯谨从不违，
立即走进屋里，对欧律克勒娅说道：

“亲爱的奶妈，快快跟我来，
你是我们家中管理地众女仆的管家，
我父亲找你，要向你询问要紧的事情。”

听罢，老奶妈一声不吭，跟在少主人身后，
两人迈出了温暖舒适的房间的大门，
走到庭院里，她一眼就看到
站在尸首和血泊之中的奥德修斯，
后者浑身上下一血红，就如同一只猛狮，
刚刚从大餐一顿的牛棚走出来，
前胸和双颊上，沾满了鲜血。

奥德修斯的样子让人见了胆战心寒，
但是等老奶妈看到求婚者都死在地上后，
她一下子明白了，准备为胜利而高声欢呼。

但足智多谋的奥德修的及时拉住了她，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她说道：

“亲爱的奶妈，我知道你十分高兴，
但不要在死去的人面前手舞足蹈，
至高无上的天神终于让他们遭灭顶之灾，
这些人蔑视神灵，无法无天，
欺压其他的凡人，凌辱来此地作家客的外乡人，
落得这样的下场，是他们罪有应得。
亲爱的妈妈，请你告诉我，
在我久别不归的日子里，有哪些女仆们忠心耿耿，
还有哪些女仆，放荡不羁，性命该绝？”

心地善良的欧律克勒娅说道：

“亲爱的孩子，请让我把实情告知。
在宫中服务的共有五十名女仆，
我们教育她们如何做女工，
怎样梳理羊毛，做好本份的工作。
在你走后，有十二个女仆淫荡不羁，
不把佩涅洛佩和我放在眼中。
特勒马科斯还未完全成人，
所以女主人不让他管理女仆的事务，
现在，就让我上楼走进你妻子的睡房，
叫醒她，告诉你已归来，是某位天神让她沉入睡眠。”

听罢，卓越的奥德修斯说道：

“这个先不着急，亲爱的奶妈，
你先把那十二个可耻的女仆们叫到这里来。”

欧律克勒娅谨遵不违，

回到房里，将女仆带到庭院里。
奥德修斯又对自己的儿子，两个忠诚的奴仆，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吩咐道：
“让这些可耻的女仆把尸体搬走，
再用海绵沾着清水将大厅的地面
和桌椅清洗干净。等把厅堂
收拾得干干净净之后，
你们把她们赶到那座圆顶屋和院墙之间，
挥动锋利的长剑她们一个个杀死，
一个也不要留，让她们忘却床上的欢爱！
可耻的女人，竟和那帮求婚者勾搭在一起！”

说着，那十二个女仆互相推搡着下走了出来
尖声哭叫着，泪水哗哗地流下。

首先，她们把众多的尸体抬到门廊下，
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摞压着一个，
由卓越的奥德修斯亲自监督，
接着用海绵沾着清水，
将大厅的桌椅擦得干干净净。
而这时，特勒马科斯和两个忠诚的奴仆，

用尖锐的铁锹将地上的血污铲起，
让女仆扫清，扔到外面去，
等到她们做完了这所有的一切，
他们就赶着这些可耻的女仆，
走到圆顶屋和院墙之间的空处，
让她们一个也逃不出去。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说道：

“我要让这些可耻的女仆全都痛苦地死去，
往日里她们飞横拔扈，口吐脏言，
大肆污辱我的母亲和我，
还和那帮可耻的求婚者勾搭在一起！”

说罢，他取出一根海船上常用的结实的缆绳，
一头系在高耳的房柱上，一头系在圆屋顶上，
让那些女仆都吊了上去，脚尖离开了地面
就象是一群翅膀修美的鸦鸟或者野鸽，
本来要栖在树上好好休息，
不料却陷入了密不可透的巨大的捕鸟网。
女仆们就这样吊成一排，缆绳勒在
柔嫩的脖子上了，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只过了一会儿，她们的腿就停止了挣扎。

接着，他们又从库房中解下了墨兰透斯，
毫不留情地用利剑割去了他的耳鼻，
并割下他的生殖器，扔给野狗吃，
还满含仇恨地剁下他的四肢。

最后，他们将手脚洗净，回到了大堂，
心情舒服地回到了奥德修斯的身边。

奥德修斯对欧律克勒娅说道：

“亲爱的奶妈，去拿来一些去污用的琉璃，
放在火盆内焚烧，去去大堂中的邪气。
再把佩涅洛佩叫来，让侍女陪着她，
还叫来家中其他忠诚的女仆。”

心地善良的欧律克勒娅答道：

“亲爱的孩子，你说得一点儿也不错，
不过，我还是先给你送来华美的衣之和袍吧，
你不能在厅堂上如此衣衫褴褛，

别人见到，会为此责怪我们的。”

但卓越的奥德修斯坚持道：

“不，你还是将琉璜焚烧在火盆中。”

听罢，欧律克勒娅只得遵从，取来去污琉璜，点燃在大盆中，将宫内大厅和院子熏得干干净净。

然后，欧律克勒娅穿过大堂，
将其他的忠诚的女仆召唤出来。
那些女仆拿着火把，走出房间，
看到主人回来，高兴地围了上去，
不断地亲吻他的脑袋和双肩，
拉住他有力的大手，个个不胜欢喜。
奥德修斯又悲又喜，认出了每一个仆人。

第二十三卷

——夫妻相认，互诉苦难经历

听罢，欧律克勒娅兴高采烈地踏上楼梯，
好心情使她忘却了自己的年纪，脚步轻松，
飞快地来到佩涅洛佩的睡房，
站在女主人床边，对她说道：

“快醒醒，佩涅洛佩，我亲爱的孩子，
快下楼去见你的夫君，你日夜想念他！
亲爱的奥德修斯已回到了久别的家园，
并将那群在此大肆叨扰的求婚者，
杀了一个尸横遍地，一个不剩！”

谨慎的佩涅洛佩回答道：

“亲爱的奶妈，一定是天神夺走了你的心智，
万能的他们既可以使愚蠢的人变得聪明，
也可以使一个聪明的人变得愚蠢。
现在，你就变成了一个糊涂的老太太。
我如此痛苦，你还有心打趣我，
让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好久没有睡得这么安稳了，感谢天神！
自从奥德修斯离家远征那个可怕的特洛亚，
我就从来没有好好地睡过觉。
下去吧，离开这里回到你自己的房间，
如果是其他的女仆大胆地说这样话，
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不会饶了她，
一定把我的恼恨泄出来！而你，
你已经年迈，我不会对你怎样。”

但心地善良的欧律克勒娅依然坚持道：

“佩涅洛佩，是真的，我可不敢打趣你！
你日夜思念的夫君真的已回到家园！
他就是那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
原来你的儿子早知道他就是奥德修斯，
他向大家保守了这个秘密，
只是为了顺利地铲除那帮恶徒！”

听罢，佩涅洛佩高兴地跃而起，
搂住老奶妈，双眼泪流，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她说道：
“亲爱的奶妈，你快点告诉我，
如果奥德修斯真的回返家中，
他是怎样一个个地铲除那些求婚者，
要知道他们人多势众，而他只有一个人！”

心地善良的老奶妈这样答道：
“我什么也没看见，也没问别人，
但我听到了外面的惨叫声，各个房门
都紧紧地关闭着，我们躲在角落里心惊胆战。
后来，特勒马科斯叫我出去，来到院子里，
我就看到在遍地的尸首和鲜血中间
站着你亲爱的丈夫奥德修斯。
他全身上下溅满鲜血，
如同一只刚刚吞食猎物的猛狮。
现在，所有的尸体都堆在门廊下，
盆中燃着琉璃以熏净宫中的邪气。
我是奉奥德修斯的命令请你下楼。
亲爱的孩子，快下楼见他们。
你们夫妻俩真是苦尽甘来，
你终于将他盼回了家，
他也重返家园与妻子儿子相会！
而那些在家中肆无忌惮的求婚者，
也已遭到了应受的严厉惩罚！”

然而，谨慎的佩涅洛佩却这样说道：
“亲爱的奶妈，不要高兴得太早，
如果真的奥德修斯重返家园，
我们全家该是多么地欣喜若狂，
尤其是我和特勒马科斯，他是我们亲生的儿子！
但你的消息可能有假，一定是某位天神
震怒于地那些求婚者的肆意妄为和不敬，
就降下来将他们杀死！这此恶徒，
不尊重其他凡人，凌辱到此地来的外乡客人，
这样的下场是他们罪有应得，而奥德修斯
早已客死他乡，怎能回返亲爱的家园？”

老奶妈欧律克勒娅责备道：

“我亲爱的孩子！看你说的什么话，
奥德修斯就坐在堂上，
而你却相信他已客死异乡！你太过谨慎。
我告诉你他身上有一个天可辩驳的证据，
就是那块当年被野猪咬伤留下的伤疤。
我给他洗脚时就认出了他。
可他阻止我把真情告诉你，
因为把正盘算着复仇计划，要我保守秘密。
我以自己的生命发誓，他真的回来了。
我若骗你，你可任意将我杀死！”

谨慎的佩涅洛佩说道：

“亲爱的老奶妈，尽管你见多识广，
也无法阻止永生的天神的各种计划。
不过，我下去吧，到我儿子那里，
见见那些死掉的求婚者和杀死他们的那位客人。”

然后她走下楼梯，心中盘算，
是远离着丈夫，开口发问，
还是热烈地扑上前去，拥抱亲吻。
这时，她已跨过门槛，走到了大堂上，
坐在火光照亮的墙壁旁，
对面的房柱边坐着奥德修斯。
后者正垂着双目，看他的妻子到来后，
怎样向他开口说话，
佩涅洛佩坐在那里，疑目注视，
久久不能判断，不知他是否是自己的丈夫。
也许是他的破衣衫使她无法认出。
而特勒马科斯却十分不满，对母亲说：
“我的母亲，你真是铁石心肠的女人！
父亲就在这里，你为何坐得远远地，
不上前相认？你可以坐近些，
仔细将他盘问。没有一个人比你心肠还硬，
自己的丈夫历尽千难万险，
离别二十年后重新返回故乡，
而你却不理不睬，心肠比石头还硬！”

听到儿子的指责，谨慎的佩涅洛佩说道：
“我亲爱的儿子，猛然听到他回返的消息，
我心中不安，难下判断，既不敢起正视他，
也不敢开口盘问。如果他真是奥德修斯，
在离家二十年后，重返故乡，
我们自有很好的方式相认。
有一个标记，只有我俩知道，别人全不知情。”

听罢，历尽千辛万苦的奥德修斯笑了笑，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自己的儿子说道：
“特勒马科斯，只管让你母亲
在宫中仔细地审察我吧，不久，她就会一清二楚。
而我现在身上破衣烂衫，脏兮兮的，
她可能轻视我，怀疑我不是奥德修斯，
另外，我们要想个好办法，如何处理剩下的问题。
要知道，无论是谁，在本地杀死一个人，
既使死去的人只有为数极少的亲朋友可为之报仇，
那个杀人的人也被迫离开家乡，四处流浪，
何况我们屠杀的是伊塔卡城中最杰出的年青人！
所以，我的儿子，你要仔细考虑，看如何解决。”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这样回答道：
“我的父亲，这件事还需要你自己来斟酌。
人们都说你充满智慧，善用谋略，
人间的凡人中无人能与你相比，
我保证，无论你到哪里，我们会跟随身后，
我们精神抖擞，不缺少勇气和力量！”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答道：
“好，那么就按我说的去办，这样做最合适：
你们都去沐浴，穿上新衣，
吩咐宫中的女仆也都穿上美丽的长袍，
让技艺高超的歌手，弹起竖琴伴奏，
大家跳起欢快的舞蹈，
欢乐声传了出去，行人或住在附近的居民
就会以为宫中正举行婚礼。
千万不能让求婚者全部死去的消息

泄露出去，直到我们到达田庄，
那里长着繁茂的树木，到那里，我们再重新商议，
看永生的天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听罢，大家遵令而去，
首先，他们沐浴，之后穿上新衣衫，
接着吩咐侍女们穿上美丽的长袍，打扮得漂漂亮亮。
让技艺高超的歌手弹起竖琴伴奏。
大家心情激动，跳起欢快的舞蹈，
整个宫殿笼罩在一派热闹的气氛之中。
大厅中，男人和束腰秀美的女人成双成对地起舞，
声音传到宫外的人们的耳朵中，他们这样说道：
“哈！终于有人娶了尊贵的王后！
这个女人真心狠，终于不等自己的丈夫回来，
就嫁给他人，抛弃了看守家宅的责任！”

就这样，奥德修斯将其他市民蒙在鼓里。
此时，王宫中忠诚的女仆欧律诺墨，
正仔细奥德修斯沐浴，并抹上光滑的橄榄油，
然后穿上柔软的衣衫，披上华丽的衣袍。
雅典娜又将光环罩在他头上，
使他比往常更显得威武高大，
鬓角垂下一绺头发，卷曲着，如风信子花朵，
好象是一位学自于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的艺人，
在一件银质器物上均匀地渡上一层黄金，
成为一件美妙绝伦的佳作。
奥德修斯的双肩和脑袋上也闪着金色的光辉。
沐浴后的他，如一位永生的天神，神采奕奕。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前，重新落座，
面对着自己的妻子，对她说道：
“你真奇怪！如此残忍，一定是居住在奥林卑斯山上的
天神给你了这么一副铁石心肠！
在所有的女人中，没有人比你更心狠的了，
自己的丈夫离家二十年，历经千难万险，
才得以返回自己的家园，而你却不冷不热！
亲爱的奶妈，你在这里为铺床，
我要一个人安眠，这个冷静的女人真不可捉摸！”

谨慎的佩涅洛佩这样答道：

“你才是奇怪的人！我不是一个残忍的人，
我也有没十分惊讶，我很清楚地记得
我的丈夫离家远征特洛亚时的形貌。
亲爱的奶妈，听从他的吩咐，
就在睡房的外头为他准备一个床铺，
把那张大大的婚床搬出来，
铺上厚褥子、柔软的羊毛被和温暖的毛毯！”

佩涅洛佩的这番话语实际上是试探他，
但奥德修斯毫不知底细，愤怒地喊道：

“尊贵的夫人！你刚才的话语刺痛了我的心，
谁人有那个本事，将婚床移动，
除非是天神降临，才能轻而易举地
将它搬移，任何一个凡人，即使他年轻力壮，
也无法挪动一分一毫，因为有一个坚固的机关，
隐藏在我自己动手制作的婚床上。
以前，在庭院里有一株枝叶繁茂，
树干极为粗壮的橄榄树，
我盖睡房时，将它盖在了房内，
用光滑的大石砌起房壁，又在上盖好屋顶，
然后安上制合严密的牢固的的门扇。
在房内，我砍掉了橄榄树上多余的繁枝长叶，
只留下树干，并仔细切割修整，
沿着笔直的墨线用铜斧破削，
将它做成一个漂亮的床柱，并在上面打上孔眼。
从这棵树开始，我做好了我的睡床，
用结实的牛皮在四周束紧，
并镶嵌上了大量珍贵的金银和柔和的象牙，
这就是我的睡床的秘密所在。
尊贵的夫人，请告诉我，
那张床依然纹丝不动，
还是被人而破断了那根床柱，挪动了地方？”

听罢，佩涅洛佩的心快要跳出来，
他确实是奥德修斯，准确无误地说出了睡床的秘密
顿时，她热泪盈眶，扑了上去，
双手紧紧住丈夫的脖子，亲吻着他的脸颊说道：

“亲爱的夫君，请你不要生气，
我知道你最善解人意。我们之所以
遭受离别的痛苦，是因为我们的幸福生活，
引起了天神的嫉妒，不让我们一直快活地活到老年
不要怪我，不要责备我的冷淡，
刚才初次见面，没有将你热烈地拥吻。
你知道，我一直十分谨慎小心，
总担心别人花言巧语地将我蒙骗。
现在用这种方法谋取利益的恶徒很多，
就象宙斯之女，阿尔戈斯的海伦，
如果她预料到阿开奥斯人会为她血战特洛亚，
并把她带回自己的家乡，
那她绝对不会听信那个外邦人的花言巧语，
并不知羞耻地和他同床共寝！
是万能的天神使她
做出可耻的丑事，在此之前，她从来未这样放纵！
而因为她的不谨慎，连带我们也遭受巨大的痛苦。
刚才你详细地说明了婚床的秘密，
这个秘密外人并不知情，只有你和我，
还有那个阿克托里斯，她是我父送给我的女仆，
结婚时，她负责看守新房。
现在尽管我谨慎小心，还是完全相信了你。”

听罢，奥德修斯不禁悲从中来，
紧紧抱住忠贞的爱妻，泪如雨下，
如同漂荡在大海上的海船毁于波塞冬的暴怒，
支离破碎，消失于狂风大浪之中，
幸存的海员们在波涛起伏的大海上浮荡，
奋力向前游，渴望见到安全的陆地。
终于他们到达了岸边，浑身咸湿地
爬上了岸边，庆幸自己远离了浓黑的死亡。
见到丈夫久别归来，佩涅洛佩无比欣喜，
她丰满洁白的胳膊一直没有松开丈夫的脖颈。
本来夫妻俩会哭着迎接黎明的到来，
但目光炯炯的雅典娜爱怜这对患难夫妻，
让长夜留在西方，让垂有玫瑰手指的黎明女神
留在俄开阿诺斯长河边，
不让她驾驭着兰波斯和法埃同两匹神马

升上天空，将光明带给人间。

这时，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对妻子说道：

“亲爱的佩涅洛佩，我们的灾难还未完全结束，还有许多困难等着我们去克服。今后，我还要完成一件又一件事情。当年，在我前往哈得斯的冥府，为我和同伴们询问归程时，鬼魂特瑞西阿斯向我作过预言。现在，亲爱的夫人，还是让我们上床安眠，抛开一切进入甜美在的梦乡吧。”

谨慎的佩涅洛佩答道：

“天神已护佑你返回久别的家园，在你自己的家中柔软舒适的床铺，你随时可以躺下享受睡眠。但是，既然魂灵已向你作过预言，你还是将面临的苦难统统告诉我，将来我会知道，但不如现在就让我心中有数。”

卓越而多智的奥德修斯答道：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这么着急要知道内情。不过我还是详细地告诉你吧，但这个预言不会使你我兴高采烈。他让我背上一只木桨，四处游荡，直到来到一片领土，居住在那里的人从未食用过有盐的食品，也从未见过船头红色的海船和划船用的木桨，而木桨对于海船，如同翅膀对于小鸟。那时会有一个明显的征兆，我绝不会错过，在半路上，我会碰到一个陌生人，他硬说我扛着的木桨是一支扬谷的大木铲。那时，我就可以马上把木桨插入地里，向海神波塞冬献上丰盛的祭品，一只公羊，一头公牛和一头健壮的公猪，然后立即回家，向至高无上的所有天神们献上一台隆重丰盛的祭祀，一个个地祭祀祈祷，千万不要漏掉任何一个。这样，我就可以安享晚年，享受富有的生活，

我的子民们也都和睦安宁。
直到将来有一天，海上来的死神安静地夺走我的生命。
这就是特瑞西阿斯的灵魂告诉我的预言。
他说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现实！”

谨慎的佩涅洛答道：
“不过，天神真的让你享受幸福的晚年，
那么你说的这些磨难定会全部克服。”

夫妻俩就这样交谈着，
而欧律诺墨和欧律克勒娅刚为他们
铺好柔软床铺，宫中有透明的火把。
奶妈在铺好主人的床后，
就走向自己的房间，安然睡下，
欧律若墨则高举火把，引着主人，
上了楼梯，进入奥德修斯久违的睡房。
然后，她也走向自己的房间，安然睡下。

留下夫妻俩登上了睡床，
而特勒马科斯和两个忠诚的奴仆也停止跳舞。
美丽的女仆们也放松下来，
大家纷纷回到各自房间，安然睡下。

奥德修斯和妻子在领略了甜蜜的男欢女爱之后。
就开始互诉衷肠，讲述别后各自的经历。
女人中的佼佼者佩涅洛佩告诉丈夫她的痛苦。
那帮恶徒借口向她求婚，赖在这里，
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宰杀肥壮的牛羊，
喝饮无数的美酒，神一样的奥德修斯，
则向妻子讲述他所经历的千辛万苦。
妻子愉快地聆听着，没有疲倦地闭上眼睛，
一直充满关怀地听着丈夫讲述的一切。
奥德修斯从他和同伴怎样打败基科涅斯人，
之后又到达了食枣的洛托法戈伊人富足的国土开始讲起
讲述库克洛普斯凶残无礼、活生生地吞噬
他的同伴，后来他用计谋逃出了可怕的洞穴。
后来他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艾奥洛斯王的城邦，
主人热情招待他们，并让他们得以安全返航。

但命中注定他不能轻易地返回故乡，
在风暴的推卷中，万般无奈地被吹到大海上，
他们又到达特勒皮洛斯，可是居住在那里的
莱斯特律戈涅斯人毁了其它的海船和同伴，
唯有奥德修斯所乘的海船的同伴侥幸逃生；
然后，就到了狡猾的基尔克女神那里，
又在女神的指点下前往哈得斯的冥府，
向特拜城的特瑞西阿斯的灵魂
探问归程，并在可怖的冥府的河口，
遇到了已经死去的往日的同伴和生他养他的生母。
之后，他们又巧妙地逃避了塞壬女妖歌声的诱惑；
接着又到达普兰克泰崖壁，冒着生命危险，
闯过了神怪卡律布狄斯和斯库拉的捕捉；
在光明神赫利奥斯的海岛上，
同伴们放肆地屠杀了他喜爱的牛群，
使宙斯震怒，用炸雷击沉了他们的海船，
其他所有的伙伴因此而命丧九泉，
唯有万幸的他从死神指缝间溜走，
后来在奥古吉埃海岛，被卡吕普索女神搭救，
后者细心地照料他，一心要他作自己的丈夫，
永远留在海岛上和她一起生活，
不会死去，也不会衰老。
但他还是向往故乡，盼望见到亲人。
后来，他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费埃克斯人的国土，
那里的人们敬他如敬永生的天神，
不但热情地将他送回故乡，
还赠送了黄金、青铜和精美的衣服。
讲完一切之后，夫妻俩终于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当她觉得历尽千辛万苦的奥德修斯
在离别已久的妻子身边舒适地睡够之后
她便前往俄开阿诺斯长河，
让享用金座的黎明女神升上天际，给人间送去光明。
神一样的奥德修斯醒来，对妻子说道：
“亲爱的佩涅洛佩，我们夫妻俩已历尽磨难。
你在家日夜哭泣盼我回归，
而我则在归途中受到天神的阻挠，

迟迟不能与你相聚，尽管我内心焦虑。
现在，我们终于能拥抱着睡在婚床之上。
不过，家里的一切仍需要你的悉心照料，
那些可耻的求婚者宰杀了无数的牛羊，
这些损失可由我带回来的财富填补，
还有阿开奥斯人的大量的赠送。
现在，我必须马上前往林木茂盛的田庄，
去看望日夜盼我回归的老父。
聪明的夫人，我还要叮咛你一事
当太阳升起后，全城市民都会知道，
那些求婚才已被我杀死。
那时，你要率领众仆躲在楼上，
静静地坐着，不见任何人，也不询问任何事！”

说罢，他将精美的盔甲披挂上身，
叫醒特勒马科斯和那两个忠诚的奴仆，
吩咐他们全身披挂，拿好武器。
他们谨从不违，立即全副武装，
跟在奥德修斯的身后，走出了大门。
阳光已普照大地，雅典娜在他们周围
笼上一层浓雾，催他们疾行，离开伊塔卡城。

第二十四卷

——天神保佑，化干戈为玉帛

这时，库勒涅的赫尔墨斯把求婚人的灵魂聚集在一起。弑杀阿尔戈斯的天神手中拿着一根金杖，具有神奇的魔力，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任意地将醒着的人沉入睡眠，将睡着人立即点醒。就是用这根金杖，大神指挥着那群鬼魂，跟在他身后前行，他们发出唧唧咕咕声音，就像是在一个黑暗的山洞里飞着数不清的蝙蝠，其中一只掉离了壁，其它的四处惊飞。这些求婚者的灵魂就这样拥来挤去跟在天神的身后，向导神引着他们走进黑暗的路途，途经俄开阿诺奥斯长河和白岩，又经过光明神的大门和迷茫的梦之原野，不久就到了一片鲜花常红，草常绿的平地，那是无数死去的灵魂的福地。这里有无数的灵魂，其中有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帕特罗克洛斯、光荣的安提洛科斯和埃阿斯。在他们中间，除了阿基琉斯，在容貌和身材方面最杰出的就是埃阿斯。

这些灵魂都围聚在阿基琉斯的身边。这时，闷闷不乐的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灵魂，也率领大批和他一起惨死在酒宴上的部下的灵魂，走了过来。阿基琉斯的灵魂对阿伽门农的灵魂说道：“阿特柔斯之子，我们都认为在所有的英雄当中，你最得宙斯欢心，所以你是所有远征特洛亚的最高统帅，领导着我们进行艰苦卓绝的战争，可是，连你也这样过早地死去。看来，死神对所有有死的凡人都是一视同仁。我多么希望你所能在激烈的特洛亚战场上牺牲，这样，阿开奥斯众将士就会为你建起一个大坟，让后代子孙凭吊你，记住你的英名。可谁能想到，你在回家之后被人谋杀，

命中注定，你要遭受这样凄惨的死亡！”

阿伽门农的灵魂这样答道：

“神一样的阿基琉斯啊！幸运的佩琉斯之子，
你在远离的阿尔戈斯的特洛亚英勇牺牲，
为了抢夺你的遗体，无数勇敢的阿开奥斯勇士
和特洛亚勇士倒在了你的身边。
而你魁梧躯体倒在旋起的尘埃之中，
将驭车之术忘得一干二净。
从早到晚，我们苦战了一天，
如果不是宙斯降下狂风，我们决不会休战，
然后，我们把你的尸体抬回海边，
放在停尸床上，用热水洗净并抹上芳香的油膏，
每一个达那奥斯人都用一绺头发献给你，
在你的身边，深切哀悼，泪水滚滚下落。
你的亲爱的母亲听到你战死，就率领
其他海中的女神踏波而来，大放悲声，
使整个海面怒啸不已，岸边的凡人听得心惊胆战
不少人打算撒腿就跑，跑回营帐。
好在见识广博的智者驭车的涅斯托尔阻住大家。
他的建议总是最为明智，他这样说道：
“阿尔戈斯人！不要逃跑，你们不必害怕，
这是英雄的母亲带领其他海中女神
前来为她死去的儿子痛哭哀悼！”

听到他的解释，英雄的阿开奥斯人才镇定下来。
老海神的女儿们来海岸边。围着你，
一个个身穿仙服，悲悲切切，万分伤感，
还有九位文艺女神，轮流唱起感人的挽歌，
阿尔戈斯人个个泪水涟涟，泣不成声！
是女神的歌声深深打动了他们的情怀。
天神和凡人在海边为你痛哭，
不分白天黑夜，一共熬过了十七天。
到了第十八天，我们把你放在柴堆上，
又杀了无数的肥羊和壮牛为你陪葬，
还有那华美的衣服、大量的油膏和蜂蜜，
和你一起燃烧，而全体全副武装的阿开奥斯将士，
驭车的勇士和步兵，整齐地行进在火堆周围，

踏得大地在足下不停地呻吟。
一直到第二天黎明，大火才把你焚化，
我们从灰烬中捡出了你的遗骨，
放在你母亲送给你的、由赫菲斯托斯，
精心制成的金罐里，里面盛着纯酒和油膏，
还有早已牺牲的帕特罗克洛斯的遗骨。
安提洛科斯的遗骨在别处安放，
在帕特罗克洛斯死后，他是你最敬重的人。
最后，所有的阿开奥斯将士。
为你们建造了一座巨大无比的坟墓，
就屹立在在赫勒斯滂托斯的海边！
在遥远的海面上，人们很容易望见，
接受现在和后代的人们的凭吊和敬仰。
你的母亲向其他天神要来了众多的礼物，
以它们为奖品，为你举行了一个竞技比赛，
让阿开奥斯将士为了这些奖品而大显神威。
我知道你参加过无数次为祭祀
死去的王者而举办的竞技比赛，
在那些比赛中，年轻人为得奖而大显身手。
如果你亲眼看见海边的比赛，你定会大吃一惊。
银足的忒提斯女神为你要来礼物
数不胜数，无法言传，可见天神对你宠爱有加，
你虽然死去，但你的英名将永垂不朽！
后代子孙会永远记得你阿基琉斯。
而我却在顺利返回家园之后，
悲惨地死去埃吉斯托斯的酒宴之上。
可耻的谋杀者趁我不在家时，勾引了我妻子，
然后两人合谋将我毫不留情地杀死！”

他俩正在这样交谈着，
弑杀阿尔戈斯的向导神赫尔墨斯，
用金杖引导着求婚者的灵魂走来了。
见到这么多灵魂，他们十分惊异，迎上前去。
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灵魂首先认出了，
安菲黑冬，光荣的墨拉纽斯之子，
阿伽门农拜访伊塔卡时，
曾受到他热情的接待。
于是阿伽门农的灵魂向安菲墨冬的灵魂问道：

“安菲黑冬，我亲爱的朋友，你们这样年轻，
为何早早地来到这阴暗的冥府。
你们可都是伊塔卡最杰出的青年啊！
是不是在你们航海时，暴怒的波塞冬
掀起了巨大的风暴，将你们全卷到海底，
还是在你们抢劫别人的牛群和羊群，
或者为了保护城邦的安危和妇女的自由同敌人交战时，
被敌手杀死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
我和你是亲密的世交，请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
以前，我和墨涅拉奥斯前往伊塔卡，
为了劝说奥德修斯和我们一起远征特洛亚，
在浩淼的大海之上航行了一个月才到了你们那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说动了奥德修斯。”

听罢，安菲墨冬的灵魂回答道：

“人民的国王，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
你刚才所说的一切，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下面我丝毫不隐瞒地回答你的问题，
告诉你我们是怎么来到这阴暗的冥府。
奥德修斯久别不归，我们便向他妻子求婚，
那个女人不答应，也不断然拒绝，
让每一个人都满怀希望，但心中盘算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儿！
她工于心计，为我们挖了一个大陷阱，
在她家中，守着一架硕大的织布机，
能够织出精美厚实的布匹，对我们说：
‘年轻人们！卓越的奥德修斯已经死去，
你们请求我再嫁，我希望你们再等一等，
等我完成这件布匹，否则我会前功尽弃，
我是为老拉埃尔特斯编织尸布，
以妨死神突然将他抓住的那一天，
不然，阿开奥斯妇女会指责我，说他
生前那么富有，死后连一块尸布也没有！’

她就是这样说，说服了所有人，
从那以后，她就白天在织机前忙碌，
晚上却点起火把，拆毁织布，
这样的欺骗行为一直持续了三年，
我们大家都被蒙在鼓里，

一直到那一天，一位知道真相的女仆，
告诉了我们这个险恶的阴谋，
大家在她拆毁织布时抓住了她，
使她不得已继续织布，完成了尸布。
织完之后，她将布匹仔细洗过，
然后向我们显示，图案华美，如同太阳月亮那么光芒四射！
就在这时，不知哪位天神护佑奥德修斯
返回了伊塔卡，首先到了牧猪奴那里。
他的儿子特勒马科斯在从多沙的皮洛斯返回后，
也去了田庄，与父亲相认，
并一起商议怎样来报复我们。
然后，他的儿子首先回到城市，
奥德修斯则跟着牧猪奴进城，
他化装成一个穷困潦倒的老乞丐的模样，
浑身脏兮兮的，穿着的皮衣烂衫，挂着拐杖，
我们都没有认出他来。
他闯到大厅上，不但我们年轻人，
连那些年长的求婚者，也蔑视他，辱骂他，
他虽回到了自己的家，却不动怒，
极力地忍受着这些欺侮，为我们谋划着死亡。
等到目光炯炯的雅典娜给了他启示，
他便和儿子一起把放在外面的武器，
全都藏进库房，紧紧锁了起来。
然后又巧施计谋使她的妻子想出一个方法，
拿出了他留在家里的的大弓和巨斧，
让我们求婚者进行竞赛，殊不知，这是报复的开始。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把弓弦安上，
因为我们的力量太小。
最后奥德修斯要求拉弓放箭，
还向我们解释了好半天，
可是我们竭力反对，不允许他拿弓，
但特勒马科斯允许让他试一试，
历尽千辛万苦的奥德修斯握起大弓，
轻而易举地安上弓弦，一拉弦，利箭笔直地穿过斧孔。
接着他守在门槛处，
将箭袋中箭都全都倒在地上，
第一支利箭瞄准了安提诺奥斯，射死了他，
然后，又毫不迟疑地射向其他求婚者，

利箭一支支地射出，求婚者一个个地倒他。
人们明白，有天神在时刻护佑他。
后来，他全身披挂，冲上前来，将我们一个个杀死，
击碎了我们的头颅，鲜血流了一地，
到处都是悲惨的嚎叫和呻吟声。
阿特柔斯之子啊，我们就这样横尸他家之中。
而城里的其他居民和我们的亲属不知这噩耗，
没有人来宫中替我们收尸，
用干净清水洗净伤口的黑血，
并致哀火葬，让我们享受死者应有的待遇。”

听罢，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的灵魂说道：
“足智多谋的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啊，
你多么幸运，拥有这么一个忠贞的妻子。
伊卡里奥斯之子佩涅洛佩不但美貌绝伦，
而且洁白无瑕，在丈夫离家之时，
她坚定地为用户守住节操，时刻盼望丈夫的回归，
她的美名将远扬海内外，流传后世，
天神也会为她的美德谱写一曲颂歌。
而廷达瑞斯之女心如蛇蝎，与奸夫一起，
谋害亲夫，犯下了人们所不齿的恶行，
她的恶名流布，并玷污了其他妇女的名声，
包括那些洁白无瑕、品行十分高尚的女子。”

就在这阴暗可怖的哈得斯的冥府中，
两位英雄的灵魂感慨着阳世的经历。
这时，奥德修斯率领儿子和奴仆出了伊塔卡，
到达了林木繁茂的田庄，
去见久别的老父拉埃尔特斯。
后者晚年居住在自己辛辛苦苦建起的田庄里，
有一间房子，周围都是供其他奴仆
吃睡的茅舍，奴仆在他的指挥下，
进行各种劳动。有一位女仆叫西克洛斯，
年轻也很大，在远离城市的田庄照料拉埃尔特斯的起居。
到达了田庄，奥德修斯吩咐儿子和奴仆道：
“你们先进入建造牢固的房子里去，
宰杀最好的肥猪，准备午餐。
我要去找我的父亲，试探他，

看他能否立即我认出，或者，
由于我离家太久，不能够把我辩清。”

说罢，他把手中的武器交给奴仆，
后者和特勒马科斯走向房子，
而奥德修斯则独身一人迈向丰产的葡萄园，
他穿行在园中的小路上，没见到多利奥斯
和他的儿子，以及其他的奴仆，
因为这时多利奥斯领着这些人，
去远处搬运石块，准备为果园砌起一道园墙。
而拉埃尔特斯则在园中劳动。
当时，他正在栽培一棵小树苗，
身上衣服又脏又破，到处是补丁，
为了保护易受伤的小腿，
左右两边各用一块破牛皮护腿护住，
为了保护双手，戴着一副防荆棘的手套，
在头上还顶着一个破烂的羊皮帽。
卓越的奥德修斯见父亲的生活如此悲惨，
心情沮丧到如此不修边幅，不禁潜然泪下，
站在一边，他心中权衡着，
是马上冲上去，抱住亲爱的老父，
告诉他自已已历尽磨难返回了家乡，
还是先提几个问题试探一下。
最后，他决定用后一种方法，
他要用嬉戏的话语将老父试探。
于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信步走过去，
而老人正专心致志地为树苗培土。
他的儿子站在他身边，说道：
“尊敬的老人家，看您技术纯熟，
把果园管理得井井有条，您一定是位园艺高手。
还有这些小树苗，比如天花果、葡萄、
橄榄，还有一畦畦蔬菜，都生机勃勃。
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您年岁这么大，
却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
我想，一定不是你的主人对你漠不关心，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一位主人，一位贵族，
从仪表和气质来看，绝对不是奴仆。
如果您是位贵族，为什么不好好地洗浴，

穿上干净的衣服呢？这是谁的园子？
请你把真实的答案告诉我。
另外，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刚刚来到此地，不知是不是伊塔卡。
刚才我就向一个行人问过，他这样回答，
可我不太相信，因为他听我的问话很不耐烦，
回答也匆匆忙忙，我到这里是要打听我的一位朋友，
他是还生活在这里，还是已经死去。
这个朋友很久以前曾到过我的家乡，
我热情地将他接待，我的远方的客人很多，
却从来没见过象他这样的朋友，
他说他出生在伊塔卡，父亲就是那里的王者，
阿尔克西奥斯之子拉埃尔特斯
我把家中许多珍贵的物品都拿出来，
热情地招待他，临别时又赠给他许多礼物，
有七塔兰同黄金和一只制作精美的银质调缸，
十二件单层的长袍和十二件漂亮的衣衫，
以及四位聪明美丽善做各种女工的女奴。
她们都是这位朋友自己从我家挑选出的。”

听罢，拉埃尔特斯泪水横流，说道：
“你脚下踩的正是你要找的伊塔卡，
可现在它被一帮恶徒控制住。
你赠送给他的那些礼物看来都打了水漂，
如果他现在还些活在伊塔卡，
他一定很热情地款待 QSQS 你，回赠你大量的礼物！
并真心实意地把你送回家乡。
远方的客人，请你告诉我实话，
你招待那位朋友，是在多少年以前？
因为他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儿子。
现在，他也许葬身海底，
也许死了，成为野狗和飞禽的口食。
他的亲生母亲不能亲自为他收敛哀悼，
现在看来，作为父亲的我也做不到这一点，
还有他忠贞而美丽的妻子佩涅洛佩，
不能在他的停尸床前尽情地哭泣，
让他接死者应有的待遇。
请你对我实话实说，远方的客人，

你是谁？来自何方？父母是谁？
你和你的同伴把海船停在哪里？
或者只有你一个人，船员把你扔在这里
然后驾驭着海船驶离了本地？”

听罢，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说道：
“老人家，我把我的一切都告诉给您。
我住在阿吕巴斯，生活富有，
叫埃佩里托斯。我的父亲是，
佩吕波蒙王的后代阿费达斯。
违背了我的心愿，万能的天神把我从西卡尼亚
推到了这里，我的海船就停在遥远的海边。
至于我那位朋友奥德修斯，我是在五年前遇到他的，
后来，他又从我那里匆匆离去。
在他离开时，有一只飞鸟从他右上方掠过，
这可是个吉兆，为此我十分高兴，
我和他友好而热烈地分了手，
他约我再见面，并回赠我珍贵的礼物。”

听罢，拉埃尔特斯脸上一片哀愁，
颤动的双手捧起一把泥土，
洒向自己的头顶，悲伤难抑。
见父亲如此痛苦，奥德修斯压抑不住伤感，
鼻子一酸，泪水落了下来，
他激动地扑了上去，拥住父亲说道：
“亲爱的父亲阿！我就是您的儿子奥德修斯！
有历经了二十年的磨难之后，我终于返回故乡！
请您停止叹息和哭泣，听我详细地向您讲述。
时间很紧，我不能太过罗嗦。
那些求婚者已全部被我杀死，
因为他们的胡作非为，而遭到应有的处罚。”

听罢，拉埃尔特斯问道：
“你真是我的儿子奥德修斯返回家乡吗？
要我相信，你必须拿出切实的证据。”

于是，卓越的奥德修斯说道：
“亲爱的父亲，您先看着这处伤疤，

这是我年轻时，在帕尔涅索斯山
被野猎咬伤后留下的，您不记得吗？
那时，你和母亲让我去看望外公奥托吕科斯
并取回他答应给我的珍贵的礼物。
另外，我还可以从这个果园找出许多证据，
我年幼之时，跟着你，在果园中巡视，
你把每种果树的名字都告诉了我，
还送给我许多小树苗，我还记得，
有十三棵梨树，十棵苹果树，
四十棵无花果树和五十棵丰产的葡萄树，
它们都能结出硕大的香甜的果实。
当宙斯掌握的时节轮流降到人间时，
那些葡萄藤就会结出累累硕果。”

听罢，拉埃尔特斯的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
奥德修斯举出来的证据毫厘不爽。
于是，可怜的老人伸开双臂，想要拥抱儿子，
没想到激动地昏倒在儿子的怀中。
过了一会儿，他才从昏迷中醒来，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对儿子说道：
那么宙斯和其天神仍住在奥林卑斯山顶。
但是，我的儿啊，我十分担心，
如果他们死去的消息传遍伊塔卡，
死者的亲属会领着众人找我们来报仇！”

卓越多智的奥德修斯回答道：
“亲爱的父亲，您不必为此事发愁。
我们先回到你的房子里，
那里有特勒马科斯和忠诚的牧猪奴、牧牛奴。
我让他们宰杀肥猪，准备午餐。”

然后，父亲和儿子向那所房子走去。
他们一进入院门，就发现特勒马科斯，
牧猪奴和牧牛奴正把猪肉切成一块一块的，
用大调缸兑制纯净的甜酒。
老女仆西克洛斯在屋里为拉埃尔特斯洗浴，
洗完之后，抹上芳香油滑的橄榄油，
又替他穿上柔软的衬衫，披上华美的衣袍。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又在他全身罩上一层光辉，
使他比往常显得更加的高大、威武。
拉埃尔特斯迈出浴室，使儿子惊讶不已，
如同看到一位光彩四射的永生的天神。
奥德修斯用个长着翅膀的语言对父亲说道：
“我的父亲，一定是哪位天神怜爱你，
使你的仪表变得如此光彩夺目！”

聪明的老人拉埃尔特斯答道：
“天父宙斯、雅典娜、阿波罗高高在上，
如果我能象当年在坚固的
涅里科斯城堡下英勇作战时那样强壮的话，
昨天，我就可以和你并肩作战，
将那些可耻的求婚者一一杀死，
让他们膝盖发抖，不停地请求饶命。
我的儿啊，你会为此而欣喜不已的。”

父子俩你一言我语地交谈。
特勒马科斯和两个奴仆又准备好了午餐，
摆上平整的桌子上。大家依次落座，
伸手抓食摆在面前的美味佳肴。
这时，多利奥斯带领儿子们从田间
赶回，他们已忙完了活计，
被年老的女仆西克洛斯叫了回来，
她是年轻人的母亲，悉心照料年迈的多利奥斯。
父子们走进屋里，见到奥德修斯，
心下愕然，呆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注视。
于是，奥德修斯温对他说道：
“老人家，别那么惊诧，快坐下吃饭吧，
我们饥饿难奈，还是在等候你们，
等你们回来之后，好一起用餐。”

听罢，老仆多利奥斯张开双臂，
紧紧地拥抱住奥德修斯，吻着他的双手，
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真的是你！我亲爱的主人！
我们时刻盼望你，最后都快绝望，
没想到你已回到了故乡，一定是天神的功劳！”

欢迎你的回归，我的主人！不知道
高贵的女主人佩涅洛佩是否知道你已回来，
要不要我们派人去送个信儿？”

卓越而多智的奥德修斯答道：
“老人家，请别担心，她已知道我的回归。”

然后，老人多利奥斯就在餐桌旁落座，
而他的儿子们则热烈地拉着主人的手，
亲吻着，真诚地欢迎他的归来，
之后，就依次坐在父亲的下方用餐。

主人们和奴仆们在田庄愉快地用餐，
城里的居民的则接到了消息之神奥萨
四处传扬的消息，说是所有的求婚者，
都被奥德修斯杀死。人们哭叫着，骂着，
汇聚到了奥德修斯的宫门口，
死者的亲属把自己亲人抬回去收敛，
来自其它城邦的求婚者的尸体则用海船
被运回自己的国家。然后，人们汇聚到会场上，
个个心情激愤。等市民都到了之后，
安提诺奥斯的父亲第一个说话，
看到儿子惨死，他怒火冲天，悲痛不已，
他流着泪水，对市民说道：
“伊塔卡市民们，请静静地听我说，
那个可恶的奥德修斯当年带走了众多的
阿开奥斯勇士兵参加特洛伊战争，
可如今他一个人逃了回来，所有的海船
和士兵踪影全无！而一到家，
他又将克法勒涅斯杰出的年青人尽数杀死。
实在罪大恶极！我们应抓住他正法，
趁他还没有逃到多沙的皮洛斯。
如果不报此仇，暂不为人！
我们的懦弱无能也会遭到后人的耻笑！
不杀了他，我今后的日子不会舒心，
还不如和那些求婚者一起死去！
我们赶快去抓他吧，别让他跑到海外！”

听罢，阿开奥斯人更是气愤不已。
这时，墨冬和歌手也来到了会场，
他们刚从梦中惊醒。见到他们两人。
伊塔卡市民十分惊讶，传令官墨冬知道真相，
就大声对他们解释道：

“伊塔卡市民，请听我说。
奥德修斯是在天神的指示下杀死求婚者，
那位天神化身为门托尔的样子，
时刻护佑在奥德修斯的身边，
他一会儿激怒奥德修斯，一会儿恐吓求婚者，
让他们惊慌失措，四处躲藏。
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绝无虚假。”

听罢，伊塔卡市民陷入巨大的恐惧之中。
这时，德高望重的老英雄马斯托尔之子
哈利特尔塞斯讲话，他预知未来，通晓过去。
怀着善意，他对大家说道：

“伊塔卡市民，请听我说，
现在的恶果都是你们的无能造成，
当初，你们不听门托尔和我的劝告，
不告诫你们的子弟停止在奥德修斯家的胡作非为，
任凭他们大肆挥霍别人的财产，
恣意侮辱人家的妻子，以为她的丈夫永不会归返。
他们的惨死，是罪有应得。
这么办吧，请大家听从我的劝告，
别去找奥德修斯，否则一定死亡。”

听罢，伊塔卡市民吵吵嚷嚷，
少数人听从了他的劝告，而大数人
却愿意跟随欧佩特斯讨伐奥德修斯。
他们立即全副武装，握着闪亮的兵器，
纷纷来到城门外集合，
他们的领头人欧佩特斯走在前面，
气势汹汹地打算为儿子报仇雪恨！
但命中注定，此一去，再也不会归返。
在奥林卑斯山上，雅典娜问父神：
“尊敬的克罗诺斯之子，我的父亲，
请告诉我您此时心中的打算，

你是想双方展开一场恶战，
还是要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开始和平的生活？”

乌云神至高无上的宙斯答道：

“亲爱的女儿，这个问题何需征求我的意见，
这件事情不都是你在操纵着吗？
奥德修斯已在你的指示下，杀死了那些求婚者，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最合适的做法，
反正奥德修斯已将他们杀死，他们不会复活，
不如让他们罢战，依然拥奥德修斯为王，
让死者的亲属忘记这些血海深仇，
和以前一样，全国上下和睦相处，
融融乐乐，过上和平而富足的生活。”

说罢，他让雅典娜尽快去办，
雅典娜谨遵不违，飞离了奥林卑斯山。

在田庄时等大家吃饱喝足之后，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对大家说道：
“谁出去探望一下，看他们走近没有。”
听罢，多利奥斯一个儿子立即起身出去，
他在门口站住远望，看到了复仇的人群，
立即对奥德修斯用长着翅膀的语言说道：
“他们来了！我们赶快全副武装吧！”

于是，他们一个个迅速披挂起来，
奥德修斯、特勒马科斯，两个忠诚的奴仆
和多利奥斯六个强壮的儿子，连拉埃尔特斯
和老迈的多利奥斯也全副武装，积极应战。
大家穿戴整齐，浑身闪着青铜的光芒，
在奥德修斯的带领下，走出大门。
这时宙斯之女，目光炯炯的雅典娜，
化身成门托尔的模样来到他们跟前，
一见到她，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欣喜不已，
对自己的儿子特勒马科斯说道：
“儿子，这一场关键的决战，
你要英勇杀敌，大显身手，争取胜利，
不要给我们光荣的家族脸上抹黑！”

我们一直都以自身的刚毅勇敢而扬名天下！”

聪颖的特勒马科斯答道：

“我的父亲，您一定不会失望，在这场战斗中，我绝不会为祖先抹黑！”

听罢，拉埃尔特斯激动地说道：

“永生的天神阿！这一刻真是幸福无比，亲眼看到我的儿子和孙子在互相激励作战！”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走过说道：

“亲爱的朋友，阿尔克西奥斯之子，向天父宙斯和杰出的雅典娜祈祷吧，然后用力掷出你手中粗壮的长枪。”

听罢，老人勇力大增，信心百倍，立即向天父宙斯和杰出的雅典娜祈祷，如果不是雅典娜出言阻止，敌人会全军覆灭。

目光炯炯的女神大声喊道：

“伊塔卡人，赶快停止这场血腥的厮杀，另想办法解决问题，不要白白地失去生命！”

听到女神的声音，人们陷入恐惧之中，个个惊慌失措，将手中武器扔在地上，朝着城市的方向，扭头便跑。

卓越的奥德修斯见敌人撤退，大喝一声，追了上去，继续屠杀，如同一只雄鹰由高空俯冲而下。

这时克罗诺斯之子掷下了一个炸雷，正落在目光炯炯的雅典娜的跟前，杰出的女神拉住了奥德修斯说道：

“亲爱的英雄！住手吧，停止你的屠杀。让这场战争就这样结束吧，否则，至高无上的克罗诺斯之子宙斯要大发雷霆。”

听了女神的劝阻，奥德修斯心中十分高兴，于是，雅典娜依然以门托尔的声音和模样，为战争的双方主持订立了一个和平的盟誓，使他们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全 文 完》

